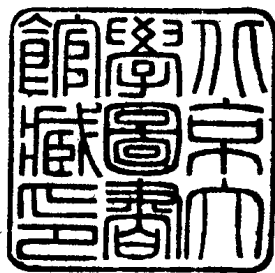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一二三册目次

玄晏齋集五種

〔明〕孫愼行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玄晏齋集序

古之立言者言其中所獨得者也中有獨得則見徹見徹而後天下事可以迎刃觧是故古人行事肖其言而言肖其中之所有後世文士聲偶以爲麗輕艶以爲工綴拾餖飣以爲富非不斐然以立言自命及當大事竟與昔席所稱說者相背違何也中無獨得則神悖而氣奪也然則文可浮飾而行可襲取與毘陵

孫公生平介立澹然無好獨湛精性學有年以爲言性者莫精于易則玩易以證性内典諸書多與易旨合復旁取之以證易了然徹悟于天人性命之理而又不落于空幻惟從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間一一體驗見諸行其所爲玄晏齋詩文及困思抄奏議

諸集沈深融徹剖前人未
剖之秘居多余交公二十
年矣雖不能窺公之學然
心誠服公每與知交言或
疑信半歲癸丑晉貳春卿
攝鄖務適有
國家大事關
宮闈父子之間十餘年不舉
者公毅然力請間有以奇
禍怵公公請益力慫慂執
政之詞厲而篤嚴而無所
逃痛切而使人淚漱漱下

竟獲請此一役也非執政
不能得之
上非公懇摯不能得之執政
人始服公有用之學謂余
言不阿云嗟乎公當力爭
時精誠之極動
天地鬼神格
祖考奮不顧身以弭亂安
社稷古人當大事如公者詎
多見哉它如黜代庶釋楚
繫議科場減貢夷難以更
僕要之知無不言言無不

畫昔人所稱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寃其公之謂與余數從公廷議見公侃侃執政前隨機辯折執政稍諉輙以義振之令人面赧心下不得不從公余私詢公何言言中機若此公謂縈心國事宵不交睫反覆思之心口自相應對豫蓄以待耳及詳讀公集乃知公中有獨得惟知

君父之為大而毀譽榮辱得失生死之為細也其心洞然其氣浩然故其言棘棘然亡所阿邑曩所云反覆思者直權詞應余耳歐陽子謂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若公之文之行與立朝事業當遠求之古人中如以近忽之請觀茲集當益信余言之非阿矣

萬曆乙卯季春年友弟漢東何宗彥君美題

以下原缺

玄晏齋文抄卷一

晉陵孫愼行著　門人胡爾愷較　男士□

詩說 己亥春

余讀詩千古今忼慨溧鬱之際愴焉感也二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逞危時也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維彼不順自獨俾臧指之切也曰皇父卿士豔妻煽處諸番㕡蹶踽之倫無不具指于名無敢一隱也至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即于巳名不敢隱也夫子錄詩顧皆特有取者當是時先聖之澤未衰而正氣尚完上無誹謗之誅下無婞激之嫌不忌不阿而讜議出焉古所謂詩史詩諫者也迨其後有欲射諫臣者有欲立法監謗者而道路且相目莫敢言即黍離大夫其言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巷隱諷云耳而二雅之意熄矣如是則主縱臣諛將何逞不可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益言直亡也直道之行也家自爲詩直道之亡也聖獨爲經其褒揚少而貶絕多至斧鉞凛于無窮者豈非詩之大義耶或者謂南山桑柔等非詩之正也夫文王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告君者不切而至耶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君自憂者不更迫耶稱詩者顧云溫柔敦厚何也夫溫柔詩之小心也所謂怨誹不亂者也憂其危不忍諱其詞而冀一還改焉是所以爲敦厚若謂溫柔者不必抗顏無乃偾乎若以保姦忍惡爲敦厚澆也滋甚繼詩而作者無如騷其愛君憂國與詩人不二也然其言敢愁思展轉而不敢抗厲至託茝蕭蘭艾見意斯巳婉矣終爲羣小所搆自沉汨羅夫家父不聞以直誅而靈均何至以婉廢也班固評原曰露才揚巳憤懟不容沉江而死噫謂原憤懟則褱家父諸人更以何名耶甚矣固不知原也且不知詩夫原廢而直道不信于暗君固譏而直道不信于後之人且不信于士君子魏晉來作者代不絕皆騁于浮藻其盛者鳴獨得瀟然閒遠不關世也杜甫元白所作諸詩誌天寶后禍敗之因皆道之事後非規之事前然千載誦歌其致能令人可涕可思欷噓而不忍什者何也此亦直之未亡于人心也乃今學士家頗羞莊言喜危語睢靡靡之躭嗚呼風之流也公忠少而遜全之術多苟以與世靡靡無害而止者豈獨詩云爾哉

常州府修學記　庚戌

晉陵郡學修既成諸學師以杜侯之績來請記余謂學校之新非爲文而已將以新人才也吾常文獻蔚起直藝之新耳卽連歲獲雋大倍往時此亦運會之新而士所自爲新者不在焉今天下學宮無不稱明倫堂文信公題金陵獨揭明德蓋明倫正所以明德明德卽所以明倫也夫人無有疑明倫者而獨于明德往往虛求玄索不思文王仁孝敬信慈便是實止是以希明德愈勤而去大道愈遠夫使舍人倫言德則其爲德也祇足以致虛極靈不足以化民成俗夫使舍明德言倫則其爲倫也祇足以應世酬務

不足以盡性達天然而人終不免二視者何也起于不明知止之義而別尋所謂定靜別尋所謂安慮卽希至善愈勤而去明德愈遠蓋士之病此非一日矣初求之以見聞不得已求之砥礪不得已求之名理亦不得已又求之以性命終不得曾不知天地經常至精至粹在處範圍無可踰越能見此之爲知止能不他從之爲定靜安能不中沓之爲慮明之於已則格致誠正脩明之於天下則齊治平大道蓋舍是無餘焉子夏名文學而其所謂學則唯賢賢孝親忠君信友孟子道性善亦唯是孩提愛敬曰三代之學皆以明倫人倫明小民親夫古之時倫敎明而人之聞大學也早卽有聰明才力亦東不得逞而壹由之至善正如在冶之金初琢之玉光彩常新不可遏沒今也人多雜學而聞大學者遲矣卽聞而信至善者不眞且切若一意明倫又一意明明德其視明德也既見爲心境難持而徒游蕩其神於彼其視明倫也又將爲尋常易竟而反潤略其功於此蓋得馬之奔乍東乍西而歸宿茫如矣卽欲矯焉返之而精志巳銷纏縛不易脫明且不得況其日新又新乎哉其施之于世無本末無次第寧不可深歎夫學校之于育賢興行則發足時也乎故以人倫至善急爲闡發中庸曰温故而知新夫庸德庸言故也正所以爲新也吾

常去南都不遠士一進而觀文信國所書不敢以明德他求而於人倫獨致力志意朗然一新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卽杜侯所爲作新多士而學師之諄諄屬言者意不在斯乎意不在斯乎杜侯名某某處人親營度凡數四捐俸資若干又贖鍰及民義輸者若干始自某月迄某月而學乃一新堂舍齋廡翼翼侯精明敦大他政理無不新而學校亦其大端云學師名某某例得備書

春王正月辨

先儒嘗疑夫子不宜改正朔殊不知春正用建寅正朔正未嘗改也唐虞夏皆然若商周建子丑即以十一月十二月起年而正月之建寅如故書經曰唯元祀十有二月朔史春紀漢高文等紀以冬十月起而十一月十二月及春夏秋翻次其後所謂改年不改正曉然可證第正月起年則夫子行夏時意其法特不書隱初之兩月以正元年之四時而二百四十年皆順敘矣夫正一時之變以成萬世之經所謂明天道定人事樂堯舜裁商周者也故曰知我罪我其唯春秋夫子猶恐後世不盡明此義每年必謹書

春夏秋冬詳係之月為不易規若漢武以後全用夏時而唐宋史家猶云春夏秋冬某月即此四字幾成贅已識者不知識史之贅而漫疑春秋之無義例則過矣且豳風月令皆用夏時若據周公所作宜從周若據公劉所遵行宜從商若據不韋所見宜從秦此又不改正之明驗也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於今正合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正農人築場納稼後其為夏月明甚唯孟獻子有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說者引為改正明據然夫子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蓋非之也至鄭玄註又直以正月建寅七月建申明與夏正不異若其他種植有早晚災異句

先後此五方風氣然也不可以執為斷或云周既用夏正則列公即位何必皆正月夫即位不必皆正月也定公之即位在六月列公有書有不書故皆不甚可曉繼弒君不言在位而桓宣則書繼正即言即位而隱公不書夫不書者又焉得輒臆其為正月耶即隱之即位或十一月十二月而夫子不書從正月起年以明正始未可知也概春秋全經止畧隱初之兩月耳而月與時本合也且一年之三月既書元年正月則雖千百年之三月皆可書正月又何止疑二百四十年而以差為慮若胡傳謂以夏時冠周月夫以十一月為正月周未嘗有而傳陰以臆揣至號冬為

春寒暑失實千古不宜有而傳遂明以臆斷之是夫子未嘗改正朔而傳若為改正朔也愚觀蔡氏書傳所辨周正月建寅在太甲泰誓諸篇最詳又見有杜氏記左傳後序掘古冢中得書起晉殤叔迄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爲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用建寅為歲首余既喜所見不書即位故偶與合其書說紀年編即夏殷周建寅不異又詳記隱公後事與左傳同一卷上筮事次第文義皆同杜氏以為此書可以有益左氏而名曰師春杜故尊周正者豈記此一義為後人疑證地使余二十五年前早見此書便可無煩想度

許世子辨 丙八月念三日

春秋書許世子弒君胡氏宗左氏傳以爲不嘗藥故加之弒也余嘗反覆許傳曷嘗言不嘗藥曰孝子事君盡心力以周旋舍藥物可也是直言事親者不專恃藥物舍之可耳而謂舍爲嘗可乎杜註謂藥實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許氏子不舍藥物故加之弒亦未嘗以爲不嘗也歐陽氏以爲止但不嘗藥則春秋決不書弒春秋既書弒則止決非止不嘗藥其言最辨然亦未嘗明其所以弒也然則春秋何以書弒夫止蓋自言之矣曰我與夫弒者夫人之殺不殺固不係於其藥之毒不毒也參苓致死烏喙瘳病世之有疾而以藥愎者往往是烏知買之死果不由藥乎且謂藥必須嘗亦非也夫世有以無疾人服之而不傷以有疾人服之而輒大傷者亦往往是烏得謂一嘗藥父遂可不殺止遂可辭弒乎夫止實孝子也不立其位盬不容粒未踰年死有弒之心者固如是乎不弒而自責爲弒止非僞爲言也誠痛父之深而不得其故且隨藥遽卒不敢謂買之死果非由藥也夫死之由藥與不由藥此眞影響難明之際天親至愛死生大故以影響難明之際而遂傲然辭之此在常人流俗決有所不忍而謂止之孝而爲之乎故公羊云君子即其自責而責之蓋傷止亦以順止也雖其實加以弒則雖不成爲子而尚責其爲子不成爲子者一時之罪而責其爲子者萬世之心也如是而後不踰年之死尚不爲徒死凡春秋書法即令爲人子與爲人臣自操嘗亦終如是止耳蓋必不可已而後律之豈其有以疑似而遂加之者即晉史書趙盾弒君其義亦然夫身爲當國主死非命罪人一日未得一日未成爲臣即在他人不可況其家兄弟耶故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盾亦自知之矣夫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是猶責以爲人臣之道也嗚呼名有限而心無窮此聖人之教也穀梁云於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鬼神論九月十六日

凡世之以有爲自負以才能自矜者皆不知天道者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人之能實鬼神能也鬼神之能先人之能後而務乃以成而世乃以利我于其間何得一有所操柄而負之矜之毋乃貪天之工而不知盜者歟若是則將乞求鬼神以自爲能耶傳云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于神是則恃鬼神之道反不免廢人之道唯盡人之道便可合鬼神之道人之道廢鬼神未有應者也人之道盡鬼神未有不應者也今夫天心之樂人生全其急于人之自求生全不啻什伯也辟諸子弟多不自愛惜而父母愛惜之獨懇至然必得師焉而朝夕訓正之而子弟以成故師代父者也而鬼神代天者也子弟不善師且日閔閔焉望其改爲若一善可稱師能不懽忻之樂道之乎故夫人心之能感鬼神其捷於子弟之能感師又不啻什伯也縱念念有差鬼神不過陰闕之心恫之耳若一念有善未有不懽忻之樂佑啓之者緣精而通觸物而象先幾而醒當事而提應非尋常思議所可窺測記云夏道尊命事鬼殷人率民事神先鬼後禮周人尊禮尙施敬鬼神而遠之三代明王未之有易也末世多倡鬼神不足信之說而欽崇敬畏曾一晨姬野吏不若彼直過咎弘多鬼神所棄不存耳卽不然或一動于善而尙有他夾雜耳若肯利害不管成敗不恤壹唯綱常名義稟稟真誠動處且有已未及知而天已先知者矣其有爲處卽鬼神之爲何所容自負其才能處實鬼神牖之才能何所容自矜從此在在事事各有檢坊各有靈嚮卽詩書日監豈其虛語噫人唯不肯自盡耳若有盡心君子定有以知余言之不謬也

合說九月二十九日

易云利貞者性情也又云各正性命夫性其命者所以合天性其情者所以坊人其本則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而世說天命者若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者然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總之不過爲爲不善者作推解說夫世之爲善者少而爲不善者多則是天之生善人也少而生不善人也多人之得性情之善於天也少而得性情之不善於天也多誣天誣人莫此爲甚凡世儒所最堅持不撓者不過一變化氣質以爲有補世教夫氣

質善而人順之使善是以人合天之說也何極易簡若氣質本有不善而人欲變化之使善是以人勝天之說也何極艱難且使天而可勝卽荀子矯性爲善其言不異而世非之何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使天果不齊是純獨文之所有而舉世性情之所無也又非獨世性情之所無而亦天命之所本無也而所謂純粹精者何在乎吾向之辨命辨性辨心辨氣質詳矣近獨舅氏焬翁先生啓新錢先生大避吾說卽二

先生之與吾反覆辨難不啻數年矣至是忽信不疑又屢竭之告後生使相傳播予喜孟子之言將有明於世也又望世之廓然早有見者多而無若予之隨在而研而憂憂乎甚苦也乃特爲記

自記 丁巳六月廿一日

凡人心實自有體余從辛亥歲爲合族徭役一至親所學幾被壞半歲調劑不見聽煩惱至五六日忽到書舍一息覺心爲突開晶晶然瑩然躍然如水銀如明鏡頃刻方圖役以一僕奴賊事爲人用力驅除數日稍息而心復現然覺初時尚有三四分此則二分餘耳京邸劇冗時亦屢屢見便不復能細憶丙辰歲爲至親禍患吾姪并同覆溺煩惱終歲迫急月餘而心體突一開近居閒懶廢久矣昨一事爲友竭盡夕忽心烺烺光白其照最遠境界洞然醒而息如是者再始一悟人心嗜欲所迷障遂昏昏無返還處

然不到煩惱痛切卽本心不出若口說倣好念好尚隔幾層影響以此思之一生善心不過偶爾乍發豈不重可悝恐孟子所謂夜氣不足以存幾爲我輩說嗚呼余又以此悟儒者欲主靜方見心體猶是入門法凡余所爲恍惚臆見者皆日中煩惱時也

辨董 九月二十一日

孫子曰甚哉知性之難也荀楊之徒吾無異焉獨是董子爲醇儒而其言不免駁也執孔子善人吾不得見之說而以折孟子之性善夫性自善人未必肯爲善如是而不得見奚疑且所謂善人者終身有善無惡者也夫子獨許回得一善孟子之門唯樂正子足當之如是而謂之不得見豈足病性哉董子曰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天在所爲之内也夫天果不在所爲之内而人又何以繼天而成于外又曰天之所爲止于

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性情執樸之能至也夫必謂人之繼天而進則人之不蠶烏有繭人之不藝烏有麻禾人之不相生相養又烏有性而爲人則天亦一無所爲而止耳而又惡見天所爲之爲性又曰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中人之性如卵如繭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繰以綰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于教誨而後能爲善如是則聖人之性其將不待復繰而遂爲雛繭乎斗筲之性其將繼以復繰而終不爲雛繭乎若聖人與斗筲皆終復繰而爲雛繭則與中人之性亦一而已

矣而以爲善教誨之所然故不爲性其言不亦駁而無據哉原董子意非不善也必欲嚴責之人而不恃其天耳曾不知孟子道性善謂人皆可爲堯舜而責之人者愈甚使其人誠卽堯舜而于性一無加若少不堯舜而于性大損矣若以性未全爲善人將曰我卽不善何傷豈不塞仁義之途而寬暴棄之習哉吾知遠宗詩書壹禀性善雖盡毆諸儒先之說化我終將守之而已矣老泉深好孟子寔不知孟子者也取其書既爲批點又從而刪削之可異也昌黎最知孟子其言曰孟氏之死不得其傳焉獨爲性說出入諸家有善惡不齊之見故謂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夫性既不明尚可爲大者之醇乎蘇氏馳騖縱横押闔家至儕孟子于孫吳還因宜其然耳昌黎謂人曰欲學聖人之道者必是孟子始不則無異航斷港絕流以望之海也若言性有異是亦斷港絕流之說也

九章　十二月初十日

九章之說如莊子逍遙篇指點極明北溟坎也徙於南溟始坎終離也鵾鵬怒飛震也風巽也天之蒼蒼乾也海運兌也去以六月息艮也摶扶搖而上九萬里而斥鷃咲之曰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則坤二之藏也夫易於道術無所不備古未有舍道術而立言則未有舍易而爲道術者也說者乃獨以坎離之術歸養形家世儒既已詘不道卽莊子逍遙亦不過以爲寓言見大而已而絕莫有知其所繇來者又如屈子遠遊篇曰晞身九陽離也飛泉漱液坎也八龍爲震豐隆爲巽天閽爲乾湯谷爲兌南巍爲艮而終之以經營四荒周流六極上列缺降大壑無見無聞泰初爲隣則八方上下無所不騁而要歸於一中可謂詳闡而世視之亦不過以爲憂時憤悶託之方外仙舉而已矣故逍遙之言曰旬有五日而後返此免乎行猶有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此一中五之說也此二子者一以爲達士一以爲貞臣蓋千古來有志之士無不童而習之浩首而欽焉不厭乃道術淵源一出義易卒無有望其涯而涉其津則亦昔人所謂務華絕根者也

書戰國策後 甲子十月

劉中壘之序國策曰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度勢而處務因時而爲政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詳於策者之言也然則九原可作吾將誰歸其張孟談乎身存危趙而辭封以去以功以節之上也其魯仲連乎力折強秦而却金以逃以知以節之次也其顏斶乎自以爲王貴不如士貴故曰晩食當肉安步當車無事當貴清靜貞正自娛終身不復見斯眞戰國中空谷之音也如子順之行政秉公人疑賢聖屈原之懷忠待放日月爭光策不少概見豈品裁不及此歟況原勸王殺張儀止不入秦正[illegible]安危大畧豈策獨知有陳軫而反不知有原歟夫主[illegible]之不聽邪曲之害公意錄策者身與同遇而惡以其言[illegible]指不敢進也吾將誰歸

論楊墨 甲子十一月十三日

夫楊卽老佛卽墨而後說者以爲楊墨非佛老以爲孟子只闢楊墨非闢佛老非也列書對楊子以子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佛書謂割絶身體有利天下猶將爲之如斷肌養鷹割肉飼虎皆可明證夫孟子方闢無父無君而後從佛老者何乃敢于無父無君如淨明忠孝道家首爲教而佛氏報恩首報君王報父母然則所爲無父無君者乃孟子未闢以前之楊墨而終不能不有父有君者乃孟子旣闢以後之佛老也夷于一闢一本遂憮然受命世無不歸儒之墨許行並耕正係無君孟子以堯舜禹治天下詳闢之而陳相終無對世亦無不歸儒之楊歷世以來有敢背君背父者有司便當牿而殺之有非毁儒者便當牿而殺之其高者旣不忍背君父而其下者又不敢跳而背君父雖付之不較可也獨有学士大夫初旣業儒旋欲習靜旣已習靜又將逃禪其稱高明者將以爲少益于身而未必損于道也夫以爲益于身而姑爲之則可若以爲無損于道而終爲焉則不可夫聖賢之所爲道者爲人臣而愛君焉者無以有已也爲人子而愛親焉者無以有已也故孟子陳說仁義上篇終以正人心而下篇終以盡心心盡則心正心正則道明而又奚暇靜焉禪焉之爲往吾與

一上人游問以古人知道首舉如蘇子瞻張無垢者真知道蘇子言吾常以爲文義禪耳久之舉臨終張手一語曰有何所得吾心識之至讀無垢集語言渾樸毫無滲漏蓋深服其真實而終未窺其深處時時獨念于胸不忘今夏有人投我以道命錄深繹程朱兩夫子告君憂苦艱世艱難而心乃有動有入人不到憂苦艱難則心不煉不透程朱之所以精義熟仁而卓然大見道者有故也吾乃知二十餘年二氏之鑽磨真不如一卷道命錄之爲開豁也嗣後一秋病臥獨坐獨研又思夫向語子瞻無垢彼皆憂苦艱難歷數十年者子瞻著書則斥楊雄立朝則斥羣邪爭新法窮海流離其必有竭盡于心者也無垢進則請迎二帝退則力排和議身羈虜庭久久方歸其必有竭盡于心者也卽深造不如程朱而念念爲君爲父無以有已固不異程朱古今學士大夫靜焉禪焉者豈少一人而上人獨舉二公豈其無見吾由是思程朱之身不容朝致奸人欲殺其力任孔孟道脉所謂遯世不悔所謂修身以俟者要于身體而不徒名理之爲深潛吾由是而知大儒如周如張如邵如陸如程皆嘗博涉百家而還于一醇其見之大守之弘追絕學于榛蕪之後是廓清之難爲力也若後人生諸大儒後聖道中天魏晉之玄虛梁唐之浮誕灼灼然無可迷溺見不必其大要于真力不必其充要于篤其壹意精義熟仁無他岐路者正步趨之易爲力者也故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又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若祇論道之明不明不論心之盡不盡而旁皇出入間毋乃友鏡索照白之蕪而黑之綠其不終身遺憾者幾希

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說者指命德討罪言夫春秋特是非之書非賞罰之書也然則何言天子之事夫志一家不過士大夫之事志一國不過諸侯之事夫春秋者託以一國之史志天下故稱天子之事且古有左右史有內史作史必命諸天子近代間有自爲者如司馬史記類然惟天子命方爲正史即初不命而後呈諸朝天子班行亦爲正史夫子以魯國之臣子所書皆天子之事是正所以爲罪也豈必以賞以罰方爲天子事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魯非齊晉而予奪齊晉之事曰其文則史夫子非史官而筆削史

官之文此春秋之作所爲特也故夫子自以義則竊取之第竊取其義則非明執其權可知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書字書名書爵或書或不書著作固所以爲行事所以爲深切著明也焉得不謂之罪我近世如弒逆大故人不肯言而野史書之者便終諱其名不敢出豈非畏罪之故晉乘楚檮杌未必古真書然體例尚存正如國語各載一國事即春秋之初亦應僅如魯語第載一魯事故孟子所謂一者乃未作前之春秋也至左傳說如趙盾弒君便用晉史崔子弒齊君便用齊史孟子所謂[illegible]史者乃既作以後之春秋

也故春秋稱作不稱述而後世儒者乃謂魯史之舊文加筆削之新意未可爲明春秋之終始者也

書杜氏左傳後序 丙寅正月廿四日

杜氏左傳後序記冢中古文有伊尹放大甲于桐太甲潛出乃殺尹夫伊尹元聖詩書所載孟子所數稱何得有此駭異不經事豈後世一高士恐君臣之義不可爲訓直將文藏冢中使人知有非常之爲者必有非常之禍而特以誠耶卽太史首傳伯夷意未可知也然予又竊怪杜元凱晉佐命元勳目見簒殺大故而猶明晉不經事于簡冊晉方自比唐虞而何復懼人爲太甲也序自言亡吳後解甲休兵乃得此異文冢中按晉初賓蜀爲三恪以招吳幷寄魏于陳留豈二敵已殲元凱欲持以爲規令無復餘孽遺育乃不論其虛實而爲之載也其序末復云不知老吏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蓋不深以爲不可信豈元凱達理之人身雖致力一時不能不嗛嗛于本心留此一種議論長存天地間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者也漢嚴延年奏劾霍光廢立朝廷肅然敬憚曹操誣人反將伊周二字改爲伊霍伊之爲人[illegible][illegible]自古已然託文見志吾方思杜心不已其事有無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復置深辨

顔淵 丙寅六月十九日

論語四章連記顔淵死孟子四章連記孟子去齊于此見死生出處之間聖賢之所深悲極痛者最無已也其哀死也一則以天之喪予一則以慟非夫人一則以父子之愛當割之以義一則以師弟之情當裁之以義其爲哀也非夫人之爲哀而已其惜去也一則以君臣之誼不可遽絕一則以世道之憂不可頓忘一則以君之留賢不可輕一則以臣之受祿不可輕其爲惜也非夫人之爲惜而已聖賢而後一身而二患之爲兼者惟屈子爲然眞亦夫子所謂天之喪予而孟子之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其去也乃人之去之非天之爲也其死也亦人之死之非天之爲也然而不能不天之爲余有感焉因讀語孟而志之

讀詩問關 巳巳十一月廿六日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止字即易之艮止大學之止至善也高山而仰終其身不忍置之卑下者也景行而行終其身不忍置之褻邪者也故云止凡人好色而踰禮即老尚不已何況于始君子守禮而遠色即少已知戒何況于終故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此賢賢之易色而夫婦之造端最學問吃緊者也聖人于此深致寞焉易艮止後隨次漸又次歸妹一慎色家庭方無不正如琴瑟言節也非特言和必好合方爲鼓瑟琴關關亦不輕進義也初云匪饑匪渴德音來括中云雖無好友式燕且喜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終云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欣樂鼓舞眞有天地同流萬物得所不能形諸抒瀉者予謂雅之關關直當風之關雎白華末章云有扁斯石履之卑矣此亦謹身愼德大防也昨宵淸念之幾一更餘而忽覺滿身和氣爲之周浹動盪因悔一生流失無歸凡學道雖止于不淫尤難

論越不敗 十二月十五日

春秋哀十二年越入吳上加一於字從越而論故特稱於子胥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沼乎又曰盈必毁天之道也夫差不以越慮而齊是圖爭長中原待汲汲歸吳而越已入矣曾不鬪一兵甲之相持一攻討之積曰其入也從越之討定國中而入非從吳之失守國中而入也梁之亾言梁自亾莒之潰言莒自潰鄭棄其師言鄭自棄所謂戰勝以廟堂不以原野者也所謂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者也春秋責人自治而言於越則思又有深者焉吳之玩寇吳之自詐伊戚竟置之不足責者焉敗一入二皆稱於其定十四年敗携李係越地宜稱於越即定五年入傳言吳在楚越陰爲之出吳不意與再入同公羊云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未名通則陰爲之也唯吳入越則不書傳言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夫不告非謂無人來告也驕盈滿溢謂之曰敗勞心焦思謂之曰慶吳不慶越不敗也逢滑云吳未有福子西亦以爲夫先自敗也已豈必入吳之日方知越之能入哉故言不告不得以他之不告即不書者例吳方爭衡在齊楚晉鄭間豈應獨不告魯胡氏以爲仲尼削之矣復父仇常事耳予謂未盡也夫旣念越之仇而又安然受越之成

其何能立故不告處之庶即書於越之意也春秋之告爲
世以幾如是說者以爲於越復稱號也然曰越始未有聞
也則於亦無從來若以二字爲號則安得春秋詳稱而傳
獨略

讀莊 十月十五日

莊子明與聖人之道不合而其言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十三夫以道寓言以言寓天下以天下寓吾以吾寓道此作書本指也凡世好學聖人者少不好學聖人而迂腐儒宿馳騁博大者多則莊之不利天下也少而利天下也多莊書非徒清虛寥廓合大道而已服其奇浸淫于其譎怪恍惚即有蕩而汙下者不得不束而登之豪上即有跳而嗜慾者不得不壹而放之文章此所以利天下也夫使天下利莊此儒之窮也天下或不盡能利莊此又莊之窮也雖然可使天下不必利莊此又莊之大利也蘇子瞻以爲莊子聖道陽擠而陰助之其意果出此歟第所謂實與文不與者尚不知其所謂意其指清虛大道而言歟吾不敢竟彖矣邵子稱莊雄辨數千年一人以莊之道寧獨肯爲雄辨而已夫高其說而驚人正所謂卑其身而化人也蓋古之有道術者其極思類如此吾少不知莊頗厭去之今乃知不能利莊莊所棄也雖然吾終身使不必以莊利乎疑非莊所棄姑以竢

書金精鰲極後八月初八日

以東起例

白虎

北五土

對案西七火　一中水　東九金　本身

南三木

青龍

皇極數序云五子居庚故鰲極金精例四方皆以金爲上而次木又次火又終土中水並同中水定對金即洛書坎對離也南三即震三也西七火即兌七火也唯土抽居終居偏位水既入中便與土易又將生金也地以木身爲金天地間唯金不壞人死枯骨欲長存與金同全要土來生我我方生水而木火以次相生土無不屬又金母便成白虎虎安靜宜如土四方皆取金而生我我生爲之運用即五行調劑氣自各得卦二五庚辛金爲主也甲乙丙丁用三奇也明以木火用而土之生金即干宜戊巳支宜辰戌丑未金之生水即干宜壬癸支宜子亥餘則不可並用方有表有裏有主有輔得金精之義葬經云乘金相水穴土蔭木是也不然何不云五精而止言金耶五天治氣之術乃熊道軒所爲殊失金

精言老子云人之生也剛強其死也柔脆金堅[illegible]殺方生故地里家取之土爲黃又有中義即中黃秘指而水一爲中合後天坎一人之生[illegible]其效而復須土爲之養而漸以[illegible]當如之[illegible]金精之義而他地里家亦無能明坎一之說始之鰲極一書當有所繇來傳自司馬仙師署曰天皇蓋非托爲名高也其說云未言其甲先言其庚者以帝出乎震子繼父體即知山是坤山之起處即是乾此金便與乾坤合體道家金丹佛家金剛易用九用六都同一派六是水成即金所成坤以成乾曰以大終也故金精之說全在生水地里家原要隨身起八卦今俗家亦茫不知此義若拘定八卦原位則所云東看即西南觀成北不知何處得天地之中可定八卦位也龍虎方位既移八卦豈可漫說八門看宅其吉凶向悖純是一箇機括隨向而移地里何獨不然古來傳下書訣定將此意相調相濟而人不察耳今若隨身起坎便簡易可通鰲極以東起例亦正符合據方位南本是金西亦是金北水即金同體唯東木與金反不可以爲金而鰲極以此起金曰先言庚正見无處非金以破世惑不意世人轉惑以東泥金而諸行屬之他方又爲各治之說可爲正相枘鑿

讀墨 十月十六日

墨子書自言文多不辨恐人淫其言迷其義其意與莊子好汪洋浩大使人曼衍窮年者異然後世學士知墨者終少而莊子書卒家戶誦習至衡而加之儒術上以此知末世好文詞逞枝葉其誘慕若斯紛也何怪吾聖人之道庸德庸言在當時之得其門者已寡歟昌黎韓子最尊儒者也其言孔墨必相爲用不用墨不足爲孔蓋其道疆本節用其心愛利萬物昌黎必深有被服之而然人言楊近老墨近佛今天下無墨之道踵墨之風者多吾痛之然踵墨之風心墨之心者實少吾重痛之

盜跖論 戊午八月十六日

世說莊子盜跖等篇皆借是詆毀孔子非也凡所爲詆毀之加者爲摘其短而攻其瑕有大損者也據跖之詆毀孔子其有損乎無損乎方其進也孔子執禮甚恭而跖抗體甚倨及其肆辨也跖怒罵愈極而孔子謙退愈平是直大聖人之禦暴彊人周旋曲折不改吾度謂之稱揚聖德則可而謂足以詆毀之乎且跖所極詈者皆黃帝堯舜禹湯下及夷齊比干子胥忠賢之至而所欲恣意者不過口鼻耳目聲色淫樂之事上壽中壽之娛曾無有一名姓足稱述者無異犬豕之性藩生而豢軀者耳夫莊之意直齊死生一天地外非譽其於嘐嘐者曾何措意而謂足詆之毀之然則莊之所以稱述不已者何也今夫以小人詈君子小人不失爲小人而君子益見爲君子然則以盜跖詆孔子孔子不必自見爲孔子而盜跖益自明其爲盜跖是直形容不肖人之極狀而縣之戒也且道家所祖述者黃帝老子今至詆孔子於黃帝之徒則莊之非跖不待辭之畢而明矣故其次章則述子張之問滿苟得苟得所詆毀者大率跖之意也夫人至名爲滿苟得與盜此其可愧耻卽下愚不能當矣後世不肖之詆毀賢人者無代無之大率陽譽陰誹如公孫之於董子汲長孺未敢公然極口卽王

玄晏齋文抄

安石摧韓范內用術而外猶避名直至章蔡𠵇𠵇絕不復以廉恥人禮自居至韓侂胄用臺諫攻擊罷斥六經禁道學甚且以程朱爲可殺今誣善之言載在簡冊觀者憤目怒色宜如何激也有識者惟恐其摸擬之不詳搜揚之未盡彼奸人亦當自知赧恨不一抹殺之令後世無知然則莊子所載直可謂春秋懲惡之史而顧可謂處士非聖之言乎蘇子瞻以爲莊子極尊孔子天下篇不以孔子混列各家而於盜跖數篇尚謂非莊真書余謂惟觀於盜跖篇乃益知莊之尊孔子也他所說伯夷死名于西山之下盜

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者清濁有間矣其于失性一也是矯世之言第欲去人之好名心耳其曰清濁有間則固未嘗是跖而以詆毀孔子也

出寺記 癸亥十一月初七日

嗚呼吾儒之道何所不足而增添之以二氏何所不清而洗濯之以二氏如舍生取死唪蹴萬不肯受即此一句便是千古利刀將人利欲根源一劃劃斷有何不了了而欲假二氏之超生死外得失以爲得手大休歇吾未見其爲達也釋子普門來余齋談剎半晌明日余出寺首舉顏子簞瓢伯夷首陽問此作何究竟普門曰女曾做過未余說不論做過未做過須一究竟普門未有以荅余歸暮而思之無乃縕火鄰家而自嫌其室之闇也然余愛慕普門律行精嚴從遍峭煞終不能已已蓋昌黎交大顛至作書自

解免而他日區生別以爲蠻夷鬼魅中人聞足音跫然便喜余今獨坐逼衕小屋中往來呼聲洶嘈其於普門倘有跫然之想也夫未幾普門即往馬鞍山羣諸僧瘦魔覲食榛杌爲率又未幾朝議劇紛余日坐死生迫厄中常矢速瞑無憾則陋巷西山亦不過閒理話頭事

文昌閣記

愼行自丁卯冬始有卜築舍傍爲
文昌帝造閣居意先戊申巳酉歲嘗徘徊南城䂊俯下有
曠址正與家舍對僅一河隔擬得地弘（？）餘便可造書屋一
奉神一棲息將終吾老直到丙寅歲而鄭氏徙吾僦居焉
旁有址三分可作屋六七間正搆思踟躕而丁卯正月初
有欽戊命下矣計買田百四十畝爲戊資二月初至託有
欲爲祈者曰女若將來能家室完安可搆屋若干金刻易
若干金爲報尋爲余筮焦易得井之願云乾作聖男坤爲
智女配合成就長任樂所余哂謝而已九月初將行忽傳

皇上登極且有赦詔明年二月春官請忽以　聖恩復所
謂乾聖坤智超尋常意測外應捷如是人言乃復迫予予
不敢辭隨以買田費益之租餘米金費營半年而今年正
月起工三四月屋成遂奉
文昌帝舊象儼然居閣中冀少爲神報効并得任樂所如
古且慣二十年前頑矣閣居北屋三間南向其中非儒書
不以入卽余非儒書不以觀所矢日課者凡五一嘿坐二
玩易三文秇四書史五作字而客之素往來者一不入弟
姪來非爲拜神及說義理不入下人婦不入葷腥酒不入
一切博奕具不入自思以行之淺渺也卽二氏書曾未寓
徑而獨營玄晏齋之技業者葢二十年於此矣後乃以奔
走不聊而姑尋東坡氏業以游神禪義者六七年未少有
得而逃之歸儒以業困思抄者又四五年葢閒如無歸着
地也及年四十六而思易名周易易乃文王周公易也要
意所謂易者宜獨當從後天夫子贊易壹從周方不謬于
周易命名之義以是朝斯夕斯臥床俛仰玩無敢措心于
他以雜我思路亦無敢游目于二氏書以紛易條貫每靜
居數日胷中豁有開則向所抄者輒覺了了有入處不則
抄自抄易自易我終聞如而已而所云字書最技癢應以
戒不以寄夫夫人之才力幾何而我之歲月又幾何也閣

中討作櫥二一置南向以奉十三經及疏註一置東向以
貯二十一史諸子語錄及諸家文集總之資淺薄不足爲
博古者道也况行多病文史何能爲役生平欲選唐人詩
少追風雅近披較之益疲薾若再焉又堦前數步外便不
能舉趾絕無他出入又絕不能一會客者且兩年餘一日
之閒便于此息一日之心得常沐浴聖澤以上報
聖天子再生之恩并報
文昌帝陰祐無卽溝壑弘仁豈不榮幸矣哉憶丁卯元旦
卜卦得中孚之九五曰有孚攣如終吉吾心乃動身廢矣
與世宜不關而又何攣如之慁焉已而再玩象曰議獄緩

死夫綏死則濱于死者也是尚不免已一日而戍報至今乃得須臾毋死以宴息斯館真神之幸我也爻云終吉不其然乎易所謂知其有在焦易之先者哉閣之額曰止躬志所以玩易指歸也旁有朱夫子象祠上中并志平生願詡事意計造閣時聞元孺惠君嘗　廷逮家人卜之帝曰止傷一子不傷生後筆至四百九十投折一指繫大辟終召還鄉人闔助數千緡造祠則巍宮峩然遠近大彰矣余乃愧願力之弗宏云

讀宋儒語錄記二章

陸梭山每四更起敬恭靜坐說見象山先起或作[illegible]看書或嘿坐安知嘿坐中又不有慎思事宋儒常惺惺豈真一無所思故朱子謂程門靜坐孔孟來無此教謂戒懼慎獨皆以養中余因此知學問思辨行時時用力一而有牢寄而不踈是所以為戒懼慎獨所以為居敬決無抱一空虛無着之心為常惺事

孟子之求放心與孔門之求仁豈有二哉夫子嘗自言曰疏水曲肱樂亦在其中矣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而其贊夷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其言仁曰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嗚呼何決之嚴也要知仁屬愛愛即煦煦姑息之見未免乘焉而溺而一切妻妾宮室得我之私心為之惑亂其所以自愛適其所以自戕賊何況愛人孟子故將舍生取義決斷關頭而求放心之一脉始清後章又曰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其小者為小人是君子之慎所以愛也蓋宋儒教人求仁毋令尋孔顏樂處不啻吟風弄月以歸殆有見夫不然何苦以獨了無關世痛痒之學術諄諄求人也哉

又二章

朱子云悟之一字聖門殊未嘗言子思夫子默識蓋別之學與誨也凡事物見其當然即知其爲當然故嘿識即多見而識也非悟之謂也近世賢達多從悟入陸子之直言大道蓋亦天質之然其聖人之體而非從悟入者也朱子師延平而未嘗從靜坐爲教以爲指訣自龜山至老若存若亾終無一的實見也蓋朱子力有聖學專以聖門多聞多見用力而未嘗以悟爲學如此

夫吾之喜以天下喜怒以天下怒哀樂以天下哀樂直與天地同流萬物同趣者此其性也即未發時常薰然蓋然有一段懇至不容已處中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即肫肫淵淵浩浩在至誠功用之極固然而凡民亶賦之初亦未有不然者也即令人陷溺之後亦未有不可遏其固然者也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此中之說也若說吾中分量則賢者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文武之一怒安天下總不出此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即立天下之大本之說也朱子云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也以此說未發之景象可謂深切矣而卒未嘗言其所謂中者是何物且寂然恐非所以爲立余心疑焉敢臆而志之

朱子別蔡季通 九月廿四日

少讀列子書見黃帝遊華胥歷國土人民無限光景纔一清晝間耳人見穆王與化人游諸清都紫府鈞天廣樂極杳渺之觀而寤則酒未清肴未沸亦斗晌之頃似此則仙境之遲曾不足當人間頃刻之促又聞晉人游天台遇仙事與仙一宿歸而至其家已七代孫詑爲久遠極矣即桃花源久遊一日還歸景淵明紀之昌黎夢得並咏之似此則頃刻之促便足當人間數百歲之遲是二者吾惡取久近于其間哉以爲人境足娛耶則吾長而彼視之促以爲仙境足娛耶則彼長而吾視之促吾又安策去就于其間哉列子又云一日死者一日得道一年死者一年得道十年死者十年得道夫世所貴仙者非其死之謂也而莊子云老子死秦失弔之是仙之術其非道家之義明矣世所謂長生者多途人易迷溺老子云重積德則無不克可以有國有國之母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則仙之說其非道家之說又明也至聞道於朝可死於夕關尹子揭之首章幾與吾儒不異則列子所云變化恍惚意亦寓言醒人而天台桃源並是高人達士託諸烏有以覺戀戀之迷知久近之不足據也夫仙既不足語道家道家亦不可一言之合遂溷于吾儒然則所謂朝聞夕可者其道竟惡

乎在果知道之所在而道家之萬萬不可涵于儒明矣世傳朱夫子曾栖心于道家以爲三註叅同契吾終未之肯信也至年譜中記送蔡季通遠戍諸人別後獨往前途宿一夜説叅同契不知所謂説者其與儒合乎不合乎其亦有分析彼此之間者乎吾不能窺也特以仙與道家刱之説先之

論莊

宋儒尊莊者莫如邵子其言云莊周雄辨數千年來一人而已夫見爲雄辨而師之則是名收其利而不至襲其害也宋儒最稱醇者莫如程伯子然其言云堯舜事業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夫堯舜夫子方尊之爲巍巍蕩蕩而此何必藐之以爲浮雲此眞莊子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之説也至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曰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與禪家神通妙用及運水搬柴説何異然前人遂之以爲最醇至今初學小生纔有聰明便翹然自智而于聖門庸德庸言不[illegible]不敢不勉之訓蹊越益伊川語尹焞云其在何必讀此書者不得所記者徒彼意耳朱子序語錄曰惜乎其説不傳門人所記至淫于佛老者有矣誠睹世之學程者不師其行而師其言卽言未得其深而先剽其粗淺于刹未什一而害不啻障坊之决也卽伊川嚴守繩墨不肯爲過高微妙而論性則近荀楊謂惡亦性中所有其爲害更不淺也堯夫著皇極經世闡先天之秘于數千年不傳之後益與周子太極同一深純而波瀾閎濶過之其枘鑿聖眞之言絶未有本朝稱白沙先生明朗直接明道一脈其言曰天信自天地信自地道信自道吾信自吾明係莊子之餘也

辨莊子 壬申秋

嘗考夫子畏匡之年卽以女樂去之年相距不數月而輒遭大厄不殺聖不止其所謂魯衛之政兄弟斯其一驗歟而莊子以爲匡人惡陽虎夫子貌類之乃發難如是卽史亦宗之吾以爲斯言未可信也夫圍之者以數匝不知載千百人又經五百餘遠近聞不知幾許豈其魯衛之烟火相聞而彼此君若臣眞不知爲夫子不一閔念也且群弟子從圍者又數十人其姻親故舊竟無有稔知爲虎與非者而必待五百後乃解夫虎之得罪魯易明而夫子之得罪魯難言彼桓子以爲群婢故惡我業私言之矣而衛初

欲致粟六萬已有譖之者遂不果然則語言譸張之往來其相關白相簧鼓不辨可知矣且顏刻之指缺于虎出入處得非默爲之招歟不然豈其主顏之家而刻亦不知爲夫子也大約奸人之佹害君子必外自匿形而內陰爲剚及且播言遠近使一時無所知蹤跡而後世群受其迷誑曾不知千載覩之瞭然若列眉也宋桓魋之難孟子以爲不悅於魯衛卽知奸人之在在欲殺其所從來終不可一匿矣莊又曰圍無幾何將甲者知非虎乃辭去夫已五日而猶云無幾受桓子之蠱而不知者也

讀象山先生語錄

法言中說古來語錄中極高者也世却病爲吳楚僭王況毫無意見可自立處輒自命語錄其爲差謬豈不甚余嘗思自聖賢後除孔孟九經外原無有未盡之言待人復說特立之見須人更說者諸學人只當于聖賢說處一字一句尋繹發揮或前人未明更爲明之便是有補身心有補學問非是皮毛格局上摹彷可依希萬一的如賈子新書博而雜董子醇而繁露書言性不合聖言者尚有晉唐末名人各有撰述高不能步賈董之塵次不能揚王之波無足數也若宋儒中最高者無如象山先生其言常惡人

杜撰又病人說閑言語杜撰者不本大道閑言語者無可見于行事兩者旣絕方可謂之善言說除先立乎其大一句外吾無他伎倆說攻乎異端只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說不知尊德性又焉有所謂道問學說孔門惟顏曾得道顏曾從裏面出來外人從外面入去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此皆確然之見百世之可師者也語錄畧志梗概不盡其精神然肯循之玩味則所謂精神者當不出是若朱子辨說最詳無有隻言片簡似語錄者陽明子傳習錄並門人撰記其問處多有不必問故其答處多有不消答者余于兩家乃畧

書柳子桐封弟辨 甲寅夏

往余讀柳子辨見其言頗強疾近思之怪其于事情無當夫以兄弟密邇皆前共戲真有頃刻不可相捨者然勢終不可以久分封自是國典周公惟恐王之言不脫于口也既以脫于口不得不亟之行此古大臣憂國苦心所以防逼僭而永治安也而以爲成其不中之戲何歟且事君之道固有正諫之不得至于譎諫譎諫之不得轉求之諷諫諷諫者況處人兄弟間非口舌可爭今固一言就成之力不勞而功莫競此真大臣之所幾幾而弗得者也而至以爲束縛馳驟之若牛馬然不亦過歟嗚呼兄弟猶可言也

若父子間則甚矣漢時諸侯王多有依依不欲就國者又有來朝數年不肯反者我

高皇一日而封燕齊晉楚五六王此真千古英識至近日

封藩之議蓋竭廷臣數年強爭力猶幸

天子獨斷不移而後得之至是而益咲柳子之非封弟其言果無當于事情也夫王欲封弟自是正言何過之有唐自肅代來父子兄弟寔多猜忍卽芻薪之防人方共討豈柳子亦見有處此之勢不欲果行而特爲言以媚耶不然何其毛舉而苛議如是

駱丞廟碑 癸丑七月初一日

唐高宗晚耄政歸武氏後暴死武廢中宗自立帝所以死狀世莫得而知也至中宗囚繫益不忍言又告密貶竄毒唐子孫幾盡時朝臣俛首歸命無二者獨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起義匡復用王簿駱公賓王爲記室傳檄天下辭甚激烈旬日間遂得勝兵十餘萬後李不幸敗公與偕受戮嗚呼壯矣不知唐史何據乃以李怨望失職竟書之反卽後世知公者徒以文辭無有高其義而予其忠孝余必每扼腕人臣奮不顧一死爲國討篡逆其身死不足惜而史臣又復掩其名有夷齊叩馬之心而反誣爲管蔡流言

之屬孰謂世有天耶雖然卽篡逆者良自知之方王莽篡立翟義舉兵檄郡國聲莽罪得衆十餘萬莽大懼無所出日夜抱孺子泣而已又大作誥辭誑惑天下以自解免如終身自號爲西伯又自以爲吾今不復爲盛德事皆其意也卽敬業之起武氏見公檄不加譴反曰有才如此而流落不偶宰相罪也雖身爲大逆其內惶恐顙汗終不可泯滅獨恠抽戈剚刃如元忠輩既偷生保位甘以身阿賊而史氏復無故以名阿之可異也卽新唐詩以爲黜正僞繆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然於公亦不稱忠義第列之文苑中而已而檄文不具詳異代猶然況於當代公字某義烏人

初爲長安主簿數上書言事不得志棄官去其慷慨志節非暗於去取甘從反者也爲文章書啓詩歌若干卷馳騁今古波瀾湍富所作秋蟬諸詩閒遠悽楚有蕭然絕倫之致其序秋蟬曰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爲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眞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其詩末曰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嗚呼李固未嘗反公豈暗於去取甘從反者公集業爲世傳賞余欲其鄉特設祠以風弁錄所爲檄文刊諸碑左

蔡澤說 五月念八日

予觀古豪傑論說見事明而得機熟一緩一急無不有欵有勢尚緩而輒投之急者蔡澤之說范雎辭位是也曰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有勢已急而反緩投之者張良之諫高帝立六國後是也其借箸之籌至七八初若歸馬放牛封墓式閭什四各爲一節有何大關切至末而始以游士各歸王成敗利害之說進余每按卷深思俱各有以方澤入秦時雎威寵用事即有王稽之懼他人應不無爲雎求解策者澤僅羈旅孤身有何智力遂足傾雎扼雎令俛首聽服其勢非以大言從無端突搪之心不動

也故雎一聞言輒召入入而方與從容論四時日月盈虧之數古聖賢超然遠患及近世没利覆亡之故而雎之辭位遂不數日間矣不然生平無一臂之交有九關之隔徘徊應且歲數不得見即見而從容商論非迂腐置之則以爲忌而間我耳故夫先有危言而後足動深聽者澤之勢也若高帝欲立六國後不過乍聽侯生說頃刻間事耳非嘗取其利害終始一爲之籌畫也且帝驟聽驟行必忻然有一種大快意處夫以頃刻間所忻然大快意者而輒欲怫然以爲大不便無論肺腸不可剖即顏色豈能立收諸如所數帝不能者不過歸馬放牛古聖王仁義希潤事帝

雖屢屈無難也迨屈久而利害之言一入不啻剌心然罪
不待顯矣且當屢借節時帝固口應之中豈不暗思之故
夫先有漫言而後足動深聽者艮之勢也今處數千載之
下而坐觀古人當日事了了在目前然非細詳語言端委
曲折處其精神無從透露證合余故借兩者以明之

書唐史三月十九日

唐褚長孫韓三公爭立武后並受誅戮夫廟堂與道途死
等耳即受誅市上與自刎殿中亦等耳當諸公力諍時見
萬萬不可何不即以身慷慨抵觸血濺殿廷褚長孫皆顧
命元勳韓又中書重臣一人死一人繼又一人死又一人
繼高宗雖惛武氏雖橫李勣雖猾其終不可以有為也至
于俛首貶謫流離道途毒手已發勢無中止雖微武業知
其無死所矣或謂能逢比干不死乎然亦無揀紂也余以
為是皆受殺于君者耳夫至君而殺臣則機逆而難投事
成而莫挽何不當世之將然事之未遂而先以身殉如秦

廷死者十六人而毛焦竟以收功秦皇尚爾況高宗特庸
主哉夫冊立妃后國家最大之慶積屍殿廷古今最不祥
之變欲慶得變武氏能無逆折古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
事難人臣唯無死之心耳倘先有死之心未有不可成之
事也即安金藏王同皎輩亦皆用此得之人皆知晚暮之
日以子持母尚易而不知從初之漸以主歷后更不難唯
初尚徘徊與幸萬一迨死不由我而敗即隨之嗟何及矣
傳記崔杼弒君書而死者至兄弟三人後弟又書乃舍之
至南史氏執簡以往聞既書而還夫一書弒尚如是況事
有迫此者何得不急余以是則知春秋近古多有人臣之

道也

魯仲連　乙卯七月十九日

古今語高風勇退者首范蠡謂其去不踰頃且屢追不回也然亦有文種之死益明蠡高耳自後一踵之者爲張孟談再踵之者爲魯仲連如孟談人述之少矣然國榮尚能詳其事明其志如仲連一拂衣去人直知其却金不受欲自肆人間而卒莫能名其所以去乃益高也當六國時謀臣策士良將勁兵非乏也皆徘徊不敢進而仲連以山野逸人片時鼓說推十萬虎狠于三寸之舌此其豪舉雄尚何如而人能堪之耶然兹時尚迮不聲者何也前有敵威後有主責安危頃刻而觀望情多建議恐人將課效鼓勇恐人將督戰所以寧爲寢鼠不爲鬬雞也若兵既退而連復依違卯拙者競謀怯者誇力忌者陳間怒者播讒連雖辯智無容所矣良弓走狗之痛百戰勞臣尚爾草野羇旅欲弗瀕危辱可得乎故却其厚實而不敢暫居者連之智也秦以高名而不忍遽毀者衆人之智也兩智兩喜而後衆人安而連亦安嗟嗟此真戰國擾攘中多材時也又幸平原信陵兩公子持之故能善其名以去若治平之世恬無可慮老成縮首庸人妄哆口論事雖有智去如連而慷慨過之者亦終無完勢矣介子隱山文成辟穀鄴侯白衣有見也大都成功之下難以處非常之原難以喻君子以

讓自律不以讓苛人以平明望賢人不以忠恕繩衆人故能彼我無猜而身名不毀不然蹈海一行人以爲賓鴻不可激矣聊城之役復飛書射矢完百萬人者又何爲耶夫賢達憂世苦心與斡世大畧全在可進可退而不獨以一身爲計惜乎今之高仲連者不及也朱子云陶淵明非真好隱者也覩其咏荆軻壯心勃勃余于仲連亦云

澶淵說 五月三十日

澶淵之役如寇萊公意欲使隻輪不返方保百年無事忽有譖言人謂欲擁重兵以自擅者不得已與約和議而還看到此令人短氣古大臣身任天下有大利害大籌畫未必天子一一見信即見信未必立有成效如公奮議親征虜酋退懾信已堅而效最白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初有何難而譖者若此可歎也余想譖者之情以中國之臣子而醜虜之忽來非有素好之外牽也得賂則飽欲去不以謝我失賂則屏息伺不以苛我非以後好之中熱也然而人方任艱我反羨逸人正當前我獨旁掣者不過怯懦心爲之毆也嗚呼怯懦而輒大壞天下如此已又況有他不測之械藏于胷中忌彼有成爲吾失策其詆謗百端寧可蓋防幸矣夫萊公之有成也夫齊城未下而騎刼先代趙威方張而郭開中毀古今之垂成敗者往往是況以天子在行間虜作垣外天雄之出岌岌其危矣百萬之賂主業慨許之非公以三十萬嚴嚇使者機會斯須豈能無變一變而更加之百萬外不可知其不屑吾歲賂更不可知念之可爲寒心幸矣萊公之尚有成也辟如洪濤遇風舟幾覆時衆但相顧駭涙何敢一出聲迨望岸將登而操竿吽呼者四起人乃各持短長然因是而舟師失舵以致大不

原缺第五五葉

公孫弘 九月念七日

詳觀漢史傳公孫弘事其内深外忌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疾汲黯雖盧杞李林甫不過也然武帝最剛明爲相誅死者十餘人而弘獨終始不敗與大有操術而然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諍與公卿約議至上前輒背約順上指初盛毀西南夷無所用與不當開朔方郡上不聽便自謝鄙人不知便若是其依阿巧佞中智以下不爲而弘獨以此藏身固位其言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又曰九卿與弘善無如黯今庭詰弘誠中弘病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如此謬爲謙讓使人主不疑不忌予常以爲自漢以下止求自便不務忠公別爲奸臣開一門路集一堂與者應無如弘而漢書顧列之儒雅與仲書並稱嗚呼此非獨亂相道又亂儒術矣天下治亂獨繫一相他既多齷齪誅死不勝任而弘號儒術者又如此史又稱其開東閣延賢人與參謀議竟不知所延者何若人其布被食脫粟飯善故人賓客養交釣名種種皆不近人情事近日看來獨處淮南王一節尚爲不失本心處當人私告變時輒請窮治黨與未嘗不言也迨反自以填撫無功輒乞身即帝欲釋伍被請必治之史稱其以春秋繩下與張湯俱用峻文决理大嘗肯一居間助

逆也如是而淮南猶易之曰說下丞相弘如發蒙耳嗟嗟相天下者可爲廪廪哉

史漢紀序

三代以下人臣事君以才以節兩途以才則謀畧爲上幹辯次之以節則忠貞爲上直廉次之謀畧天下之用也幹辯一官之用也忠貞天下之用也直廉一身之用也以天下用者卽才見不妨爲節卽節見不妨爲才以一官一身用者或才不必節或節不必才或時見節終以才勝或時見才終以節勝方圓之局有餘不足之分截然懸矣故每一科中輒分甲乙定古人品格其意緩而廣後人則法其義急得古人形容咲貌其見拙而發後人情神智慧其途新文則管晏而下陳蕃竇武孔融爲甲二卷而終伯夷曾

連等季布欒布而下至鄭太爲乙二卷而終子眞兩龔等武則司馬穰苴以下爲甲卷張耳魏豹以下爲乙卷如張儀以下人雖不端謀有可採爲乙卷又如循吏以下事雖不弘術則獨到爲乙卷二卷列乙後總之當途適用者也唯心切持祿意顓完軀之無慷慨拓落之氣而一味周容謹默以才節兩無當矣卽位可大顯名可倖偷而吾視之猶朽木糞土也其庸者如張蒼以下等奸者如李斯以下等共一卷等至竊國盜柄者申若以下爲一卷若以不肖中甲乙論則奸者爲上庸次之竊國爲上盜柄次之矣至高祖帝紀附[illegible]者爲[illegible]卷始皇項羽及亂臣爲乙卷宗

室甲乙共一卷律曆天文五行二卷皆當世得失之林不可不詳也如儒林文學各一卷不復分別如日者方術貨殖等附循例後志其用也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如獨行刺客游俠等附逸民後貴之也其人皆出身犯難奮不顧死者也卽烈女亦然惜兩漢而上無聞焉如佞倖宦者附宗室後世之治亂多繇此而宦亦有賢奸分附甲乙夷狄共爲一卷附以降虜二三人男李陵女文姬斯蓋禽獸所不食其餘者矣嗚呼生不可偷義不可忘也如是而吾又竊怪三代以下人材竟首管晏二子皆非能死義者也然孔子業已大其功而恕其仁君子又何苛焉太史公進退

數千年列傳獨首伯夷而殷勤慨嘆唯恐不得爲青雲之附蓋其志遠矣是編子胥屈原賈生長孺子政皆附甲卷其義亦云孟子稱人有不爲而後可有爲夫人臣未有懷軀保妻子而能一用于天下者也卽令大得志無恙不過爲公孫弘胡廣輩後塵耳一遭遇非時便不免李斯之阿趙高雖功勳何取爲楊雄之附莽雖學術何取斯其人豈非千古之絕而一失其身不可救藥竟如此班史詳於傳權義范史寬於論荀或有以也夫編共十八卷間有無它才節可刪者敢以俟之異日至如諸帝紀僅年月并周補世家僅係掌故行事多畧若禮樂郡國輿服等志古今異

竝故弗列云

書賈傅傳　十月二十一日

眞德秀娓賈太傅多矣宋人云梁王墜馬死賈傅至一死悲夫王墜馬傅猶自傷無狀以身殉德秀親爲濟王教授即與荀息之奚齊何異然奚齊猶以庶奪非正也故傅謂之不食言尚不全與之若濟王立有年矣正名定分誰得奸之一旦彌遠有潛竊謀德秀宜竭誠護之盡瘁當之顧可掉臂去乎一去而宵人賊子復何憚忌且理宗既簒德秀雖伏山林或發感憤伸大義可也不則如木門大夫終身不向國坐可也復何面顔向吾君讐敵昂昂卿二耶至濟王非命死德秀徒爭追贈卹復不從則曰此既往之咎益須增德以贖前愆何異跪執盜袪而曰汝嘗㢮埋主人不從則曰汝當自後益爲善良噫亦呆甚矣噫吾以是知臣節之關國士也使其時有一平勃先憂雖彌遠不能箝攝人也有一呂端詳審雖理宗不得涸殺人也大奸二逞滿朝拱手爲王保傅與衆人同噫古今稱賈傅者第高其文采謀議不及其忠節以爲爲君一死非賢者所難耳今覘德秀豈直千里遠哉屈原忠清公直千古一人善乎太史之傅之也以屈賈合蓋古人知大義明品裁如此

讀郁離子 十月二十六日

古人初遇君策天下一不爽唯淮陰登壇武侯隆中之對
予思兩公初遇未下成敗未可知何以敢宣言當是與君
密語後事定功成或其主爲表或兩人私有紀述而史氏
載之也不然計有所漏敵有所備敗且不免成于何有予
以是嘆文成郁離子之著有以也文成功業過兩公世傳
秘詭恍忽屢有天授今本傳無可見集中不過尋常泛應
作耳人言天下已定兵畧悉呈
太祖他隱訣私焚之不敢傳此固宜有然觀郁離子數百
條所述春秋戰國時事未見有載本每段定有結束明指

利害卽事有與舊觽册同者中曲折原委自異豈文成生
平天授卽不敢顯言而託以識歟三國志載武侯集數十
篇中多機權筴畫徒有目錄全書不傳想文成周思密筴
事各有處處各有應觀變無窮微于是顯露也若留侯黃
石更杳幻今觀其言仁義大道卽與留侯所定天下事一
一劵合然用之故什未二三此書自百世者龜可傳通都
大邑中人誦習之特明者方心悟解有實用耳豈真世外
鬼物可駭可愕也郁離子之義當不異此黃石之文言理
而簡郁離子之文載事而詳言理事未嘗不包言事理未
嘗不附吾殆不知郁離子之所涯也子名郁離易坎爲耳

有耳而繼之離終始于易是又所以爲文成也或云郁太
也離明也是直爲
大明兆文成在青田山中已見及是故特名郁離子 六

書魏其傳十月二十二日

魏其與武安特以杯酒睚眦後竟論棄市第用便宜條上遺詔獨藏魏其家坐矯詔大逆不道孫子曰嗚呼此事勢之所不能免也方武安橫必欲殺竇灌卽尚書大行有遺詔寧復敢出耶自余在部前部臣業迸私翻一成案余欲查往牒問之部吏部吏曰亡矣又問之內科內科曰亡矣急索之僅他稿本末存其最關切者終不可得然則詔之有無寧復足憑乎以是嘆魏其之爲人也視爲肺腑權寵震天下又嘗親將兵征至賓客交通數十年豈無他罪過可誣而僅以此播美史稱魏其廉所賜金輒分散將士又數引大義諫諍景武兩朝聞其皎皎在人耳目者不可誣也他無所出而出於此魏其冤乃益白已予又以是嘆漢武之爲君也當兩人爭辨帝素不直武安又頗無意殺魏其直內壓之以太后外蠱之以武安卒用蹤跡烏有間而成莫大之戮夫帝之英明剛果何如主也處肺腑宗戚尚如是况其他况其他然予竊又有怪焉當初爭時以淮南金事爲灌夫所持故得講解後諸灌卽亡匿不得告魏其未嘗不可告也而何徒以遺詔上嗚呼魏其之意不過欲無害於武安卽有解于巳耳庸詎知無害于奸則奸人愈肆愈毒孫子曰嗚呼此又智慮之所不能及也帝後聞金事上曰使武安在族矣卽持之真未必不解然亦武安威勢有以箝之大抵奸人欲大縱於天下者非最庸最忍不可庸則是非暗而面目無存利害暗而肝膽無存故能靡所不可爲忍則殺人自快若刈菅然一日未死一日奸惡不上聞也

史未嘗無歸一正諸史于綱目之先正猶核三傳于春秋之後其文高下異而其救世也同嗚呼先是則有文中子爲元經其名雖僭其實亦我師也歐陽朱子皆我師也編自魏晉迄金元凡若干人卷凡若干歲癸丑始今爲之尚未竟乙卯冬仲記

小石屏記

乙巳秋

此石余王大父太僕南野公所貽也太僕自滇中萬里篋是而歸觀者盡以爲金寶也已發之則石也頗共笑之然世人持金寶鮮有沒身者即沒身矣或不能及其子孫吾目覩親族中有爲卑官者歸自滇州砂異寶積無算來數年盡蕩析無有子孫甚不能朝夕而是石傳且四世徂歲北來叔父持以贈余曰是王大父所好也宦數十年無長物獨是耳幾與古之廉石廉士埒余拜受而藏之因屏而立之居間諦玩其青峰隱躍綠波迢遙咫尺間勢若無窮因思子美所云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其景信然及得太白所謂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心益喜彷彿像乃識而鐫之其上憶余他日儻是而歸觀者且將以爲金寶也其發之而笑不可知其或念太僕公之遺風而以爲尚于金寶亦不可知萬曆乙巳九月日愼行記王大父性儉節嘗見蜀扇鈒金者輒咨嗟動色爲詩曰當時工匠能從朴莫道崟須也濟貧言之絕痛并記諸屏後

霍光論　庚申九月初十日

霍光廢帝立帝犯古今大不韙然後世君子不甚非之者以其行事可駭而心曲可亮也繇今思之卽心曲亦有大不能自處夫昌邑之立議出自光不早見其不賢而妄立之是負宗廟社稷大罪也卽已見其不賢何不明諍直諫姑從容以逭其前非以啓其後善夫人之善惡須久乃定今立未一月惡知其終不可與善也而遽廢之乎且昌邑幸出自外藩耳倘繼嗣之君有不善如昌邑者亦將遂廢之而他立乎視君如弁髦倏忽舉錯而奕棋不定是又重負宗廟社稷大罪也若光果一意爲國家絕不爲已權利當宣帝已立事勢稍定何不杜門歸里角巾優游至人主汗出沾背不能容而尚揚揚驂乘亦過矣若酖后立女何等弑逆大事而光隱不發又因而成之當此時設有酖帝而欲立其身與子者光將何以應乎夫不忍發妻爲女之惡而獨能發他人爲已之惡乎業貪女爲后之利而獨能不貪已爲帝之利乎此皆人之所不可信也正幸宣帝英明大阿在握爲漢家中興主光猶可不失臣節不然其不爲莽温之自立操懿之潛逼者幾矣且所舉昌邑過失不過欲淫一宮人恐外廷知耳絕未及變亂政事更用大臣也至璽書持節使者私嗣昌邑園廟稱嗣子皇帝此乃倉皇仁孝一念而顧可罪之乎至昌邑自言天子有爭臣七人猶可不失天下固非終冥頑不化者也當此時光誠已爭之再三否乎不知漢廷之爲爭臣者曾有七人否乎夫以後廷細過與食雞豚索大官之故而輒廢之卽天下後世之爲可立者少矣光後[illegible]人謂帝少恩愚以爲光不獨不知止足與不教訓子孫卽廢立事固不足質幽明而令人主不憤悶者也晉侯之數里克曰子旣殺二君爲子君者不亦難乎然則光之禍猶幸帝之緩之也霍光事向曾列名臣甲集今刪去特載嚴延年劾光語乙集中史載光秉政議者言光不薦賢苟用可顓制者所相如蔡義年八十餘貌如嫗行步傴僂扶夾那能行嗚呼此其胎禍更不小

希夷十月初五日

世人視仙為方外術獨希夷對宋琪曰公等但當戮力清時假令白日登仙亦何益于世教竊深服以為名言如是則仙道不譚亦可此猶彼也又按世傳太[illegible]流出于希夷濂溪純理康節兼數卓為大儒實[illegible]學一派如是則仙道譚之亦可彼猶此也昨偶[illegible]見太宗曾遣詣相與宗府還報王門所役皆將相也[illegible]議乃定此時帝兄弟叔姪父子間多釁孽聽信如希夷曾無一言規勸反若推波助瀾所為益世教者何事遺相不知何年其被召來都寔興國四年而皇子德昭之死即其年八月至今觀書冊者痛心希夷可委云不知乎說者謂天命已定當獨宗何嗚呼希夷既知真宗必帝則當在山中何不長睡不起而尚從安駟之徵為寵榮耶夫受其榮而不顧其錯非也與其事而欲潔其名非之非者也始知古之得道者當世亂難處時多隱喑不言以自全如孫登輩殆非無見不幸勢值其窮即京房郭璞嵇康輩觸禍殃身尚不失大道宗指若與人國家事而徒欲完神保形以為仙形則保矣而神已傷矣究竟形解銷化亦未見實可保處如是則仙道終置不譚可也若希夷有知更當捫心自失

三賢集編序

慎行于諸儒先中獨奉朱子陸子陽明子為依而于三先生集欲合為一編為集繁不勝載而於朱子則取文章陸子取語錄陽明子則取奏議他非不並有存而于三者獨詳焉行作而歎曰朱子陸子世所視為兩執不相下而陽明子又所為始是陸而終乃和朱者何編之合也夫三先生於道所為見之極明而造之極醇者也道在則雖有說之異不失為明之同即始以明入者之異不失為終歸以明者之同也朱子世所視為顯問學者也而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詎有異陸否陸子世所視偏德性者也而曰宇宙內事吾分內事曰須在人情物理上用工曰須自下及物則隨上隨下皆有濟詎謂之有異朱否陽明世所視為專良知也而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簡易愈真切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天知道詎謂之有異朱陸否見道誠明則隨入門者東西南北不失為歸之同隨飲食者饔飧冬夏不失為養之同吾不必徧合之三先生也吾得一先生之真而可以識三先生之合矣吾又不必求之三先生吾自知不能為先生者之非而自可以求為先生者之是矣然而編朱子者以文章居多其順理成章在在繩墨不必以他之語錄求而後謂之明朱之道也編

陸者以語錄居多其簡嚴直截言言謨訓不必以他之文
章求而後謂之明陸之道也編陽明者以奏議居多其應
世酬務事事龜筴不必以他之文章語錄求而後謂之明
陽明之道也總之三賢之低昂未必然即人之見三賢者
亦未必盡然而仰止則惟吾之所自得也朱子云著腳理
會惟其與陸子共實敬其爲人陸子云建安無朱仲晦青
田無陸子靜陽明著晚年定論以爲朱子大悟舊說之非
而又自云體驗探求投諸六經四子若決江河放海則三
先生者原未嘗見爲異而編之各以一端詳不失爲合三
先生之大也若造之極醇則三先生之自著與數百年之
知三先生者備矣夫行也何能一詞編粗成若無書人錄
之以明誦讀微心且廣之于世而獨私志之於此

三大臣傳癸亥十一月十七日

三大臣者大司馬新城王公冢宰陝右張公都御史吉水
鄒公也余性拓落氣力薄不能交當世賢達然當癸丑罷
禮而得深交二人曰王公張公及壬戌再入禮而得深交
鄒公張公乃益深當癸丑之國議不決群情洶洶九卿總
七人欲叩閽惟王公趣尤力誓生死殉曰吾決不望生還
公方秉樞又署銓群情不敢不勉附又往來說解陰誘居
多張公以癸丑冬入刑部見王公若余有勘議楚宗急請
什放事輒疏請同往闕請德清伊吾大不懽俄以之國土
田凡兩爭闕公抗言甚力公與王公言詳具別紀中鄒公
家居倡道學嘗數寓書友人詢余余不敢一通剌昨歲入
都握手欵欵如素驩余上討逆疏明日公到舍嚙指誓決
不放過此賊後隨上疏請討抗言于閣與倡義于外者極
剴切究竟持正論不阿者獨江右而張公方爲奏主聽就
余轉甚遂人則索单欲摘奸不少貫後疏上請削奪并論
諸不法狀長安翕然以爲嚴於摘而寬於處自是大手段
前鄒公疏公寔半爲之其詳具會奏中三公皆海內重望
也王公張公敭歷中外勳績弘鉅鄒公抗大節鎮時山岳
余忝曹儒夫生未半面交所值事皆禮曹職掌且利害關
切動感大奸身家懽及三公一覩余舉舊袂恨不先可謂

有大臣之道者也余猶憶癸丑冬長安閒曹多爲藩游說者至以壞國事嚇余土田急爭司農李喀喀席上嘔幾仆死矣余郎去當事者尚忿忿未已至討逆疏有人謂好友何不急止之友言我何能終借言中貲忿毆者又平時向日指天共勉忠公不相負人也此何所見而爲奸佞我彼何所見而爲我佞奸三公可謂有大臣之道也已王公性和靖幹畧饒抗議輒數千萬言在邊數年屢信嚮絶無鳴吠警張公坦中悖大煉國體諫垣守正未嘗悻悻動顏色遇事多所匡言出撫每定大計危難立解鄒公道術淵邃居家在在接誘人徒席滿天下有萬物一體懷當兩事[illegible]

忠憤相激發出少年徤勃者所不肯爲鬬戚家最恣王公若爲兵何苦共禮曹不鮮事人逼我鄒公疏出群詬之是老成者亦遂附盛氣葦錚錚耶奸故張公同藉也又數年宇下前既不懲群娟而後摘發又甚焉甲寅春之國前半月首發難於王公借其弟禮部郎及舊撫水西事弟固淳謹者也水西疆界明無可苛議將留矣而以余跳出城次日公隨出余先皂叫之則曰女主何不聞我一見則曰公好事已多此事何不讓我一步若聞余定先跳出也樽酒途中絶不及前事而後拾余者以爲欲居臣子所不敢居之功而并中公以余爲公記薊遼生祠稱慷慨精明爲自

相標也張公嘗謂日中未見詞林內如余者後二三年間惴惴不免昨一見謂我輩異姓骨肉天涯兄弟道義相期固不在會面然今再聚豈非有緣且屈指六卿中盡高賢矣俄以會奏故決乞去乃勉出一送鄒公見余則垂涕不能仰因偕同院馮公鍾公醵酒余家又約禮部更醵酒青門禮部辭無例去之日馮公共送十里蕭寺復欷歔泣行下日吾亦從此去未幾言者以道學名相捽竟去張公完察事連上章遂去夫大臣不難脫官敝簁宜其奮出身不顧佞陳而急急國本之安綱常之飭也三公可謂有大臣之道也已張公在刑部右張差闖弑謂剚更苦群邪都心

恨乃正論者又復苛公公終不少避記亦具別記中頃攻奸者盡登顯而諸徒雍芟寔公主之會奏單戶部汪公刑部王公極痛切副院鍾公特疏幾奪言路之權乃公所謂盡高賢者也汪公鍾公別時並慨言去將訪余江南未久果去而王公以他事先逐尤酷噫諸公皆爲國而佞奸彼毆人者無乃爲奸而佞國也夫余歸里三公遺之書淒冽獨張公在長安余未及報乃作三大臣傳郎中余者復自爲自相標余不敢辟王公名象乾號霽宇鄒公名元標號南皐張公名問達號成宇汪公名應蛟號澄淵鍾公名羽正號龍淵王公名紀號惪葵諸宦蹟不具載卽三公行事

事亦不具載史氏愼行曰國家每有一番事便有一番人出而匡維力挽江陵時持義者多閒曹後三王並封事則閒曹與言路相半至四明留京察科道其持議者閒曹不過一二人今冊藩紅丸兩事有三大老首義而後言官與卿寺爭用命使余得春周旋不失隊一大幸也往常謂小臣勇敢噪名計幾何伸耳大官名成位極便偷祿取容視三公其可風也夫兩事一行一不行大臣計義在不耳何成敗利鈍之敢知焉

曳尾記

夫古高世士寧枯槁其身而遺棄世榮者非非矯而爲也彼見特之借王借帝紛紛不厭而翔趨蟻附者又枉其身以役之恐後莫所爲朝秦暮燕朝君臣而暮仇敵也是以有志者直曳尾途中直負石入海而不肯一濡身富貴亦其有慟于中不得已也夫有道之士本心所懐應恨不瘁身以救世急難何暇論孰垢孰潔孰高孰卑而舍其所宜急之實事騖其所無益之虛名哉况今所遇有甚此者　國方明盛而諸不弔之徒勃而湊賊遂至民多塗炭而國爲虜屬不意天之厚祚[illegible]國家赫然[illegible]明而使人尚知有父子君臣大分也然于焉而不父其父君焉而不君其君者故態猶在其明璽恩施陰滋令顯者不可指數而奪情駭事屢見噫何天之無可奈何而巧于刑人至此哉去秋天首刑賊父是不在制者勿論矣夫曳尾者之言曰天地之大戒二也子之事親無所解于心臣之事君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今乃知古人之深心篤誼誠慟世之極不得已而託焉以遁也不然豈真容養于金之軀而憚爲郊廟之犧哉入海即入河入漢入海之流也石者孰而不易也記有若干篇有載石記圖一篇明志亦爲世也

讀外大父荊翁集識 十一月初六日

慎行少即聞外大父荊翁先生古文今文世世師也已誦讀今文愛玩之不敢學已又誦讀古文愛玩之益不敢學而反浸淫粉藻竭歷彫鏤者若干年而茫茫不得其津梁比入仕從館閣中長者請古文所宜師法長者首先生大家他粉藻若彫鏤者不數也間乃用相詠余初仕既應酬不可謝心雖祈嚮先生而識力才地戔戔卑怯姑借徑于粉藻若彫鏤爲觀而又厭不肯就一進一退一彼一此者復若干年獨時時知愛玩先生與日增甚而已從甲寅歸杜門兀坐諸應酬文一切謝年餘而後悟昔人謂唐之韓柳即漢之馬遷宋之歐蘇曾王即唐之韓柳文章有真千古一脉非虛言今即謂國朝之先生即宋之歐蘇曾王唐之韓柳可也先是余取國朝文自方楊正始外特以南城羅北地李晉江王與先生共類纂一集以爲深文高文無踰四先生大家矣間示知文友人友賞之以爲羅李工韓柳王唐工歐蘇余必避其言今而後知匠心獨到得文章真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理醇而識非極旨格高而命詞獨溫無一語不近人可曉然明而終無一語近人可形似摹竊者居間反覆誦讀風神輝映卉懋機躍爲韓爲柳爲歐蘇曾王者若彬彬雜出簡端卒欲指定以何篇擬之何家何語做之何篇終不得也至一番議論輒一番脫卸重重結束復重重抽換如宮商首尾開闔天巧不可夌奏又萬疊山谷令人莫追憶所從入然一指顧則劃然天開一揮浥則翕然雲會此則先生所獨到蓋創韓柳以來所不必有之局面而實軼韓柳以來所必同有之精神于是知先生之得爲真先生居家不妄受一緡諸叩文者填門則卻之欲兀然作不識字道人嗚呼其位地何如也近世炬爲文者世情交好牽不能割斷人適不斷自適笑目睫不笑久遠即粉藻靡而曾不知赧彫鏤苦而曾不知觸蓋真文一脉之難言也久矣先生居家日早日久九流百代無不綱羅貫穿行今逾艾耗矣即古文職業臨書欲臥竊恐今之醒悟者之未爲得而最之不敢學者之未爲失也特以識一念之祈嚮焉

八家文抄序

唐宋八大家文抄史氏晉陵孫慎行所抄也抄有序有記有碑銘有雜文凡六卷篇若干抄既成慎行備諷仰觀悠然有周漢之思焉夫周之文爲明道其後人操學術而各名一家即鄒魯之傳泯矣漢之文爲經世其後人雜擬議而不名一家即晁賈之材希矣文家之文唐宋至今皆有之然唯八大家爲至八家不可不一家名也終不可一家名是謂文家之文宗工既定千載程焉非是格也則野狐外道紬而不存噫何至也然而去經世遠矣至道術則益又遠夫工文者道術之散世之枝葉也工文而不爲文使可以翊經作傳其昌黎乎昌黎崛起子厚與各門戶不相下然昌黎非六籍不宗非典則不道子厚則宾於二氏濫於百子矣歐曾王皆宗韓者也而皆能自得其得三蘇蓋獨得其得者也而未嘗不受法于韓柳也其抗言持節與世柢牾歐蘇韓固無異總之昌黎遂道術而闢以騷玄三蘇長世故而申之押闔歐曾宗韓闢邪崇正第梗概有闢至子厚急小見以窮身王氏挾邪見以禍衆則不克文之用矣夫周專明道者也言道便世凡該故其文約而醇然其時已不無諸子百家雜出之患漢專經世者也言世而亦彷彿乎道故其文辨而暢然其究亦不無徘偶辭章濫觴之病若八家時明道時經世蓋兼舉肆力而未爲顓門者也故有醇有剌有暢有闕而究竟不免爲才人學士窮奇逞怪之文辟則繁星增耀澤潤分流明道與經世並賴之矣夫後世習八家文者其將壹意八家否其尚能有周漢之思而兼舉肆力否

八家文抄 甲

書八大家文抄後

腐文可唾卑文可掃奇文可嗤高文可師如之何其混而一也既已可混而一又焉得不畔而逃余少讀軌範一斑耳已而覩茅氏八大家文抄則浩矣又覩唐氏文編文畧則庶乎有裁嗚呼道術之毀文教之純袞衣繡裳之不爲窄袖小冠清廟明堂之不爲白草黄蒿賴是物也而世初學小生不識先生大人深奥多以史漢爲高以八家爲卑又甚者驁俗下若奇畏八家若腐其畔而逃也若是余心愼焉茲之抄大約窮微極變洞心駭耳居多即三氏選中間有搜其佚發其沉湮者夫八家於史漢其才品兄弟也氣脉父子也格局祖孫也其於俗下巧相奏貌相倚則何止朱紫並陳丘山殊量有欲程高卑奇腐之實者嘗試以吾言參較之

文佟十一月十三日

余性未嘗不喜覩佛經典及道家言然講儒家道理便不欲舉相印證即作文亦絕不欲用其語句嘗以爲儒衣破綻終不可用袈裟若羽衣一片爲補綴若釋氏談禪而援儒家道理是無異儒衣補袈裟人未有不嗤且咲者然須經煉過方得如童兒初見儒衣則喜未幾見袈裟又未幾見羽衣則亦大喜直到看明後知合服何衣便不欲取相換相補自漢魏來學士大夫言之雜出無可分別久矣韓子歐陽子壹意闢佛老其文章絕不用其語言影嚮所以深醇爾雅起衰復古卓爲文家宗若蘇子瞻禪喜集一味用禪打破儒家蹊徑即文格瀟洒可愛可玩然終是以釋義作釋文他論古及論世事典制金石之言廓然大正未有借彼文此倉偟無歸者也即栁子厚文多用釋老家義是居夷後鬱悒無聊而放于此然至與人論作文一惟易春秋詩書禮樂騷雅史漢之際而二氏絕不與焉而二公終以有彼有此氣力勻薄人見爲不甚莊不若韓歐嚴重子瞻講儒家道理淡泊無味已如老泉更不顯儒壹惟縱横名法家是研是核其渾厚老大如老將用兵如大匠用斵故知儒言儒二氏言二氏各有本色地步今世見二氏言儒言便以爲嫺雅至吾儒言二氏取彼證此取此合彼

辨難攻擊紛然雜出其膏肓盍牢不可破秖成門分疏若此者且不論見道何如即文章終淺耴不合正格余識故闇劣然竊欲力揀擇終不於此窮絕處便扯彼義一疏通任人咲爲滯爲拘其有特矻矻二氏家惟恐看不分明亦童兒徧看儒衣袈裟羽衣意也若使早識一儒之真琢磨光輝文格亦當早進一步子固宿儒故其氣沉厚王氏伯儒故其力雄強然皆從性格所禀者淘之鎔之必不肯羅取雜収強爲辨博若子由少而錚錚於當世晚而沉酣銷落於二氏若其一而不分則氣力浩大固不在歐陽之下也其稗更實於子瞻其文盍遜於子瞻矣況無子由之才者而欲誇子由之文恐徒不免爲世唾也

四大家文選敘

國朝文章家衆矣而予所選爲大家者獨四先生一爲圭峯羅先生鏤精刻骨非思所及若煙霄樓閣迥出塵寰蓋昔人稱昌黎所謂摧陷廓清者一爲崆峒李先生掃靡習追古道山泉激發刁斗精明品在韓柳間者也一爲遵巖王先生矗然峰巔爛乎雲章淵心遠興愈羅愈富波瀾絕類南豐而不覺厄言重言一爲荊川唐先生從容恬淡開闔有常抽轉無窮醞釀諸家而出以歐直令望洋者茫如覩于四先生足知文章之大矣合爲四大家選分爲記爲序爲雜文爲誌狀碑凡若干篇大約搜剔嚴琢磨粹高於格調欵曲于才情而間涉應酬或不極其變化者不列覩于選足知四先生之大矣孫愼行曰大家唐宋八家一當元和中興一當慶曆重熙四先生所遭成弘嘉靖間其隆運正與元和慶曆等自唐以來幾千年超世之精神特萃文章文章千百年傳世之精神特萃數公而韓柳並起蘇曾皆歐識拔王一同時近惟羅李不知何如而唐王竟衆首訂證古文義數公千百里之精神多萃一堂嗚呼志有感而同然才有生而適際國家道化久洽聖天子榮精新朗繼自今而文者其將已矣夫繼自今而大家文者其終將已矣夫

讀朱子編選文後記

往聞昌黎韓子教人作文須作腹稿久蓄思到下手時筆迅不停雖捉書人寫不能及令人增減一字不得又說生平文非獨議論也卽敘事最得意者平淮西碑石鼎聯詩句序亦如是慎行時尚習舉子業第心識不忘後人館館長餘姚孫爲余言不異余方習應酬體無力追古第亦勵識懷而已後得覩朱子集乃荆翁所編背誦其文名理且勿論卽其汪洋突屼狀眞江河行地山岳聳天美哉郁郁乎洋洋乎大觀也哉因思朱子示後學自四書五經完後便當首讀離騷并讀杜詩韓文詞義兼美無如兩集者也非獨以教人益躬寔似之顧余薄劣方修業矻矻中何敢輟深造津涯爲舒徐自得地及後衰病歷年不出門不謁客專神寤思時時窺見波瀾骨力處砥韓肖韓而所評騭古近搜揚巨細闓闢殆有過之温醇爾雅無不及也世或謂諸文順理成章如昌黎恠恠奇奇者少余以爲片言斬絶出世俗意表若巧射破的是爲最恠是爲最奇至層巒疊障泉涌濤奔經數千言無一字倦薾則恠奇于見形易識恠奇于得髓難知耳我朝百數十年宗工鉅人無不一禀矩度其最盛者則宋學士方正學也學士敘事典實正學議論雄偉各有擅長捴之不出朱子模範中已卽李獻吉好古名爲追史漢一變然未嘗不崇信朱子也蓋於序實紀見之行因是信諸學人自讀韓文後肯一意信嚮朱子方爲斯文正則卽經世酬務病莳有餘潤澤身心不至以織詞陂習迷誤我也亦嘗受益萬萬韓文考異成于朱子晚年分析釐正于彼此間于此見古人爲文章至老不忽字句也因思昌黎教人語想蓄思下手之難夫今之人則何有于是哉嗟嗟

荊翁詩選重序後

庚午四月十五日

夫古今有詩客詩有學士家詩學士家以學以才詩客家以手以格吾嘗謂自宋以來卽做到歐蘇不過學士家耳然則元白非乎夫元白之學與才高矣乃其以手以格深入處終不失爲詩客詩白之文章瀟爽故以詩文者也而未爲長于文若歐蘇之一生精英華采雄于文多矣其爲詩未免以文詩故曰是學士家風也然則韓𨛦非歟夫韓自爲格調絶不爲唐人律間有律者朴無奇也其五言七言古乃逞其奇爍然獨傑終不失爲學士家之以文詩至四言銘箴直追風雅又出乎學士家與詩家萬矣𨛦詩不爲深入間有足鳴者數十章見騷人雅致于兩家無當也卽杜學非不閎博李才非不瓌瑋而終不可議于文其擅長古今者詩家詩卽詩家宗也歐之擬李蘇之擬杜非其也他之擅詩家者吾不詳如次山東野襲美其崖角非不魁然而終有孤鳴態不可爲雄于文者也若荊翁詩亦所謂學士家詩也翁文章逼韓歐當王李之昌幾爲掩價未幾而縉紳長老有識者極口語後生以爲我朝文追韓歐者終當首推唐翁若有意學大家非是無宗也余心苦藏之幾二十年後而後知爲評文者至言因以是識詩與文果不同翁七言古才情横放出之老大蒼芹材之毫不停文中者乃浡洩之歌行中不妨爲才見者也五言律匠心工巧雅韻冲澹不𥙊唐而不失唐態七言律共雅者擬隨州其放者擬蘇黄捴之以才以學間用其長而不失爲學士家詩也葢神情所至宜各有域之而然我朝何李並鳴何之文促促狹矣李文擬𨛦而有類韓處終爲遜于文章而何詩較深卽偏以詩客標祇有溢焉無或屈也李襄陽號才子澹于文而贍于詩羅盱江王晋江名遠步裕于文而蹇于詩羅學韓者也他詩家詩者吾亦不詳王弇州之文近世美材而詩則狠戾不收矣其爲學士家長者七言古耳李不馴于文而詩更淺薄荊翁詩如詠三忠祠岳將軍詠金山詠雪漂布架礮架歌風臺日本刀教鎗師拳歌可詠可歌可思可研者世絶未能窺堂廡吾痛今之言文者弟自十數年來傅士于翁稍稍𦅸往至詩則洋洋濫耳專以濟南爲主盟而絶無道及翁者豈非近者易涉高者難攀其所自立與所尚論各分位然歟此于翁品量無傷而毋乃以才以學閡後人而狃之勿前歟翁詩有白雉衜并其孫君俞兩刻之行爲序再四易而未有當今復爲之說于後

讀唐集二絶句書後 庚午五月十八日

吾每讀唐翁紀夢憶海上二章喟然興嘆嗚呼此翁將歸之景亦大悟之言也公蓋家居二十年餘矣而晩來一出至北渉沙塞南瞰鮫鯨艱難險巇多所飽歷自覘眞海上之征人也而又以志之不得而力之盡瘁而幾於年之不我假其于榮華憔悴修短賢愚倐忽傳舍人所謂天台一度云耳吾每淸夜吟之即翁去來蟬蛻宿生修植已見其槪矣雖然以翁之忠之節之開濟早得一運於世宜如何滿意而未與言及是直是雜耕嘔血不足喩其酸辛豈特海上天台之感而已哉子美集終篇云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嗚呼以子美一生憂國悽楚而終乃委運遷化古來達人自得世之不能羈紲類如此夫翁言天台之夢之迷有不迷者也海上風浪比之牛女之橋有必不驚者也翁識廣韻高葢已幾于見定吾嘗爲同志者再言而未醒書以待知翁若知我者之人

萬里歸心促曉雞蕭嚴寒月正銜西道人久謝天台夢也學劉郎一度迷　紀夢

午女雙星隔水明一年一度尚心驚天河風浪何如海海上征人晝夜行　七夕

詩雜論

余聞有兩言初唐之套者半似貼春勝晩唐之套者半似唱櫺板初無情晩多情與其初也寧晩又曰盛唐之套者半沿初中唐之套者半開晩沿初者近淡開晩者近浮與其中也寧盛

孟東野可爲狷士也其詩嚴緊噤冽其立身其愼言其審交俱不越尺度惜其于屈子獨致訾也太史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爲兼之矣又云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其忠愛悃但可謂之慤君乎夫有識者必有先慮有先慮者必有苦言有苦言者必有危禍其于今古與亡日夜懸惻而可以自擅所長短之乎必以訾之則大小雅之章危切者甚可廢者更多矣在他人得志者猶不忍怪東野一生侘傺而輕爲此嘵嘵也豈當所遭時世君臣相惡干戈日尋憤而不急拔正而姑存主威明臣誼也至第後春風得意看花長安其諱窮者何急自鳴亦詩所謂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者也若立身愼言審交篇中屢屢蓋有大雅抑抑之遺焉

詩在品品在人李嶠作帨稱武三思忠孝詩又盛列之何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逐性終身不肯舉進士云綉段千尋帘皂隸黃金百擘賄
家臣若羞與世莊語者然吾非以爲能奇也然不猶愈于
循演格調纖靡阿軟者乎況若任華投李杜投張旭篇盧
仝月蝕竹石贈答篇直震蕩雲雷吞吸山海者哉郴曾險
竿行趙摶瘦長行記事旣奇又盡駭異不經人語吾爲之
喜不成寐恨卷盃多多也劉义雪車水柱其亦庶幾
古云文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詩詩之不貴多也如是
然有不得不多者如王建宮詞百首內朝光景外庭所不
得見者也錢起江行百首數千里山河城闕一大觀也羅
虬紅兒百首千秋風月景況幾令楊盡愈羨慕愈笑婦所

謂長歌甚動哭者也惟胡曾周曇老宿恒言卽一二猶厭
其瑣何況于多又編歷文與言當何分別言不獨聖賢垂
教卽諸子百家著書人各一揆術乃爲立言如是尚不得
比詩之精詩豈可輕爲也然自諸名家外便無足述者夫
古人首以詩爲難而今人姑勸說雷同乃稱詩易哉
風之盛也爲關雎其衰也爲栢舟夫婦之感也小雅之盛
也爲鹿鳴其衰也爲節南山太雅之盛也爲文王其衰也
爲民勞板蕩君臣之感也夫婦之感起自庭除成乎幽微
積累故名風風者入人而人不見者也君臣之感乎以堂
階暢爲法度紀綱故名雅雅者維世而世不壞者也二者

教興而要以內德茂則王治隆盛則二南中有兎罝芣苢
羔羊是夫婦之諧何嘗不合君臣衰則二雅中有艷妻白
華傾城是君臣之二亦何嘗不孫夫婦卽看唐世開元之
盛則有姚宋韓張天寶之衰則有林甫國忠詩云姚崇宋
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
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孫相公祿山宮裡養
作兒號國門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記得楊與李
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孫妃子又云子陵巴老韓休
死無復明朝諫疏來與詩所愛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凡今
之人不尚有舊一轍故自李杜後諸作家大約以華清馬

嵬起感卽人不必三百篇人而心則三百篇之苦心言則
三百篇之莊言諸家無不以兹爲第一義選不取紀事唯
陳鴻傳長恨歌來鵠記聖政序載獨詳使人念之加惕蓋
衛宏小序列子夏詩序於關雎之首意云會眞詩載亦是
意
天地間總一神氣而已明哲在上則神氣韜爲道術而功
業漠然不見在下不得志則神氣散之文章而摛辭布藻
亦足垂久遠不朽唐自天寶後用一人卽一人畔除一人
卽一人復起前孽尚蘊後焰復張海內精英盡爍爲窮燐
枯燼賢士大夫歘起收之其忠君愛國憂時悶事津泄詩

歌力欲追兩漢上之以庶幾騷雅何論魏晋乃精英散佚賢士大夫又不盡而山人遊客群起收之以奔走藩幕朝秦暮燕媮倖一朝叅養他日進身而格調促促已然淺識者喜其業易成名易都也至今連篇大冊半羅入其中以爲唐詩若是夫士大夫不得志功業而修之騷雅此世一厄也乃騷雅不競而淫爲遊士悲愁乞憐之言絶無有及古樂府曲調沉邃難工者此又詩之一大厄也至艷𧶘所易如此畏若所難如彼天地間神氣其終泊無存矣夫國朝有高楊張徐近則李何又近則高徐大有意樂府歌行第不知其騷雅之際爲何如焉

青蓮謫仙蘇州禪客並世外品然仙非蕩于仙也其半騷憤悶之氣思廓清王路恨不有跨鶴騎鯨之思禪非沉于禪也闇然泊素掃地焚香凈坐若大地山河便究在庭廡之内如云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四來釣渭濱如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晩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二公者其有意於世如何也選錄青蓮獨多蘇州亦不爲少意蓋云爾如郁宗元云石門長老身如夢旛檀成林手所種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偏蓮花爲誰用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如梁鍠云莫向嵩山去神仙多誤人不如朝魏闕天子重賢臣吾以爲名言

升沉之於古今眞烟雲萍水之感也然負才抱奇者多不免以是汨没陳杜沈宋共號名宗獨沈躍龍篇有挾正之思其初時遇佚有槩也若劉賓客再吟玄都譏笑爲浮薄其初立既崎晩路何能速洗郎子厚從司馬後東身治郡便可當一時名人韓子云窮不久通不極借使子厚爲所欲爲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當必有能辨之者盖採敢之言不啻悲歌痛哭者也士人立身寧可跬步軼選特用爲律令云

唐之以宰相名詩者張曲江其一人也燕許大有名便不如遠矣大約驅馳當世深思苦畫獨有所用之安能竭情工拙以辭賦爲君子哉嘗以爲唐世之材如用詩則李杜之博大爲阿衡元白之闊瑋爲銓宰韓昌黎之雄健爲司馬王楊盧駱之文雅爲翰林元次山孟東野之直果爲中丞皮杜之壯志爲鑒察高之老練爲理官劉文房王仲初張文昌盧玉川賈浪仙之雍容明秀爲禮臣陸龜蒙李義山之精幹爲郡國王績孟浩然之廓達爲客星他不可一槩量若江湖鳧鴈大夏丹青豈憂乏哉唐以詩取士人才乃畢湊于詩然而應制省試類反壹不及格非獨寸晷風

篇展錯不及亦人主好尚選詩衡量各有運會不可齊也
故大家名家之長應不以是騁而隰隰者雷鳴焉一時之
詘百世之伸一時之伸百世之詘蓋有以夫
小人常欲掭天下之權利最切最鉅者莫如邊功剛明人
主除奸汰蠹無所不遂而小人恐不足奉奔走勢必以邊
境安危恫疑虛喝移人主坐朝問道之心爲聚財強兵之
計而忠言弼士不得關其口小人獨以小利取榮進以大
禍竊威福小人乃慆然滿志而人主安受其斂以是志士
深憂多好作爲塞上歌行以抒憤懣憤懣之小者乃在將
帥不恤士卒而使夫婦流亡橫起災冤憤懣之大者乃在

將相善交貴要而使內外隔隔立成崩解蓋有識其大者
有識其小者先事而憂爲識之大李杜是也見形而撫爲
識之小則元白以下諸家是也他有一二抒洩不平以爲
邊人之悵恨不抵掌伊吾各思効一切功名而不知其根
抵乃如是選于是類錄極多亦極足動人漢武宋神並坐
是病
房陵復祚宇宙間大華除也其時梁公畢誠五王戮力作
者恨不何如贊揚靈武授受亦宇宙間大華除也其時長
源握籌郭李扶翊作者亦恨不何如贊揚乃房陵事詩歌
絕少豈大內謀猷外莫聞知耶靈武之興流兵馬及八公

篇外不甚紀述豈倉卒之經營無從搞撰耶維淮蔡之捷
韓栁二公各爲碑銘歌頌而文章幾續常武江漢之盛豈
有盛美而不獲其人與有其人而不窺中禁不涉冂遠無
從親其盛美乃皆不可與製作耶夫詩難而贊美登歌尤
難乃贊美諸列朝功德前者既齷齪不足道其名能者反
出之羽客衲流及豎儒僞職之徒益難言之矣以是自韓
栁外棄不錄錄其莊整如呂溫二十二人贊皮日休七愛
杜甫八哀諸篇亦頌夕桓意也
古云登高能賦謂之大夫唐時遠遊詩人往往以此自命
即人稱詩人者亦以此命之如云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

不多交不深一時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如云澤
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
功成萬骨枯兩絕令人利名心都盡即不必其素工詩亦
不必其他詩工也即數言遂成千古之感足稱立言
蜀道難是明皇將幸蜀之兆胡無人是祿山將速滅之兆
兩皆青蓮平日作也人也非天也聞者駭之故傳來說多
異詞如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
青傳者以爲神授想功名分會之際疑有然者天與人參
焉如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女遠來應有
意好收吾骨瘴江邊當時宜有是[illegible]詩者亦寔有是幾天

也非人也當危難之際不挫不奪此昌黎所以爲昌黎歟
歐陽詩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此等正不知
何來也然亦明著之册不諱當有深義
杜云胡虜何嘗盛干戈不肯休閭閻還小子談笑覓封侯
余嘗讀而悲之古來匈奴如中行翁侯輩賈傅直欲縛之
笞之此眞非難也獨唐自安史亂含元殿所列跪五六百
人穿可誅盡非散之四方斗佐使即潛入京師工細作如
朱泚姚令言之亂可覘也廟堂倘有采詩即諸家歌行誰
在無此意故云莫道詞人無胆氣臨行將贈繞朝鞭余贈
更有味其言古來著作多紀世事然有文字所不能盡而

必假之詩故詩一二言便連篇大東之所不能悉而令人
宛如在者也而論詩者支言杜述時事何不以文而以詩
可爲不知詩已杜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數百年講
解紛紛王夜託夢告之文人詩之奥也如此
崔顥賈至岑參李頎王昌齡盛唐之所謂傑然者也吾以
爲佻而不情錢起盧綸溫廷筠中唐之所謂傑然者也吾
以爲懦而多炫劉滄許渾李洞晩唐之所謂傑然者也吾
以爲浮而少幹是諸家者吾姑欲其醇而汰其漓可也其
下者又勿論已夫有華有寔有奇有正有約有放有闔有
辟諸大家具善者既已列之左盖斌斌不勝贊爲語

曰世無白狐而有白裘所求于所[illegible]微也吾欲以詩之石
之才又欲以選盡才人之情而豈敢謂才人之情遂盡于
此
夫古有朴言之而愈文有長言之亹亹而愈覺蓄無盡者
焦仲卿妻之詩是也蕊人情物狀欸欸不厭天籟之發人
爲奪巧古人所以有一唱三嘆之感太羹玄酒之思也如
唐人云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
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如云横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
海雲生郎今欲度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如云只恐偬
偬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如云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

傳語報平安眞倉卒出之而積日精思所不能到者乃知
能言之妙矣其一衍之而爲子美之北征一衍之而爲樂
天之琵琶行又一衍之而爲元微之之感夢繁簡不同天
籟良合又如一衍之再衍之而爲韋元甫之木蘭歌語氣
直類漢人言而古有以爲六朝遺者至如十九首古詩傳
者以爲枚乘諸人所爲而又有以爲魏晋者想質言之至
乃成眞文彼此恨不各攘之以名而然
唐之以謨略功勲稱大人者李鄴侯裴晋公也其詩不甚
槩見鄴侯和聖製云俯臨秦山川高會漢公卿未追赤松
子且泛黄菊英晋公自贊云爾胡爲將爾胡爲將一片靈

升心難像其片言之遺足師百世者也詩無可述而功勳蓋代爲人慕述者如皮日休贊房杜二公云脫身抛亂世杖策歸明主縱橫幄中筴左右天下務骯髒無敵才磊落不世遇又云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如贊李太尉晟云一戰收王畿一叱散妖氛如呂溫贊狄梁公云妖虹橫天鳴牝專晨獨立大道指南生人又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臨終指麾皇業再基運起身後功成不知如杜云成王公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哀李司徒云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如白樂天贈裴晉公云爾後

多少時四朝二十年賊骨化爲土賊壘犂爲田王仲初亦贈云還携堂印向并州將相兼權是武侯時難獨當天下事功成却進手中籌又云遥知寒雁從今好直得漁陽以北愁其豐功偉烈足震百世者也如杜贈狄云大賢之後竟凌遲浩蕩古今同一體又云太宗社稷一朝新漢宮威儀重昭洗特危始識不世材誰謂荼苦甘如薺女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爲飄泊岷漢間干謁王矦頻歷詆如趙嘏悼令公宅云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其追思功烈足慟百世者也郎功業無可紀其退身養潛衡門泗水如東

野弔魯山云天地蹇既甚魯山道莫申天地氣不足魯山貧更甚始知補元化竟須得賢人又云萬物飽爲飽萬人懷爲懷如元次山說風雅不作幾及千年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以流易爲辭不知喪于雅正沈千運獨挺流俗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張籍弔云居辭天子書放意任體躬一生不自力家與逆旅同如顏萱弔張祜云書齋已換當時主詩壁空題故友名陸龜蒙亦弔云一代交游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其高節素心有足慟百世者也

呂溫顧況非以詩名者也而詩寔工況五言擬古有則溫頌美戒來有思獨孤及韓翃素以工詩名者也而實不能

詩及摭拾事實也近乎老宿韓恣詞華侈也勝乎俠少夫名能詩而實不能詩者不可勝數也不名能詩而實工詩者不可勝數也

山川非能域人也以隨之僻陋也而劉隨州以名以柳之險遠也而柳柳州以名以湓陽之苦惡也而白江州以名人實有足爲重者也想其鍾情淳發山川清映一人之精神在即千百年之精神在也如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大江流今古常然而實能道之者青蓮也如云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渡玉門關王

閱今古常然而實能道之者之渙也如云謫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大都秋鴈少只是夜猿多如云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如云雲開汶水孤帆遠路遶梁山疋馬遲夫閩蜀齊魯今古常然而能道之者達夫也如云迢遞泰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時平借問路傍名利客無如此地學長生夫咸陽今古常然而實能道之者崔灝也如云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夫三晉今古常然而實能道之者崔署也如云天長地濶嶺頭分去國憂家見白

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鴈幾群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夫嶺粤今古常然而獨能道之者佺期也真可喜可愕可悕可吟而已不知其然千百年亦不知其所以然者精神在也如云華夷山不斷吳蜀水常通一言而能道盡寰中者子美也至如孟云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盈衿如云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其曠視寰中景況古今稱孟襄陽豈浪得名

如睢陽云虜騎附城陰迢遞試一臨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遥聞鐘磬音夫當矢刃倥偬時頃刻不保而雅歌稱詩嗚呼何其暇也如表聖華夏云日炙旱雲裂迸爲千道血天地沸一鑊竟自烹妖孽堯舜遇災變災變還中輟何事奸邪輿古來難撲滅夫當三徵歷聘時乃獨潛土室哭前烈旦旦不妄亢嗚呼何其亟也古之君子有大節終始殆非偶然其精神浮泄聲詩震盪今古也如是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此可爲善言定者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江

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可謂善言動者也知定卽展舒自如凡足行皆錯也知動卽筵席常通凡眼視皆昏也君子於斯可以聞道

吾嘗與人論峨嵋高几何人曰峨嵋有何高脚踏寔地一步行一步去自然到有何高吾服之謂之知峨嵋今概唐詩論唐人各自爲詩耳而或險或夷或喜或悲或嘆或戚或弔或思任當人遭遇各寫卽千百年籌躇所不到之處臂抑所不能堪之情而宛然在目恍有生色如云馮高何恨意無復侍臣知知之且不得況從而摹寫之乎如云傷心欲問前朝事唯見江流去不回今以後人論唐毋乃欲

問之江流乎又云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東風草綠其自有生生不可歇者乎吾于是乃知唐人詩云咏明妃者多人傷公主和親外夷也咏銅雀者多人嗤男子死婦人手也咏湘妃咏巫山者多人悲馬嵬事也咏秋胡桑休者多人思節烈男知不如也咏臺城者多人以近代丧亡戒也咏綠珠者多人笑蘇佞也咏董逃行者多人恨權臣逼主也咏小山者多人忿藩室生心也咏寒食者多人傷舊勞也君子無謂唐人浮艶無諷諫之忠也又曰

凡有一代之史不論歷年多少即天下古今事體必各極其變凡有一家之書成名家者不特簡冊繁簡即天下古

今義理必各盡變況有唐三百年之詩盡天下才人學士進取必出此途天下古今事體理義即言各有致致不可窮人各有思思不可量寧不各盡其美

時平則好貨逸遊而聲色之外無他事如所謂四月帶花移芍藥者也禍至則抱頭鼠竄而家室之外無他娛如所謂不知何語可問天者也得志則一意自行而不顧旁人之閒論是非如所謂日宴下彤閣者也失志則獨居無聊而不堪門前之賓客冷落如所謂樂聖且啣杯者也安危榮辱曲盡情態唯詩中最真實晉韓起聘鄭令七卿各賦詩而能備識人之低昂終始其以是夫大賦古猶然何況

門爲

[illegible]丘題云寺門山外入石壁地中開最善狀景又僧云無[illegible]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余以冊藩往江右過上饒入武夷歸虎丘而後知所爲青山行欲盡者果善狀也兩詩業爲世選迫閱類死中竟無有死二百卷類之者又吳松人熟遊地而遺佚至此因知世所謂狀山川者不過什之一二而能窮山川深奧知狀善否如何更百不二三耳夫詩原以功流教化淘汰性靈故無事徒傳也風雅如歩水肥泉不踰一境崧高梁山不出其方夫欲按譜踪跡以贊形勝此影响之談所謂無其本矣焉欲文之者也

如青蓮云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直是江氣全籠到江乃見山影如東坡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無一同山體團圝他山別無此狀盖有一友過廬山親請我看而後知此等景非套言山者可託

予前言凡書無不備古今事變概唐詩未有及宦侍者豈若輩不知文不足與詩耶乃懲誡無有及者想其氣勢雄強豪不敢一出聲也當肅代以後無代不受其把持尋至亡唐崔昌遐以父授杭中秘乃盡殲之此豈復有輕脫將軍踏虎口者耶予又思青蓮清平調既受明皇知貴妃絕喜愛清風朗月[illegible][illegible]吟咏使非力士譖貴妃愈加之[illegible]

垂則青蓮便當為嬖倖一人縱有纛譛之患當時後世豈
相白者然則夜郎一放其起名于青蓮者實多況恐有萬
萬力士者耶詩紀事乃類花中無宦寺例獨力士有一詩
豈為闇明皇崩便哀慟不食姑存之耶其味齋云兩京一
斤買五溪人不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曾不改蓋自喻亦應
悔平生夷夏之不分也西山大學衍義痛誠宦寺事丘濬
行多卷正值王振亂乃不敢及宦寺終以此取相位識者
鄙之

吾嘗聞之云友道與臣道最關如六月北伐而末云張仲
孝友娀方則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入覲則云顯父餞之

清酒百壺決不令有喻訿噂沓鬼域反側之禍其間也武
韋之朝仳仳蔌蔌冀害公者業已刊忘竟唐之世名能好
士成大事者如贈晉公云不用前騶威鳥獸祇將後乘託
詩人所謂將相同德以訖天誅者其丰采絕少唐主云欲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可謂深懲痛極之言陸敬輿
不肯為諸鎮作碑文卽一靴不受有詔強之終不受昌黎
作碑田弘正委心朝廷其文可續魯頌閟宮為一代率者
也卽鎮如公武功如曹王臯昌黎慨為碑誌者亦不數數
見第其文多而韻言少云

昔人謂詩非關理者也而自聖門來學庸孝經家語無在
不本詩王唐名顧門乃談道術者卽大家曾不及以為攄
拾腐爛所云追本風雅其言左矣余獨以為風雅終不下
嗚呼道不足而以德德不足而以行行不足而以事事不
足而以言言而稱之以道則恥矣然而未嘗不于是寄徑
又況有其言者盡非徒言類也如張蘊古之大寶箴韓之
五箴柳之三箴姚之五戒皮之六箴以之束身趨軌良是
裨益何止以言以事以行足稱吾蓋恨書紳晩也若尋是
引之津梁終浩浩在

詩家山林詩多宜在高山遠水之間而不合歌之廟堂乃
浪仙詩更宜在幽居閉戶之中而不合吟之壇坫謂其詩

格最狹矣然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
有不平事亦志士之思也其不慍于人也直如數息樹邊
身數年而成一句豈易解會且又嵌多方外錄之故少寔
則中晩之錚錚者也

記曰詩之失愚譬見僄利巧之人易儇薄儇薄者視人得
失不關痛癢焉翻覆便不可當而溫柔敦厚之意何來故
夫宜愚不愚其為溫柔敦厚也善有所以自將而郁于利
巧倍矣吾獨于子美見之其言曰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
拙矣則于昌黎見之曰規模背時利文字趣天巧又曰古
心雖自鞕世路終難拗究轉熱腸倍苦若世所傳觀流賞

飛英嬋嫜寔則得失無關者盡傀薄徒也即不愚何貴
吾前詘王儲二人以僞職寃竟思之詩品良悞人夫素間
十畝之章義以園桃伐檀激發衡門泌水之適志不恐以
宛蕩株林塵汚身在遠而心邇人間此詩之言志所以關
百代興起也若二人何爲者即自託禪玄以老夫二氏皆
深心若行自潔雪者也若王之超超禪境百千言尚不如
儲自責二章能而況重列大官恬不知愧之顏面哉水白
鏡花追尋何地所謂大賊者終身不解紐乃世之學王者
歟

詩序 巳巳五月廿四日

二雅自六月迄常武幾徧天下方域唯宣王能以全天下
還之文武而夫子刪詩因以全天下歸之宣王也至黍離
係王風而天下分屬列國各自爲列國天下與王渙不相
屬然其詩曰西方美人曰王子興師曰誰將西歸又曰四
國有王其不忘王室如是夫始關雎志文武終豳志成王
周公終始還之王以天下也即紀諸風非爲紀諸國得失
爲紀王室興衰也故太史曰周宣中興盡復小雅所謂王
者之迹非是無徵也詩獨唐爲盛即是以徵興衰最爲明
迹然所選乃畧中眉以前詳玄肅代德憲以後此風雅敘
詩意也史氏曰周道微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
鹿鳴刺焉凡所幾者乃後人追憶疇曩明盛而爲之贊述
非盡當時人贊述也然史又云盡復小雅不及大雅何也
夫小雅鹿鳴迄菁莪盡追憶疇曩者也大雅卷阿以前多
係周公召公所自作宣雖中興比之成康懸已不可云復
也至黍離之降即欲比厲幽之變雅不可得已大雅之終
曰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
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終始欲還之王以天下也列國諸
風盡黍離以降時也夫今所選者盡玄憲以後才人也想
玄宗治而精明一振其身遂自爲衰肅代德遞治亦遞爲

衰憲宗治而精明復振其後遂終爲衰如李杜則方治憂亂者也如元白以後皆飽經亂而渴追治大都追憶噫衰而爲贊述者也如韓之聖德詩柳之平淮雅彷彿周召所自作絕少于此見盛朝之難遇而作者之多憂患苦思已頌止成康魯頌周公而商頌止武丁終始乎王者也唐樂章往往述漢魏以前及唐初非歟夫三百之錄專以傷衰周而唐之選反以鳴盛唐可哉夫詩聲也盡角不聲蓋元氣之散也宮之主爲濁者不易入人而商角以下漸清則漸動人亦感之極不可返然也昌黎云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心思愁其心腸以自鳴其不幸耶

胡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夫欲長有和鳴于周之世不可得何况後代選首感遇風之遺也繼紀述雅之遺也紀述有上下大小雅之遺也終贊美頌之遺也感遇自爲一身若諸風自爲一國紀述之爲朝廷若雅之爲天下也風雅之贊美兼通乎下頌之贊美專歸乎上者也郊登廟歌房闥宣教明廷諷議金石謨烈私居譔著友朋講好志意非殊格調迥異總以三者爲類又總以人爲序以世爲次不復他分別君子于是見唐之有三百篇矣太史公曰亦各度世之樂豈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夫以玄憲之天下陶鑄之則才人爲玄憲時之詩人以諸王之天下陶鑄之則才人爲諸王時之詩人况當諸王時而有力追玄憲當玄憲時而有力追古不甘爲玄憲時者真天之默握于人心而不令江河日奔日下風所以永懷王室雅頌所以追述廢興也無異與余所矻矻選意不在茲乎意不在茲乎無異世家子一生博洽晚益悵悷珪璧其身其明[illegible]大義可與論古如是選凡數歲成總三類各若干篇合若干卷

於長歌惟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好也世觀者將病我不貴彼之華悅而貴此之黯淡也予益安吾初服而不以易焉

兩王集

吾向計選兩家文爲抄數不就一日欲果成之期以數月夜忽夢牆上之樹黃葉翩翩覺而曰嘻何吾衰也旦覗之則牆外枝也是夜復有自稱樹神者曰是兆也爲欲選兩家文耳是兩家者不衷不肅不幽不遠無異離披朽木其根亡矣方夏而枯寧可復遂余未醒因反覆告予之前選刻于世嗜遠矣今何復理之爲余終未已起取昌黎琴操讀之其殘形槁爲曾子夢不見狸首作也遂慨然而歎曰是曾之道有進乎光明而發于知止後者也夫狸之無首妖豔亡也身之孔明內德茂也丞咸上天還于性也夫狸華悅芬靡盡狸也況兩家之逐逐其甚哉因思牆外之枝非吾類也明者所欲亟棄也彼既黃落則此之觀進矣復何嗅于腐僊而薦之爲華筵之得大過之願曰周南召南聖人所在德義流行民悅以喜是顯乎本根者之言也蓋知樹神之言信遐委諸架不復閱兩家者太倉兩王公也一存其泰交疏十七揭一存其山西湖廣兩錄中十策世事八策錦衣志他文不及焉

選詩序巳巳五月廿三日

詩所謂興觀羣怨者要以事父事君而餘乃及多識若後世人言詩專以多識先而君父則缺矣卽于興觀羣怨㳂流觴着竹林諸賢不可興者也其興者清言寄傲逃禍之文也建安才人不可羣者也其羣者飛文馳議私門之植也胡笳獨造不可哀者也其哀者偷生忘義胡婦之音也六朝綺靡不可觀者也其觀者哇靡沿習優曲之觴也是于君父大義直毀垣揖盜不已而又何裨流教化之爲是道也太宗既弗蒐之正之高中益煽而揚之子昂名爲復古一振乃振于調格非振于義理也爲周作賦甚巳古今

所宗獨李杜人第知才高百代衣被詞人而不知其君父大義焯知也子美一飯不忘君人猶知之而太白以詩爲諫烏棲曲清平調蘇臺越中作其所謂咏歌之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者也自是繼起者無不以宗大約一身之窮通其關涉其興味猶淺耳而世道之衰離厄會追古悼今者波瀾橫于江漢節槪挺于峰劍聲韻凄于金石點綴窮于纖錯此不蹈彼今不借前皆要于極態而止焉非是道也不在其選夫千古此君父則千古此義理若激之弗動便如無孔之錐安用碓之況有邈焉朋越不邮宗周又烏取夫嘽音曼啄者也葢自武韋之朝大泄越之而諸季益陵夷卽如維如光曦才美者尚拓落不齒非傑者不能自拔巳嘗以四種束裁之如太白歌曲七言古風有迫狹一世之心是之爲可興樂天新樂府極鋪陳百年之變是之爲可觀子美北征秋興收京歷艱難而無譏誹是之謂可怨太白宮中行樂詞閨情詩寫深至而無豔泆是之爲可羣諸類是者若谷藏山峙不可量也第爲之舉其凡又嘗以人格束裁之曲江昌黎東野次山達夫襄陽大義爲可興隨州賓客柳州浪仙玉川淸聲爲可怨嬰美㦤之義山仲初文昌樊川鋪陳爲可觀其可羣者集中多有之卽諸類是者亦明珠翠羽間雜不可域也第爲

之舉其凡他一二篇見奇見錄者不可窮也所謂海錯山珍適口而止其凡無可舉焉北海睢陽魯公表聖大節肩一代人綸恨不多見其詩也夫論詩之作多識本與觀羣怨資也視其名便深維其性情與品類而比興隨生作者所寂用力也楚騷極命椒蘭桂芷虯螭鸞皇比興要念念在君國而無他之故爲風雅之遺若諸家從風雅起義不第以楚騷起格自李杜而外則昌黎次山今未見也諸家故未有楚騷之才而未嘗不有楚騷之心其聲列其志絜其致雅其思沉並彬彬善用多識之資于君父間者大多楚騷流派無治世之風昌黎所謂和平之音淡泊愁思之

讀陽明先生奏疏

象山云賈太傅是就事上説仁義陸宣公是就仁義上説事足知治術道術原無兩也更諭不得就事説爲粗就仁義説爲精陽明先生奏疏征藩撫蠻都從事體上説並不曾虛空説道理然所遇敵者處處皆靡所以待敵者着着俱先人言先生少禀異姿長遇異人俱如世外恍惚神物仙靈出恒情萬不可窺測外不知自數年居夷猛拋生死日夜與鬼魅爲鄰艮知一洞卽世事變幻一燭之以眞情感都飛悉御之以實故能所向有成功平藩疏閙變卽出身犯難扼之江上數日指而窮寇在手雖軍旅中與友朋講學不輟正安石之御苻堅笑談卽定者也至平猺島諸蠻諸疏至誠惻怛要在寧民永久不在取勝一時一巨魁殲而八寨定至諸府省會俱定比武侯之征南蠻事半功倍至今讀其書如當日親見其行事又如覩面領其欬音種種仁義深心于事體上無不爽然恰當者也而先生學術實從象山先立乎大得之後乃以朱陸無異同爲定論如日月行途昔以爲縱觀先生諸講學書曾不如熟讀奏疏堂編開發多矣先余錄三先生各有文數篇若語錄數十章友人計以爲三先生講學何嘗不人人知不如各單提出一端覺能新人意槪長人知急使初而駭忽而醒又久而誦習不厭各烺然有得不媿通儒也吾深以爲知言適金沙有甥于羨鍾以少年志學古見余選忻然嚮慕欲梓之行乃立付之以行

晉陵孫慎行著　門人胡爾愷較　男士元編

闈中記

癸丑入闈余訪舊例皆曰貢舉無他事第卷入時爲批總數而已余以爲塲中百事皆貢舉萬一有差謬寧可諉諸司而曰吾不聞乃八日簾內將出題舊有考官貼廻避例晨起手本入討矣至酉欲閉閘余爲之索對無有再索之政府復作左右問狀無有余言他日有責誰擔竟對立久之侍御以爲日暮且閉閘恐妨出題余以爲廻避是大節目萬一不肯明言卽吾輩對立至天明責不在我因言可

于手本內各親寫一有無字方可政府是時尚未見手本因倉皇索隨寫而首卽有大學士族人某合當廻避次復有二人衆大驚且云江陵時以親子得第至今醜之今乃以族人倖免我輩何以爲人塲中一聲大噪皆謂是然余實芒不知有政府族人也居數日吏人又見余徧行各所有門必封鎖有竇必塞查卷索縷縷乃各爲叉手無聊狀曰往固不如是余曰既任此責誰諉校對益嚴進諸士子夜巡綽侍令四所官往來叫呼不許私出入貢舉房與士子舍相近房有一小門距不數尺內有厨房卽堆書滿屋人不及見也房鎖鑰皆不可牢有甬巷通號舍中夜往來絕無人呼而諸監臨者又以爲貢舉尊無可稽防也余因封小門絕不開外甬巷則進士子夜令一甲科官守餘房亦加封鎖不令一人出吏益愁眉怏怏侍御余公乃另設法編號四司官親手塡記隨挈隨塡面彌封號簿則余公篋藏之不令一人見也往闈內簾主考有預知卷姓名者外乃將號簿特繳進名爲封識而後竟不問卽拆對無從禁自余公親編寫親藏不惟吏書無權內簾亦茫無知矣往時編號吏輒知某人姓名隨或私記卷上闈中內外一短墻可跳出入卽在某房某房若列眉數也每一奸吏作首合用銀千餘名曰鋪塲力能使內外號事人無不效命

者倘卷分後卽某看某卷便卽時知或于塲外先糾富家子數十百人爲打點關節數十百人豈無數人中者一有之便可索償或數千或萬毫不關考官也其法第先泄某房看卷爲信耳先初十日余見大門旁有兩小洞名小龍門曰是不時欲送卷進余以爲卷一二千方進卽時有零星可不送卽欲送故不妨叩闈門也因自進看兩小洞有門無鎖鑰僅封條一而已是則內外消息出入便時時有通且闈外門縫都有三寸許自至公堂一出外垣僅數尺闈中與外人不啻通衢也余因悉取鐵釘釘之居數日而匠手以匙竊藏草中矣往時每進供給仮食諸物器極多

[illegible]開數日後即有五色紙記號賠帖器[illegible]
[illegible]因爲奸矣余令每進時外人未盡內人不許出內人一
[illegible]外人不許混入凡物物底皆特仰令衆看余閒一自看
[illegible]外遂隔不得一通計惟有鑰匙可私開見余索急特草
[illegible]檢出其物乃推人雜實不知盡京人之明攫如是因責
[illegible]去後十數日聞西高垣舊有塞門竟撤去房考合後外
垣且穴一大洞矣侍御部司與余俱大駭然吏人以爲偷
采錄者所掘也無誰何衆亦漫應而已蓋不得之彼而穴
之此勢固宜然然余亦以是知場中上下之情態也余每
日兩進供給必嚴檢看卷一萬七千餘印記明有二卷前

後卷錯者凡三帖堂中令吏挨取後出闈月餘有一人來
言卷錯即所三帖名者也余公爲余言往時多有三四十
卷無下落士子含冤去矣方壬子冬余爲兩考官被言發
憤曰國家制科每省俱京朝官幾十一利總計各省直之
以試蒙劾者不及十人而非畿十一科中其倖免者兩科
耳雖輕重不同遑遑及于吏議豈各省直皆賢而非畿獨
多不肖耶是不可解也已而思之或以縉紳鱗集諸士子
喧嘩口語易騰故及至闈中見內外澗界如此而諸奸人
縱恣出入如彼乃知謗議之起非盡繇考官蓋吏書舞弊
外場不嚴之過也[illegible]以[illegible]考官須慎曾不知外場政

奸事朋興即有奸修之人幾無以自白余曾與政府再四
言政府爲一首肯舊例閣中入闈俱以次輔是時獨有政
府耳臺省以稟擬爲言後有　旨即送入闈中稟物七日
諸臣纔入有本從中出校尉二人即闖入內臣高吽堂上
衆倉皇駭甚侍御公憂之余曰每常見持本皆小內相不
足禮也少頃復校尉二人闖入疾呼曰
皇上令趕本回竟欲持去余令人持不肯中舍難之余曰
本未入闈即朝中事既入闈即闈中事纔下本而攘攘如
此後將何以施關防即有罪過余請承當政府從內言此
常事可與去余咲云即欲取本可令內相先出至場門外

已內相出余令人即押四校尉出中堂又言余乃令閣官
持出自後內相校尉俱不許一人闌入明晨天纔明又添
數本一封並非一封來拆開總循套了事本余與侍御曰
皇上中悔追回寧有之耶自是乃日一送本閣官持進迄
以不譁每內發本入余與侍御俱當堂拆開恐夾帶政府
不嫌也四月中余以署院印出謁政府色動曰前真病耶
余因緣政府佯諾不肯信三月終家居傳易義若干篇間
有從前爽過爲改定者人言政府方銜文而子顧盡心貢
舉政府崇題廷試而子顧杜門傳易何也余笑不答

往二十年以前群臣百姓無不以長幼有序　國家當定
儲爲憂甚且被謫幾滿海內今　東宮冊立文名分大定
萬無虞而群臣百姓尚皇皇不免憂者何也往古所爲危
疑者止樣　太子今諸　皇孫奕奕矣　明旨不啻三五
申然終不能涣天下之疑而　福王之國之請舌敝唇乾
如不終日者此其故未易知也其家居數年與世事潤然
及之國事即衆無不色動者又邸報中當　皇上偶違和
群情倉皇中有一旨云　福王府第一成即遣與之國余
見之心詫蓋有自京歸者以爲此　旨是政府大擔當大
爵壽又歷歷道京師危疑狀云將以兵備宮城云政府曾
向大司馬告急大司馬不甚應援最失衆心壬子夏來京
見河中大舟不肯前以之國廣索舟也抵灣則有馬快船
數百皆以待之國故有民船來者欲私攬載得一差遣輒
若游魚脫鈎九月初入都謁政府葉公公余師也私揩眉
以爲天下第一根本事冬暮坊中傳上公本余曾一起草
毫不敢激語癸丑春兵部以快船集須糧且請行期　旨
忽云明春之國船且盡散回于時都中臣庶一震坊中傳
上公本者再矣四月禮部缺官余署篆催請幾一月下道
臣蓋有以疏責望者所言三事一楚藩次庚戌會議三代

藩未嘗及之國余嘗私叩之人人言何可急拜命後尋有
疏陳梗概首郊廟次　皇太子皇長孫講學次　福王之
國　瑞王婚冠而終以前三事余又私盟之心曰楚藩若
會議如人客症勢雖風火然善治或輒已至不講學不分
封如人本症平居疲癃似不必深居然不治者猶憂在性
命余將先本後客先其難而後其易余又思人言三事如
楚藩庚戌乃客中之客代藩廢長立幼大無名分尚客中
本症兩年間群臣紛紛執爭以爲與國本事體絕相類余
乃慨發憤是當在我曾謁政府以爲講學則官僚夾輔而
羽翼之勢成之國則猜嫌潛消而強幹之形固代藩正則
匹奪罪明而窺竊之源絕三事脈絡貫一事也政府以爲
之國最急講學次之代藩又次之又云自後閣及部經年
料理當以茲首務余再上疏請之國不報無何王曰乾告
變之事起矣時七月七日也言大不韙無端倪然中外惴
惴政府集九卿會私第共議所以處其言父子兄弟間絕
稍有兩三揭欲善處之尋得　俞旨再皆言名分已定絕
無可疑明春之國決不再遲聞者色喜然自是每會政府
未嘗不憂其所憂隱切外不聞知且言不再遲未可恃余
先是以講學封婚等請疏幾十上無報余發憤皆諸司屈
指涖任百日餘無一言效當拂袖歸矣所以得之國　旨

乃勉日夜拮据并理諸務然明春日期故有未定政府云但患不耳不妨日期遲也時相與共集者大司馬王公少司徒李公皆與知之國事者計舟船之集遠在江南數千里外即秋初急徵冬乃得赴長安東早嵩一欲行無舟豈不坐誤王公慨然因討請 旨不即得[illegible]余云一面上本一面移文敝部凢之國事盡如是[illegible]而再不果當奈何云論戲舉為天下笑即何[illegible]豈不更可閔民情寧可再動余乃請以身任若再不行是 旨不信于天下也 旨不信害豈特在之國而已吾輩只有以死請寧可姑俟且是皆政府商量過的王公遂慷慨有相敢意矣因行文陸地急報一月半有回文舟悉具政府一日云萬事易具只舟船 旨不下奈何余因速王公催舟事政府愕然余云前嘗與師說過是在兵部故急與討耳越三日 旨乃下時所大憂者乃在贍養田土欲得四萬項蓋四月中 旨也先是 潞王田土故四萬項然所徵僅每畝一分共銀四萬餘兩又行特止一千七百餘項後請景府絶基又請搜他府餘地乃成四萬今 福王即萬二千項乃大費數年括取山東河南湖廣三省子無餘矣又所每畝三分共得銀四萬餘兩視 潞王府龎方四萬項一旨下人以為不欲之國耳故設是難[illegible]天下也余

前疏請之國言不當多求田甚力是大非法制亦非所以立國人以為子兗禮只請期耳田多少可勿問也余以為田不給則期不定若不爭田而徒請期猶無請也且田必不可給其將已諸辟如為人作媒兩家期未定爭財利多寡為媒者將尤耳置之而漫以為必請女行乎誰不嗤笑之者李公業有疏爭矣余嘗過諸途以是請且謝不宜侵職李公曰班爵祿等給貴部事也言固當余以為言有無是司農事言是非是禮曹事不妨共贊可也政府云田事了則期易得矣余以為欲俟田了是終無時行也政府太息曰姑徐徐俟八月中余以條陳便宜十款上揷入代藩再上乃得 旨依擬行公府人在余前俱私張手指王府云沒帳了而聞諸長安無端謠集者稍稍去矣僞立之切尚欲改正即正立之長何從搖凡是余所謂脉絡之一者也九月十六日余乃請吉期如 潞王故事部班官魯文彥忽來言適司禮監有七內相喚共去云某公在上前直宿不胃來昨 皇上見請期本大怒以為禮部官數落我數遍我為一福王敢討他罵余云曉得了彥云何以去回覆余云憑你如是者數答如初因立起草上語加切越三日為念二有効勞官傳云適司禮監司房致聲禮部皇上見昨本大喜道本甚好俟欽天監[illegible]二三日便可擇吉

期來是本中有云容臣行欽天監擇吉徑自題請益潞王
時禮臣語也余心乃大喜以爲　聖天子英明如是復何
憂前者大內相六七人面語後好旨乃一司房傳語其光
景殊不可曉且皆細人往來無從質証或誘余上吉而大
謔之不可知至十月初一日頒曆大會閣中衆退官坊集
者共余五人政府云擇吉事奈何余述前語政府云余亦
聞之　皇上數日來聞甚喜然擇吉事大終須得一　旨
下乃可且不得　旨卽吉雖上無益也因言明春之國定
三月且于衆前矢心以誓可保無他余云師言社稷之福
也然徑擇本已上中止無乃不恭云必需二三日便有處

分若初四無旨擇吉上可也初二晡時有旨下責余煩請
余尋疏義在守官卽煩請不敢辭越數日又有旨責余瀆
擾余又疏雖瀆擾獲罪無所逃避時外傳藉藉傳福王求
卽行將以四十三年春爲　皇太后慶七旬誕余弗肯信
一日謁政府輒云未果也余爲之錯愕政府曰可奈何余
曰前明春之國　旨不止十數下矣忽一日欲更無論諸
他嫌疑卽國家所保者信此事業中道而尚不能必萬一
有他事　皇上欲令天下天下其誰承之且　皇上不可
保如是萬一有他非令吾輩又將何以諍之恐明春朝不
出都門卽夕將大亂政府云吾只去以謝耳余云師言何

若是變明春決之國衆既悉耳之矣師尚不能必之
皇上更有誰可得之　皇上且無論師荷國家作養三十
餘年受　皇上肱股重託者七八年一旦有事無可言去
卽以行忝在卿列分封又係職掌業承　明旨諄諄如此
而竟中格不能使之必果何顏歸入里門幷見平生知友
耶居常語人以當官須盡職草木尚能酬造化今事至此
不奮力竭爭眞草木不如耳一朝有事一朝臣子做做不
得卽言去行尚不忍爲何況師直當血濺金堦與　皇上
必囬耳卽師當與行共盡去不得也政府云吾亦抵死爭
然爭術奈何余云首當合通朝上疏疏不得則繼以伏闕

諸臣伏闕不得則須閣中共伏如是則　皇上必可囬也
萬一不可則主持在師職掌在行唯余兩人併命不問他
已政府云吾亦當共伏闕余出而因對王公述前語王公
愕然頃聞消息無行意且述爲　皇太后慶賀事曰虛實
不可知余因奮泣曰果若是則壞矣以　聖天子十數傳
之　明旨千百言痛諭之苦心一旦成虛則海內人情誰
不洶洶毋惟褻之疑慮滿腹塞胸不可解也行最疎逖微
踪然職掌無可辭明公世受國厚恩剔歷中外位崇師保
一旦有事如此統率百僚批鱗伏闕非公之任而誰任王
公涕泗唏噓曰苟有屬敢不從事余曰公爲倡行爲和可

也公自是乃數顧余六月中四至每日午來多至夜半余
多述留難未可保意然要以抵死盡力不敢不先因言
伏闕事不可以煩政府余曰壞矣　皇上所倚庇者獨政
府吾輩言草芥耳萬一吾輩一伏闕再伏闕付之漠不應
而尋以温言解勸政府政府縱揭帖日上亦聊且報之吾
輩更有何術能干宸聽即吾輩義奮死不顧然須竭力措
爲之至不可奈何而後死方無所悔不然其忍令世事做
敗不可收拾乎王公曰伏闕不從將安出公將遂解冠去
乎余曰不可從今至明春尚有六月餘每以十日約一伏
闕直至明春三月三十日諸臣解冠余爲禮部者獨殿廷

死耳王公壯之因曰吾亦決不做第三人又曰從此伏闕
若無報答輒捐他事不治即六部事亦皆不治　皇上神
明見群臣如此應有動決不爽言也相與出指以信後會
少司馬魏公述如前魏公亦首肯然云外間傳言決不果
也何不顧如是余曰萬萬必行者也　皇上以寵愛盛年
尚不惜以册立從天下臣工請又不惜以覃恩事加　皇
長孫今幾丈矣何苦而不一斷魏公大笑謂須共勉之政
府習云　皇上邇年來詔旨何嘗盡信余曰匹夫無信猶
不可立國家何不祥如是政府云吾只去不必死也余曰
師不爲龍逄比干之死死于殿廷其將爲褚遂良韓瑗之

死死于道路乎即欲去恐無去所耳因述詹仲連云梁王
安得宴然而已乎而將軍何以得故寵乎頹色俱厲政府
連聲云吾做吾做余云其所爲死者非徒塞責而已一侍
郎死一政府又死即　皇上終不能得行而朝臣亦歇不
得手此萬年之固也居數日[illegible]二十二日晚政府忽令人
呼予曰有旨下余見旨有[illegible]然不知所謂
慶賀者當何時政府云是在[illegible]余曰明春不行
後春亦不行也可哉事急矣前師言須得旨擇吉今雖不
得旨明早亦只得擇吉上無含吾事也此番不擇吉便無
行勢明晨絶早復帖來呼有旨下果在四十三年春矣有

五大内相持一　旨幾數百言要慶壽後方另旨擇吉并
切責閣中卿爲元輔亦效諸臣狂悖以後諸臣再不許瀆
擾激聒政府計反汗不令傳外余曰師言社稷之福也又
云今日是行西市日師應各爲盡不必揭相捄前三日已
傳通朝公疏因振搶入朝立竢部中擇吉疏上後有數語
激者政府因削去曰以竢異日是時百官齊集朝中皆不
知所以科及道因索余本藁看曰如是如是皆以急赴吉
請赴文華門叩頭後東廠令人紛索報余急走不應東廠
人手指西官門曰　皇上坐去此不遠立待禮部本看且
先索一傳語將至東閣余曰應曰已擇四十二年春三月

吉上尋集東閣王公首言曰此番不得肯吾輩公府事可
一切勿治事孰大此者余因颺言曰明春不之國朝中且
大亂不寧政府以爲艮然艮然且云君只去耳余云師夫
卽後來者遂可爲從之者歟卽部中重治一行後來者想
亦當復然時東廠索報多人填戶外群言烺烺應徹內廷
已政府謂明日且靜聽不可過越二日有旨明春三月之
國令欽天監擇吉上群情稍安士民事許特減一萬頃且
令作速奏報余曰以三萬頃行亦決不行也因詣政府懇
以調處政府云二萬五千可乎余曰不能以二萬可乎余
曰亦不能曰或立限以責一面之國一面搜土許以二萬
頃陸續完余曰如此調處方妙十一月初八日余以瑞王
婚禮擇吉　吉下赴內閣時新政府方公在焉言於日甚
事首云須以二萬五千頃實付方可不然卽三萬頃亦須
與之　皇上不肯吾輩無奈也余曰有田何苦不與今一
萬二千頃以七八年搜括二十餘年積留僅得之今去明
春數月耳文移一來一往動經數月卽欲增一百頃亦決
不能方公蹙額政府云終須二萬頃或再添三千頃可耳
余曰今田未一有而或二萬三千頃五千頃又三萬頃毫
無的議後將何極又數日九卿齊上本言土田事先王公
次余王公幾數千言甚痛激因赴東閣議余唱言一百頃

亦終無有俄方公剌剌與王公言王公且言且目余了無
肯意久之方公云無土田吉必不下也余因言曰明旨不
信朝廷不成朝廷臣子不成臣子明春三月朝不出都門
則夕大亂矣方公不怡曰是直論理耳余曰吾輩事君舍
理何論時少司寇張公亦奮言曰若明旨不信而吾輩奉
之得罪于　皇上得罪于　祖宗得罪于社稷得罪于天
下吾輩只有[illegible]死以請余爲之稽首稱謝曰　皇上若再
渝疏中便當首列此數句九卿都喧喧而出下階余曰詔
旨不信天下將何所奉是後只升官好事或肯謝恩耳王
公云雖升官誰其謝恩者余謂公眞以志士待天下也是
後每朝出入九卿未嘗不剴切商卽與諸朝士言大畧如
是余思國家艱大事如舟師江湖遇逆風或早見風色不
便艤岸姑待尚是一策若已至中流舟幾覆矣此時卽欲
逃是自取沉溺耳何如共努或抵岸不可知若不量而行
中流而止謀國者何忍如是常以力規政府政府謂女與
內相亦須交好李九我嘗受其禮并答之余謂李之不得
于通朝正以外庭不受內相受耳余何忍效之且今欲之
國又比往不同倘與之好到要緊時以情來勸且勿請將
從之乎從之則事何可爲不從則是小順而大拂亦終成
怨耳政府云我却要圓不如是方余云古亦有一陳平也

要一周勃若老師既圓其又從圓天下事豈不大壞了政府云是是每相商輒坐移日一日午至薄暮正躊躕之國事見屏後有一老僕携茶出便默默茶有枯槀截爲兩嗇之盡去復臺臺如初余因内喜安閒如是必能辦之國事者矣十一月余以庚戌會議久未結乃閉弄十日至十二月三日政府尋合九卿諸東閣議時獨方公入見輒言無田行必不果吉期可且勿問止問田耳余曰　福王田已多矣今卽無所增何害若終不果行是以　皇上之命令戲以國家之大事戲也毋乃蓍其一指失其肩背歟方公面赤眼瞬圓云是常理何可論余亦色厲曰吾輩肯執其常安知　皇上定出其變九卿一口交激頃之余又言曰皇上他事可做主此事　明旨已數十下　祖宗法度國家典彛兆庶輿情臣工瞻仰　皇上也做不得主定須以一去徇天下臣民之請了老先生定須斡旋方公云

皇上決不放行我亦決不上本居數日杳無報寢食爲廢政府方臥家余不敢輒請詢十五日余在部集諸司而衆皆之本部職掌宗藩之國尤大節關件若大節不明雖有儀文循謹簿書料理亦復何益如女子一失節雖有他勤家善不[illegible]稱也余未任時已有明春　旨今勑請半年終不果期眞如失節女矣尚何偷息人世余平生謬自分見者嘗不甚後人今奈何臨大事失之言下欷歔淚諸司亦欷歔淚是日寫一單付儀司約十八九不得旨廿日盡知念一日共詣文華門叩三日伺且約廿日不得旨卽諸司共譟政府迫之伏闕矣十六日謁政府相前大怒借會議科場事發慓且說我要做本復韓敬將一半作指狀余欲看便扯藏去又說你亦可上本請復余云我何苦要復他除非數十萬家私將一半分我也且老師何不自請黑無言已渴贊何宗彦本好中有龍豭燕尾等語余不答已乃慨作色云今日也只得說个明白科場事固大然未關國家治亂大機括若請之國不去朝事立下卽危更何復科場事政府色畧觧言連日内使某某數輩來　福王有本肯自臧一薦矣又極言所以語内使勸貴妃意　福王雖在長安歲數未一見也今卽往而令人勤探之亦無甚異諸臣爲貴妃計甚厚爲　福王計亦甚厚萬一三月不卽行而朝論呶呶無休動干　主上怒貴妃與福王安乎卽在長安亦何頼至田二萬頃無不奉行第苦且下不得實寧以銀債耳因問與銀可八十萬乎余曰不能可五十萬乎余曰亦不能以四十萬何如余曰可矣因力屬余無動俟二十日不下方伏闕至十八日損運　旨果下街巷中且刻小報傳矣銀四十萬兵部三之戶部一之計銀入可

吉期下後數日政府復爲余言尚欲[illegible]緩也[illegible]
僧田甚急然銀與否余竟不知何似念八日有　旨福王
行以三月廿四日行余因是益知　皇上聖明含已從人
古虞舜不過前一番公疏便定明春三月次一番公疏即
定日期銘落大度視漢高祖歌舞欷歔唐太宗投牀自恨
何啻千里即如妖人王曰乾事造衆行半日憤不堪發而
政府揭一入便解顧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政府每對余自
幸以爲千載之遭逢也元旦朝九卿咸加額賀旋復揖余
賀曰貴部安已無何復傳有　皇太后之疾先是十月中
長安盛諱宫中欲免　太后止行且持金錢爲壽　太后

卻之吾潞王可宣來壽否免者語塞　皇上曾以行止禀
太后太后默不應已退私曰若不能自決而以我借名爲
語有無不可知然當政府反汗時政府對内使高言曰
福王欲留壽　皇太后令潞王在藩何不猝宣來壽内使
明以達　皇上即如前語定有因至是　皇太后疾大劇
外廷心憂以爲　太后既不諱行止尚不可知且適值初
喪即言者無從啟口也政府數數憂余曰萬一喪在數日
内即四月中尚可行若欲以喪故解則　福王在長安亦
有何事政府[illegible]曰天祐國家必不至是居數日　福王
又自上本欲[illegible]期方　潞王行以正月十九日頭

人十九日次運三月十九三運即隨王行兵部據前例
請并謂即依前日期也而閣中票　旨下照潞王例行正
月十九乃破日兵部司官憂之令人謀于余余曰是在上
圖甚易下圖寔難可靜俟之王果自上本欲易以二月初
二頭運三月初二次運然旨未下外閒茀傳言十九損不
果行余久之乃知故將十一日以兵戶會議邊餉事共集
余曰今初二之期未必而先易十九之期即群情且洶洶
敝部當急上本請十二日往謁政府政府業聞余言曰是
無庸急余曰必十九日前先下王奏乃可不則後事將不
可知機會斯須寧可坐失政府力保無他余曰後有他悔

無及也政府諾之且口語家人往叩福府承奉已十四日
旨乃下時王公每數會余促以上緊毋少緩萬一中止吾
當與公決死以爭余心異之後傳　太后疾者倏可倏劇
然街巷每宣言以爲萬一　太后不諱福王必勿行也余
乃與王公計曰今損期既有　旨遲速亦非福王所能爲
貴部當擇一強幹司官三日前先詣府門料理督催若到
臨期老先生便當與其執　旨以往福王有何辭說可須
更延攎王公曰極是久之政府因私計以爲即不幸當爲
傳　太后遺詔曰行有期毋以喪故廢余拱手稱善二月
初九日　皇太后大行政府果譔入遺詔中初十日前所

請之國冊卓等二本俱 旨下繳者以爲 皇上之有心
也余七日夜宿署中歸則有盛言 皇太后往郎福王止
矣余私訪之外前初二所發冊業抵鄰縣忽傳止以爲且
觀動靜託名軍糧未具也政府憂之謂中尚有變意余謂
終以此請耳廿六日晚余以上冊實儀注旨未下謁朝房
先已得 旨廿八日行正坐間傳中使宣旨朕體下部蒸
濕不便欲改期三月十日後及終旬乃可政府謂余是當
順之余曰是事順尚可政恐意不在是萬一 福王臨行
而令一二大中使出諭如今日師亦順之乎政府曰汝當
如何余曰獨有舉朝共伏闕必不得則師與其共決裂耳

政府云或不至是余曰顏色見矣明日清晨又有三中使
至政府家索間奏政府即明言外間此事甚疑非爲上冊
實也爲 福王行耳中使力辨無有政府尋呼余語之故
日即冊期不當易也早行之是已一揭請中使出復口傳
欲初五六俄云初二三行矣而 旨下仍廿八日矣當上
儀注時余以他偶恚不及檢中訛寫二字其遺失者元本
無之閣內傳甚厲政府云禮部只一人難道又令註籍誰
來治事未幾以票示余訛謬且曰票改正行矣後 旨下
竟以喪期差切責且罰司官俸然喪期實依 欽依及
累朝故典也政府私語余閣中使甚飭汝司官群欲余疏

自明余不肯遲二日謝恩人後問之余曰是未必內相意
恐亦不在喪期也謁政府詭責妃毋令人問禮部何意苦
苦勸行余心乃益喜以爲不疏良是然自是心甦矣此事
全係 聖上聖明獨斷閣中運籌九卿嚮應余謬值在事
初何分寸力之有然而許者輒指目余地使然也余亦終
不敢侮至初九晚王公猶過余悒悒曰政府謂事尚未可
知倘有不然余與君兩人殉耳王公又言一上陵即祖宗
不可欺天地社稷群神皆不可欺更添一段爭執柄也余
誠且勿言然遂驚悖通宵俄辭陵及儀注俱依期行獨辭
皇貴妃靈及郭妃柩傳免人私議余不執爭余曰今方號

號慟是開我甚我可犯乎余以二十日恭視山陵回廿三
日朝府中廿四日送郊外途行余私笑曰辟作媒人今婦
始迎到家也媒人閑矣昨月初時正如行禮奠鴈媒人尚
苦口喋喋擔受煩惱誰知者然有事衆未嘗不力叩媒人
且交責之今當坐媒人閒屋中冷淡畜之然媒人頗自喜
無纍時營硯矣閑以語同行者同行者大笑後二日杜門
病居尋憶余久在里中長安事尚茫不知況宮禁事乎即
不意之國事遂雲霧倉皇至是先一月前有都尉楊來言
去歲屢來不得見今之國已成可爲幸余曰是舊例耳何
足異楊因述一二禁語余曰可勿道也[illegible]尚有人索消

息者知之乎余曰不知有勳臣曾言之者乎余曰忘矣又
問對人曾何言余方憶對勳臣言及之國事渠曰未必行
也何若如是余曰是吾職耳自古及今何代不分封何王
不之國都尉曰聞之果然又問終何言余曰渠曾言及少
長事余曰大分已定無可疑者只論當行否耳何必及乞
又語及貴妃余曰國朝代厰母甚豐禮　高皇用朱子家
禮特以喪期年故累朝妃在誰敢易之又言及戚家曰吾
輩今日事　皇上則忠于　皇上翼戴太子他日若事太
子則忠于太子擁衛藩王言未既都尉首肯曰果然君不
知福王之安然行以是數言也因欲與余述向來詳曰書

之册當寸許余勸勿言恐拂人意既待三月廿五日未晚
余猶憶七月中共集朝房欲爭田有一大臣挑余者曰外
間說田可且與異日取之未晚余作色曰是不忠　皇上
且不忠太子也惡乎敢其素每言每及之國事輒漠若不
聞者見余言亦面赤謝又有來勸以毋爭田者余曰有而
與誰禁之者諸公弟言余田子為禮特言不當與不然即
恐不與不去又恐愈與愈不去蓋數十年來中外之私相
播煽私相恐嚇而墮人變幻中者多矣即朝士不免況于
閭巷初十月中一番公疏上是日傳票代藩則潤事既會
議明白着改正行又二日傳批紅旨雖未下然聞諸查集

者益落魄名分處即閭巷尚知何況朝士至如土田福王
及中使何從竟無顧百十人為之陰誘耳代王條陳旨下
政府說諸無顧人參託名辭去是事勢處即姦人共知寧
不可撲滅然政府每對余言國家事非一人可做之國不
獨是禮部以銓則百僚之長以樞則六軍之率皆得力要
緊人饕者豈無樞近亦豈無銓而叩之不動迫之愈緩今
日事真諸公贊我也王公與余合言曰是閣中事也外庭
何力之有焉先是十月後政府嘗屢對余言貴妃切齒禮
部余笑曰貴妃親在左右寵愛數十年不能得之　皇上
而余以一新進禮臣乃能得之　皇上必無是事至十二

月中政府稱皇娘娘說女甚能言余駭　皇后亦知乎政
府曰非也皇即貴妃也又言最恨王兵部之國與兵何與
亦來惱我余因述王公抛命說并出单料武臣及貴戚事
有古大臣風烈政府為之首肯而政府又言去歲臘月廿
二日　皇上曾向貴妃所索一合同契不肯出廿三清晨
復急索至酉乃出之合同即　皇上御書其年與貴妃共
拜玄帝前約立妃子者也至是壓封如故對神焚之昨夜
半期忽下福王件讀怒嚷曰何不使我聞知余聞之迮舌
臨行十日前政府言有中使說貴妃尚欲弗行至亂髮墮
地　皇上怒叱使去曰余復何顏對外庭更易乃不敢聲

嗚呼此足明之國之大梗概也代辦事語在五宗保結紀中講學事余從六月中請告政府累促余出速完起廢及講學且謂講學機栝有九分半了余以八月五日出見朝隨上講學本午間有科臣觧勸放余三人歸郎葉公王公也余是日出都明日王公亦出一見郎云何不約同行我非戀不肯行者也此事何不讓我一先余遜而媿之葉公亦以念二日忽有旨放歸

皇貴妃遷主記

皇王貴妃旣薨迎神主還　皇太子宮奉祀益重典也丧將除主宜奉遷他所先期上本官數數來述言余未知大內事若何又未知合遷何所特往詣政府商政府未有確言第述内說以為仍遷陵上無不可余以為旣迎歸恐無遷陵例然查會典及近例俱無有竟未得遷所會內又來促且圖　太子所居迫窄勢不可不急遷即陵上固無不可將來神主宜從換易者也余因訪近代生母太后何所曰有別殿近日遷陵有例否曰李敬妃如是余曰以敬妃擬　皇貴妃毋乃不可數日内言靈在本宮朝夕殊不便

且此主定幾郎　皇太子心欲如是余以為以　皇貴妃比李敬妃是　皇太子謙德某輩為部臣義所不敢郎一旦　皇上旨下欲遷陵殿某當再三執爭不敢妄阿是在某等不在　皇太子因具疏以為或特創享殿或另遷別殿內因傳言止欲一遷便歲時居處耳且憑禮部而政府對祠郎言欲特創定　皇上不欲至處便近無有也余以為創一享殿費不過數千金為天下者獨于太子分上惜此耶尋具疏　旨不下後出歸義寺吾常有一舊通府宋來言昨見老內寺說孫禮部雖殿下說不聽何得不去余驚問乃言遷主事余心領者久之

鄙獎記乙卯十一月初六日

鄙大臣非人者過何也衆奸人得志也獎藩王非事者拗又大過何也萬平民蒙累也大臣之非吾不能一一數而最者無如司馬蕭司官與余凡六七商不敢鄙後有強囑者予不得已特批案云王武乎頗有穢聲鞫妖䜀大干公惡後年餘而呶呶者踵矣至　藩室之獎是大平榮觀盛事諸如獎賢孝獎好義布施予未嘗不勸行之獨　慶藩求獎以獻兵快五百名開田五六千畝助國邊費予心所最賞而司官抉其冊以爲兵有糧而田無糈宜核之實明開田畝若干某鄉某里四止某所方可不則名有實無有將來蘖害不已予趯其言因移文令查以報報未上是歲癸丑七月也明年夏一直指意不平同館孫君來言予告以故弗信因出行文與看孫君強之余曰何敢輕獎聞其田磽莫無利何嘗没之官矣已而還之玆之獻蓋借以市名階以售奸也夫借以市名其患小階以售奸其害大若不見鄉里豪富之告逋租者乎初不過米數石戸數人耳奠官司一准催取則逼之他家可索過當又多用以逺不可詰者橫嚇無聊而貧民遂覆盆莫控矣予嘗目見爲之痛夫　藩室之横甚于豪民　朝廷法令苟于州縣世業命脉迫于租負慶故有田然不的言何所惡知其不他苛索也夫小民業見獎使來以爲朝家已藉之寧敢一出辭迕其獻而故不以獻其不獻而故指爲獻惡從明之且合之爲五六千畝散之爲數畝數十畝數百畝於彼於此或詭或吞即蔓之爲數萬畝未可知惡從止之從此環慶之封數百里弗寧矣然而朝家所得終廣莫無利者也則將履畝清之不則將巖督之又不則將廣派充之民之寃苦其誰愬乎夫公家無入上不肯已私家横出上不及知是實獎之者之爲禍首也吾何敢孫君反問直指何意余曰官非勿知此也特情好相加遺有弗能郤者耳且以爲直指之崇嚴何請不得而尚以部制也夫急私交而緩民瘼重虛體而輕實事均臣子均一爲民爲國賢直指必不其然余因好謂孫君若田畝數果核來即可獎也第于今乃不敢孫君乃咲余輩俱書生官囊謂予嫺文學耳今不意嫺國如是余因志其詳使後知朝家一舉動即儀文末事輒關切利害如此

朝鮮請贈生母記

三月中余正以吉凶倥偬于邸報覽不及詳會廿六日杜門後諸司齊來忽言有朝鮮請贈生母事旨下部矣四月中諸司言益急余始答曰朝鮮既臣屬我即當如臣子例生母之贈自不妨但事體大須從容與內閣商可否方議而諸司以爲郎中事何關內閣余曰中國至與外夷交涉寧可一部中獨任且禮儀事須有故典斟酌至五月初七余山陵請神主蕭殿回謁朝並見內閣言次及之方公愕然曰何事將余曰近日已有旨下部方公曰無有尋召兩房中書詢皆以爲無有中書又忭檢本簿徧搜無有余乃請退且以事大須與首輔共商爲約會是日睨適非郊齋宿即謄朝鮮疏呈之方公仍曰未見也又二日喚部中上本官遂文彥與言曰是本徧查本簿底稿皆未曾有旨下擬票想內旨下科部耳余思此事即生母贈不贈其事小而中旨之出內閣與聞不與聞其關大此非部中責也至第四日余特往謁方公仍說無有余曰此非部中責也尋言事不由中書而輒交通外夷敝部寧敢任且將來漸不可啟方公伊吾曰莫急居二日忽有手書來非請贈事廿二日曾下閣票余偶忘即覆與當不妨而上本官從旁言纔見內閣底本廿二日及廿四日旁添兩行入矣明日間

年孫君語次復述有中書孫云本真有的昨尋數月適見一大冊書中見朝鮮印色極明朗字樣極精楷且謂余邪不妨余因思此事若不聞知與部無與業言未稟者再三兩房中書數十人部史官又數十人至吏書內外人役幾數百人無不聞矣今即係真稟衆人但知不稟誰知實稟即家戶喻說終無益也若是而竟覆言者舍閣而責部謂余與內相阿與外夷阿罪大彌天矣即人置一喙自解免其何救然朝鮮正藉怯心向倭萬一屬國攜貳責誰擔之余謂兩國交兵始于爭棄寧可不慎且閣中已實言票而余即說曾言不票竟何指實因數日躊躇不快忽思此事須再請一旨採之朝議方可議給與如是即上可不傷朝廷下可不傷外夷陰可不失閣體明可不失部體有識者謂爲絕善一日忽遇方公于葉政府門房問及余以疏意述方公曰是實票的余曰何復疑但外人俱聞未票不知實票萬一他時有言者即老先生大累非獨部也倘再邀一旨下事體方安無患方公色笑曰極是而余疏上尋奉有襄事後准給與旨矣六月山陵歸適一客來言曰公之欲同外人皆以爲爲朝鮮事聞朝鮮賄費不訾內相肯相公肯諸司肯百役滿城肯獨公不肯故托病疏耳余辨不然然前時苦心調劑處卒未嘗明後覆本上又有旨欲令

内官齎勑往贈余疏止給誥命不給冠服且不另遣使爲
母已沒故也正未及商查而初五即出歸義寺中乞休矣
會新任同年何公偕孫公顧公來杯酒間何公蹙額曰余
未任昨纔會便有兩端事居間一爲朝鮮欲令中使往耳
柰何柰何欷歎者再而孫公聞之乃高言謂前日孫中書
說朝鮮本下閣票語大類此處無銀叁拾兩也余曰如何
孫公曰本發票隨即收還安得兩月後從書冊中檢出余
曰是中書欲倣官不肯擔此干係余前業知之矣因啞然
一笑余因言昨聞一道長爲此事欲叅禮部初不知其故
云何尋問其詳疏遂歇余拊手曰禮部若果差即議者嚴
叅正罪當何憾然事涉所主盟新内閣即掩口不道可也
孫公默然三人各相顧一大笑而別

楚宗記

癸丑十一月初曾偕大司馬王公條上以爲楚王亦宜[illegible]且
再議勘楚宗決當先什放矣疏凡再上不街
旨余既常念以爲楚宗不及狀載在元招歷歷可證又舉
朝其言余在事不能一雪謂天道何因慨與政府葉師言
政府曰待與方公計之後少司寇張公㓚連上疏不報又
同約往兩政府叩弟唯唯言將上揭不果余心憤念辟如
人有無端誣罔輒杖數十人河中寃迫狀衆皆切齒後復
有人過力買可捄勢復當捄心亦思捄然秖畏前人呵責
再三夷猶袖手而去夫前之杖人者固不爲善人後之袖
手去者其將得爲善人乎以此語之當可必動然會之國
事急姑藏之胷今春　皇太后崩有遺旨欲頒詔赦罪恤
災政府會九卿東閣令戶刑工三部條上事件最後余曰
楚宗事此番可釋放乎衆共曰當然政府更問余乃言前
人既無端陷人今當　太后　皇上欲行曠蕩之恩此番
不放後更無放時也　宗藩事屬禮部昨年已奉　旨會
議正急請命此番不求放更待何時政府豁然應曰甚是
九卿壹口賛王公張公趨尤力余又對方公此番赦只不
反是實故敢力任若真假難明即勘亦難楚宗自楚宗楚
王自楚王了無涉也方公色爲怡曰此[illegible]放尋數日見條

赦稿中有楚宗戕殺撫臣一欵尚云罪惡情重余向政府
求削去第當鈐東不許縱恣衆稱聾廿一日集東閣議上
尊號大小九卿兩衙門掌印官公侯駙馬伯畢會謚既定
政府乃手赦稿對人言楚宗事九卿俱勸惟禮部孫言尤
力又言得無取怒先年在事者否余乃出言曰若楚宗不
放則此番之詔具文而已倘人有睚眦者余不敢避即利
害不測願以身當之時有臺省三四公皆言人人欲放私
怨寧可論余又言昔賢欲以一官易一人之命今予以一
官易數十宗之命不亦可乎衆益共然之政府意乃定而
余復退向衆中對庶子孫公言述如前孫公余同年也先
是孫公冬暮抵京余曾及楚事不應乃懇懇剖因曰沈閣
師宗族雖繁然親枝竟幾多人能抵此數十宗橫命否孫
公色大動余因設令沈閣師今秉政余亦只得涕泣道要
必釋放乃可以平天下人心平國是也某輩亦當爲幹蠱
善解閣師究結孫公然之余以廿二日閣中議喪事語次
政府乃述孫公亦曾以楚宗事相教余乃知孫公述余語
久矣後見　諭内閣首及楚宗於釋事余因爲條鈐東之
宜少竢未即上送　之國之明日即往政府請予告言次
及楚宗曰有許奏楚王者亦一切放乎予曰某之力任只
不及者也不及易明若真假事雖明某未曾及政府倉皇

遣檢出曰止有戕殺撫臣未及言奏者也然並放可乎余
曰放亦可但此尚有干紀明晨余杜門政府來固邀信曰
昨許奏者人皆以爲宜放余曰勘未行而遽放得無不可
政府力言共放罷若有不便吾請當之要於嚴爲鈐東使
無復螫而已尋余有柬詢而回柬中以爲少司寇言當放
即方公亦言當放又數日政府復有揭上尋有旨内閣着
誣詆楚王者亦添攻余因爲條上鈐東加數言明前所以
不議及意有叩者余曰不及是實而誣及多人吾爲涕泣
而道可也真假須勘而許者尚繫吾爲之談笑而道可也
十月十八日歸至清江浦余每北上往來過河神廟必虔
拜是日正行途忽有持一紅柬叩者曰各位宗室候迎余
驚問覩帖稱恩下晩生華𡾰等凡九人余謝不敢當拜神
後九人請敘拜叩稱活命恩余曰是　太后之恩　皇上
之恩某何敢與因曰諸君旣蒙　皇上曠蕩大恩便須恪
守法度從後洶湧事一切莫爲且從前讐怨事一切莫提
方不負今日大赦意九人盡唯唯曰敢不奉教蓋有二三
人淚下者余又曰微獨公等即將來有子有孫皆須明以
此告恐子有思父之讐孫有思祖之讐只謹念　皇太后
皇上大恩便自然恪守法度不敢爲非九人益惕息曰
某等皆謹愼恐道途中有訛傳余曰當倍加謹毋諠譁

聲達長安謂前之錮者為是今之出者為非是又今日偶
遇相成一念此事主持在棻閣下評議則王兵書皆有德
於諸公不獨一禮部也且長安諸公萬萬口誰不欲急釋
放亦只為公道豈直一本章之故言將訖余又約九人共
拜河神如有不慎便以今日河神為證俄戶部副郎侯君
來說昨有諸宗横余因述所以謂九人者乙卯春二月郡
司理何公來公楚人也在武昌數日鬨諸衙巷去年追入
憂諸宗出横或報復前怨兩月來諸宗俱閉門帖[illegible]

議諡紀　四月十八日

慈聖太后崩將議諡號上諡既稱孝定皇太后也政
府葉師手札至部者再且曰當入而議為欲去太字止稱
皇后商未定先一日閣中言稱號即議及此事余曰辟如
世間生母子出仕止稱老奶奶並不稱奶奶即可例也政
府良以為然且謂我朝尊宗生母百事與嫡毫無殊獨加
一太字稍別耳此大名分處以示天下臣民不獨以安皇
太后并安皇上安九廟胡可輕易至是不知何因復疑貳
至途中又得一札曰此事部中有據則可余益心憂王惶
促恨不飛步然幸部中適有帝后紀畧一書開載頗明矣
一見即問有據乎余出袖編以示葉師大喜曰如是即好
正觀書方公復與余刺刺商余曰皇后之名惟敵體者得
稱之如仁聖皇后乃穆宗所冊今　皇上於慈聖獨得冊
上皇太后耳若欲加之皇后即皇上敢乎況於羣臣百姓
方公唯唯極是議遂定無他然徧觀閣中底本稱歷代帝
后者共生母太后處已盡貼掩太字余見一白本有貼紙
者因而刮出又別有大黃紙抄本亦用黑筆塗太字矣余
欲圈出政府輒令中書可將筆添明余因此喟歎若非政
府急商部中冊可據萬一不議明白即頃刻間含糊朦朧
希以奉上者應不少矣一上而　皇上何中執此時即舉

禘祈檻力爭恐不可得朝論紛紛不知將何極也余因憶當三王並封時旨未嘗即出也先嘗以御札詢內閣內閣因約禮臣計禮臣唯唯絕無不可意而旨乃明日下矣方禮臣往計時儀郎于公知之大發憤以爲必不可欲堂官力爭堂官終不從而儀郎乃徒自疏上耳當此時數日間疏幾百餘上遣戍爲民者無算[illegible]降謫去官者踵相屬也時政府王公見勢不可部郎至有面叱之者乃遜謝請改正因從中力調護不數日遂收回並封事畢議　皇太子出閣由此而言滔天之患始于蟻穴使當時初議並封時禮臣能明執不可即閣中未必不意回而舉朝紛紛盡歸無有未可知也即皇太后事若非政府悉心商議率爾遽上竟不知事將何底後五月初四日以昭陵興工特遷祧恩殿神主蕭殿奉安余承命往祭捧神幾畢出紅門有一祠司書手急持書二封來看曰爲昨內殿寫神位欲去太字祇稱　孝定皇后余折開急看其一書係政府初二晚訪不及聞其一則司中備開帝后稱號并憲章錄世宗朝孝肅孝穆者也二太后皆生母故初不得稱后又祇祀弘孝神霄二殿不入廟不祔祧恩殿故得獨稱太世宗既遷之陵禮官儀無稱太于帝后側理因特去太字然二太后改後又有孝恪皇太后係穆宗生母尚仍稱太司中偶得

一遺稿乃奉欽命議改不知何時何官即政府亦云不知旨曾下否大約旨稱皇祖妣即非穆宗時可知前將黃冊本尚有一杜太后字又或有故耳余看畢書手復曰昨初三日司官再三往來內閣已竟題稱皇后削太字矣途中思孝肅孝穆是百年已稱舊典而世宗乃後來改行至孝恪是世宗已改行後而尚稱太不變即知皇太后之稱蓋國家不易定典也一改之數十年之後一議請之十餘年之後皆以欲祔奉先祧恩殿帝后側無稱太者不得已而然今豈　皇上孝思之亟遂以茲時即題改耶歸而因詢政府則曰非皇上意也即內相亦退托以爲是當禮部上本或閣中議耳以期迫不及待乃遂特上揭題皇后余因問章疏當何稱曰是尚當稱太后且或有舊例余心乃幸有向者之爭在且歸勢決矣纔一兩日出即便有許大事喋喋煩言恐未免爲當官盧論語云成事不說其斯之謂與自是部及諸司盡稱孝定皇太后至山陵發引內旨忽稱皇后外庭駭之旨凡三四下見內官亦自嘖嘖不便無何乃忽改聖母皇后嗚呼聖人重正名豈虛哉方往山陵會一司禮典簿王自矜去太字余曰是應有的渠云前者皆無余云是特謂祔陵時帝后側不可稱太若以　皇上宗事天下臣民宗事寧可不稱太王乃惶謖曰不當去乎

余歎曰何及當時若肯告之正未必不聽也

距內索香料記九月十一日

國家所最患者宦寺顧制漢唐宋季皆由之目下益甚然以吾所親經歷則未見宦寺之果難爲御也宦尊者司禮監東廠次乃文書房外人望之隆赫若山岳不可少抵觸自癸丑春後若輩厚禮加者踵相接也吾概卻之蓋有三月中凡六七來者卻如故已歲時佳節未嘗不如期來即他之來者無一缺也吾以爲若必逞憾心甘之然在部期年事皆不甚壅閼即無論宂繁大者他之日承行日關涉者官吏盡云比前覺通利會　講學不行疏三四上余乃疏以爲會經　皇上睿覽耶不耶若不則以臣部職掌如此特陳請而通塞絕莫知機緘寔臣所大懼而若曹遂起色動力令人自明以爲部本關切更無有一沮漏不上聞者自後通利更不減吾未見其難爲御也蓋有一居間者刺再至吾再卻之默然而已矣又有一非例從祠司索藥物料者計可五百餘金司官告之與余酌處否予曰烏可與也司官恐不能支牒之堂吾批以例不可壞端不可起已而持駕帖索更甚司官以爲庫尚有餘金萬一千內寺所知吾謂此何可窺也如例應進即庫一無有當速文催取或他撥處不則雖有十數萬金皆　皇上庫藏何可無故輒窺因跪吏于廷而嚴責之好對中人說如我語已亦

遂罷然而已矣往閤中使十輩來催索詛嚷或閧司或攩堂者竟無有最後屢病請閤中訖雨中　皇上令內使口傳這禮部官要留用俄頃跳出都竟以科臣勸放謂若輩或修郄難爲御吾未見其然也卽嚮所云　講學事是秋已兩有旨云次第舉行已臨行前一日福清又言　講學且什九可望乃知機關不係若輩然則憂其難者謂何曰本益有不從閤票者矣是若輩自爲顓擅也噫果若輩之爲則胡不力請之而明摘之夫一部臣言而茫若無措當軸者而反泄泄若故紙然吾不信也說者以爲畏也夫畏同宜有卽或恐外之議而姑委若顓擅焉乎知之卽他欲行已之爲而唯恐若不顓擅吾亦烏乎知之甲寅春　皇太后喪事偬偬中部曾一日具六本忽失一已而竟指喪期錯悞切責部外人盡以爲宦寺卽政府亦云云吾謂若輩富厚不貲居閒亦不過數十金有何大憾苛索至是政府方徐説别有惱女者後出歸義寺開擬票嚴甚知交皆爲余危有一使者持紅柬叩傳主命卽亦向居閒人也然則謂若輩之余難余實淺涉未之知傳云人無釁焉妖不自作請詳察之

山陵襄事紀

皇太后梓宮以六月初九日發引是早羣臣百執事大雨立時　皇上跪禱必欲雨止然每起短杠爲折者數四夫損傷數人矣俄雨果微　皇上率太子諸王親送承天門外如禮唯謁廟則都尉侯代余特奉命監禮途中雨漸止天色爲開兩旁男婦觀者數十萬無不跪伏間有內相乘馬者從徒呵之時道滑發引遲晚到土城露宿懸沙河千里羣臣百執事佷傖四散明晨余與九卿大司馬王公急策馬迎王公與司禮李共視梓宮左傾尺許大杠復傷三矣梓宮非中居勢必不可行而李特之力以爲　皇上親扶送誰敢下手余立旁李聞知余頗鞠躬余知不可言私喚其司房二人來曰梓宮左傾尺許豈行時　皇上命必欲傾如是乎語未及半而司房跳以爲當與司主言少項李他行而諸執事者稍整理王公又在旁指點不敢徑撥梓宮而外龍轝畧動移矣然左終傾極卽添數十人杠隨上隨損又傷數人俄大龍頭杠亦幾折日晡纔至沙河時內官從者祗面相覷不問行不行也且夫匠三千折取價止用八百會天雨僅八十人在耳初九晚京營徐永康速令軍一千佐之王公又預撥昌平軍前來佐而輕重不得繩索朽每欲行杠輒折而內相徙懷怒係外朝毫不肯料

理蔴殿歎有司禮典簿王語余改期余作色曰卜埜吉期民家尚不可改况于　皇太后萬一到不如期不知宜殺戮多少人因爲手勒示狀王曰是外朝責耳余因出儀注乃首司禮內官及錦衣衛等王埜見輒扯一同事曰可恁對司主言尋去不問所施爲而王公及永康余都尉楊與余偕步行然指使惟王公獨力至手杖督從人覩執繩索束縛時公病目腫　往來皐皇左撥右調或令人呼五城兵馬各帶夫馬出添濟或益以前調昌平諸軍終夜行乎明始抵清河蔴殿時蓋十一日也羣臣跪奠俱皇恐惴惴王公又作疏參內相奸利侵尅誤事狀隨有旨切責而梓宮是晚乃到兩水河如期矣十二日請陵以夕奠奠獻使不設拜位侯力爭時寺丞趙偶不到余疏儀注元未有設隨有旨切責寺丞罰俸一年即兩臺中輕參者俱明責余聞愕然覺侯之氣勝矣歸以勞涞加肩與時寺丞元無過所爲疏參者以中人憾外朝攻發且部所左右喪禮者一欽天監正一太常寺丞監正小心稟中人而丞尚木訥故每每得過自後益紛紛訶索每拜跪時咄嗟無已余在旁正色徐言亦竟不得犯有私餉余者以郤不受色怏余曰余一未有受寧能以公故與同自是他卻者亦領之而已曾靈還又以寺丞不跪請行欲疏參儀注中自初上龍轝

後無請例也中人說不已余曰侯旨再下余請身當且爲辨明乃已後會朝士有言曾見仁聖襄事時大宗伯范公每在事諸中人邏噪范幾淚出不敢聲然余所以遇中人者頗不阿又不如范遠甚余猶憶前仁聖初喪第二日羣臣俱以青布袍進哭臨是時傳言司禮甚阿范公不是迨明日易白冠白布袍以進司禮又阿不是范竟張皇無所出余聞喪之日細檢之凡言素者皆白也又有另言青素者以是故多淆訛至儀注中有承襲訛舛者如上謚冊失去上易素服及奠帛字點王後跪哭不易縗服皆顯然易明無怪中人有言也至喪服期定以聞喪日始算二十七日不知何自有范公手本乃自成服日始余先知其訛臨疏時算明後忽有中人來索前仁聖時例不得不以上後竟蒙切責然余細查穆宗崩以五月二十七日除以六月二十三日又肅宗崩以十二月十四日除以正月初十日皆章章明據也即蒙嚴責不敢白然貽諸簡冊竊恐謂喪期頓加責固不在部余對閣中言閣中以爲遲日當揭白竟付之而已余嘗謂余之處勢比于孤臣孼子即操危慮患猶恐不免況累朝典故參差近事止據范本范又未必盡的不從則中人羣起爲言若從之又爲外庭非議人嘗爲喪事偬偬何能盡當良然然足明今之爲禮曹者難矣

余猶記黜王哭時當易縗服無甚難從事余業與衆商而人猶有憤悖相加遺者數月中苟無大故以免於譁亦天幸方在山陵時諸傳言王兵部盡心竭力即司禮口言此番事　皇上極知禮兵二部勤勞後政府來黜王一見即言余曰某何勞皆王公力也設非王公主張萬一不如期到利害何可究極至今思之心悸及後王公賞僅從諸人例無加勳戚無不賞者獨都尉楊三人不及大約侯楊兩人意氣一慷慨一溫柔各有入也梓宮舊制九尺長今一丈濶三尺餘今四尺矣皆　皇上孝愛特加而金幣稠疊艱重難勝勢自宜倍而中人役夫者僅如前數且侵尅有甚焉至不戒則又諉諸外朝嗚呼天下事寧可令此輩持也余每思余遇兩司禮語激盡然兩人頗不加謗尚傳上有好言至途行王每踴躍對諸同事揚余矻矻者再三爲心駭

五宗保結記

凡宗藩報生請名請封請婚娶必有五宗保結長史府及撫按方具題此定例也自余柢部見報生者有保結若封婚則有者強半耳余怪問之書吏答曰此李部堂時削去者也隨以一疏稿來謂欲體恤宗藩免其覆結耳余不解所以夫同係宗室不過一二百里內諸事皆彼此遞爲政者也即如今者五宗索一人厚賂他時五宗中亦豈無生子名封婚等項而故厚索其賂祖宗設法防奸如十家保結縣道亦自不可缺況諸宗尋常事有何大利而特撤其藩曰以優恤也蓋心懷疑者久之代藩事條陳得旨余隨行文請王自改正不旬日有一王府千戶具手本請復五宗保結具言楚代二藩可爲左券余隨檢李前疏見謂封婚等皆王自取前報生結依樣題上不必另索而後知鼎莎僭立所從來李之意微矣此手本蓋代郡王懼禍及而先爲首告使當時若仍要五宗結方封則鼎莎豈得以少奪長使茲時非藩府人先行首告則他時見五宗尚有保鼎莎結誰知係代王自僞寫而不加之速坐余隨檢部中舊案見二十三年尚書范劉馮三公題疏曰張氏雖封次妃宗藩條例云不給冊命冠服其所生之子皆爲庶子張即鼎莎母也其長幼元自題明使非先事具疏暗去保結

則五宗皆得人自爲言內監及閣部何得輙上下其手致
遺此業嗚呼可畏哉十月中王諱紀者巡撫保定辛丑爲
儀郎對余言代王原無立莎意也不過以繼襲封代定王
故莎僅爲將軍曾具疏特請郡王諸公無不居間者即山
陰王對南公亦曾爲言之竟以例不可辭方止後李長事
乃李在部特行文令天下宗藩自舉冐濫而代王始生心
也據代王疏云蒙部臣體恤之意噫足慨已其請封莎郡
王稿案業不存而部本目錄余令四司明查二十年案吏
人不意中錄如舊且云有科叅此更一明證然此事之當
正國法與情萬無一可淆訛固不係案之存與舊日行事
如何也余以冬季題本特云五宗係結凡名封婚俱不可
缺抉者定駁查不准覆如宗藩條例故事隨有
旨下部矣十一月中內有
旨批紅云鼎渭事旣會議明白着改正行已紅抄傳未下
而余詢政府云票語如是其持不下故則中人情狀不言
可知也即不下然舉世必無左袒莎者諸鼎渭鼎淑請名
長幼封世子案及封張氏次妃等語余親花押以部印鈐
之凡三處俱留部中爲他年案云

徵收記

藩王養贍田土不自行徵收會典詳矣嘗一日詢諸少司
馬魏公魏公曰　潞藩亦頗有自徵收者或係承奉田庄
或王所新增田額皆不可知然大約承奉之來多以夜到
私住數日晨早便去又多自擕鋪陳飯食爲唯恐人知狀
於地方絕無害者也余曰是未有　旨故私來私往勢不
敢張耳若如有　旨令自徵收恐便當祟大體而恐喝府
縣犇蝥殊不可勝即小民魚肉更勿論已魏公以爲極是
頃夏潞王薨妃討䘏及請管理疏累數百千言爲乞憐
態欲　皇上破例特恩而中乃揷一句曰除養贍田土照
舊差內官徵收外余見而愕之徵收是絕大事體何得一
言輕帶又當言某年曾欽奉
明旨給開載田土若干累年收乃可豈得以一言朦朧妄
希　明旨且旣有　明旨何必更言其爲情狀甚明而
旨輙復如言以下舊例　旨須該部知道徐俟題覆絕無
竟疏用言下者也余以爲是豈唯小民利病迫切抑亦國
家治亂所關往聞諸藩私自收者每一金輙須十金以納
然尚懼有司所知係例所禁私自往來苟歛已若是况奉
有　明旨聲勢更當什伯倍從此民家阡陌連帶者有田
不得自租有宅不得自廬矣加以一省之中潞田頗多今

日潞府旣巳一言而輒有旨他藩府望風承效不過數千
金媒中人卽旨可在在得也余方以病甚乞歸獨司官以
是疏來中有一二語畧規諷然業巳從之且請急上余因
慨發憤曰余雖欲去不敢問部事然此乃國家治亂所關
卽明日去今日故當力爭卽今日去明日尚當奮言因與
儀司洪君語以故且令見政府爭執又懼意不達則以一
柬達洪君令之呈政府柬言所爲舊自徵收或千百中之
一二支吾影冒者[illegible]必從之釀禍無巳非所以爲藩國深
謀朝家忠計也兩[illegible]皆唯唯余尋以疏上謂仍當令有
司徵收不當予潞王[illegible]後及賜王妃以料理之難賜他年
幼子以防範之難也疏上旨不下然前旨爲虛其隄防故
不小後余以八月四日出會政府葉公輒力言此事政府
云若爭固當　福府事項正在爭論渠欲自徵收余向者
曾言二萬內如缺一畝卽余任若欲自徵收未嘗任也卽
蘆洲事言者以爲不宜與無奈旨巳下當爲調處或每歲
徵銀七千兩如歲課事可也臨別又云二事要渠從不難
余頃在途至德州見州長言括田艱苦狀且云必欲來徵
收民有空國走耳余聞而善之以爲此雖在州縣可謂有
廟廊之憂者也

書慫忠言後 辛酉二月二十日

嗟嗟忠臣義士之苦心與亂臣賊子之深心豈非浡發而
同會哉風不開不震水不炙不沸其躍之者其有排之者
也方巳未春二月二十日天地晝晦冥當事者坐閣中爲
明日遺戰倫倫此時師未成行又生非悚慨人而一矢督
之至頃刻不愸遺何也當庚申秋八月十七日
先帝駭暈中外爭咎有官闈中以毒者孫徐二刑部君
書抗言責當事以周防此時傳巳危急當事者至二十五
日忽出一揭給病假謂有票擬不必發臣卽大事亦不必
令人向臣所說甯
主危若罔聞而巳爲絶一無干預之人又何也遠事宜緩
若故急之
主危宜急若故緩之急不宜急以致肝腦塗地邊無開落
緩不宜緩以致九天痛心賊不授首天下爭求其故不得
矣徐君旣騰書聲震天下歸而投余以慫忠言若發憤於
遺豈非與事同情無能噤不一吐耶朱子云春秋之法亂
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况二君有責列于朝目
覩不共大仇首爲天下雁行蝢刃又非婺婦不緯朱人持
衆者比哉徐君所記夢中將軍南方騎兒中叵測頗不可
曉解大約非吉祥語余未嘗不與望其言之無根而不驗

也後二君皆于仕途蹭蹬不遂而所謂騎兒者陰持陽者竟爲國大禍患不可捄

畫記

辛丑夏

家有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圖一軸相傳以爲姑蘇周臣作也自祖傳先君數十年先君性落落無嗜欲諸凡家什物美麗無所取顧獨取是畫卽于書亦非必知丹青賞其品格神理也然獨徘徊睥睨不休謂可值數十金方先君貧居至鬻田宅爲朝夕獨不忍鬻畫蓋有以金來者先君愕眙且笑謝曰吾尚欲得吾畫畫人物馬匹多不可紀皆躍然飛揚至室屋嚴飾瑣珮繽紛山林杳靄原麓馳亘各曲極其變周既國工說者以爲是平生最勝者也然先君好之顧不以最勝故每歲時慶節或佳會懸之堂先君覩是之栩然大適與堂稱也蓋徘徊睥睨者數焉已或鼓腹揚揚曰吾甚樂吾甚樂先君不營生卽終年筐匣蕭然一無有唯此畫栩然存孤既奔歸見堂中懸畫處蓋痛咽摧傷不忍問也已朞年而始一展視人覩孤兄弟又皆椎朴無玩好且官貧何不以是鬻嗚呼先君不忍棄之昔而孤兄弟獨忍棄之今乎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夫讀之尚不忍況棄之乎昔歐陽永叔之于七賢圖蘇子瞻之于四菩薩閣皆咨嗟顧戀而不已者父志存也今先君意豈異哉惜畫非寺閣不可施之爲先君冥德然歟公所志圖欲貽來世無窮未易期也雖然是之栩然大也

非玆堂不懸見之得無堂構思歟又所謂公藝世同居者古今推爲盛自祖及先君孤兄弟若子幾四世卽來世盛衰不可常然永聚廬毋相携則先君所爲平生好之者意或在是嗚呼孤卽欲永存焉而不獲趣堂中從先君從歲時徘徊觀焉嗚呼痛哉萬曆辛丑夏日泣記

記語 十月十四日

今世田野小民責以文學書史則沒齒有所不能若責以孝親敬長宜家室睦鄉里縱未必能而無有自謂不可能者今世賢人志士語及文學書史無不揚揚然見謂能若語及孝親敬長宜家室睦鄉里縱有所能而無敢確然自謂已能者于此見實者可勉虛者不可勉虛者可餙實者不可餙蓋性命有眞而大本大原之地不可不顓致力也若本原不力又何悠悠性命之言蓋有聞而心醒焉者曰性命夷常何不于人倫之內日切切焉蓋有聞而心靳焉者曰性命寥濶何獨于人倫之內徒拘拘焉噫其醒其靳吾不敢問也吾知精硏吾說而力恢闡之其醒者吾必與之共勉其靳者吾欲與之終明而已矣家有衆甫弟所謂聞吾之說而心醒焉者也家貧以二親朝夕饔飧鬱鬱吾嘗語之以庭幃未給毋言應酬苟一銖之贈有可已諸外者則親之充然嘗歎曰餘矣又以終身供奉鬱鬱吾語之以口體未備毋言禮儀苟一事之行有可已諸身者則親之充然且歎載餘矣衆甫方習制擧未暇言性命學然吾之意正欲人人務學人人實修實用于人倫之內固不必矜莊高議排設門戶而後謂之學術也旣巳語衆甫尋退自悔恨吾徒語之今日而向非能㳒之二親進不能爲賢

人志士之脩而退無當于田野小民之璞也復時時語諸人俾有志者早醒吾言而毋若吾之徒悔恨焉

病㿗記 丙辰三月初二日

凡人到生死際便父子兄弟夫婦不相顧其有天性切至婦欲爲夫死者百不一人若于欲爲父母死者則千萬中一人而已若兄弟而欲相爲死舉世恐不一見也何况以兄爲弟慎行巳丑歲八月大病仲兄北愚于東嶽帝前祈身代余初不聞知第病中䰟飄浮者幾十日再謁帝乃得生後友爲余言兄禱時泣涕言弟才勝吾弟若死吾父何賴家門何賴不若吾死弟得生是神明大佑我家也又時與人言吾輩不過志科第耳若弟志不凡倘不死他日有爲事業未量吾身代甘之余聞驚泣毛竦大病之得生者其兄精誠之應歟毋歲春常齋戒數日謁帝愧薄劣虚生惶汗無地思及兄精誠不啻利刃剌心矣歸而對父淚爲之咽婦因言當病幾回時尚昏憒腹痛不可忍若有積塊在腸者蓋飲食久癈虚腑臟故婦輩愁急疑痞也欲令人鍼之卽吾父亦幾無主賴兄大言疾止不則縱神賜之生必無生勢矣余又憶江陰醫吕君澄南言當夜半大雨如注兄匍匐數里長跪牀前舁必掖且吾弟才大勝人若可拯願捐軀報毋恤艱苦以是澄南且晚坐視約必拯寧身不受糈也嗚呼吕君術卽工微兄未必竭情至此世有以兄爲弟如吾兄者乎漢三義誓同生死千古爲昭他若身

故廢啞成弟之名史監談其節然爵祿猶身外耳呼吸存亡計不旋顧世議可飾神明不可誑也余今卽嗚咽帝前何能爲兄少效兄年十六七日砥厲志氣好讀文信國詩詞悲歌恨恨聞權臣不守制恨不徒步手刃以前性直不能容人過兄余歸居數年曰女宦途亦何宜直如是爲文好奇意不可一世晩貧病謁選藍山令自矢先以倖遂迹不自肥蓋其生平皎皎如是茲記病額一事他可詳行實中

一讀書記三月初六日

蘇子言少時先輩老宿于書皆手自抄寫至近日後生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蓋昔人有書之難而後來者有書不讀姝可歎也行童時見伯兄容與好博古上自周禮左傳國語國策諸子百家下逮史記漢書皆批閱手錄可數千章唐宋若韓柳若歐蘇亦手批錄餘便不屑也書藏庋閣中竊取不令父知知卽大駡迂濶以爲傷制舉業兄長余凡九歲迨余十一二兄卽道以觀古每從庋閣中竊出父復駡童子何知令迂濶若是甚欲箠折之兄不憾與仲兄與余矻矻相習者凡六七年卽三人入庠後每秋舉不利則

咨嗟討訓猶以兄累余輩迂濶嗟嗟兄於是苦心矣然終奮躍言曰吾兄弟當必有達者不落人後爲書史羞兄爽敏覽輒成誦舅氏凝菴常言女伯兄文章俱如十五六時卽魁天下餘矣年三十餘手屈宋離騷兩司馬楊王賦風晨雪夜不暫什後家窘友朋用義會相濟信義秋毫不爽至計迫傷心大病數年間則矻矻如初唐詩遍索逸本選抄復可千餘章嘗取詩聯之野墅曰潘岳詞鋒絡繹飛張曹翰苑縱橫起蓋其志也余甲午纔舉輒錄廷策詒之所善友人或先舉諄諄勸以德義嘗謂平生不識忌嫉字從何來年五十棄世然猶未離制舉業他年少輕提時義相

套襲矜炫卽論古不過節取人殘賸餘瀋便颺去以兄才
何難一第爽呂然所謂佩玉長裾不利趨走趨祗槩其逢
不槩巧愚者也其昂昂不爲人我動念艮亦有負而然歲
巳丑江西赤地旱兄奮之京謁執政言指陳事詞次極言
册立悵慨乎誠執政爲之頗振所具疏稿亦首請册立諸
條發詳列俱國家利病大計尼未及上歸亦未嘗自鳴兄
眞可謂能讀書者兄有朝夕共讀書者二人一趾卿湯君
博覽百家書尤好核事實未畢逝一表弟完初唐君自少
傳家業讀百家書爲奇文纔入中秘卽逝自外邑中無稱
焉

愛梔記 丙辰五月念七日夜五

梔子花世未有好者少時獨見吾母喜插之每晚至以盆
承徧浴數十朶爲匯日用人送之多滿小盆自吾母逝後
四十年餘目絕不見此花卽插者益少矣聍自婦女所復
[illegible]之心愛玩不已每晚將插之髮中且數數語人以吾母
[illegible]愛人問故余曰吾年少毋未嘗與言所以然今每玩之
徧覺有玉蘭之白無玉蘭之豔有茉莉之香無茉莉之濃
服之可清心肺可解煩鬱用之染可爲黃可爲朱爲綠爲
碧爲赤地夫世知有色之色而不知無色之色也世之有
味之味而不知至苦之爲眞味吾母之愛而玩其或以斯

乎且世物無不可賞也而古唯愛竹者愛蓮者乃稱雅好
至若芬椒不御蘭芷不佩騷人志士感嘆傷嗟至沒首不
已然世之好之者尚多未若梔之一未有賞耳俗稱供養
佛祗以梔不以他花而世俗富貴家爲苑囿觀游者至徧
植他花曾不一用梔豈其意尚各然耶蓋至子美咏之猶
以爲與道傷和何況其他吾毋生世貴家而性清淨居常
嚼茶滿袖腥羶肉食都所不喜好觀書常夜分不倦有梔
之德者也又吾父一生困於州部晚家益落吾兄弟又未
能出頭角食茶含酸纔四十四年而遂病邑鬱齋志以歿
有梔之過者也其愛而玩也豈獨茲花之好爲容飾而已

哉吾童稚時狂誕好迂常有西山吹薹想今艾矣憂國微心奮死不顧終至紛紛干議卽閉戶庭不出不敢望梔之白且芳也獨其苦尚可茹且存吾母之思已矣書舍偶有畫梔一軸頗工緖非俗人筆疑百年前物也其粉黛俱黯然是又眞無色無味者然而特可久不凋謝使吾得常愛玩之焉因特識之昔人欲廢蓼莪而蓼莪常在今吾從日對梔花而不知其在否如何也姑以俟夫見此軸之人

仙源遺慶記 丁巳六月十三日作

壬寅歲伯兄容與淸朝忽欲作一仙源遺慶扁扁家廟中迨戊申歸兄逝矣扁已額神座上每瞻歎欷噓久之扁筆法遒勁有歐率更楷法蓋兄生所渴慕也獨不知仙源何指兄素力學然不喜言仙談神事不甚信家自上世皆詩書惇朴方外奇擧絕未有譚者而所云遺慶何取焉豈仙慶說卽世所爲吉祥善事兄淸夜冥思有所盱而特以叅也顧胡不他取而仙之取陶隱君作誥述古來上聖大賢及近代達人高士皆明證仙號其位高下以德厚薄遷著疎數繫特久近雖怪誕不足信然係賈子所稱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明明以之告君卽去形而仙未必無據吾家世未嘗剝削大父小野翁博學多聞常閉門固守有罵辱至庭者置弗校太王父南野翁平生淸鯁方慮囚楚中多什無辜致忤直指左遷爲大理諸土司不敢持金幣謁在滇妖人作冦先三日擒治冦自說非孫公吾可得十數年橫不知戕殺幾千萬人命遺慶之儲其有屬歟卽是當仙源固無不可而他深心隱事所不知者尚多歟夫仙長生久視道緖餘也而後世乃轉求之玄術玄術不已而轉浸淫于貪慾有爲失其指矣吾家素無好仙者豈仙源之屬固有以也家從祖父來子孫衆多糊口不給余謬出仕力不

任堂搆一甓一椽不能葺修年過艾子子無子息徒有望
徊仰歎如是則殃咎不暇何慶之云易稱積善餘慶兄特
加之仙源余不知仙無從叩源也遺慶方來嘿而識之者
其將必有在

述戒 十一月念九日

愼行少父卽告曰我初婚汝外王父欲父豁田分爨我因泫然淚下外王父謂汝他時無屋可居無田可吃在我曰卽欲有屋居有田吃嚴父不敢違也近世人不借人力自求利者有幾汝曹志之愼行初漫聽後雖告數數未實醒也近欲爲姪女豁田忽思及中宵驚歎淚爲咽先是大兄有仲女所適患痼疾嫂欲令割田分爨後嫂逝余堅執前議業割田令分爨矣是固無可柰也頃長女夫不相能歸居幾半載余討其家饒卽割一二曾不損毫毛而予女有丘山濟然思到嚴父不敢違處柰何借吾之力以衞夫家正幸言未脫也萬一脫之悔將何及因思曩外王父愛吾父毋豈不痛切肺肝然祿父一言卽止尤愛人以德之大也借令肯一出口卽吾祖欣然俛聽未可知卽他觀者或尚以爲厚不以爲訾也當外王父說時父兄弟僅三人後又生二人後祖槖亦漸用竭吾父中年果無屋可居無田可吃然寒酸中志益猛淬常謂吾曩若少有違父之心此時子一未生今安得有若輩三四人乎卽田不知終可得吃屋不知終可得居否女曹志之父生平未嘗管一毫利息稍有二三金羸便欣然任人取用或刻期還耳卽出入未嘗自操等任僮僕云或多或少卽唯唯不復算此皆志

之可思者也每年出米後先筭合用糴銀幾何又合用先生束脩幾何尤足爲家法訓歷前有葵數株嘗指示行日是花最宜種爲有向日之誠也凡讀書人尤宜秉此志女背志之

別語十一月念九日

愼行猶憶甲午舉邸時仲兄將歸雪後寒甚需夜坐意概寥寥因相與談爲人須廉讓久之沉吟更思憶父親渾渾醇德父平生曷嘗肯曲下人至語過戇直人不堪則曰我性然甚則面相很背相訕咲即財利曷嘗不欲贏然詘者過多至得之秋毫失以丘山尚欣欣自爲贏也此何曾有意廉讓實則好廉好讓者不過所謂心根不壞培植無窮者也今吾輩合自思肯受輕侮于人不爲意受虧折于財不與校即生平進步多矣兄又問欲與父何言余曰今立身始事宜撙省毋以體面故自取累凡體面說最壞事令人耗費不貲甚或與俗競爭不相下壹意撙省處季世可以全兄咲曰此仍是求廉求讓之心非纔所云也余赧顔兄曰父親醇德天性實然若從立身始刻意修名毋貽不廉不讓之垢他日更進圖之未晚適來書堂獨坐一疏一飯內外間如余愀然不勝紹庭感吾父晚益耗廢于產益愳愉于里閈童嫗今吾叨祿廩產倍諸生三矣官雖不久頗志建明拂衣徑歸長日高臥每辨口錚錚人多不能相屈自忖二十年來所曾受輕侮受虧折者幾所名不輕侮而實爲輕侮名不虧折而實爲虧折又業受輕侮而不自知輕侮業受虧折而不自知虧折者又幾豈書

遭遇不畸抑亦崖角多亢以此語廉語讓是飾敗絮爲金玉也回思夜别仲兄意概豈不更增頳赧蓋有聞而折之者曰若父有大讓子不知每語人曰吾家僮若與人鬨不問曲直壹咊笞罰僮爲是曾有友屬事者許數百金後謝不滿一金恬不嗔少需餘不忍索友人之負既家落至割女貲代償友人負是又有大廉而子不知者也

內子言

世俗每遇六十觴多壽以言無自爲言者第內行人不深知且余子無子自忖劣薄無乃重累夫人甞二十歸我腹瘡劇甚岳翁急針之良已而余祖母自太夫人慮難育二三年間輒勸畜婢妾乃瘡針者因多[illegible]夫人隨置婢又三年隨置妾後三十七妾生一子[illegible]夜不睡床一生筋力爲瘁年未四十便割床席[illegible]諸妾未嘗呵詈當初歸余貧焚膏無措則以衣飾器具質之爲費又無措則岳翁爲援例入京館穀比入仕余取予不肯苟夫人安之每往來長安若鹽若粟不肯攜數包下人有私攜者立撤之自癸丑後余一金不肯受則又安之手自麻積絲枲居常素布多補綴余一兩旬他出便食素不復買肉余食他所則又輒食糊粥操心積行天道有知不應以無子報以余劣薄無乃重累夫人事先君曲求當意會大故則勸以壹自營費無煩諸昆弟當癸丑歲急詘之國內外惶駭夫人未嘗一言沮有來偵者則曰渠何心聊應戢耳瘡臥凡三閱月心非弗憂也而外若絕不關惟恐牢騷一攪余心事即壬戌歲爲抗疏余私相謂絕無沮言比速歸惟喜生還不悵失官如此明理即余劣薄不應子又宿祿生命萬萬不宜子天道之特加憐而宥賜之宜如何也端莊

不苟咲言姑娌間幼少者坦若輩行余懶散僕隸近弛遇主毋稍憚之外姫婦來見衣布朴率多訝不能識夫人毋車行亦唯恐僕隸一指點便張威勢即損名損事者大損人損心者更大項且移賃園中留諸妾侍余家庶幾一有子而余終不能得當月二十四日六十壽矣他家宦者多置金珠寶飾爲內壽余既不能勸之一優戲勉婆娑爲懽又固拒不肯因寫此更莞然自咲此之爲壽其以浮言無益埒之爲優戲惟夫人即以有心無力視爲余金珠寶飾亦惟夫人時天啓三年九月初一日也言成而以視之知友其咲余之矜敝帚而過鳴焉惟知友其憐余之遭剔川

而不得已而鳴焉亦惟知友

居里記 十二月初一日

余居里杜門不聞外間有郡邑大夫若相知司道來詢問地方事所宜若所聞見余毋避席遜無有固請之余曰吾輩居里所交與非姻親即知舊幸而得正人即倚說不甚傾倒然情愛相關輕重少護即恐正人不免若中人無識便道聽途說游言倡和況屬有細人懷私陰加粉飾交與不察而漫言之吾吾又不察而漫言之即名爲極當而訛者多矣即自以瀆公憤慷慨持平不知其爲陰私所中顛倒轉甚吾輩所得大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居多也不足爲明公復請再三余曰有公府之威臨之又得明公廉真

正大核之刑法在前利害迫切倉皇不及吐實必多祇吾輩所得浸潤膚受旁人皆得緩頰悠悠者不啻白黑也終不足爲明公復既以荅或時語人人靳之即有識者未嘗不望吾芘于鄉而以爲吾輩之聽不如公府之言爲過余曰公府之威非徒一官守而已有三尺有天鑒有百萬議論參相合爲而威且公府非徒威用而已廉無染方能照真無假方能詳正大無徇居間方能一意獨行自吾少居里來見每一事起輒請托紛紜回不測是非曲直也其有大人勢力之援者則揚揚意得其無大人勢力之援者則惴惴惕息一有伸屈即傷心獨買衆口共喧而爲之上者

不得不畢藏其意佐鬭佐讎公府之威乃陵夷不可收非蓋不廉不眞也蓋居閒之輩十居七八吾方懲羨吹虀不暇也何敢爲公府復入以爲公府設賓賓央坐聽之歟余曰吾邑因名節之鄉理學之藪也往時以情居閒者雖善人不免焉邇中人不敢輕出聲矣邇都劇地誹譽易譁設有明明寃抑明明罪過者遠方長安不日騰徧固不藉一人爲講解也其藉講解者非浸潤卽膚受者也若眞衆所共持而尚待一人講解卽吾以爲寃抑彼必有以爲不寃抑者卽吾以爲罪過彼必有不以爲罪過者夫人各有心而艮㮹不盡調也久矣而在鄉里特甚從之失吾違之失

衆苟從衆則吾乃贅麗苟違衆則吾徒枘鑿夫違衆而個然獨持此賢大夫當局之事非鄉大夫旁觀之宜也吾終不敢以復且自吾交數十公府來其賓賓央不喋衆者未嘗肯一詢問人也其肯詢問人者必其雅意廉眞又素操正大者也是則不詢問者吾雖欲語之無從若肯詢問者聞廉貞正大之說蓋將踴躍奮勵不爲聊且卽賢公府之聽其明于浸潤膚受之聽也懸矣夫彼不詢問者曷嘗不時時曲聽居閒之人吾惡夫吾之明寃抑明罪過者反不免蒙居閒之迹而枉彼肯詢問之心也明持曲附其途實多彼我均何益之有焉以是二十餘年無一言復吾不敢

文交　癸亥十一月十六日

余故不善文然未嘗不志高文平生受知者三公其一爲仲兄北愚當十二三歲時便奇余寒宵久燈滅則兩人坐對聽念腹稿輒賞歎後益贊余華潤每一文成大圈賞或纔半他出來則已盡圈矣卽二三行亦從空手圈爲踴躍鼓舞狀嘗曰吾無畏於世人不意吾若反吾弟其一爲外兄完初當十四五歲便題天下奇材至癸未兩三年則治飲食操筆硯而來余齋會文者月凡三余請往則曰禮聞來學未聞往也不得已聽余往一過後年余案上有成帙細加圈賞如前者卽余文無一篇漏落每皓月行游半酣

背撫曰吾無讓於當世乃獨讓弟捷我數年其一爲四山鄒公當辛卯落第公廷教子每見一文則曰當首天下卽萬不得意不出第三人有詞林弗賞余者則曰是人不知文有星相[illegible]余則曰我知文尚勝子知星相家會宴酣則索余文而嘅呼焉以爲快或恚怒不堪急索誦便懽然快也第後欲梓國朝來文百五十篇爲式余獨居四十餘固辭不安乃已夫余文何足辱三公知凡此三公皆可爲虛懷至性渴愛材者也凡人老而喜談少事達而喜談窮事悶而喜談快事閒而喜談瑣事予老矣亦不可謂不達顧離羣寡偶猶之悶也在家如家閒[illegible]制舉一業數

落方知世外情盡日山林成獨坐有時環佩對三清欲知消息深深處伐木空山斧一聲

梅臺記 丙寅長至日

昨乘一官艦揚飛帆遡清流而過石橋邊梅花一樹靓白可愛旁有吟者曰冷蕊踈枝獨自看忽沉思冷然已復有提者曰滿園生意誰曾識惟有詩人和靖知時余寒閉戶且數日矣朝日即徙往園中小臺上撫梅萬蕊森森因念此生意誰人不識獨和靖知耶傍有雙松挺然新竹十數株青葉穿牖思兩物皆余春日所移植忽遇暴風三日夜飛瓦拔樹兩者幾孑不自存今生意鼓躍乃爾夫不困頓則不能爲光榮世莫不然而是其倬倬者也梅即老植所爲摘其華而食其實者已久矣而又委在牆間向者多摧之瓦礫今者曾弗加灌培夫其根株倔強風霜剥蝕其一不受外之溫護者乃其確能葆內之貞馨故和靖之言曰茂陵他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一生好尚意眞在梅耶不在梅耶夫王元之一記待漏院一記黃竹樓繁華寒素各極其致至蘇長公兩賦赤壁一爲橫槊臨江一爲孤鶴東來又一事而俛仰千載若繁華寒素之交奏于胸也然則臺雖陋有會茲梅倘得獨以寒素棄耶前坐齋中數日兀兀繙參同契苦不得門戶即素女嬰兒黃芽白雪應的的有實今徒紙上光景一玩茲梅千卷丹經不如一握青枝之爲顯顯眞可超希夷而證大初也因恍然爲之一

咲掌四圍各七尺高亦埒是因命之曰梅臺

薔薇壁記

薔薇無處不有乃於吾園爛開視若錦屏然徘徊玩之眞所謂敝帚千金者也然非其花之謂也自三四年間海內高賢大良壯夫偉士所名松筠其幹蘭蕙其心一旦擯斥于幽扉𢡟囹中雖光采冲天而形質沉埋九地者何可勝痛而吾竟荷　聖天子赦詔以免吾得與園日相守并以茲花繁茂爲先榮不至道旁之流離窮邊之骸骴又所謂直木多伐而支離之全者也不亦榮幸矣哉雖然亦非吾與花之謂也丙寅春吾嘗植兩玉蘭于庭方春花爲盛開迨六七月又開視前加稠焉吾以病臥數月不至園僮子持數十朶歸聘之覺了無況味爾時威政日亟而禍亂足憂也豈眞性命之虞令　聖天子撫御一年來蟊賊以剪瑾瑜以章珪璋以特達樸遬以生生吾即老病不復冠帶而忽逢　聖天子特知排悯議愰還官誥得以垂老舊臣長日從容徘徊屏下然則花之足喜悅豈直在吾昔也縱奇花異產不過增萇楚之悲今也即蔓草凡花便足歌黍苗之蔭夫吾一　疙生榮辱何足云而　聖天子隆興景運嘉惠宇內弘恩不可以無紀也因書爲薔薇壁記崇禎元年戊辰七月十二日也又憶丙寅夏有蓮一株高四尺五寸穿葉心而出如佛擔盃早晩無舒放開几十餘日素知

花者噗未有然吾不此之記而記薔薇邁偶一見而薔薇
歲歲見其歌　明盛于無窮者將在是

選詩自序 庚午四月廿二日

余既重序唐翁詩所謂詩客家詩與學士家詩剖詳矣異日無異以爲艮確余因說余於兩家皆所不能也然余詩亦自有兩種一於古人忠義處念之獨苦一於古人仙化處思之復闕夫忠義非所敢云也然亦焉敢如世矣梯滑稽詭自託而職業國事付之悠悠因思古人懷石吊湘千載慟哭彼才非不羸身非不絜績效非不白亦其忠義之難明遭運迫厄然也吾蓋念于斯而詩有不得不數數者仙花非儒家正則吾東髮來所闓卷不欲道而見當世蹤跡如黃白冊石何嘗不動足誤人因檢古人言如稽叔夜郭景純彼皆值世艱危不忍鷄羣鶩食以自爲溷濁因是託于遠擧眞無可柰何之態呼天號父極思也吾蓋念于斯而更有不得不數數者如唐翁三忠祠吾蔓之爲十首邯鄲行復蔓之爲十四首途徑可見已他如讀方正學集宜公奏議昭關行蘇武豫子隨司徒宋史忠節蘇楊賢祠咏皆爲古人忠義發也卽謝朏之悼[illegible]王之魄王祥之紀銅雀之傷是心也如純陽觀紫陽[illegible]焦山天台劍井紅梅閣仙岩皆古人仙化事也卽[illegible]江行太白行子房山圯橋是心也卽咏泰山咏昇[illegible]詩鶴南明咏孝女是心也詩固不出兩種雖然種有兩而心繇[illegible]也夫稽郭

何嘗不以忠義殺身至屈子自附彭咸寄興遠遊昔人所
謂水化者焉吾益讀化書終始惟匡世寧人汲汲至淨明
道術歸諸忠孝更其灼矣咏化書云利名人走終無了忠
孝心還獨有餘爲善敢希天地報無明多詫鬼神虛言雖
腐爛不忍自置咏淨明云何處尋真訣顏淵共比干此身
原物幻大道只心安縹渺昇冊闕虛無下玉棺尋常行指
點九萬足扶搏益一生素履便是終始去來實地也又嘗
與人云請君慎勿譚神仙鶴頸鳧脛各自然請君慎勿招
學仙自誤誤人空歲年非徒盟之獨云耳而諸知交餞送
贈贊剌譏絕無及焉間有葉相國王大司馬鄒都憲二章

亦爲世也足明其才淺而其致狹矣往者魏崔之亂至有
謂我招賄殺人假仙惑衆恨不立肆市朝者而終不免于
黍闕之遠謫真生平浪吟放也使吾早得飽服湘淵人誰
謂予究今幸逢　聖明昭洗何敢遂懲羹吹虀而以忠義
爲不可爲并謂稽郭諸人吟詠盡不可傚傚耶且稚衡君
俞之刻選行也十年餘已予亦何能終諱矣無異因暢焉
一笑是說詩之徒亦其言之爽然一不欺人也丑丙畬入
部一焦勞營職一憤慨激言往返踪跡咏者甚多又世盡
所知試以此列諸翁之序後如何夫無異豈以爲余依稀
有學士家風歟然終不敢任

書李嘉湖扇　六月廿五日

李季重吾門人也稱嘉湖[illegible]殺余扇用之復投青
竹白面每扇可直錢四五文余笑曰何朴也吾雖廉廉不
至此已而閱之每扇各有近日自爲詩扇六詩亦輒六與
懷身世之感才情[illegible]然余又大笑曰何富也吾雖貪貪不
至此

記謝唁戍者　七月初五日

方丁卯正初人來唁者吾啞笑曰人以吾為得禍吾却欣然自以為得志夫朝聞夕可終身非不時時猛懷然每慮死之無故乃今幸得以戍死而本心了矣無他之矣吾故以為得志且吾自十二三歲時慨然思立身獨見蔡西山登建陽絕頂忍饑啖虀讀書欣然庶幾慕效之自後俗情流失汩汩迨己丑大病還歸一醒而未克掃除者尚十年夫西山以戍死者為道也吾今戍以國事幸似之亦便當且暮溝渠不辱西山吾故以為得志又憶辛卯歲游京見俗態囂冗慨慕玄晏先生篤病家居朝廷累徵辭不就窮老讀書其風尚可躭因是特名齋曰玄晏自入仕後常思一得當自洗身名無終涸及疏討逆後益忽忽不寧每謂生不如死及魏崔亂天下賢人義士殺戮殆盡即一削奪何足了願彼即不吾死吾當自為死已而閱玄晏借書一事乃若委心晉武忘相猜者而後以生吾心益躁不平時屢有人傳籍吾家者凡數十次無可蹤跡若萬一以清寬我吾何得比為人嘗詩云人來莫漫呼玄晏老病無勞更借書益明志也乃今一戍猶以疏故與吾發義正不負吾故以為得志初是早未對客獨坐書室半晌自笑曰何吾命之福也直可與楊大洪諸公同列已復思不獲逮日吾尚得從容與景逸高公同途自後尚有旦晚來吾門相嚇相誘相勸相救者吾故愬塞耳并述以謝之憶八九歲時輒聞母云今古兩北海以為傳自外祖翁來後年長徧搜翁集中無有也然心念兩北海事未嘗忘壯懷擲往迨戍時自幸此生如今已矣即不能造其堂尚幸可倚其門廡吾每對來唁者多白眼相盻不知吾少如是豈亦天與之緣吾故以為志非漫

易記 乙卯二月

友人某素善易坐余齋連日叩之易不肯言急叩之則曰子弟可學凡易耳余曰易有聖凡乎曰有夫易有聖有仙有凡子弟可語凡世所謂講理索象鉤深極微有言有思者皆凡也卽仙易未可易語仙則希夷康節等是也如周程便不可並然周爲差勝如朱夫子方是聖易其言似乎淺細玩之味寔無窮其作啓蒙諸象圖似原本前人然乎分象數獨得羲皇以來指意與宣尼一條線路眞所謂大人者天地合德此之謂聖易如康節仙易但可於前知處得力耳與聖易大相遠余曰吉凶與民同患獨非聖易乎

其言極數知來以前民用何嘗不知來某曰所謂聖易者不在是叩之終不言曰子弟可養心耳不能養氣也養心者乃可與學凡易極其至或亦可學仙易若聖易非兼養氣不能也養氣者要於一生不苟取一生不二色斯一呼一吸我皆元神與本來正氣合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爲之協應冲和內含有一毫乖拂者吾未嘗不覺知而吉凶所召乃絲髮無差卽何嘗不知來然而易尚不在是子眞不苟取矣色能勿二乎有二則本來正氣不完而衡自欹矣何以平物本先撥矣何以生生極子清心專志卽仙易或可幾然而索之易旨亦終有合有不合且子亦安用此

子弟一意博古人物低昂行事臧否世故善敗時時照證卽所謂開物成務靡不周而知來之玄虛杳冥可無爲矣是亦何嘗非易余因叩以色之說曰夫色有作于身遂形于面剝雜一感卽神氣爲之不清吾視蠢頑之夫若婦至有干犯倫理者卽殺紋見面何證何所皆有定不差其最稗者一御優娼卽自家本氣隨以喪盡縱欲有所營爲有所研索皆游氣之紛擾爲之未有一得正者也因指一十六歲童子偶有破未及交者曰是於易壞矣吾縱盡力提挈或尚可與仙易未可知若德行再虧便終身無學易路矣道及世人不平及惡境羣趨[illegible]酒交下食一飯不飽[illegible]

僅糠覈隆冬衣粗布三重兼知數事屢爲人言吉凶多中然至是不言久矣因自說一事曾爲人斡旋吉凶隨以驗然是不無干犯天道而吾易亦隨以去今亦不敢復言學易余叩其實乃熱腸所發不得已而然蓋古有道術之人泄天機而得譴責者亦良不少今某無乃類是某又諄諄戒余以仙易無所用不如一意博古子弟養心清神于德行勿壞博古致用是乃眞學易因復說朱子之易眞聖人品格自漢以下一人余叩其詳終不答也

南明子記

南明子館余家凡五年善飯然常蔬淡丁巳歲忽食糠覈麥麩主人雜米輒推不食夏月好食瓜皮有叢亦割去不食如是者年餘西風大雪獨露坐崖岸上終夜近坑厠臭穢夏月不避人以爲賊也將驅之乃於遂郊荒墓所坐歲以爲常冠一敝巾無寒暑衣布二層人呼爲痴後忽食葷酒劇談戲事人益厭爲痴辛酉春齊尸臥六十餘日每日水二甌余往訪時已四十二日矣鬚髮黑有光色健談如常人說體穢不可近余近即之隱隱有香氣類黍苗初青者然再嗅之覺氣從余鼻入蒸至胃明日尚充充飽潤

午食暈氣遂無有又半月步行十餘里附舟至荆谿月餘逝歌吟浩聲滿空是夜忽令子異宿五更喚持火來則目漸瞑矣嗚呼此其去來如何耶豈仙家所謂尸解者耶然生平並未嘗說仙道又絕無異人往來常言朱子即孔子全身註解一字不可移易見有二十家子書則令子熟讀曰言言是大道大作用嘗謂漢以來除董子外淵明是第一人物又說三老董公勸高祖發義帝喪激發天下大機括便是扶王第一手不必他做事如李太白識汾陽於卒伍中又救之垂死時便是中興第一功不必作做事文章八大家娘娘割析以爲正傳學之者須養此氣脉即左傳國語太史公亦只是此一氣自說易非獨明理兼有作用能役地鬼役而天神宿災禳廻而嘉祥應照有蝗露坐五六夜便言無傷已而果盡飛去叩之毫不言所以邑中達者造訪再三相對久輒面壁坐終無言嘗尸臥時余叩以道術大聲曰女自深知不必問再三如初余餂之豈子房赤松類耶低聲曰非也乃大士法門耳然臨逝時又食肉飲酒如常前六七年談未來事多奇中叩所以則曰女能不近一毫非禮色不取一毫不義財即女應自先知不則日叩子無益有田十餘畝常以施族之賢者并聽弟兄取用不校余家自束修外與之一錢不受卒時竊付子無他

曰守身爲大嗚呼此其與道術又何如也余疏歸憶三老董公言不覺悅然一詫南明號也姓陳名丹心世荆谿人先余秋在邸時宅門有老儒敝冠褸衣扇障面貌類南明者投僕一手書欲寄其子所言盡經術義家國事余姪看訖擲之河中不信也傳者以爲南明子然歟非歟孫子曰余生不識仙佛然嘗見一同年縉紳間說瞿塘來子年八十四去後有一友從府城中謁來來託以手書數行曾爲某文欲改竄之文在某館中某部册内友到家道則來已去三日矣檢之果一不差古所謂空棺若隻履歸者然歟非歟來字矣鮮有易數卷三戒篇文詩集行世南明無記

載歔年來孥無語言

小磨記

有小磨一具石微綠水潤之益鮮側篆八字曰秋月含星春雷布雪頗工古逼宋元時物春雷聲也月則旁有鈎象疑初月形而星兩三點四布極圓紅色可辨出天成獨所謂含星布雪余深思之疑是古幽居人磨米作粉者米於星近似雪其粉狀也想其人茹素韜光世味絕無可嗜而獨借此以養真全生所謂秋星春雪特寫其寒癯寂寞之狀不然當月而星當雷而雪亦胡取焉或者以爲米尖長獨薏仁圓酷與星類薏仁古用服食延年雖然猶寓言也道家太陰煉形特取初生之月所謂三日庚生兌戶開也

雷本陽動而春雷一聲則萬戶千門從此開闢雪之布其古人守黑知白要指歟且月陰而星有陰有陽雷陽而雪則陰兩者相生相蕩相制相化始無枯陽伏陰之病磨之取象顯而稱類長是歟非歟惜余居平素不好養形家術即星之含雪之布縱有工夫消息無從驗也薏仁服食未可恒得惟米粉煮作湯不用鹽豉不雜他藥石味頗恬又簡率易辦余其長有茲磨之用歟不然磨雖古用與今同無貴已磨從從弟先省來傳之其外祖周北山家云貯水磨之可止小兒驚病如是則古真可貴也余山居人絕無寵辱之驚然得把之洗心不亦快歟又安知不可治他病

歎余姑試之如果可貴也則請還歸之弟客有閒而咲者
曰子眞磨知已也戊午春石齋居士記庚午春復爲銘曰
與山常止而不缺彼應與天並周而無撓吾定無心而物
爲之游在虛中之徑無力而物爲之屈在持滿之勝無聲
而物爲之和在摩餘之聽意是蓋磨之大凡也獨念子之
常閒而有腹不盈有水不泛誰與爲秋月春雷者之一證

石記 甲子十一月初五日

有篋藏印章圖一卷不知何人畫最工細象勢生動其一
五色文各徧或濃或淡若四時景一金色大士海潮中瓔
珞披服儼然有蓮花座大盤陀石亘三方金紫星星燦爛
前浪湧中有海神叅禮隨波上下其後則圓日映波飛鳥
橫空游魚躍面濱紛其一爲達摩坐石壁滿境雲霞面赤
紅獨俯僂石上下有一紅赤面映雲裡前有小紅燈相對
其一爲觀音送子貌蒼然孩端坐下有鰲魚載之後有雙
鴛鴦臥水上恍惚中或疑一或疑雙其一爲老猴踞樹全
身長立後有二雀引頸若伸呼其一爲龍鳳猴鹿各見一
面龍首昂然目角鼻鬚如畫口中有一珠吞吐其體黃而
頸唳水中淵湃掀聳若全體見鳳立山石間半體見而首
引修長若鳴正與龍對猴面稚攀樹絕頂下一足縮一足
垂而豚卵畢見鹿臥地首角目軒然他雲樹亦叅差其一
爲角冠長人特立手指點而兩小兒或坐虎背或拔龍頸
皆馴伏其一爲海中怪物兩頭有口一魚一鳥又有鼉伸
頸狀又有怪伏獸不知誰何有壽亭侯張威奮袂若怖懾
之者然腹坐小兒神氣不凡須睛日瞪眄方見其一爲純
陽叉手立張目遠眺虎伏其後虎上有僧向立一面背坐
細按之中有一人面色聳秀若星官狀背窿然突如蹙蓋

玄要齋文抄

一象而三視之又後有面似鬼似人疑柳精前有儼然崖宮中疑菩薩相又前有象駕文輪迎而來者然其一爲雲山一帶清森可愛有道人獨坐看之中似純陽後一白鶴遠列其一爲重山列嶂一面劈裂一面有老猴俯首若聽語而四五人近撫接之有三人若洞仙又正面莊嚴若大帝又朝官一人首若勳官簪纓面目可辨一小猴乃反振仙向復有白髯老人立其旁開口仰笑又一面山上有馬首鞍韉上有神人瑋頎面挺雲氣下一面波光溜穿俱作水草紅茜色雲護其一爲大龍四面自頭角及五爪尾各露爪則鱗跳上下其一爲龍門積石鯉首血星紅下有白

[illegible]人疑水仙者一面有官人立青兕上作嵲屼勢其一若將軍[illegible]得有一正朱圈之若貌心體者其形象大凡也又有二石無他影象獨正朱色點點散布凡十四方圖上皆有鐫人名士其十一爲徽人葉所鐫一程氏一毘陵錢氏爲名者六字號四四則銜若封識皆近時逆者其画人反不識名字石色有黃白黑青純雜各不同其大者三方各寸許餘大小不同象有四面者則分爲四方餘二三面者如之夫圖既人工鐫刻即何能各有象宛然余持問友友云不知何山[illegible]種種式藏久石氣暈或地氣蒸濕變現則然若以此圖[illegible]世間石嘗無有應者然得以圖藏

匠使往來余目便若吾之長有是石也豈不快如東坡所記齊安石有一虎頭口鼻耳目皆具則石之生種種原未可測量近問錫山有顧氏藏和州石甚多其一儼然大士像者價數十金余力固無從羅致近乃有携四十枚以一金貿之中有一象疑佛在雪山枯坐市人若携來僕皆不見余偶見異之因細玩則山頭有日輪皎白崖坳有修龍善虎以別之晃日中躍躍隱見因思向所圖印章者或人家畫有而圖之皆未可知如今時石燕及蟹等皆有何獨疑人物余既林居偃臥戶庭不出是佛之緣豈以爲醒耶惜余心意散雜無能常與瞑對噫使石而無知石其奈余

何使石而有知余其又奈石何

硯銘

硯鐫建炎四年文思院製癸亥冬亡巳巳冬淘井得之

喜爲銘

無始之石建炎以名建炎四年朱子以生五經傳註易道
大明宗二宗五百世可徵龍尾有硯石德以成首尾踴躍
文采縱横昔胡在井今胡忽升南離光照易道其典

硯嘲

孫子用硯淡然無字若形影然常笑之作銘

古之硯荷葉以拭惡其多墨我之硯金鐵以劃惡其弗克
受受而劃之石終無泐是爲無用之材闇然之色蓋肯數
年于泥中人尚嫌埋藏之未極

書銘

朱子集百年物也舊藏翁浡不堪聞且忽嗅生香
古冊書香今忽來[illegible]集翁浡馨芳頃逸移時嗅卷翁浡
如舊青香心香胡[illegible]冊邁始知書中當自有異時肯心嗅
香不在氣香嚴有[illegible]何恡于儒今所嗅集宋晦翁本

有石數十枚光輝瑩然巧工鐫之因形得像因像觀妙
爰系之銘

佛石第一銘 釋迦

佛乎何在在彼虛空大雪飛洒紫山濛濛佛何不[illegible]在此
石中碧帽白彩俯首曲躬内江道人生長雪山俄恍庶出
佛在此間毘陵居士佛對開顏心望重峰歷歷可攀

佛石第二銘

身亘紫山蜿蜒墨龍我見首尾還見行踪窮其深且復見
善虎佛歡與歡佛苦與苦是虎是龍交頸相摩空山無伴
佛在於茲

佛石第三銘 彌勒

童顏妙容萬古真圓負袋何附笑笑何呼童子拜前與摩
頂顱耳根直上天梯可扶高空樓閣曠野修途仙人中道
示我有無慈氏誰氏吾自見吾

佛石第四銘

何處嚴城芒鞋直入肩負行囊手握册粒童子拜前一丸
可給朱宮望望叢翠律律一角羚羊就中燕窩杭斯敷斯
無或相失

佛石第五銘 一祖

渾渾江流日照與黃莫莫高天青素若蒼赤禮長袖上下
生光麋麋偎袍一葦相將對聖者誰西歸我傷曾聞石上
千古是常

佛石第六銘

身邊江流影歸天上一身三身是真是像與風飄颻與波

蕩滌以一乘宗破六家相嗟我人斯彼崖惆悵

佛石第七銘

蓋嘗萬丈而懸之其量有量徑寸而覗之其相無相君不見高山之頂纍纍乎若若乎其萬象平旦正衣冠而禮之環相向也吾席何趾吾袵何鄉

仙石第八銘

有桃斯紅有萬其叢小者寸握巨者瓮鐘既桃其色復桃形實史儋坐看鄰子竊一有水燦光碧綠青黃晩山景象大塊文章

仙石第九銘

朱者吾知其爲火黃者吾知其爲土白者吾知其爲金綠者吾知其爲木角冠道人帶劍猛士黃衣滌綠面顏頳赤紅光天瞩是唯神將之屬非虎非猊黃衣槁項青碧眼目是唯神將之所鎮伏旦旦水浴燗然朱綠黃白之相照燭

仙石第十銘

吾嘗觀乎泰山之頂遥天如墨一線界白已而海波蕩漾諸山盡赤蓮花上下日影所廹忽然騰霄神覗碎易變恠慌惚今胡來石豈山分身與水莫逆

仙石第十一銘

漠然膝而坐者帝耶穹然笏而立者朱衣耶瞿然俯而僂者二童子耶頎然翩而翚者豈鳳耶抑鴈耶厥知千古之時不以汙濁見鴈知一歲之時不以炎熱見胡然而山巔澤畔雲不能捏風不可轉長仙袂之爲綣繾耶古不云乎水清石現

鸚鵡石第十二銘

碧綠其衣朱丹其距惡石能言不爲學語喜石止止不爲輕舉昂首水涯何所躊躇欲其來斯唯我大士

仙石第十三銘

天宮帝府未聞其名素女玉妃未覩其形三山海神未既其情蒼藤靈草未孕其英孰使我旦旦焉搾津焉不假丹青抒寫輿馬經行而長若平生之面對絶勝于夢寐之夙成

仙石第十四銘

萬物一鹿天地一桃老人騎鹿桃中遊遨冠掛其株手挽其條鹿聆兩眼挾首而超太空青青如有所招銀河淸淺直濺我腰

仙石第十五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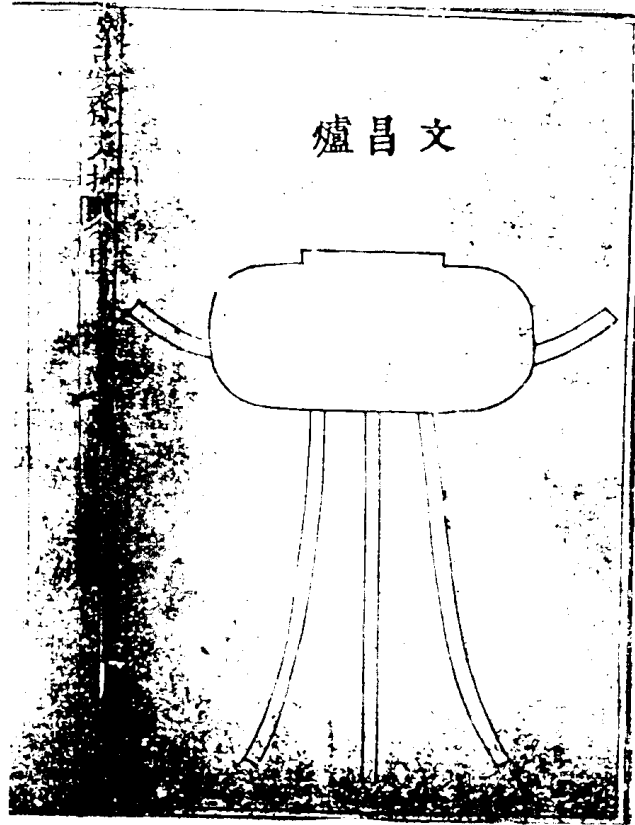
深山曠野童子我隨萬丈丹壑蒙茸離披遥望天門遐顧茅籬黃屋烜爀青林蔽虧童子推輪亟其雲馳華屋素旗企予見之角巾藍袍道人爲誰

仙石第十六銘

冠我逍遥文輪徐舉行乎六合盎然春雨相彼步揺華闥歘歘行乎崇嶺超然雲會

文昌爐銘 庚午三月初三日

閣有一爐鑄爲供奉　文昌帝用其構思積年所矣客歲秋忽示我像隨屬友南都鑄鑄不三月成蓋國工也即友亦以爲三月精志殫于是工不識字見鑄成詫爲一文字以爲我生平營百千一火而成者希有成而四圍絹緻無缺無撓無播無震無侈無弇者希有迨予見亦詫隨以像測則三足直立爲乾體口圓兩耳方長出大腹圓爲離體以乾下離上測爲卦大有大有爲文明　帝德也隨置閣上虔奉余嗟咨器若是大矣顧不置之通都大衢令人什百瞻仰又不獲置之崇樓敞觀方内外有道術者栖息其中而獨藐然孱兹宇徒令壹不通交游冠蓋閉門謝交之人朝夕于斯孑孑也無乃非其所益用惕惕焉意帝照臨不遺窮阨不踈謭陋更收之老病罪逋中無能爲用者尤惻也爐凢銅八十一觔友人以爲用九數余又測其像口若腹一耳二足三疑爲用六敦差咨帝之兆于爐者義亦若是其大既令工鐫　帝號于爐之前面因銘曰

穹烟上貫神其清德馨照下民其寧嚮所作爲嘉以成休止于是無他營

神物圖記

有持天神物古畫圖一軸觀余者余初見之白茫茫耳已諦視則微青有四圍界限種種形象已則沉沉黑已則碧玉銀縷漆黒翠泒中有多神并水陸空行等狀其大概也其最尊者為雷神三面五眼光熌熌不定其通身為羽毛狀易所謂飛鳥象也易有帝出震道家稱雷神天尊疑為帝云其面旁有赤圓日象居左又旁則有鳳頂毛英英森發兩足金立身窍窕尾芭結長而秀見者令人神竦愛樂右頂旁則有龍兩眼睜睜赤血鼻昂額金光項以下銀色週身疑長不可覓而鬚前有爪挺出夾之疑又有一爪然

帝所乘天馬體麗眼多出不可指近則有一魁宿手持絡索前則又有四魁像叢聚胷有四方圖文手握金斗尖三方而有玉釭圓貯之下體有四方圖文未能辨魁前有挺出雄面兩眼睜圓手持長劍疑天師又有將隨後魁身圖文下有牛女象又有金斗四繞之連前三疑為七襄又牛星抱馬立屯卦象乘馬而繼以婚媾亦詩于歸秣馬義又前則有首昂然兩角長而秀足龍形為麟夾魁麟下則有龜滿身金光明耀昂頭前出兩肩兩足各具尾長接神如后土者神象女人皎白首羅紋諸絡索兩翅長尾接亦長若浮外可見者疑為后土前有隱隱若現水底其面白遍

體如前疑一主一輔爲二未可知麟二疑亦有陰陽也夫
奎斗牛女天所以綱紀陰陽之大也四靈外前最大神爲
馬又前爲關又前爲趙玄關趙間者金束冠有鬚白面裁
然亦似帝尊像或卽關神化像又前爲溫獸則有獅子乃
援鳳此週圍圓身也馬神伎好手持一槊冉立銀甲新鮮
騎一巨物首金光一道人指爲能所壓伏諸象種種關神
有目明頂綠將巾騎馬飛馳初望疑有諸神環之後諦視
不見也神兩臂一手握印一五指舒可辨俱在金光中趙
溫難識後乃見趙神大面頭額有一文象隨有珠綴兩顆
合上爲巾胷有兩乳乳有一首長項又足跨其胷有爪有

光疑爲馭神拳臂曲挾之各有羽毛而獸下有一大鶴頂
眼烺兩翅飛展如輪溫爲虎象兩眼漆黑錚錚頭有若化
形狀又有人面形手持髮提之所騎疑卽獅獅最兩目挺
滿面懽對鼓舞一足宛轉捧首指及爪毛可辨其所壓伏
物亦多俄有人示我爲獅之出爲壓狐也狐非獨獅下卽
天尊胷有伏者是物爲人心明暗寅竅亦爲世道治亂關
頭女不可不亟識余亟視獅下有伏者疑狐矣因見前所
指天尊身一獸兩眼尖長鼻長想制伏後無甚惡相而媚
態侵人并老猾狀亦具復一日視狐初有三四狀皆酷似
而多奸態又諦視覓有十數計適溫趙二神下所伏大約

皆同而或狠或孤或軟或嗔或汪汪如淚或軒軒如張[illegible]
異中有一名猶者亦其類古所稱狐疑猶豫者也隨以視
能下所伏種種前見一虎面目毛畢具而兩眼埀如守靜
疑易所謂虎視眈眈善顧養者也旁有豹若狠三四又一
現一大身最獰臨有十數皆惡態或老或少或伸或屈令
人毛骨欲蘇又有一拖舌開口面長門者疑饕餮大約衆
惡無端一貪起念耳又天尊胷亦有一物疑虎者視多虎
迴溫伏一小玉獅懽舞現其前意所以制也夫狐性疑虎
性猛兩者皆人心必有之惡一柔惡進身旋以毒世一剛
惡殺人顓以利身兩者縱橫掠轉而世乃大亂人物殄瘁

爽虜跳梁何代無之是卽帝旁不能無而馬趙溫三神所
制伏下多不可名狀其大力威神撐扶天地蕩滌妖氛保
障人物佐帝彌綸亘古亘今固無極也馬神槊復有一倒
下指者末銳而爍疑爲拄地溫趙身皆有長影護身直遍
南天大半者再又遶中樞軸外聞之人以爲金繩也詩云
金繩開覺路非歟關獨無有而所騎馬下有飛奔遶身金
燿者重壘一疑爲獅一不知何亦不見猛烈將巾旁有一
龍兩眼奠護之第神一眼矓烺而一眼有漆黑物障面不
可見疑爲龍豈世之多毒神不忍視亦普賢眼闔意也胷
初青碧乂刷之腹乃現一小身而胷有照心鏡光爍光中

復現一小身馬首復現一身疑古人所謂三身者然腹以上直胸復二尊神層衆大約闕神比他神更耀所居當一面與帝尊遥對帝尊五眼而光芒四逺令人不得瞷邇終莫能認睛瞳圓文則四圍並有帝身中有清明在躬字有一陽一陰象頷下有白日萬仞字有浩浩溶日字馬尾有驟嶺字前黄中趨奏字有行地無疆字馬下有伏獸兩眼有多眼金黑並耀並驚有道人以為旁前宜有罷疑其是而有字不可認甖胸有持濟六陽好敬正人治安世道字蹄下有凝豫字馬神胸有布德浴天字旁有焉握忠誠字有超萬含一字有易心萬卍字有撫字維世純以終始中

心字闕有南天陸海字有心浴民瘼字趨溫有安世平定福祿字餘更種種不可認前字多與佺並觀細别之而有狐處類出處若踞相混不可見者至好用正人字復他出余與佺並觀之青碧眼鳳旁有蛟身純銀光他遍地多銀光即狐虎多有金光耀者想此輩氣勢障天難有消㓕亦將有一露本心而用之助世者解田獲三狐未濟用狐蓋其明証且虎變豹變皆大人君子治世革亂大要變者去穢濁而為清明虎豹所為文炳文蔚者也帝馬後有鼠人立毛色澤黒酷肖又有兩玉面者不知何疑為猿不甚跳躍旁有大豚魚毛色澤絶肖與鼠埒豚魚即江豚也其狀

猿首復現次狐後亦陰類也多生青故中孚以象然物極繁[illegible]多孽多蠱夾與諸狐類並在金繩界中馬神有兩樂在地諸虎類若樂中若域不可動其外倚樂人立兩猿疑猩猩他在繩在樂外者多迫地不可紀帝乘馬而馬直中有老猿又中近頂有小白猿氣和善猿馬兩者實牽繋人心狐虎所從來處大約狐多南虎多北又宇內地氣强弱之異帝出震天尊居西從兌戶之開也帝腹老猿毛羽人形稍下則所謂清明在躬者載焉背左有空清字諸神物皆右轉圖係古物然極工細字如繩頭物如棘刺之毋猴丹青多湮晦毋着水其上則五色爛然未尤鮮有一物兩

三象疑如火浣之布人或見或不見或久而後見非眼明者多不見文剝落然瞪目望之隱隱若明若斷若續有一段靈異景見者訝為天工古稱畫留犢者暗中有小犢映淚汪然乃真筆今吾見之此圖圖圓中有樞空洞獅若龍兩夾之獅望帝餘有眼注樞環相望者三四種疑龍類余毋愛玩之不能置然認識者十不一二諸神物文字皆然當情景相縈映處便覺天青日晏當光怪相侵偪處便覺地慘雲愁是圖真千年來一大法界象

惠子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中也至厚不可積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中之包也日方中方睨中有方有睨也物方生方死中無生無死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中之分也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中之合也南方無窮而有窮中無量也今日適越而昔來中無始也連環可解有中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無在不有中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此所以為中之真也惠施所以寫中以為大觀于天下而曉天下之辯者也雞三足足兩而所以為三者中也郢有天下即燕北越南之說也燕越概其外而郢指其中也犬可以為羊其中藏一也馬有卵中也丁子有尾子為支首丁為干牛而各有尾中以貫也火不熱中無可添也山出口中無可隔也輪不輾地有中而輾也指不至中無可入至不絕中無可歇也龜長於蛇中長也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有為之方圓者中也且中定無方定無圓也鑿不圍柄中無可域也飛鳥之影未嘗動也中常定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中無不行不止而不可將拘也狗非犬犬能防家狗者賊之犬有中也黃馬驪牛三前雞之三以二得中此之三以二得中也白狗黑中不白也孤駒未嘗有

母有母則中孤之命名外也一尺之捶日取其半用之不竭用者中之半也而中無可竭也此桓團公孫龍之徒所以寫中而與施辯也其幻杳極已而莊謂飾人之意易人之形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蓋小之也至惠施之能其善辯足雄于天地已而莊總謂一蚉一虻之勞其言也不中窮響以聲影與形競走所以自寫中之意也此莊子毋自以為滉洋譎詭傲一世而寄寓者其于中非不淋而慮以其言為芻狗而出于無端浩瀁若此中庸曰有餘不敢盡夫莊子所羅道術則何其敢于盡也哉若惠龍之徒無營已衆善病病輾轉悠于思憶此隱惟始述焉以嬉又惟郭解若諸家解奇言累屬而卒未嘗解莊也即篇首北溟之鯤南徙之鯨皆說中也而今昔解者曾未之及

玄晏齋文抄

畫銘硯

易去亦去易來亦來一日之功廿年之揩飛飛鮮躍漠漠天圍天劓不測囲石幾揞王明受福井脉忽廻五色之蘚深於古苔一勺之潤徧乎埏垓千載之勤光於昭回唯此文思絶勝爵臺

香道人銘

天地未剖㮝檀我身彫琢旣加陰陽我神手握一九日月爲輪百八念珠晝夜循循終日欣笑自笑笑人是聖是道誰知我眞

玄晏齋文抄卷之三

晋陵孫愼行著　門人胡爾慥較　男士[illegible]

記事九月初四日

行七八歲牀寢間竊竊聞吾父爲吾母言叔祖季野翁退黃宅銀事最人所難且叔祖多子可謂有天昨歲從子建叔叩其詳叔曰歲嘉靖甲寅江南久苦倭而黃居澄江月城橋倭更迫于是父宗周公以銀八萬寄兩女家各用米貯期年倭息子海南公來取其一女謝無有矣叔祖處封識宛然携將完留米十數包蓋千金贈也祖叔母怫然曰吾外家至親寄頓物輒欲有所償視吾竟何如人宗周公故豪俠竟置他女家不索而私謂海南公他日吾子孫少有饗皆若姐餘也幸毋忘竟祖產生平不羸五千金耳而重貨至毫不加覗如是　叔祖母艱育時曾數月喪三子手刃切物并切一指不知今家子孫蕃昌乃爾而他女家擁數萬貲不數年遂落吾父若母所爲喟歎有天者豈非至言子建叔又言有兄某嗛庶弟私進園畝若干爲叔祖壽苟無弟即捐弟產謝不郄叔祖怒責以大義且護庶弟令無恙此皆閭牀中義利極明事近吾見鄉之姻親械相梏禍相詸聲勢相恐喝攘攘往來辟則羅禽獸于山原而爭射哺之幾狂奔然噫世清濁未可盡明也獨方寸謂何即天道報施亦安可屑屑較論獨至親情素謂何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生憑生今縱不能爲殉名之士而或爲憑生之衆亦庶幾乎今心于世無咎患一端也

原文

余頗慕古得往者名家言輒欣誦之企焉而瞠若後也每誦之即奇正紛起並犂然當于心辟諸酸醎異味皆適口矣雖然即所犂然當者而或攬之未竟或撫卷以思則又若嗛然有所不盡而淵淵乎津津乎其別有解者何也嗚呼是文之真也今夫文生于變變生于有所不盡故造化不盡而人發之古所不盡而後之人發之聖賢所不盡而發之奇人偉士文士又不盡而田夫野老發之斯變之至也曩令造化而果足盡也即造化之文章或幾乎窮文之在人也曰修意曰修辭其在修辭者必細意文固不以意

盡也即修意則亦必細辭不然則文亦以辭而盡也即辭意合矣而佹詭正平苟輒清夷韜黷滂衍遁相細無已又其甚也高者下卑者昂清者涸滂者揚即細而無當未始盡也夫唯不盡而後見文也不盡故鼓舞無端而變愈以傾且吾一心耳而昔之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非今或是之其將謂昔盡乎今盡乎即吾觀之往而嗛然不盡者豈果彼之未工此之已得乎倘令還而覩之彼未嘗不自為盡也是我之觀又益之不盡者耳夫卵之毛雞之三足世無有也海外九州不得而觀也車之入冗不可以致思也然而人心皆及之者變固不盡也獨文異哉莊周云天籟之鳴吹而不息此亦一無窮彼亦一無窮蓋士衡不能賦其原昭明不能闢其藩希元不能正其末矣吾獨怪世之持一察迷大觀也其一察也而文且病雖然唯一察也而各私智能不相為下矻矻焉窮敝日力逞流極支而文乃相靡相衍於無窮況大觀者其變之不可盡更如何吾於是有覺焉作原文

擬乙未科進士題名記 代作

當乙未歲

皇上御極二十三年　廷策天下貢士三百人　賜及第出身有差已復　詔大學勒名厥臣記事臣竊覩

皇上憂勞天下最勤乃者策以文武大計汲汲修攘所責成爾士又厚臣請按士所由名而因及爾士所爲副茲名者臣唯進士之名列自成周蓋自大樂正以造士之秀告王而升諸司馬故名進士司馬辨論官材祿而爵之夫教固司徒職耳司馬實掌王兵戎安所當程士乃知先王之駕馭綢而鼓舞善也人競遹方藝無偏習遇征發則司徒教士車甲遇登用則司馬辨士官材意此文武所爲眞亦文武所爲合也當其時思皇禎國疏附禦侮者比肩最盛際矣即其季也興衰撥亂若尹吉山甫無不內贊國元而外爲王扞禦烝民六月之章至今載之頌外者夷情跳梁壹意羈縻之不可制而內者人有竅言師無成畫其於競理圖功不足而操假智以炫煌耳目者倜然若有餘浸假至文綦盛而武日衰重歷上心士亦豈嘗伏而思之矣乎夫國之武實繇人武即士之武亦惟文者能爲武國非乏奮袂思致功之臣而利害怵誹譽奔毀一心而覗百貨是公忠之氣不事而坐銷鑠也以是爲文陋已縱日厲行間討軍實而訓之臣不謂武唯是屏私絕營鋌而致果居名不敢前受事不敢後當望謁不蘄爲卑臨寵利不蘄爲崇乃可畢其精神而恢猷念倘所策者盡若而人以相鼓躍以相磨厲豈惟於武寔饒即所名爲文士超然高議提衡於廟堂者亦確有眞文而非飾爲具文矣夫伊吉之共服以巖翼山甫之克佐衮也以不吐剛不畏彊斯文武之所爲眞亦文武之所爲合也　國家文教翔洽久

皇上神武天縱舉世材術精神坐握有餘其側身寤治勤於周宣諸士必有堅操植而豎勳猷與六月蒸民競爽者則茲名寔且屓端臣某謹記而竢之

明故吏部考功司員外王公暨配宋安人墓誌銘

嗚呼吏部巽菴王公歿十餘年矣其當官奉職不忽微不辭艱難性誠結而然至蘖操石節雖爲要人曾不少徇余目所未見也不幸無端逐又不幸潛殞逆奴之手每念之刺心公少貧苦學使者耿公收逸才乃補諸生教授諸里人家焦勞心盡寒暑易不歸乙酉舉於鄉縣尹徐公搜落卷得之折名駭俄知爲貧士心乃安丙戌成進士丁母憂仍勞心教授如初邑有持重金來賄者不受辛卯選戶部主事公好錚錚說大義又節嗇每事利病務搜剔唯恐官家若民有分毫濫費管驗糧廳力遏中人橫索仍

疏劾之進七議皆節省實事得
旨勑所司舉行俄管九門不數日他徙以中人不利已故二王並封議起舉朝爭不得公詰其師王太原言流涕再三每　疏云虛儲位而議並封既失緩急之序等元子于衆子又乖長幼之宜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間人所難言愛之則必爲計久遠同日並封體統無別因偪生嫌積猜成釁非所以安元子及衆子亦非所以安皇貴妃及宮妃也明年轉禮部儀司陞員外郎管　玉牒　宗藩私婚濫妾及奏報不時者嚴核之于命名字書尤許人署常夜分出曰吾不忍一字之忽錮人終身也乙未提調禮闈精于檢坊而題字訛者獨從寬釋曰吾不忍一字之誤錮人三年也每調吏部稽勳司丙申調驗封上展親七議自是諸藩封亦無有濫費又設外官薦數簿爲晝一法本縣令父不當封即闔邑託之不聽嘗爲尚書何郇典奉　旨紿矣以不如格數爭之諸大臣多來言亦不聽　孝安皇太后喪

皇上不親攀送公疏云聖孝不終豈獨非古禮聖心豈能自安於此可忍烏乎不可忍是時朝臣請者獨有吏部侍郎孫公及公二疏耳疏不下公亦未嘗付抄嘗云建言者欲言行于上而彌縫缺失實有濟耳若槩付抄是徒欲下

之知之也夫不能實收彌縫之利而徒虛張諫諍之名吾耻之初爲戶曹有補衮七議疏東事四可慮三可乘疏因變陳言疏爲禮曹有輔臣亂政疏爲吏曹有核實大臣封典疏即通朝不得而知也即並封及攀送二疏人稍稍知之然其藁即友朋不得而見也近乃得之其家藏本他呈議書啓闗切當世利病者尚不能悉紀丁酉調考功歲大比有申明計典疏催蔭贈移封覆勘疏當是時吏部幾爲一淸會考功郎缺次當及公已而竟不屬公公敝衣蔬食門無尺紙通衆不無側目而所規條多不便人戊戌三月忽奉內　旨考察吏部諸司黜公爲民時黜者皆特所

也歸三月逆奴升之難遂作先是公在邸誠家犢遺無得
及門然及門竟有不郤者奴也公父省行公夜行爲蘆洲
盜所殺數十年窮治不得公諸生酒間輒慷慨淚下禱天
嘗密購奴搜之奴則緣是大受賄見公歸懼及遂毒公公
卒時三子俱幼配宋安人勤朴姑叔婚嫁黽勉有上一生
荆布公屋敝未嘗拓田數百畝能歷歷道所來嘗自言積
倖薪可百四十金死之日竟如其數聞者憐之公平生昂
昂不肯素下人多以戇呼即官後故人咕囁肺腸爲盡絕
不見爲貴人也責善朋友間多切直不可堪有特張乎說
世事空耳空耳何益人多知其不利豈其禍速遂如此公

諱某字某別號翼菴其先自宋樞密使東嶺公卜居邑之
湖頭里八世爲成四公洪武初辟兵夫椒山因徙桃花里
五傳蒙泉生南嵩南嵩生省行公以公三年滿贈承德郎
戶部主事母贈安人妻亦封安人子三某女二適某公年
五十安人後十年歿爲六十幾三子之立盡安人力也初
公歿時三子尚幼近迷僅大略乎從邸中目擊眞余又嘗
言如公者祀鄉賢眞吾鄉數十年來之特而人不盡明其
逐之故又藉口死之不得至今遲徊可歎也　銘曰易稱
井渫爲我心惻詩贊羔裘邦之司直吁嗟乎王公一生勁
讜百事匡益而朝不容廟不食其何以爲爲善者則

書詒于旦甫

凡世俗女子業許聘或夫故者輒改適
國朝律令明載之青田劉媛獨以曾許聘金沙于孝廉今
紹城已孝廉故執喪哀慟欲死父母坐守之素白兀居終
身累求奔赴於姑蔣泣不許每歲則製衣鞋枕繡爲子婦
禮者再或于厚遺便不受受鮮少嘗蔣意孝廉公有子旦
甫長庚嘗詣媛家求見徘徊不忍懇迎歸養竟不果丙午
歲年四十八卒旦甫數對余嗚咽商喪葬余以爲以身殉
于而不以骨歸于非禮也以夫事父而不以子事母亦非
禮也成喪合葬應恐如母即廟祀亦宜急祔孝廉公所今

喪無及葬祔尚可爲即葬不可爲祔可即自爲可不急圖
旦甫大以爲然將候誠意公冲和請諸
朝旌節烈乃僉舉之余又以爲旌世教事祔人子事旌可
得可不得或久遠方可得祔旦夕不可緩也因書此詒旦
甫旦章明媛意媛清齋默坐足未嘗出閫域奉竺乾教甚
嚴素知書易本義數册手硃句讀余嘗見少白公所少白
公其從叔也冲和公即姑姪聞文成公之後代有異人其
女子亦有異焉如此哉紹城公名廷綬媛行二父名世美

天寧緣語記并序　甲辰秋

玄晏子曰嗚呼士不見所未至而輕言已得其可乎哉夫自古多有叅訪走數千里窮山踰谷而不遇一人即遇又非必果正受以是增障魔墮坑穽轉甚余于天寧遇峰上人私譚論疑夙有緣譚論日久蓬心若掃然實未嘗肯明指示即臨別求一囑付語不可得何敢曰有得以自沒也併以沒峰第數年之心神在是姑識之以俟後日證何如焉

庚子春予方憂居痛心怔營念非方外寥廓不可又勢不能遠遊城東有禪寺曰天寧去家一里許空敞然求可栖

止所僧不荅也乃從友人覓官舍二間屋無門戸上漏下濕在塵遠堂之南稍東余葺居焉舉頭即大殿巍峩若宿其簷又稍南則巽宮之樓數百尺幾殿埒時望空而吟長空不礙白雲飛意頗暢寔未有解也居可一月詩曰却羨山僧無世網朝行暮住法堂前日一春啼鳥無朝暮滿院游僧自去來蓋志感也時塵遠堂前後每日僧來可百許有飯僧者亡何一老僧葛巾頎髯長身腹番皓然而來余齋乃靜峰也即飯僧主余貌敬之因語飯僧次峰舉一公案云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不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得以問余不解峰復念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越數日復念如前又三四見則叩之峰曰此大道也余益不了然峰顧琅琅說他經及公案隨手拈開為余解分不置曰是無上第一義又曰不在文字語言問也先是余為諸生楞嚴幾六七繙及是又及法華維摩等然于禪輒知不解且不敢尋求也聞峰說喜之即峰有語亦濩聽祇覺其所言異吾譬如人行道中峰先一武而已余行峰又輒先自後復舉初公案叩之則漠不應矣至六七終無言乃浩浩他說無端倪余曰某鈍根終無從悟入峰張目叱之何鈍又曰無若疑情滿腹何峰喜曰是吾所善于子夫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夫

世人所恨終迷者但眈文字語言目前境界知識種種曾不憶本來云何語之如針刺石不能入子滿腹疑其必有以余自是數以疑義請乃數為分解然于所謂本來者曾不憶及夏盡戸牖豁開薰風四來閉舍若誦楞伽峰過齋終日解即曰不在是不在是余心隱隱忽有離于文字見者矣一日覩黃白二馬殿角後食草峰問曰是何物余不能荅峰曰是非馬也殿後高樹數株蔭院幾滿每至風清月明余步而喜因指曰何景色佳如此峰搓手余恠之又援傳奕臨化自謂青山白雲人也以問峰曰誤矣乃知峰之有超乎境者也自是余旬日乃一出出必袖禪宗請余

常喜誦偈曰天然無相子不掛出塵衣峰急持問女今有
相無相余時茫若無身然然根不能答也居數日徐思曰
此豈容爲我輩有相當以父母未生前一句請峰竪拂又
請則揮拂一下曰會否因曰此拂吸之無上抑之無下前
之無古後之無來請公急看余唯唯而已豈所謂本來者
在是歟不敢請也明年春作詩二章呈見峰不許乃韻答
四章其一云木人畵鳥不生嗔混俗和光有智人幻法幻
師皆幻事瀟然親見本來眞其三章云不獲家珍念念嗔
六根門下眛元人每從十字街前過紫陌紅塵色色眞余
喜而吟且識之壁一日晨持粥忽瞪目久於性義晃晃因
語及之峰曰莫作秀才家理境會也然自是云子終當悟
一日擧夾山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問曰此
是夾山境卽今是何境余應聲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
花落碧巖前峰曰子果終當悟間則抽楞嚴義及見見非
見處余心歎服因問佛說以何爲心當我拳耀作如何答
峰瞬目云女不當吾一喝別以問他僧皆不省又剌剌理
語言答矣夏秋間或月一出後乃旬日又二三日每誦覽
或尋思解會輒持證旣覿面其語鋒峭絶余茫若奪不能
答且忘所欲問也歸殊悵怏因笑曰昔人謂虛而往實而
歸今吾乃實而往虛而歸哉往每見人說死生大事至臨

終得手是第一着嘗疑其說峰曰死矣復何得[illegible]
言覺了無顧眄意峰一日揭佛說四十九無一字可說是
則掃世人說見乎抑亦有不能說者乎或說而謂未嘗說
乎余低徊答曰眞無一字可說也峰忽曰何不亢聲高言
因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illegible]着居數日余
因援金剛所謂令諸衆生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實無衆
生得滅度者以證峰述語云衆生度盡[illegible]少佛諸佛何曾
度一人又云佛說欲吾再轉法輪豈吾曾轉法輪耶余心
始了何論法輪何輪可轉乃知峰之有超乎見者矣因詩
云終歲香臺訪相看識者希有言寧住法無得卽傳衣佛

相迷前是天花悟後非旒風林月白宿鳥兢撼飛峰喜曰
子識迷前則知佛相矣先是庚子夏天炎有客對奕佛殿
上余倦臥大士香臺忽醒有若心花開者非天花也至是
乃直云峰可其說遂不復韻答凡峰所韻答者皆翛落含
開示意余寺閒夜雨沉吟詩不成後成峰答至五六其深
心如是又明年春余以鄉行阻雪雪深可丈許閒步而吟
見瑩光忽悟雲在青天水在鉼是影子語因覽頌古云三
世諸佛口掛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余心躍然歸詰靜
峰至法堂中指日是露柱大笑是時雲光瀉蕩碧樹欲拙
余因謂是雲光[illegible]對[illegible]亦大笑峰異之擧三[illegible]中那[illegible]

不墮諸數問何謂不墮余直荅云吾嘗于此切峰苦云然矣始時時皆語人以余可語夏梅雨連綿不能步數日坐小樓中一夕聽至平明忽詩云醒梦從今雨聞今是昔人都無一滴受陡覺片時親寂寂元非定閙聞亦未真堦前有芳草今日倍生春峰見喜甚逐句分疏以謂单傳直指在是矣好自護持余亦未敢認一日晨朝梳頭持梳次忽解所云百千諸佛無心道人是何物何得何失不覺失笑云我真歸鳥迷巢者也出以謂峰峰蹋問余不答又問余曰若真歸鳥迷巢者也峰謬不然之余又曰若終迷耶峰且詫且喜合掌問訊以子見也何得之遲因曰涅槃心易

曉差別智難明是直涅槃心耳差別智其途尚遥余曰不明差別智誰是涅槃心峰曰固也巳識涅槃心方知差別智獨不見楞嚴所謂餘塵未淨者乎余領之歸乃拈公案十數條都有破竹勢非曩時見矣然當其見也往往苦心搜索峰曰吾固謂差別難明也是夏余有問疾之苦秋病目日下惟坐人來勞苦之餘悠然笑曰目不病偶夜半詩曰水壺坐對寒空夜俗慮禪心一樣休自時不出寺者巳五月然恭尋未嘗歇初郡社中講女人出定義衆口喧騰莫適所的峰云直論鄒伽大定耳出定入定何忉忉爲余思久忽悟有千萬動

則有一定乃知彈指一聲真大定也峰初授頌古即首及南泉斬猫事余遍叩幾一年或謂息爭者除識者謂以殺機爲生機者峰皆不然之余問峰峰作猫聲至是乃知脫鞋戴出真活猫兒南泉提斬令人見活猫兒也居常觀古人捧喝了無意味連數日與友詰難覺捧喝處分明真有痛痒在身者峰一見即曰分明不分明即不問請問德山爲何說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余稍擬議峰笑曰痛痒尚未着身在余因坐峰及友于齋出可三里許登橋或省因疾驅歸履有聲峰謂友曰悟矣余見即問爲何道得也三十棒峰欲答余曰放汝三十棒峰曰以子見也

何得之難余曰古英雄相去三十里今直三里去也然余每見峰或當時不了至月余乃悟及後則旬日或來晨余往來多輿後乃有未下輿而半道悟者常恨不即一證如兹時耳然余好辨詰或所明處常亹亹不休峰每徐言止之曰莫認着止者數數至是悟曰此峰謂我三十棒也心復隱隱不覺有離于見者殆無幾爲仲冬暮余出寺見西風遒緊老竹蒼黃念將話別鈴戶悄然因徘徊歎唱余曰感上人三年誨示之勤其何以報因忽奮躍如有祈者乃于佛前竪一指以信因詩云西風寒竹共蒼然世外人逢正法緣迷雨渡頭情淚歇慈雲深處佛燈懸誓將精衛千

年意不斷曹谿一脉傳從此扁舟棹明月清波送出舊時
泉蓋志願也倘人有不謬靜峰者吾當直告之自是歲事
匆匆行計將迫及仲春余復借友人東園稍憇峰數過園
花開爛熳每指月前境問余本來余每理語答則歎曰吾
固謂差別難明也惜乎尚少末後句一截磨礲則可圓矣
余亦竟不能請也顧自視覺峰先一武如故行前一日余
乃出寺禮佛并禮峰因以贈言請峰曰前已多矣復何言
請不已則隨手拈南泉土神見夢事問爲何土地前更下
一分飯問未既余應聲曰是所謂當機截斷者也峰曰如
是如是從此千百部經卷千百則公案任女商量任女受
用不差矣余因拱手別明日峰來送曰何時見余因曰何
時不見峰遂作禮去余舟行時時與友劇譚公案爲快夏
抵京無間日秋一日吟云曉來驅馬午忘餐眞覺山林靜
福難庭際雙松能蔽日披衣欲出每盤桓蓋深有悵云自
茲問則與友說公案義若靜峰在面者後每飯及之凡所
不解者有解則峰都已說過特晏不省耳一夕忽思曰佛
家因緣之說豈不信哉峰初一見卽誦百千諸佛公案此
時卽峰不自知其所以余至二三年而始解卽忽解亦不
自知其所以也峰嘗述語曰欲知悟道當觀時節因緣時
節已至如迷忽悟如忘斯憶余初不省云何于今思之豈

不信哉且余卯至六七而不一言始惟之今乃知其深爲
言矣古人遙禮拜師謂只重不爲說破若說卽如今罵也
古今人敎意壹何相似冬初閉門杜居一月作懷偈四章
二章云是身如葉向風翻何處研尋見本原見前公案誰
會了積世因緣不在言佛爲化城多設寶人歸華屋始知
門揭來疑義消無盡稽首香臺靜夜論佛手親拈倒正翻
大千從此共迷原水流花放時時態風葉寒砧處處言明
覺翻成流傳相狂癡終戀涅槃門道人老去江湖倦不恡
從頭向我論作已每吟咏自以爲得峰大肯卽所云磨礲
未盡者其在是乎不在是乎余終不敢倦置焉峰目閃爍
齒先聲如宏鐘性直切每余所不會則變色折不恕有時
呀然大笑或掩口微笑皆以余言謬故其所當意立問訊
者三而已峰機峰敏利好言高峰時時歎曰平展偵大鋪
舒莫㤪儂家不認渠寂鼓版大喜見余每說牢籠不肯住
呼喚不回頭輒曰若能如是乎則亦喜峰又曰話須透過
三句外謂有句無句非有非無句亦有亦無句每翻一公
案則是義躍然在胷是直吾見吾乎見峰乎噫若不見有
峰爭解如是言若見有峰爭肯如是言思之莞然一笑未
幾峰有書來則去天寧棲陳渡莊吳天寧故寬敞僧居頗
多然無禁求者卽余往來三年莫測所云何也寺有塵外

樓在塵遠堂東偏按郡志修竹藤森城東最佳勝處今徙見頹垣敗址而已其地頗隆然即向所棲官舍正北去不數丈外大父荆翁嘗有詩數首紀其跡余他日歸將葺之重息游焉不知峰尚能遲我于斯與商量浩浩否

萬曆甲辰年秋八月日記

三元廟記

甲辰冬

道經繁矣其章章盛行世者不可數然至家戶傳供瘂呆女婦盲瞽乞兒無不晝夜誦持若木鐸之號於路無若三元經予嘗因家人誦間取諦觀之文幾千五百言然其言曰廣結冤讐財交不明又曰不忠不孝非禮非義絕往來恩路又曰蛇牙虎口心如錐刀又曰不念他貧只念已富何于財壘壘致意也夫凡民所以相生相愛相戕相殺無不以貨財為始即上帝之鑒人心曲降祥降災亦盡由是嘗欲為跋釋一弘所願未果即嘗日告夫人之誦持者而弗能咸也適有建三元廟成者來屬予言夫天道神明無過福善而禍惡而所為善者安歸乎歸于恬澹也所為惡者安歸乎歸于貪競也夫恬澹非能盡善也一恬而百善集矣和洽輯睦無不成也貪競非能盡惡也一貪而百惡叢矣乖爭撲殺無不為也故充財之極至六親不固何有路人目前患禍不卹何及久遠其干天和而召疫癘固無足異若果富者不吝貧者不求豪者不奪弱者不憂各正其心和其誼以無怨讐是將盜賊息疾疹消風雨順時施及田疇其蒙神庇休可量哉經所云報應種種自作自受蓋信不虛夫道家大旨傳神意開導民無過清淨恬澹然于說誠貨財處無若三元經詳又淺近易明真可家戶曉

然今人非不誦習乎欲利終不可紃是則雖日誦百千卷
起衆多宮觀終無有益乎故樂爲說大義如此此經舊不
知所來傳者以爲東坡述也近讀至一十八重地獄獄獄
逍遙三十三天天宮宮自在等語疑深心憂患後開悟
有得之言非第俗人曉解也乎故復爲之提挈云

哭李石卿文 甲辰冬

甲辰十月日余有內同產弟卒長安邸曰石卿氏李君君
初爲博士弟子後以例爲太學生其卒長安也以謁選故
君上世饒至父崇雅翁稍落然君意游閒于千金不甚惜
也得無少多費立盡不足則借貸友人以爲常父性嚴君
每曲匿之不使知昨歲春責逋者日輩來不得已乃脫身
之長安游若爲謁選者其初至長安也長安人以其謁選
故輕貸之君得無少多又費立盡寒風歲闌放意窮日夜
娛焉今年秋父聞不得已亦趍謁選余爲百方貸營湊輸
官選有日矣竟病損不及待君生廣額巨眼端身華與人
未坦人望之知其無他腸也人或與言戲樂則終日歡欣
從不厭盡以爲可人也噫豈所以謀其身者獨困歟性素
優敏于金錢未嘗不秋毫計也顧獨費甚若是何歟初余
蹇不第岳翁資余入太學也君喜不嗔尋借試長安渴望
余功名立曰吾非有爲專爲若耳此其志大厚善可念也
余雖第無祿可以望人腹又硜硜無能他張設足當君吁
其奈何既棺殮畀余心怔怔焉病卧數日緜所抒因哭之
辭辭曰嗟乎石卿君之身有父有母有妻有子胡不相與
守竟以客死嗟乎石卿君之家有田有廬有園有池胡不
庇其資竟以累死年始四十胡不黽勉以艮圖而遑遑一

一秩謁選未期胡不需忍以待時而慷慨于輪蹄人生一
瞚萬事已矣今也遒余責者未已徬徨旅襯道路滂零今
之知交志尚未平昨晡出錢製帷積炭爲諆方長曾不及
旦有僕乘危攫金而奔追亡未返聲絕氣吞嗟二僕之相
隨竟無一之在側命孤獨其如斯又何恠乎天涯之蕩析
唯二親之痛念已經歲而泗漣忽訃音之悲來更何心以
復年況余孑焉在客方悵悵乎其無樂覩危勢之彌留誰
耐此肺腸之煎鑠憶長安之再入余蓋艱難辛苦之與同
紛憂患之無端信以此始者之必以終猗友朋之相唁恠
余衷之胡極沓萬緒其交加豈識余深衷之惻惻

題唐刻維摩詰石經卷後　乙巳春

余初入史局宜蓄書時邸中無資而書直又騰甚因屬家
人爲覔數種家人遂索之皇皇且親知聞多欲遺者余笑
曰嘻覔書若是甚非所以觀書意也亟止之後歸里出事
郊野見荒廟中有佛相絕善疑古陶王曰是畚土得者也
若可奉之余曰見佛而輒持歸非吾奉佛意以義謝不取
余以是則竊歎凡世間古器具不多有卽有或散佚荒野
未必爲人識一有識者卽幸人之不識持取如弗給而指
點迷罔機械多不可狀矣若世所傳流共賞識者則益多
途以爭甚成怨隙夫所好古者以爲超絕不類俗故耳乃
至與俗競爭亦非所以好古意也余旣乏資無能羅致古
又性椎朴見有譚者輒搔首閉目不欲聞獨于古書法尚
好不廢書非古不足臨摹也然亦終不能得善冊以乏故
甲辰夏偕友人往涿鹿山俗謂之小西天有石經滿山皆
元和以前刻也心旣昡駭因借力搨金剛二通維摩一通
法華第五之一耳尋屬蘇友裝之成冊冊繕好余數日愛
玩無已徘徊忘食因喟然歎曰好經而逐玩若是甚非吾
所以好經意卽以爲字書臨摹豈須繕好如是因竊感世
間梵宮道觀多積經卷錦軸牙籤至雲章煇爛若以爲虔
心供奉神佛究其歸其與多蓄古器具爲富雄者等耳且

昔古者未嘗不自命為雅好然或競而後得或不得而巧
生機械彼我相攻去來傳舍其為速滅尤也豈獨貨財夫
諸有之不可常也久矣世所奉為常者獨經義可化人無
窮然試一反而尋吾未識佛之前諸語言種種名相竟何
頓着何歸銷卒亦茫如風影與諸有之無常者無以異也
乃知佛之於言真寄耳夫經義猶然況冊乎余故識之以
懺前惑并所所為真好經者噫果真好經則必有知經之
不足好者也萬曆乙巳仲春望識

病寤紀

余嘗病臥數日業汗將[illegible]一[illegible]明忽左足蹠惺惺寒蓋
數重不止徐覺右足稍之汗瀟淋睡醒中若有指者此老
陽震穴也人之生死特是係焉俄又若有挈左肩背而指
者曰此太陽艮穴也震之來當以是止二者是不可不急
養問養所以則曰寡欲曰存神余心慢然有省寤而思夫
兩穴位所謂震為足艮為手真易義也少間以震下艮上
之象思之得頤臥則益駭曰此易告我養矣頤之象曰慎
言語節飲食夫吾生平飲食之過少而言語之過多躁人
喋喋漫無休時其役[illegible]難精不甚乎是饑吾所以病也一
日又以老陽足之象思之得復初爻曰舍爾靈龜觀我朵
頤凶乃始憮然而悟震所指寡欲存神者非是謂耶夫人
未有多欲而不傷者也吾向徒知飲食之為欲而不知言
語之欲尤也凡世之文辭伎倆不勝沾沾者言語也即聲
名意氣不勝躍躍者言語也是真欲所繇滋而心神所為
傷也況身嚮宦途寒暑之叢飲食之患復不少夫惟一切
從寡而常慎常節宅其志于寂方得養其慮于清明是之
為靈龜夫龜而靈也是形氣所不能域甲子所不能窮也
頤之善孰過耶然則易告我養非為身也以還性也然性
還即神存神存即陽回而身無不固是志氣交為養也故

上九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斯養之成也吾生善病幸矣是之一病而得開斯義乎雖然吾病也由不養卽開所以養矣又不克養不能捐前一切之欲是將復病卽數病數養其神之存者幾何梛子稱蝜蝂小虫喜負荷數躓數起卒負荷不休以殞也悲哉若然者於其身且不足又何暇乎性之言哉且曩晨所指我者非直震艮也巽兌於身皆有位穴其陰陽相求相制之情最深最活至說乾[illegible]手之用名離坎者取中之定位皆非疏義中[illegible][illegible]將游思而得之以竟所養焉乙巳夏望後二[illegible]記

書樊玄之傳後

嗚呼玄之竟以不祿豈獨壽夭得喪之感耶夫官纔一令年四十耳而又無子皆人世所哀然尚不足爲玄之言也以玄之落落塵外衣敝茹蔬憂親骨立授印夜還此其意寧復有須於世而世不能無須玄之耳方中使初下商城氣張甚玄之挺與抗賓主禮笑語折之竟中使去不私贈一金亦卒不敢加無禮於玄之後姑蘇市閧中使移責諸縣玄之獨不往謝夫自椓稅行而州縣望風塵拜行金賄者比比也寧有玄之之志卽有志矣寧能先事辦之竟不得行蓋至一二卓犖士動未及展輒相繼受誣箠辱于庭而數年間海內公私遠近盡蜩螗矣嗟嗟世安可無玄之也玄之憂民甚剴而敏于見事持運翁張絕人意表剪商之猾豪立罷保伍馬兵諸蠹不十日輒爲區定徭賦先後兩縣六七年贖鍰不入一錢入覲不持一錢所至常折下賢士大夫信受其言諸所興爲無一不砥柱名教累遷高等不獲旨竟以親病奮歸未一年遂卒卒之日知者哀之私謚爲孝介先生哀其以親疾故殞也哀其不設器用僕從不御聲色氾若散民也余嘗覩世善人偏易夭折就同籍中所最知足信者王道安劉叔熙[illegible]安年三十餘死其清貞苦節絕類玄之惜其沉溺[illegible]於世用若叔

慮最有心世用者其志其節其才正與玄之厲行而意慶
融融然不過刓苦然亦未四十死他若吳仁叔華德夫則
所謂相繼受誣箠辱者也出未幾卽死昔唐人之哀次山
蘇子之哀茂誠皆意在于一身不及乎天下今吾乃憂先
乎天下不顧乎一身如杜牧之憂河朔劉蕡之陳時政陳
同甫之策中原其爲世用不少也嗟乎志士幽人覽於斯
者其尚可莞然而一解也夫玄之歿未數年隨祀學宮又
兩縣人祀之又鄉之人特祀之是哀之特異者也故志

寄窩別志 七月十七日改

企新錢翁與余里閈近每過從輒竟日終歲亦然十歲餘
亦然翁爲御史首劾奸賊御史又請册立數輔臣十罪聲
動天下翁足重非是之謂也家居廿餘年潛心註易得之
擣南公貫穿互交義最詳余弗曉至作範義亦未解非能
以是知翁翁對余常二篋相看間他賓來益不亡一二三吾所
以過從不二也談卽披心腹箴得失不諱解訓四書五經
時出新得卽有彼此二者再三訂往復不厭余嘗作不思
勉解翁以爲須思勉後乃不思勉難十數番翁徐曰此說
行恐人之趨捷徑如象山教也無乃爲諸同志者害乃一

咲以解吾所以過從不二也所最重東林者涇陽顧公次
景逸高公以爲識遠行修可師可友也次則玄宰之沖和
本如之直亮玉池之爽達養沖之廉恭時時曲坐深談然
王庚戌之察遠人多有言則立與景素于公往切言以爲
我輩只一味講學何意召他言如是高公立爲折服顧公
亦咲受後淮撫蒙議翁獨勸以不慍淮撫未肯受人皆知
公以東林重不知東林亦以公重吾所以過從不二也在
邑中嚴事者玄臺玄臺嚴毅翁則齊以尊大玄臺有不諧
俗人事間從旁說者翁未嘗不爲調也翁有不諧俗人事
間從旁說者未嘗不受玄臺調也余從兩公最久最密四

遠人有不諾余從旁說者翁未嘗不諾玄臺調也卽余有
一察之義可叅遠人者翁未嘗不先訂之余并偕玄臺調
余于遠人吾所以過從終不二也總之有孝肅之剛介出
以色咲抱徂徠之經術未嘗授受守濂洛之矩矱多所心
得愛江右之節氣不爲羣和其自立與友友之實槪如此
翁生平無一日廢學亦無一旬不借人講說學比丁巳二
月忽別朋輩并卸經正堂講事而廬新塘之故廬室曰寄
窩又七月中坐余于齋者竟日提斯子好學不遷怒曰善
自謅已而九月逝如二月所對人識已公于去來了了如
寄非一生問學無他世名利祿于胷中能爾乎卽前範義

數千條如焦氏易林余讀之因叩曰是直陽變一半義陰
未及也翁默不荅想其中有冥會適符先幾處則余不能
窺矣余尋作寄窩逋客志自謂訐歲忽一夜夢翁曰吾有
兩言世間事我做不如人做我與人做不如人人共做此
精神要緊處須志之覺旋筆志中然終覺精神未暢朗噫
人能操此意好學好問何道術不可明又何世間事不可
做惜吾歲歲過從而不洞翁之底裡也有毛記學庸詩抄
易抄雜記古來及四方名公語并余有謬語多載編中蓋
翁之博大也久之余常以不遷怒義時時細索胷中思丁
巳方京察鉤索余者多人最恚怒不能排處夫翁人世若
寄况得失風波又寄之寄東坡所作寄寄菴也翁之訣其
望余之潛修無悶者遠矣切矣後數年余以疏故削奪坐
戍邊已起用余辭疏曰衆口交攻盡係微軀之自取本心
未盡獨逢　聖主之能寬已枚卜旹者未已其于怒不怒
之際如何也余終將隳學不敢忘

哀鄒子尹文八月初四日

安戍鄒子尹氣豪上心喜禪悅尋師訪道數千里全扎衍之又喜濟度自募化欲結萬人緣則以書規曰以子才告壹心進取得科第即一縣令勤心濟民其爲萬人緣者不知幾百倍矣而何屑屑以方外爲子尹少從余舉業後益汪洋自喜太史體衡趙公閩場中卷擬作解以策太長雙行不合格不謄趙公扼捥後幾舉旋落備卷中者再乙卯若戊午皆來余里中談今古操身益謹厭見余好狷狹則矢神前誓不復妄取一文有所愛少婢輒揮去令別嫁所作佛舍廬山極弘敞歲供僧數十人焚脩費不訾家業爲盡不足則以所嗣叔業用半又不足則馳書使走四方募化不少休至是乃脫然一不營第以不得滿所志邑邑抵家父宮洗四山翁病劇矣以媵妾多苦口諍諫即不快諫未已終盡出而諧父歿經月焦勞丕晝夜捺葬百十里迎醫叩方遂得脾疾時母趙夫人舜憐之甚曲從施賑內外匱餽又幾盡尋削髮披緇說去來因緣懺生平財色過失端坐了了而逝嗟嗟子尹少時自負才可推一世科第從甲甲不屑所作古文辭多沉溢內典不肯脩洛生言作朔闡道文百篇存其傑者七十篇曾與余偕太史朱允脩游南都山水叠嶂間余握手謂曰人材況我何子雖大勝人既脩業屹屹復馳騖好施無乃大泄越後恐不贍子尹則焚所作綺語稿一冊自是每降心從終不能盡化半年間身亦疾劇矣晝與人終日談道夜揮酒達旦數十章立就嗟嗟竟以是不延余里居落莫急欲尋根利志猛人切劘商量初尚謂待子尹第未遑後見其數奇不利稍以易嘗之輒欲留不去以侍翁病遄歸翁歿後又約再來南數年脩績竟不果嗟嗟子尹如何人耶儒也而僧跳達無礙僧也而儒落落不遂才倪一世竟困諸生傾家檀越爭業未成嘔血酸辛身爲父殉胡不顯神青雲草振火膏肓爍忽在壯年善化無恒豈宿世緣嗟嗟

書西淸庵中

世常謂杳冥事不可信或其生命種厚神之所不能盡銷滅未可知又或其災孽未盈神所不肯遽譴告未可知萬曆戊申春西淸庵有老僧唐某來言田四五畝乞買之余謂庵神佛須香火田當日益何損爲僧泣而言土人數侵侮我非公買卽當爲土人有余謂有神佛在土人何得爾爾至秋言余拒如初冬底僧憂泣唯公超度我價買之不則空爲土人有余徘徊未諾一婦夢越天開數重神將森嚴俄至一所大佛臥牀牀前老僧向余拜自稱庵祖也毋遏吾墓地余拜尋跪佛起坐東余手加訶責狀謂茲田汝不可有也有之則庵何賴且使隸索租將叫呼飲酒耗吾庵中吾庵須淸淨何能容若輩涸余因叩首謝謂僧意非吾欲也佛謂唯汝未嘗欲吾故言之若欲者應有伽藍天神立禍女吾何言汝何得復見吾越一日僧來余具說婦夢僧乃悵惘去矣將行余再四囑謂終欲賣者神必不祐當并禍汝今年春老僧竟爲土人侵侮不已與之契諸槍毆狀不可聞余無能佖佖視急書前言付庵中嗚呼毋論神明禍福卽占寺田幷疆併者律有條何得依阻窮鄉橫螯如是土人諾諾應不敢余乃出價施之寺中爲燈火田明年春土人首侵侮者竟以私鑄事繫關絞家業蕩然矣

不動心 正月初六日

晏子處莊公之難非徒不死又從爲之辭慠然而無忌至以爲獨吾君乎哉君死也則誰當死者獨吾罪乎哉吾亡也則誰當亡者又以爲人有君而弒吾焉得死焉得亡覼其君之死曾不若路人然則不肖之君遇有簒弒之臣九人皆拱手而已矣若謂莊公淫縱不成爲君則當其昏也胡不能匡又如爲權以存身庶幾定國則當其後也又胡不能討以始以終皆無取乎臣竊嘗疑晏子之忠讓爲春秋姝尤人物而孟子獨甲之不屑艮有已也觀所述北宮黝孟施舍之勇皆能於死生利害不以動心至曾子之大勇則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聖賢之貴直沓而不貴曲生也如此故其稱大丈夫終之曰威武不能屈於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元則數數述之不已然晏子所以大有稱者徒以事景公肯強諫故也夫景公靈公嬖人之子也一旦爲崔杼所立而晏子相之想景公帖首屏息終身不解又何難乎強諫夫莊公之斃也崔氏至陵之不畀不兵甲晏子少有力胡不能一戢之而使從禮夫懦於當簒弒之臣而抗於所援立之君其強諫也視他人差易矣當其時舉國多黨而弗之救正也知齊將爲陳氏而弗之維也一生抗於所援立之君而晚終懦於將簒弒之臣

今人晚看及淮陽便廩廩生氣魏鄭未免有間

阿難像記 癸丑孟冬

戊申秋晨朝忽有感發心塑阿難尊者像急趨龍嘴庵索緣簿靑庵有藏經閣成三年矣僧人持簿請余先塑世尊余不肯僧謂書作緣侯衆績可也再三强余竟書塑阿難像歸爲內人述內人勸余并塑迦葉滿此緣余謂姑俟之數日後夜半若聞若思如迦葉謂我者曰不須女塑矣女力貧止合塑一像吾別有緣在偏女欲舍吾獨不能舍耶驚而藏諸懷者又數日出庵中僧人喜告余謂迦葉有塑者矣唐太常昨來詮簿也太常卽余舅氏又明年庚子秋有世尊像一尊莊嚴妙好來自荊溪云像已成卜筊本山供養不吉於他所不吉獨毘陵龍嘴庵吉以是齎來庵進闔門大小廣狹差不盈寸僧人相顧駭謂余向之堅不肯塑豈別有告之者也後舅氏聞亦駭歎以爲慨塑迦葉吾亦有緣非偶爾且問余以塑阿難意余因言丁未冬歸從齋中閱楞嚴首章悟阿難願力之大少頃修聞觀安坐恍若阿難現身者舅氏益駭余曰世俗解楞嚴都謂畢竟堅固爲阿難誤墮婬室提歸正定是經蓋以色敎起緣耳從展楞嚴起處說阿難初求齋主無問淨穢發意圓成無量功德惟是之故乃經歷婬室遭摩登迦難惟是之故乃始覺向來多聞之誤如來特爲說楞嚴偈詳始終修證經大

旨說幻妄稱相其性眞妙覺明體五陰六入十八界本如
來藏妙眞如性故云本無不殺不盜不婬云何更隨殺盜
婬事此兩句便將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特指破即維摩一
部演說不出此兩句義然則阿難非發意無量便拘拘孤
潔何從有摩登迦之難如此即歷世持修剛墮二乘自了
法門楞嚴大定從何處開口世俗祇以斷婬殺盜有漏之
修而錯解楞嚴無漏之義如所謂枯木寒灰三冬無煖徒
成俗漢阿難到後便發願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
報佛恩伏請世尊爲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有一衆生未
成佛誓不於此取沱洹若非向來發意無量云何有此大
乘果願所以六祖常爲人說三身元我體四智本來同語
未及卒易氏首肯以爲然且謂余將此塑像因緣一則奇
特弁志諸廢余每自顧頑鈍小根且一生持猶潔自好已
而思眞高原陸地之不生殖眞敗種之不復芽人所不能
化者佛爲開發心所不敢自信者佛又爲證明然徙懷抱
胷中憤悱不出口者且七八年來邸中國事之亟日夜無
休偶宴齋中獨坐燈明齋筆書說楞嚴終始歸之廢倍使
勒石以奉阿難座右

靜說 甲寅三月十六日

世往往虛言性以爲無可名獨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一句儒者多宗之周子作太極圖以爲聖人主靜立人
極遂開儒學之宗至豫章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看未發
氣象大爲得力于盍從三十始玩中字幾十年而後覺一
靜字始知教人求未發眞是學問要領又數年思之將一
靜字替中字恐聖學與儒學便于此分別宋儒只爲講一
靜字恐偏著靜故云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苦費分疏幫補
聖學說中便無偏靜氣象不必用動字幫補凡學問一有
幫補則心思便有一半不滿處費了籌度躬行便有一半
不穩處費了調停聖賢只率性而行便爲道故云致中和
不于中處調和亦不于和處還中徹始徹終要在愼獨愼
獨者無動無靜者也然則大學何首言靜字曰此從知止
後寫得力境界非將靜字作本體亦非將求靜義作工夫
也

記茅山碑陰 丙辰十一月十二日

姑蘇管一虬持齋刻余書茅君石一夜食鷄復[illegible]問纔震有物墜石上乃鷄骨也時三更管正與孫現對拐至舟天初明舟中一甌明水瑩然不知所來諸工人駭怖乃俱齋又以三十人輓不足索多人僅過半山石忽輕行輓者十餘人時邵僊孫祿等從樓望翩然如飛慎行歸自長安僊等具述狀行猶憶石未寫神提余者三巳目腫赤會將赴長安神前跪禱願齋十日竣此事至第七日婦笑之明日頭昏昏痛連飲清水三甌下筆不停兩日幾書六千餘字目尋瘳蓋前後盟響符合如是惟神以清靜還大道以捍禦壽國家以福祐庇羣生以報應怵來人行常三調卯三得詩俱世外語又多有識驗後始覺不敢盡明述也丙辰冬長至日慎行記

一杯澗水洗心頭萬事從今盡可休莫信冠裳成外護須知丹灶滿山丘長生有藥人難服大道無緣自强求出世即看依人世春風還與爾相迷

白石青泉閱歲年無情相對轉悠然衰殘漸迫五旬老貪看如空世即仙萬里玉門眞事業五陵鞍馬夢風烟如君不識寰中事枉說修行玄更玄

天外雲山揷地明人眞不必問長生仍悠不肯人間事花

以下原缺

讀北門詩 十二月初五日

蓋嘗誦北門詩而深嘆古人之知天也夫身爲大夫少肯營取何不得而至以終貧窶委之天非也居身尺帽立朝法度天實有制不可違也故曰天實爲之卽艱亦非貧窶之謂也國家有盛世之人材有季世之人材盛世人材不沾沾以廉節見而於世無所不可爲季世人材卽軒軒以廉節見而於事尚有所不可爲苟有懷瑾之志必多獨秀之摧而譏毀多途幹畧一無伸於天下其爲艱也不亦甚乎而又安望世之我知乎若徒以終貧窶爲莫知艱是則陋而已矣至王事政事悉加之身室人推謫亦不復顧此之任與不任似宜可以自主而又曰天實爲之蓋賢者處治則爲雍容博大爲協恭和衷處亂則爲慷慨激烈爲獨勞盡瘁亦常以漢之君宗卽古之元凱宋之儒學卽古之皐夔人才未必大相遠勢所摧激不得不然眞天之爲也君子出身殉職矯情違利困於身必益於國縱不益於國未必不大益於名教正所以順天不逆北門慇憂聖人錄之蓋萬世處衰季者極則不然當季世而以處世之人才自託欲令坦易不見艱難欲令浮沈可免負擔則將容容後福如胡廣輩所爲君子謂之逆天而已矣

保合堂記 丁巳五月初六日

歲丁巳毋舅疑翁八十壽方春正翁孫献可屬愼行書扁壽因題之保合堂葢取乾彖所謂保合太和義也翁自二十年來每教人輒題之以爲學道宗領故云翁常稱張子太和所謂道一語晩注易又纂寫世編其叙編曰始以一乾元散之萬乾元終須合萬乾元爲一乾元使吾與天地萬物生生不巳之意充融渾合而毫無爭隔其間方謂之保合太和而所爲保合者由曾思孟以窮理由孔彖以至命而盡性始無餘蘊聖門爲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之顔子夫子稱庶幾焉宋儒謂顔子春生有自然之和氣與夫子太和元氣之流行若相符合豈非如愚若虛眞有化物我之見而措天下歸仁之亟耶自余之從事于學久未嘗聞此義實翁首發之翁夙英采慷慨聞而繼乃泊然歸之道術即道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無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逍遙齊物又繼乃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春陵之尋樂而後恍然悟乾元所爲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生不巳之理眞太和實象也以此尋樂樂莫加焉以此求仁仁莫備焉即衷情欲不拂而調世瀞角不除而壽即一生遇哭方夜之溺於勞踏歧徑之奔馳不收攝而瑩然無有矣翁錄語太和原絕以爲明之河津絕似宋之春陵宋之春陵絕善學聖門之顔子豈非曾之深言特有味哉余往來舅家數十年見翁無冗無歳節無不觀書所纂著極多中更升沉哀樂景不堪嘗自謂年來最拂意處便是最受益處然則非超識不能尋太和非苦心之至不能見太和也翁今耳目聰朗精神宏遠置義田立祠根本急急幾幸皇路平康臣節貞亮民風愉穆慨然發乎天性亹亹談說過少年遠甚八月五日實惟誕辰孫曾滿前英英可謂和氣盈一時而又時常語余吾家大人荆翁極心理學然遇田夫野老多有油油與偕之風大父有愼翁即口未嘗言理學然至性歡以和人稱爲不言躬行之君子此一段生生不巳眞意實默相流注今何敢不日孜孜女輩亦何可不日孜孜會外兄白等來商祝行敢特記茲堂以爲翁壽

[illegible]桃花源　十一月初二日

淵明桃花源世傳以爲仙蹤若世外恍惚不可方物近偶
思魯論荷蓧丈人其初止宿鷄黍見二子景象此與秦人
桃源何異及明日反見卽行迷不知踪跡可爲魯論亦紀
仙乎大都達人晦跡韜光或爲山澤之乍徃或爲或市之
偶混皆不可知故固守於耕者乃世人之疑丈人而不必
固守於耕者未必非丈人之示子路而子路尚不深知也
故夫子以爲隱者非獨隱于形蓋亦隱于道乃備至焉然
則桃源之迷惡知非是耶將無視世之滔滔不返而姑以
之寓耶其末章云後遂無問津者非桃源之絕人而人之

自絕于桃源也而概以爲仙不可方物亦誕矣夫古人所
知者道也而辭則不無所託又如閒情一賦淵明蓋志道
也其悠悠寤想展轉切至卽顏子之仰鑽瞻忽不爲疲也
而昭明謂白璧微瑕若以爲真思人者夫衛風之懷西方
美人離騷之悲公子招魂之哀王孫皆極意遊騁以志其
無可奈何之情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者蓋庶幾焉而獨
可以是瑕淵明乎且淵明果思人則短褐長饑生平何大
相枘鑿乎甚矣知道者少而淵明之遠也紀隱則以爲懷
仙託志則又以爲好色也或曰閒情賦蓋若仕女失家者
然淵明當其時遭其變而不忍斥言故嗚呼是亦余之所

不能知也

聞觀說

有聞大悲義於予者予曰予非能知佛法也雖然亦常粗習之矣憶丙午八月在京邸正當制文煩冗時夜忽有提一字者曰此聞門入流義也不及一年可以悟道從此無日夜稍閒輒習爲聞觀眼纔闔便晃若有見天宫地獄往古方來無不歷歷若有解會蓋有音響不足而圖狀示之圖狀不足而辨難詳之甚有目不經見心不經念奇形怪像而忽入古刹中輒恍然符合者如是七八月餘前時誦念經典語言一一有證據事障理解遂爲開釋後途行攙閙歸復習齋中光景如前忽兩三月而復有提者曰若無啞此不過借路走耳從今可拋去勿復習也余怪之不識所以或時閒復習光景泊如無有矣至今十餘年來曩一字非不隱隱在心而無若泊如無益何也噫豈一年修習便爲得耶將余志疲懈不能終耶時時苦念而已頃閱華嚴至善財南詢五十三品而普門大士僅居其一他無量無邊者尚不可稱述始知學人入路如來壽量固不可同語然善財領法終歸大士座下而世界所皈依所號呼時時嚮應在在現身卒未有如普門大士者夫以深心人一門以一門爲多門元無涯際而余特以入流初見宜其執而不化也余猶憶向者習觀時自入流每一字修輒經旬一年僅至生滅滅盡以爲前此尚是學人可攀緣可思提處自後則有力無可施矣後良久忽於金剛三昧處了然一豁所謂金剛自金剛三昧自三昧殆非可意識猜度過此以往愈進愈邃所謂三十二應十四施無畏四不思議毫不能想其藩卽華嚴無量門當符合不二宜善財之徧叅不已而終以大士依歸也余之初入所仗佛力已多過此惡能有入乎問者曰子非徒知所入也又知所不能入非勿知大悲者也所爲一字義者竟云何余曰余昔非從人提也他日行當有默提予者在日默提得無杳冥日如默提非也則大士所謂蒙佛教我者其真語相傳耶往昔無數劫從何程量耶所謂緣我供養觀音如來者其果身相覿耶初授再授終授從何執定耶故知煞時變現無端轉化靜坐清齋一二七日親至人前摩頂安慰如來誓願終無虛謬謂緣自心不可謂顯緣佛力不可獨向以長安煩冗時而忽告我入今以數年閒居誦讀時而終不知所深入余是以歎佛法之浩而痛生緣之薄也

自考記 丁巳五月

頃余被拾遺巳奉旨照舊調理　聖恩浩蕩真無極巳卽
不知根柢何因開與友人譚究始終余曰拾者爲寔留者
爲虛此余一身事也拾者爲虛留者爲寔此則世事事也
友問何謂余曰曩余午得糾疏未辭朝申出城門倘少有
市恩想能如是耶夫余罪狀大逆忤時好時時與人言應
有今日久矣凡大臣一蒙譏便多錮以終身況孱在詞林
重之以公拾縱有如天之波終無再然之灰此不亦拾者
寔留者虛耶雖然自余之有茲拾也諸人多憤怍不平而
余更惴惴㥲所料若㩁功若邪說盟主皆以　之國事若
[illegible]
罷開爲民不足滿其怒者其叵測將何不至幸有　聖明
之英斷而羣情安帖無端影𥄎之疑不生豈獨余免丁風
波而舉世稍銷乎矛戟此不亦拾者虛留者實耶友謂予
之一生自分何如也而所謂走捷若騖時利如飴者可并
受耶余曰所謂走捷嗜利者以心耶以事耶以心則富貴
人欲爲知予之然爲知予之不然以事則乙科就教請求
之衆弟以爲同月旦十五年巳炊過付之妻弟以爲皆風
聞彼亦未深以爲然也而何不可受耶且余之在詞林他
隱事不論卽若主浙省試不赴促主順天試亦不赴累屬
主春闈試堅不赴此真走捷若騖之明效也他財利不論

自宦眉曾未受書帕在禮部曾未受䄂扇及他價在歸田
後曾未受官府親姻問遺此真嗜利如飴之明效也而何
不可受耶友謂子之一生可無辨耳而所謂㩁功所謂邪
說盟主者豈亦可并耶余曰㩁功則須見之疏辨或見之
書扎或見之著作余曩疏請出城尚無一字自道閱歷自
述勞苦可突坐人耶卽邪說當亦然且彼第言其情吾當
詆以事自余之跳出城也人多有兎死狗烹之說蓋有一
求𥊍余者明贊之國功余曰此　皇上聖明主持余邀倖
在部謂之竣事則可謂之有功惡乎敢若　皇上不肯卽
有百禮臣其何能爲越兩日說徧長安一二親臣以爲謗余
[illegible]
也余曰予言固如是卽公愛予亦當言如是今拾余者豈
身不在長安未之見耶至邪說余不知何謂若謂異日殺
機豈長安有邪說乎卽與余何與當癸丑請之國時亦有
一瞷余者盛憂他日藩戚將不免余曰臣子事　皇上則
忠于皇上翼戴太子事太子則當忠于太子保護藩王卽
在朝房對閣臣部臣曾公言之然則爲藩爲戚業曉然洞
余之無他也拾余者卽身在長安或亦未之聞耳夫以未
見未聞之人而欲翻共見共聞之事說必不行余卽黙受
人誰不爲余咤耶且余之泰然也有故曩余卽無出之心
人尚有出之擬[illegible]得失[illegible]爲人窺而今可直陽自由

即性疎懶不耐交游賓客余無傲之意人將有傲之疑而今則可高枕一概謝矣然則拾之爲實世以爲實于援奸吾以爲更實于弭謗留之爲賓人以爲實于免禍余以爲更實于養疴余雖欲不泰然得乎友謂以于今日尚泰然囊何歸不待頃耶余曰以囊歸不待頃而尚有今日若非歸不待頃而更不知當日將何如也友乃始瞠然一悟

記論文 丁巳七月念七日

江右四山鄒公工文章辨別邪正以爲自古及今寔有正氣一脉真傳自史漢及唐宋八大家雖調格不同其得是訣竅一也自昭明有選此脉遂大壞及真西山有正宗稍爲一清然世反有艶選薄正宗者至出入選宗間漫無白黑如紛紛諸選下已他姑爲酬應無所去裁者則又勿論然世之名能文者半係姑爲酬應章嘗細總古今爲文彙分別各體以爲文章一脉在是又從中間抽一二篇謂奇特余初爲諸生弗甚曉迨後十餘年殫力工琢又數年披義理又數年涉世事勃撈所欲壯然復閱前所抽一二篇[illegible]弘深老大去世猶百數武蓋文之難知如此因思史漢及八大家昔人見謂文辭客耳今細探之其胸中道術良有深見浩蕩無涯涘而徐發其一二故足傳也史遷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其經術深湛如是老泉云天之與我豈偶然哉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今文中曾不知所謂幾道者何指聖門道術首言學文雖非世文辭之文而文辭未必非其流緒焉今世俗講學家不及文章文章家畏言理學兩失之矣公夙以學問鳴宜於真處持有見也然亦未暇以是絕令

以下原缺

荆翁時義集序 九月初九日

國家以時義取士蓋二百五十年而稱大家宗盟者四人震澤王先生虞山瞿先生是也吾邑獨得二人方山先生薛荆翁先生唐翁翁舉尤少年集中義半係仕後羣諸弟子肄業焉而自爲之以式即世尤爭傳之聞方山諸義所傳於世者亦然蓋學不遂不老則味不長味不長則不足以厭羣情使不可移易蓋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翁精心理學兄酎諸子史百氏古文辭業上接八大家而以其餘發之時義蓋匠心精謹律韻冲調其平若規規𦛗括而其高乃材人傑士之所不能措手以大家名者幾百年徒耳相傳以熟耳其能學之有得而爲時用者吾未見其人也即其初未有得而以娛於仕後學焉不已者吾盍未見其人也誦之宛然見聖賢之語氣而循是以窺索聖賢之精神直可以終身焉而不厭歷千萬變化而莫能逾然則是集也真六秇之羽翼非獨一代之楷模已矣集舊有全刻其總採諸名公批贊而重爲開行者曾孫獻可也其艾首望洋而畧爲叙大概者外孫慎行也與行爲諸生時嘗栖陳渡館者三年即第後數往來悵望陳渡之墟翁風聲意緒宛在顧恨不能尋傳業一爲起莫適坐館中曾孫屬余書一扁余因謹書云荆川先生讀書處

讀辨奸論

蘇明允不過一文士其言曰天之所與我者豈偶然哉雖天子宰相不能奪之常怪其自許之過及讀辨奸論知安石爲不世大奸比之王衍敗壞天下乃知其嚮世之明非真有大賢者不能也堯夫見安石相矜嘲於天津橋之相鵑當時賢達推爲內聖外王夫堯夫固有道術能先知者明允何有堯夫之見也明道每教人尋孔顏之樂吟風美月而歸至今不識其底[illegible]直以爲樂道耳迨乃知孔顏不遇三桓則必不樂疏水曲肱之樂明道不遇安石則必不樂吟風弄月之樂故至今號稱醇儒然至事後乃知明允何早有明道之見也因此知豪傑奮身文章非真有超晚時俗之識敝屣富貴之懷必不能弘遠自立東坡子由屢與奸人角逐不肯同事其家庭論議有自來夫文必如明允也乃稱立言而列于三不朽又作管仲論曰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今更知其痛切與辨奸同不朽者也他文皆老大精深識者以爲非二子所及

逝記 六月初三日

俗云死生之際足以觀人數年來余所親知頃刻無病脩然坐逝者二人一爲從兄鷩東巳酉歲年五十八向晡徘徊行宅前後如常忽坐椅失聲家人湯灌及丸藥俱不入兄一生柔忍無爭競又謹愿絕不敢有所恣行即素怫鬱常嘿自遣排熙熙閒適忽聞逝內外無不惜之一爲養靜章君年七十六嘗爲鴻臚序班恬淡坦和蕭然文雅家漸落漠然安之家庭間未嘗有疾言厲色鄉人屈指良善無不首曰養靜云三十餘鬚眉輒白晚益康強一日晡時食麵如常忽云吾不快又云吾將去有人迓我矣家人驚視端坐椅中瞑其姪絅夫爲余道去景甚好無奈人無識以爲倉卒去不祥且家大小事絕不齒及無叮嚀永訣語深痛恨余以爲含藥而逝孝子至情今一旦倉皇祇有痛恨寧暇及去景好否此固其宜非得無識故也然旁觀者固應有省今不啻家事視他哭泣陵悽戀戀兒女令人不忍聞見者豈不大有間且無疾而終最有涵養者多不能至語不及家史傳中歎爲豪傑高明事而今乃恨于不得夫古之所貴今之所賤古之所後今之所先亦足以見知理之難而好脩者之當早悟已絅夫又云養靜非獨外行脩其居庭孝友特甚而吾從兄事[illegible]然苟督乃最嚴

古稱[illegible]文章全要一氣呼吸自始至終提掇得起若世俗間奏極力做來不過六朝粉靡態格其說尤健吾嘗心識之爲人常誦云耳惜所謂彙者今無從卒業所謂一二篇者昌黎科斗書後記永叔樊侯廟災記戕竹記也以示之人恐都未解了命其孫某擬屬傳表余以久謝不能應聊書此以見公一班公嘗詩云文章還大雅經術潤羣生盱江多俊彥應念鳥鳴嚶公之情神殊可念云

王周二將軍像記

凡神無尊卑無不有時旁立侍有時南嚮坐獨王周二將軍儼相向立關侯側無他祀者夫人不惜一身死殉主志節何減大神明而落落如是今關侯祠鄉邑布滿卽見二將軍僉數而私心愈勃勃惋悒昨歲特與親屬賸數金塑像文昌閣西偏二將軍自是南嚮坐如他神明爲具牲酒偕多人焉而謁拜之期每歲節若誕進祀關侯退便詣二將軍祀未兩月有某生童裸體將軍前媟嫚無禮是日抵家輒病病中口口萬古威靈且艾且訟非獨我也曰媟嫚繇汝始明旦遂死余與親屬輩聞之愕慄

書賸僧千佛經後 十一月初七日

自余有此經友人爲裝帙余頗覺裝嚴過好不堪受用隨發一願如有真正道場真正衲僧便當施以供奉今特以此供奉普門大士普門行業最艱苦見地最透剔余所畏也余生平所畏靜峯今得普門而再靜峯以慧普門以行靜峯大辨才浩浩商量普門根地篤寔鞭逼精緊究竟亦無彼此普門有行蹟究心指不像語數卷却是高峯一則新語錄寒山一部新詩話

明故太常寺少卿凝庵唐翁墓誌銘

唐族甲郡中自黄門公至吉士公凡五世科第黄門公會可生永州太守公有懷太守公生中丞公荆川中丞公即翁父而吉士公完初翁第三子也黄門公會試第三人中丞公第一人而翁鄉試第二人中丞與吉士皆選庶常翁歷南北大常翁少有才名中丞公亡後乃折節理學諸儒語錄淹貫以隆慶丁卯中鄉試辛未成進士選禮部主事時江陵聞翁才急羅致之不就尋中以浮蹤江陵敗諸公重之起歷工部郎遷尚寶司丞陞光祿寺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請從祀白沙先生得[illegible]旨復不能請時好以言歸丙午春諸公引重忽起南太常報至翁不信也在南會妖人劉天緒將變與大司馬孫公計殲之京師以靖又疏法璫歐屬丞得　旨嚴治人轉忌之尋有言急謝病歸翁凡籌天下事衆刺刺不了一兩言輒了即計所施爲衆一言莫辨翁乃迎縷解百千言力辨以是有識者最賞重亦終爲旁觀者所忌即談性命微奥聖賢脉絡同覺者雖心覺其是而口不肯俞旁觀者縱面屈其高而退不能相傳以解庚寅前出入官途嫉惡不顧面唾言事不避風生時則以骫骳閒辛卯後家居寄與園林十築排情聲歌賓客特則以博大閒丙午未起用前出而遂遊歸而著述揭大和

開生機即侮我至門勿較也時則以深潜閒戊申兩歸依後謂屈伸造化好醜世情把與後生終日談咲參商而一切牢騷擊磨之氣無有焉時則以敦厚閒至其樂與人書樂觀時清泰每一風驚塵起輒抵掌太息人疾病貧困竭力保援歷初終不變也凡天文地理陰陽術數家無不究極凡古書畫器玩鑒定俱迥勝人少十歲餘試以莊生齊物論即立就大歸除法及勾股測望輒通曉自六十後每每語余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收攝一路毋令漏息則其變之入深者矣初仕有殊寶貽者却不受某人命以千金晚白是將令譽人譽我也人每服幾杉數薦援自居家數十年未嘗通一書長安嘗訪一人余曰此要人徒也絕不復通此足以知翁之操植也所著輔世編兵農水利經畫處獨詳又有易象義戀世編三關象桃谿劄記南遊稿南華正訓東林商語及詩文若干卷邑志若干卷年八十二耳聰目明手持書不什盛夏必肅衣冠郡志若干卷先一年成出緡助婚喪祠置義田一生提保合太和者諄諄易簀詩云學道於今四十年乾元確已見真詮一段生機齊躍躍百年和氣自綿綿來從歷險凌心過歸又臨崖撒手還不向此中探妙訣毫釐何以辨天天嗚呼此又足以知翁之自得也諱鶴徵字玄卿別號凝庵

庬卒某年生某年爲配萬恭人某女子三伯仲季吉士公娶某萬恭人出吉士云後恭人置妾某生三女嫁某孫某娶某曾孫三娶某女嫁某翁嘗自嘆三世單傳今郁郁昌矣學業並能世其家某年窆某山蓋生平所遊息處亦上世與萬恭人舊家也翁承荆川先生後文章學術自謂見大力請條編忤江陵指終爲江南大利嘗使秦中條虜事若習慣見撫順清河報至曰自後不知生民荼毒何如卽忠臣良將當殺戮盡直待重創後方可挽回俄而遼陽之敗三路喪師適翁易簀時至數年中外益恨愴不堪蓋其先識如是翁居家日久行侍于家亦最久談道講秇夜分不倦銘曰

世才術士一察自喜翁之洋浩瀚無涘亦有節士擇地而蹈翁處華芬檢繩不渝無忤無閒一編手持得與日新下筆纚纚春陵尋樂湖南求仁博極千古提此一真莫訝其變莫遲其嶄我聞前哲少學晚逃大材難用從古所嘆大阿龍淵輝光終翳長白竟坐深冬夜談發朦可忘知音寔難渭陽悠悠西州慟哭鐫我哀言九泉可告

且甫于姊丈誄辭

吁嗟且甫有誼有情貌弱而文氣爽而淸閒族之貫累世振纓望之踽踽酷如寒生問家之舊華榱雲礽食常淡茹衣不新成少喪二親終鮮弟兄屢當外侮憤我戶庭無間內外洽于宗盟爰有義方載服儒英寡欲養壽藥餌支羸齒方踰艾竟阻修齡猗余之交且甫正婚姻之初締未間歲而來斯遂中閨之掩涕常悼往而好存覓初然而終不異或春江送遠或秋風歸轡或停雲索翰或月明把袂或當壯遊而躊躇其不舍或當摧翮而慇懃其相勞慰或悼末俗之流失而白日指心或感古道之勵存而青松慕義或覩余踪狷狹而悵舉世之莫知或量余心獨熱而託久要之無棄或高門懸薄而惟閭戶之依違或風驚飈起而緐桑麻之共繫吁嗟且甫其心甚邇而其來不繼吁嗟吾于且甫其曾良難而其別多易遭時齵齖身無百里之游多病支離志謝千秋之技亂曰生若遊之病莫覩之徼不能以哭之言不足以章之不泯者意詎其志之有聽者音庶其似之

過鄒記 十一月初六日

余以春北上過鄒縣見　孟廟在道旁因留院不復行沐浴肅騎冠裳而出謁廟前有數老人見巾迎入呼跪拜者上無一師生來者余問學官何在少頃學官入院謝過辭以城中無有弟子員明日有數弟子員跪道左謝過則辭以官未嘗令人與知余禮曹學官顧所統也況爲有事官墻慢上無禮莫斯爲甚是時縣長以斥去而衙屬無一人在者城土半圮門不全俄未兩月而縣以賊陷告矣昔單襄子過陳而識陳將亡以爲邑無委積候不在郊隳何鄒之速驗也如是先是余過徐其守汪來見儀觀秀朗雖乙科實偉男子也時廣寧新陷道路洶洶余詢問非來信急因相屬以州天下咽喉有事之日當先及不可不速備守領之若軒然有志者俄而報賊首攻徐以有備且戰甚力遂得完猶焚其北關以去余益信襄之識守不謬也對銓曹直言之因屬以宇內蓋得人變可弭不起即起便可撲滅何至嘯聚橫行而破城若振槁往來千里若飄風無當如鄒滕嶧鄆曹間也比余秋歸竟不敢出東省迂涂河南則磁雎間盡當畫列戍守滿巷干戈矣余猶憶賊未起時一縉司自外王來詣余告急喘息不定謂恭圯有賊恭賊有兵若干馬若干約不日起勢剽甚時爲五月十二日余明日言諸朝執政唯唯不甚信尋詣棐師宅言勸以尺一亟開撫案令先事擒剿毋使蔓難圖亦不信則又曰閣中尺一私督其奉行比尋常詔書當遠過棐終唯唯而已未一月而報至賊遂十餘萬人視余前所言者勢不啻十數倍至七月初夏鎮壞而濟寧幾殆其城外鎮落居人亦壞糧艘已半退不進即進盡日徘徊甲士護行不數里俄武邑固始臨淮在在告矣　國家方全盛天下遂瓦解零星幾不可旦夕保而廟堂尚泄泄以爲無恙又私語人以爲閣中盡目禮部唖時余已將歸因對友嘆曰昔伍子胥憂越二十年之外吳其沼乎今吾憂先一月而輒見唖咲身推迫無所容然則子胥屬鏤未爲不幸頃余抵家旬日傳賊且臨河上賴徐力扼之不得渡今且剽山東河南間無定蹤矣先聞徐勢急友人謂予識州守能必無恙已而果然然猶嚮應者數千煙焰漲天不識廟堂之所操制宇內泄泄自保萬無恙者終何出也

玄臺薛公傳

凡士夫廉謹能無妄求索足矣若餽遺交道接禮夫有不受者卽爲大官不受者時有之未有從始仕進終身一介不受者也獨見玄臺薛公公方嚴慷慨有激濁揚清志初爲進士觀政卽劾兩大臣藉口餙臺規阻絕言路語侵及執政遂左授教職巳陞國子監助教會有三王並封旨公極言請册立業有旨落職用輔臣捄得免後逍考功主察力右正直不能阿權貴言官㬥之公又上疏極爭復左遷教職去去國後貽書規正輔臣不恕是時吳中賢達最多當事者輒用黨懲之朙爲一[illegible]公居里與諸同志講修行業扶義嫉邪卽蓬累常數相往還卽乘傳過或造廬訪匿弗禮卽四遠有賢達者公必嚴爲核聲寔以是天下聲重公諤諤不能容人過凡鄕里人欲爲非每惴惴不敢逞卽上官舉動用公言黙正者甚多以是毘陵氣節宇內比之江右吉安是時仕路尚清縱有意齮齕者亦內懷猜外佯譽而公衣敝衣茹素不二味蹶蹶途中混跡田畯受侮許未嘗言過豪右門輒以扇障面以是遠近談及公更嚴重之如東漢范滂輩無敢一毀疵者公慈剴不忍見人急難見卽捐槖賑之不忍聞人寃抑聞卽出身觧之里中無不切骨懷感而公未嘗自功亦惟恐人之壹言公也人以爲公方嚴人也而好行德如是爲文意格烱然大多激發抽揚無叕餙語尤喜爲詩對友朋頃刻立就可數十百言常稱舉劉仲修以爲詩超詣遠近講會無不往來奔赴者然未嘗肯拈書喋喋開出一二語則洞然了悟絕無葛藤覘其匣得禪書數册知其觧會甚捷也公常自咲吾不必禪亦不必不禪於是同志者亦以爲公慷慨人也而深潛復如是公赤面黃鬚顴骨稜稜寒冷可畏居家二十餘年產益落屋敝蕭然蛙黽不堪而居之益安四遠饋遺踵門求一納交不可得銓推無論數十終一教職年五十七卒公姓薛名敷教史氏[illegible]行曰公於余中表昆弟也方上疏爭册立時余爲諸生在長安見一時言者傾向公以爲前茅當事心雖不快尚陽折下之言官多屈伏不敢大同異自後終公之身吳中氣節名獨重而道學名亦不甚减損嗚呼人豈可一時一事爲動哉公卒時涇陽顧公先一月逝顧公公所首推同志講修行業者若邪公江右劉公所推四遠賢達者亦兩月內逝天下並傷之云

鄒伯子子忠墓誌銘

余自辛卯入北雍游得交安城太史四山鄒公父子間公自大父文莊公理學名卽家庭無日不學問磨切有子五人而子忠伯氏子周仲氏也皆余友季三人則從余游余進侍太史公之側得聞格言懿行退脩諸生課業窮究根抵搉手論心慨然遠大使余無紛華之好無覊旅之憂者伯仲力爲多自壬辰癸巳射所肄業四方名士多來而伯仲毎逡逡善下不見貴家態余有叩於伯仲無不剖腹告也余有正於伯仲無不降心從也伯之文多內仲之文多骨若根切名理一稟姚江及文莊公之脉而琢磨之無不倡也無不和也伯常衣舊青布袍食脫粟飯仲稍稍新羸乃左規右矩望之誾誾對人不見卭背居庭不聞急步疾聲無不斧柯合也伯心仁愛見道餓人皺眉欲淚間以言之仲仲未嘗不奮臂徃先振之也仲意氣爽剴談節俠之風則灑然動色聞拂逆之事則憬然心怒伯溫溫吶言未嘗不心愈以爲固所欲言也家好薰脩內及外多齋素課業之暇則繙竺乾之書凝情谷神之秘師禮者宿印證知識無不孺子之躯依父母也性並能酒風晨雪夜則側矣而哦哦嘉會良辰則持觴而懽劇余以硜硜膠固巉立共間無不敬而諧也古人有言傾蓋如故交及二[illegible]可以概

終身矣頃見朱太常維約所爲狀伯君者曰仁人也曰爲人謀必終又曰孝於親友於弟信於朋友雖未宦達無事蹟可指然以余所熟見所必許良可謂實錄不虛蓋自余邸中別無何而第三弟逝至丙午則仲君逝已酉則伯君又逝今子尹來其弟亦逝矣嗚呼可忍聞哉聞伯之鬱邑不年也以哭兩弟今子尹持狀來則又以諸兄弟之蚤世而急欲闡揚伯兄余乃并仲君性行臚指其詳大都伯之性多於溫良仲之性多於明達使知德門之彥非一人也伯有子三人某仲有子一人伯仲皆以高弟子爲諸生年則伯少余一歲仲三歲嗚呼業則並浪兮不與時會心則孔臧兮不臻於艾思夫德門之彬彬佳公子兮使人心瘁

大醫院吏目澄南吕公墓誌銘

余歲巳丑感寒熱漿不入口眠不交睫者十四日夜自以萬無生澄南吕公偶自他請來謂尚可治時藥幾不入矣公親煎一劑分五卮強予飲入口如瓊漿冷冷至半睫忽交又強未既遂蘇蘇息矣睫開滿屋皆疏布若有從屋上擊者越兩日昏昏不支新衣冠以待諸親環泣即吾父亦以爲萬無生謝公弗再來公謂決可不死乃坐守數晝夜調治而予始嚾然郡中無不說公神醫公世澄江自大父春林公及楊村楊裔皆有名江南公年少輒冠諸父每來郡門外屨填臣手不給應郵晚年來郡有疑難症商所急請未嘗不曰澄江吕公也戊申夏予患目疾一瞳皂而凸諸人駭之公適治予內子寒疾來疾瘳爲更留每日三用湯洗輒三易藥細加減予問其藥可用否曰未也可進一日又問前藥何遂減去曰是不可復矣居十日平如初諸人都不知也公以大方脉名家其雜治盡如是公常謂藥無偏正惟在用引引者是方收其用人多雜用我獨用引人多正用我獨借引余至今載其言時時有奇效以問之諸醫輒茫然不省公身長美鬚髯面色渥如丹飄飄有崖槪博涉書史好作詩歌慷慨談說多近道之言一游燕數月急歸官太醫院吏目非其好也好觀名賢書畫及古器物常訓兩子最要立身文雅無俗態身出繼楊村後少年所拮据產與弟某均分即有拂逆不堪未嘗一言自明更以此爲兩子勗予自病後未五年即第第後幾十七八年見予悄悄絕未嘗關說他世事方治目疾時間坐齋中再贈之詩極獎勸噫可念也已酉間小咽曰不一年予將膈明年秋半月前猶手書送瓜菓數十枚來字畫潦草意凄至若屬之後者然公名應鐘別號澄南所著詩數卷名公多賞識者所定方係元行覽人便之有兩子孁徵兆徵儀狀彬彬妻某妾某子皆妾出女某適某以某年月日葵公雖意氣豪上然所遭家多齟齬雖善自攝生竟以所請多方奔走矻矻年不過中壽貴游家雖多厚贈然不急營產見親族乏者時賙濟人多空手來即與藥予嘗再至其家花竹森森恍如二十年事而堂搆僅完不甚華好視前一無加焉徒使予悵然人世貴賤駒隙有虛生不報之憾而已而居恒對內子道公輒佾揮淚近還里乃爲追銘其墓銘曰其業甚攻兮其人甚文嗚呼思之不見兮我心如焚

壽四山鄒公文 丁巳七月念五日

今年四山鄒翁七十壽矣其夫人復長二年當壬辰癸巳間嘗延余京邸每翁若夫人誕日則必觴觴則劇飲大醉余不能酒強之飲至嘔仍飲卽諸子媳若幼子誕盡然雖余誕亦然觴則遠近賓盛集余以一諸生抗席無所嗫嚅翁毋出爲下夫人又出問賓客令余忘羇旅數奇之苦迨余第未幾而翁謝歸矣居間遇翁夫人誕日輒念頃年漸尚斂欲言壽翁輒斂止念翁夙望重抱經濟大業且仁心腆悃眞可相國家壽民物無窮而直爲此蓬累也且余從諸生時翁實飲食敎誨之迨今二十年放歸而齒又艾矣白日易移黃髮在野雖有往來一堂之神而不勝其升沉百事之感言之迫切不如已也則又徘徊廢閣者久之今七月念有七日實翁誕日先一夕臥書樹蛩吟切和幾如反聲鶴鳴寥然寄想天外蜘蹰艮久不寐因念翁諸子賢俱未用孫曾多矣誕日尚劇飲懽如曩時乎其有甚英勝采豫荷翁大業者若而人乎翁好奬材所延師無不取高第鳴詞林者今尚劇飲懽衆家人父子間如曩時乎其亦有從諸生不能需讓迂戇如余者若而人乎當翁夫人誕川有方外人自數千里刻期來持藥禁方壽翁者今尚有之乎其亦有清心寧神不走旁門戶者若而人乎又念翁卽不甚酒飲不減曩時否夫人健強可不異否觴而能敵說京邸時之追遊否能憐余衰年踽踽雖家誕日決不能如從翁時劇飲懽否此皆余所謂言之迫切終不能已者也是日京風天末雲清氣朗急索筆硯書之以待翁仁心巳任諄諄不厭不倦開同志余向諸生耳而曲誨古文辭又引之大道今數十年未克沃而忘之也翁文章弘遠理義精核固將流江河之一派闢戶牖於重朗余雖衰矣如獲從翁游尚能爲翁叩之

書王公事 丁巳七月初五日

山西道臣王公中嵩亡余爲之喟歎數日亡一知巳因與友人共喟嘆公與余京邸一面耳在常期年遇郡試吾家弟姪壹不與人曰子何知余曰是亦所以知也然余之知公特有大者焉當余在部以代事條陳得旨行文山西巡撫啓王改正故事移文多無報者於是特報曰啓王改正訖于心異之巳歸里年餘自友所見有公紀代藩始末說長幼分誼是非井井多有朝臣不能洞者中言持議巡撫汪公前甚力汪公避之因爲屬稿乃知曩之特報有以也夫人臣無論身在內在外在事不在事遇綱常大議輒㮣慨而前若此真非賢達不能今世首鼠兩端者多以不在事解耳即在事大不得巳姑以體面粗畧語支吾以陽飾名陰養奸當代藩議起十餘年間撥置多人賄賂萬端蜚語揑辭汚白淆黑何在不嘗何人不惽而王公特好此慷慨也公兩遇察皆以卓異褒昨歲科臣明言所褒中有循舊例濫及者一二人余固心疑爲公後閱公自疑邑邑今歲察中以持代事得過者頗多蓋事之難言言之難出如此余猶憶丁未察時有欲苛公者訪余余曰公在常一錢不妄受一私不妄通無可苛也人乃言其崇德時過失暴著巳而余別卯之竟以治妖書時公爲刑部郎爰書出公手不忍牽江夏及歸德大爲要人所不快後稍以公議不平免夫奸以私媚要人而敢以誣加正人蓋直道之難持類如此嗚呼公往矣公博學多識諸天文曆象兵法易議皆有圖有說而氣復果辦國家大用才也公嘗貽書余索一文賻人余以概不文辭而今特喟歎知巳爲之私核記凡知巳非交游情好之謂苟其壹意在公雖疎遠可也苟其大義同歸雖異巳可也王公名述古河南某縣人某年任常州太守

別汝純表弟語 廿五日

吾觀女純董君生平古來三戒似可不設身無人和順頹然少貴家富晩居官僦屋以居嘗強製內人冠服銀帶旋鎖典爲壇醮費出門無裝具如此意概何處令人得戒然君未嘗一自言行誼并涉學問名也與吾弱冠遊四十六七年每一談義理爽然劃心魯聞有仙佛靈異跡謂夏華齊諧語語不虛也又聞諸葛武侯護成都冠事石穴天開有大刀有大石鎮門賊奢以遁謂精誠萬古金石響應自如是君蓋顯達人也日者且抱德持誠往粵西一人曰茲之往感動精神窮幽入遐當大有洞心駭耳處二人曰世間無奇奇在三戒之不設不在仙佛之創聞也何必茲之往滄江冊嶺足問奇哉

勸善引

孟子云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吾貧不足以分人然而未嘗忘分之心吾行不足以教人然而未嘗不懷教之心部中傳例有院部給過紙價銀每歲不過六七金吾持之歸曾不盈家用即留之部亦無所益官用俾見雜劇有當孔目一種因取是梓之而以分諸吏若胥俾相覽觀孔目亦非甚不廉者偶爲陰事拷掠懼[illegible]公知至一訛以死而後乃借生於屠家李事雖幻不經見然當其臨事之欷噓而倉皇貪戀即堆金積寶爲徒然當其還歸之惺悟而生平罪業即刳刃剜腸有餘慽死生之際足見本心雖庸俗人觀之未有不泫然動念者也況吏若胥之慧黠焉者乎夫諸吏若胥皆今之祗役部者也即他日之仕而佐貳首領於州府若縣者也部雖清曹無刑名生死關涉然而以索賂故至貧宗骨立有老死不獲名封婚嫁者而請卹稽延千里間關空手以去甚孤孝子慈孫之心其於姦吏枉索傷人生命亦一丘之貉耳又況其他日之仕於州府若縣刑名在手敲骨取髓更將謷無不至哉使其覽觀是劇而知外有王法內有本心生有可畏死無可解而大廉廉於奉公又或轉相傳播以及無窮一人歲能少得六七分[illegible]歲而常儲否數百千人之金也不[illegible]

之施其爲施也浩矣是些須者曾不足分人而特可以教人諸司聞者皆莞然相視咲諸司盡朝之選也斤斤廉正其討吏若書敝扃業無不竭情而尚憂其寘不可化也因共趣余有言而余特爲之書其首

跋純正蒙求後五月初十日

近世談學術理奧者不少朱雲峯胡先生獨編養蒙事三百餘條號曰純正蒙求恐長失而求之蒙其用意深苦矣夫少不純不正而欲長之爲純爲正譬則植荆棘于山原而他日望材梧檟于明堂廟䄙可得乎且編所載盡非蒙也㸔古佳言懿行韜爲通儒躍爲良輔事編首親父師惇倫理次正心術遷善改過次厚德行濟人利物即使大人先生矜莊而語道德性命固不得以要耻爲高而腐唑乎此行少見是知好之而未能學頃復見之不無嗟嗞太息以爲長大之年而藉是滌脩焉則已晚則又思以長大之年而尚肯汲汲藉是滌脩焉則亦未爲晩

志薛明宇

薛君名科號明宇其誠篤往仲兄言之其館萬也蓋從庚申後稔和之萬翁繼祖母辭言是不克家一飯一僕不令有若常心憂會有僕竊匙鑰契帳逃君對余惶訴因呈縣得盡用記隨治僕過犯萬室以寧有祠金賄綁紳計其傾者一日走三四家羣情洶洶畏君告余不敢出口數年間萬日以滋人見余愛萬不啻親女其實姪女未嘗見即余娶亦無屬言所以感發余令余心盡者君也吾常有失言凡事若義所可為力所能為待人迫促而後為之者我則非夫若義所不可為力所不能為因人迫促而始為之者

我則非夫近日有姻家事儘可相保護而彼自不肯為保護遂至十萬之家不兩年壞寸地片瓦不遺吾方深恨彼人令吾有志不克展如萬信仗君君又肯信仗余可令坐失不為盡然方事竣後萬欲三百金貲余赴京君知余狷潔終囁嚅不敢進也萬有從來人居間則私以百金請他紳祖堯乞志文名亦用金乞他紳為之不關余君知余生平落落不可溷以零細也家貧自束修外毫無分寸沾方事起時繼祖母欲賄之百金嚴拒不復通故能數數往來告余萬事令余得心盡無他間言即他人有非理求萬者君盡卻之東萬終始嚴矜戊申間往南雍南雍多家宕器

歆羨少年君庚他匪常令人伺之譁至深夜淹留則身往督促後萬欲教女歌三四人君因拂衣請行有私買器玩具常袖出入不令知諸比昵交一切謝去不敢近君亾姪女持君誠得不敗自兩年來姪女亡則萬不可為矣即余心欲保護而彼不肯自為保護且無有信仗余可為心盡者即有之徒私為惋惜不能詳直言如君萬日壹意行無從東余乃益思君誠篤

醫論　丁巳九月廿八日

今夫人起居不適飲食不調或病而困之則隨其輕重厚薄爲之引導是所謂順而調者也此其病在血氣血氣不足故宜以血氣治若夫以刲股病者心之病非血氣之病也夫刲股者當一時憤烈卽立斃甘之至憂愁困鬱無可柰何又不知幾何時已是則血氣之病小心之病大且刲股亦有不病者矣卽病或當時悶仆是則病速而傷小若當時無血劬若如常至五旬而後病是則病遲而傷大醫方大病不補況其傷在心者有欲行氣有欲活血是皆世竪識耳病元非氣何氣之行病元非血何血之活況又河

從而補益之乎夫病心者之天摧地裂不啻人之誤犯重辟也當倉卒時止有以身靜聽寧受極楚待其徐明而已若内之損其重纍纍愈傾索愈積外之丐于衆濟濟愈多用愈急豈唯家之不保身亦速隕[illegible]行之活之之術者是捐棄之說也爲補益之之術者是外濟之說也内損與外濟俱無所益心神一裂血氣不足[illegible]數[illegible]後將無身已不若寧受痛苦靜待其定心神少晏徐而内引其自來之血氣外佐以新生之血氣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是萬不敗之道也若緣前之血氣治豈不快旦夕然捧土塞孟津潰將不支矣所謂逆時而助之者也然則病遂不必治歟曰宜内清心外兼治創清心之法前次第詳列矣皆所謂順時而調不治而治者也蓋以心領血氣不必以血氣衛心也創則以膏貼貼亦有法宜先用藥去其敗肉待敗肉去而後生新肉則一月之内痛楚不支一月之外便可補益如是則半年而復一年而忘一年半而強以余醫者欲不去敗肉遽令保聚則三月之外方可用芎歸補血一年而復二年而忘三年而強較之前見攻效難矣然而旦夕痛楚略可少減姑從醫所請可也刲股者姪婦蔣氏痛毋無子且受侮迫極以至不起故刲後仍勤勞三月創發時幾死者數後余治之如言一年許後復

忠孝兩書記後

文昌化書行矣復刻
許祖淨明錄合而題之曰忠孝兩書忠孝兩書所旌題也兩書一紀事丶證理一則應化成神呵護域中一則飛舉成僊逍遙世外世且謂間氣之挺生異術之天授丶亦總之不踰忠孝書所載皆立身行道捄災捍患總緣愛父母之心以盡衛君王之義而一身之禍福一生之壽夭不與焉如孝感章官守章勸誡士子章可使世之行非理而好作冥事者一創如比干之死顏淵之夭善卷之廉蔺容之慎皆不害爲真仙直可祛世人服食求丹偷生戀形者之大惑吾願與諸士子奉之復願爲世外客者共珍之

四山鄒公志略 十一月十九日

四山鄒公最愛余余亦最知公問之大道則曰要只在知知一開即日用間盡是向上處問所以知則曰人生只這些兒自少至晚鑽研不盡更古更今談剥不了寧可與子說破問文章則曰國朝惟荆翁一人直挨入大家正脉又曰文賤粉飾貴渾雄老大吾文雖應酬絕未嘗粉飾雖渾雄老大未能不敢不勉問用世則曰使天下人遂其欲而我不私焉是爲真心地使天下人效其能而我不有顯焉是謂大手段蓋古來所稱禮樂文章經濟三者公毅然自以爲必皆可爲而人亦以大有爲望之考試所選士盡天下賢達即庭塾所延亦盡天下賢達相與講行業闡學術其見地之朗工力之潛志量之虛氣度之坦一時譽望品格超諸詞林遠甚罷歸後詩文二三卷多禪玄義晃晃時泠性地而已所著易會每爻必舉變雖偏實全每卦或證事雖約寔博疑非蒲團之爭芻狗之掃不足得之此其理學之寔者也有五子有數妾家門訢訢欲人善利不異在已翼進後生不異子弟有貧困者力賙之有造請者無不樂然響應路遇九十百年則迎之家供義閭四遠有道術士輒延致之費金錢無筭人有負者曰術固自驗也後有來者曰未必人盡負吾延致如初庶幾欣然一道術驗

醫方記事序 庚申三月

有男子王明年二十餘醫以爲瘵也進脉之左三部方孫
時有甚石症右大怯啻予曰是損非瘵也是勞損非色損
計二十劑可平予之四劑右爲過半矣已八九劑脉將和
其人言初服時汗淫淫從頭出已心胷已腰股今乃兩足
每汗處輒覺神意爽然予恠藥何能如是時復有一婦人
病癲癇六七年每發自咬指投火予脉之覺不甚患制方
欲予徘徊案上者三居數日人有告予者曰是婦曾秉人
病危獲金三兩餘是人死非由婦也獨以迫庬中無哀死
之心而有利財之意想罰以惡病婦若能力承自懺今諭
人驚醒卽方尚可予不然不可尋婦支吾不力承予信之
遂燒方而半月間隣人皆言男子乃楊奎其婦同者或姊
耳予以是大驚有來又一人言王事母孝且令童問之王
不對其母年七十餘言吾前年大病死去者二回賴女勤
服侍而生何謂無有余于是益駭藥果非人力也又前戊
午春二月有友王心紀亦病癲癇十年矣每發或投厠或
沉河或操刀劄妻子余予之藥半年遂黙坐對佛誦經語
語道義屬家人行好事存好心卽淳脩士不過也至今清
素禮佛以爲常友言王一生心無惡偶中祟耳其家人述
有祟蹤跡皆合今以近兩事觀之勸懲禍福昭昭若務豈
可誣也余故不樂人言陰行然人言之而他人能諳之卽
非浮游說者特志之令人不可不向善而予亦因之醒心
焉若他所濟愈人及影嚮多端不復述大約余之慨而予
藥者盡殷勸信嚮人也

劍井記 庚申五月二十日

域之東丁媼有劍井相傳葛仙翁曾負劍入故名每郡有高科第井輒光燭天人稱爲瑞井廢久矣每舟過人皆指河中有泉項泉從岸湧出不竭且甘土人某卽地亭之謂是瑞比光燭更大不知兆應更何似說者謂仙人冲擧出世事也其於科第世事何相關切余曰非也凡仙道非獨了一身也其生平必積德累行功澤贍世而後精神完白脫凡以仙如張思許祖除邪救災寧濟人不知幾百萬在在有井泉光怪今葛仙非是類邪夫生而積功澤於一時仙而遺功澤於世世其望國家之長有善人而善人之長爲國家用不啻農夫之望苗而慈父母之望嬰兒也其爲科第瑞焉而開之先亦何足異城之東有塔院寺邪每高科第塔上下輒紅光燭天甚有晝見者城之南有清凉泉俗言疾疫時人持歸飮輒瘳泉卽在大士座前蓋仙佛之六世數數頓如此

書少白劉公行狀 庚申十月巳巳改定

公識見洞朗問之儒則儒問之禪則禪問或問之玄則亦玄泓洋無端倪而人竟不知其所主若何又射覆多奇中談時事災祥人生死修短先數年不爽或託相宅或託相色或託觀梅或託占課人不知其所來深叩之卒不言年未四十淸齋絶慾蒲團兀坐自靑田徙毘陵生計蕭然不問也先二年自言吾不能久生世又十日前日今秋是期矣一日前猶出赴社會早與友諄諄談德義晩却見女獨居遂端逝眞翛然類有道者少時卽有道人相公骨不凡嘗靜坐都下城西寺手書華嚴種種靈響 皇太后聞爲賜錦裝演內交中貴人詗東朝消息翼戴出至誠所效幹旋甚秘東朝稱爲劉先生毋病封股和藥已廬墓三年焚香寫法華經芝草生者三兎馴擾竟以是得病平生能詩若文所著編數十条語意多自得然雜出不名一家終不識所主若何余交公在庚子時輒勸恬居毋輕涉世壬子抵京拊掌歎以爲此出大有事可爲甲寅又復勸余急歸又所云竒中不知所來者也公直口嘗有言規東林竟得大譴然居常最好東林人者愛人輒肝膽欲嘔見困急恨不傾貲濟助余常思公淡泊人耶而寒慷慨幹濟人耶而復拓落鞠躬恂恂似局方之內而未嘗不逃踪跡禪關

以下原缺

叔父霖宇翁七十壽文九月九日

愼行歸杜門非數月不出出卽往謁叔父或時見或不見
其不見而問所往非持脩則禪誦其見而坐久欵談也非
說人世善事則叩經典法要一室寒光盆花數株種植有
宜欣然語得是叔之不可及也行因言曰叔少文場凡六
七戰未艾輒自免惟恐冠裳一宂我家貧子息衆朝夕之
乏婚姻之牽叔壹持以朴儉淸齋禮佛唯恐塵紛一溷我
今年七十壽矣耳目開朗步履谿如浮觴太白少壯不及
此惟生平恬養無以斲其天和故能然也于是人有聞余
言者曰若是則可爲眞知叔矣于是兄弟姪輩聚而謀祝
而適覲余言曰若是則可持而壽叔矣行更爲之言曰家
自大王父大父父來無不介直爲骨淸脩愿謹爲程若有
譁戶外涉公府者共非咲之不比爲人而叔寔躬先之爲
子姓望子姓事無大小諮叔叔卽欵欵引繩墨議所謂處
唯恐一言不當宜與一人不滿腹家是以得少免過差而
無大憾于閭里然則叔之恬養無斲也豈惟一身之壽將
吾宗寔嘉賴之叔固吉人一生不見悻怒然而執義又如
是此又行之所深思極慮弟與兄弟姪輩私相慶祝而不
敢以聞諸人者也

此文從祝後數年來二三十易終不自得昨病臥六七
日纔復粥一晝晡欲更定臥起者十餘次意未快枕間
籌躇更餘壁去便若得機旋更定之此時牀中手舞帳
不索燭以書眞所謂敝帚千金不自見之患矣古人文
豈可草草看庚申五月念七日書一咲

自書詩選後 辛酉元年十二月

余固陋不能詩又懶廢不耐爲人詩惟不能故應習其不耐爲人也乃得寬閑自寄而有餘入仕幾二十年蓋嘗窮日夜喁喁俯首如課業然卒於詩愈遠而其所謂固陋者愈增長幾自寄者亦多懶廢蓋至癸丑春夏覩時事之阽阨憤部職之艱難意有所悵慨輒題數十句或數章不暇日夕喁喁如前課業時而人視之反以爲固陋若稍汰者然𠂢至歸居六七年間日夕視前更暇乃更益懶廢獨所謂悵慨者不復銜於懷而多爲無因之感寥廓佚宕久久思之乃若有發吾藏而鳴吾籟者卒於古忠臣烈士仙神變化拄地撑天義槪下至當世奇節曠行山野獨行獨衷抱未嘗不時時奏合也然而固陋不能其視前更甚未可知何則詩有學而吾淺渺不能多觀書詩有律而吾不能引刻商羽爲文人雅致詩有情有景而吾杜居病累不能窮山涉水浮觴落月終亦成吾懶廢而已有見而訖者曰多詩如是奚不一爲人也曰以𢦏日夕喁喁而固陋不免况玆寥廓佚宕而於爲人如堅瓠無當誰能収之因注歲月畧見數年閉戶中陶然一無關世蹤跡且於前所謂阻阨艱難者如痛定思痛之人卽寓言重言光景固自不同也首以苦熱行卒以吟寒章蓋亦志乎大意云

書華嚴經後 辛酉正月十五日元夕

佛說積刧今生多少殺父殺母寃讐所當懺悔久久思之不得其故繇今思之父母劬勞千端萬狀自吾一身有生處便是父母辛勤欲死處又况多行不義虧體辱親貽憂無已宿生寃殺何人不然而終身朦曈不覺不知殊可痛恨殊可哭泣所以從上佛祖說法無窮修行無已變現無方濟度無歇只是懺悔之心難盡故念父母之身重於已身死生利害一切爲父母不爲已是一重懺悔視君國之事急於已事死生利害一切爲君國不爲已是一重懺悔看衆生之命同於已命死生利害一切爲衆生如爲已是無甚懺悔

周君見過序 辛酉二月二十日

姑蘇蓼洲周君與余無舊識忽一晨刺起余于床坐余於餞謂往事苦心淚頰頰因縱談世成敗得失及生平幽隱之際焉昂首掀天旦暮千古恨不擢筋腎所推轂諸賢慨以洪方伯含初畢太常見素爲稱首余拱手賀曰知其取人可以知其人者今周君也知其人可以知其取人者他日周君也洪篤中而脩志畢溫外而秀內並不晦不耀而大節隆幹風鶩飈作不能撼君飲河醵牢無不入焉自此提衡人士可次兩君者幾人比肩焉者又幾人卽或揮霍或崖角或委蛇通方或凝靜孤介格不必兩君而裒可對兩君者凡幾人若羅圭璜[illegible]積以隆明堂孰能禦之于其行也爲言以俟

黃公制義序

有高轂成之人而私憂於余者余曰以其文第不疑也有偉轂成之文而太息於余者余又曰以其人第不疑也第之道第論其文不論其人卽文亦第論其材不論其品今轂成久躓豈品正而不肯阿耶然品在終有識者又人在則品當不壞世狠戾無端好使材一二不得意輒不自持而屈折轂成特及之吾所以決也轂成有集數十篇名理甚醇而迅機所激欲穿石摧山不可遏卽其人亦不可埋灼然矣則足既久今其簡練鼓說特也方正月初余往觀其文讀四五行焉曰第矣又強之使八九行余曰是得意則首不得則當本房三卷場中見折名果然爲之默笑轂成來熟相視坦坦不異他日更爲之一大咲

叚李季重四品稿後 十二月廿六日

余少童丱時則嘗落魄抵太平登采石謁謫仙樓山川清映宛然見騎鯨捉月趣思古人遺世之高而今人趨名之陋也從此數十年未嘗忘吐懷浡浡今季重賦何言之婉嫕也今吾有臥游采石意太白稱詩仙蟬蛻塵外然觀所著作上規軒黃中苞莊列下鑱屈宋旁睨四豪蓋古今無不貫洞而後出詞乃爾季重亦嘗深入而窮搜之否季重自少即工古詩文理學刳心焉邇涉途久經濟盎煉所籌當時利病笑罵茫洋浩大使吾怖其言若河漢無極其於造也可謂實矣余一生好坐深窓研理際而寡見聞即涉途齟齬何況古詩文不朽思夫天地大全何苦直爲此拘拘則虛而無實之故也往友謂余言歐陽公得太白一手筆謌月詩稿塗抹凡十三遍其靜坐匡山蓋十二年唯胷中消鎔無跡故出之而不見爲實不若今人以寡耻爲虛也季重近談文章悵然自謂以有意失之豈亦猛有游虛想乎萬里江波采石忽清懸空朗月淨練無塵是將謂之實邪虛耶往人有泊謫仙樓者題云誰人江上稱詩伯滿腹珠璣借予看夜深有吝之者云夜靜不堪題險句恐驚星斗落江南千載神情應答如響噫是又將謂之實耶虛耶

題蔡于蕃文

歸安李子常携友人蔡于蕃所爲禮經文示余且屬言余謝病不能則又再使促之言夫李子方爲劇令日簿書不皇而拳拳于友人之文秪如此則其所雅尚可知已且于蕃方居閩自數千里外乃能使劇邑之友人拳拳于其文秪如此則其所素抱亦可知已文可百餘篇華而有則辨而不靡閩信多材玆其佼佼者也余蓋一夕竟觀之而踰歲乃言焉李子笑曰知何遲言何遲余曰言弗遲也亟識之當必有不竟觀而多于吾知于蕃者

損道人行畧 辛酉七月初七日

余乆杜居不揖客不聞世事又損戊午冬自浙藩以京朝歸里謁余偶及所首薦爲僉憲武莪何君余吷曰誤矣非開府料矣又損愕問故余曰凡推開府者須迎要人意左右者也武莪舊科臣正以事劾貴戚要人大憾之至中旨外遷嗛不已而忽薦之可乎是子明於人品明於世道柰免誤於官也又損因揚揚大唱所薦埋輪欲問狐投鼠不忌器語以自信且謂是出中丞公劉意余曰亦將不免無何主議者大苛又損必欲寘察典乆搜索無可得不得巳遷雲南左藩人以爲去浙得滇是眞左遷也巳又損遂飄然臥里不出尋體致歸中丞劉亦遂用言者齮齕去矣又損家居兩年餘與余不再三見昨以

皇太后哭臨一見之公所自云病幾死稍甦項議論章明武莪慨鼎立一時又損顧以今年秋七月病痢數日卒年五十三嗟嗟又損嘗分司淮陽故事漕艘過萬每舟醵一金又損禁不許入舟早晚通流人大便之未及期漕以竣在浙藩舊例羸金及公費津貼十餘萬又損都一無所取通鹽惠農坐鈴閤靜俏訟以不煩性頗抗閹臣過淮深居不出謁浙中筦舟船非例索者一不與他居閒來盡空手去鞅鞅時東林倡學者名方張如涇陽企新景逸玄室諸公口未嘗不稱善顧議論不肯隨從幾以是受誹搖不安者數四又損昻昻自如而最後搜索不巳者竟趨以走東林之然武莪曾抗　疏與東林角者也自劾貴戚後人亦以爲東林矣又損未嘗自明居漠然寡交游率意行街大布款冠所與投狎者多里中故友傳觴呼盧徹宵旦或連日不休而豪貴人便耻與一面爲公府者若不知鄉紳之有薛君爲市廛者亦不知里紳之有薛氏也薛又損姓也名某字某乙未科與余同年舉尊人爲學憲方山翁方山慷慨於官博大於家又損慷慨如之狷狹則異三十年來宅不一拓田畝不再盈也歛用杉棺角巾素布袍方山官文學制舉爲當代大家又損麥峭有餐霞出塵想兩姪一爲侍御公純臺一爲學博公玄臺純臺溫粹𤢖然玄臺鯁介桀然於里於宇內並有賢聲可謂一門之盛云而又損一生最與純臺好歿自題銘旌稱損道人以七月六日逝明早余知欵傷當午爲起草竟

銘曰吾爲死者䜣不必其家人之劉君吾生者志不必其[illegible]之音獄獄哉又損其許我千秋之知獨

敘白毋姨 辛酉八月十一日

白姨毋舅氏凝翁姊也行二於吾毋少二歲毋不輕恚怒即怒未嘗見顏面多愁於懷不克沃而忘姨恚怒時有有便言語泄之頃刻開咲顏蕩若無關人以爲毋矜而姨坦夫矜者膏火易煎坦者陰陽不伐毋年僅四十四姨年六十四其性行各有召之者歟然毋矜而遇吾父廓落無裡彫居凡應務臧否一切直行之無所不諗姨坦而遇夫少原翁嚴重有心持身整人少過差亦輒爲動容董子弟臧獲威笞罰過當書史繙閱幾滿而意氣牢騷不能平於閫域以苦口謫時或反目人以爲毋安而姨苦終毋病捐經

年皮血都盡姨一夕燈下見子博局完伏枕便逝脩然若冥化豈盡性行殊毋素稟柔脆而又當家乏姨素稟剛彊而家處饒給固有不同者歟姨知書曉暢道理講紛纏纏即吾毋多乙夜觀書漏聲不歇蓋外大父荆翁內則所鋼也其順事夫子大義處不少違忤比於今之後門單族婞戾自遂者庭徑人又以爲毋與姨性行不同素稟若家不同而德則壹毋觀曲本念你做官來我做鬼輒指愼行輩長胥毋蚤逝諸孤窮子至篋無故物欲無新衣姨即六十餘壽考而亦時相辞歲相吊不克見諸子出仕騰達其卑卑抗志窮年不食貫亦有相類者歟舅氏篤友愛姨數數來家愼行當丁酉冊差歸數月中旦夕侍言咲真猶母也然後便不復外兄完初既早世吾兩兄亦不年對白太兄若諸弟便如親兄弟從乙卯里居頗加稠密青燈帷室則起歎於栖棬白日行原則徘徊於楸檟真亦不啻見姨者焉今仲方任典安季亦謁選京邸獨無異余踽踽時聚耳俛仰數十年間音容杳邈因書此嗟嗞不知吾輩之負家擔若負外家擔慰兩母九原者如何也

稽阮論 辛酉十一月十五日

論晉人高曠者多以稽阮並稱且又以稽爲觸禍于身而阮不藏否人物不與世事酣飲獲全阮勝稽者然夫阮不肎與司馬婚是矣然東平之相獨何苦就之至爲作勸進文則甚矣即有規諷之言曾不足少悚其脛毛又何取焉若稽最慎言行山濤欲舉爲選官便著論絕交終不能屈以傲鍾會故便譖主當以康爲慮謂欲助毋丘儉終不能自脫於吕安之難其作幽憤詩自以爲昔慚柳下今媿孫登其就刑東市顧日影彈琴歎廣陵散之絕可謂死生一視天地彭殤良非有道者不能造若欲以阮之苟生方稽之達死蓋亦比野鶴於鶤鷄失其倫矣士人生不幸當衰世既不能掃亂賊於闕廷又不能埋身名於山野寧爲玉碎蘭摧不爲蠅趨兎合此汨羅所以不免於沉江子雲所以貽咲於投閣者也阮雖有途窮之慟有白眼一世之心其爲稽羞多矣予因是乃益歎稽未盡業不能褰裳就又决知不免何不早伸大義正色於司馬氏之前一討其凶逆幸而得則九鼎可以明扶即不幸而不得則采薇可以見志乃徒寄情神仙養壽欲以自全猶恃主人迄無完理毋乃進退兩無據乎此又幽憤所謂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者也夫稽非不自見者也嗟何及矣

故孔北海之抗議雖死猶生梅吳門之隱市雖辱猶榮士君子不惟忘窮達并須忘死生時時有溝壑喪元之念而後可以立功盡節可以明道成身雖居平尚然況於衰世

玄晏齋文抄

話舊 癸亥閏十月十九日

嘗癸未一兩年間外兄完初與余坐軒堂中發篋出累世藏書帖議論鑒渭恨不空千古深梁落月真是豪上一時此余所謂思也未幾兄游燕第第未幾逝余又數年里中出游燕第往回數番便成白首居平嚙臂中如兄文字深相知遠大深相許者絕無人或問近誰好友余不能答此余所謂歎也兄性狷潔累世勢家子一絲一縷無泄越終日下帷漠不聞人間貨利事聳意古人步武崖角使得饒歲年卽節概之不凡與聲光之不朽當無涯量余之所謂可歎可思者又不在情好間也頃余且耄乘車出門茫茫

何之間則與君俞坐昔堂中展昔書帖因及古今隆庳好醜之際焉人今久謝物尚新新攝衽騫登徘徊坐發豈不亦重吾之思而增吾之歎哉兄爲文超遠徧搜國朝名家時義幾數百篇與余華談摧一生功力祈嚮在焉亦可思一端也書酷好國語韓子史記大父荆翁集帖則淳化閣本及舊泉州黃庭洛神宋本手跡稍稱文文水時義則丘思菴湯若士經則顧東江向懷葛丘思菴項與君俞續觀帖則閱古堂寶進齋宋入晉各二卷孫過庭書譜一卷皆宋本

垂絲海棠秋記

有春花之海棠垂絲未有秋花之海棠垂絲也有垂絲花後盛發之綠葉未有垂絲花時盛發之綠葉也有梅花之綠萼未有垂絲之綠萼也有薔薇承底之綠跗未有垂絲並花之綠跗也有花萼中之朱艷未有葉裹頭之朱艷也余因駭而記之

鏤竹扇記 癸亥六月念二日

余性不嗜玩好又力薄無從羅致工者適巳酉間有人貽余蔣仲子鏤骨邊扇有數十童子羣戲其上意態生動細玩之杳眇無窮使吾神奪今歲閒館中凝視良久時時誇示人曰此天地間一奇物也又丙辰中余玩易久將卦彖循九章數作十課盤滿局星布命工人賀某爲之兩月而成畫精巧使人諦觀之不見爲鍥入者然庚申秋又嘗書關經一通字幾四千餘將付梓余筆拙劣乃字字換易不成行蘇人強某爲褾成冊遂纍纍貫珠神氣相生顧使余一筆直書不能如是之通暢而人從日中觀之亦不知其爲字字零奏也意技之絕也至此乎亦天地間大奇物也此三者一以美一以正然奇妙則同余匣中藏無物得是足稱三絕近乃作長歌贈蔣仲子林風床月朗吟者數十回終媿不能當仲子之工也課盤欲寫卦詩鏤其上識歲月并識賀名姓然慮余之字畫楷式終不足當賀之工也先余既書關經曾作一跋言其後數四不就近乃添入偈詰數行粗成自顧語言瑟屑終不足當強之工矣因爲徘徊數歎莊列著書窮天地古今變化如解牛承蜩射御琴鈞等類無不究極所以猶以爲與道有關下至彫楮[illegible]紙人美允擊劍一技藝精絕更懽忻樂道不厭其人非天與之巧必不能獨到如是使爲正學者倘彷彿其工巧一二便可直窺道一班必不致虛淚作終身盲瞽嗚呼達人志士顧可持虛憍而輕世智藝乎哉聞蔣甚有志操強亦常茹素咲余輩用之不盡其能獨賀役役里中他作爲亦不稱是然余所奉課盤用乃最大更不可以其人廢賀作盤後目幾盲者數月余與之藥約以療乃如期療

續書三元卷後　甲子十二月廿六日

三元經復有二卷若一闡理與一證事應其一闡理者泰將爲大壯正月則天主之觀將爲否七月則地主之坤將爲復十月則水主之其經誦持使人心體高明涵覆如天器宇重厚容畜如地智識廣遠周流不息如水而要于心體至誠洞洞屬屬無物不有無事不知是之言道也可謂約而不煩其一證事者作善者降福則天主之去不善者赦罪則地主之除業者解厄則水主之其經誦持使人知何事之善淑氣散之可以感天何事之去不善獄氣除之可以感地何事之爲消業戹氣散之可以感水而歸之不勞吾身自有妙用三氣三衡三震三聲三聲三巽積至九九是之言道也可謂精而詳是二卷者大約窮微学道之士所知而非庸俗人之所知也若世之舊行者則庸俗人之所共習而非窮微學道之士所習也夫天下之庸俗多而窮微學道者少則彼之利天下若多于此之利天下而一人之覺便可化爲千萬人之覺千萬人之不覺曾不如一人之覺則此之利天下終不減于彼之利天下二卷皆道家真言非世人可說其一卷則出于成化中武當山言皆近儒原有刻本行余因刻石行之其一卷則出于嘉靖中舅氏唐得之族人兼以符呪因合刻三卷共行之予因

說其義附于歐陽子序刪正黃庭之後

書志 乙丑正月十八日

有從弟衆甫亡年餘矣余固心善其行然未及一識丁文也弟款洽人也好揚人善曲蔽人過家貧于交際力從厚寧身累爲父母貧常疏棄自矢毋危割股祈自代嘗借余長安半年贈之二三金不受居無忤閑往來未嘗隔一二日亡則余若失臂然相望一河不忍聆累欲文悼之輒咽中止近乃有堂叔鳳宸公逝友三緘唐君大言疾對我拊案曰是不可不一爲文也其爲人莊整負直氣鄉里有善惡得失剖之侃侃婿令將樂歲時貽數金輒書止曰吾爲用此吾有田一項可娛鳥用此累若爲官或持編或觀局

冲然自得無一有需于世亦無有一掛于懷者若族中之翹翹者也可不一爲文之余因言及衆甫曰是亦族中稱賢者也時有友在坐因相與分別兩人性行總於財利上生平不肯做一非分事余曰然已而贊曰叔若弟故大不同一款洽一莊整然其中有主裁而外無城府則同卽於財利叔恬無求則人知弟借彼移此補前掠後要于足明志而不少損心則人不甚知若婿貴而不黠桀最好余而不干求則同每門內有事多兩人調處卽族有大事難處者亦從旁調之一正色折之要于妥當乃已自余幸舉三十年里人並謂余家子弟無豪侈之習童僕無暴桀之過

蓋河上下兩家爲先又賴叔及弟居多自衆甫之亡叔則咨嗟酸鼻曰吾賴若以持吾家弁終吾老竟不意其先而今遂復已矣余自去秋臥病至今尚不能一出渡河臨哭卽感泣再三終不能一出口于是三緘復長嘆曰使若人而女不一文也則烏乎用爲人使女爲文而不一文若人也則又烏乎用文余因唯唯謝傷咽數日因以前言述爲志叔年六十余與同庚弟亡時年五十二叔無子綠後半月乃克子姪某女一嫁某科進士王爲將樂令弟有子一女一嫁某其葬西門夾巷左則余寔卜之衆甫曾借余再四相之銘曰夾巷之墟弟穴於是迤右望曾祖祖穴於是

出而望河之南叔祖穴於是叔亦穴於是又望河之迤右余生祖母穴於是新知者以爲吉人之宮舊識者以爲德門之裔長川數十里來鬱鬱芊芊直[illegible]郭門曠無與二

涇陽劄記語後 乙丑七月廿三

涇陽顧公談學遠近向之其小心齋劄記商語諸書語録中之雋也予謂之如舉直錯枉章單說君子小人猶有懸閃處惟君子必直小人必枉治世能去小人終不能去枉易投之小人亂世縱能留君子終不能留直難容之君子如說堯以天下與舜章亂臣篡弑多借禪讓文揆奪若思到百神感格百姓事治聖人亦不能強與當時容不得一子之後世容不得一揆莽如此類窮理者念之須直心行道想見聖人無當天下之心若應世裁物者當之便消曲學阿世么麼富貴爲所不可爲之意吾十五年來常懷之[illegible]今更咤舌對矣涇陽嘗說經綸大經是一部中庸要指余嘗叩以顏子博文約禮答云世間有太極便有一陰一陽對待的齋名小心可爲見得其正語云商不我執也涇陽欣欣接物然激濁揚清崖角故在數十年主東林教諸君子中所謂其人如玉者正擬生當今日不知其于世如何也未旬日聞以黨削奪矣

書聖教序後

聖教帖人皆于斷後求細斷求不斷曾不知于斷前求粗斷此帖斷粗而筆晝壯硬每一字中有石裂細文者數處即此缺他完他缺此完亦種種所未曾見帖貽自陝韓太史以爲祖傳余則不信轉貽之掄卿掄卿欲裝繕好洗刷出神采頓勃友相駭宋本余亦不信第取諦視之則覺日下佳本都無氣勢往舅氏凝翁常述眉山語比時帖已無不斷者矣近見友人家有不斷者工冶絕甚然展後殊淡泊不可思以此則疑今時細斷佳者總是粗斷翻本此帖豈眉山眼中物耶富貴風流千古絕塵倪揭右軍唐皇之精英而奉以周旋因知賭覿可也孫子嘆曰使余不貽掄卿卽奴子淪落未可知且決不能裝繕好如是楚弓之失亦何詎非得孫子又嘆曰夫人無張茂先漫謂世上無真物古物好物留遺豈不宛甚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玄晏齋中

鐫五十三祭記 八月念八日

趙子昂善畫馬一日臥齋中客至見滿屋皆馬也驚以告子昂乃畫大士千卷以懺之仲子善鐫生平諸作爲不可紀矣亦不名一遂無庸懺自握此樞來數年運思了無所得昨秋始鐫佛一二今夏及秋一切絶交游謝嗇慾披汗宵膏爲之而後乃幾幾于成君子以爲仲子慧巧之宿也精意之新也他日將有獨臥齋中而見滿座之皆佛者吾常謂仲子善鐫其溫醇光澤絶不減荊翁之文今吾之爲此記也太簡其溫醇光澤大媿不如仲子之鐫又曰仲子鐫于人無兩是鐫于仲子亦無兩

壽禹功八十歲序 戊六月初一日

余交禹功江君從心怡高君來余一生無他交[illegible]高君常過從不厭每從則偕禹功兄弟終日奕至有清歌達旦者心怡一生亦無他交於禹功獨契篤終始無間後心怡年六十謝世吾念憶高君于禹功亦不忘禹功當歲薦時自託病不往越邸試迄今廿餘年而每月偕友奕會爲歡酒間清歌蕭洒弟禹疏亦歲薦年五十不往相對酬歌幾忘人世夫人之趨榮逐華老莫不止而禹功兄弟盛壯時獨好恬惔且方時平世晏無可虞畏不前而禹功恬惔自將毫非爲外心怡所一生契篤無間有以也吾目數邑中賢達不趨名利事僅見二昆而已每歲時佳會則禹功兄弟及他族姓怡怡一堂無間或行游近郊則多聯袂相從並不與戶外事昨與友目數邑中善處家庭德義絶無嘖嘖出聲者于二昆外未概見吾以涉世役役無能過從日久年纔六十遂淹牀蓐而又幾于大僇雖遭遇紛會則然亦固自有以取之禹功恭敬恂恂善文章翰墨今年八十勒丁揮毫文章所未竟用付子汝常輩隆起若以世患呴人視之真曾靈光之照人又無乃冷然御風之游可望而不可親者歟因系之歌

人爲功名心自勞先生安坐獨如逃健步林居初服高局

以下原缺

題二妙集

風雲態狀倏忽異觀深谷窮山步趾易犁焉可摹也爲可常也噫世皆知摹之工而不知不摹之工也皆知常之常而不知不常之爲大常也今之古詩輙摹漢魏夫前人摹者多矣不稱善也三百篇所以至者正以人各一意意各一事事各一時故變化常新而諷之彌有余于味若其遞相摹也則三百篇之志窮矣又使漢魏之人而皆摹三百世豈復有漢魏哉日吾細讀外大父二妙集詩宛然了斯義集第七言律絶二種其人不直唐也宋元明各數家即唐人中致非世所習言唐者蓋家鑿闔闢人露面顏變態各極數君子之眞恍可見焉豈唯數君子即後之由而爲之者均可以自出其材而常新不敝吾獨怪今言律者必宗唐見似唐輙喜桒音靡靡絶不見嶄然頭角稍有見頭角者反共非笑若遂除若假狐外道至令有奇者束于格調不敢出一語嗚呼古格調從何生耶夫人各一意意各一事事各一時而出之常新即宋元即唐即漢魏即三百未有易焉者也彼唯唐之宗者未得彼似而徒喪吾眞者也唐之中有高者未嘗摹漢魏也吾向亦唯宗唐之見歟年中欲葙廢者數焉乃今一覽茲集覺前途之曠也說者日世之言漢魏唐摹也即若之言二妙不亦摹哉嗚呼摹

以下原缺

文昌化書記後 十二月廿八日

詩書治世導人爲善其言福善禍淫章明不爽後世人士屑越多藉口正誼不計利明道不計功之說以爲高遠遂盡廢所爲小心昭格之義而儒之教始窮於是二氏之因緣果報得以乘人所畏忌而時用之澡身省心大有補益然因緣果報弟足醒流俗誨愚頑而儒者更誕謾之以爲不足信而二氏之教又窮惟

文昌大帝名在道籍而職顓文教天下學宫無不崇祀凡人童稚時輒虔拜即白首經生時或毁斥二氏而不敢毁斥帝甚者謬悠佻達視六經若迂濶罔效而終不敢以帝教爲迂濶蓋帝司科名又司生命兩者旣握人所必趨之勢而靈爽洋洋又時聳怵人心感召影響使之不得稍違越然則佐儒與二氏之教而捄儒與二氏之窮者大帝之澤爲多帝淵源渾茫不可考而示現變化莫詳於化書書首以忠孝爲提而中示現事跡大約敦倫扶義濟生利物佑善鋤奸息灾驅異種種而是其要歸之善無不福惡無不禍輓近風會澆薄幾弗可禮義馴刑罰束而士子特甚士子向善甚易而其憑藉厚精力大跳而之不善也亦甚易書所諄諄告戒蓋齊民無不該而於士子尤詳夫今日之士子異日之冠紳也齊民善不善一身耳士人一人善

即他日千萬人之幹濟將不可涯一身不善即當日千萬事之蠱壞將無不至然則明牖士子之心而默收齊民之效者又化書之用爲多書從來遠板頗漫漶頃至親有刻者歲行可千餘本人爭得之慎行自恨年少時不見是書又恨不能令士人年少者盡見是書也若見之則必將瞿然惕然以律自度以好待人以正直對神明以戒懼遏性命而後可吾將特爲士子勸并爲齊民誘

述言

席之與余深談易自丁卯秋七月迄今兩年矣先十數年余嘗一會之德貌冲然知其志爲做人非爲做官者也余有易義絕未嘗肯輕談庶幾一深心篤行者而聰明特達者次之兩年間有友見席之蹤跡恨不能得之其人聰明特達人也深心亦不肯後人再三請於余數月來談易余未諾一日無異說易須性靈得力爲多余曰易何可專靠性靈也須有人尊之三公不喜投之貧賤不慍晏然坦途不快事然刀鋸不怕纔于易有入幾言未終而侄從旁瞿然曰此假年學易即次疏水之樂與不義富貴浮雲後也

無異大喜曰如是則讀書矻矻可不耶余曰讀書何可勿急也易中條貫不獨目前變化時可參會古人前言往行成敗是非盡我洗滌淵藪是我進爲程課無異又瞿然大喜曰此雅言詩書執禮即次學易後也余因思數章夫子自言不過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言我非生知不過好古敏求而不語怪力亂神桓魋如予何即次後夫子直要學人深心篤行終始患難以之而聰明特達真其次耳他日語席之席之大以爲然余因說曩丁卯秋君與余相對直要眼間守死爲誓談易非輕也今出矣世途所爭者不過尋常利害間不比曩矣然古人說事君致身若一念

為身末流不至患得患失不已即見機頭不順便好潔抽身不到驚風駭浪中為君父殉何言致身夫得志則包荒馮何不得志則蹇蹇匪躬又不得志則過涉滅頂如是深心篤行方為時時不忘易他日友問席之易何如余曰未也須入十餘年在幕以清齋談易請如前余曰向邸中嘗有一密友約言學道余説學道須不有妻子不有死生向神前力誓過方可深言友遂數日不復來也後此友晉大位到去國事亦畧有以報余為龍舟失水有言故今何數數也異日圖之未晚非久席之行矣夫席之篤行余所畏也聰明特達余所畏也即深心非所不足萬深心乎他

易深心于易難至篤行于易更難余病衰易無能為已第總前數番言述之以當顏路之別之贈

神橱 庚午三月初四日

閣有神座橱高七尺廣二尺八寸深一尺八寸木純用栢今厚可永見者亦制修廣無度橱有門面飾以圖皆八卦所從來象凡六上則有録周易字象下則有天三地二方圖長象純用銅揪人今承人見者茫不知何有西蜀老人得道者謂我從七八千里來未嘗見有是奉　帝像疑是宋元書道者謂神格數十年未見也有牌奉軸前書帝寶號魁神寶號牌之陰有銅水盂鐫六十四卦分先后天四圖有織鐫易象圖数多不盡記有化書一通置前有焦易二册易竹籤三筒置几上有易義一套凡五册亦置几上

十月中有姪女不知誤入入二回入即神思惛慌言若有不豫已者狂跳高誼徹夜歸四月病病輒不知天地高下余從其歸二日後私拜禱謂歸無識或可原狂少間大呼曰有為我禱者吾夫為懺過書章誠懇数十日邇久之呼曰我乃得謹魁之神先有訝諸奉物不合格者自是不敢聲并不敢屑足見諸置掛圖都恍罔踧踖諸人欲瞻禮者約以異日來乃入誠曰自今有謏謏威儀者入否則屏而退有慕古講求詩書道藝者入否則屏而退有誠朴存心自愛愛人不敢以好問貨利者入否則屏而退其為頭者吾得屏之其為隱者頭神屏之

杭上舍　四月三十日

昨秋有浙友極口罵志選戍若矣又嫌內地善終畫改寧夏余不欲問狀頃夏來復言初是閩鎮海後乃改寧夏右衛其兄行素且大駡是人應不得生出獄門吾終不問也因大拍手笑是人可謂不巧使吾之戍即上在維揚下在姑蘇立死矣是兩地皆有祖生祠吾將拜之乎不乎拜則我向不趨榮而今竟忍此辱也不則諸宦者應立搥死祠門下何能戍又何必以極邊七千里之名聞是若之不巧可爲笑者一且戍之促行　新皇登極且廿日矣使先之一月則我爲道上齒久矣何若令人期晝往返動淹三旬夫不晝定于京中面對時而晝于三千里外徒使遠近聞者謂坐主禁中事作無益之宪對增改定之名目是若之不巧可爲笑者二異日至親聞有笑者曰若更有大不巧處當丁卯春既得南操院矣意不慊因誣列諸狀下諸府遍覔常之人羅我三族姓名有龔宅三甥七歲九歲十一歲並籍之族因是有改名不書姓者又令人嚮唐所以爲雒舊親何故揭相保愛而令居內宅中能與我五千金乃可脫已不與竟盡籍之籍既成所最相善者乃杭上舍素徃來京南北者也拍臺案大駡若做人何至此以孫君一生好修清潔何當罹此大戮因徘徊數日欲行欲止竟

以下原缺

讀化書記後

凡人非身有所感會則觸處發必不能真至覩文鷄之鬪則身悍爲雄見決明之鮮則官且敝屣從余甲寅歸臥後春齋晝兩冷坐數日讀文昌帝書十七化詩遊仙夢覺空勞擾涉世情疎自卷舒再覺北窓春睡美任從鷄喚五更初不勝悵念人生居閒儘是佳境何事爲功名芻狗無已也因展竟卷不啻飲瓊沃醴夫吾向非不覩書然方塵途鄭躅國事憂惶時此身恨不捫腹搥胷歸頓無所其于書也何暇細爲吟諷今乃思帝爲師士抗節直言爲賢除奸療國壽民無笑方得休愉于晩了無掛繫使吾在邸時吟諷一二都如目前感會其開我智慧生我筋力或少補世用未可知何至于徒增悵念苟取怡適性情而已又思帝積刼多功幾歷塵世古今變態諸四民百業萬有感會便當萬有觸發且福報歆前禍應隨後其并心歸命於善道之行者決不可以空言借也此書之於捄世也弘矣甲子來世議洶急每思此書解什患難更切即蹈河入火驅虎投崖令人所在各立身路不生疲悶丁卯秋仲將有戍邊之行因舊筆書讀卷後使人謂詩所云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我其[illegible]夫

白乳

蘇子瞻所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非世所肯信也蘇子以爲羅漢齊物故多現神變然余以爲此景何不見他所而特見諸子瞻之藏卽文章之光性忠義之精靈當寔有之雖然亦臆論也夫深山大澤之寶唯無意于寶者得之想子瞻歷朝數十年升沉得喪憂悲愉佚薾海窮崖茹人世不堪之苦中獨有泠泠善者郎陽羡虎丘之芽不足喻其珍也一旦洗蕩不有而浸之以泊然無味之禪恍其于胸中之酥酪醍醐有餘巳白乳之化豈必目寔親之所以志也示山雪

宮子卿自適胡舞笳歌李陵淚落境之美惡人自爲之往到荆溪吳巫清澗深勝于藍書臺高嘯寔占蜀山千頃又嘗道眞定觀　文廟雪浪石天日晶晶黑中白嵌郎所謂白乳者便是目前景對愧吾老止一丘不能歷僭萬之荒炎蕩海洋之浩渺而徒以一幽齋紙墨想像桃李芍藥芳華竟如夢中尋數有何得近城西有巨鼠聽法華瘦木魚中半日長蛇檻上呑咽麵飯數往還家人都眼見當自然眞道人所招然吾不欲理此惟神語徒供外家佐使也

塔記 己巳五月廿六日

翰林黃公號慎軒曾夢一蜘蛛對人語晨見之數從書籍中往來後以爲常將上公車祝日吾今往利鈍可爲我兆因以金盒貯之藏家中如指面大比入都則長三寸如蟹形彷從書籍中出矣凡所往來處輒先至或人見或人不見十餘年忽死蛻存黃公每見爲泣因塔供養之蜀中呼爲蜘蛛塔焉此類奇不可信世固未嘗不時有也塔定作于翰林時此名未嘗聞然當請告忽有吉欲修道者任解官自便歸山林去想亦咲塔之爲過蓋所以砥世云余見元微之集中有巴蜘蛛形大性甚毒毎

一著人數年浸淫便死不治以黃公之年幾踰艾卽逝無乃蜘蛛之爲毒然公最博洽豈元集猶不及見當其異處眞有大中人者良不可曉大約物之有名中人愈甚唐時有鸚鵡塔記甚奇異乃韋皋所作黃公之塔儻類是惜吾未見其記

鵝卵石記

有石如鵝卵大其堅過玉刀不可入其白勝玉色不能涅有一片山石層纍簇之其上有角冠仙子卓立峯頭儼瑗珮飛揚雲中其下有童貌俯首闔眼坐如仙子狀狀有三首臂互相枕壓其前有俗人伸手跪握香聽禮又前則有幡竿高豎若神雄踞立如對仙子諸狀皆卵面其底則屋廬一片連亘如道士宮宮下有髮佩女冠手抱孩如俗稱陳州神者又下則有神長立俯一物蹲伏石中如虎者然大約石面穹窿酷類鵝卵底則微平至仙子旁多有冠佩肩行僂坐又有蹲伏如獸者不可別其遠帶烟雲林霞隱約人行其間若靈神聳護者更不可指數也此底面之大凡也見無異所者幾二十年其尊君少原翁傳來號廣東膽石藏余齋三年原將成以還然未嘗忘之懷常諗石在否頃春中無異將謁茅山持示余三日中諦視諸景狀幾類茅峯不數寸杳藹無窮躍躍有神余不憶婺在余齋留有是否亦不敢謂今忽見之頓異𤼵時也石瑩空表裏如映靈骨侵人其景狀盡如利刃鏤出巧豈不能彷彿卜歸無異不吉卜留余齋亦不甚許將囬而恭之徐歸無異無異少峻嶒有岸晚貧不肯降心借余談易者幾十年餘豈其人之堅白豈似石石故貌之耶 一云石爲止鵝爲我爲

鳥之飛動止而動皆我也卵爲全體故稱鵝卵石不知向來所云膽石者何義石上微有青氣疑爲膽

石銘

有易義在其敢不持有四書在其敢不思有三賢集編其敢不治有困思文抄其胡不改為我心對石如頑如蚩石視我心如照如披維石之潤益於天池維石之華光於陸離維石之黯風止雲凝維石之應山鳴谷嘯我居無客我出無之我踴毋仰我步毋馳我喜我悶我聲無御不如言者石則在茲

書石 庚午四月廿四日

聞往世有一婦人中秋夜對月獨坐坐成睡久之隨覺身有所觸如孕然數月後產下堅石一塊甚圓因擲窓廡下人見皆駭之有一道人過指曰此石中有奇鍼解開將一片置明水中忽山河大地天上宮闕瓊瑤歷歷噫使人而對事精專如此婦之對月也則世間事有何不洞朗相照者又有一婦人思夫久不得見隨病殁鬆家中取火瘞滿體皆化獨胸中有堅如石一團刀不能劃火不能燒後夫歸人持與視夫為淚下一滴入塊遂化為血徧盆噫使世人用情篤至俱如此婦之思夫也有何人意不相滲入愛隱閟者吾適有一石置明水見光輝璀燦如銀如金如碧如玉如珠如翠羽日日以新略似有物形狀吾却漠然視之了無有思想迫入處又棄擲之[illegible]廡窓十六七年所矣不知其應何緣現何故因書此以志

書記石後 九月十一日

諸記石怪奇狀可見而不可書可書而不可信者也高天朗日澄水瀠滢令人洞心駴目因思祖陵元氣淋漓不盡泄之人文又不盡之些貴簪纓而散爲几席之光華增山澤之精采又使窮老放夫時時渴煩悶一開色然而不至覆盆無捉者蓋以是夫

題玄晏齋真 五月廿五日

巾其巾衣其衣書其書廬其廬有見之者以爲人其人絕類曰夫夫也形相色澤不數年變矣是獨更風霜歷寒暑而存且穹美好如是是可笑更可喜也又有見者曰草木新新不過半年鳥獸嚶鳴不過旬月雲霞變化不過瞥時乃究竟終歸於往然而寫之者歷歲窮年不已不知其變其不變如何也而爲人傳播珍藏更久久矣視夫人其人者之爲一家播珍玩識者曰是夫夫耳他人見之漠然無味他寄爲則敝帚棄之而無存更念年後即已忽焉見之曰嘻何變也子將泫然惜之詫之不足而奚喜咲之爲夫喜咲者未爲不達也詫之惜之者未爲達也詫之惜之者未爲情也喜咲者未爲非情也吾將以二説并題之真上

字母 六月十四日記

華嚴字母義生未得解未得聞近有爲唱誦者吾閉目淨
聽將終忽覺吾母灕然清靜服平生服來禮佛再拜吾目
不敢開然不覺淚淫淫滿睫吾母最尊佛有乞施者無不
錢予之卽無錢則升斗米與之畏人知則私藏與之人言
母眞事佛者也日用素淡不葷濃若持齋然人又言母心
佛也童婢經年不一鞭笞見吾父少督過則力持不令下
毋有衽三月便分床絶不知人間嫉妬爲何事行輩少時
偶乳母携至庵母嚴叱不令近卽他宴飮所戒勿往令來
覲佛速乃圂行生十二年已識母常夢怳惚令意想眉目

過肖使吾失聲強止已而語之婦婦未曾識姑亦淚交不
能止吾于字母義如聾人之聽鐘鼓也不知何緣育然爽
毋得母又吾纔一囘過耳使聽之久久普門法藏不知開
入當何似固是佛力浩浩不可思然亦唱誦者誠心冥應
感應之奇也家有佛堂歲時不敢拜謁爲寡妹所供奉也
今有人先爲我捧花嚴玆又唱誦爲一房旁聽云

從兄暘谷七十壽序 辛未

行年且六十有七矣長三年者唯暘谷翁兄兄分堂也少
相隨同師同學且同宴遊出入者十餘年偕我親兄北懋
三人情愛雖堂也若其親昆弟也迨後南北往來踪跡各
分而歸則同出入同宴遊者若干年他房輩行中年俱少
無及五十者方巳亥五六年家居弟無一椽之棲而紹翁
伯父慨而廬我一樓上下朝夕音聲相邇唯兄若伯父時
時誡僮僕以無高言伯兄警東又時時慰存以無嘻嘻咄
咄聲相怵惕不異其爲親兄弟也兄性格醇無機事無妄
語無媟言當角弁時偕我二兄三人談生平志氣尙論古

人寧長貧讀書伯父若吾父竊竊聽便知吾輩談志氣喜
而匿去卽兄則私吒曰是又爲談志氣也或將晚吾父時
弟不在偵之知焉兄所偕也不瞋或伯父時兄不在偵之
知爲弟所偕也不瞋或京秋皓月登橋笑吟良久有叔偵
無他則喜且日而吾父伯父之聞也亦不瞋其相歡相尊
不異其爲親兄弟也迨壬戌後兄從雷幕歸食祖父貽寒
酸如舊弟則世議騰牽十年來趾不敢戶外談鄉時光景
念習俗多婾老成步武不復踵常一望門屏間知兄終歲
恬居德厚無少可訾訾者唯弟卽知弟歷歲閒寂養疴絶
無升沉榮辱之掛胸者唯兄他年少矜尚相枝倢好實相

汩沒者視我二人不啻堅瓠之無當于世而其自爲也幾面目迕而不可嚮議論嚀而不能休已童兒志氣歲晚相看不㓕其爲親兄弟也兄氣骨端重健飯黑鬚有丈夫子四人撫花欄而獨酌周雲天以遐覽於是知兄福履去我觔人遺際萬矣廿有七日適兄覽揆因言以敘盖有深乎他之爲兄弟者焉

閱經書跋後

古云求道者多知道者少明道者多行道者少此經所勸者忠孝大節所本者誠壹小心愈玩味愈篤實中庸達天地質鬼神論語朝聞夕死可義不過此固不必見解之爲奇尋玄索妙之爲工夫也其首章偈云忠孝立身本即此是修義完全是行果不實如禽獸無量諸法門悉從一念起遠離諸罪垢繇斯得解脱其語云一念自靈通不從修證入非玄亦非化大極本無極使人於大道真是了然爲修爲悟固非兩事經編述由宋臣孫奭奭固非封禪天書以爲天何言哉豈有書耶而經自何授要知道理根實便爲明徵定保不問所來已經從宋元來家戶傳習近刻齊雲黄山其携來力贊而諸友羣多慕尚之者嗚呼相感有天豈言也哉况實體力行後景象又如何耶慎行因廋書弁記諸末

文心

自思於學問也得於靜峰於爲古文辭也得於荊翁禪義文心兩者故不合然亦終不相離而各得正傳者唯二公而巳荊翁於禪義未深談而文心之工宛轉開闔實有天成不借人力奏合若與禪之得玅同至靜峰絕未嘗雄辨口而詞峰突起若明河天注若摩尼盤走掃蕩之盡令人擬議支詞一無藏頓處予初叩禪於峰十五年後始覺有逗會趣自後十七八年壹意學易東以詩書而文心若時有勃勃欲吐不勞縷刻點綴宛會於成章之先者乃知以禪義文文乃得機以文心稗禪自合竅余猶憶峰臨別余

爲求口授一語終無所語然則二者吾雖心知其正亦何能明言其所爲正處第覺世之說悟說修殊未得乎本心更覓向之好乎好奇祗是馳於外見者也憶乙未歲初仕以清齋擬十日坐閱楞嚴第五日便夢荊翁到後數年曾買得朱子䡖集乃荊翁所編夜便夢翁被我一黄敝衣乃知翁神在楞嚴吾亦幸是有緣

元夜記觀畫

昔見有畫一幅置塵埃中數十年矣閱視之則諸物羅列神氣光怪中有鳳凰鮮明余見疑爲百鳥朝鳳圖已見鮮羽頭角兩目晃若龍則又知水族衆多非獨鳥也又細玩之則有大雉獨立毛色蒼然疑雌雉上有方石四鬭統之疑所謂山梁又遍視之則鳳之列石梁左者復三四皆昂首文采繽紛又稍北則有如黿者三人說世間物類文章之極細者無如黿也因而視石梁右則有龍鱗尾爪甲具而目睜睜者多或半或全各極其變梁旁有檜樹文皆左旋宛如米南宮所畫老檜者第檜祇一株上挺斜倚殿

角而此有三四枝各宛轉至末一株接梁或今昔之見不同或杏林之盛與並輝也又視之直土有山橫亙中有一道流泉從頂瀉下幾千萬丈一龍挺兩目隨泉下亦有千萬丈從水直下東南林樹沉沉叢匝有兩眼秀而慈曰角遍身火光光中旋圓者無數有尾類牛有足類馬蹄竦身疑麟也又視之光圓旋者百道白角三四出麟疑非一有神物纓冠不可紀有陰陽卦形諸神[illegible]接[illegible]而上從飛泉之東北視則有捩首若翅而滿身[illegible]甲如[illegible]者極西偏又有龜三啣尾腹隱隱有白黑陰[illegible]羽幾滿俱驟首瞻雉先是鳳之北有天馬[illegible]下有小鳳光采燁

然捩首瞻上迫石梁左復有小雉二大雉一翅展兩足[illegible]
細可辨小雉卽栖其肩大約雉全體長而尾有圖疑卽易
中先後天人形挖象也余從此惕息拱手不敢平視齋中
玩展者久之因思此圖當是博物君子幽居得道者所爲
非尋常畫手也又思易所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覩者直隱隱筆端與記所云大順之世山出器車河出
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者符合夫雉文明
離象也易記皆贊帝王治術夫子贊雌雉之時蓋託也雉
性直雌則文藏不外耀而此圖以雉爲宗萬類環向有遥
者有遥望者有身首隨護者有身背而反掉首覩者挖以
易記所稱帝王者歸諸夫子之窮居明道術以闡晉論終
雌雉義直當題爲四靈拱雉圖因欲臨一幅每日見輒虔
拜聖不敢拜拜此圖所以志也他山藪物或一目或兩目
或疊行或半身或首或尾俱有生動氣恐景絕山海經無
能名狀數月後又見人家有圖一軸若四靈拱雉狀歷歷
而復圖一宣聖冠冕衣裳執[illegible]若[illegible]緊接鳳首前而有
一馬其後竦立調良眞所謂驥不稱力稱德者也在石梁
左杏桂下則有群弟子立其間其一則少年豎而昂莊儼
如顏廟對顏子者又有弁角兩挽首爲童子豎偉疑聖孫
有一長首老人白鬚拱立畫在石梁右其龍益跳鳳益鮮

龜益昂麟益翔比是圖更朗疑人家嘗有是象故覼覓至
山有流泉千萬丈處上有春斗形垂下疑斗柄者一麟昂
首飛光直上左有大人形頭出一角面目錚錚手持龍馬
疑伏羲左挾魁象一手把筆一手擎獨角龍直下氣勢滾
滾中亘空真有蕩蕩混茫景一麟昂首飛光作吞烟狀最
下則有冠冕兩插翅衝上而衣裳奕奕目睜挺出手執圭
欽翌似直拱上斗者人疑爲黃帝帝後復有鳳形三稍上
復有牛首蛇身足踢中天斗者疑神農又卽世所傳供奉
爲魁星者也是形最長可尺餘與雌雉正埒至從騶
覼其上則有大鼠翻翻疑定天地子午復有龍直覼下又
所謂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者石梁之上有一龍身馬
首腹下疑有圖一龜昂首身蛇轉非凡龜正與雉首對豈
河洛之精英在是余尤瞻仰惕息云

華嚴法界圖 辛未

過姻家齋中有畫一幅圍可尺五寸塵土蒙翳自少見時
已五十年迄今人清水沃之千百狀隱隱不可別白閱兩
日微露青白黃赤樹木繽紛神物叢雜景適清朗一人乾
曰是五十三參界何見此時則覺小子白面黑頂者多
人矣中視有錦袍坐巨獸者不識何神疑文昌帝又望之
則有大士騎焦面渡海俗指爲鰲者兩目睜睜出若普賢
所乘獸是德昂頭山立墨絲精絕直逮普賢上下如一塔
幢普賢體青碧頭面盡爲黃土掩而大士則滿身青碧飄
然雲蓋衣褶歷歷下則多人環侍又數日一友來突指一

佛騎巨獸者示余曰此是文殊像也所騎巨物名咸山余
視之精緻清冷不減大士又夾其左有一大面僧露袒右
手長垂左手自抱腹而下體坦踞疑爲彌勒善財擁一片
白雲踞上總觀四菩薩壁立中天眞法界大雄也尋視之
四圍青碧布滿而中空蕩然下則中坐有神踞雄獸即文
昌帝者頂微黃巾面目象牙色白身衣百色綵繡世間絕
未見此色若有坦一大腹者蔽其胸先訝爲彌勒久之精
采炫焜不能明識也第覺其左右多人相接寸許中多人
皆道人佛象一大樹黃色紅活有生氣疑菩提樹有一[illegible]
半青蓮色半雌黃色端坐一小兒即太子初生也黑頂[illegible]

玉色手握一丸內黑外白疑太極上連有二丸一上半黑
下半白一中白有方黑外丸白如梧子大上一丸中有性
字中一丸中有理字遂斜出掩精一二字想此中便是上中
下三界分別下中黑外白便是外陽內陰極惡世界矣肩
上有洗之者疑爲摩耶夫人而多佛叢集顒顒者不可數
也有兩鬼魅黑面惱怒者旁覷疑魔王種類即菩提手從
中空直上則有天母面顏盡露戴太乙冠肩兩囊應藥王
藥上又有皓白老人鬚面麗然頭長幾寸勢扶下如包太
乙者旁則左有一青兎挺兩手搗石杵中下有童子立亦
青而素娥帝妃立者數人如文麻粒俱清冷右則有二鵰

烏碧藍色首尾全現眼漆黑白烏以左近天母有長身露
立兩足垂舒三寸許肢掌皆可見面青隱隱疑天主天主
上有長面二人巾青巾雙眼細長疑三青通擁一象若人
身先後天圖遍圖左有兩角眼圓睜睜滿身皆羽毛又近
圖則有兩眼面青身羽毛有頭面皆黃兩眼烱黑稍下左
有一老人極大頭傴僂滿身皓白疑太上三青象始全兩
角者疑爲神農或盤古不可知三青右寸許有冠冕衣裳
者數人疑五帝皆彬彬可辨兩角之左下半寸許有方白
面頭兩髻滿身粉如立幢疑毘耶胸最長中有一青身長
立者此中天上界大都也自毘耶身半胸有一長界微青

白亘右竟五帝胸想以此界天上處又左則有一將軍衣
面者又有一將軍吏大皆黑絲細描所挾踞物或虎或他
獸自此連片粉白色輕籠如清江月露内又有一粉神將
軍大面巍然挾龍長身可三四寸宛轉鱗甲上亘天内又
隱隱有麟兩角五采爛燦下一黃獸兩眼大旁又一眼其
尾五色燦爛幾三寸長人指為虎非也説者疑為天槍此
獸見則有兵戈大約將軍上下倉黃紛沓中想力為制伏
調御而文殊騎獸直踞其中其粉白色角尾直拂其獸其
上有空白一片隱隱微茫若有佛内坐者不可辨也此中
有微青白界如欄楯屈曲竟有赤紅色者屈曲上有摩耶
胸接第上界直此屈曲為異其下赤黃色布滿幾與粉白
者爭勝又稍下則有大面童子不知騎何物有桌架一圍
疑德生童子又有頎清弱者一女人疑德生童女下則有
書屋數間坊上色粉紅又書架一座書上下兩三重疊布
屋書墻紛紅色半映若架頭有䰠形者凡數見青黃黑白
赤畢具皆以首形面色為準而青碧色者獨週身下則有
青竹千竿從山下直上幾出屋頭而遶屋有竹樹斜倚日
光者菁葱不可數從東望其林綠蒼黃遍滿想秋光象也
從屋旁石東上指盡如石眼穴碧落琅琅益增林壑雲石
之勝幾亘九霄無[illegible][illegible]霏竹枝散鋪地以上有一人冠黃

巾大面碧衣裳蹁躚面帶笑容肩東如變生其微青碧叢
隊人形若亡若有幾接天門則有兩眼睜圓長鬚雄威立
者疑天師又近則有一丞相拱侍天母下手持錢簿有積
善二字迫可識也越天主而右則大士渡海踏鼇玦或絡
索光照身有一青面鬼形矮小無口者俗傳大士所制伏
其下有八部龍王豐儀觀冠裳森立面皆作龍形老少不
等共立石梁上梁有柱水浪澎湃幾接天都而有昂首接
雲者疑為大鼇鼇首有兩眼又有人形在中宛轉腹一貝
錦囿三四色日照之則色煌煌爍惑不定以大士衣帶下
且逼天都而此物為襯衣細視之則白為[illegible]
重微似有人有[illegible]亦不定豈必海市即此光景略備海蜃
中變態已中有一人面最醜惡平生翻覆狀都見又上復
露一面顏微白其醒嚴景終不堪覩也又前有二三人復
如之貝尾叢叢上出黑黃如鷄羽者羅列疑即其尾從大
士右則汪洋一脉微有白絲熠熠紛縠參差不若文殊地
界光白如凝酥也當是海中百物精英混瀁而彌勒乃坐
其中想中天之彌勒是元身不可定指而此乃其現身所
也水界下一帶青碧島嶼若神簪冠者相望稍左則有繞
陽市道小氣宇清遠若遐眺狀近肩則有姣好女疑何姑
並坐又隱若有數人自此天右界盡矣然二仙象乃比大

士超越並天都想世所謂洞天也亦幾無天於上若炎行
此望裏中所謂秋空月露者幾滿亘上亘青霄而能于靉
碳獨鈌深黃色黯暗此下人身數重皆若有若無而迤左
至中天菩提樹下所謂太子浴者上有大蓮花一朵青色
辨不知數每一葉上輒有一佛坐右則彌空皆神物游行
冠衣面色可辨有一老人手書軸兩攤二小子迫視之則
所謂五老圖者酷肖此下則有臥地上者種種每一佛臥
便有一善財頂禮于前亦有善財臥而佛若指示于上者
此石佛與善財皆纍纍逐隊而有青蓮者二大視前倍一
蓮有紅色血染若大若小者視之令人悍淚又有赤紅幾

半出者而善財乃身坐紅焰中意其投火象也又有將出
而面殿紅者有出數步半面焦黑作可憐態者即原帶焦
黑而望焰趨者亦有焉一純青蓮空無人而上下俱蔥倩
運青一片下則有一黑大牛青馬童子數人圍遶尾有一
肥老人俗面倚之老人上有一童子疑善財又有一純青
頭面者下則有牛頭人立者色亦如蓮界淡總大蓮上坐
一佛斂胸襟依好纓絡疑亦大士旁有黑塔疑四五重極
小右上青山中復有一黑塔從此而下濃山以望則佛若
童子坐者連山無盡而山尾有一大[illegible]首驅服欲上出
善財從崖間投下幾近龍喙山坳中則有一大獅猊俯首

遂近而中天山面復有一紅衣其上善財立旁復拔士者
鷄有三四隻全首現以嘴啄山想近彌勒所謂鷄足者是
此邇天中界大都也總中界為菩提樹者凡十數黑塔下
一種牛頭下一種大馬牛下一種老人視圖下一種書屋
下二種東空地一種踽踽儒生所行地其逕帶得地多而
枝葉不甚茂其枝幹綿亘獨文昌所坐并浴太子處極茂
文昌帝下有佛大面又攤一群皆如佛共乘一青象太子
樹下有青黑赤白四大金剛神共乘一白大肥牛復錦袱
復腹者各負載太子樹并五六株為一株更昌郁一野人
仰面從林麓中望之鍾離純陽則近牛尾他神亦累累想

龍華世世常然而純陽輩植根非一朝矣文昌帝左肩則
有一女如天女者老婦數丫鬟擁抱水人立旁女作掩面
嗚嗚狀隨有初生孩在帝面覷閒女持一花如珊瑚樹極
鮮赤帝不輕合人間化書有幽婚淵石雨化皆所以象也
天地葦竹被生每樹下金粟如麻絍間太白所稱金粟如
來不虛也其右望碧落如穴纍纍者不異左第空中次参
白氣髣不如左濃從太子樹下逓文殊頂上大白中毫光
現象色深厚有一雄立如雷神者山體長並頂而盡山青
綠白黑深淺數重而赤黃色多滿腹皆黃中有一老僧赫
然碧衣黃袴想閻君亦老僧化也有女坐類佛者又有頂

中上面服作褒褒狀不能忍見獄中皆僧有女僧青白面
碧酸楚中葷粟林立第環中者金色悅人此則帶黑燐即
禪面淡泊多閒黑竟有添黑面者下有大鼠遍身羽毛長
如荊棘人以爲松鼠余久思之是易之晉所謂碩鼠也當
權竊祿毒害良善如林甫國忠秦檜應在地下受此業報
故特現深山中他青面牛頭行人鬧者亦隨在有每見空
中行戰冠大面如城神者或肩摩或一身或現二三身而
不能盡掃此輩邪魅竟有一黑闇君立山上山內外皆黃
而黃色蒼老若火坑然此周地下界大都也而山盡有一
條黑氣昇直上逼洞仙所居處此黑應從人間種根意能

修之則爲仙于天下天上不難若慕仙不已則一念妄想
便墮地獄無間不難矣東邊書舍上有一飛仙青碧作騰
躍狀即是類書屋旁行者老儒躡躡想善財遍參當不以
道而地位排列橫處神居及佛座處正相值想爲神爲佛
爲儒初原一性無差殊也即火宅午頭並廁其間惟人所
自趨舍滿天上下皆青雲碧林羅列神虎處隱現不可辨
其名象華嚴所云星神雲神山神林神水神風神火神稼
神空神此圖中萬萬不能悉即善財所參第五十三種爲
法界無窮直以法號表也豈謂足盡其凡山底有一穴正
中上指毘耶毘耶有上一穴瑩空貫相射而天師手中所

握圓穴者極肖于此見三才之合竅地穴西復有珠[illegible]環
列如卦象凡九點其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絕與人間薔八
卦位者不似復有數十點在內者六十四卦全像易道充
從地行天無壅閼也第山下點點中何能埋此想文之美
星羅被崇候飛燕惡來等虐焰不熄而直上準游覽所栖
貝錦正其處人閻地下今古參照是不異以四菩薩準
天母居正相對獨大士下半寸許白毫光東從文殊身一
縷發線迤直上貫天極而大士從西一白細界線迤雲物
亦上貫天極各護先後天圖圖兩扇合之一人形首出豆
天囊從雌雄尾中見業異之至是乃列天中最極處三才

徹上徹下宣聖以之尾上天以之首又其明義也書古湮
晦不啻數百年又脫落諦視方覺脉絡分明余空堂獨對
自指形象者凡十七白無異姪以功指者一二有終細玩
不能指者閱既周乃從旁一蹬目望大約在上者多青碧
空瑩在下者多黃黑陰黯清濁大致顯然可見也從洞仙
上有二寸許一碧形大將疑金剛持天右界已視左界天
隅有一老人長頭衣裳濟楚手持葫蘆特立迴相對天門
下復有環列者多人皆長身大神象有一青象四眉四目
者更大中又若有披帶長青巾隱隱如天主徒鍚五十三
參方廣不五寸許其委曲變化可謂精絕已此畫一斗方

有尺五許地徵展然中所圖華嚴法界其精絕比前鑄更蘭絲細而烟雲幻杳精神滃宕有令人認不能見見不能言言不能似似不能名者吾目以爲得覩未有寫之足助吾文壯觀吾前有記者再一記神物圖爲道家一記四靈拱維爲儒家是記華嚴法界圖爲佛家三教爲之一備每記畢輒持圖與其人去人笑以爲二氏家有功德軸儒家亦有功德軸耶余大笑吾第有記在未若二家有軸也然彼各一而吾記三則已泰矣

皇道無爲帝道無心王道無私聖道無欲神道無形至道無事心猿蛟龍抱之意馬虎豹捧之

讀兔罝

君子讀兔罝三章而知周之所以勝殷也兔最狡猾象小人罝之使不得逞也肅肅者唯禮可以成君子唯秉禮可以治小人以赳赳之武夫而爲此非真勇力勝也君德剛明則稱武王賢人勘亂則宜稱武夫尚父鷹揚真武夫之首也非此武則奸回不屏故武夫赳赳終始稱之兔罝何以施中逵夫兔宜詭譎避人者也想當時頑惡多人通衢大都在在橫塞罝非徧地而防不可以屏又何以施中林兔宜竄處山谷者也想當時奸邪窟穴直當禁密埋藏百計罝非盡林而搜不可以屏罝非必盡掩殺使之畏而不復來是禁邪于預之意也然武夫而干城禦外好仇腹心捍內真既附後先奔走禦侮之無不資也得賢如是何奸不戢隆周之業孰能遏之迫其季也則有覩爰爰之執而太息雉罹之不免者又其季也則又有憂遑避之狀而廢幾猛犬之一獲者此亦世運與亡奸邪得志不得志之大概也

止躬齋書 七月

向人有以槖不死爲吾忻者吾以爲殺吾身有益于世道有如楊周節義者是爲大福吾直倖耳非忻也人有以近之不進爲吾愠者吾以爲加之榮有處于身名如今日責任重者是爲大憂吾幸不及非愠也人有以閑居長日爲吾之樂者吾以爲前之不能報

聖主再生之恩後之不能報

聖主徵用之恩如禽息之寄娓有餘矣非樂也人有以病卧居一室爲吾苦者吾以爲外之不與賓客稠濁之務內之又不與家室[illegible]非[illegible]也大凡世之所謂忻所謂愠所謂樂所謂苦者是乎乎世俗中者之言也吾不女疵也凡吾之所謂非忻非愠非[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獨志者之言也女亦莫吾奪也

記謁府 六月初二日

往江陵之横凡忠正人被毒者卽姻親知交畏不敢問而所在州縣爭羅織起事近魏崔之亂則又甚矣蓼洲與廓原未有因緣徒以乙丑春廓原與楊左諸公並逮楚洲泣涕迎途資之金往且與訣姻遝者遂疾走聞禁中 吉加 蓼洲削奪而明年春亦逮隨動蘇人幾亂而楚洲撈掠死者獨慘獨惡天下自是無重足地余家居久矣乙丑忽削奪丙寅冬忽遣戍春正二日聞七日早司理劉公方蘇歸向吾門投刺唆唆隸人淚交睫不止而吾隨以午後青衣小帽跪揭府中是時太府曾公同出謁行撵道中淚亦汪汪俄相對兩公各脫冠者三必欲吾改冠坐曾公欷歔述往古名賢多遇難事劉公曰惟古賢有此事又大聲揚言日非古大賢不能有此事吾故跼不敢當而劉公勃勃矣聲初日方晴明忽疾風震堂皇門內外吏卒若群觀者千餘人皆哭涕未半日狀遂聞四郊嗚呼兩公者何無江陵時之畏之心也憶乙丑歲選者絡繹吾門凡百或僧道或技術或內相或乞丐賣買恨不捉風影疾走聞禁中先一年前又有誣余惡黨欲爲狀以待張訥來行事者已三十二通矣而兩公乃爾比兩月後吾復走姑蘇投撫按揭時巡指方在常熟而劉公亦在焉直指王魏崔徒也署相去

綴一垣方過午吾投揭公公[illegible]令吾升促坐又收言曰惟
公乃得此戍吾輩碌碌官途何能得此一戍時岸上來觀
者塡街公坐張火時乃去明早隨以兩盒酒餉余拜其一
嗚呼何劉公之敢加禮余而不畏直指若邏者之[illegible]闇禁
中也迨後撫司迫索文申公又以事冗遲延一月餘文乃
上司道則當夜申矣遣寧夏文九月十七日下府而　新
星登極且兩旬餘十日前覩赦文例不當行而諸人之伺
逐于門者尚一月未已嗚呼非公一月遷延卽諸人之跟
蹤者豈能且晩待雖有如天之赦無踪一覩之也且當官
諸事之冗急豈有先之者設魏崔用行政數用公後余而
[illegible]文集卷二十[illegible]
毒不知何似矣公不休禍患而力慰循余仁心義槪可爲
見其大已余往時時欲筆之未有緣頃以郡暴豪扨掠有
務族下人事而皂快得賂者遂無端指子公則嚴朴皂快
矣坐余堂淸言復當午至張火時乃去公極恕原余余誓
日使吾曲護一暴豪族怒雷當爲立擊而公乃詛揚古今
道藝并發憤說生平誓曰吾若行金數百得遷吾家宜
爲汚又曰吾父母亦爲汚嗚呼公志如此[illegible]意[illegible]術余
而不畏魏崔有以也余益義而志之焉而[illegible]詩億戍之余
志選曾令人投揭曾公欲開事毒余曾公[illegible]慮也後余
嘗舉于公公笑曰此固宜有

呼名

生並乎吾之世其有德行可稱者吾不得而名也吾非其
長非其師焉得名之況生乎吾之前又有古之爲賢人君
子者吾益不得而名也彼寔吾長寔吾師焉得名之臨文
唯史家則名唯奏疏在君前則名他則以地以姓以官以
字以號諡可矣槪骨論當世之卿大夫未有名者也唯衛
三臣對其君言然鮀佞人也賈權臣也至宋朝淫人也微
生高不直人也桓魋賊臣也左丘明有云弟子者夫子嘗
自舉其名聖人之議論人不輕名也如是胡氏傳說春秋
書名者貶蓋其[illegible]諸[illegible]孟子[illegible]管[illegible]若[illegible]子[illegible]名
[illegible]
他列諸王公後者多名而益成括名志貶也兄戴以名以
字不可知大約以別仲子也七篇孟子自爲書不輕名也
又如是臨文且然何況舉之于口漢唐文有稱孔孟名者
蓋聖道未大明之故國朝以來尊儒學卽於宋大儒無敢
名故世有呼先正名者耳之便覺佗然心亦惄惄然不安
此心寔天性來非從外勉強者也夫所爲高先正者仰之
宗之也宗仰其道而名其名是春秋不足訓而論孟之所
無也近見有書稱孟子名者吾不知其何意吾便不敢舉
是公名也因取以戒并以戒夫時俗輩流之好呼先正名
者

如此齋序

張君號二無吾嘗疑其好禪即禪家無無亦無語近讀如此齋詩而知二無者即孟子無爲無欲指也夫不爲不欲最終身行已大防而于士人出處闗尤切出處而值死生利害之衝者尤更切當魏崔之逝二無奮請歸從吾叩易時吾欲往寧夏在十數日間因叩死生事若何二無對脱不幸當從居于水濱吾乃慨付易兩歲中作易卦義幾半而猶未慊從人扇頭中見詩嘗賞其工即勸以何不專心易須乃遍閱如此齋半非涉世語亦非肯專工詩者獨訝其于死生利害[illegible]胡忽逝[illegible]長願以[illegible]

[illegible]

肘腋魏崔滅後兩[illegible]復兩番請歸所賦愛彭澤香山白沙若衣冠汚我者[illegible]今意謂吾善病昔以簿書不耐人猶亮我若今以偃閒歲月待遷人縱不苛我我何能自亮假形於晉其淡名利如此即所爲所欲之際肯一姁姁濡足耶余謂此非獨詩骨且是易骨詩閒遠易切至皆不知切至之所以爲閒遠也則彭澤是也詩慱達易質直皆不知質直之所以爲慱達也則香山是也詩洒落易名理皆不知名理之所以爲洒落也則白沙是也彭澤以道香山以禪白沙初亦以道繼以儒二無且脱䶡二家而專心易矣我知其易日進而于詩也多多亦多多宗

余固陋不能詩又懶廢不耐爲人詩惟不能故應習其不耐爲人也乃得寬閒自寄而有餘入仕幾四十年蓋嘗窮日夜嵎嵎俯首如課業然卒于詩愈遠而其所謂固陋者愈增長幾自寄者亦多懶廢蓋至癸丑春夏覩時事之阢隉憤部職之艱難意有所悵慨

輒題數十句或數章不暇日夕嵎嵎如前課業時而人視之反以爲固陋若稍汰者然尋奎歸居六七年間日夕視前更暇乃更益懶廢獨所謂悵慨者不復衝于懷而多爲無因之感寀廓佚宕久久思之乃若有發吾藏而鳴吾籟者卒于古忠臣烈士仙神變化

拄地撐天義槩下至當世奇節曠行山野獨行獨慊衷抱未甞不時時湊合也然而固陋不能其覶前更甚未可知何則詩有學而吾不能讀墳窺索詩有律而吾不能引商刻羽詩有才而吾不能吸風飲露詩有情有景而吾不能窮山涉水浮觴落月終亦成吾

懶廢而已有見而詫者曰子多詩如是奚不一爲人也曰以曩日夕喁喁而固陋不免況茲窶廓佚宕而于爲人如堅瓠無當誰能收之因拴歲月畧見數年閉戶中陶然一無關世蹤跡且于前所謂阻阨艱難者如痛定思痛之人郎寓言重言光景固是不同也

斷自癸丑受事後而後來一一如年序亦見余前後之歷云

晉陵史氏孫愼行題玄晏齋中

玄晏齋詩選目錄

癸丑　卷一

玄晏齋詩選　卷一

玄晏齋詩選卷一

晉陵孫愼行著　任登明較

道上吟 癸丑四月

天晴山色近霧卷碧雲逶若問雲山色今朝卽往朝

讀方正學集 五月初十日

徧地山川已不容謀人家國恨無功何心更受皇封誥重向青山起碧宮

出部吟 六月念六日

奏請扎頻封憂皇意百重綠陰深雨後白浪半途中

道上絕句 七月

行去心偏急歸來路不勞風塵中道事晴日北窗高

半月吟 十月初七日

莫言月魄生纔半清光萬戶人忻看高槐葉脫風颸颸往日重陰不暫留街頭何事傳聲急來往醉呼人未歇吾家門洞對清光一片寒心氷玉京不知蓬萊去幾許獨坐沉吟共誰語

悼謝朏 十月

憶昔齊朝禪讓時唐虞高議儘撐支後來屢拜能辭命屈志子陵胡復爲始知一死了心易莫待優游歷路岐

署竹 十一月初五日

一株叢映尚青青蒻力能將老樹撐冠帶不肥清瘦影省呼時破寂寥聲枝枝節節分明透暮暮朝朝戰竦擊賴有在庭松檜色雪天疎淡共爲榮

聽鶴吟 十一月念八日

庭前雙鶴徐徐步每聽呵聲輒回顧公堂冠帶列森森獨來獨去叫青雲爲宿齋頭中夜冷忽聽清聲猛心省思渠修頸抗高姿我獨愁眉對案時昂藏豸志苦難展埋伏狐情終躲閃爲憐皇路巳崎嶇且轉和顏與俗趨幾回長歎牀頭發聲聲鶴唳如相答

讀宣公奏議 十二月十三日

古今事勢多翻覆明者觀之有定局一著看來一著應明明只要錫剛性萬金不取自少恬豈在當場故作廉紛紜案牘任堆滿飛白連章欲脫劍聖衷有怒幾回奪萬姓多危幾存活姦邪藏智如蜮鬼日鏡高懸洞類委強藩悍將不敢謀白叟黃童涕淚收古稱片言抵十萬大猷祇可扶艱患朝廷奔播未息肩垂白投荒已十年吁嗟忠貞文采一生飽歷盡間關心未老所以山人白衣勝作侯脫身黃石豈浪游當時籌策萬端苦抽盡中腸對今古

純陽觀四首 甲寅正月初六日

敢云方外意聊作壓中緣道在應無俗陽回別有天春聲

不咯咯日照草芊芊湖海何能跨長空意渺然

二

才在身爲累情濃境未舒歸歟生逸想甚爾眇端居鶴遐
人遲遲琴調事亦虛同陽何處所終歲托圖書

三

誰云帝城側却有山墅觀散步遺俗慮懷仙得直嶽何時
日月會長使風雷歸晴窓一默坐鈴響來簷端

四

世上誰無苦吾敢獨云超夜氣生靈府春風聽伯勞願言
总往日贈子以今朝一步一回首一坐一吟詠

明月 正月

何事憂炎漢無謀學子房閉門人道嬾明月照心忙

紫薇 正月十七日作

孤子年年熱客腸忽逢春日酷思鄉山園綠竹舊長密池
塘白魚新跳忙知己雖稀有一二盤飡縱之亦尋常大書
數幅聊寫悶傍人持之懸高堂賦詩數篇或慊意覩者笑
不學盛唐斷心草典千古在披圖索封無時忘辟歸敢說
疏傳事休沐還思鄭俠裝不謝春風中夜意尚傳消息紫
薇香

經天行 二月十二日

經天只有一昜日久久看來却分秩從一生三總是陽從
三歸後還只一一者方中天萬物無與匹中心有威斷不
在輔與弼退無不照遷無不望隱無不宜妍無不栗精神
默默自周維無異朝朝環一室似不可必寔可必豈有河
車力士雲旌電師從旁窺測此淵謐風后能揚不能見其
質雷公能鼓不能操其實炎光洞朗衆心明魍魎妖狸恍
如失以茲變態轉新新尚在陰崖弄狡蛣窣知陽精有反
節把握在窔一邪者自披猖正者自祚吉一日一日更一
日明明光照還歸乙震雷奮後羣陰藏巽令重申自宥密
多年枉用謎詠嫉霧散氛消勢終畢獨有明發人天機傳
眞悉忙忙坐經理瑕隙從前生來道自光華勿爲平陂恤

桐江行 三月初六日

桐江徹底清無魚况復高臺千仞餘豈有長絲能作釣却
來盤石坐踟躕四山青黛如畫碧一曲灣洄一山隔望之
入處不知來祇聽行舟櫓聲蹔當年到此經初秋深林忽
鳴雨來樓躡衣幾上殘苔下漁燈隱約明沙洲後來返棹
初晴日綠樹叢叢山翠出登臺眺處臨太虛片時頗覺高
人逸經今念載營心懷頭白京華道路再耶食張燈了公
事不知春日春風佳清晨忽對天氣好野情悵憶富春老
豈無廊廟濟時心逍遙不若廢居早

盤繭行 五月十一日

莫謂年年只養才養才已就看脫胎千絲萬絲胸吐出白色黃色身造來三三兩兩忪成事剝剝裂裂抛作堆金刀湯鑊生平願文章黼黻天家裁

赦詔行 念四日

一則 朝廷有法律一則 祖宗有靈威一則人情有痛楚一則世間有是非一則職掌不可負一則本心不可欺公卿百官齊會面天青日白東風吹此時剛腸欲奮吐寧論首事多睚眦痛渠倉皇豈不白敢肆羅織戕宗支憐渠子姓幾百億爲與天潢償命嗁四十五人犯何律八九百人都囚羈一朝 君王赦宥出得見天日眞可嘻有客來從中都說十年囹外聲凄其當年不過浪逐客智謀何嘗能反爲亦有閉門詩書者競將名姓僥入之終身獨火不見面兩黍冷食眞苦饑相對愁歎盡骨肉相逐牝牡無尊卑相憶盡是王侯種相聚了如牛馬嬉常時椰聲哭浩浩滿地骸骨堆纍纍縱令一身死尚可奈何闔門如誅夷此時此獄不平反普天何用 恩詔垂他時他人或怨怒微軀嬰毒不敢辭幸有執政肯申理開言膽壯直致詞昔時君王壹何怒今朝 君王何特慈雷霆擊後敢說枉太陽回照眞無私張機布網縱叵測叫天慟地誰不知昔賢不

忍一人命寧棄官職將法持人生禍福亦有數安能袖手徒低眉

憶吳 念七日

山寺明月上昭關霞色蒼渡頭人語急乘興逐歸航江水流何遠遊人情未忘滿收風月好今古是漁郎

閒居 念七日

膽顫心寒數月餘適纔花鳥對閒居不知歸泊終何所應悔當年學讀書

昭關行 念七日

古往今來者大夫獨著稱忠爲父兄竭力將君相撑受恩有深處畢忠無隱情江波流浩浩千里吳中迎江上烈烈風萬古大夫聲豈不貴高尚恥見偷滿盈所指非樂禍所甘豈殉名千山有時暗寸心自常明

焦山 六月初一日

若問神仙事山光與水光海天眀浩大江月照清京去市不數里栖雲如異方經過[illegible]客暫爾意徬徨

金山 初一日

如魚縱大空簫鼓送飛蓬蹊徑忽然斷津梁從此通特超烟水界盡露聖凡宮登山與處涉險意都融

途憇菴中 戊戌秋送新建相公歸曾憇此

玄晏齋詩選 卷一

炎天曾向野菴休坐憶流光十七秋昔送相公仳去同入
辭　明主笑登舟時危芝嶺思商老事過瓜陵賀故侯更
喜新晴衣袂爽塵沙不上野人頭

撤手

撤手歸來是丈夫豈能回首憶塵途飛雲變態日中有流
水風光市上無九死自驚心膽在一生元忖性情孤山園
松竹先春茂願及春風坐綠蕪

絕句　九月初六日

斜日簷深秋人烟聚畢樓我來無一事白鳥對沙洲

登樓　重九

黃花欲遍野正綠大風未阻登高目酒杯光摇白雲浮輕
衣色射紫霞瀟岳陽仙跡在茲樓瀛洲學士歸及秋造化
曠然我襟帶功名敢爾如凫鷗囊中事業非人造空裏風
流豈情料先機有象托圖書出世無心戀官誥簫鼓河州
不暫停風林萬樹天寞寞度世塵心都可說碧山黃鶴近
人聽

絕句　重九

用世心方竭還山意頗新楞伽經晝讀佛眼定看人

月蝕行　十五日

去年此時月正蝕今年此時月亦蝕客路停舟悵不怡一
年轉變何迅速去年國識正憂惶飛草排闥喧廟堂仰見
天中太陰掩看看滅盡無輝光天上山河應倒裂天官神
將魂驚折漸見庭輔困奄奄獨有帝星還卓立恃此一綫
能轉廻俄然四境如割開妖狐狂噬不得逞明堂紫薇光
彩來此時占者衆洶洶或言損將或兵恐或謂坤陰失地
維或愁陽德無星拱經今一年喪亂多揚笡哆口吁如何
有忠不敢復攀檻有威不惜橫肆戈豈意今宵復災變已
知戰勝無勞戰天道盈虧應有還坐看驕陽速流電玉輪
重沐一番神金鼎常疑絕邇人豈有縲絏長作黯黃裳從
此接陽春當災之時反得福定知災疊爾終酷謾言于正

正可消君不見天中光彩依然復

望月　十七日

秋水天澄野境寬雲山晚色帶書看坐依東月乾坤朗不
怕西風裘帽寒隔歲已吟歸故里來人猶健說長安波濤
逆處看看盡莫笑山人易挂冠

魯仲連　十七日

每思蹈海事別去何彷促威怒却虎狠萬夫齊日竭軒軒
飄素袂唯恐黃金辱要識達人心清名非所欲常其慷慨
時元無纓冕牿丈夫少俛仰在在便拘束有謀不敢吐行
義寧敢易寸心且已矣蒼生若何酷以茲奮不顧推山

捌合帝分合有歸寧與暴強觸是非爭未下利害
懦將忽回頭羣雄遂聯賜戈矛齊辟易天地頓清旭吾復
更何求栖栖無止足事後易雌黄當前終誇妄何如滄海
上踪跡少追局濟世豈寡情抱道真韞璞飛書到聊城燕
將旋卷纛貧賤好肆志聊用解凡俗

黄花贊 十月初二日

黄衣道士殊可親手容清雅别有真每借風霜清骨格偶
借紅紫弄精神一片中心懷不露三秋清氣鬱還伸貞操
不在金剛烈芳韻何煩桂樹鄰能從北地耀奇質能向南
天伴逸民喜得清泉澆愈潤喜當旭日照還新知君不是

塵凡品黄鶴樓頭有故人

黄花歌懷聊城朱允修作 初三日

知心别後誰同調合情獨對花神笑輕舟疑是御風行清
宵忽聽懷仙操憶昨健登高士樓持花佐酒來餉秋白雲
今古遺書在紅日乾坤急箭流松關竹徑栖難止河州送
送暮山紫指水長明千載心揮毫聊作三秋喜北花隨我
過南天主人臺上花依然風霜晚景遥相對始識黄金不
是錢

滄州歌

自古仙人好湖海桑田幾度今朝改遠林如帶水如環冠

帶[illegible]來獨怕還聞說仙人曾到此漠漠遠山凝氣紫高林
日日明眼開卸琴更待何人來一劍清風過閃電混俗同
塵久磨煉閲盡陰邪滿世多陽光潛照舊山河人間心事
都洞徹坐臥相隨行住列一言能斬意中狐大力還鋤滿
世蕪直有進生無退生人不能謀天與成馬足聊驚一時
務批鱗不怕平生願自憐如夢復如狂竟使善行還善藏
常時夜半從頭數精神何事能終古只求家國向安寧猛
把風霜助性情有事不教空擬議有身不用求安置易圖
一一演後天世事紛紛了必先疑謂妖魔遭敗屈終輸肝
膽添靈訣愈靈愈久痛愈深神不負人人負心滿腹刀攢

未覺癡至今鬢白頗加飡八年三度虔拜跪盡值佳辰真
巧會三清何處更朝元一點易回天地門皮囊拋却琴城
却便是仙人度世藥高樓更上一層梯曠視寰中遠近齊
深山深林好藏固說向多人應未悟

土山湖 十月十三日

十月和風勝嫩春金波銀浪送歸人往來歷盡關河險今
日湖天鏡裏新
湖心驚逗夕陽遲一陣輕風忽送涯自笑長安空手客不
須豚酒拜馮夷
烟水茫茫混遠天凌波疑泛洞庭船家鄉若問歸來景夜

夜風清月映川

園中夜坐 十一月十七日

莫訝幽居性寡羣歸與原自去年云原空林外逕閉犬月冷天邊不見雲山水襟懷終自在風花局面任人分今朝瘦骨依然健獨步閒庭笑影忻

高山吟 十七日

空抱撑持天地心一浮瀛海白雲深三年市上人不識文章造化盈胸襟背橫霜劍明秋水青風黃鶴隨鞭弭當場一試割塵懷爭財尚氣徒空耳眼前貴者是何物櫻晃難將買日月時時弄石漱清泉水晶宮裏乾坤濶夜來白月滿空林千載相看亦是今世上誰為鍾期子悲來徒奏高山音

題李太白本 十二月十七日

念載前從塵市得翰林名姓經俗客念載後從野墅看謫仙風味慰休官脫靴事觸貂璫忌天子雖憐無意氣清平有調歌君恩千載人知風雅存衆中默識扶王手社稷論功何不偶到處江山寫壯懷誰云材傑與時乖鵬飛蘧屈古來事平生瀟灑還初志即令朱紫自騈昂何似騎鯨拜上蒼滿園生意先春鬱徧地瓊瑤恍仙闕恨無酒與月明中大雅誰將續古風

卷一 終

柳 乙卯二月念五日

春來陽氣彌天壤漸看柳葉森森長滿園梅杏儘芬芳吾心澹漠獨有賞行人拂袖巳歸來無用臨岐懷悒快一生眼在頗識眞三徑枝存堪偃仰仙翁何處駕天航何日柔條得提奨黃金元是凌風骨青霄不作拖烟想綠竹陰陰添另色好鳥嚶嚶數來往城邊沼畔不逢人吸露餐雲自恬養

萬姪女連喪子女傷之且慰 五月

連天誰能不痛嗔喜看有子便爲親吾室少年先買妾如今膝下尚無人人當白虎其如命俗說青山只要身細雨陰陰庭草綠鶯啼燕語總傷神

梁棟生秋 七月念五日

梁棟生秋色江湖動遠情與亾千節烈出處兩文成湖上舟先放雲中棧未平何時逢子晉天路笑吹笙

觀趙韓王 八月初六日

自有堂堂后命臨何須臣誓記盟深功成若肯歸休早免爲新王負舊心

蔡西山 初八日

忍餓西山獨嘆嗟少年志氣古人思而今衰鬢秋風下[illegible]肉猶然未肯辭

騎鯨 九月念二日

秋風澄采石年少曾經過今古是江流夜淨月還墮渺渺樓中仙大雅人稀和隔岸見漁燈渡頭吾獨坐

二

吁嗟人世迫千古說騎鯨胸鋪千嶺秀氣吸一江清對月常無伴懷沙別有朋休言知巳少總角解含情

芳蘅 念二日

獨痛心中事憑誰可說明高窓得日滿冷樹過雲淸天地

空中影江湖靜裏聲不知騷客意何自嘆芳蘅

長恨歌 十二月初八日

馬嵬一別萬年妻欲上天宮恨少梯豈乏蛾眉似妃子新恩不着舊愁迷

憶登泰山作 丙辰正月初九日

一篇封禪書何處討歸趣七十二代難追攀中道山邊逢暴雨蒼松古跡知何代十五年來巳非故摩崖勒頂總荒凉惟見鸞泉萬壑注山寒不可留六月衣重裘閶風門下吹欲倒鐵瓦破碎難補修他山道士慘凍色誰能端坐尋丹丘神靈窟宅隱隱在重嵐煙露無人秋險巇更險巇泫

泜不敢覩黃花石闕竦天居百歲老嫗奔健利甚笑古時怪誕客金泥玉簡藏何意深宮粉黛自溫柔濟泊仙鄉景何似歸來御障岩林繇究世間此地旭日纔射澗高天下地精瑩然中有轟雷觸文石青黃赤碧呈錦鮮客來手孟吸且洗我懷我袖瓊珠連至今高山若恍忽無聲靜聽疑潺湲靈境豈眞奇俗情不可療山丘貪愛滿塡胸野魅孤猿向人笑金蓮湧出海波日囘頭一瞬便騰跳萬峰朱紫更滄泜夜夜朝朝自廻照雲來鳥去紅塵市誰與開胸談要妙

謁東岳 三月初二日

年年春日拜蒼靈念載心驚夢未醒風火幻身還自斷瓊漿仙露爲誰零恩當危急知神聖景近桑榆憶戸庭泣澇吾兒廿死顙殷勤壹話後生聽

憶仙岩 十二月

仙人化骨多飛山曠然望遠何險艱陡立丹崖猿不渡盤紆靈洞鬼常關水中忽起笙簫韻石上都將劍佩巉棧閣巢雲仍綴棧潭渦噴雪復團灣仙人何在竈猶火俗人欲上舟難扳有蒼祇應貯風露有床長自枕潺湲何時聚來奇蹟滿半晌分得清興還至今閉戸鎖日月恨無好藥囘容顏祇有心栖千古處乍疑身在萬峰間

詠景詩友人有圖幅二冊邀余一一題之偶喜縱筆蓋亦莊子秋水屈子天問窮奇極怪意也 四月

龍勢掀天虎勢騰攀鱗踞項小兒能道人指點元來意頗向深山理葛藤

獨坐看山別有情王京手韻出人英此中得到人知幾白鶴猶能解姓名

入石精神何處看紅燈一點向前團飛雲萬壑連天嶂都屬山僧舊法壇

褭首鰲魚護石梁老娘開腹裏兒郎獨爲誰家眉更蹙紫雲服臥雙鴛鴦

僧俗多人接手來法筵獅座自空開就中嘿嘿誰承領一頂儒巾是宿胎

石亘烏穿金粟影日明魚動火珠光莊嚴大士蓮花座海若迎朝拜禮忙

千尋藤上孤猿坐老眼略看世界破衆雀何事相呼鳴山中紅紫開無那

老僧瞪覩復口噤抱猿踏虎懷稟粟輸與入定古伽毘閉目山頭只安寢

萬疊蒼山一派分千秋仙子滿岩羣老猿聽語低頭處說向時人聞不聞

天馬遥從山際看眞人隱隱碧雲端仙官環珮朝元几[illegible]
枉高擎寶鼎安
擎拳赤脚看何事疑是九天選仙使俯首冉躬向者誰無
心伏虎虎如是
三面道僧一面俗莫嫌俗子生痂曲法王寶幢現崖前柳
眼青青看未足
鳳采龍文世所驚雲山輝映特分明倚樹笑猴銜草鹿高
騰穩臥各爲情
世怪何如海怪多燃犀也照水中魔壽亭奮袂驚濤裏縱
有鯨鼍低首過[illegible]

杏苑春鮮躍鯉過峰頭叠叠奇雲多秋清翠靄凝仙掌脈
底紅光動玉河
星星朱點出何因散作山家滿境珎試問君心何似此紫
殿隊裏自尋眞
几席絪縕弄石情有時龍見鳳還鳴禪心仙品誰分領滿
眼雲山日日生
一片孤雲白晝函數重籬落帶茅菴紅霧青山遮不盡老
神遥引野猿叅
安禪羅漢開眉笑憂國將軍淚眼攢唯有赤心圓映處去
來不隔一毫端

騎虎從來勢險危老猿心事獨誰知山中端坐如盲日閒
弄青蝸養白龜
積石鯨波高入雲赤鱗變化絕凡羣水晶宮裏飛仙客千
載懷憂只爲君

和唐人韻 六月念四立秋日

甍棟高堂五世餘旁人誰識逸民居乾坤晝裏堪年歲螢
殺燃藜夜著書

七夕

明明新月正如鉤兒女家家望女牛巧拙百年今夜問炎
涼兩意此中收有人靜對蓮花水何處聚烏鵲洲若使

君臣都可必會調甘露洒神州

答譚玄歌 七月念二日

請君愼勿譚神仙鳧脛鶴頸各自然幻形自古誰罔得拔
宅終亦投海邊憑君欲結多人緣我說爲官好奉法億萬
安堵是福田馮君肯化數萬緡我說立身若貪穢奪彼與
此如浮烟使君精思有自得勝如明師口訣傳使君修行
眞不惰高脫塵俗過蜕蟬少小立身自儒術脫來更欲騰
雲天大道坦平未得悟迷心更叩玄中玄岐路有岐眞可
泣無病討病自相煎請君愼勿招學仙自誤誤人空歲年

汪祥廟 三十日

百年遺廟在城東名姓兒童口說中若問身名千載事三
朝元老大司空

泛舟感懷 八月初二日

遠水易生波風騰鼓棹歌蘆花載月去山鳥掠人過徐福
終歸海張騫欲渡河天街消息杳影響奈如何

讀外王父荆翁吳江三忠祠依韻志懷 初三日

世事足風波衷腸激浩歌身隨吳劍去眼看越兵過血指
危孤障金牌慟兩河同佗通國少養士百年何

二

當時口獨苦千載目仍鍥力盡雎陽壘聲吞京洛會虜存
身已殞功在謗無休今古人爭嘆江湖范蠡舟

壽亭 初四日

帝基餘鼎足廟貌揭丹心未了終何事無言似有音貞良
多護佑奸宄暗銷沉始識扶元化英雄入道深

雎陽追記 初五日

少年危病日慌忽見忠魂能以春秋變而忿天下恩天高
看厲隼風起激啼鵰世態狂初念清心試討論

偶詠絕句 初八日

平生雅興在雲山茂草青青伴掩關咏到淵明三徑處方
知陋巷獨安閒

尉遲 十九日

奪矟須臾事扶天萬古情風雲久遇合廻避尚縱横勳走
登壇後名高辟穀行英雄元不少駕馭自明明

讀忠義傳 念六日

也知身不保何苦盡室行止期同日死何忍異地生屠刀
快手家內地條邊城千載寒風裏肝腸刀劍鳴

上方山追記 九月初六日

高高復玲玲一片秀骨成正值天光雲映發層尖腹鋒都
清冷陰森不覺六月暖峰來迎急步逾緩山頂一聲鐘磬
鳴山下行人百千轉傳聞古刹有百二東扳西涉誰能恣

祇應一坐要路巔四望蔥倩可人思始知境靜無近遠諸
天只在皇畿旬老衲不知京洛事深湫時覺蛟龍見佛靈
開化尋常別山不風高土和澂幽閣重窩密石龕經聲香
韻流泉襲萬峰烟鎖萬林枝澹月中峰凉坐時宮使笑余
何職業炎天何事遠來斯

上方山二 初七日

昨游小西天當軒曠望層錦鮮千秋霜雪壁碑刻盡是開
皇元和前今來上方山悄坐中林若掩關石障排空天勢
小桃源侘池絕人間俗人見山山可憐山人見俗還依然
白頭野衲看山緣見說長安天外天朝陽古洞頗孤絕石

巖石栩一僧穴颼魅空山誰却回問僧神力僧不說

古風四首 念六日

斯文如未喪脉脉通心神衆才多雜還智者識其眞建安盛慷慨晉宋富清彬衣冠而扮黛靡蕩成梁陳唐初沿末調開元始一新李杜稱大家王孟亦絶塵尺度既有則波瀾實無垠遂令一朝士皓首疲辭津至今傭槽徒賤玉而貴砥擬古酷似古取笑於古士擬古不似古當世不一珎苟不自得吾誰與古人親西風忽掃滌綠草都沉湮胸臆平生積瀟瀟對青鈞

二

世傳樂天詩務與俗人調不知諸樂府諷諫體實超或志衰亂苦或陳盛明標或寫宕佚景或窮禍變苗國風采閭巷出戶諳管簫所貴止理義狂瞽益聖朝直道既云喪詩亾亦已遥熱腸最渾厚冷視成輕囂粲粲各衣服青青且華苕豈不美麗芬耻與浮雲飄

三

歷代有人才辭壇盛選豕其中品真假頗似荊山璞低昂衆莫曉難易終自覺片言斷合道全在心路活窮年而藏修須刻或流出人視之平平智者始知學談之何了了究竟忖莫得以茲識修詞聲天似鳴鶴往誦賢達言輕過都

虚費少年識力淺毫紙徒咿喔于今渺深淵波沫尚堪濯安能回顏面肇悅爲人役三都不必傳四愁儘足樂問子何爾爾精力不堪剝

四

自古多隱士隱身不隱名卽有隱名者闇沒寡可稱一生在京洛風義洽公卿辭官不呼隱堯夫道難明天津聞杜鵑感慨理亂徵新法多情歎殆徽総不攖無道可卷懷豈是忘黎民歌聲滿天地直寫羲皇精觀物聊寄意濠梁氣縱橫終身安樂窩無避亦無營笑彼讓王人洗耳尚買清悠悠七尺軀何道可安平當先爲物息處後愁無成民生既多辟危者在獨正惆悵楚騷吟始識擊壤情

古風二首 念八日

長安三月時冠帶看春暉晝爲晴明景莫見黃沙飛懽樂不自足晁暇還相依今朝盛車騎會見烟霧霏雨棲可衙門雨樂可縞衣高魏一失墜中路將安歸俯聽盡日鳴仰瞻晨星稀努力各有分赴此朝光曦清心合大道愼之在庭闈

二

秋花豔灼灼未及寒雨來雨來花尚可心寒徒有灰魚符久謝食家釀絶銜休皓首對西風無樂何有哀宇宙無窮

幸多頑寔生災爲鬼或爲鶴有補亦有穣分各有所制士
不能爲材念此坦中腸四望青天開精誠有古人魯陽戈
可揮

謁子房山 十月初四日追紀

滄海何時尚往還徒看黃石滿空山飄飄王貌原仙品暫
爲功名借世間

年少何心必報秦秖緣五世作韓臣清時率土多臣子珎
重從容帷帳身

中原鹿網已全收尚苦商山末一籌莫道赤松歸去早楚
歌楚舞滂方流[illegible]

古風 十一月

出身事戎行各擬勳名映什伍相編隨能者合爲政寧知
人有心不肯共法令時平酣燕游私鬪偏恣橫秖虞主帥
明人利已還病有才或慊慨讒毀狺狺迸苟非吾種者漸
次驅除竟安危未可知虜氣秋高盛金鼓一朝征衰草同
唖命何處招死力共奮亏馬勁壯士賦無衣明哲傷倒柄
忍令豺虎笑爾曹自陷穽吁嗟邊塞人居安愼無競

讀文昌忠孝化書 十二月

今古茲茲盡學儒却從何處定心符利名人走終無了忠
孝心還獨有餘爲害敢希天地報無明多詫鬼神虛獨知

有地從君省回首西風苦嘆吁

錫山孝子祠 十七日

泉流決決遶祠過千載思親奈若何惟有白雲迴望處年
年山色印青波

重讀宋忠義傳 十八日

國事尚不保家累何所留何不共奮臂梟取一虜頭生即
同佩玉死不歸山丘誰居鼎食樂釀此胡天愁

雪晚

凄景能將傲骨支樓頭風緊晚晴時千家雪色明空闊一
樹鴉聲入講帷逸興[illegible]逃坑酒間情猶愛着閒詩知君

長坐虛窓月月在虛窓君不知

茅山歌 十九日

中峰孤峙逼寒清紫氣迴看萬領紫霞衣玉貌宵能下絳
節金函書可迎有叩人人便方便有罰明明速雷電此道
誰將要妙探此事寧須丹玉煉眞眞原與混元齊官達還
憂岐路迷破後棲垣能補葺成時雞犬亦攀躋寶珠瓊液
誰無有慾棧名抗難自守幾度此黃不亂心幾人斑白能
回首綿綿滴滴道無期物物神神濟有時空中付語多能
憶驗處收功尚不知分身大地須臾徧祇求家國常安善
太虛有眼照多人无始無門通一線我來歲歲魂多警轉

覺心心懷未省峰外峰頭雲外雲夢中覺夢影中影

滄州 念四日

纔憶滄州淚欲垂山晴長與道人期廿三秋風日開顏面十載圖書老鬢絲弄石不驚龍虎臥看爐惟許雪霜知尋玉泉中丹粒煖白雲原我我原誰

古風二首

大聲吹天地日夜人不駐而我獨何心悄悄對苦雨清晨迎寒裳容坐竟日莫園徑有孤松泥滑難成趣持書招近戶開者罕得遇道書亦有會獨向女流唾世情雖多端利害能不[illegible]俗悟苦芽必有茁雖卯定[illegible]

文晏乔許選[illegible]

錄嘔長者或灌灌少年讀勿怒

詩書從何出盡由天性來誰云才質殊習俗痼難開雞鳴各擾擾皓首沒貨財六親翻敵仇徒令路人哀一顧鴻毛搏一怒三冬雷所貴讀書客舉動為人推元載好獨行臥冷心如灰却衣亦志士寧容庸腐猜童丱在斯堂足束無新猥邇來止醇鮮白湯勝和梅倪卯五十年俀頹不能開胡風浩蕩茲有懷亦已憒叔度非好隱李膺真達材

玄晏齋詩選卷三

宴舅氏凝翁園亭觀戲作 丁巳正月十二日

開歲春方好今宵月特明正逢人上壽猶喜坐深更學士清平調君王長恨情當場千古景梅影一枝橫

元夜紫陽觀四首 二月初九日

厭說丹爐事猶餘蝉蜕情一真乘俗返大道即生心月逐飛橋影風傳浪鼓聲高原人聚處都為一燈清

二

飛鳳何年到游龍此夜招虛凝風欲別正值火初調

[illegible]

獲孫捷花騰烟樹驕神遊千載意是處紫雲霄

三

世路風燈市仙情水月樓可憐癯骨影還伴壯歌遊性命誰離合乾坤任去留毘陵風景在莫擬是揚州

四

共喜夜如日不知凡與仙人皆親月色仙亦愛人緣王屋詩酬意天宮星耀年夜深風露灑回首獨誰先

春日登紅梅閣 十一日

仙人已去青山外仙跡猶傳玄觀家玄觀自荒新井巷青山空結舊丹砂鍾聲落照林間出塔影栖雲叢勢遏者使

別名枷鎖脫春風無處不梅花

鄉行悼外舅崇雅翁作 念一日

三十年來未有錫此時哭舅奈何情西風雨急船頭打似着哀人緩緩行

百折溪橋向霧行一行沙鳥背人鳴開窓忍憶年時事風雨催人半路迎

遥對重山似畫圖俯看堦石半原蕪櫻桃歲歲家園實為問今年花發無

絕句 念八日

雨細朝凝暮春深寒尚冬右屏山色在如有霧雲封

二

雨中鳴鳥閑花戶亦常關庭際青青草無人趂雨芟

三

枕上每多思能詩人自知不知思未起真是得詩時

四

雞鳴久不寐粟粟抱寒衾童婢凌晨出將無霧雨侵

題園中牡丹 三月初九日

自顧衡茅地何來富貴花春風如久待晴色倍相賒傲倚臨書幌高穿映日霞幽園開未了遲害折還家

清明東郊作 念四日

村市宣喧人百千白雲風外葉冷然紅妝曉綴桃花粉黃鳥晴迷柳葉烟靠得南天多景在不知東水幾時旋林間無限幽懷處一擔山川好硬肩

龍觜菴作 四月二十日

晉陵沙尖逆水浮似將一柱壓中流帆飛古渡山情送僧赴烟村佛界收不信風花連市郭止疑笙磬與鳧鷗醉歌朝暮人多少獨坐看雲岐路頭

郡無山水此地幽年年朋曠多來游飛雲急水心千里老樹清燈景一洲鼎肉功名于世熟莅簡手節為誰憂蕭然最愛招提客花滿龍宮月滿樓

龍舟 五月初二日

龍舟終日鬧長河秖為忠魂弔汨羅千載市人猶若此同朝冠帶意如何

數日窗前誦楚辭忽當競渡唱呼時街頭兒女歡忻看誰識孤臣萬古悲

疑聞澤畔更行吟千載勞歌苦和音天際碧雲陰綠樹榴花灼灼是知心

天未明時發棹謳壯心齊欲激清流不知江上兼天勢多少風中排浪舟

二月江南蘭芷芳江城五月鬧端陽風波門外漫天湧白

口梔花一草堂

遭遇 十五日

誰料恩深放棄餘山人猶帶舊銜居中山篋在元寒謄上殿爭時敢愛軀天地有情開一綱江湖無夢到三間欲獻多少深宮感 聖主英明古不如

題蓮花 念八日

冰玉精神富貴妝一株吾亦借餘光賢人初服服猶在居士藏名名更章何事有心來几席肯從凡品混林塘伊人朝夕能相對今古遙憐此一堂

蘇武對李陵 念九日

嚙雪吞氈窮海濱總拋生死主恩身有情漢鴈誰瞞我無氣胡羊亦笑人恨不犁庭驅幕帳寧期開閣畫麒麟鄭難臣子深心在千古還看旄節新

空堂 六月十四日

虛堂雲白獨懷思失母兒童父育時四壁光陰仍具肉百年心事獨栽葵朝朝暮暮藥看子歲歲年年愁對師庭畔西風草萋處窓暁砌冷總含悲

憶上清作 七月初三日

造化護靈神山川出幻身奇形樹不似古蹟看常新世事隨猿馬丹心擁鳳麟赤松何必訪吾自得吾真

七夕

年年此夜結殷勤終古看來只此心滿載秋容清火宅斜分月色照金鍼人間巧思多成拙老大陳緣未了今花果堦前人拜禱經聲遥答漏聲沉

見劉阮天台畫圖 八月初二日

暫時已作世千年百歲人間儘勝緣撒手歸來都是路不須山水意茫然

無情山水自多奇有意谿山路更岐何事還鄉心尚在要傳榜樣俗人知

風花心性何時了不意遭時倍着迷一度脫離還一悟道

人家下白雲低

過常女貞孝菴 初二日

白髮依然是女貞寸心持處萬緣明吾儕學道黍玄意到此茫然媿一生

半畝孤墳伴曉昏麻衣百結漬啼痕始知出世真修事不出人間孝行門

中秋

總角于今白髮盈中秋之夜幾陰晴光明自是秋空體雲霧多從炎熱生誰謂蓬瀛餘氣色縱然濤浪是寒聲人言夜夜月華夜今夜揩看到五更

感伍子胥 十一月初三日

黃鉞親揮聖跡遥壯夫無乃大雄驍古今多少難言事風烈霜清春未消

姪婦蔣病困中　醻神靈佑作 十一月

聖凡無二性忠孝是通津每到精神迫方知啓佑真中宵疑謁帝清曉忽生人百骨西風刮逢人話厭犂

城西二賢祠 戊午正月

昔賢流寓處百載尚依依名節人心是師儒俗尚非肯隨人指點終學古光輝學問文章在應知達者稀

二

宦途雖是左吾道本來南用世才堪忌潛修行不懸周官滋口舌孔廟污冠簪先後驅除苦都為世道擔

西廟隋司徒贊 二月

吾邑忠義邑司徒大節先生能成八絕死亦障千年血迸雲頭矢腸開池上天祠前朝夕過頑儒氣衝顛

黃鶴吟 二月

黃鶴何來向我鳴一聲再聲霜氣清千年羽化却都幻萬里雲游空復情轉撥何[illegible]傍綃寐導迎無念賀昇平幾回欲向寒空去猶抱孤[illegible]月明

贊鍾判官 四月[illegible]

千古敝衣巾科名易誤人人間事無了階下氣重伸滿眼
桃花豔鶩心椒酒陳何論奸鬼事珎重達官身

記事 八月初六日

安危莫問天造物苦何偏大地無非藥勞心別有玄收功
期到耽說症盡從前自笑無方術逢人幸是緣

二

從人說終始中道或生嗔信徹終寧貼疑生枉苦辛請從
今日證還結後來因若有回心漢焦勞願瘁身

三

若論陰陽事人人盡暗投祇憑心作藥或望疏添壽常日

殄先伏死中生可求寧人笑無識不敢避桓侯

讀淨明錄 十二月

何處神仙秘顏淵共比干此身原物幻大道只心安縹緲
昇丹闕虛無下玉棺尋常行檢點九萬足扶摶

仲春同白雉衙路桃花 己未二月十九日

桃源只在市城邊錦瑟明妝滿畫船莫怪道人回首處朝
來暮去已年年

輓毋舅凝翁 三月二十三日

十年兵火慘遼東抵掌時時淚眼中才過千秋龍劍逐交
味一世馬羣空圖書家富當揮霍嘯管聲頻遜化工從此

生前華屋下羊曇行慟無窮

南明三首 四月二十日

念載枯修濟泊人忽聞葷酒衆皆嗔從今解得眞修路拋
盡名心始出身

糲米經年不入脣單衣無絮過冬春一朝冷笑出門去片
語何曾別主人

無言相對幾經春今日飄飄得此身一夜思君露坐處西
風吹岸月臨津

關壯繆張睢陽岳武穆贊 六月初二日為唐君禮册題

豪傑難將世難撑獨餘英爽自平生湘西未展吞吳略淮

北空留殺賊盟不說北轅佗未雪巧將南渡執終成空懸
老去孤臣淚獨叩書齋恨未平

岳侯

自古忠臣身易危金牌獨慘召還時人人敢死寧知岳處
處妝降氣奪夷飲血正深君父恨頂香齊待帝王師不思
佗虜翻佗將君相謀深敢怨誰

觀擒窩牛作 八月二十日

何物無佗敵驅除却有人君父從來舊營巢正一新雲梯
高拂壘金戟暗隨身項刻奸雄掃方知掌握神

采薇 十月念八日

豈意東來艘都懸北戍旗秋風銷壯士夜月健胡兒肺臓
投懽急闕門逼戰危采薇三捷意何以效明時
關王贊 附夕
千載雄鋒未足豪至今風烈道門高馮誰一點丹衷血爲
與將軍試大刀
純陽贊 附夕
三生未了丹爐願百戰難降龍虎心揮手直將羅網撤叩
門方覺洞雲深
劍井 庚申五月十四日
長川何始去何終決決溪泉快與東始信乾坤大冶在轉

甦開鑰寸心通天窓何處尋玄鶴地勝偏能浴采虹莫說
仙蹤常遠世道傍林下倘時逢
白髮悠悠碧草明乍來曠野使人驚一三客到閒中事千
百年來世外名斷續烟霞帆檻影朝昏風雨寺鐘聲道人
解得仙翁意勺水還應結舊盟
嘗來恰喜不沾泥波後俄看復滿池鑑眼窺容塵土掩妙
緣應遣衆人知此仙此事久寂寞他井他山遠負持亭下
徘徊誰忍去扁舟方趂夕陽遲
蜜蜂 五月念九日
釀就勳經年寧辭百煉煎雪寒朝尚出花發夜無眠子子

能千萊心心只一天堪嗟游說客朝暮閱秦燕
二
世上漫相螯此君殊不然吐心知不後避熱儘能先秋解
文圍渴寒調羽塞弦君王如對此走狗定應憐
曝書行 六月初六日
小兒不識景大風庭下戲舞披柳樹枝騰逐蜻蜓翅誰把
山峯亂插天又鞭快馬橫奔幟滄溢雨箭垂上頭主人手
忙更心悸是日曝書日千卷散鋪地與僕杳無來走趨什
百次且將草草置堂皇寧顧驚砂飛入背小兒一聲笑明
霞四山翠欸欸迎涼收未遑主人何厭小兒智

錢塘潮追紀 六月初六日
東風吹浪打青山萬丈銀花許可攀須刻舟邊涯涘潤青
青高柳窓間活一回澎湃一騰沉軟軟長繩草底深風頭
轉白天轉黑兩岸波搖山勢側烟霏上下一團空縹緲孤
舟若夢中畧聞伊軋看不定飛帆已去前山徑轟轟雷鼓
杳無邊徐覺天中自有天此時白日方容與白晝何爲忽
停處船頭澆酒面熱紅急把輕衣添數重三聲雪噴滿船
顫恨不從前早亭傳奔馳快馬一齊來翠羽霓旌隱約回
相看變態何偬卒舟人徐說氣猶勃西與風浪自年年此
日中秋風更顛百番來往錢塘路大汎如斯不敢渡少年

猶有弄潮頭錦抹紅標空外浮嗚金鼓勇蕠門拜萬縣𣋿
持三爵噵從來過險始安流田野區區老舊丘請君一揞
江湖氣兀地掀天慎勿畏

弔銅雀臺和荆翁韻 六月十五日

愛妾情都熱深宮别總寒倘思衣帶詔何忍爵臺懽力攙
中原易心懷西伯難將軍安漢意試檢後人看

菊花 九月念九日

條凜西風候寒枝亦自榮白衣應滿眼黄色定爲宗剪棄
扶花茂懸燈照影重冷看人盡醉清賞興都慵

書懷 十一月初八日

獨抱冥鴻意寧緣軒鶴囘雨朝秋泣蚓十月夜驚雷阮籍
窮何哭張衡達亦哀三山天外路莫問紫雲魏

玄晏齋詩選卷四

飛梅 辛酉春二月

飛來一株梅春深花亦開開時雖較晚風雨不相催

懷齋宇王宮保大司馬 五月

兩人兩日同歸休兩見嚴宣責效尤對面尚嫌私出邸拂衣恨不討先籌憶昨班行屢追侍銓樞兼掌權無二六日寒風四日過祇怕桐封無去志自茲出入必抗顏七尺屈區不願逞金關章填印可東王階頭碎檻須拳土田四萬頻催索百畝無供爭謗語傍人瞋目屢遲徊 聖明獨斷偏虛鄜中省 詔下促行車元旦懽騰有向隅逞憾從余應決裂愛護翁意肯須臾涼秋八月蕭蕭柳野寺青天笑攜手老馬寧云戀主無批鱗敢冀生還有河洲千里復青搏身去空餘罪案存瀟洒祇期同志憶殷勤慎勿向人論經今歲歲娛三徑當年大義惟翁聽一朝慷慨易三公我道負翁翁不應

懷少師葉師 六月

先生相位何緣棄先生去國何爲敢幾叩青天獨捫心先生綠野殊快意三月念五同杜門隔歲西風慷慨論金闕叩時徒水火裂衣補處轉乾坤憶當冬暮期中易中外頻

搦 殿上長[illegible]相邀血濺殿廷間先生力訴依廷迫[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忤罪如山千里河洲亦汗顏略叩從中消息秘先生猶說喜生還始知歌舞樽前淚始知左右屬垣聞 聖明宏度過漢高鄴侯深心誰比擬收是流言昔上聞憂勞遠寄夜行勤調和不是沂公苦誰使天顏一笑忻大聲吹徹凝霜樹世局翻飛從此悟一杯尚欲決輸贏短燭勤勤剖章句人人偏自許同心心事原同世外深拂衣頃刻冥鴻遠企榑連宵明月吟數載和衷吐握意善良朝野還安利回天辛苦世誰論去國功名人尚忌草玄閣上恣奇搜醉白堂中幸暫休但希廊廟長無恙更免江湖繫遠憂

重讀三忠祠 六月

忠魂江上波吳苑舞還歌指日中興在百年南渡過人貪新賄賣身送舊山河不道淮陰略功歸相國何

二

朝看東逝波夜憶古人歌出塞黃龍阻乘潮白馬過莫嫌人盡食終保貢輸河事到臨危日忠賢奈若何

三

按劍泣江波登城嘯月歌至今拜像地留此掃妖過不說余淮句翻思棄雨河行成吳太宰富貴竟如何

四

誰障百川波孤忠後代歌同朝懷刃待鄰將擁兵過殺父
能忘結通夷忍棄河古今翻覆感仰屋嘆如何

五

千載凜生秋遥思遺像鏤精忠餘戰力儒雅奪戈酋愛妾
生何苦書生叩未休姑蘇佳勝地一夜悵焚舟

六

無計廻羅雀何心賜虜忠良空賜馬宰相即金曾自刃
嬰何酷丹心拱未休何當妒究息蠻貊共車舟

七

今古一春秋貞心日夜鏤何應殺忠勇卻反佐夷酋上國

愁難伯中原恨早休城高餘射矢指點是行舟

八

身任鴟夷載心判刻背鐫九原還殺賊萬乘却降酋天命
知難料人心亦易休山來利害事臣主本同舟

釣絲 追憶丁酉東使記者丙辰 十月念六日

曾憶西興渡泥嗔扁舟飛縣夕陽濱只今風雨淒淒夜誰
挽桐江釣一絲

遼陽 十二月

束手降夷側埋戈禁輦旁勝謀偏在虜誰竹縛中行有心
寄養虎無力困連雞哀鳳嗷嗷滿空吟出塞詩闌棋能卻
敵罷獵勝和戎慟哭天山路全軍一矢中

圯橋吟 壬戌三月十一日

猝猝入泥市云是古圯橋父老竟何在孺子誰可救咲彼
秦王威搏椎寔自招心切五世仇七尺浮雲飄爲韓雖不
就滅秦如毛燎烈哉大人心黃石同貞標相要以至死並
奠丘山腰我有石一片十年隨莫朝試比穀城石誰俗復
誰超雖無異人授持足鎮煩囂丘山有日變此石無時銷
虛慕丹砂化終恐委蒿蕭慷慨河上吟悵望紫山遙

謁純陽觀 三月廿七日

每過滄州路晴光檻可攀九霄仙珮閣千里玉河灣明眼

超人外深心接世間扁舟來去客猶未斷塵顏

滄州詠 三月廿八日

千里望鄉鄉思悒千里愁遼遼信息禮臣何敢議干戈閫
婦空勞問邊邑清江清淮迭長征桃花柳花特地明河縣
蕭條車馬懶河洲泱漭風砂鳴雲龍山外春欲去黃石橋
邊人誰語三義卒餘勝氣存寸心應對危時許杜甫南池
花未開曾連談笑有高臺爲訪故人留日夜祇期清論濯
塵埃非關地圻 素王廟又聞暈掩太陽燿渡海狂飈總
不遙掀天妖孽誰相召徵兵徧惹亂兵災沒餉還誇轉餉
材山海關前烽火絕夜郎城裏骨骸堆出門羞向山園顧

談世還虛近旁誤不知身世作何觀尚爾紛紛趨日莫行
行河畔忽登樓悵悵仙蹤物外休收拾蛻蟬陵海嶠終須
擊節誓中流

雨中行 六月十八日

沉沉夜雨沒衢路行行泥水連孺袴青生敢望祿命新幽
齋不改鄉心悰憶昨馳書排閶闔元兇久戮神人惡直言
何意　聖明命愚衷復自相公恕　講幄天聲咫尺侍
臣廷語明傳布以茲詔下多官議遂使章騰積好露七年
獨相了無狀一月狂謀幾易乖心心只欲強宮闈事事能
敎改天步當年借劍滿公車至今斧鉞森毫末豈無姻連

及牙爪伈俔經句不敢吐一人哆口類鴟梟滿朝秉笏驅
狐兎幾多倜儻是門牆或抗單疏或公附大義滅親自古
然爲法受惡誰能護包茅責楚尚可寬保障擄成何特固
一言憂國便爲嗤數字部書成過誤已知朝内盡寒心寧
怨街頭觸宵霧滿面淋漓燭光滅拜闕滲沉冠馬惢前聞
聖明屢動色兩旁震懾不敢語且疑且恠特達知自忖自
傷謡詠姤彭澤歸來人不識蘇門長嘯知何故萬狀妖膽
日鏡破千官筆札霜威聚安得絲綸下九霄立使奸謀銷
一怒古人相誡駒高天吾今何敢尚紆步秋風亟起憶鱸
思來年好作歸田賦

過豫子橋

天王相何如大國侯昔時把衣能三擊今日舊橋待千秋
橋邊驅馬去悠悠慷慨空懷國士仇

憶鄭南皐作 七月廿八日保定道中

南臯達夜懷人涕忽見荆燕此分袂昔人爲國身鴻毛今
日投誠恨無計憶昨抗章討奸賊南皐先生動深契不知
此惡久滔天數載　朝廷蒙極蔽誓天指日我非夫忍使
奸徒盤根蔕正賴張公忠規協力收羣策畫好弊葵心向
日有同情鷹鸇逐鳥無留勢從來犯貴罪無赦况今積賄
權中制徒聞　聖主泣乾坤飜爲宵人盛陰曀除奸奸黠

不可問西人人去那能係列卿如風如落葉要人疑鬼疑
天帝張公統均正羣望飄然欲擎商巖柱捲堂諸公聲激
烈任渠幕客還投擘先生豈是獨了者拂衣吾亦從茲逝
兩囘淚下若滂沱通國閧之皆閤躋行行驅馬復金臺伯
業重新自得材正是四郊多壘日莫教元老一時囘

題朝鮮東 七月廿六日

部中有紙不持歸豈爲朝鮮白璽肥稽顙　天朝隔年意
脫身蛟海萬重圍

新樂道中 廿九日

蕭蕭歸馬急飛鳴蹊外尋蹊迢遞行松柏不生殷古墓風

霈先入趙長城村依陋室平生事篋怕中山此日情若烈
家鄉如有問猶煩縣道各逢迎

趙州門外張果老昇仙處 八月初三日

古壁題張老陞覺昇仙好只愁此地與昇仙不若南歸到
家早

又絶

驕郊吹韻短斜日樹陰長莫使騎驢倒回頭恐帝鄉

刀弓行 八月初二日

驅武健挾刀弓行人不敢跨山東道出其保喜安靖昨朝
武邑諠賊訌一夜搶掠八九寸平明知向何處攻已聞選

將援鄒嶧又見抽回保境中驅馬滹沱急投濟回頭怕見
飛沙蓬前者山東數報捷上下聲勢徒相蒙官兵不殺賊
殺民競獻功紅巾手裹藏白刃野外雄逢賊我命或脫走
若逢官兵無留縱賊得免死牌官道莫敢窮入村掠白廋
歸擁如花紅東衝或西徙突豕還屯蜂以茲廟堂愈聞捷
愈見原野蕭條空闖兵散逃歸無處倏忽來往如旋風个
中盡是奸細伏片紙能將山海沖傳開深恒間嘯聚復有
叢嗔日語時變騎嚇訛言同下自南陽上津門依倚要道
若喉嚨一聲鼙鼓四湊合中原內外恐都戎漲天機括誰
肯發傳者競學叔孫通苦言憂國便啞忌吳門誰識有梅

伏原驅馳皮骨敝使我何力懷耆學

趙州藺子坊

古道西風慷慨情千秋高義稟風生易令伯主終歸璧難
得將軍解負荆意氣能搖山岳重身名如脫羽毛輕烽烟
是處黃塵起慟哭歸人南國行

邯鄲行十四首 初四日

人生願望萬無已將相功成未云喜一朝雲陽將就刃不
如身臥邯鄲里去年曾夢困京華覺來一笑還在家至今
赤日風塵走正幸歸朝未及瓜回首初終忽自省當年欲
第作何異鞠躬盡瘁若可爲君不見壯士央腹還刎頸始

識邯鄲顛悴人算窮算達皆繇身將相何榮刃何慼逍遥
是處都仙真

二

書生何事罷求官祇緣富貴憂患攢虎口可投崖可墜學
道何曾得便安爲吾有身成大患撒手看來便如幻風月
聊稱得意荷聲名亦是危人棧不耐東窓詩酒吟西山采
薇終苦心但使肺肝能洗濯便是方外丹鼎相追尋

三

世上賢達多畏圖回首看之亦已徒况是利名原臭腐生
時曾帶此來無惟有本心真一點淨不能銷滌不污操舞

借之籠世俗逢干持此捐身軀君不見茅焦還是十九人一口豈令天下愚又不見董卓凶威逼二主殺者乃是親信三姓奴所以明眼客一夢遂永絕世途河沙汩汩日夜流先覺頻將後覺呼

四

車馬忽忽造大過平生懸慕後如何攀林拂石慷情多因思仙覯是幻現集自求君君不見捐與乾坤作顏面恒山高兮邢水深閣今成古古成今斜日輕霞照我襟

五

黃雲蒸堆空天地搞風刮塵沙浮遷高一劍懸空霜雪皎爲與官途割剔惱我欲從之身已老十年國事榮懷抱野魅妖狐不可道此時不討何時討拋身恨不盧生早

六

數日猨吟逸思飛不知身是去官歸機着怕說艱危事外自邊徼連京畿愜昨邸中纔休沐鬚顏生黑頰顏肥至今厨傳餘粱肉我僕瘦色如恒饑主是官廉我何預空手對人無是非何止邯鄲未易苦指目黃閣胡輕擲疑從頭慰行客行客歎息聲氣微亦知名聲勝爲官終覺還山少光輝學道難知音稀

七

大義喧滿京算輸還算贏輸者三月拋一鄉贏者黃金泥沙難買身無惡逆名仙翁向余吠此事古難成擧措何曾斬安昌遼海終爲皂帽行余說世盈虧早晩未可明武安不死曲江在人主有時涇渭清借君夢覺意冥我去來情秋風蕭蕭天已冷人間憤鬱將無平

八

昔年緣會滄河深岳陽遺勝動人心連宵魂夢與激發爲拋皮囊更熾琴人今來晩對邯鄲柳山野情神已衰朽十年學道費刮磨不知皮囊琴在否幾回擾攘沸縱横慷慨還偷此一生欲把琴心重調弄恐將山鬼野猿驚

九

或謂貂當怪掣肘何苦藩封執爭久是余美名余不受或謂城社奸謀奇外勢蹲伏內爲鴟是余罪過余自知兩者紛紛蠻觸起正使邯鄲人遇此是罪是名都夢耳玄晏先生道自存孫登長嘯復何言不如子雲投閣徒抱玄

十

我欲叩呂師入門先鍾離後見盧生臥三身何一時古來仙凡豈有格世間成敗知何數失馬頹然已老翁一任虛舟誰更忤若令世教無關切何用紅顏生翰羽彭祖徒能老年歲宋家兆殺希夷附燕山市邯鄲道千百皇皇誰不

誤試向此中剖岐路

十一

得意雄雌決丈夫當其始進莫摸胡若令始進少隨順直至壞國無返圖所以莊生寧曳尾韓子孤憤爲當途晉家互市錢有神蜀郡清獻亦成汚此是剛陽性可決終然點化由紅鑪碧眼道人暗裏覷時時幻景傳真符千里青林遥送客風吹蓬首也心蘇

十二

自咲世懐還脈脈殊慼回首邯鄲客因想邯鄲客腸熱豈乏通才閲世渾未第將無終第時利絆名牽一回劃至人

大勇難可擬方内方外俱自得昔年自謂脫樊籠倏來倏往徒踴躇秖白塵懐未破除莫道塵寰無仙籍邯鄲果與世人踈至今攀仰成何益忠孝深心便超舉君不見汨羅與釆石去矣乎去矣乎蒼烟迢遥太行色鎖雲封斷京華陌何處炎心氷雪釋

十三

玉堂若可常安居綠樹秋來應不踈但自壯懐各有以何必東門棨二疏古稱昇仙最得意平生萬事都須棄直到棄無可棄時蓬海瀛山那安置向來渴羡邯鄲名今朝幾見邯鄲情一彼一此皆幻夢由天由我待分明

十四

此道誰不曉此事誰能了盡屬郵亭心況當宦海杳朝來山野空濛色俄須光風漸開皎此時揮袂到家園老妻少妾相圍繞肯念投荒夢裡人紅粉生離去帷早邊微旌麾提携里榮辱相翻提飛鳥不憶囊者命懸絲且快從今別離少諸公曳玉儘成行不道干戈已擾擾秋空白日心蕩然天地非遐我非小

濠梁驛中作 八月十六日

古稱濠梁槃我過濠梁惡渡頭白日正在天城上悲風嚴擊柝達人何處更逍遥我欲輕衣訪寂寥吏人向前止余

步君不見衙前四面邏士馬妖人昨夜分首腰村中有歸卒自言去未經歲月千人死後一身存盡是同鄉健豪脖我從倉皇眞定過至今未審消息何渠言河北城晝閉赤子與官兢逞戈我怪此言何大急此人無乃奴中人村村恐嚇訛言同不然何事東剪西與未寧轎座上有酒斟壁間詩可吟夜聽烏啼妻皎月平明亟去尚寒心

濠堤吟 十七日

沉沉苦霧迷行境正是老年看樹影可令天地無晦明不如意時應自省驛旁忽見廣柳車知是[illegible]敗領遠家不爲利名身不困浮生空逐鬓成華塵沙拂[illegible]滿巾慷慨歸

來幸此身堤邊累累不埋骨景光傳說詫行人千曲高岡
萬灣水遥望　祖陵山氣紫長得烽烟静不颺寇夢山居
亦清美

三五七言吟 八月

秋山青白鳥明河水復淮水　祖陵更金陵南去煙霞殊
自得北來冠蓋如何情莫羡莊生眞放達始知永叔樂清
平

西番蓮 癸亥三月初八日

故友西番蓮種嘉死生情訣念年遐年年瓜熟還相憶爲
囑伊家莫送瓜

題宮扇 甲子五月廿六日

清泉隱躍御溝長片片飛雲出建章紫霧正當三殿合青
松不數五侯香天廻地轉榮懷袖日映風揮作景光鸞鳥
飛飛玉橋路方識龍鳳侍君王

石佛像 八月十三日

修龍宮裏特藏眞善虎雙前自在身何處大雄眞面目滿
巖風雪一癯人

火榴 丙寅五月初二日

千瓣紅花滿樹新開餘五月倍精神能從蟬噪風花後不
泥蝿聲朱紫陳徑窄獨依叢草地天炎難近賞花人試點

赤日開明眼爲與青雲照後塵

蓮花歌

揭來種荷餘十年今朝忽聞一枝鮮童兒徒行將往灌土
人扶病呼渡船知女入土不受厭知女濺水不受錢飄風
過耳能強幹赤日仰面堪對天卷舒豈是無情得早莫誰
將咲力綿一花一實自終始萬瓣萬鬚還鉤聯向晩臨厄
懷未已明朝汲水還來前

玉蘭再花 七月

新歲移來伴隱居何當兩度見花舒入門忽訝深春景開
戶眞疑對月餘豈爲紅塵多氣色寧甘白面向詩書芙蓉

茉莉爭榮日自笑何緣尚與俱

唐祠水西池邊有鶴展翅嗅之郁郁香氣到清和香
獨盛適與君俞諸客縱觀訝未曾有數載清齋枕
上恍然襲懷因書律

不識林間幾歲年主人庭下幾周旋彌空香氣花爲我一
道和聲響是天照日自憐毛種獨看雲誰占息機先揭來
望[illegible]棲處祇在盈盈一水邊
唐翁祠邊雲[illegible]拔雖近俗塵稀窓前和讀鳴聲在籬
外穿花步影歸品自凌雲應有獨心知流水解相依君家
世武堪追處五十年前此振衣

原缺第十五葉

炎塵紛亂後風清還件草堂深

昨宵微雨散清涼綠水朱闌曲護防我有一株艮自愛地偏三徑足餘香幾多白壁埋湘浦誰道青蓮放夜郎似此相看疑欲語問君何以答書堂

桂花去年此景擬赴秦闕今日此花能逢吳苑賦二律見志崇禎戊辰九月初二日也

眼看江南桂何如秦嶺芳　聖朝新德業通客舊鄉邦色似黄金借身將密葉藏莫言花意晩佳景逼重陽

感時思桂樹招隱不須詞白日照來久青林放尚遲酒留空北價客老倦攀枝惟有芳馨在風餘陋巷知

常女　戊辰十二月

落落高松迸戸邊飛飛多鳥聚詹前此中長晩焚香女破屋無床夜不眠

河中觀龍舟忽值雨作　己巳五月初一日

三千年後獨何情都爲懷賢唱未平百道旌旗作風勢徹天簫鼓賀龍行妖螭盡逐沙飈卷山澤還同草木明恰對歡聞人勝會雨來疑是洗塵兵

祇見欋闘兩岸邊有人賠裡哭湖川飛林忽與驚風會萬力誰將孤棹先工荷　聖明勤問道忍思漁父吹投淵歸庭對婦從頭說喜極悲來轉自憐

題蔣列卿彫竹扇[illegible]

世上紛紛小兒戲一身解作亂[illegible]揚眉吐月無不至誰將形影發天相棘刺針鋒千百狀蓬頭光芒吐氣象或爲傴僂或筋斗或逐風輪車轂走或伸拳臂或縮首或浴肩背或抹口或逞狂魔意抖擻或看局面遲佪久或作絲綸釣餌叟或施籠絡羣雄手或競奪盃攀桂偶縱有丹青最巧人描寫難令逼類眞運斤入竹何其神無師之智奚有夙十二三歲隨手畫至今世上誰能作春來花柳樓臺曉恍惚疑眞復疑幻使我幽齋獨覺羣兒嬲痴[illegible]炎風正無了

純臺表兄　戊辰十一月初八日

白面書生意若憐那知慷慨萬人前袖中寸刃平生事城上微行夜半天三月艱危　藩府共兩川命脈鎮城先歸來怕說功勞事野服蕭蕭六七年

玄晏齋詩選卷五

讀杜集 己巳五月念三日

今人不出戸空說古人心只一赴行在易說難爲任時時
艱苦路處處生死臨盜賊晝滿野蟻度山之陰盤紆晡空
腹四里絕烟林當年若白刃節烈有餘歆似彼岩畔殭痛
楚誰肯諶行人不遑撫室家杳無尋豈爲走一官軀命輕
微禽元首所在處手足須護深家難主人出童僕號可禁
當前或不死安坐反陸沉入蜀入秦篇酸惻不可吟

馬正所小像贊 六月初三日

累向長安何所作晝誦楞嚴夜思索歸來北棗不持南舊
屋三間敝如昨

雨中菡萏 六月十一日

一天霞采正流虹出水芙渠欲吐紅縱是連宵困寒雨終
然危幹獨凌風乾坤尚鬱胚胎裏身世都忘氷玉中惧徧
芳馨艮自愛晴光早晚總天功

紀事

當陽自是神明主旁攝俄從閣部宣痛憶 高皇功德在
喜還 列聖治平年
代來宮禁清除後宣起民間養育艱神武我 皇除大慾
片時風拂屹如山
天心無不還歸順人事那堪惡殆窮八月正當宮殿竣十
見方挾虎彪雄
恭儉七年仍漢景修攘一日舊周宣獨勞 聖主懷賢意
封拜兒孫只護前
滿世東林不共天要將流血浸東邊于今 恩詔頻頻下
安得忠寬起九泉
三千禁卒須臾掃九塞貔貅一 詔驅旋使蘇杭停織造
并令海內免田租
天上雙龍接弟昆禁中一 詔定乾坤六宮正賀迎長日

八表齊知 毋后尊
趨闕晨嚴子夜鐘平臺日旰侍從容君吁臣咈頻傳景邸
報元年十月冬
漳河玉璽說前緣幾作光歆符瑞年金爵送歸 明王賜
可堪名在壽屏前
擇帥懷賢彰 聖情法從貴近始稱平半年黃閣調元務
萬里蒼烟講戎行
新春詩書矯飾妖未如要典謗 三朝纂修縱有諸公在
哭淚應同焚焰消
逆情寧可細追論直通宜尼俎豆尊拜相禮臣親起草恠

來國子盡聲吞
水流雲影共山長依舊遊人閙夕陽師保文章千丈石姓名時在或時亾
一聲舊臂動吳門身死終餘五塜存當日奸雄知奪魄何時　明聖表幽魂
淸世誰能作董狐縱然尸戮恨難消二年莽莽孤臣骨半萬千人今歸路遥

詠古懷寓吳王司冠 七月十四日
沐浴有朝尊爲魯桑楓有情豈憎桓漢庭誅國誰先者宜諫梅公早掛冠

回思 七月十二日
回思甲乙歲天地齊倒掀虎狠口裏活刀劍鋒頭難死者且勿叙生者可惡言尚書及科道吏不論卑尊或作城旦春扼牽行里村或年老望八荷戈拜軍屯或逮杖五百指落吏無聲或坐贓數萬監累及弟昆如我蹤詞戌九月仍安存忽逢　聖明出赦詔滿乾坤秋盡折簪黃冬雪行野國回思當日事有聲還自吞聞有軍書下八日乜趣敦或係部劄促或私書數番或是當官者或多友窩論口日嚇雷公人人作章悍要將立道死毋得見改元或結徐州盜或結閻平原或誘我童僕或脩我弟舅豈意　旨內復前事忽平反一日此輩臣百身難叫冤有說丙寅夏逝　旨出星昏我若同逮者兩命如雖脉豈謂使忽返至今得饔餐祇見護前輩欲攪淸濁渾類存若卑存且有涕潺湲東林蹤同里高議豈能援比趙尙未死比張無贓受比黃少從返比毛免門闕我是是幸人仰天可自捫　帝曰齊女官再日女巫來回思當日事悲愧敢言冤

遼海行 庚午正月初七日
此時若渡遼海深好將萬里壯人心志士高歌還踴躍豈悠奴虜復南侵應思唐室驅遼海非是貪功忘年載寧將兵力殉窮荒天塹須留外藩在後來石晋失雕𢥠仙前山後烽不通宋爲勾金破遼氏竟招胡虜蹟燕中　文皇聖武起千古南闕北關盡中土相承二百八十餘中外東西坐安堵誰將百萬擲腴丘貨盡貂參不自豁百城片片頻輸去虜帳紛營海子頭翻思遼海屍堆塜何如京輔殲無種十十百百撲飛蛾巨耐胡天雪花擁一城一城破竹來我無餘力彼餘財撫順淸河前轍在至今尙道胡奴騎

續邯鄲行 正月十五日夜
我思向來事眞作邯鄲夢一朝世事突然翻雖有本心還不動戍報正月三日到我嘆此生始有身黃兵祖父顏可見久要兄弟今朝親小帽靑衫既府縣內外驚淚悲風辰

鄉色徃投撫院街市嘖嘖呼蒼旻或勸我嘗便近地或勸
我行百數緡我並回頭不一諾半年閒坐勝平民鄉人揭
球聲義舉我青散之彼愈頻劇金行賛到八千大江南北
聲一振時婦病疽困三月晝夜扶侍都焦脣婦痛略定便
愁戌家人哭淚常沾巾我則詩文細收簒我則易義重吟
呻我則整理簡冊舊我則記寫時事漸常時文思苦滯澁
數月筆走覺崢嶸一時未了誰可補一日能做便可欣戊
知寧夏路辛苦操江督促令更申豈有五年狀第客翻走
萬里荒野濱我愁意泄身便縲以玆默默不敢陳先索梁
肉餉我行一發再發色誾誾兩篇疏草幸早就一討横貂

一逆臣身抛龍嘴最上流心祝皇輿無限春從叔兩人來
訣別我復慷慨慰辞好友汪汪不能面見我慷慨咲顏
頻忽得　聖明登極詔萬事翻覆如轉輪仍荐枚卜仍除
職仍作迷途梳上人門外半里行不得座中數語聲咽屯
此身豈是服官具此骨惟應魑魅隣紫服金章難受用鄉
鄉何必向人詢

續能舟行 庚午五月一日

當年幾作投沙客今日仍爲擊楫賓遠水自波誰共濟急
流爭渡忍抽身人緣人衆能生力吾值吾時欲問津湘水
近看增氣色冷淵襄說共精神心當　明世人人醒志奮

同舟個個眞欵乃千聲排怒浪雲天萬里耀青旻家聽金
鼓多人聚老覺叙存與世新何必江湖問遠事且來街巷
趂遊人

做徽之詠鶴 庚午五月十九

終日閒雲望未歡無端粱肉向人貪人當吽野青霄覺魚
爲窺淵白日寒翅在儘能娛舞席嘴長終恐碍花欄空憐
世上求丹意錯向腰間一點着

續西番蓮 六月二十五

苦憶當年用藥甚蓮瓜書在念行懸療秋甜美瓜非藥瀧
火心清藥是瓜

膽石

環珮飄搖一羽人蒲團默坐且存眞身誰云天外三峰景片
石移來庭戶親

壬子歲謁

孔林後寧陽道中用朱陸和韻作改定以壬申歲
今日何如昨日欽回看寧有兩般心泉從涯合方成渡山
自崇高不見岑手檜依依杏壇邇吳場漠漠楷林沉低徊
盡日秋陽裡洞切無聞豈自今
終思對　聖獨欽欽半世尋求只此心行路方如無盡路
上山須上最高岑陋巷正依顔樂近浴沂纔識點心沉嘆

江南北聲一振撫院催文聲息急司道批草常夜啼姑
病疰困三月晝夜扶侍都焦唇婦痛略定便愁戊家人哭
泯常沾巾我則詩文細改竄我則易義重吟呻我則整理
簡冊舊我則記寫時事新常時文思苦滞澁數月筆走覺
嶙峋一時未了誰可補一日能做便可欣八月初五日戊
知寧夏路苦辛滿路宦官屢難受操江威令毒更逞豈有
五年淋筍谷翻走萬里荒野濱我愁意泄身便纏以茲默
默不敢陳先索粱肉餉我行一發再發色闇闇兩篇疏草
幸早就一討橫貂一逆臣身拋龍嘴最上流心祝皇輿無
限春從叔兩人來訣別我復慷慨慰諄諄好友汪涯不能

面見我慷慨嗟顏頻簏箱借人裝若辦尺符下府點驗頻
忽傳　聖明登極詔萬事翻覆如轉輪三年病臥家園裏
邯鄲有夢不成真仍荐枚卜仍除職仍作迷途枕上人門
外半里行不得座中數語聲咽屯此身豈是服官具此骨
惟應魑魅隣好補我黥息我刖邯鄲何必向人詢

奏議引

癸丑夏之正陽月

天子採廷議

特簡先生視禮篆不踰月率

諸屬司事者質之士神勿

以私意妨大公勿以聽矚

干清議夫直道而行之人

原無忝聰明正直之神於

此悖謬人道滅矣天地神

明是糾是殛自是巨細必

核往牒必稽壹意擔荷無

敢失隊先生雖明敏天授

乎每遇稍疑難不執已見

必與諸司從容商確有一

字合窾者不難改容易之

至有各陳意見紛紛未定

終惟先生片言決之耳部

中

大典禮大關係如改正

代藩長幼之分解釋

楚宗久抑之寃皆慷慨奮
言以諧僉議至
福王之國一事幸賴
皇上神靈睿斷如期竣事乃
數年來爭

請不得去秋及冬適朝兩合
請又幾不得先生一片血誠
眞可對于天地可對于
九廟夙夜兢兢惕惕毎與諸
司相語未始不嘆息泣下

而神魂夢寐以之矣夫寧
家視國即家且不有夫寧
身視君即身且不有而又
何論于爵祿名譽之外乎
甫一歲諸司彙其奏議成

帙登之梓蓋非志其文詞
馴雅夫亦事體所關有不
容不存言以案者且并志
先生之眞誠于片楮間也
余儕不敏無能爲溢言第

叙其梗槩如此

甲寅孟夏月吉旦禮部儀

制司郎中洪世俊等謹述

諸君所言不佞殊跼蹐不

能當清夜思之徒媿汗而

已入部雖未久乃煩詞無

當上不能感動

宸聽職守多曠更所惴惴若

言之不文祇其餘耳第部

事所關有不容不存片言

爲他年證案者恐吏書添

改字畫故不辭災木聊行

數冊與諸君共商質之

聞斯愼行識

儀制司郎中洪世俊等

祠祭司郎中林　宰等

主客司郎中潘潤民等

精膳司郎中賈之鳳等

同校

玄晏齋奏議一卷目錄

二卷

三卷

玄晏齋奏議第一卷

本職以淺劣無能謬蒙
皇上任使叨在佐禮今又署篆一應衙門事
朝廷典則本部條列職日夜小心恪共尚虞不給如或有
徇一念之私至壞大義之公者　神其殛之即諸行事
世間清議自不可泯聖人云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
行也敢不博采若暗地營求斯人鬨說罷風競長職期
洗心慎守肅清斯獘如或有徇一人之私竭至壞大義
之公評者　神其殛之　神聰明正直昭鑒不爽職今
已矢誓不敢渝如有違背罪無所逃避謹

告
諸司掌印官同此志者并望共書名
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孫慎行謹告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署掌翰林院印信
孫　謹　奏為邦禮隆任庸劣難勝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重　大典以安愚分事臣接得
聖旨孫慎行陞禮部右侍郎兼官照舊著掌該部印務欽
此臣忽聞
恩命惶恐驚汗臣唯禮國之維也治之紀也
朝廷典禮四方風教事事各有條理在在欲中繩度必得
夫博大通明方聞有道術之人焉而授之典司之任乃
可以倡百司明三禮和神人輯邦國而不疚于其職業
臣本豎儒叨

皇上培養雖十九年於茲而寸長無有詞曹忝竊方愧素
餐禮務殷煩奚堪當局職之不舉官之速謗臣所大懼
且以臣衙門所可屈指睹記在南在籍科先于臣者有
人焉資先于臣者有人焉猶未即登用而臣適在邸忽
焉承之責駑馬以奔走望鉛刀以剸割寧不上負
恩綸下慙　朝列該部設有尚書左侍郎臣思
聖明渴治　簡用者碩亮無乆虛然臣若居一日之職便
當受一日之責倘負一事之託寧止蒙一事之羞為是
憂如烈焚仰干
天聽伏乞

皇上別選高賢居表儀之任容臣仍以舊職供事庶微臣

無淺才妄試之譏而

聖明收委託得人之效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六日具奏初十日奉

聖旨孫愼行着遵旨到任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　等謹

奏爲重任難堪伏乞

皇上點用禮臣事臣奉

聖旨孫愼行着遵旨到任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

菲業已力疾到任然臣終自維度行能不足爲人稱謀

猷不足爲時效況　國事多艱淺才罔濟該部先推有

尚書二員伏乞

皇上卽點一員前來掌管印信凡一切部務使賢者主之

如臣不肖式而儀之智者謀之如臣愚贊而奉之非惟

臣安分誼免咎過之微心實　國家整飭勤起叢挫之

大務也左侍郎亦乞

勅下吏部卽時推補

四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具奏

題爲　國家重典久滯
聖明廣斷宜新仰祈
皇上亟採實行以振一時頹風以保萬年隆業事臣維國
之所以長安而不敗人主之所以極高魏而常不覆墜
唯有典禮以相維持唯有精神以相整飭而已典禮之
維持也尺寸高下具有軌則雖天子不能以輕廢置雖
臣子不能以私從違精神之整飭也弛張通塞定有機
神雖萬務之賾可坐握之片念之中雖積蠱之形可立
起于一朝之際臣伏覩
皇上聰明聖智何所不洞剛徤神武何所不勝而十數年
來典禮廢閣精神萠閡事事多有危機人人一無固志
其關治亂頗爲迫切頗所不預臣職者不敢及卽預臣
職而或細小者尚不暇及如
皇太子春秋方富典學正宜日新而不出閣已經八年
皇長孫角丱伊邇卽學已爲晚計而出閣未聞一議夫
以學爲治治猶患其不明未聞不學而可以治者也以
豫教爲學學猶患其不成未聞不預教而可以言學者
也此臣所心憂而關治亂之一大端也　福王之國淹
有歲年諸臣舌敝脣焦僅得一明春舉行之
渺然期尚未定也莊田之置業如　潞府廣請矣

皇上不一裁其請又欲多取數焉至　瑞王弱冠久過而
婚冐未定吉此于先後緩急何懸也夫　宮庭父子之
間情固有鍾義實有坊不得以意行以意止亦不得以
意廢以意新家之不訓國將何覯目前之不飭後事將
何極此臣所心憂而關治亂之一大端也
郊
廟享祀二十餘年未聞　躬親其于　天親精志幾不屬
矣而遇一番大災更多一番剝取不務迎和反速戾焉
諸天災地變物怪星妖無歲不告無地不告直泄泄視
之耳伏思
祖訓所謂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下修人事上合天道者百
無一有夫君于世無不懾而天其主宰也若天戒不嚴
其何所復嚴政事翕張無所不自得而
祖德其法程也若
祖德不惕其何所復惕此臣所心憂而關治亂之一大端
也周官典禮實和上下本部職掌凡
詔旨之下皆得司之頃以羣臣激聒下
旨切責名爲禁臣下之自相紛囂實未見
朝廷之畧有採納夫别其當理則非理者自懟錄其可用
[illegible]卽諸不可用者競勸今一概切責使下之積素憤也若

大川之壅塞有不勝一潰之憂又使下之達皇帝閽也若
九天之廖廓有不可終排之勢所幸
祖宗德澤公議休明有志者必不至以唯諾取容比周持
祿然而傳之
詔令非所以使四方聞編之史冊非所以令後世見也此
又臣所心憂而最關治亂之一大端也凡此皆舉世所
共知亦諸司百職之所屢言者也然諸司百職能言之
而不能異
皇上之必行臣即欲無言而終不敢謂
皇上之可不行謹先陳梗概揭典禮之要歸以精神悟達
愚竊以爲行之則治不行則亂急行則治不急行則亂
事事設誠致行則治一事不設誠致行則亦易亂唯
皇上鋭然思理淵然念過一洗近日之波靡而還前時之
清朗此臣所大願也且上下之間言語出入全以精神
洞達爲貴言是即庸否即汰言當行即行否即徐議要
令臣等可望形而知之亦可齋心袚慮而承之若漫不
加省便爲長怠之資即牘不停陳何用具文之套夫唯
去此之習而後功業可以增起瑕釁可以潛消此又臣
所大願也善乎蘇轍之言曰聖王欲久其尊則守之以
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若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
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臣誠不
忍以
聖祖所艱難拮据親創之天下而
皇上優游大内百務爲弛絲紛不理之狀竟日復一日而
不可支持也善乎葉適之言曰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
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臣誠不忍
聖祖所艱難拮据與諸臣共事之天下而
皇上神聖獨行群情盡渙瓦解立見之形且將歲復一歲
而不可收拾也若目前事務所急屬臣者一曰勘科場
之弊一曰什　楚宗之繫一曰正　代藩之立三事其
最要者已夫科場事
皇上方以過求爲戒臣敢不以守法爲公不抗不苛要于
平明以定衆志臣不肖願矢心圖之併與諸臣共酌之
楚宗事
皇上有勘議之慈臣敢不急下流之待或臧或什要于平
明以洩衆忿臣不肖願矢心圖之併與諸臣共酌之此
不足復煩
君父慮也唯是　代藩之立冑滑冑莎共係厥子長幼曉
然已經題明
皇上胡不即下

明旨正其統嗣夫嬖寵愛少　代王當受不少之誚
于長與莎當伏不弟之辜
皇上不裁以大義加以明法而反爲之需忍不斷古云涓
涓不絶漫漫若何萬一天下　諸王皆有寵少效尤而
起
皇上將何正之夫綱常者天地所以生人命討者人君所
以持國有如愛少干長大無禮如　代藩而不加訓治
皇上獨何以持天下此亦臣所心憂而關治亂之一端也
然此亦舉世所共知諸司百職之所屢言者也唯
皇上斷而行之無俟臣復言可也臣草茅下士何知朝禮

蒙
皇上植在史曹近又拔置禮貳真如畚負然而狗馬戀衷
有實不能躭燕堂之安忘憂天之志者諸所陳説望
皇上一一厝行有不即行臣當時時補牘不敢厭瀆不然
而人將謂臣之有言也與不言無異又將謂　國之有
典禮也與無與禮無異日覩敧傾不爲竭盡豈不大負
國更負
皇上之恩知哉臣寧爲戇爲戇以取譴　清時終不忍爲
泛泛爲容容以覥顏顯列
四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具題

題爲　藩封典禮殷繁乞　早定吉期以便治辦事奉
旨　福王之國期在明春欽此臣部通行各衙門知會訖
臣等皆忻喜加額見
聖明有銳行之斷諸臣無俟勸駕之煩矣之國禮儀臣部
職掌竊思　冊印冠服車輿器械非可旬日而辦即冊
船之具多在江南三四千里外其來也亦必數月而後
能至目下得
旨行文催赴初秋進發春明方可以給用如此　時之甚
迫而勢之不容少緩也頃已兩月餘不聞
明旨亟定行日而莊田四萬頃屢屢催取在

皇上固無料理實事明示天下以必行而在諸臣且憂
浩蕩深慈未免責天下以難副奏　請遷延久稽正務
臣之愚竊以爲行止大事豈以莊田財貨爲遲速自可
不必慮也且就莊田一節論四萬頃之數幾跨一府數
州縣之地目今廢地無有田何從給且
祖宗朝未有過數千頃者四萬頃之例止自　景　潞二
府今所奏上其于四萬歲課業如　潞府矣諸臣之奉
命已恭而將事最稱矣如是而猶取盈焉不止豈子之愛
可特加諸弟之上耶豈
累朝之待子皆不必厚而

皇上之待子獨當加異耶臣誠不願　福王之初就藩從
有此渝涯之分量也至自行徵收則又
祖制所嚴禁臣查　會典一則曰　親王原有額設官攢
布按二司督同長史兩平收受一則曰　王府官員內
使旗校管莊人等干預撥置并擅自差人下府州縣催
徵騷擾者旗校人等發邊衛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
請發落若輔導及布按巡守縱容不舉并府州縣聽從差
人騷擾者俱參問此非徒爲愛小民也正所以愛
王國而樽節之安全之不使其張威流毒小虧盛美也
皇上顧不念此而反欲令自徵收貽　福王以大不安耶
萬一騷擾生患此時而欲一一奏
請纔行禁戢不已晚耶臣等一諍之不能而終年諍乎凡
逐事事而諍乎凡此皆非土田事也　典制所在
皇上當思畫法則傳久遠臣終不願
皇上之初封子輙有此駭衆之施爲也伏祈
皇上早諭欽天監選定吉日中外臣工庶可灑然夜灌行
事更祈
皇上動思典制寧加裁約毋過索取寧愛　福王以德義
毋過狥之姑息使中外臣工曉然知
皇上之于籌筴明而討　國家遠也豈不休哉臣今不及

其言倏忽秋冬萬務冗劇期之將迫事之不戒臣何所
逃罪
四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具題

題為欽奉
聖諭乞
明勅擇吉以叶羣心并乞再
勑各衙門速行治辦以成　盛典事昨早
聖諭内閣
祖制親王之國舉行在春今年已踰期昨已諭卿在于明
春舉行必不再遲臣有以知
聖明金石之堅風霆之斷凡大小臣工無不欣然而色喜
且恬然而心帖矣之國事宜臣部職掌計今及明春半
年之光陰頗為易過百凡之料理殊為難措諸凡府第
應設文武官僚各有員額内官内使護衛旗校人等各
有名目儀仗祿糧船隻等項尤非可以倉卒而成苟且
而應俱宜遵照
祖制會典預先造辦各有次第臨期舉行方不缺悞即昨
奉
旨莊田畝數該部自應奏報然臣之意以為正不必待彼
之奏報而後行此之申飭也如必待彼之奏報則人心
尚不免于驚皇倘不急行此之申飭則事情終不免于
叢挫伏祈　即渙綸音令諸司立為措辦至春日行期
或俟新曆之

頒容臣行欽天監擇日徑自具
請或即令行欽天監預為選擇臣所[illegible]之事也萬一奏
請稽遲工力擔閣即諸司俱不免罪而臣忝禮官尤為罪
首無所逃矣等因
命下行各該衙門遵奉施行
四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具題

恩爲忠正當申褒揚未舉謹剖愚誠以祈
照郎事巳故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先經撫按具疏題
卹并有咨揭在部送司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竊惟 國家
所以鼓舞英賢使人爲善不勌者生爵命死卹謚兩途
而已爵命榮人止于一時卹謚榮人貽于百世是以哲
人瑋士寧祿利不覬而履繩蹈義終尺寸不敢渝寧受
挫辱于躬膂志以沒而清貞拔泥汙慷慨薄雲漢一種
耿耿不磨之意猶有所伸而無大憾悔也如巳故原任
侍郎郭正域曾屢推禮部尚書未蒙 點用衆情方謂
蟠泥之虬藏山之璞積久必彰乃遽先朝露今巳年餘
而三泉之責無聞一惠之稱未顯臣心竊悼之照得郭
正域望著詞曹勞深講幄西昆揆藻波瀾闊博無涯南
國作師模範端方足迹寒業蕭然侃衷較著力扶風教
絶無曲狥于當途志亟澄清竟爾摧殘于歸路幾作風
波之九死終虧纓冕之三旌以臣所親睹記諸臣所共
推舉詞臣中伎伎錚錚未有如郭正域之彰明綦特者
也昨年後死者如劉日寧業蒙
皇上賜之祭葬并與易名而郭正域尚未得一霑
聖澤臣心更爲扼捥以位則品正同官以人則望尤先著
以德則平生貞白真足相當以遇則末繭崎嶇倍爲獨
阨舉世方有人之云亡之歎唯臣亦有物不得平之鳴
條撫按巳前具奏外茲特陳
請伏希 陛下
明綸章茲顯節使人知好修者雖見挫于私猜而終伸于
公論又使知
聖明恩顧雖不顯用之生前而終大庇于身後也遵查兩
京三品官病故者不分在任致仕俱照
武宗皇帝聖旨與祭一壇減半造葬節奉
世宗皇帝聖旨依擬欽此又一欵
特恩所加如侍從 春宫日侍講讀閒陳有勞者于本等
品級内量加一等如無祭者給與祭一壇無葬者給與
半葬應半葬者給與全葬今本官侍講劾勞日久相應
給與全葬
特恩所加請自
上裁其贈廕係吏部職掌移咨聽其議覆至於易名之典
乞照近令劉日寧事例竟與褒謚其妻張氏合照例祔
葬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湖廣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
祭品香燭紙就 遣本布政司堂上官一員致祭仍咨
工部照例造墳安葬

四十一年六月初六日具題初十日奉
聖旨是准照例與祭造墳安葬張氏祔葬還與他謚

題爲視學急務亟勤勸學微忱宜採事臣惟天下有精
明振作之氣則 國家日就於治有廢弛因循之氣則
國家日就於亂治亂機關惟人主所操握凡百政務莫
不皆然而於學爲尤亟學者所以究往古之得失證當
今之是非析政理之機宜洞人情之變態不可一日弗
務者也精明廢弛於是焉在臣伏覩
皇上文華不
御 經筵 日講不
親蓋二十餘年矣以
皇上聰明天縱無不洞達然而學問之道愈務則愈覺其
開明愈不務則愈覺其壅塞不與賢士大夫親而宴安
之懷啓沃少矣不與典謨訓誥親而玩好之進汩溺多
矣然在
皇上猶有可諉者曰 靜攝日政日剖而講義未嘗不日
覽也若
皇太子百務不關正可專意于學而不出閣且八年臣愚
所不解也謂學可弗務耶則自古明聖未有不終始于
學者又謂學可弗就外耶則充茲左右誰復能開導以
學者夫以燕朋求繼美以 深宮求作聖不亦難乎臣
故亟以講學爲

皇太子之學也至　皇長孫齊齒又九齡矣在古人生八歲
則自王公以至庶人子弟無不入小學者即今士庶家
凡六歲無不出就傅者況以　皇長孫之重而可令經
史弗習禮度弗嫻坐荒童年之智慧不端蒙養之工夫
耶臣故亟以講學為　皇長孫望也今當夏末涼風之
生倏忽間耳況奏
請上下動以特日官寮建設儀節講求非一朝夕臣職在
典禮所為効匡直之愚者惟茲首務伏望　速允臣之
請令先擇吉設官以初秋出閣
皇太子於文華東廡　皇長孫於西廡而
皇上或時　臨殿上不則朔望間臨即群工靖獻當益奮
皇太子　皇長孫就將當益新而
皇上以躬行之美崇儒問道之誠怡骨肉于一堂萃休明
于三世其為吉祥善事蓋有萬萬尋常者矣夫
祖子孫共聚在人世果為美談即我　朝
列聖亦不多值而
皇上方五十鼎盛之年值[illegible]之慶宜如何兢兢業
業而持也可復恬嬉歲月于[illegible]一不加意于勸學為心
加省耶夫及今而不今
皇太子　皇長孫學更以何時學耶且臣之所憂又不止

一不學之敝也今天下人心携貳政理睽剛財用单虛
夷狄窺伺其因循廢弛之氣蓋藹然幾極矣及茲以講
學振作之朝夕勤勤乎一堂之上　宮庭可以不貳臣
主可以常親大小機宜可以間相講析將廢弛一變為精
明即長治之機未必不于是握也不然而臣工常望
天顏不可即望
皇太子　皇長孫之清塵茫不知動息遠聽聞風將謂
朝家蕩無典則今日於學如此異日於政何如焉其勢寧
不止於一不學之敝而已臣狂瞽愚心憂危實急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具題

題爲 儲教萬不可廢 出閣萬不容緩懇乞
聖明俯賜允行以弘治本以定人心事儀制清吏司案呈
到部臣嘗竊聞諸人言凡占家運者占其子孫之賢否
而已子孫賢否雖子孫所自爲而祖父之教實先之故
民家苟有擔石之儲無不思爲課讀之計者若其家温
業厚而漫然置子孫于不教則旁觀者無不駭而異之
共所與共休戚之人無不捫心而憂之苦口畢力而規
勸之矣然則
皇太子 皇長孫之爲
皇上繼體爲天下根本雖其聖性高明得之天縱然世未

有不由學問而可成身成德者今見
皇太子不出閣已有年 皇長孫之出閣且無期嗟緊一
著曾不究圖諸士民遠聽者之駭而異之大小臣工朝
夕在廷者之捫心而憂之苦口畢力而規勸之者宜如
何迫切也臣敢不殷勤其說於
皇上之前乎臣不暇引前代即我 朝
祖子孫聚慶一堂無如
成祖文皇帝當時
太子講學時卽令 太孫讀 文華殿後選名臣楊榮輩
爲講讀又念 太孫生長深宮不習艱難 特製務本

訓示之篇一書成輒以 賜
太子及 太孫勤勤誡諭其詒謀燕翼最爲弘懿夫以
皇上之聚慶直
聖祖同符豈非千載一時哉然
聖祖之於 儲訓若日不暇給而
皇上之於 儲訓顧漠不加省
聖祖當干戈倥傯之際銳意琢磨而
皇上以承平宴安之心坐虛歲月夫有非常之福祉而反
不免積非常之叢挫臣愚之捫心而憂之苦口畢力而
規勸之者更不宜在諸臣後矣臣前業具疏懇

請未蒙
皇上俞發序屬新秋學應伊始及茲而 亟定出閣之期
臣愚猶以爲晚臣又伏讀
仁宗皇帝之對侍臣曰
朕自十餘歲親侍
皇祖側見所製
祖訓皆數更易而成凡閒暇卽
召 太孫及諸 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
朕寤寐不忘可見
祖宗家法無不如是而今顧尚缺如夫令子孫有不學之

今義胡可訓臣不能爲
皇上解也貽 國家以不學之漸胡可長臣不忍爲
皇上願也古云正其本萬事理又云一人元良萬國以貞
夫一事擧而百事擧一事廢而百事廢者誠無如務學
之爲急
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具題

題爲再懇
聖明速行 瑞王婚禮事臣竊惟詩首二南爲修齊始其
婚姻之正而以時也爲之賦桃夭而曰宜其室人其失
正而不以時也爲之賦摽梅而曰迨其今兮蓋時不可
踰而禮不可緩也如是今 瑞王之年已二十三矣淑
女之選又四年矣朗舘尚待聚室未期諸臣言者數數
即臣部催
請不啻再三而
皇上屢不報臣愚不能測也如以臣言非耶則嘉禮之愆
期甚矣豈宜遲而又必如是如以臣言是耶則[illegible]
屬望殷矣豈宜忽而不省如是臣愚以爲
皇上政務雖繁而綱常之正廼政務所宜獨先且今否鬲
雖多而父子之間尤否鬲所宜蚤化蓋孔子誦棠棣至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曰父母其順矣乎於此見血脉
相維而情之有必感也今以 瑞王之齒尚不得諧妻
子之懽則以天下想
皇上之心其於父母之念宜何如哉夫宇內匹夫匹婦
皇上無不欲其室家完安者卽或怨曠有向隅之苦
皇上宜爲惻怛不安於心今何至覩子媳之婚配若罔聞
然臣愚不能解也臣查得 先朝婚禮多有以八月行

者伏惟
皇上速渙綸音擇吉舉行毋令衆庶有以窺　國家情意
之疎而典章之缺
四十一年七月初五日具題

題爲
聖壽方隆普天共慶懇乞
聖明特惇　内廷典禮以慰群情企望事本月十七日恭
過
皇上萬壽臣考
祖制帝王生日先于
宗廟具禮致祭然後序家人禮百官慶　賀禮畢　筵宴
是則家人慶賀先于外庭所爲聚　宮闈之孝敬增
陛下之懽忻典禮章明
累朝未之有易者也

皇上深居靜攝幾二十年凡遇　朝賀一概罷免非特臣
工日遠于
天威即
皇太子　諸王無由親承乎色笑一體之睽隔久矣今當
萬壽聖節諸慶賀筵宴等事可復行罷免漠不一接如前
數年時事乎
皇上前諭以爲
皇太子天倫至情何疎之有茲遇大慶如
萬壽而漠不一接欲趨蹌而不得希款曲而無從則
皇上之情不疎而迹已疎矣即

皇上以爲不疏而天下見爲甚疎矣見形祭彤競相揣臆
不知
皇上何因而疎外一體如是夫以
皇上所享
祖子孫一堂此眞慶之莫大者也有莫大之慶而徒使天
下生無因之疑臣愚懼焉除臣等大小文武百官各候
明命恭待
聖駕親臨受賀外伏乞
諭令
皇太子率𢗡諸王及 皇長孫先序家人禮旣 筵宴奉
觴上壽一如
祖制以共承
聖母至孝也以和洽子孫至慈也以撫事與懷勸行諸禮
至仁也從此而否鬲化于 宫廷令聞揚乎海宇至順
也
皇上何靳而久不爲此臣愚無識典司佐禮旣不敢爲三
祝之説以賛豐亨復不能爲千秋之鑑以規盛美竊以
爲天下覩國國覩家家之情有携貳而欲天下之無携
貳不可得也家之禮有曠缺而欲天下之無曠缺亦不
可得也故敢輒効其拳拳蓋修齊得而後治平效寔今

月
皇上休和天下一大機栝
四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具題

題爲選婚久稽再懇
聖明速諭舉行事臣嘗誦風人束芻之詩序者謂魏國男
女有過婚姻之時而後得遂婚姻之樂者其言曰今夕
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蓋感之切而喜
之深也夫人情有欲盡爾即
天子之子豈獨異齊民而　惠王之年已二十即　桂王
之年亦已十七曾不聞有良家之選以待嘉禮之行此
其故眞天下所不能窺已且束芻之作序者以爲民貧
不得已而至過時耳今以
天子之子而不免有凡民之累且又有過之焉臣愚不知
皇上宜何如焦心也禮稱合男女必當其年今民家女子
至十四五無不嫁者
祖制　親王選婚定以十五歲亦良有以今即日下下
旨計淑女之可配者其年定應少五六歲或三四歲以此
而籌更不啻燃眉急已臣又讀易之家人其五曰王假
有家交相愛也而其初曰閑有家悔亡夫非閑則不能
爲愛然非禮則必不能爲閑故古帝王爲子孫慮久遠
所以養壽命之源防淫泆之流者惟婚姻得失爲兢兢
皇上誠撫　二王之年能不念及禮之闕邪且天下有迂
濶而不必行高遠而不易行者即再三遲徊或不爲異
今以計當於室所最急最切必不容緩之務而使臣部
勤勅轉不若最艱最大必不易行之言臣之心又用是
爲　國惴惴已臣前屢具疏
請　瑞王婚禮尚未得
旨今又懇陳如此臣考
祖制有　親王二位婚禮並八月內行者今况積而
三王又皆不可少稽臣故不辟瑣瀆惟
皇上速垂聽採即　國無曠禮之象而臣亦無在
朝不言禮之督
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具題

題爲三懇
聖明乞
諭
皇太子　皇長孫及時講學萬不容緩事臣前冒數數具
疏以爲凉秋新序務學宜先述學問之緊關與
二祖時
太子　太孫出閣之成法言之不啻迫巳乃
天聽轉高
温綸未降臣等切切憂皇不能暫巳心竊維度不知臣之
旨巳冒經

皇上之睿覽耶亦未冒經
皇上之睿覽耶如巳經
皇上之睿覽則以
聖性高明如此之大政務而行止不加分白臣所大懼也
如未經
皇上之睿覽則以臣部職掌如此之特陳
請而通塞莫知機緘亦臣所大懼也日復一日月復一月
如凉秋不講則今歲更無時講矣如今歲之懇
請不得
旨則他時之懇
請亦無時得
旨矣自古無不銳情典籍之
帝王亦無不留心訓教之
君父臣念之安得無懼況今之時勢何如也大小臣工有
言不肯有情不核行者莫安其位居者不固其志蓋幾
於孟子所云下無法守之時矣所望易弛廢爲清明飭
紛濁以寧一獨恃有
皇上之道揆耳誠及今急急
皇太子　皇長孫勤勤就學漸漬　聖賢之途屏斥宴逸

之事使大小臣工皆知
皇上之愛
皇太子　皇長孫以德義而不以姑息也如此其作法於
勤而毋啓以惰也又如此其誰不灑然拔濯以共砥奮
於清時此於養正可謂以勞而成逸此於治術可謂執
簡以馭煩者也且
皇上前有御札諄諄謂於
皇太子天倫至情臣等誰不欽信但思一就學之務初何
拂意難爲即一諭學之
旨亦最轉圜易下而累疏爭之不能得多人爭之不能得
皇上雖戶說聆諭欲令天下釋疑於庭之否而不可得也

古稱以言示人所喻乃淺以行示人所喻乃眞
皇上胡不急以行示焉秋風薦爽已幾月餘
萬壽呼嵩亦且伊邇出閤之
旨一下來 賀百官見聲明氣象一旦改觀其所慶
元良之懋正學 世德之光華不旣多乎臣愚叨
皇上作養有年當思草木尚能酬效頃又罷之禮官臣非
敢以儀文疏節迂濶無當之言屢瀆
睿覽也誠以爲 訓教不輒則天下萬民萬事所陰受其
賜者無涯而
皇上之所壽 國脉於父長者亦永永無極

四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具題

題爲 儲教舉廢治亂大關四懇
聖明亟諭
皇太子 皇長孫講學事臣前以
皇太子之不出閤已八年 皇長孫之齊齒且九歲冊二
以講學
請數月來
天聽轉高
命旨杳然雖曾
諭輔臣出講等事已知道了然又經月餘未見舉動秋色
漸深涼風漸厲時下不學更待何時

皇上忍令
皇太子從弱冠後遂目不親經史面不接臣鄰漠然寡居
玩日愒月使天下後世謂不務學之 儲貳自
皇太子始耶又忍天下後世謂有不嚴 儲教之
君父自
皇上身始耶然此尚其名也而非其實也古稱學于古訓
乃有獲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故學則爲聖賢爲高
明上達不學則爲衆庶爲尋常下達天下大器萬幾至
煩億兆至衆雖使高明上達者馭之猶懼有蹈而勿斯
危墜而難勝者

皇上忍令
皇太子之終疎于學問眛于古今在今日則元良之弗端
在他日則治安之無策耶又忍令我
朝聖聖相承寔暑弗輟夜分廼罷憂勤典學之深心遂一
朝蕩然而莫之延續耶夫
皇上從
御極以後二十年之前　經筵日講固未嘗旦夕弗臨也
今
皇太子于潛邸如此後將如何
皇上于今雖　經筵罕

御而講義未嘗不日進諸司奏牘未嘗不日閱覧也即無
學之文猶庶幾少得學之實以故聽斷常懸而疏觀不
廢今
皇太子于學業先歇閣如此後又將何如臣言及此固不
必問燮理于庶務察渙萃于輿情而天下治亂所關大
本大原之地眞有不勝其寒心銷骨者矣夫
帝王之學與士庶不同况
皇太子春秋已壯寧當伏首呻吟如少年時以臣愚應除
聖賢經籍所當日進講外我　朝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
宣宗章皇帝
孝宗敬皇帝
世宗肅皇帝嘉謨懿矩邃意精思載在
寶訓炳如金石可尋繹也今宜　亟選講讀諸臣時得挾
冊分曹各講觧于前使見一美行則欣然思所則效聞
嘉言則凜然弗敢違悖而又須參之以司馬光資治
通鑑眞德秀大學衍義舖陳事實究竟指歸以傳極往
昔之善敗爲當今之法鑑夫
皇太子誠一日學則他時天下之陰受其賜者不知幾千

萬日誠一事學則他時之可以秉燭而照迎刃而解者
竟不知幾許事以此之最切要而
皇上寧不留心議舉臣愚以爲
皇上之計疎矣至　皇長孫所宜講讀亦自有
皇上
皇太子前時之課程在夫當宜學之時而不使之學慮可
學之力而不令之用于學此眞當今一大缺佚而毋惟
諸
請者之紛紛不已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子之志
也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明王之務也唯

皇上憂亟神焉臣愚不勝激切悚息待　命之至

四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具題

題爲之國

大典吉期未定謹敢合詞懇請以便啓行事前奉

明旨福王之國期在明春又續奉

旨之國定在明春必不再遲赫赫

王言大小臣工無不信之欽之矣然數月來吏部有長史

等官之請不報禮部有吉期之請不報兵部有船隻馬

疋之請不報至戶部有莊田四萬難盈之請非唯不

允又嚴加催索大小臣工無不轉相驚駭以爲自秋徂

春曾幾何時而尚遷延不決也則又無不共相憂歎以

爲

皇上得無故遲其事而以莊田爲名耶夫莊田決無可索

決無可盈臣等前言不啻詳已而

皇上不俞臣今復敢以勢以理明爲

皇上陳說迄今大水災傷近自畿輔遠及山東河南湖廣

等處無不見告當此之時人有餓莩之憂國有流離之

景盜賊横興奸邪窺伺雖蠲租發粟以賑貸之以安定

之懼其難也而欲急索莊田中家以上少有恒產者誰

不各起疑猜而廣告訐投獻之[illegible]萬一索之而天下

之民心騷然動矣天下之脂膏愈侵愈剝即　國家之

壽脉愈斲愈削是

皇上徒愛一子而忘其愛天下也非徒不愛天下又不自
愛其國家寧有此等苛求而禍亂不立至耶是臣等以
勢論之而萬萬知其不可也夫爲人父者誰不愛子我
朝
列聖子孫土田各有分限意最深遠今百萬餘頃之稞租
以名不如景府而以實則逾潞府多矣其違
祖制亦已甚矣天潢日衍一日則養贍日難一日養贍日
難一日則裁制宜日嚴一日今不望加嚴而更益之濫
觴痛百姓以肥子非所以爲仁
皇上之諸王衆多　諸皇孫又衆多曾不通爲商確非
所以爲明請乞無已滔縱其心使　福王樽節共順之
德不彰非所以爲慈身當作述訓正不聞謙抑不開而
徒欲分封之土田廣行盡掩
二祖以來之枝泒而遠過之焉非所以爲度
皇上試一深思其忍終爲此否耶是臣等以理論之而萬
萬知其不可也夫以理以勢皆所不可卽無論與之無
具假如數百萬頃莊田業已現在而安然與之以去其
于　國也不過爲亂政亟行之國其于臣子也不過爲
事君無禮之臣子而已古云小忠大忠之賊也今敢不
爲忠祗爲賊乎又云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上下能相成
也是以長久不敗今財用单匱中外難支勢不終日敢
復不匡救而以階之敗乎臣等忝在九列各有寸心屢
皇上之叅養而不顧
皇上之是非叨　國家之官守而不顧　國家之奢敗卽
萬死有餘責用敢合詞陳請竊計目今新厤將成無可
需待望　速令欽天監擇日
欽定行期莊田之數望卽加報罷諸凡事務
勅百司一切俱從簡約俾　福王得以懽忻就道一舉而
所全者大矣是特在
皇上一轉念之間一斷行之際而已宋臣云信者人君之
大寶臣故知
皇上之必不以土田爲借而爽大信于天下也
四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具題

題爲選婚久已過期將下不容再緩事二十婚嫁民間
亦以爲遲十五婚娶　藩封尚有定例　惠王年二十
桂王年十七俱已踰當婚之期而尚闕選淑之
令此遠邇所群猜尤臣所偲偲喟歎者也目令
旨下即選其選定不知幾月餘　府第修造不知幾月餘
又吉期之下不知幾月餘
皇上試一念室家之願能不惻然動父母之情耶臣忝禮
曹坐視
朝家如此
大典致令曠鈌即職今何在諸人每每有過臣而詢者曰

三王何以不婚娶
皇上何以不爲　三王婚娶臣蓋無辭以對唯有執義陳
理叩祈
君父而已幸
皇上無以臣爲煩聒
立賜允行
四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具題

題爲　瑞王婚禮久稽懇乞
諭吉舉行事　瑞王婚禮臣部屢
請再三今邸第已完更無可諉待二十三歲之
帝子選餘四年之淑女久稽不婚駭人聽聞謂
皇上忽視而不留心又或疎視而不加愛非所以增
聖朝之光華昭人倫之風化也萬乞
聖明存念即
諭欽天監擇日舉行以慰　瑞王室家至願以絕衆疑瑞
望私情
四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具題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諭瑞王婚禮吉日著禮部行欽天監選擇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　等謹
題為　典制當明周坊宜慎謹再陳奏以祈
聖明採納事臣以不肖豎生承乏佐禮何能有所忠盡足
效
明時然竊聞之記曰禮之禁患猶坊之止水也以舊坊為
無用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益必有亂患夫　國家不
治多起於禮坊之壞欲修禮明教化其原莫大於興士
行正文章其次則莫如整齊　宗藩動守
祖制又其次則莫如　䘏　謚以平使與者知
恩不與者知愧又其次則莫如禮待遠夷有嚴有翼毋使

生心凡皆臣職守以內事也然臣又受事未久無所諳
知竊思　典制不明何以當官陳力謹與諸司共搜故
實各為條議擇其切當今者十款條上敢希
聖明採擇畫一既申即以為名得俾臣等有所執以為坊
而諸奉法者不得踰軼其間措畫非臣新創辟諸舊坊
之以時修築而不使之極壞救其于保治未必無補益
幸唯
聖明留意緣係　典制當明周坊宜慎謹再陳奏以祈
聖明採納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士不素養無由得用邇來學校中輕薄為梗致有
志羞與為儕或民家有訟事其長詭闖說者必此
人或官司有去留其攘臂保留者亦即此人往猶
干長吏近且羣而哱詈之矣往猶府縣近且有羣
起訐　藩府者矣士習如此與材謂何今後各省
直學使須嚴申衙門出入之禁如犯上諸項者定
行罰治若有干犯倫理不孝不弟者即不必拘定
臨考之期亦不必拘定舊開之額速行拿處毋使
若人得溷於衣冠如教官護不以聞并考下考至

諸生有行誼卓爾足稱及恂恂守己閉門讀書者
要多獎數人以為諸士法式毋謂彌文不關實化
伏乞
聖裁
一　國家　功令誦習一唯經傳訓詁一尊紫陽所
以抑制狂囂而使之純然于道術也頃好異者多
掇拾浮浪不根以為闊辯致小生薄識影響趨之
背經傳訓詁不顧夫寧有大雅而肯為此者甚亦
有目不知通鑑性理何物遂爾漫然應試
舊制提學考試限解三卷到部邇頗廢閣不行今宜嚴遵

此限發案後陸續解部又須當日原卷府縣俱有
印信者不得另謄改竄如語多怪誕理不通明吝
臣等嚴勘摘出定行降等厲其後來試須經書論
三篇完善者方許優等生員或間試表策一篇四
篇完善者方許解部儒童無論不許入學如仍以
一文或二文取入者學使便應以偾閱卷姑完事
論要令士人學必通方則他日當官立政必多循
雅即立　朝建白亦鮮訛淫所關世登降非淺鮮
也伏乞
聖裁

一　宗室日多賢者日少非獨性不良也約束濶疎
爲日已久今務要管理者必着實舉奏管理者必
從公如近日充倈護奸強奏已奉
明旨革退管理各府俱宜視爲殷鑑毋得仍前縱容致尾
不掉至該府長史一府屬官領袖尤宜加意輔導
留心隄防如名封婚配等項當有濫
請貧者愆期不得
請責守何在以後考滿必三年內明開府中無有失錯欺
隱情節方與給由如本部查出愆期及濫
請等項定加罰治其　親王亦不得一概從厚冒討加銜
及加品服夫　親郡王體尊不得以小故苛責總
之管理長史得即一府治一府治即　宗室既各
循法地方亦免賔累
朝廷更不煩處分臣見　蜀世子奉銓於　蜀王去冬薨
後賀未請
勑管理輒欲奏
請他事、親王如此何以觀下合無即加議罰其長史并
當寘黜不可不嚴飭也伏乞
聖裁

一
祖制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必以長故庶子不得與嫡子
論長幼後生之庶不得與先生之庶論位次限制
森嚴誰敢踰越不謂法久弊生隱妾冒嫡廢長立
幼遂稍稍見於　藩國夫名分下降次第上紊大
綱且然濫觴何極今後如指濫妾子爲嫡子奪庶
長爵與庶少大乖　國法者或本部查出或宗正
恭劾或諸宗親識人等首告除改定外輕則罰祿
終身重則奪爵正法臣見詭計倖封以妾爲妻以
少奪長若陶莎等猶然安恣誠心憤之懲一警百
不可不亟定也伏乞

聖裁

一各府報生事花生傳生　禁例嚴明已無容復議

但宮府深嚴外庭遼廓諸般情弊豈能悉知要

在省實舉行毋得視爲故套以致竇亂

天潢人人痛恨且子女之生成立最難今報生者每季一

府中不下二三百名而夭殤者直年終以數名塞

耳夫以生若彼之煩豈夭殤若此之寡歟今後合

無毋季即寫數開報毋令隱瞞預作將來填補致

請名封時混雜無可究詰如不開報者容臣等即行文查

[illegible]勘其長史教授等司并戒飭郎將軍中尉有[illegible]

已故而　玉冊不開者即開亦無其年月日其遠

近既不可知則子之

封或係制内與夫緣事逾期俱無查考合無從今飭明

各冊内須開其年月日故如不開者定行駁勘不

得即題夫將軍中尉服制之限臣歷查條例要例

俱未開者明臣以爲仁人孝子當不忍即

請縱有

請者其奏到日當與題封其祿照往例而

勅令制滿日方令受封冠帶如有制内先冠帶者許管理

若長史糾舉罰治

聖王以人道待人况於同姓總之開報故年月日明白然

自可清仍望將此項添入例内永爲遵守伏乞

聖裁

一

卹典條

聖恩優渥議者謂宜從寛此眞虞書功疑唯重意但末俗

流失人情無涯若稍厚一人便各人援引或稍疎

一事即多事纏綿更非所以善用寛已如條例中

有功過相准遞減祭葬之文而尚以全葬

請不可狥也如條例中有公論共棄不准祭葬之文而專

以官品

請不可狥也如條列中有未經考滿不准祭葬之文而漫

以閱視之薦

請不可狥也至彼言之臣所宜慎核必叅勘得大節無虧

衆共惜者然後可斟酌上

請不然寧遲之歲月俟其論定有忠正之臣抱宛抑之實

所宜亟爲昭雪然亦必眞見得大節有聞衆共賞

者然後可慷慨上

請不然寧遲之歲月俟其論定年久不卹必當審其不卹

之因忤時不容亦當詳其不容之實古云寛而有

制又云肅而寬夫唯制唯肅所以爲善用寬也且
恩卹最多人關涉而怨望所易生唯一成既定即百口無
譁伏乞
聖裁
一
謚典易名信今傳後全以下之燭照水平禀
上之風行霆斷設誠致行故人心磨濯前三十七年十二
月開議　謚二十九人已題
請矣迄今尚未得
旨外庭群猜或係

聖心慎重然始議終捐非所以爲信一不別白非所以爲
明即刓弗與動稽數年非所以爲斷况　令甲伍
年一議來歲又當踵行豈有前事方積後事復來
大乖政體望即
速下前議今定內人人共睹自是臣等從容繼續而行庶
衆議踴躍
大典光明
聖裁
一
卹典不許子孫瀆

請申飭不啻詳矣夫撫按有會疏　朝紳有清議何俟子
孫論列甚且有挾貲而來抱悵而往者亦何所用
之如撫按奏得
明旨到部之日急行題
請自是臣等職業即有奏未得
旨果係人品真卓臣等亦當特名上
請如有善不章實臣之罪何必私託有
請或濫實臣之罪何可私託合無嚴行　明禁除撫按從
公題
請與臣部從公咨訪外其子孫不得赴　闕祈哀望門投

刺諸如私賄吏人等項不足增祖父之光適足貽
祖父之點可羞也違者定革不與伏乞
聖裁
一琉球
祖制兩年一貢近乃限爲十年所以節財費絕窺窬甚盛
甚善頃三十九年貢矣今歲又復來不得已已經
撫臣題
請姑暫准他年貢額若嗣此頻來定行嚴絕無容復議如
建酋屢爲邊寇既很吞南關矣又蠶食北關屯耕
開地搆通北虜近雖入貢然來而傑悍不可馴去

而覆案不可問又熱視　中朝徒生玩睨將焉取
此合無照北虜故事留貢於邊亦賫賞於邊如折
宴折程口糧等費寧捐而與之若南北兩關與建
酋一體南關并之於建北關方在受兵亦於邊上
貢賞皆便策也望下兵部若科若邊臣詳議停妥
遵行庶遠夷可以綏懷朝市亦免騷擾不獨押伴
交關其弊可絕路郵傳費其省不貲也伏乞
聖裁
一四夷入貢皆有宴賚高麗則以部院大臣陪司官
一人視宴爲其頗有聲名文物而待之優厚耳今

一切品物署官委之積胥恣行剋削數既短少味
復臭惡不堪幾令人嘔噦此無論縻天官費而虧
朝廷之恩傷遠人之心莫此爲甚今後合無令視宴官嚴
行查驗凡短少濫惡者隨責添補并[illegible][illegible]官不
職甚者或叅處示懲即教坊樂器樂工亦諭令整
齊繽楚不至辱　典禮而羞
明廷夫司事莫至單褻以之卜陳國賓至如歸晉文以之
得諸侯即饔餼牢醴非細事也況近來且有猖猖
而起者多以供應不周之故安得習狃故常不之
問哉伏乞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七日具題十一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裨典禮俱依議行欽此

禮部爲　典制當明臣𡨴宜恪謹再陳奏以祈
聖明採納事條議　宗藩內一款一
祖制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必以長故庶子不得與嫡子
論長幼後生之庶不得與先生之庶論位次限制森嚴
誰敢踰越不謂法久獘生膆妾冐嫡廢長立幼遂稍稍
見於　藩國夫名分下降次第上紊大綱且然濫觴何
極今後如有指濫妾子爲嫡子奪庶長爵與庶少大乖
國法者或本部查出或宗正糾劾或諸宗親識人等首
告除改定外輕則罰祿終身重則奪爵正法臣見詭計
倖封以妾爲妻以少奪長若冐莎等猶然安忿誠心憤
之懲一警百不可不亟定也等因具題於四十一年九
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裨典禮俱依議行欽此案查萬曆四十年
五月內該本部等衙門會題爲　藩封最係重情臣部
遽難輕議乞
勅中外詳勘以愼典禮事內稱　代王鼐勾奏稱于嘉靖
四十四年內蒙　冊封爲新寧王奏選邉氏于隆慶四
年　冊封爲妃後病故無出繼選張氏封爲內助邉氏
在病臣納侍妾裴氏于隆慶五年生庶一子遂先邉氏
一年而故臣兄　代定王題作張氏所出臣當時不敢
違兄王之命已蒙　賜名冐渭後張氏于萬曆十三年
閒生第一子緣前已報一子故作第二子奏報　賜名
冐莎後臣兄薨
聖恩進封臣爲代王張氏隨進封爲代王妃等因節經科
道題叅又經本部題奉
欽依行文撫按查勘前來會同九卿科道公議總諸臣之
論大抵謂無嫡立庶立庶以長冐渭旣先
請名委係庶長張氏止係內助不應稱嫡辯𣏐公簿可查
案呈到部看得　宗藩要例內開載不經奏選或增立
陪從宮人名目或入府在正配未封之先方爲濫妾今
裴氏廼已故邉妃陪從係額內人數又在例前原非濫
妾之比所生子冐渭久
請名稱第一子豈可附濫例而奪其封爵又查得選娶繼
配一款云　親郡王妃病故而未有子者許奏
請選繼如已有子不分嫡出庶出俱不許選繼止照內助
事例有妾推舉一妾無妾奏選一人管理家事撫育子
女不許
請授次妃封號又庶子襲封內一款云　親郡王娶有內
助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已未加封所生之子皆爲庶子
今張氏原係內助非奉奏選止可稱庶生子冐莎實爲

庶次豈可假嫡生而冒封世子孟子稱五伯盟會首云
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代王便首犯此二條無俟群
臣紛紛辨說卽以·王原疏參看本末而事情顯然本
藩之罪大不可逭矣邊妃病而納裴邊妃故而納張其
先後最明寵妾則崇以次妃亡妾則不登妾冊其昏淫
特甚嗣　定王世受之王爵廢　定王已立之長子其
悖逆殊不可言
請名於張氏未有子之前已十五年而一旦奪封於張氏
既有子之後其殘忍尤爲可痛總之溺牀笫之私愛犯
條例之明禁紊亂

天常悖違
祖制無甚於此其毋滑既遭廢棄又受慘毒當人倫之大
變痛綱常之陵遲安能默默不一置辯眞所謂小弁之
怨親親至情也夫人非伯夷誰可遽責以讓國之行身
爲晋獻乃復陷子以不孝之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
本部條議已悉
聖明俞旨已行　代王卽當照會題原疏亟行改正
請復毋滑世子名號以承
聖意今
天子量同覆載念篤親親或原其罪而輕其罰亦未可知

倘執迷不悟曲護前非本部爲
朝廷守禮惟知有
祖宗大典
朝廷三尺卽當正以國法據例[illegible]是五月十九日本
部具疏有云　代藩之立毋滑毋淤共係庶子長幼號
然已經題明
皇上胡不卽下
明旨正其統嗣夫嬖寵愛少　代王當受不父之譎以少
干長毋淤當伏不弟之辜

皇上不裁以大義加以明法而反爲之需忍不斷古云涓
涓不絕漫漫若何萬一天下諸王[illegible]有寵少效尤而起
皇上若何正之夫綱常者天地所[illegible]人命討者人君所
以持國有如愛少干長[illegible]　代藩而不加訓治
皇上獨何以持天下此亦臣所[illegible]愛而關治亂之一端也
然此亦舉世所共知諸司百職所屢言者也唯
皇上斷而行之無俟臣復言可也卫侯
旨未得今既奉有前
旨願王速行
請改詩云自求多福書云自作孽不可逭禍福之決此爲
時已爲此合就照會本布政司卽行該府長史司啓

王速行改正施行

一咨都察院轉行宣大巡按御史

一咨大同巡撫

題為之國行期萬當即定懇乞

聖明速諭擇吉事臣等以　福王之國吉期未定冒奏

明旨再三申飭示以不必疑以臣等之心王出一言如綸

如綍為金為石元自無可疑也即臣等亦未嘗疑明春

之不果行而故為懇

請但事體煩多時光廹切查得先年　潞王之國其啓行

在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乃吉期之擇在十六年七月十

八日即奉

聖旨是移付到監選擇今之視前巳遲兩月餘矣臣等能

不切切焦心臣部職守所關尤為担慮萬一遷延能無

misc

敢控謹用恐

請前奉

明旨以過為　瀆擾臣義在守官不敢冈避伏乞

俯賜允行

四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具題

題爲之國日期急宜擇

請事　福王之國各項事宜俱宜夙戒而擇吉其首務也

今請事　批發已荷

聖明之留神而擇吉未行尚切群工之焦慮查得　潞王

之國禮部尚書沈鯉題爲欽奉事內稱行欽天監擇吉

徑自題

請是前一年七月十一日[illegible]數數懇請今屈指頒曆

不過數日恐時日就悞無所逃責須即移文欽天監擇

定月日各大吉時開列上

請切照近日每事[illegible]

聖旨照　潞王例行　潞王之國欽天監擇吉上

請實在十月初二日今敢特倣　潞王例爲此具本謹具

題

知

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具題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奏福王之國前已有旨於明春舉行如何又來煩

請少俟自有旨下其之國合用錢糧并田土等項著各

該衙門上緊備辦不得臨期遲悞該部知道

玄晏齋奏議第二卷

題爲欽奉

聖旨看議事禮科抄出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
餉禦倭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蔣三才奏
人言再至義難自容三懇
天恩即賜罷斥以勵臣節事日者御史潘之祥追言楚事
而責備會審諸臣不能平反其持論甚正臣時爲湖廣
左布政使實忝諸臣之長愧無以自容業已具疏乞休
併畧明其梗概伏奉
聖明洞察謂楚内事情明白臣心跡可以自暴何必再有
瀆奏昨復陳情實以病
請非爲楚事也頃見邸報潘之祥復理前疏併以書規臣
其致責備之意更切臣一再讀實職艮規當楚事之始
發難也按臣吳楷連疏累牘皆描寫諸宗謀反狀是時
楷出巡荆州止據道路流傳之語以　聞而臣實未嘗
一字稱諸宗反也當趙撫臣之被殺及諸宗之被逮後
先情形臣皆揭報本省按臣及隔省撫按之以事相臨
者是時御史史學遷巡茶陝西而湖廣之寶慶係産茶
地方亦以職事相關臣並揭報之其後學遷巡按楚中
爲諸宗明不反猶以臣言爲信曰左布政使蔣三才原
禀可據也楷惟不信臣言故其屢疏不入臣揭一字耳
此臣前疏所謂臣未嘗一字稱　楚宗謀反者也當楷
之疏諸宗謀反也部議蓋紛紛召四方之兵矣楷亦先
檄洞庭澧陽三江之兵入防會城以待諸宗之變臣慮
多兵一入又激成他變嚴諭領兵守備高應龍葉靖國
等不許一兵入會城第以兵船次于三十里外蓋此上
下江信地也後楷一入城紛紜兵甲亦隨之入蓋疑諸
宗有异心焉者而以兵自衛且欲自實其疏中前語耳
臣若稍有附會意敢抗按臣令一兵不入會城乎及會
勘時臣與撫按二臣力爭諸宗之不反計梁雲龍忿然
作色曰世有不反而敢公然殺一　巡撫大臣者乎臣謂
諸宗今日之罪其最重正在毆死重臣此一語猶載在
獄詞内係繫闗情節正當時温都御史欲執以斷斯獄
者也之祥書中謂臣胥語祥　楚王與王秀才面貌酷
似斯言誠然此豈獨語祥蓋平時亦胥語撫按二臣併
有詢及楚事者臣亦不諱斯語也謂　楚王假者通國
皆有是言蓋謂從王氏抱養者也而臣復窺　楚王面
貌與王秀才相似臣始終不敢謂眞但斯事體大非臣
一人所可主持亦非一勘可决先時撫臣趙可懷按臣
應朝卿會疏　請遵法司覆勘且下九卿科道會議何

皆便信　楚王爲眞哉而
中旨一出遂難反汗矣及楚獄既上衆議盈庭以溫都御
史之方執且不能獨伸其從緩從輕之議臣亦安能必
行其說於撫按而使其停刑上　請以待
聖明之察哉臣之引去實愧不能平反斯獄正以俾御史
之言冀寬諸宗之禁而疑臣以肯會審故不便改更臣
先日不欲以反加諸宗而今日顧願終錮之哉設臣有
此念
九廟之靈當立殛之何但止褫臣一官以謝諸宗也總之
臣罪在不能平反伏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爲人臣濡忍緘默者之戒臣無任席藁
待罪之至等因奉
聖旨薛三才品望素著着照舊供職奏內事情着該部院
看了來說欽此抄出到部臣謹會同都察院掌院事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王　詳議竊惟書云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禮云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故凡罪
皆不可誣而況于謀反大獄即凡民皆不可誣而況于
宗室懿親　楚宗一事天下無不以爲冤中外臣工發憤
畢誠不啻章滿公車已即薛三才疏備陳當日事體冊
言未嘗有一字說　楚宗反又自供不能平反其身親

受事所見必眞然而殺者多人禁者又復多人眞莫大
之孽　國家數百年來未有者也臣等竊以爲以諸臣
言其折公道固易明即以原招細折其捏情尤最顯謹
將其中滲漏處摘出十餘條以明　楚宗不反一搶槓
銀止說買辦玉帶馬匹等項何以憑爲　進貢且見獲
之銀尚多封固本章刼搶何以竟無下落一動以刀斫
人又惱後斫人數刀何以尚能不死一圍繞民家胡棟
尚用三日何以言勢力一使女未見跌死義男胡大信
跑外跌倒胡大恩又患瘧病三日故何以俱言殺死一
擄搶人口使女二兒寅大兒王義婦李氏次日即發回
何以言搶掠多人一搶幾八十餘家以銀以貨總不及
二百兩千五百人橫行旬日如此何以言擄財無數一
淫民妻周氏張氏二氏見存亦未見強姦情狀一謀反
榜文何以止寫一張昭告刊匠何以曲從寬庇一趙可
懷諸宗最恨者其家屬僅隔一墻何以尚肯令生還一
楚王諸宗數十年所深仇何以未敢攻圍且　楚王禁不
許私出城野外並未有搶掠明是尚遵　王令反者當
不如是此非風聞之語與局外之議皆原招中鑿鑿稱
說者也無論言未必實即使言言是實不過跑哮橫行
未可爲叛逆也可遽以反罪乎大約諸宗之罪大在戕

殺撫臣次在劫開府損若律以謀反則師徒何不□
何在營兵器械又何在全無踪影一曰幾不免宸濠之
續一曰恐無所不至真莫須有之辭即招言虛張叛逆
聲勢恐嚇民心是亦確然不反之實證也謹按得
大明律部民謀殺毆殺本府州縣官長俱斬罪以　宗人
毆殺巡撫大臣情惡雖重尚與部民不同蘊鈐等二人
之斬償已甚矣豈應華雋等四人俱處死乎夫藉名于
雪大臣而恣意于賊　宗親天下所不服也招內王二
王三等人俱依強盜已得財處斬諸宗即劫奪府損其
見獲銀兩且浮奏報之數中間情弊殊不可知豈應英𤅊
等二十三人俱禁高墻蘊鈁等二十二人俱禁遠處開
宅乎夫衆人尚處以盜而諸宗竟坐以反此又天下所
不服也八九年來衆論洶洶都謂彼時在事之人迫于
權勢徙于迎奉故羅織煆煉殊不可言所幸天道有靈
招中情實已莫能掩護將議罪重而狀則輕斷語重而
事則輕者細為摘出以祈
聖明鑒察
皇上聖德如天原無畢世之怒　聰明盡下應有公聽之
時小民失所尚思矜恤
高皇一派何忍終棄近得一看
旨下此諸宗更生之秋而天理大明之日也溥天瞻仰在
此一舉死者已不可復生禁者寧可不早釋此諸宗之
冤所當亟雪者也　楚王之假中外臣工無不極言據
三才疏云謂　楚王假者通國皆有是言臣始終不敢
謂真但斯事體大非臣一人所可主持亦非一勘可決
又據湖廣撫按有題疏欲即釋放諸宗至　楚王事亦
尚未有確指此假王之說所當詳勘者也若當時審刑
各官如三才所云梁雲龍吳楷雖死罪終不可貸其他
孰持正孰枉法諸疏彈已明但事關重大臣等亦難懸
斷其原問卷案參駁往復情狀具在彼中自難掩□可
以正僉邪之誣罔可以平衆人之公憤此楚事終始所
當明議者也臣等據之原招準以　國法參諸衆論謹
條議奏上伏乞
勅下刑部參詳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即行該省撫按矢公
矢慎細勘　楚王情實及審刑各官主使阿承等狀另
行具奏若被禁諸宗合應先與什放善良被誣者當仍
復原爵追逐混入者懲創日久亦量與養贍或應一二
不馴出而逞憾不妨付之宗正嚴為約緝毋以疑似故
遷延不了之局而使無辜被禁者恨解網之無時痛
覆盆之難照即

皇上好生之仁益流而
聖祖在天之靈克慰

題爲之國擇吉俟
旨速下事先是臣部爲　福王之國吉期未定於九月二
十一日查照　潞王事例擬擇吉於本月初二日上奏
是日奉有
明旨覽奏福王之國前已有旨於明春舉行如何又來煩
請少俟自有旨下其之國合用錢糧并田土等項著各
該衙門上緊備辦不得臨期遲悞該部知道欽此除臣
部即時行文催各衙門作速備辦外臣思
皇上言如渙汗令如流水一二日間定當處分是用齋心
靜聽不意至今數日尚未得
旨夫　潞王擇吉之旨七月已得而今尚遲濡不報是臣
不能如昔年之爲禮官者得以禮事
皇上臣之罪也且屢
旨上緊毋得遲悞當此之時而吉尚未擇其爲遲悞不亦
多乎是益重臣之罪也臣誠不敢煩　請然臣若緘俟
不言則未免於臨期遲悞夫與其遲悞而罪無所逃毋
寧煩　請而上不失　剪桐之信下足佐轉圜之明也
萬乞
速下臣章行令該監擇吉更新
即賜點用令臣部可以頒布中外不然來日易迫舊例難

踰徹獨臣當日執簡以叩郎群工百執事籍籍封章迅

更不免瀆

聖明之聽矣

四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朕覽所請福王之國日期知道了且夕發行如何又

來瀆擾

題爲欽奉

聖旨仰祈郎允擇吉事臣等爲之國吉日未奉

明旨時日迫近蚤夜皇皇擬於今日大小文武臣工伏

闕候

吉昨蒙 內閣傳示

聖諭朕覽卿等所請福王之國前諭已明着于來春舉行

是無惑矣朕思

聖母

聖壽稀齡在邇朕當親率皇太子及諸王恭 祝大典慶

賀禮成於次歲春三月內着欽天監擇吉之國卿等可

傳示大小臣工不得過生疑慮以亂視聽諭卿等知欽

此臣等莊誦 綸音仰見

皇上至孝深慈上承

聖母之懽下聚

皇太子及 諸王之順一堂盛美千古休祥臣工無不具

頌

大聖人暮畫出尋常意表甚也臣等何敢復煩言以瀆

聖聽慶賀

大典今歲舉行容臣等即當蠲期卜請以承

聖意該監所擇之國吉日謹隨本具

進伏希
皇上留神即賜點定以便臣等遵行
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具題

題爲行期漸迫定吉宜頒事臣等竊惟帝王之愛子欲
其長有邦家永蕃奕葉諏日選時唯詳唯愼一以豫啓
行之具萬用必周一以觀濟道之光百祥必叶也頃奉
聖旨福王之國在明春二月之內大小臣工靜聽久矣而
吉期未下續又奉
旨養贍田土量減一萬頃以[illegible]邮元元至意其三萬
頃尚欲該部查報除戶部已經具題外臣竊以爲田土
自田土啓行自啓行兩不相[illegible]者也若欲俟田土之
以定啓行之期則[illegible]王行時田僅一千七百頃
今三萬二千餘頃不[illegible]六七倍而獨不可行乎臣等有

知
意之必不然也若必欲三者之查以足三萬之數則臣
又請得極論之今天下大水災傷無地不告九邊糧餉
無處不缺竭澤可[illegible]補天無計
皇上方有體邮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爲當于常制之
內而謹爲守不當于已踰之外而苛爲求也且
皇上之爲天下事非止一分封即
皇上之計分封事亦不止一　福藩經國者務畜其局愛
子者勿縱其坊
皇上眞有體邮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爲可有之地尚

節省之以預他用不當于必無之地强括之以
前也外間洶洶流傳以爲有稱某府某處或千或萬廢
府遺地尚可資查給者此不過無賴之徒熒惑聽聞欺
誑左右如其有之當年　景潞二府已應括取何待至
今其爲無影明甚若投獻告訐其端一啓海内民人都
不聊生貧者枵腹而思逞中人跼足而慮患大奸攘臂
而横螫能誣之不能清之能危之不能帖之
皇上此時雖欲下　詔急止悔之何及毫無益于　藩封
而大有損于　國家
皇上果欲冊體鄭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爲急用錢糧
尚當一味從儉以明德意不當于田土長物反百計騷
擾以速亂形也夫坐待莊田于名不美久稽時日于禮
不便
皇上英明籌之必審慮之必熟萬萬不出于此然而吉期
屢屢不報屈指今冬不過月餘臣日夜憂惶不能暫待
冊三思維或者
皇上以爲行以三月距今尚遠稍需旬日亦自無妨臣又
竊計之啓行在三月則發扛當在正月則人夫徵召文
書催集當在十二月目今道路供億俱已飭辦衙門文
移累已通行然但有月期無日期即發扛夫馬等候

属未便萬一稽悞迫促行事潦草臣等寧能辭不職之
罪臣見
聖度如天　從善若流前有次春之詔尚不難立轉圜以
慰群心况今明諭擇吉又何難一運掌以定大務臣思
潞王之行以十月二十九日點定
皇上此時豈其不加眷戀過爲早計誠謂事幾料理不容
緩耳若其畧可少緩臣等何故不仰體
君父之懷而過爲激聒過爲瀆請該監所上三月内吉期
望即　點定早賜發行
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

題爲會議已擬題覆禮科復有奏

請敢具疏先奏事前庚戌科場吊卷勘議事該臣以本月廿一日會議中府校香拜矢誓不敢不矢公慎是日會同吏部署掌部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象乾都察院署掌院事工部尚書劉元霖又吏科等科六科都給事中等官翁憲祥等二十四人又山東等道十三道監察御史潘之祥等二十五人多官畢集收得有公議二单私議六十单看卷四十一束人[illegible]言言盡所見臣隨同該司署郎中事主事洪世俊等六人閉署暫歇他務日夜宿署中繙閱商確採集公議分別具題覆又恐未妥二十六日重會朝房六科長翁憲祥等十三道長李徵儀等畢集又移科局末春等齊到商議良久後議定大約題

聖明爲衆賢集之時俱畏不必過求之德意惟恢惟寬皆云人人當即畫題臣復以二十七日重會　朝房銓部院臣王象乾劉元霖將所分別事冊四商定亦云如此發已條安二臣已經畫題隨送六科十三道禮科臣云非已有奏　請當一併議勘未即畫題臣思此事公同衆議要以畫題爲主臣昔取率循題覆甚允奏　聞或憐臣一念之微心不敢輕率或諒臣管見之料理未見

結局[illegible]

皇上[illegible]禮科奏議

旨下止一併[illegible]

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具題

禮部　題爲

請名　請封事照得名封婚禮俱令有伍宗保結方准題

覆令宜明加申飭如無保結者定要發回行查不准題

覆等因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部署部事

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　等具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

題爲　福王之國時日緊迫諸事待行乞

聖明檢發章疏且夕定吉以便遵行事臣等自奉

聖旨福王之國在明春二月之內以後如差內官糊飭工

部成造　黃船已次第經行百官無不濟濟趨事已唯

有日期未下蓋諸司之所跂待而百凡人等之所禀承

者最爲喫緊正月初便當發扛多人供應豈屈指所能

徵集卽發扛亦須有數次旬日光景將轉眼便爲忙急

至于二月　福王及　福王妃俱合辭　陵來往供費

更宜先時預辦臣職在　典禮恐稽時爲罪不敢不竭

悃祈　請天以涓吉之喜垂之千秋就道之懽徧于萬

姓

皇上亦何靳此　綸音徒需遲旦日之間而使臣工之瀆

請無已也然與在積時卽數數瀆請

皇上應不爲罪伏乞

聖明檢定且夕發下

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具題

題爲之國日期益近　點吉萬不容緩合詞恭
請即候
明旨事臣等竊唯　國家之事有可以意遲速者有不可
以意遲速者可以意遲速者
天子得而自制焉者也不可以意遲速者臣下言之
天子不得而不俯聽焉者也今　福王之國
皇上確然定在三月之内群臣百姓咸懽頌
皇上於　國家大計如此其斷不崇朝而信同四時巳乃
日期催　請屢奏而未下轉眼不過旬日之間屈指尚
有無窮之事臣等不知

皇上何所蹰躕而尚爲是需緩也外議群猜不過以爲
皇上于土田之意尚未盡什夫　潞王以一千七百頃而
遂行乃　福王以一萬二千餘頃而尚不可行臣愚等
誠不識所謂竊以爲
皇上之爲　福王計太有餘而其爲　國家計太不足巳
夫使土田果可搜括果可加益
皇上猶宜深長其思弘遠其算以爲當歲荒民匱之秋餉
窘兵譁之際固當教　福王以樽節留　國家以羸餘
況田決搜而無可得時巳迫而絶無可爲吉期須旦暮
頒行而萬萬無復可待群臣百姓且謂

皇上欲固操吉期以待莊田甚非所以明　國家政體也
即書之史冊不爲光華
皇上其肯爲之乎即
皇上欲爲之而臣等忝在九列粗識古今道理忍徒以踰
涯之欲徇　福王而不顧　國事理亂又徒以姑息之
愛聽
皇上而不念　君德是非乎然而猶可明者曰旬日之遲
姑爲愛耳則臣等竊有以譬之夫自古及今無不就國
之　藩王正猶世無不出閤之愛女也當女將出閤其
爲慈毋者不奮鐵心剸腸然而終不能已者事理則然

耳若其日期既定則未有不破涕而爲歡寘愬而供事
者矧以
皇上聰明神武爲社稷計休和爲子孫計綿遠其忍以小
不忍之情惟膚戀戀之愛而使群臣惶惑無已叩乞不
休乎夫帶礪千秋吉蠲一旦　福王之佳慶事也當膺
而稱萬年之觴當開歲而撫三陽之泰又
皇上之最佳慶時也值佳慶之時行佳慶之事發佳慶之
詔懽欣悦豫就道生光其何舍此不爲而紛紛見叩乞之
景象爲夫以
皇上之愛不能割而群臣爲之勸駕至再至三誠亦分義

所宜然不敢辭煩亦不敢避瀆然無若時之愈少而事之愈急也正臣等前所謂事有不可以意遲速者群臣言之

天子不得而不俯聽焉者也用敢合辭恭叩大小文武百司不遑啓處幸

皇上旦夕發下　點定行日以昭

皇上之明以增　福王之寵即

九廟祈靈將式憑之

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這國日期着于三月二十四日行

題爲欽奉

聖旨會議庚戌科場事先該本部臣翁　三月二十三日題爲臚房搜中簿有指名謹遵公實之

旨嚴行勘議以彰法紀以肅科場事內稱看得庚戌會場一節皆經臺省糾參該臣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旨會同吏部都察院六科十三道等官將韓敬以關節議處一十七人行取號簿另議矣昨見原任禮部右侍郎吳　號簿所註臚房搜卷而中者尚有孫枝芳等一十八人也此一十八人者卷以搜中其間有無情弊臣未及知該禮科都給事中[illegible]等疏內稱一十八人未必盡是關節亦未必盡非關節既恐倖免又恐波及覆查硃卷甚得覈眞破僞之方臣亦謂硃卷不可不覆查也等因奉

聖旨是科場大典豈容奸弊其原無私心的不必過求以滋紛擾欽此又該臣五月二十一日具題硃卷載房考之批評固詳悉有據墨卷係各官之手筆尤眞實可憑今將十七人墨卷分送禮科河南道轉送科道諸臣細閱詳批其字關節可疑其句關節可疑其人文字荒疎係關節可疑務有形跡可按公論共棄以塞倖門毋得影響相猜獨見自任以滋辯實仍各書議單容臣採集

與會議諸臣質之以法折之以理關節者多則多處不
爲苛關節者少則少處不爲縱總之清弊而止無他求
也而株連無辜之輩速與昭雪明白不妨行取推陞則
懲奸之義憐才之仁庶乎並行不悖已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臣自六月初一日行文催取硃卷隨將墨卷
刻帙送科道諸臣并諸進士名數单共加填議十月硃
卷到齊送校對訖近始收完掌銓臣王象乾掌憲臣劉
元霖各到任後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早臣謹焚香再拜
自矢毋敢不虛不公致滋冤濫左規右避致涸名實同
吏部署掌部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象乾都察院署
掌院事工部尚書劉元霖吏科等六科都給事中等官
翁憲祥等公单議得隔房搜卷一節二百年來無此法
場中止有隔房閱卷完後會齊落卷調房檢看並無平
日彼此相越互搜者即謂先年間有條陳卷面不打房
數但若總裁看卷時不執成心好卷多者多取少者少
取則可倘使各房自相轉移混雜無辯是議者反開弊
竇矣今日幾許紛紛皆起於各房搜卷眞大可恨疏首
相應痛說明白以杜將來若見在十七卷中細閱其文
各有差等至於關節皆無可據也如孫枝芳王伉等卷
俱絕佳應與贊美昭雪夏嘉遇趙昌期等俱平正無疵

并應昭雪昌期起講內七且字非比承題起句有七夫
七蓋之禁即七夫七蓋士子亦多出無心不足疑也唐
公靖似庸腐氣頗充足史孔吉似膚淺且二篇經倒寫
題目但查文中意義原不悖而關節俱無憑又進士無
罰科之例俱應與曲全只須於疏內點過見評閱者有
瑕必摘且使士子膚淺者知警即昭公道矣惟周士皐
文理欠通而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勻於七結之尾關
節顯著惜其人已死而房考見在合聽公評若夫各房
考止於別房搜其卷者可以從輕其自已中人卷又將
本房卷與人中者情弊顯然大壞科場規制從重問處
何說之辭伏候採擇又據山東等十三道掌道事監察
御史潘之祥等公单議得文之妍媸畢目可見今庚戌
仕者且給由矣始取其先資之言爲之議予奪焉此從
來科場所未有之事今所議者關節耳既云關節必十
分詭秘欲平心直腸到眼畢照亦所不能今十七卷中
王潾孫枝芳王宇王伉馮汝京丘兆麟陳應元唐公靖
趙昌期楊嗣昌馬呈德夏嘉遇朱童蒙史孔吉十四卷
即梧實桂芳與其品騭長見短異其體要其才情骨力
自可摸索暗中不過受累於房考耳所當亟爲洗濯以
無妨其日後樹立可也石維嶽楊之璋文覺庸常亦無

關節所當並爲昭雪惟第一百二十二名周士臯文既
庸常似難入彀况七結之尾各有一字可疑卽或出於
無心亦其所遭不幸但士臯久已物故其搜中房考叢
疑之端百舌不能白矣至各房考之應議者如本房之
卷被人搜去及搜中別房落卷者似姑免議惟兩房各
相互易最多者　令甲旣所不載形跡似涉乖張所當
從公議處者也謹議臣等看得各單各卷中言雖人人
殊大約謂文章互有瑕瑜關節並無指據只周士臯關
節似確史孔吉倒寫子之二字例宜貼趙昌期七且亦
可疑臣隨諮問衆云不應以應貼字面爲關節世無此
痴人臣心豁然臣又再三諮問有謂周士臯確有關節
而其人已死唐公靖素有物議而關節無憑其人已死
然房考不可不議關節無憑不可輙便議處一時翕然
稱是此足明見之僉同也若其他孫枝芳等無不云亟
應昭雪掌銓掌憲二臣皆共扨許可此當日會議實事
也臣因日夜閉署中與儀制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洪
世俊等共繙閱諸文大約品藻不齊妍媸間異而要以
公單爲據孫枝芳王宇丘兆麟朱童蒙王伉馮汝京趙
昌期陳應元楊嗣昌夏嘉遇馬呈德王濚等卷多有才
華出衆理境沉潛者其他亦儘通達平暢本當入彀宜

亟爲昭雪內除馬呈德已故外其餘所當如舊服官者
也趙昌期史孔吉夭幸不貼出並在謄錄對讀官而孔
吉表失平仄石維嶽楊之璋文刻庸常臣以爲文與人
原不相掩文章少遜治行未必不長四人亦當並爲昭
雪如舊服官者也止公靖文旣多人稱歩細閱單中復
有三四議論又曾經明參過臣以二十六日再會朝房
科臣道臣商確最久而諸臣皆以爲不宜處以爲此番
會議爲關節不爲文章爲場內之議論不爲場外之議
論爲公共指實之議論不爲風聞暗昧之議論臣故敢
虛心以從非止從衆而已夫科場之法重在關節若關
節無實而輙坐之議非唯無以服多官服天下亦無以
服諸士與房考之心
明旨云不必過求以滋紛擾諸臣共議將公靖與史孔吉
等一體保全良有見也至二十七日再於朝房會銓院
二臣詳酌以定若賈繼春不係別搜卽與此番會議了
不相干此議處士子之大凡也至若房考別搜之事臣
查三十一年部臣條議內一欵云各房考識見旣殊而
好卷多寡亦異今歲不必塡註某經幾房但信手分散
俟房考將取過正卷備卷落卷類送主考以憑裁奪方
將三塲總釘一冊公堂互閱呈送主考當面裁奪文已

十七年部臣所條歸重主考之任內云主考不用監臨
而用京官其於防奸釐弊殊爲握要但主考之勢不行
則分考之氣不下閒駁所閱之卷則艴然作色而爭其
原皆由分房限士惟恐失應得之門生耳　請著爲令
分卷者止照數平散而卷面不標房分閱卷者止信心
圈點而卷頭不加批語俟總裁閱定去取然後認房加
批如名數不甚懸絕不得照額取盈必多寡大不相倫
量爲裒多益寡又三十八年部臣所條閱卷宜詳內云
落卷亦當細看以服其心可點者點可抹者抹明示以
不收錄之故或者因卷不分房遂爾忽畧不知掌卷官

原分卷字號一一可查如再仍前容本部摘其太甚者
隨叅疏進據此則鄉試互閱要在主考公堂裁定總裁
量爲裒益會試無互閱明文獨卷[illegible]一言語句稍
涉疑似然亦未嘗令之私相換易[illegible]索場屋紛紜
如庚戌時所爲也其始以憐才之心不顧形跡之累其
既以多人之故致叢疑謗之端雖所收者或多逸才而
一二不白即多士蒙冤科臣公単云二百年來無此法
真大可恨道臣公単云仕者且給由矣始取先資之言
爲之議予奪此從來科場所未有事不過受累於房考
耳豈爲過哉欲懲止將來非議處不可夫見搜於人者

是不執己之心也可原也即搜人者亦好得士之心也
尚可原也若既搜人多卷而已卷又復爲人搜以此虛
懷弘度當人搜已卷時已可自中何必藉手於人即見
人有好卷時可勸人自中何必定歸於我此其情眞莫
能解矣故科臣公単云情弊顯然大壞科場規制相應
從重罰處道臣公単云互易最多者　今甲既所不載
形跡似涉乖張所當從公議處如湯賓尹南師仲當各
議罰處內賓尹已考察在籍矣周士臯既關節似確原
卷分易一房賓尹爲易二房師仲所中竊思士臯尚在
亦須勘治窮究到底方肯輸服今豈能遽爾懸坐合無

查勘本官取予情節具奏方行議處胡應台搜人一卷
又被搜一卷迹似換易然比之卷多者殊不同朱世守
搜人三卷應同量議罰搜於人者若徐鑾丘禾實施來
來張濤彭凌霄袁以誠似可免罰在趙昌期卷謄錄官
則欒城縣知縣譚昌言對讀官則固安縣知縣黃和在
史孔吉卷謄錄官則博野縣知縣姚之蘭對讀官則固
安縣知縣黃和一時失於檢查均應量加輕罰此議房
考及謄錄對讀官之大凡也自今以後當嚴著爲令凡
外簾對讀等官如有七且及倒寫題字等項不貼出者
查出定行罰治無論鄉試會試看卷定分房各取盈王

考裁定即未足數不妨再閱再定不許私相搜閱違者
聽本部及科道官參究重治若漫無禀奉恣相搜索衡
文之弊竟成官謗爭執之流幾關世運此後日科場之
當爲永鑑者也臣本智識駑下又里居數年場中情景
茫不及知大約科場之弊與他違犯顯然可證獲者不
同雖有鑑空衡平之明不能爲捉風捕影之事且互搜
一節罪在房考與士子多無干與諸臣共欲保全以仰
體
聖明德意默培 國家和平此眞救時急務他被參不在
勘議數中者臣不敢及如王守者雖未奉
旨原在勘議數中更細閱各单及文盛賛其材不啻其他
臣不敢不明爲提出竊念是舉也藉通朝之眞見核士
子之原文畢數月之勤祈羅大庭之公論雖臣寡識不
明而諸臣會經再三商確詳審敢爲條列恭候
聖裁如果所言不謬伏乞
勅下將孫枝芳等即與昭雪行令如舊供職胡應台朱世
守譚昌言姚之蘭黃和量議罰周士皐已死查勘原卷
取中情節著南師仲湯賓尹從實具奏另行議處庶日
下供職者得以安心而自後考官更當凛凛明法於文
衡不無補助外韓敬已經題覆過候

原缺第八九葉

題爲地方眞儒議補從祀謹循職掌懇
恩速賜覆補以隆風教以光
聖治事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內該提督福建學校按察司
僉事熊尚文題所屬延平府宋儒羅從彥李侗乞要從
祀
孔廟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萬曆
三十三年九月內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方元彥會同提督軍務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徐學聚等具題乞將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
孔廟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隨該禮科參看得儒臣從祀之
議事在緩而實切蓋所關於學脈道術人心世教良非
渺小今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方元彥疏擧羅李二儒列
祀
廟廷二儒恬養巖棲潛心正學精修詣極冲然有得上接
伊洛之傳下啓紫陽之緒眞儒閫之巨擘而聖統之正
派也羅豫章既爲楊龜山入室弟子李延平又朱紫陽
宗其衣鉢當時業躋楊朱於俎豆之列乃獨於二儒而
靳之何歟從祀 鉅典須博謀之儒臣採之 廷論從

公品隲議覆可也抄出覈之等因連抄到部送司在案
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隨該本部題覆比照往例仍
勑下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等衙門文學諸臣
令其廣咨博採將兩賢生平行實及人心公論逐一作
速撰議各自奏　進候
御覽發下之日本部仍會官　廷議具疏上　請伏候
聖明裁定等因奉
聖旨是着該衙門作速議奏欽此欽遵隨該本部先任禮
臣翁正春移催去後收有議单五本今臣等於任內復
行催議續收議单六本謹將諸臣前後所議二賢事畧
一一爲
皇上陳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何宗
彥議曰　祀典之設以報功也
孔廟從祀歷代尤重之或著書立言羽翼六藉則功在明
道或繼往開來統承正學則功在傳道宋儒若豫章若
延平粹然爲洙泗嫡傳上繼程氏而下開朱子者也職
嘗謂宋史本傳性理大全道克錄問答諸書得其梗概
豫章初事龜山三日汗浹背曰幾枉一生又之洛見伊
川益信龜山之說爲是揮侍者二十年盡得不傳之秘
終日靜坐觀中時或溪山吟咏充然自得龜山弟子千

餘人然語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豫章一人而已所著多
名言道克錄尤徵經濟實學惜未見之行耳延平問豫
章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洞貫
融釋豫章教以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求所謂
中者久之知天下之大本在是凡天地之高厚品彙之
化育以至經訓微言日用小物莫不一一得其衷由之
涵養益純灑然脫落如顏氏卓爾不違心目之間謂學
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卽一毫私欲亦退
聽又謂學者知理一分殊然後不惑於疑似亂真之說
朱子每服膺之朱子敘述答問爲要語嘗謂人每來延
平閒愈超絕其日新不已如此大都豫章以篤實勝然
靜中窮極天地萬物之理則篤實而未嘗不超悟也延
平以超悟勝然讀書必見之行事聖賢所至皆勉而進
超悟而未嘗不篤實也二子清節粹養在宋儒中已表
表宜祀矧上接程氏之緒下開朱子之傳使堯舜以來
一中之統昭昭揭日月而行伊誰之功而　祀典闕焉
不舉豈應先河後海之義毋論萬世之人心不安卽朱
子居歆之際亦有蹴踖弗寧者且今天下治教雖休明
而道統之蓁蕪亦已久矣或砥礪名行規旋矩合非不
稱名士大夫而性命之精未窺或標門立戶譚玄說妙

以講學爲名高而察其妨修多所闕是說鈐繫繡也其
於道不啻背而馳矣二子之學術政起膏肓之艮石而
紹明道統之滴泒也然則　允學臣之請登諸從祀之
列非直報功亦以明統其關繫人風世道不細左春坊
左中允張以誠左春坊左賛善兼翰林院檢討盛以弘
右春坊右賛善兼翰林院檢討丘禾實左春坊左賛善
王毓宗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周如盤翰林院
修撰黃士俊翰林院編修龔三益翰林院檢討薛三省
翰林院檢討鄭以偉國子監司業周道登已上諸儒臣
集議云云所以陳述二賢之品槩闡搜二賢之精神殫
之聖學而不憖毋之後學而無斁者至詳至確已無容
復議臣等看得二賢於宋儒中亦特稱焯焯未可多得
乃數百年未丛宗俎豆誠爲闕典且　國家功令所宗獨
程朱學二賢一以爲紹後一以爲開先其有功於道術
甚鉅今天下雖名宗程朱學而高明之士往往欲跳而
出其上至以篤行有餘超悟不足少之夫程子之篤實
非二賢不傳朱子之篤實非二賢不啓而二賢固非顓
顓篤行顓者也學者誠進而觀焉實見其大本大原最
深最粹如木之挈領而條理各歸如水之得源而流行
自暢恍然可以識性命之真誠明之合崇實行者固不

憂拘攣即希妙悟者嘗不墮空虛豈至有以致知而非
力行亦豈有以力行而黜致知者哉即有功於程朱亦
甚鉅然則　允學臣及撫按諸臣所請亟與崇祀非特
百年應舉之　曠典抑亦今時正學之急務也伏乞
皇上鑒二賢學術之咸正覽諸臣讜議之皆同即將二賢
列宋儒楊時之下入　廟崇祀庶正學不泯　鉅典重
光而於世道人心有補矣
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題三十日奉
聖旨是

題爲　儲講萬不可缺乞早及春和擇期出講事[illegible]
皇太子出講累年未行已于去秋再四催　請未蒙
俞允續奉
聖旨再諭輔臣報聞又　諭令秋天氣驟寒自後臣部乃
不敢頻瀆爲無益之言今當二月春日舒長天氣和煦
皇上亮當以講學爲急不復稽延矣臣又查得歷年行事
奉
皇上初年
明旨春講定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
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免永爲定例不必一一題
請通行手本各衙門知會
皇上作法自身者獨不可以例之訓儲乎
皇上以萬幾之煩猶然不輟典學況
皇太子以清暇之日顧可曠學不務乎夫學非徒誦習章
句爾文之謂也除經書已肄講讀外有累朝祖訓迹
二祖之芳規陳　列宗之懿行直爲萬世章程顧可不時
時省覽乎此外有司馬光資治通鑑真德秀大學衍義
其間載　國家之理亂政事之臧否民情之艱難人品
之變態財用之盈縮邊夷之向背燦然臚列瞭然指掌
可不周知而徧閱乎臣之　請非徒以禮官職掌苟爲
完責而已竊思國事多艱
皇上明旨亦屢屢以爲憂凡百廢墜俱宜修舉而尤當首
舉　儲講以默養　國家壽命之源顯示天下精明之
氣凡欲振衣者必挈其領欲清目者務提其綱此不當
一日延緩尤不當以累年之未講爲無傷而尚悠悠視
之也前之不舉今尚可爲今若不爲後將何望此誠缺
政之大興理之本
皇上所宜深長思者也　皇長孫屬初在喪服中容臣另
日具
請伏乞
皇上俯允臣言卽令
皇太子擇日出講毋歲毋虛春光率以爲常仍將
祖訓通鑑衍義等書　命儒臣分日細爲講解俾鑒于古
者可以善于今明于理者可以煉于事強壯之歲月可
以不耗于深宮勤敏之精神可以貽規于後葉卽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四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具題

題爲恭繹
慈誥懇乞
聖明 首命
皇太子講學以廣 孝思以隆 盛治事臣竊惟
聖政日新須無所不流而當 孝思勃發之際必有一番
政事一段精神足以竦天下而動人心者要待大機宜
大根本爲之激發其間也頃者
慈聖皇太后大行
遺誥言言國典念念民瘼臣等進而泣承退而恭繹有曰
皇太子乘時進學無忝元良然則所謂機宜根本足以竦
天下而動人心者孰有大此者歟
皇上孝思無疆推廣
慈恩應無不周貫如
諭赦罪恤災所赦所恤亮皆最切最要極爲民冤苦者臣
等不勝翹足以待然是亦固結人心之一端而尚非維
持 國脉之要領也臣愚以爲講學之行易于反掌講
學之利大于補天講學之要急于撥樞握弩講學之廢
甚于竭泉障川爲上而不以是務非知要之理爲下而
不以是進非知要之言
皇上不可不深思不可不急慮者也去秋臣工紛紛催請

皇上祗一再報聞而未卽行近者臣等復
請又適會
皇太后之喪而未敢瀆玆服制已除春日正和 孝思方
殷 慈音在耳
皇上慨然致行當不待臣言之贅已古人云時者難得而
易失伏乞
聖明留神
欽命擇日出講俾
皇太子毋虛此日時 亟選儒臣爲講讀俾
皇太子毋狎于近習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四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具題

題爲會場處分全憑衆論謹述原議顛末以祈
聖鑒仍乞再行勘問以快群情事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日講官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翁正春奏該臣署禮部時奉
旨會議庚戌科韓敬關節事維時會同吏部尚書趙煥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科道諸臣除患病未到外翁
憲祥余懋衡等六十三人集于中府議將韓敬擬冠帶
閑住一十七人擬吊號箚另議矣時書題者六十人臣
遂擬以題覆仰俟
聖裁此去歲閏十一月事也比臣叨轉詹事府而疏[illegible]已
至近該侍郎孫　　會議一十七人不意御史潘汝禎
等猶追咎臣之不行勘而以關節處敬也至謂臣逢時
念重羅織寒責致累十七人冤矣臣請備述原議顛末
爲
皇上陳之蓋臣於會議時謂科場事體甚大關節真贋難
明必得一勘始可以定敬之罪而服其心此諸臣所共
聞者顧言甫脫口即有臺臣駁臣勘之一字爲推諉矣
臣叩以疏云結拜居停何據乃臺臣余懋衡備言湯賓
尹避難于杭州之朱家而敬拜賓尹實在西湖之延慶
寺拜後歲時問餽不絕故賓尹心德敬遂于場中搜卷
而中之且謂渠見最真頋挺身爲硬証者臣又叩以疏
云賓尹搜敬卷于徐鑾房即對鑾說是敬卷此語非勘
胡以知之懋衡云賓尹自以搜卷獲敬誇詡自序于敬
之藁端乃其自供之券案者何庸勘爲于是諸臣卒是
懋衡之說且述長安歌謠以實之有一科臣喊叫湯韓
大壞科場若在吾當殺之其他囂譁于堂上堂下者臣
難悉舉臣又謂賄賂未有實跡難坐關節遂有一臺臣
叱臣不以敬爲關節謂臣亦有關節于是科臣翁憲祥
正色而言曰所謂關節其說有二用阿堵幾千幾百而
買舉者固是關節拜師弟而歲時餽遺交結情密越房
搜卷而薦中者亦是關節均爲科場大獘等語時在議
諸臣自趙煥而下環向傾聽翕然以爲定論無有矯其
非者臣只見劉廷元過庭訓董元儒三臣初主勘議與
臣同而寡不敵衆退不向前自有卓而不持出于是關
節論定臣不能爲敬解矣時議敬罪者謂應戍遣臣謂
賄賂未有的據也請趙煥爲之處煥以讓臣臣謂議科
場屬之禮部定官評則吏部都察院爲政煥弘綱始與
臣議以降一級調外任處之矣於是衆喙讙騰謂處太
輕不服既而加降三級亦不服時因共立久互與煥弘
綱少憩于火房科道諸臣少憩于堂下儀制司郎中徐

經邦傳議往返遍科道中有詡敬賄結情眞搜中倓大
既議明不可不問戍者有謂御史劉策疏內多叅敬行
不謹今日議處不得專言關節而抹煞官箴者有謂趙
煥辯孫振基疏云韓敬輕跳少年素行不檢公論共棄
託病而逃數語足爲今日斷案者司官往返再四又傳
科道諸臣云關節既眞法宜重處部院只從降調要我
們會議何爲大家去罷等語煥弘綱與臣聞之共議云
輿論既如此卽處以閑住亦不差司官乃書于簿上一
議韓敬關節叢議不謹冠帶閑住一議十七人未有姓
名侯吊號簿另議簿呈煥弘綱與臣看訖以送科道諸
臣始各稱當各畫題出矣獨劉廷元等三臣不畫先去
有一吏禀弘綱云填畫題者六十人不畫者三人弘綱
笑引洪範云三人占從二人之言況六十人之衆乎遂
散去此當日會議之顛末也繇斯以議韓敬之關節議
處果臣一人之臆見乎抑部院科道之公評乎科場爲
國家　大典業奉
明旨會議安敢置關節于不問也臺省爲清議自出業指
關節有據臣安敢蔑輿論而弗從也自科道議而關節
明自關節明而閑住處科道諸臣處之也臣曾以議單
請之趙煥煥謂韓敬關節之事可立談而決不用單也

以六十餘人而議一人自辰至申巳得關節之槩何必
再也不謹之條原爲劉策一疏指其行誼衆且謂敬登
第後舉動欠檢故一時部院科道合關節官箴而並議
之也使當余懋衡等指證之時趙煥等處分之際有群
起而力爭者曰此非眞關節也此應聽勘不應閑住也
又不然當司官捧簿而來亦各如劉廷元等三臣之不
畫題而出也臣當寢此議而行勘矣柰何彼時言勘者
之寥寥也若謂題既畫矣覆疏尚未見則議簿所載敬
關節叢議不謹之文亦未之見乎既畫題復有後言此
殆非臣之愚所能逆覩也大抵臣當時所重者科場所
議者關節所憑者科道之指證所據者部院之處分藉
令諸臣曰不必勘臣曰必勘諸臣曰應處臣曰不應處
彼時諸臣必以臣排衆論逞私意艴然而去將會議決
裂臣罪奚辭恐攻臣者不在今日而在去歲矣臣與敬
詞林之誼原自不薄
天日在上奚忍羅織彼時科臣商周祚與過庭訓劉廷元
等咸以臣用心良苦許弘綱亦謂臣曰昨毛道長來云
吾鄉人皆稱公會議苦心也毛道長蓋指一鷺此亦足
明臣之不能違衆議矣至于十七人原係諸臣欲取號
簿另議簿至臣方知其人多名士且孤寒長安中向未

聞有賄結關節之語正係科臣議吊硃卷刻議單爲言
辜昭雪地未幾臣以改官出部矣十七人勘議之故誰
不知之臣無求多十七人之心誰不亮之安得謂株連
累及而摧折士氣乎惟是處敬一節止憑當時之輿論
未訂後日之人情蓋賄結搜中事爲從來未有之事故
處亦爲從來未有之處至于律例之合否處法之當否
非臣所敢偏執也憶科臣周永春曾爲臣言應一勘臣
已服其釐奬倖才之極思矣何敢自以前議爲確乎其
不可議者哉汝禎等欲勘則請勘誰曰不宜乃輒以臣
議爲覆轍爲厲階爲殷鑒使議處科場之人罪[illegible]
作奬科場者之上何欠平也[illegible]臣正惟不善逢時故
至于此若謂貽禍天下後世臣豈敢哉臣久卧病旦夕
去國本不欲瑣瑣辯第因人言[illegible]及不得不備述原議頗
未如此伏
皇上如今日諸臣言[illegible]問勘以結前局仍乞
放臣還里俾[illegible]放
天恩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
韓敬科場一節已經奉

曾議擬冠帶閑住矣迄今台省諸臣猶連章論列者以
彼時尚少一勘也卽舊禮臣之疏再求問勘詳述前情
此皆不執已見之實心設有訟于此衆言非不洶湧然
而對證未質律例未合驟加之罪必無以杜其口而服
其心故科場之弊莫大關節關節有無待勘方明關節
旣眞卽重處不爲苛關節未確卽除豁不爲縱至平日
之交情中卷之搜取有私無私更當分別然干係多人
情涉隱昧非詳勘不能究竟非法司不能詳勘臣查得
會典條例會議係禮部職掌勘事係刑部職掌故以議則
臣部爲主而部院參之以勘則法司爲主而臣部參之
此分守明明不容推諉亦不敢冒越者也夫以文衡大
器禮闈　盛典而至吏議弘多已非士林之幸況刑官
嚴核益非　國是之幸亦何樂乎
聖明之世有此哉然不如是則當日之議論無由明白而
數年之人情無由寧貼卽欲事之不生而事且日多諸
臣之紛紛
請勘亦大有不得已焉者矣伏乞
勅下法司將關節有無交情果否一一明勘必公必愼仍
須會臣衙門相與議定如情弊果虛終不能文致之爲
有如情弊果實終不能掩飾之爲無議論有兩端可以

歸一是非無用立總付大公此非獨持議者之同心而
亦可以息紛議者之後言枝蔓無繁風教為清其於世
道良非小補若韓敬硃卷查得每科會試不久即給發
本生容臣移文浙省吊取定用府縣印信鈐記封識解
京而墨卷則前任郎中鮮經邦立有一簿于敬名下註
一少字自庚戌至鮮郎中尚有掌印郎中陳德元署印
員外郎吳邦相容臣一面行文三處令其開明作何下
落一并取來將硃墨卷互相磨看仍候法司勘定然後
同臣部擬實上　請以聽
聖明裁斷
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具題

題為恭承
恩詔謹條鈐束　楚宗事臣等竊惟當今最冤最憤眾所
共求什者無如幽禁　楚宗群臣叩閽疏
請不啻數十章巳非邸報文書房傳示　內閣
聖諭覽卿等所擬赦詔內寬釋楚宗幽禁姑准所擬其蠲
免陝西駁造羊絨袍服豈不憫念民情困苦但係緊急
上供數且不多難以停免各省額進稅課准以每年所
征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慈恩恤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征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
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起廢遺建言謫戍等官起有
旨了故諭欽此數天之下罔不懽若更生所以蘇枯潤
朽培
宗社之休永永無極臣等何幸躬逢其美至　楚宗什放
一節使十餘年橫被之災四十餘人久沉之命一旦出
幽桎而光明脫禽獸而人道豈唯溥天下　宗盟咸加
額頌戴即
二祖列宗在天之靈亦且是憑是依嘉有此盛事也臣等
又何容贊嘆但臣屬在署禮　宗藩約束乃其職掌
皇上矜憫諸宗冤繫日久既蕩之以弘仁尤當輯之以大
義臣等何敢不畧為條具以明聖澤先是四十一年奉

有

聖旨會議　楚宗事中有英嫂等高墻二十三人蘊鈁等

閒宅二十二人臣既廣采衆議明其不反復詳剖原招

証其實不反請

皇上將諸宗先與什放而終又言處置大指其有一二善

良無端被誣者賞仍復原爵追逐横入者懲創日久亦

量與養贍或慮二三不馴出而逞憾不妨付之宗正嚴

爲約轄臣之爲此議也凡欲以羈縻其心使之有所欣

而向善又欲以坊押其身使之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也

項睹

聖諭下　内閣欲開具赦條臣既身係職掌又心切含究

業曾發憤再四論列令蒙

聖恩盡已什放臣故特以前議條上但事在彼中難以遥

度其處置之詳須令湖廣撫按細爲分别有未盡事宜

仍令相時審勢曲周善坊要于卽安而後已夫天下所

以多事者在不得其平而已既以平平其不平復當以

平預防其不平夫　楚宗不反而誣以反此前事之最

不平者也今既以

聖恩寛之而不致有覆盆之䜀　楚宗久憤而或肆其積

此後事之易不平者也又當以明教齊之而不令爲覆

轍之尋是在地方諸臣悉心殫計無縱無踈庶　宗人

咸獲維新之益而楚地共有相保之安卽

聖天子之弘恩如春陽徧植剝極復回而無一物不若以

自棄栽培之外者如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臣疏行令彼中一

頒詔後卽爲處置至許奏　楚王者　楚王真假臣前正

條議詳勘故未敢遽及今蒙

聖恩添叚并先釋放其鈴束之宜亦併乞行彼中撫按條

議處置

四十三年四月初三日具題

題爲瑞王婚禮事臣等恭照去年十一月初七日
召臣至　文華門宣
諭
聖旨瑞王婚禮吉日著禮部行欽天監選擇欽此隨該監
擇吉上奉
聖旨
聖母萬壽節近屆端節届時值嚴冬各衙門錢糧尚未全
完該監如何擇吉促迫姑且不究著于明年六月內擇
吉來行欽此欽遵臣等靜聽逾時近因該監擇吉六月
初三日上奏蒙
發下業經再四催　請未獲　俞允
聖意淵微臣等未能仰測頃又奉有
皇太后發引之
吉卽襄事倥偬
皇上或專致孝于此而未遑　念及于他耶臣等敢不仰
承但思
皇太后遺誥有云封婚大典各有定期
皇上明旨已確定六月臣等若因循時日不復申　請臣
旣職在典禮
皇上設以不遵

皇太后之遺誥罪臣臣則何辭又以不遵
皇上之明旨罪臣臣復何辭臣今不得不亟申　請凶
吉禮或先或後伏祈
皇上明賜處分要于六月　詔旨曉然
諭百官傳天下不爽其期庶　瑞王可兆千秋奕葉之祥
而
皇上益惇三禮　絲綸之重
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具題

題爲仰陳私懇乞蒙
恩典事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朝鮮國王李㝵奏稱竊念
臣夙遭愍凶生纔三歲慈母見背終天之慟奄忽三十
餘年臣母金氏故領敦寧府事金希哲之女先父王臣
暚受 命之初納爲副室承事宮闈克著賢德不幸早
逝先父王臣暚不知臣不肖上奏
天朝以臣爲嗣乃至于今荷
皇靈繼承先業有年所矣臣叨忝恩榮貴爲國君而育我
之母尚無名稱生未享千乘之養死未加隆顯之號欲
報無路孺慕罔極與言及此五內如割而如臣外藩踐
賤不敢以區區私情遽干
天威悶默者久矣然念
天朝之視小邦如一家小邦之仰
天朝如父母苟有所欲必告父母事無大小宜無不禀追
崇所生在
天朝固是常 典而在微臣實爲榮幸況母以子貴傳記
所稱欲顯其親人子至情竊覩 歷代帝王以至
皇朝 列聖追崇故事非止一二而臣不敢僭引只以小
邦先故之已蒙
天朝准許者言之臣先祖康靖王臣娎于成化十一年奏
請追尊生父及母欽蒙
憲宗皇帝卽命准許追封其生父暲爲懷簡王生母韓氏
爲王妃並
賜誥命冠服順付陪臣金礩等之還又于成化十六年
請封副室尹氏爲配蒙
憲宗皇帝卽准許王妃之封仍
賜誥命冠服順付陪臣韓明澮之還此卽
天朝許小邦追尊所生匹封副室之 請而厥後繼蒙
恩典舊例非一昭可覩也臣雖譾劣秉彛之性同出于天
顯揚之[illegible]向聞[illegible]命[illegible]不爲[illegible]願呼乎伏惟
聖慈天地父母[illegible]微臣追遠之情 垂令該部比照
先令事例 特許追封臣母金氏爲妃並
賜誥命冠服以慰孝理則不惟微臣生死隕結抑臣父母
之靈感祀于冥冥之中矣臣瞻天涕泣言不知裁等因
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該國所請前事該國世篤忠貞久服冠裳之列心懷孝
感特崇風木之思情出有由禮非無據但念贈一王妃
事于重大卽據該國所引例亦一時偶行百年創見且
目下 襄事倥傯既非可議禮之日而使館雜沓又非

久待
命之時合無俟　大事畢後望
皇上特申
明旨採之　朝議叅之　國典明酌可否方行給予唯
大典出于周詳即
皇恩益爲靈寵其該國使臣令其即歸本國靜聽處分俟
萬壽聖節使臣來時恭候
明旨不必另行差遣以滋勞擾庶使臣有辭以歸復而
國家亦有禮以綏懷實爲兩便
四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具題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俟襄事後照例給與

奏爲恭　慰事臣等以
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升祔禮成謹
緣舊例以恭慰　請旨奉
聖旨知道了御門免欽此欽遵臣等既不獲睹
皇上之
天顏面陳悃[illegible]　慰下忱不敢不以
上達臣等仰惟
皇上崇事
聖母孝思無極　尊養則亘古莫京疾病即
顧天[illegible]升遐之後[illegible]之誠　目兩[illegible]
沾泥泣送曉、途行之濡滯歷
嚴旨之頻煩
皇上于止孝之心思可爲竭已嗣是　梓宮夜安　玄寢
恭閱正値九天日升之會允固萬年風氣之藏
大典克成群情懽忭
皇上于愼終之典禮可爲無憾已即今　靈駕返于
大内虞祭虔于　几筵
皇上永言孝思得無愀然隱恫皇皇如有慕而弗及者乎
臣等不暇稱述古人孝在守身與喪戒過毁之言　進
恭繹　慈誥有云

皇帝至孝超絕古今不無過於哀慟艮軫子懷當順變節
哀靈承　帝眷是則
聖母惓惓遺訓所祈望者唯
聖體之安康所顧慮者唯
聖心之哀痛也若升祔已終而哀痛未減其若
聖母在天之靈何是則順節哀之訓方可以慰
聖母之懷慰
聖母之懷正所以展無方之孝是臣等大小臣工所翹首
虔誠爲
皇上祝願者也臣又聞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爲不匱矣

故武周達孝全在善繼善述而終之以治國如運諸掌
項者
聖母所囑赦罪恤災等事
皇上已一一施行而又爲之推類有加焉是
聖母之恩澤施于無外即
皇上之孝治弘于無外也唯
皇上操此之心常如金石推此之恩常如天地即
聖母在天之靈庶幾羹牆如見而頃刻勿違已且近以
齋宮行遲雖天雨之偶遭定人工之不戒
皇上殷憂嚴勅如不終日天下臣民莫不仰見

大聖之戰兢臨履如此其周詳迫切也唯
皇上深宮靜攝夜氣清明常以此意爲提省此道爲張弛
其必令無一時之不葆持無一事之不粹美無一令之
不批決而後永保鴻基
聖母惓惓之懷其克對乎如是即大舜終身之慕不過而
風動從欲何難焉古語有云孝莫大于尊親尊親莫大
于寧神寧神莫大于萃四表之歡心臣等涵育　天淵
願獻茲言爲芹曝
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具奏二十九日奉
聖旨覽奏慰知道了禮部知道

題爲仰懇
天恩俯憐孤寡乞
賜勅書以便管理事等因奉
聖旨朕弟潞王薨逝伊子尚幼府事無人管理朕心惻然
該部便遵前旨照例題給勅書令無人管理本府家事
差官徵收錢糧准照舊事應奏請者條議具奏以憑酌
處稱朕優䘏至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爲照 潞王妃李氏管理府事一節臣部已照 崇府
鍾世妃事例上 請已蒙
明旨准與勅書管理府事矣據 王妃所奏第貳子常[illegible]
天卒則臣等前云撫孤教訓俟年歲已足速請 冊封
者尤當于第叁子常淓加之意也至差官徵收一節來
疏雖云照舊然臣部未知顛委疏內亦未詳開臣謹査
大明會典
累朝祖訓俱不許自行徵收所以安全藩國保護小民乃
不刊定例今
明旨所云差官徵收錢糧准照舊欽此欽遵合令河南撫
按明査着實條酌便益方可詳議題覆臣之愚意以爲
今 潞王薨逝約輯乏人
皇上天倫至愛屢屢欲加 特恩更當

嚴諭有司如數着實徵收依舊例徵解有不完者定須申
飭査寃限在考成數內不當煩 王妃以催理之艱他
年幼子以防範之難也臣誠欲廣
皇上愛弟深慈故敢詳議
明旨所示條議具奏以憑酌處書仁義並行也俟彼中奏
來容臣等再議以覆
四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具題

禮部　奏為夙病復劇懇乞
天恩俯容放歸以延殘喘事伏念臣本以受氣素羸頻遭
家患里居數年半在牀褥昨蒙
聖恩署視禮篆欲竭頑鈍之力以報
聖明之知終以福過災生力小任重今春疾病幾不可支
不意
聖恩過番曲照再
賜溫言且大事未襄非臣子乞身之日是用數月以來力
疾黽勉強供事然而受傷有素者終不瘳于旬日虧
損已重者終不能益之毫毛昨六月二十六日復昏眩

仆地痰涎上攻頭目腫脹迄今飲食未能少進左臂麻
木身若無存右臂疲癈腕不能運勢急燃眉痛深疾首
伏念臣部雖昔號清曹今乃適多劇務
上有　宮闈之典禮久曠而未即舉行下有　藩府之事
宜諸夷之酬接紛至而未可卒辦計一日之案動輒盈
前計一事之行動閱　大內縱精明強有力者為之猶
懼乎任之弗勝況臣以恇怯素資近又尩癈更甚若復
躭延期日坐成曠缺自干罪戾更復何逃伏乞
皇上留神急選賢能前來署部印務
俞旨令臣得以早歸田里或者藥餌頻加膏火少息庶可
俯囬螻蟻之生仰歌
天地之澤
四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具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孫慎行着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禮部　奏爲夙病愈深再懇
天恩卽允放歸以延殘生事臣前冒具疏未蒙
明旨什放不意旬日以來痰火愈急飲食愈塞延醫數輩
看治皆謂脉勢但弦元氣全損自是病有增而無減部
務有廢而無舉臣竊思禮曹非養病之地署篆非養病
之人矧今典禮紛紜應酬煩劇益非養病之時夫以病
殉官其妨于一身之性命者其憂尚小而以官殉身其
妨于　國家之職業者其罪愈大臣若偷延苟且日復
一日縱爲一身之性命惴惴獨不爲　國家之職業惴
惴乎用敢不避煩瀆再爲披瀝伏希
聖明垂怜卽允休歸別選賢良以理部事卽
上不失精明之政體而下益可以霑　高厚之洪恩
四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具奏

禮部　奏爲疾病增劇披瀝苦情三懇
天恩早放生還事臣自經月以來臂足麻本一日幾半沉
痛呻吟終夜不輟氣轉弱而難支藥屢攻而愈僨緣臣
素禀特怯中遭家患最深兼以势然了　五權傷尤甚以
此存一身尚不能況于理百事以此居閒曹尚不堪況
于當劇務臣往往見人有心腹之疾衆方覺其無他而
已獨自知其不保一旦朝露衆始驚呼臣之自視亦若
此已疲馬不休旋卽顛蹶槁木雖沃生幾難回事理固
然寧待醫告一物之微尚猶戀生臣何愚何憒而忍死
不知止如是再三瀝血未蒙　矜察
聖王在宥盎無怜恻伏望
皇上大發仁慈早與休歸　亟選賢能以署部事臣或偷
閒視息不卽塡溝壑亦未可知卽不然亦付諸天命之
誰何而銜
聖恩于無極矣
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具奏

禮部　奏爲夙疾增劇不能就列四懇
天恩放休以廣
聖明好生事臣自一月中已冒冊三具疏備述苦情昨蒙
聖旨孫愼行着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有以
仰見
皇上如天蓋覆卽臣最庸劣尚欲策之周行不遽棄之田
野臣卽捐糜竭報何足少酬
皇恩萬一第病與日深事與日廢兩足疲苶跬步爲艱終
日呻吟飲食盡減卽有欲前之心而實無能前之力若
就延不已從此精神不繼叢挫更增是臣之所爲勉強
欲承
皇上之恩者反以負
皇上之恩也
皇上之所爲優容不卽治臣之罪者益以重臣之罪者況
今典禮愈紛料理愈難臣安敢不汲汲以鳴謹瀝血誠
不避煩瑣萬乞
皇上卽放臣歸　亟簡賢能以理部務使臣得少息膏煎
常親藥餌以延一日之生卽沐
聖明一日之賜　高厚洪恩沒齒不瞑矣
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具奏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覽奏禮需人侍郎孫愼行着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知
道

禮部等衙門　題爲直陳　儲講爲
宗社第一義合詞懇請
聖明亟行新旨以固治本事臣等竊唯當今時政所最大
最急無先　儲講邇者久曠不行忽至八九年餘大小
臣工疑之而不得其故思之而深以爲憂合疏单疏無
慮數百章已昨覩
明旨特諭輔臣謂　儲講等事可次第舉行大小臣工又
無不欣欣喜色仰見
皇上英明真知　儲教之爲天下大根本也若慨然悔前
時之缺失圖今日之更新目今清秋氣爽開講伊邇聞
輔臣已擬列講官上請
皇上自當霆斷風行首爲振舉不踰旬日已顧將行未行
大小臣工更不無顒顒幾望臣等忝在九列尤所切心
夫當久曠不行之後則臣等所爲效匡捄之愚忠而不
容不批鱗明諍者唯此事况屬將行未行之時則臣等
所爲效將順之微忱而不容不補牘疾陳者亦唯此事
若今秋不講竟以何時今秋
皇太子不實出講
皇上之旨竟以何爲
詔令非飾聽之彌文揭請非了事之故套學脉存亡之關
儲德勤惰之由政理通塞之故國勢興替之源在茲一舉
無論職掌所存與非職掌所存無不披肝瀝赤欲力叩
之
皇上者也唯願
皇上早發
綸音早定期日令
皇太子及時進學無虚壯年古稱一暴十寒猶以爲難今
之寒而不暴盖已甚矣古稱姑待明日猶且不可今之
徐徐姑待不可復矣用敢合辭懇　請近以成
皇上之大信遠以培
宗社之永安
四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具題

禮部　奏爲理不敢徑去義不敢苟留懇乞
乾綱立賜罷斥以明臣節事臣以羸怯之身怔忡之勢上
疏乞歸已經四次不意
聖明姑容再爲留用臣以微軀難調官守敬曠進退徘徊
幾番籌度泣請閣臣求爲票放者又五六次而皆不得
身既委頓心更旁皇若徑情决去
朝廷體統安在臣子分義安在不得已匍匐靦顏勉爲一
出今蒙科臣開陳大義臣心始恬然縱有不忍遽歸之
心而無可一日就列之理伏乞
皇上速簡賢能以襄部務容臣即日出城以圖歸休臣不
出城即部印尚在臣既不敢坐視便不敢姑留罪譽益
大何辭以辭萬希
皇上即允臣休以存廉恥之防以正紀綱之重臣當於蕭
寺叩首嵩呼以祝
聖壽萬年
四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具奏十四日奉
聖旨孫愼行職司典禮亦且獨任部務况朕壽節屆期禮
儀爲重豈可因人言徑去尊君守法之義何在着回籍
調理該部知道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孫愼行謹
奏爲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形難掩欲禦外寇須除內
奸欲息群奸須除大奸懇乞
聖明速正典刑以圖
社稷治安事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聞世事
值
皇祖
皇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紛
謂
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迹可駭
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兩丸乃原任
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　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
傳示天下藥味片須一一檢驗明白恐致失愼可灼非
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
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
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劒
自裁以謝
皇上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而乃宴然
傲然舍吾支辦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

實若灼恐與同罪夫巳與可灼可愛而
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巳實忠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以
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
皇考於何處明乎且我　朝
列聖實天曾有大臣荐藥事否乎臣以爲縱無弑之心却
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忠愛
深心欲爲
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紅丸藥二丸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
非獨於此也先是則有傳　皇貴妃欲立　皇后事
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　貴妃
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絶未嘗有楚歌楚舞之態即數日彌留之際
尚不能因緣徼倖而突僥此
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
可思若非禮部爭執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章
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
宗廟
社稷以受　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一任
可行可止事成則巳操其重何所不爲即事不成亦巳

任其恩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罪
一也先是又有議上
尊謚稱恭皇帝事議謚
旨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部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巳係
將亡衰主臣又考晉王降宋其亡也宋謚爲晉恭帝隋
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宋謚
爲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緬平寧夏平倭平播功烈無
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下比降王違裔若非言官預糾
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盭實乃
咀咒　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
其事二也自後又有　選侍欲垂簾聽政事夫　選侍
在　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
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者以爲遜進忠倆晚業偷珠
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暧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
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　請移
宮　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所

高皇社稷將不血食可爲寒心聞彼時從哲濡遲不肯進
科臣拉之以進
請移官又不肯悉
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妨巳又欲悉退科臣擋之以任大叱
曰你豈做李家官吃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
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忍
冲主之捏杌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
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以是非易了相臣所
宜極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
宜極慎重之事無端勇猛嘗試夫進藥猶可自爲忠愛

而三事尚可自爲忠愛乎此又臣於從哲終始反覆深
維不能爲解者也臣在禮言禮每舉一事其罪惡逆天
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罔上行私在兵言兵督
戰賣國在刑言刑縱情蔑法其敢於干犯天下之大名
義醸成
社稷之大禍患者章不啻公車滿臣亦不能悉數也卽在
禮言禮亦就　呰華閒一時事若其他罪惡逆天萬無
一可生者臣亦不敢深數也大都從哲挾私任術寡廉
鮮耻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智有
謀不以之扞外侮而以之戕　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

道眞無以過凡此皆群臣所極口悉攻亮
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臣如
皇上英明洞照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
大寳初登群情未定而從哲又詛張多機傾嚇中外
皇上雖有除兇雪耻之思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群臣雖有
借劒攀檻之義不無憑城倚社之虞今　亮陰將終
大禮畢就　宫闈寧謐群賢布列溥天喁喁無不望
皇上悉討國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
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昔唐之相臣李林甫破壞國
事窮兇極惡然當身不能討而至斲棺鞭屍楊國忠阿

附椒房窮兇極惡然朝廷不能討而至斷頭注槊千古
人心猶有遺恨今
聖明握鑑燭邪超出唐宗萬萬而從哲弑逆顯形又林甫
國忠所未有之惡何不亟爲一討而徒使人心忿恨如
畜然灰如壅大川夫奴酋荐食直逼郊關土賊跳梁禍
延兩省事勢岌岌最可憂者也而臣以爲是四肢之病
非腹心之病是醫藥可攘却之病非膏肓不可針砭之
病若從哲之弑逆一日不討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
明太阿倒持議論淆亂
皇上卽欲一怒安民而無從除治群臣卽欲九死殉國而

坐受挫敗緜芬莫理土崩立見是乃腹心之病膏肓不
可鍼砭之病　國家之大可憂者也臣爲是抱恨已久
夙宵不寧一承
恩召便欲叩叫
帝閽發憤畢誠祇緣兩足廢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臣覩
皇上大孝闓仁追蹤堯舜　貴妃　選侍優待各得可謂
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貫而不問何以雪不共
之仇慰
皇祖
皇考於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罰銷奸臣逆賊於異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
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
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
大正四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并將李可灼嚴加拷問
寘之極刑如臣一言無當即重治其心惑臣知此疏一
出身無處所矣然臣之身孤雛腐鼠之身也其於
國無毫毛之益而從哲之身封豕長蛇之身也其於
國有丘山之害臣故不惜其身以殉從哲將使奸脉少
斷　國脉常安所以仰報
恩遇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孟子云無禮義則上下亂傳云見有禮於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
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不然臣何苦以後輩不善事先
輩以部臣不善事閣臣而爲此忠切之言生彼怨怒之
口耶臣誠不勝勸激顒
天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天啓二年四月十五日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illegible]留李可灼進藥原出聖意鄭言雖忠愛然事係傳
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
據實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着
併議來說該部知道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爲直破亂賊支吾懇
求
聖明英斷事臣[illegible]孔子告老之大夫也而陳恒之討則
沐浴以請[illegible]之臣子也而權衡之書則執簡以
往誠謂[illegible]可一日不明于天下非是無以正
人心維[illegible]國脈也前臣有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形難
掩一疏欽蒙
聖旨[illegible]輔方從哲[illegible]稱忠慎
皇考[illegible]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illegible]言[illegible]思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

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據實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
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着併議來説該部知道欽此又
有院臣鄒元標天地有大經常一疏復蒙
聖旨實錄據實紀載且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
修豈容以意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
欽此從此賞罰是非並可廓然章明臣月餘來惟有靜
聽會奏以待處分而已惟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爲無
端被誣然據其説無乃欲蓋彌彰臣故不得不就折之
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及同官於内閣
又云因令可灼與衆共議臣不知令之者誰一云 内

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臣
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爲何藥味
皇考症相宜與否如何也而忍[illegible]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
此時從哲亟　請逮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根雪敷天共憤而滿　朝群攻僅票回籍調理以
待大臣優去之道而待么麼立當斬之人非已實進之
可寬貸如是夫賞金可誇曰
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誇乎踪前則過信可灼有妄進

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
乎弑者也此臣所謂百口終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也
立后事據其疏云臣不知有例與否夫無以妾爲妻豈
爲相七八年尚未讀孟子而欲他索例乎又揭云縱令
二十餘日夫欲立后於二十日之前而上揭於二十日
之後直待群情洶洶不得已而姑爲之可乎又云臣當
藏諸閣不敢傳諸外其爲新政之光非淺鮮然則前者
何若傳之以爲新政之累如是而臣謂其漫無主持一
任行止殊不能解也[illegible]儻欲聽政據其疏云具揭立催
亦止爲移宮耳夫移宮臣未嘗不謂其有揭也諸臣

請在初二日從哲　請在初五日其一切章疏在　乾
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　國政幾於中斷賴
他輔臣一下午訪知之而臣王更益急　請
皇上試檢從哲移宮揭中胃旨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
臣從邸報中恭誦聖諭云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如
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
在又　諭云凌虐不堪朕晝夜泣涕六七日此闔宮内
臣宮眷共見而不忍言者從哲爲　顧命元臣貂瑺貴
戚誰非姻里使少肯義　於色何至令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辯
也至議
尊謚原擬恭　進賴科臣魏應嘉糾之乃始改爲
顯皇帝既詳述議謚始末而竟諱此一節則應嘉疏何從
來如是而謂議恭爲咀張　君國何以觧之夫此事業
已見諸章疏四方明明共見
聖明所可按籍而稽者尚且抹冇以爲無則凡與竅中機
密重事閣臣所得上下其手陰陽其術者安得不張無
以爲有無怪立后
旨禮部以爲内閣方從哲傳蓋直筆亦僨辭也總之人心
一正則百事皆正人心一邪則百事皆邪從哲惟智術

横恣後將何極世固有徇之適以害之而損之反以益
之者臣以爲止而弗封是所以安藩也而其不安之狀
臣未之敢深言也國家之所以待藩封者最厚矣覃恩
例中絶未有及藩封者而今突有此請曰覃恩溥沛應
與在朝異姓諸臣一視同仁夫藩室以世世子孫無人
不遞次封爵爲恩諸臣以幸遇覃恩或各得本分封廕
爲恩何可牽比今此說一開藩室誰肯自以爲不宜得
恩者中尉既以恩爲郡王則自中尉而上爲將軍爲郡
王者何以加之恩至爲親王者又何以加之恩自中尉
而下無爵者又何以加之恩且進封者以恩加則凡受
本等封者又何以加之恩究且環視而起攘臂而先非
獨臣部不能爲　國家搭此干紀即閣中司票擬恐亦
不能爲　國家搭此干紀也臣以爲止而弗封是所以
安　國家也而其不安之狀亦未之敢明言也毎歳冊
封有定例亦有定時今徇一非分之封而稽彼當與之
封非所以懷諸藩屢降不爲例之旨而稽彼例遵祖制
之旨尤非所以惇典禮是直目前吃緊顯然不安之一
端耳頃者江右宗室幾成大譟矣豈宜慢藏而更誨之
盜伏惟
聖明俯俞臣言其存機等不妨以祖制裁之以爲藩封受

中興之美惟劉向言之而哀 帝不聽故終有陵夷之勢
臣今願
皇上赫然大業超於漢宣不願臣勤勤無益徒爲劉向也
臣具此疏已久正緣靜聽會奏未敢遽上昨邸報見戎
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忠愛至情亮亦
所同其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即知僨事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也
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夫謂未
嘗見輔臣進藥則已可言之人亦自可諒之單云寔未
嘗使則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推
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
爲言之不然則非其子弟之親乃非其朝夕之素使別
有嘗爲豈能盡知而云寔未嘗使耶如立后事云閣中
事繁其揭在後夫事孰有大此者其以幽爲宛真以婉
爲諷乎亦從哲之所娓而難當者也至云言封者不封
言移者已移存而不論可也夫爲
皇上厚待 皇貴妃 選侍仁義並行存而不論猶可政
本何地 冉華何時從哲罪狀一切置之不論事成則
閣臣受其恩事不成則閣臣弛其責閣中自此無官守

國家自此無典章長天下奸雄亂賊之氣者必此言樞臣
或不其然尤望諸臣之善解之
皇上之善聽之矣伏乞
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
可灼考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到底庶可以
慰
皇考在天之靈抒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奸邪亦有所畏而不敢逞其於 國
祚靈長殆非小補臣不勝叩激待命之至奉
聖旨已有旨會奏了該部知道

禮部　題爲

聖恩決不可濫

祖制決不可違臣部決不可奉行非禮萬乞收囬成命以保社稷治安事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天下常治而不亂者惟法守二字相維而共持之有法不守是無法矣國家而至於無法則一切委縱舊制蕩然宵小擅之以行其私姸宄窺之以竊其器尾大不掉蔓滋難除臣部之於今日有不得不終守之者則秦王誼漶違例請封之事是已秦王之爲其子請封四王也恩所難加法所必禁臣等前疏入告竊意

聖明定毅然裁之有不待臣詞之畢者乃復奉

聖旨秦王爲子請討空爵一葉大典遍來大小臣工俱有恩蔭王係首藩特准即同各府一併冊封該部不必執奏後不爲例欽此著

皇上於封爵大典止以空名視之固宜累勤明旨曲徇懿親以爲無傷而臣實不知其可也夫

皇上所以躬執魁柄者惟此封爵耳馭予馭奪惟上所命秦藩縱恣驕蹇非分妄徼予之不足爲特恩得之將藉爲口實豈惟例後加封者盡援以爲故事尋常中尉個個乞恩雖有後不爲例之條不足以禁戚何體統戚何世界此時

皇上亦悔用恩之褻而不可以訓矣臣故以爲

聖恩決不可濫也

祖宗舊制謨則並懸

皇上握之爲

詔令閣臣執之爲票擬臣民奉之爲章程若漸漸委棄任意遊移初以一二嘗試其姦終至百千盡失其故不至大廢祖宗成法不止究豈一日四王已水有障防而自決之家有垣墻而自毀之將何以立臣故以爲

祖制決不可違也且臣

皇上典禮之臣也辨分定志當尺幅持之而以無例之事悖謾奏擾如待驕子畧無譏訶豈持褻臣部爲無人實亦玩明廷爲無法試問

祖宗朝治辦時有敢以違禮妄請如秦王者否即遍來十數年間秦王橫恣每每多所擅請前後部臣曾肯進例順旨一與之否皆必恪遵條例申明職掌寧以小忤成其大忠臣故以爲臣部決不敢奉行非禮也且該藩乞恩疏欲自比於臣工恩蔭夫臣子恩蔭非特祖宗舊例亦古今通行若藩府之蒙建置貴賤大小並受

皇恩不啻如天覆如海涵矣分已定矣澤已隆矣更無復

可併矣國家二百五十年來未有單恩部例開列封王
一欵者以從來未有之事而徼從來未有之
旨大駭聽於
聖恩爲濫觴濫則啓僥倖之門於祖制爲踰涯踰則開玩
竊之端於臣部奉行爲溺職溺職則大壞極敝而不可
收拾察影見形覩指知歸亂政亟行莫此爲甚勿謂爲
細故而不之省憂也方今四方逆亂正患無法可束無
力可弭豈宜封爵大典朝廷更自生亂階古云用法者
強則國強又云亂之所繇生也則儀衛以爲階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示之以禮以恩斷決之朝廷以典制還之

祖宗以職掌付之臣部則獨御之柄斬然不移旁睨之
覔蕩然盡塞國家精明治象凜凜誰敢有越志哉臣以
爲此舉寔始基之矣除前冊封職名具本特上候郎
欽賜點定外爲此謹疏
天啓二年十六月初二日具題初三日奉
聖旨存機等係首藩之子奉旨三次准封郡王空爵如何
比臣子瀆奏遵旨即同各府一併冊封後不爲例准此

禮部　題爲
聖朝太體當慎愚臣分守可原懇乞
聖明收止成命以安藩安國家事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
臣等前以秦王請封存機等事陳言屢爭郎科臣道臣
公疏單疏不啻辭切已而
皇上猶未俯俞明綸再四臣等何敢不仰承但臣等爲
皇上守禮爲計國家大體反覆思維終有所不可者
皇上得毋以親親之念足爲愛藩乎而不知藩於是轉不
安又得毋以空名之典於國家無傷乎而不知國家之
懸伏大可憂所奉

聖旨比照潞吉等府空爵舊例夫郡爵之進封元非例也
數十年中亦寥寥晨查得萬曆十五年奉
旨該府所奏既於要例有違罷輔導員役又二年奉
旨今後再有援例的該部科參來照如日星安敢悖違今
秦王所請者不止一王又不止爲已曰　進封之府論
不過九府而已即皆具以空爵亦是不貲之惠曰臣藩
幸甚諸藩幸甚是明[illegible]請也曰要例勿拘是明
欲違
祖制也且中尉之爵不卑[illegible]嫌不屑曰不肯並受降
封即冠婚皆廢其無涯之志如何此而弗爲限制爵[illegible]

之獨有故忌憚之偏無惟貪榮祿阿婦寺之意多故明
道理戴
聖明之意少　議謚恭帝是敢于陵
皇祖也其緩止立后是敢于悖
皇考也其率易進藥是敢于輕
皇考也其默覩垂簾聽政是敢于欺
皇上也既陵
皇祖又悖
皇考既輕
皇考又欺
皇上歷事　三朝便畔逆　三朝有臣如此
皇上忍令坐保榮祿不一問耶忍令
皇祖
皇考大佬終不報耶忍令　大内進物毫無顧忌而小之
則生小人微倖之心大之則開奸雄睥睨之禍耶臣直
一介孤臣耳惟是大義所在普天同仇非其私讎無不
以臣爲　典禮不可不言者然非
明主大阿在握威斷獨持則從哲播弄熒惑更有不可知
如何者也臣觀前史魏相請誅霍氏劉向請誅王氏皆
以九卿而論宰相者也惟魏相言之而宣帝行之故有

恩已極不當更希冀他恩是於
皇上有秉祖制之恭有裁藩封之義有樂受盡言之明有
周思防患之實其爲聖德懿美不勝書而該藩亦得秉
憲貞度不驕不傲覬以爲諸藩倡而不爲亂始其受恩
也更多昨科臣郭尤厚一疏伏讀
聖旨存機等已有旨了近來恩典委多冒濫陳乞不已將
何紀極着該部即行申明不許瀆奏其餘併與議行欽
此臣以是仰瞻
聖明裁恩倖慎封典至意是臣等一念守分微忠所欲終
爲[illegible]
皇上效而不敢貳者郎
皇上罪臣顓愚臣等亦丹心焉
天啓二年七月初七日具題初九日奉
聖旨存機等特恩出自朕意准與空爵以全首藩屢請之
體且有前例侭部再三抗違甚非敬君之心着即擬王
號行造定于七月内遣官與同各府一併冊封不許再
來奏擾有悞封期後不爲例欽此

禮部　題為月星異變乞備陳言事祠祭清吏司案呈
到部准行山東巡按趙彥揭稱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巳
時偶見天上月則當午月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
隨月西轉等因到部臣等見之大可駭可懼隨檢自漢
及魏晉來盡見月星凡三象徵不同占亦無明文大約
陰盛陽微之極非尋常變異比項齊魯亂賊攻城掠邑
血流徧野殺氣彌天疑亦當之然臣愚慮尚不盡是臣
聞殷憂可以啟聖多難可以興邦數年來奴酋薦食喪
地餘二千里土賊跳梁挻動幾三四省而齊魯中又勢
甚披猖矣臣等竊自維省都緣平日狃于因循沉於參

養當官無勤恪之義臨事乏慷慨之心在在失於堤坊
事事貽之瑕孽無怪民之貪亂而寇日生心也倘天未
悔禍患成不戒臣等死有餘咎即身膏斧鉞屍捐草野
胥不足以報　國家恩養萬一贖生平罪過萬一當此
時而不中宵股粟相對惶汗者宜非人情敢不痛加猛
省戒彼泄沓覷思臣等尚屬分職才弱力微何能為特
輕重大小挽回所望　廟堂之上　宮府之中相與并
心一力卧薪嘗膽思寇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忽有
事則必精詳故與而不恭以私恩有言則必樂其骨鯁
而毋拘諸忌諱寅宵悉登錄無遺㡬奸邪立討斷不移

時煥發精明之氣振起疲惰之風庶幾其國有瘳乎而
臣更復有區區芹曝欲效之
皇上者臣聞天下之大可以名鼓三軍之衆可以氣使匹
夫然諸立談頃刻便動色相矜易面相向況以
至尊之精神意氣一動於宸極天下未有不梟赴響臻風
行草偃者也今　講幄雖已暫歇而詩書圖史應不輟
於覽觀朝見雖有常期而左右䙝御尤當防其微漸謹
之又謹日新又新念罔痌瘝愛絕昵倖盡撤煬竈之蔽
以大聰明默祛之奸以固太阿是在
聖明之日儆惕焉臣又考

玄晏齋奏議

祖宗朝每遇星變災異輒有詔有諭訓厲臣工當此天變
非常人心騷離之會乞
皇上特命詞臣撰諭一通嚴勅臣等奉職無狀之積愆盡
寫　皇衷遇災省躬之實意傳示天下懲創將來愈怵
惕愈增修即田農野老見之感涕草澤奸雄聞之喪膽
況　天心仁愛　帝德好生易災為祥反危為安呼吸
感通機括當必在是即日下月星異變偶見一方其或
不為大損而轉為儆助亦未可知臣愚不勝惓惓臣等
恭候　命下以次日為始青衣角帶修省十日緣係云
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欽遣寧夏右衛軍蒙
恩召還准復官
誥孫　恭具疏稱
榮命忽承病衰難赴懇
恩賜免以安愚分事恭惟
皇上
神武合天
英明振古
奮周王之一怒戢亂安民
廓虞帝之四聰求賢更化奸宄掃蕩
仁政汪洋田夫野老無不慶幸
大聖人復起一時振作屹開千載之勳業而臣以罪戾餘生
蒙
恩肆赦俾得鼓舞
光天化日中矣頃接邸報　內閣大學士趙以原官協理
詹事府事伏念臣材非世用識闇時宜通籍三十餘載
未有片長受事或一年餘或二月餘輒思引退衆口交
攻總係微軀之自取本心未盡獨逢
聖主之能寬初以人言之攻特還臣官

一本為
聖澤汪洋復蒙
恩諭捐縻思效竭蹶不前事臣蒙
聖恩錄用隨具疏控辭伏思
皇上秉乾中正秉離清明一善爲師萬幾悉洞真千古不
世出之　聖也除殘止亂褒忠植良真千古不易逢之
治也頃
皇威一奮虜酋不日勦除使匹馬不留天下臣庶無不仰
大業中興正聽下風效末力之一時矣況臣質本恫愚
材尤猥瑣
皇上收臣於罪罟將行之日察臣於衆言未諧之際霈以
溫綸令之就列臣思古來明君愛士能與之爵位而不能
盡滌雪之名行治世憐才能滌雪人名行而不能必畢
置之生全恩知如臣蹐地跼天無可爲報稍有筋骨敢
不竭力於當官即嘿自念本心豈能不希榮於進取無
柰魂消者備常百遍病篤者已逾五年支離數步氣息
不伸囁嚅欲言齒牙多脫自秋徂冬旦夕憂惶庶幾筋
力痊可恨不匍匐奔趨而宿病非望痊之症衰殘尤易
促之年寸心霄漢以常懸翹首承明之難赴臣之薄命
應降罰如斯

聖明覆育
天地生全臣有齗戴無極而已伏希
皇上俯憐臣志萬希准與釋放牀蓐間仰企太平歌呼
萬壽酉虜悉心而向順　皇圖安固以無虞尤臣所稽首
祝
天晝夜遑遑者也臣不勝悚息翹企奉
聖旨卿介品貞修士林表率已有旨着速供職何得又辭
宜即遵諭遄任愼勿再延該部知道

皇上虖斷英資
聖神首出除殘撥亂近代所希當立見薄伐之周宣豈止
爲閉關之光武寡瑕多孽惟精明廼必可勝之圖兵餉
雖艱維愛養操常不敗之勢威烈益宣于華夏　榮名
常耀千古今臣愚不勝戰竦延企之至

讀困思抄集題

學以明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不可見而見之於書其言雖千條萬端而其大要不外于人倫物理必倫

理明而後成世界天地得以位日月得以明苟無倫理則舉世皆昏昏冥冥即心身性命安置何處堯舜開道學之傳便以明倫爲

第一義大學明德親民歸于止至善又恐人不知至善爲何物故引文王之敬止只在君臣父子國人以示的而且謂不知此者即

困思抄集 題

不如邦畿之民與綿蠻之鳥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後世粃儒妄以知止爲聖學之秘傳務深求其說而於聖人之所自訓自解反棄

而不顧又日紛紛然爲致知格物之辨夫人倫物理之不知卽是物之不格何以能誠正何以能脩齊治平如是而欲言致知知止豈不悖哉余昨歲南歸遇孫淇澳宗伯于途偶爲譚此宗伯出其困思抄相示開卷言知止卽與余合余喜而盡讀之其所講解發

明皆從實證實脩體貼拈出而又無一字一語不根于倫物至其精警痛切處足以醒人耳目沁人心骨則又多余所不能發者是大有功于聖學而今日天壤間不可無之議論也往余在成均與宗伯有一日之雅比濫政地而宗伯家居時以書相規切語多侃

侃其後宗伯入都稍知余之甚每[illegible]輒言天下國家大計無一語及私其禔躬刻勵當官盡節皆余所不及嘗力請分封事曰此事不了共與師皆當拚一死余曰何至是去可矣宗伯曰去何足以塞責盡其凡事認眞不顧利害皆如此其於知止之學必眞有得者余故書此于簡端以見宗伯學問之大意焉

福唐友人葉向高書

玄晏齋困思抄敘言

今

聖明道教翔洽學士大夫率都雅而譚名理顧天下國家之事一屬於躬或素心

爲變而末路多挫何也則豈非不根極於性體第倚辨於材氣其中有所不足者乎先生文章道德歸然望於寓內體與用合宰不敏惡闒一班唯是受事庀職之餘獲聆先生提誨有日因請所爲困思抄者讀而卒業津津數千萬言靡不根厥夙脩抒自靈詮證

獨見於百家匯求爲異剖未發於千古不害其同其大旨要在闡明孔孟性善之說使人自見本來面目其上焉者有以知堯舜之

可爲而下焉者亦不忍爲暴棄之習抽關啓蔀直可與太極圖西銘諸書竢諸百世蓋知性無過先生矣夫知性者無足也而無不足也無足則撑柱乾坤任天下於吾身而冲然若見其不足無不足則一切禍福利害寘吾身於天下而怡然又自見其至足信理

而行豈顧問哉是故可以不緇纖介可以壁立千仞可以百責擔當矢諸衾影夢寐可以一片血誠對諸天地鬼神可以昌言悟

主而不尸其功可以一辭去國而不有其名疇謂先生而以材氣用事也者蒸民之頌山甫也盛稱其夙夜補衮之功以爲天生保兹

先覺辨　大學義
知天命　忠恕 壬子贊
克復　賢不肖
成章 壬子贊　深造以道
山梁雌雉　闢楊墨
掘井　絜矩
不誅其敎二　朝聞
未發解 癸丑　浮海
取與 甲寅夏日　順天 甲寅夏
困思抄　經義三章　畏匡 甲寅九月
庚物辨 甲寅十二月十七日　貳過
下流說 丁巳正月十七日　自致 丁巳五月十一日
斯立 丁巳五月十一日　沮桀 丁巳
求放心說 丙寅六月初一日改定　下學上達說 三月二十二日
知之次　默容 十二月初六日
是心說 辛酉閏二月二十一日　立達
問孝 六月二十日　弟子入則孝章 丙寅八月十八日
氣說　盡心 丙寅冬
知之 戊辰六月十六日　百步之外說 戊辰七月廿一日
爲人孝弟章 崇禎九月念九日　致曲

知道 己巳　有知
所立　知生
內省　說中 庚午
可聞　致道
鳶飛　養氣
見知　瞑眩
養志　微罪
違之所恐　微子
言志　正鵠
中立 辛未　誠明
公冶長　有恒
烏獲　恭巳
指掌　三代
善信　成人
無窮　無終食之間
孺子歌　明旦指
爲人孝悌
無名之指
赤子

晉陵孫愼行著　男士元

知止解

知止不明非徒錯看大學竟錯過一生學問止即仁敬孝慈信是至善也以此明德德始明以此親民民始親豈惟道當止抑亦人不能不止處人不能舍倫之外別爲人亦不能舍倫之外別爲學故特稱止知得至善眞然後而定而靜而安而慮而得相因而至故曰於止知其所止今學者誰不識有人倫但覺人倫外尚復有道盡倫外尚復有學即不可謂知止即一出一入精神終不歸歇思致終不精詳擾擾茫茫如何有得止時得與中庸得一善同是知邊事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兼全方是實止方究竟一得字經文知先後知本俱已明列只知止引證文王在後人却忽而他求纔說止輒想到奥妙說定靜安慮又想做皖空守寂類諸子百家之說何不試思之文王所稱緝熙敬止只仁孝敬信慈在在能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蓋三代以下道術不明久矣只節義一途尚在人倫內然已多不合道者至說道德即未免悠悠空曠若功利辭章更夢想不到人倫地位嗚呼何不于知止急求之文王之止未及夫婦故後足之以桃夭未及兄弟故後足之以蓼蕭朱子所謂推類以盡其餘者也非是倫外尚別有道別有學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弗受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可見砥行修名凡屬意見用者縱做到讓國事業聖賢視之只是舍簞食豆羹維日用人倫循循用力乃所以爲實學所以爲大人中庸知仁勇達德全在行達道諸章至聖至誠至道至德便明挑出至字

昭昭

曩有友疑中庸今夫天一條余無以對歸而積思久之是中庸直指性體而天所以開人與人合天者盡在是夫以天之浩蕩竟不知何處津涯何從湊泊直揭之斯昭昭而天可括且天道無窮而曰及其無窮豈真有積累乎無窮皆斯昭昭也所謂爲物不二者也故能常繫常覆而不測之用神夫吾之心不有昭昭存耶一念如是萬念如是一息如是終古如是蓋不盈寸而握天地之樞焉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又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正此物也故地與山川俱詳列並言正欲人博觀俯察而悟昭昭之覆果無窮也然地山川則曰一撮土一卷石一勺有形可見故有一可指而天直曰斯昭昭雖有愚人當下可見雖有智者無從名說君子請以是試思之

關雎

哀樂皆根乎性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寔于是在始吾誦關雎之樂不淫哀不傷以爲聖人之有至德而已而曾不知反之性也已而知聖人之盡性而淫傷哀樂之際茫不知辨也及吾忽有省焉而後知其辨也吾蓋身試之哀而然始吾哭吾父也數千里奔歸見星起者百餘日忽聞人言若不聞者卽平常語忽不解明年坐寺中連雨無事一晝覺心有懸絲視蛛絲更細長不能分一垂直下心爲之醒自後期年襄事吾尚能執勞夫兄於父豈不相懸絕哉然吾哭仲兄半月餘當午怔營惛惛力遣未止然猶一月哭也及聞伯兄喪哭仆地再哭不能辟兩足軟不步者年餘夫吾誠不能致哀吾父然以兩兄之情論又不啻減半矣而憊乃倍說者以爲年漸加長且亟喪之後其摧必甚是固然然而未悉也吾念方哭父時弟知父可痛悼而已心一往而計無還以陽明勝者也及其哭兩兄也陰氣之乘多矣思兩兄氣稟皆兼人又伯兄五十仲兄更少五喪直在百餘日內人生呼吸竟不可保不覺內顧而傷故每一哭泣輒若骨節解碎又居閒時思對人時言仰天時嘆銷靡愈裂至今數年猶然豈必盡以兄故乃思吾之哭兩兄果誠哀也當何遂至極憊孺子終日啼號無損天和

中年傷感困頓不文人生往往如是乃知哀與傷辨夫哀性也而傷特情之私也性愈用而日新情一沉而立敗卽樂淫何莫不然陰陽訢合天地和同此樂之爲正性也好色少艾貪愛相乘此淫之爲私情也古人稱邪淫不稱邪樂文王刑於寡妻雝雝在宮后妃窈窕婚姻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琴瑟鍾鼓可弦可歌不聞以樂損德今之人則未樂先淫未哀先傷者也又認淫爲樂認傷爲哀又祇見其淫不見其樂祇見其傷不見其哀悲夫關雎蓋舉其什非特首章也諸詩多爲哀樂發論之皆足見性

學文辨

人之所以爲人實行而已若不孝弟不謹信不親愛何暇言學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儘他全力欲都用在行上文卽古人道術教人行者也但說弟子之行尚敦朴一邊源頭多有未洞徹調理多有未停當須學文方日長益文者道之燦然可見者也學文蓋將入道也故弟子以學文爲行之終君子直以博文爲約之始孝弟直到禮節文樂舞蹈謹信直到庸德庸言慥慥汎愛親仁直到曲成道濟方稱博文約禮然從博而約卽文爲禮總只是因文見道總造詣到極全其聰明未免以偏至入故但可曰弗畔若顏子博約並入無先後可言且曰博我約我則又躍然得所以爲我而文與禮特其名目得我則無在不是文禮無時不是文禮而道蓋無容言說至如弟子記四教曰文而不言博又曰行曰忠曰信而不言禮總三字方合得一禮字見道與成德不同在顏子方能深見乎道在諸弟子不過各成其德耳然顏子尚稱欲從末由足知見道之難而文禮尚爲寄用也夫文無窮盡隨人所見若論文之極卽文思文明夫子文章文不在茲是與約禮豈真兩截有先有後但後人學道不得不從文入凡學人俱稱弟子非年少之謂也

不念舊惡

不念舊惡昔人以爲清者之量乎直以爲仁者之心往即中有友聞予言而正之者曰夫子不厭不倦仁也而夷齊非也予因舉孟子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以對友無以難予遂言曰夫夷齊不立不言之心正夫子不厭不倦之心也人情多有好勸之不從痛絶之乃始改心易行者夫夷齊之惡蓋亦出於無可柰何也至不念而本懷盡見故孟子謂百世之下聞風者興於此見仁體之流注焉若嘵嘵然洗索之是苛者直泛泛然疾痛之無與者也況事屬已往又何容追咎乎因是嘆今世不獲善人之用士人不獲日新之利俱念舊之爲患也非必惡也即一眚輒追求焉無已蓋人才之壞多矣讀韓子原毀一篇可爲明鑒其曰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其足破千古人病痛

不思勉

世間不誠只爲有思有勉吾人要見得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真切是爲擇善擇久分明將思勉心一切放下日用云爲純是性真運用是爲固執故擇執之聖人即從容中道之聖人夫擇執非思勉之謂也聖人所時時用力者也惟用力故言從容愼思正恐思妄得也勉強而行謂力當勉用非道可勉中也即愚到必明柔到必強道何嘗不從容中或謂思勉何可不用余曰吾人唯此性命之精一不容思勉處凜爲運用何用思勉如孟子所稱可欲之善是何從來聖神不可知之境是何從入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種種工夫正爲思勉猝難去耳曰若是則世人俱不合思勉耶余曰即世人亦何處用得思勉辟如見入井惻隱豈嘗思入井之可哀而後勉爲惻隱否孩提愛敬豈嘗思父兄之爲親而後勉爲愛敬否夫四海之當保獨何異于孺子天下之可達豈獨遜于孩提嗚呼此可與知性者道也

慎思解

夫天地萬物何以位育三千三百何以經曲惟有慎思一法能使心神默聚性體時彰艱難處一切貫穿鋪張處一齊收束孟子謂思則得之不害誠之不思也此說誠者不思而得不妨人之致思也余嘗積以思驗若思常欲未思而中若矯矣思詞章久之亦有忡忡動者倘思道理便此心肅然不擾亂若思道理到不思而得處將自水止淵澄神清體泰終日終夜更不疲勞且思到得來又不盡思的時節不必思的境路儘有靜坐之中游覧之間立談之頃忽然心自開豁覺得率性之道本來元是平直自家若向煩難搜索是亦不思而得一發竅一實證孟子

小人之中庸

小人中庸最難分疏然看古來所稱胡廣中庸則畢竟近乎人情者是然人情天理原無兩項惟循天理即人情自安所以謂君子中庸若狗人情未免扳附天理所以爲小人反中庸人情所最欲者利故聖賢常以天理隄防之曰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至衣食安飽屢空貨殖之際辨析極明而許衡乃曰學者以治生爲急夫治生與學道何關而顧以之爲急聽其言若民情日用之所宜而究其用即壞方寸之極敗名檢之尤不過此一念爲蘊釀然而公然書之冊以告後人可謂無忌者也蓋至今祖之以口實竊之以行私者中人以上往往不免故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意也嗚呼此董子所以爲醇儒也由此以推則凡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謂君不能託之將順細人姑息婦子嘻嘻似乎皆人情日用之所宜而其終不至大敗極獘不止此真後世之中庸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

昔公儀休爲相見妻織布怒而出其妻之舍見茹葵慍而拔其葵人問之則曰吾已爲相又奪閨夫織女利乎夫爲相而家尚織布茹葵今人有之尚不失爲賢者未然而公儀子深不欲而董子且首述之以明上大夫義利之大坊此正吾人斟酌中庸處

尚論說

誦詩讀書知人卽鄕國士皆當爲之何至天下士方尚論要見論古與學古不同學古是壹意以古人爲師論古方與古人爲友論者品第高下必我造詣意見與伯差不多方可論如一鄕善士當不敢論國士一國善士當不敢論天下士卽論也無當況古今善士豈可輕論知人亦不止知彼一人之人直須知從古以來之人故當論世孟子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如一鄕一國止可謂之地必盡天下看方可謂之一世然則盡古今天下看亦不過謂之世如子貢說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便是子貢的知人論世孟子說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皆五百餘歲中間見知聞知之人一一指數過方是孟子的知人論世

戒愼

人者天地之心而人所爲爲天地立命者惟此一點兢兢業業不容已之心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如此則順不如此則逆故云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又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吾聞云戒愼乎其所不睹卽庸德之行卽不動而敬恐懼乎其所不聞卽庸言之謹卽不言而信明此之爲明善誠此之爲誠身有一人非儒者也而忽言儒曰莫作見乎隱解謂有見隱二見莫作顯乎微解謂有顯微二見如是方愼獨方合得不覩不聞余心駭而存之者十餘年又有一人非窮理者也而忽言窮理曰莫見乎隱則無聲色之末莫顯乎微則無毛輶之倫如是方合天載無聲無臭而爲君子之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余又心駭而存之者數年乃思兩說不甚異卽與世說亦不異然尚恨貫而隱與夫微之顯未及相印證

性命說

性命孟子分作兩邊說正要破人兩邊見說性處便有命何得謂性說命便有性何得謂命君子不謂性故曰天命之謂性君子不謂命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命只是理義之命性只是理義之性無容二說也

貴道

嗚呼此曾子臨終囑付最切最苦之言後人何得悠悠視之曾子拈出道字又說君子所以貴道只爲容貌顔色詞氣三事此三者一有不得曾不足以立人若三斯字君子只於道着力三者自不期然而然夫遠暴慢遠鄙倍近信殊平常無他善然細玩之卽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不過是曾子一生弘毅任道忠信省身故其于道得力如此卽前章戰兢臨履啓手啓足正所云動容等項實驗耳若籩豆之事不過以爲有司存夫孔子俎豆嘗聞入廟每事必問籩豆豈不是切要正欲將此切要的形容道尤切要大

凡運用無形而純然有以自養者謂之道功能稍著而灼然有以自見者謂之事今人知事不知道卽畢力勔勤蓋世猷爲總謂之籩豆事耳當時魯秉周禮三家亦有學禮於夫子者故曾子直欲奪其平生所最慎重者而反之道至此於有司四惡之科其言絕痛嗚呼曾子特恐人之不肯也故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人若不心知道果可貴豈不辜負斯言

致身解

事君致身朱子以爲行之盡誠漢註則曰不過能致身而已若甚易易漢去古未遠人皆知道看得君臣之義重死生之際輕且以事君言致身本非極至事古云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夫子謂殷有三仁謂武子愚不可及縱一死豈遽完得所以古人致身不過如賢賢能易色事親能竭力交朋友能有信皆平常日用之當然者而已故能致身不過人臣之常若不致身便是不臣之極蓋自叔季以來世道交喪朝君臣暮讐敵其流弊至不忍見止緣一死判不下耳由宋儒而言欲看得死難即人之舍生宜真由漢儒而言欲看得死易即人之偷生更可媿

生說

告子以生言性執已發而遺未發便是無頭學問且以天命言性正所謂凡聖同然理義悅心而形體不與焉言生則未免涉形體矣烏可爲性夫人之與禽獸異也以形體觀之不啻相千萬矣而孟子特謂之幾希可見形體之異聖賢不謂之異也惟是理義之悅惟人有之而禽獸不能所謂幾希者也今若以形體言性則犬牛人同有生便同有性正如以色言白之謂白只一白白羽白雪白玉亦同一白而所謂幾希者惡從見之說者謂生非形體特生機夫既有生機非無可指既有可指便非未發正白之謂白之說也然則生終不可言歟曰性未嘗不生也而實不可以生言也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與性固有辨曰大生曰廣生皆天地之用用即已發不可偏執爲性也且時行物生天地位萬物育聖賢亦何嘗不言生但從生言性雖性亦生從性言生雖生亦性雖性亦生必至混人性于犬牛雖生亦性方能別幾希於禽獸

孟子性善 ○ 可使爲不善 ◉

中圈是性善
外圈是爲不善

告子無分善不善 ○●

兩者不存并性亦不立

如此並衡便把眞性來做兩件孟子說性善卽人有不善不害其爲性善後人旣宗性善又將理義氣質並衡是明董有性善有性不善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了且告子說無分雖不明指性體而性尚有後人將性參和作兩件卽宗性善而性

性卽理

氣有淸濁

淸賢 才禀於氣 ○

濁愚 ●

氣質篇

孟子謂形色天性也而後有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氣質獨非形色乎若形色而可以弗性是天命之性可得而易也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而後有謂論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夫使才而果有下愚是有性不善與可以爲不善之說是而孟子之言善非也（朱子云有耳目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于張程說云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然又云程子所言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孟子謂故者以利爲本而荀子直謂逆而矯之而後可以爲善此其非人人共知固不必辨但荀子以爲人盡不善若謂淸賢濁愚亦此善彼不善者也荀子以爲本來固不善若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亦初善中不善者也夫旣善則彼何以獨不善初旣善則中何以忽不善明知善旣是性則不善何以復繫之性然則二說又未免出入孟荀間者也荀子明王道述禮樂其言矯性爲善最深最辨故唐宋人雖未甞明述而變化氣質之說頗坐類之云（荀子從祀至國朝方革）

由孟子之性善則雖爲堯爲舜之事業初不見其增益使天下歡忻鼓舞而急還其本然者必此言由後儒之變化氣質則或一鄕一國之善士已不勝其功能使天下矯強畏難而偸安于已然者必此言

富歲凶歲弟子降才有殊人誰肯信卽拗　肥磽雨露人
事不齊而謂麰麥性不同人誰肯信至氣所　之性不過就
形生後說若稟氣於天成形于地受變于俗　正肥磽雨露
人事類也此三者皆非吾所謂性也今　小同者強
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illegible]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
知也如將一粒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
意顯然成象便是質　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
質不好其生意同而生與不生則前三項使然不可歸之
性也故所謂善反者只見吾性之爲善又知吾氣質之能
爲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氣質之不善而後還一理

義之善則是人有二性也夫二之果可爲性否
孟子　諄諄性善爲當時三說亂吾性也又諄諄才無不
善恐後世氣質之說足雜吾性也獨無善無不善高明者
尚宗述之而以出自告子又小變其說以爲必超善不善
乃爲善嗚呼此亦非孟子所謂善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夫
不待超而無不善此則孟子所謂善也易云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此則孟子所謂道性善也
或疑性善氣質又善下愚何以獨不移曰此自賊自暴自
棄之故非氣質之過也然則生知學知困知又何不同曰

此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也相近便均是善中不可一律而
齊然則性之反之可謂同乎曰孟子蓋以湯武合堯舜非
以堯舜劣湯武也正所謂均是善中不可一律齊者也終
不害爲知之一譬如水有萬派流性終同山形萬狀止性
終同故人人可爲堯舜同故也或相倍蓰而無筭不能盡
其才此則異耳聖賢見其異而知其同諸說迷其同而執
其異後儒既信其同又疑其異故其言性也多不合
朱子解天命之性章止說一性卽理也四字極的當卽孟
子性善意一脉
曰天以陰陽五形化生萬物氣以成形卽有物之謂也至

理亦附焉卽有則之謂也朱子知性于宋儒中極爲[illegible]
上接孔孟下折衷諸儒可謂集其成者

自反

孟子不動心實宗曾子自反今人祇見得養氣須自反縮直不知知言要自反欲知天下人之心即我心是我心方在病痛中即有人病痛焉能覺得凡人言下一有不得便覺方寸搖撼甚至面頸發赤不能自寧皆是非不明故也凡人只爲一不明故纔有議論便相矛盾甚至專爲學問都成聚訟人既不肯見吾之是而安爲屈伏吾又不能見吾之非而更求進步門戸日多道術日亂即終身自坐詖淫邪遁中而不知故知自反真是知言明道第一義嗚呼此告子不得於言勿求于心所以爲不可也雖然告子之兩不得勿求非真任之不得也其宗旨當在不得之先不使至于不得耳只是聖賢之道存心兢業當其預養惟恐一不得也及其不得則皇皇焉困心衡慮而亟爲自反之圖要於理無不明即言無不善義無不合即氣無不生而後已夫其皇皇焉困心而衡慮者正告子之所謂動心而深弗欲者也不知惟動于不得而後不動於其無不得者真必如告子之無不得也是則心不動矣而縮不縮一切置不論聖賢小心之義荒矣知言須知其所四所字最爲的實

義外

中庸說仁知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義何獨不然故曰故特措之宜也告子謂仁內而非外義外而非內都是偏的告子不知性又以仁義俱強爲故其言如此前孟子謂其戕賊仁義此則姑放下仁單就義闢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孟子只非義外並不曾說義內何則義原不專內也告子既墮外一邊我若專墮內一邊二者均屬偏見故公都子一說行吾敬故謂之內郤被孟季子就敬長彼此說果在外非由內便無辭以應終于孟子決不肯專說內只將庸敬斯須一段圓活機關指點與他認義合內外便了然至孟季子又專執果在外非由內所以公都子飲食在外之說得以終申想當時公都子等既爲孟子闢義外便專執義內今人又見孟子不闢仁內便認仁內爲是非獨闢仁義之大道并失告子之初心所謂到處迷誤

內交

內交要譽惡聲三者總屬私情然要譽惡聲總一名上起念不知何故作兩項分剖看來三者之中亦有緩急未內交交可不內也其事緩即要譽譽亦可不要也于吾身未急至不仁之聲及我乃急矣今人欲做一好事可稱人猶得笑其沽名若去一不好事云懼人議論人未有不以爲急切而亮之者可知惡聲是人情不能不有的惟不能不有的而惻隱尚不爲此足知本心毫無夾雜毫無顧盻一切世間有所利而爲與有所畏而不爲心俱沾染不上故曰人之生也直若有沾染便是不直故曰乾以易知知此故易坤以簡能能此故簡吾心本與萬物一原與乾坤同德而人不察耳今人或牿亡已甚肆爲殘賊一無徼忌并一內交要譽惡聲之心尚有不存安望非內交要譽惡聲之心復能自醒憶

時習

習於鳥爲數飛記云鷹乃學習是也數飛是活動意凡學問最怕拘板必有活動自得處方能上達且天地間之理到處流行有可見有不可見有所言有所不能言以心時時體會有活動機括方能日進日新故須時習舉一隅以三隅反學人之習也溫故知新君子之習也聞一知十大賢之習也默而識之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習也習品分不同當其習而忻然解會適悅於中心則一也非是則俗學而已矣則勤苦難成而已矣曾子所謂傳不習乎亦謂此病故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又曰善學者[illegible]之坎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其次則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夫習之獨見於坎兌者何也坎與澤皆水也天下之萬物有定形而水獨無定形惟無定形而適物爲之形乃周流萬變而不可窮故曰水哉水哉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君子觀於是取習焉夫洊至所以爲時而麗又所以爲悅也且諸卦名惟坎獨加習是習也周易所以爲周易魯論所以爲魯論者其精義其在乎此曰有朋自遠方來不易樂乎兌之謂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坎之謂也

德清厚菴說習是爲善方稱習故曰習貫如自然

執中

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爲人者心心之爲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人心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微孰甚焉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僅此幾希危孰甚焉中卽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非天下之至中不能持天下之至危然非天下之至微不足言天下之至中若謂心有兩而以人心與道心對則將以一去一而爲中乎將盡脫二者之外而爲中乎抑亦參和二者之間而爲中乎今以人心爲形氣之心若屬邪妄殊不知心原無有邪妄如論語有四心字自許以從心許回以其心荷蕢稱有心戒人以無所用心是也大學言心不在焉孟子言放其良心陷溺其心正與不正只言胸中小人不善如見肺肝並不言及心古人謂有胸無心心之爲善也如此後人惟因見有氣質之性故生出一種形氣之心與孔子言心性處頗異

天命說

君子自修只是盡性盡性自然不怨不尤而俟命能俟命自然行[illegible]高無一毫虧缺無一毫不響應不到大德受命不已俟命反之之聖也所謂君子行法以俟命者也必受命性之之聖也卽舜是也然則俟命而馴至受命反之亦可以爲性之乎曰及其成功一也何不可中庸明說武王末受命足知武王可以爲舜也曰末者蓋究竟而後同也然則立命何如曰看修身以俟則立亦從俟來而未必盡受命故特言立必受則欛柄在我命可勿論焉立則欛柄亦在我受與不受又可勿論焉舜武受命者也孟子[illegible]立命者也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言一命字便見與天爲一而又超乎立與受卽欛柄在我又可勿論焉孔子是也又只自任知天命又曰我于辭命則不能蓋命之難言如此（辭命卽發爲律之意）詩書中往往說在天之天此神道設教意如小民無知則惕之以王法人不足畏則儆之以天威故曰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于君若知天君子只盡吾心之天便是在天之天更無兩事是所以爲俟命立命

周南召南

易家人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書云我其試哉觀厥形于二女

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子曰有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一家之懽心以事其親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子思曰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子思始

禮內言不出於梱外言不入於梱

余盖誦出母之言而益思孔氏之家法也內則之言出婦二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又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之出子不宜其妻父母說之不出古人之厚於禮而薄於色如是故遇其幸則爲文王之二南遇其不幸則爲孔氏之出妻夫其不難於出也是正孔氏之所以爲二南也若後世有欲出妻而其妻數之淫慝數十事遂終身廢於世如是而妻可出乎而又况於妻悍夫弱反爲受制而不能出者乎嗚呼生民之本禍福之原君子盖不可不深思也

子夏論學而首賢賢易色夫賢賢易色即夫婦之倫正也易色則必不至小加大賤加貴而淫辟之意消乖戾之端泯即父母之順始于好合北門之忠可無室讁雞鳴靜好終之雜佩所謂竭力致身言信何莫不以是根基故特首言之亦足明子夏之深于二南矣

耳順

舜達聰夫子耳順是也如孟子稱舜則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莫之能禦然則善不屬於言行而屬於聖心之决常人視之悠悠耳當時子貢知聖人亦窺見此意故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不賢者莫不有夫子無所不學無所不師然則道不屬於在人而屬於聖人之善學常人索之茫茫耳

朝聞

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此朝聞夕可之大關也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朝聞夕可之實地也獨怪今之言道者其視道若維玄維嘿不可體會視夕可死又真若獨去獨來不可名言會不知道不過率性聞道不過知性古之死忠死孝死節死義者皆聞道之人也皆夕死可之心也不得以其行偏而少之也夫行有偏率性無偏人知道果如是則日用尋常各有定則無可忻厭無可趨辟吾聞之人云若論世情人時時是死若論聞道人時時可死

朝是開發邊事夕是歸藏邊事二字大可思

鄉原

狂狷者中行之徒而鄉原者小人中庸之徒也夫鄉原閹然媚世似乎深有忌憚的如何卻稱小人之徒曰鄉原一生營營所忌憚者世情耳觀其譏刺狂狷不可與入堯舜其無忌憚豈不顯然明白夫無忌憚之爲可惡也爲執有我見也同流合汙豈真謂世之皆從但恐世不我悅耳內矜名行外精窺覘無非無刺似忠信似廉潔總成一有我腔調有忌憚者固如是乎且所貴忌憚者以理論也夫鄉原之有忌憚于世正其所以無忌憚于理也故孔子以爲德賊賊常民人見孟子以爲邪慝慝則深入人而人不見者也蓋鄉

原者深懷小人之心而小人者大充鄉原之量其所操之術則有陰陽其乘人之勢則有強弱終是一條脉路不得二視今人若遇說小人誰肯自居至鄉原則心畏其名而未嘗不身祖其實至聞鄉原之譏狂狷則陽詆其議而未嘗不陰謂其然夫言行不相顧與踽踽涼涼此皆鄉原之目狂狷而非狂狷果然也今人動輒以狂爲諱卽狷亦多狹小之不敢道夫以孔孟力稱之而不足以鄉原一破之而有餘嗚呼何鄉原之毒中人心甚也說文高平曰原原人是本色之人依然一假中行

舍巳

凡人不能進善只緣看得巳太重纔做一事便欲好名歸巳卽與人相議論惟恐善言不出乎巳以此爲巳卻是壞巳明者不然如才兼勝善餘不足觀若人知執巳如墮溺坑穽卽欲不舍不可得凡人好自帝大衹屬見小若見大者自然覺得善爲充天塞地之善不覺此身爲充天塞地之身何所不取何所不用如三人可師隨在改從若人明知善本大海汪洋巳從何處湊泊卽欲不舍亦不可得象山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何能舍得舍盡卻是大賢聖人須從平生最用功最

自得處猛舍起

偶言

吾聞云須知三仁不過童冠偕遊總是一般意思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又曰一朝而覺生平之過失是爲聞道

正命

桎梏盡喻也以道術論吾聞云於陵仲子之避兄離毋桎梏死者也鄉愿君似忠信行似廉潔桎梏死者也此皆不盡其道者也盡道便率性而行絕無意見束縛故云順受正命盡無窮之理者合不已之命

格物辨

天下總只一物窮得一部大學條理明白便是格物若欲格物另傳則置大學何地知本又是八條目中大綱領真脉絡後諸章中無非此意若其他節目應用直舉此措之耳漢儒却重誠意中庸齊明爲修身第一事漢儒見得不差然說修身爲本元無不該在內故知本便是致知處格物從此而辨如何是自欺自慊如何慎獨此方是誠意處格物若夫如何正修如何齊治格物自可類推故予常以平天下無傳見之治國格物無傳散之諸章者此也至格字諸家訓什頗異若以爲格非心則侵誠且不先知如何辨得非心出若以爲格式則侵正修且不先知却認何者是格式若以爲感格則侵齊治平且不先知豈能曾得我所以感格人人所以感格於我的道理要知格之功無在不有故格之義無處不通然必先格物窮理而後格非格式感格可隨時盡也故知格物是大學實功窮理是格物定論即陽明數番抽換總脫不得朱子窮理即說致良知還是真窮理易曰君子窮理盡性窮理即窮吾性之理也若以爲名物支離此則後人不明朱子之過朱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嗚呼是可謂之名物支離耶否耶

知味解

食而不知其味此一時之失也鮮能知味此終身之失亦舉世之失也一時之失從忿懥等之有所生則終身之失從喜怒哀樂皆失節生可知也夫謂世之無知味似不可信而謂世之人喜怒哀樂之皆不知節則確乎可信者也顏子好學止稱不遷怒即其他可知故曰鮮能知味夫一世既皆不知味則今雖欲辨知與不知將何處印證即欲退而反求吾真知又將何處醒發嘗以吾大病之時驗吾嘗幾絕復醒不飮食者幾經旬徐而飮之湯殊覺悠然有餘味又徐而少嘗之以糜即以爲天下之味莫加此也夫是皆向之所謂泊乎無味者也而今何津津是剝極而復清明之識所爲乍見者也及夫湯糜不足而繼之辛甘辛甘不足而繼之鹽酸膿厚嗜欲紛紜與尋常無異則雖有最珍味交乎前而吾意營營然而口茫茫然其不爲食不知味者鮮耳可見大病之餘庶幾乎性之回而尋常之飮食則多奪於情之偏也古人云多病道心生是也使夫人嗜味常如病回之初節之又節謹之又謹則中和之性可漸還而有味必知隨味隨知何至饑渴之害爲心害哉噫世之人盡釀病者耳其自覺爲大病而翛然欲反其初者有幾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又修身則首曰齊明淡則

不與退

聖人只與人進寧與人退退是不肯向進若與退却是棄人度外便爲已甚故爲潔己進只與今日能潔寧保往者不潔看不保其往則來者之當保可知蓋彼既有意來學則往有所爲固應一切勿問我既有意教他則後有所爲自當急與維新故曰往者不追又曰來者猶可追今人徒以不逆將來一言誤解與退若謂將來我可勿保如是則今日方洗心而學道明日便可任意而爲非縱不於學人分上開一縱容之條却於教者門中生一解免之路近世有壞師門學術人多口實其爲患不小朱子云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義本嚴明何可不守

朱子又云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卽孟子往者不追來者不拒之說也故云以是心至斯受之耳逆與順相反

義利

喻義喻利當時象山一辨之令人感泣今者萬語千言以爲義中有利利中有義分剖愈析塗徑轉寬如孟子說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一何明直痛快而今之人轉借之間之說以爲精密若利善之間常有相雜者然夫利善何嘗黑白爲善爲利何嘗東西今不應東行而尚雜西西行而尚雜東也人情多好善不決視利無傷故每好言精密以自解免若夫信得舜跖所由分僅一善一利之間爲狂甚易爲聖不難夫人何事甘爲跖不爲舜亦何苦必趨利不趨善此心自愧日夜傷徨媿汗不能已其感泣也當不止如聞象山之言而已然則利善宜如何辨曰不爲不欲此義也善也反是卽利不爲不欲又宜如何辨曰無爲元吾所不爲無欲元吾所不欲此所謂性善也吾人只有這一些可以自靠反求而卽得甚明白而不可以欺所謂嘑蹴之來寧死勿受乞墦之行妻妾爲羞是也又所謂行求慊心者也若舍是而求之外卽名理無窮利中善善中利之說未必不紛紜中我也今若過剖之間而謂世有相雜之利善則人豈亦有相雜之眞性耶豈疑爲疑不爲似欲似不欲尚有二三不能自決者耶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無可雜也孔子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夫孟

子之所謂無他正孔子之所謂道二也

朱子曰近一種議論欲周旋于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机終不得爲苟且于此正所謂轉借之明[illegible]之說爲精密者也

四端

孟子劈頭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孟子又說仁義禮智根於心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心根於德不應言德根於心也若心根於德則百方求德心恐有不真之時唯德根於心則一味求心德自無不真之處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一書專爲性善說也然則仁義禮智可謂非性乎曰中庸言性之德也謂之德則可謂之卽性則不可惟性善故心善心善故隨所發無不善而有四端端者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窮分量故須擴充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知仁義禮智之根于心便是知性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反求不應言擴充也

欲惡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凡能遂所欲之謂處能無累於所惡之謂去世人只見欲惡不見道聖人特提一道字聖人亦未嘗不欲人享富貴脫貧賤但只要道上明白富貴元實有富貴好處如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是也貧賤元自有貧賤好處如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是也以道如堯舜之匪直是

可欲如孔顏之窮實無可惡不以道如臧文仲之竊位安見可欲如陳仲子之居於陵妹爲可惡若專以身之富貴貧賤論去處夫富貴貧賤非人所能處且去也雖然不處猶可言也或却而逃之可也若不去豈唯君子雖常人其有能去之者乎且河南陽城不能終舜禹之辟風雷拔木終以速周公之召即富貴亦非人所能不處也豈唯不能縱能之不過賢人以下苦節砥行事耳其于聖人與道委蛇一團仁體流注尚不知其幾千里矣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若有意不處不去是獨有無道富貴之耻而絕無有道貧賤之耻也中庸曰素富

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如不處不去是獨有行乎貧賤之自得而絕無行乎富貴之自得也適有友謂余說是者余聞之驚汗久而益恍然悟因知聖人之道蕩蕩平平如是未可以賢者之見窺聖人之心也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富貴自有富貴之味唯能處者知之貧賤自有貧賤之味唯能去者知之既言道何又言仁何又說成名夫名名教也言道猶名也徒言道則恐濡忍富貴者心不必實處而自託能處以濟其私勉強貧賤者心不必實去而自託能去以飾其高縱名爲君子實非君子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說到仁方于道處親切

知命解

何以言畏天命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詩書言天命不出此即中庸所云栽培傾覆者也善即福不善即禍無念不善即無不福一念不善即無不禍得不畏耶然惟君子知命故不敢不畏若以爲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此特莊列之知命非夫子之所謂知命也夫以爲不可柰何而安之則其視命也眞氣數之適然其來吾不能却其去吾不能止舉古聖賢小心昭事感格凝承之理一切都置不道而徒以悠悠曠達當之而已蓋其說疑於俟命而實非俟也中庸稱居易俟命孟子稱行法俟命夫俟之之心正畏之之心也一毫不敢期必一毫不敢悖違此其敬畏何如而顧可以悠悠曠達當之哉孟子以妖壽不二修身以俟爲立命夫壽縱百年不可姑待明日夭即一息此志不容少懈此君子之所謂修身俟也非不可柰何而姑安之之謂也故以修身爲俟則凜然爲善凜然去惡天人感應毫髮不差君子所以畏天命也若以不可柰何而安之爲俟則何言爲善何言去惡氣數之遭直付之造化而我無心焉小人所以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然則孟子于堯舜禹之禪讓則曰天也非人所能爲非歟曰言天而必謂自民視聽又謂禪繼義一則亦以理言天而未嘗以氣數也夫理之流行即氣數元無二也故善降祥不善降殃正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若小人不知天命則妄意爲之而未必爲妄意致之而未必至而不免行險以僥倖夫曰非人所能爲正爲行險僥倖者說也而非人之果不能爲也故道之將行將廢則曰命不遇魯侯則曰天栖栖列國歷聘齊梁正孔孟修身以俟命處昔子夏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自不知者觀之直將以爲無可柰何自知者觀之有命在天其可畏宜如何也故繼之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蓋聖賢之言命類如此余懼世人言命者蓋以莊列之安爲俟而不求諸君子之畏也作知命解

如何是天命曰易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書皇極毋作好毋作惡禮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則知天之命不過一福善人之心不過一好善故曰天命之謂性舜武之受此者也文之純純此者也不然何誠身處特言明善禍福先知處特言善不善至如孟子說無道之天下而有文之仁則必爲政頑嚚之瞽瞍而有舜之孝則必底豫蓋萬有不齊之內終有一定不移之天天無不賞善者也無不罰惡者也人無不好善惡惡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大道福善禍淫所謂禍福者非壽夭窮通之謂也有夭不爲禍者顏子是也有壽不爲福者盜跖是也有通不爲福

者桀紂是也有窮不爲禍者孔孟是也薄德厚享是則爲禍厚德薄享是實爲福洪範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禮云賢者祭必受福非世所謂福也內盡于己而外順于道之謂備備之謂福今人諉咎於命動輒言頹之天與伯牛之疾曾不知夫子所謂不幸短命者正言德也傷其上不得爲舜之受命次不得爲湯武之俟命而徒以未見其止終也卽執牛手而曰命得非進之以命而欲牛之自反所爲盡性至命者乎其再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使牛可以省他人可以懼使謂牛不宜疾而竟疾頹不宜天而適天如世人諉咎于命則是夫子方

以不怨天自明而尚未免以怨天之心待二子也必不其然古人之所謂命非今人之所謂命也郝子曰命在養民故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莫如之遂遷繹而卒君子曰知命成子受脤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今成子惰棄其命矣二子之言皆深知天命之謂性者

程子云書言天序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旣知道如是卽天命之性盜可理會

朱子云命猶令也此言最確凡人要做事都實有天黙使豈不是命故惡人放肆便是悖違天命善人敬謹方是順天命

鄙夫 乙卯八月初十日

古人論鄙夫患失至弒父與君無不至斯其下也極矣然而攘夫子所第尚有穿窬之盜與德之賊夫以名論則鄙夫輕而盜賊重若以事論則無不至之惡重而盜賊之行又宜何加也要知從道術中論則有盜有賊從世俗中論則有鄙夫盜賊雖不付然尙有好名畏義之心焉若鄙夫則何知是非何知好醜盡忘我之身名以趨世得失无未嘗一有我之品識以衡量世得失而無不至無恠已故曰不可與事君蓋今之從政斗筲之徒是也其敗雖舜入脩祿去公室政逮大夫無不至而竊位之爲鄙脩乞醯議佞之爲鄉愿其輕已是故君子銳心于真學問方可以不爲盜賊若肯稍庸心于學問尙可以不爲鄙夫傳云學國之殖也不學將落是以衰世亂國之亡誣善之人必先去其學

先覺辨

至誠先知不過一明善常人不知禍福只爲見善不明至誠旣明善辟如天下百工技藝苟一造其至卽成敗得失分數便可以逆計無不審至誠盡民物窮古今貫幽明洞天地不過若民情日用之在目前最是了了又何不先知又如古醫師之制方書其言人脈理症候與死生之故不啻燭照雖在千百世之上看千百世之下無能一逃如此見得親切方得先知境界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道者至誠知之人人亦可以與知之者也非其知人所不能知而以爲異也若異便不是道先知與先覺有辨知是洞析之于我心覺則便有開通人心使之潛移默奪處漢書云事覺伏誅律令云互相覺察是衆人皆知而心有感動之謂也故伊尹云先知覺後知五字纔寫出一覺字隨繼云先覺覺後覺又自以爲予天民先覺將以斯道覺斯民看來人不共知便是知到極頭止可言知不可言覺故古稱明道覺人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是也論語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億則推度彼巳間以求相信先覺則感動人心無所用推度而無不信

大學義

文成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吾深以爲然但說誠意微不同誠意者知修身爲本卽實寔脩身爲善去不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方是所謂善者只是人倫止至善人之一身意爲主到誠意則已壹意於善無復有不善俱用情處未免有所之其所亦至善累也故須正脩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意見誠意之爲正心樞紐也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見誠意之爲齊治平樞紐也予故亦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此漢疏已提出不獨文成也然文成又云誠意之功格物而已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此至善之則致知而已說得播弄鼓舞只緣看誠意不作實脩身故未免多出支節古本經文直捷可明此予所謂微不同者也昔人以韓子原道不及格致爲不知大學由今觀之正其深知大學處大學一書無非格物也豈必另言所謂致知只是知脩身爲本更無別有知處脩身者人人脩身卽明明德於天下是也六字便該一部大學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韓子云古人之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此明發脩身爲本義極精切何須另言致知唯今人不把知脩身作致知却視明明德於天下之外尚别有一種學術一番見解方爲致知所以大學益不明故曰韓子

深知大學

知天命 甲寅夏日

五十知天命此聖人極至之造從五十以前志學立不惑此聖人好學日新與年俱進事從五十以後耳順從心不踰矩此聖人好學無已至老不退事知天命即中庸知天地之化育也若是知得透徹知知性知天而盡心恐止是不惑事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知天命之寔德業也孟子曰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此知天命之寔精神也唯五十方有此後之耳順從心亦不過優游乎此而已天耳順而一聞一見若決江河從心而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知天命時尚不能然直至六十七十始能然耶凡人至六十則志雖存而形易德故稱耳順益自信其耳之能爲用也凡人至七十則不唯形易德而心亦難持故稱從心益能覺其心之能爲主也此聖人深慮其衰而幸其能不衰所謂不知老之將至者也脊頭提出一箇志字尚我爲運用末方點出一心字見復還本體

玄晏齋困思抄第二卷 壬子

晉陵孫愼行著　男士元編

忠恕

忠恕之說非特諸子百家不能及卽上古聖人亦未嘗言故夫子以爲吾道而曾子亦以爲夫子之道說忠恕詳於道不遠人章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此中庸之至人人皆可以爲之而人人皆不能盡之者也然唯夫子始發之古來如堯舜執中禹建極湯建中文武純與敬皆未嘗及忠恕卽不辜不經檢身不及與人不求備非不深體忠恕之寔而未嘗明揭忠恕爲教可見羣聖人之道皆各造其極夫子之道則默立其極令造其極者尚未免各出一面目默立其極者終未嘗自出一面目羣聖人各以聖人爲天下而夫子要使合天下爲聖人眞所謂教萬世無窮者也賢於堯舜遠與生民以來未有於斯更見寔處曾論中如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忠恕之實也在大學則藏恕絜矩在中庸則至誠無息肫肫淵淵浩浩皆是也孟子反身而誠強恕而行又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豈非獨承孔氏之脈者歟故夫子初言一貫正的指在是而不明言曾子之唯蓋已確然見是而不待顯言也非其初之唯者別見一境界而後之言忠恕者乃更借一門戶也聖門最稱頴悟無如子貢然初曰一貫至問終身可行而後曰恕當其言一貫也尚不知其爲忠恕也及其言恕而始知其可貫也是則一義而須再告又必待明告而不能自發其爲分量懸矣今人謂曾子眞積已久夫子方以授之按曾子之年少夫子四十六歲其授受當在二十五以前夫子尚自稱三十而立然則夫子之言特先機之指點非事後之提醒也而曾子遂能直唯無疑記稱參也魯夫子自居唯忠信曾於忠信爲近故其唯忠恕也無難不然卽以頴悟之賜而終不免徘徊屢中之域嗚呼此入道大機括也說者謂顏子明睿不別有入乎曰不違如愚非眞明睿見者也而又曰不愚所以爲明睿蓋至若無若虛而明睿之藏終不露其深潛純粹正忠恕實藏蓄處故曾與顏無二脈也二之便不足爲夫子之道

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觀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卽孝弟全要忠恕徹今古說堯仁舜孝若以此責人人尚可諉曰不能若以忠恕責人如俗云將心比心人便不可諉曰不能故知夫子之道獨立萬世之極

贊

夫子之前未言忠恕夫子之後不識忠恕唯曾思孟獨祖忠恕故知聖道只是忠恕求人非人唯恕喻人君子絜矩父毋斯民不善好惡拂性箇身故知一貫只是忠恕不願勿施是不違道子臣弟友胡不慥慥至誠無息配天浩浩故知一貫只是忠恕老幼推恩惟心所度約以脩身忽施不博強恕爲仁反誠是樂故知一貫只是忠恕

克復

易云子克家克巳便是能巳克巳自然復禮日之運行於天每日一遍一日克復卽克周遍滿毫無滲漏故曰天下歸仁此獨夫子所能亦顏子所可幾及故特語之若非禮全是知誘物化與巳絕不相關故勿則巳之所以爲巳也非禮皆勿則一身自全故曰一日克巳復禮今若以巳爲巳私欲克去之此不過常人制私事夫視巳爲不善之巳而欲去之何等艱難若視巳爲本善之巳而務還之何等易簡故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以爲難不以爲仁不應以克去尚告顏子也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正顏子純粹絕無沾染處非其身有不善而後去之也若有不善而後去之何言不遠復一日是終日若以爲一朝決斷則志氣猛迅但可以語學人而不可以語顏子或疑一日用力何如曰用力於肯欲玩好則力有不足者矣唯用于仁卽愈用之愈無不足故云一日夫力無不足正夫子所謂巳也夫用力力無不足正夫子所謂克巳也

賢不肖相去說 丙辰二月二十九

孟子說賢不肖相去不能寸夫子弟不中不才何至弃及父兄父兄即棄不中不才何至遂下同子弟由今看來所謂中才者將于才技功能乎抑于人倫道德乎若以才技功能則父兄之賢豈子弟所能盡擧而子弟不肖亦何能大爲父兄累宜其言之若未切至耳唯從人倫道德論設子弟不孝而逆祖先父兄輒任之逆祖先將得爲孝乎推此而夫婦之間或乖戾傷恩或昏悖干分朋友之間或殘賊破義或巧詐蔑情父兄可泄泄坐視乎可謂子弟事一言再言不聽遂付之無可奈何而卒怙終乎其關切也元屬一體其蔓延也終無兩勢非姑息縱惡謂之不愛子弟實安忍樂禍謂之不知自愛如是而子弟不中不才父兄即目曰不中不才豈爲苛責今人或以父兄之賢遇子過惡姑爲容恕此在鄉里持厚則可若父兄寧可以之自便古來既有不可亂之名敎居常更有不可窮之流弊敎子弟非爲子弟也乃以成其爲父兄也敎得一分方是自己一分進步又知過責父兄非爲父兄也更以追其爲子弟也受益一分方寬子弟一分心事故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原從子弟身上看

成章 壬子

[illegible]以孔子登泰山爲立本天地生育始于東方生氣鍾于泰山泰山之上不生草木而發育之功直徧宇內故泰山稱岱宗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此聖人之達也夫魯與天下元非外得不小乎即吾心亦具有魯與天下可謂聖人獨小之乎若說觀海便不是海盈科而行便我無不是海若說遊聖人之門便不是聖人成章而達便人人皆可以爲聖人

贊

吾性淵源滄海無涘日用活潑觀瀾即是盡宇內事即己性事達者曠觀寧介胸次希聖難言唯道是志性體章明用之方至願學何繇反身皆備先立其大逢原有自嗚呼陸子獨追孟子

深造以道

凡學以知解求者愈精研即愈桎梏學以行誼求者愈惇篤即愈倍馳足知造雖深未必皆眞得也惟君子之深造必以道道者率性者也以道方自得自得者非繇外鑠我固有之者也故自得方居安資深到取之左右逢其原原即我固有者也凡人誰不以固有者用而曾不知其爲用逢者無心而忽遇之謂亦久隔而重覩之謂左右逢原即隨所應用本體自還而我之所爲深造者始無幾微毫髮之滲漏富有大業日新盛德皆於是在此自得之實益也蓋非以道之君子不能有之故云終身由而不知其道者衆夫終身由亦可謂深造矣而不著不察即所行習者祇從名義上周旋形跡處檢點而固有者茫無干涉故曰愈惇篤即愈倍馳又云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夫鑿者於造非不最深然從素隱起知不於易知起知者也夫以利爲本吾固有之智何嘗不洞然而乃以屑屑然人力過求爲哉故曰愈精研即愈桎梏中庸說君子無入不自得孟子說契之教人以人倫使自得之兩者便是深造以道法程王文成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形容逢原最親切

山梁雌雉

翔和洽也雉爲離離爲文明又士贄也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所謂翔而後集者也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所謂色斯舉矣者也鄉黨一篇終以是義可見夫子太和元氣與物同流而一有行行者參其間遂不免有齪然之感此亦修身處世之一鑑也嗚呼虞廷獸舞志聖之隆山梁雉時志聖之遡

闢楊墨

世疑孟子好辨孟子只自任距楊墨然自墨者夷之與楊子爲我兩章外並不及楊墨不應距楊墨之言盡倒不存也又不應諸所泛論便皆謂爲楊墨余嘗反覆思之楊墨之罪直到無父無君孟子首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卽此便是距楊墨大端矣一書無非說仁義也說仁義卽楊墨不距而無不距且孟子道性善性仁義所出也道性善則楊墨敢自外名教而終不能自外本性故曰萬物皆備誠身強恕其全也如此曰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其別也如此曰得志兼善不得志獨善其用之時也如此曰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同道其權之精也又如此凡皆性術中流出幾希一脉直接堯舜禹周孔子之心傳而獨閑其道者也道閑卽楊墨自無不距凡軍戰而勝之陣上曰克未戰而遏之境外曰距辨則戰而克者也閑聖道則不戰而距者也夫戰而克卽彼縱能服其傷寔多不戰而距卽我常不敗其利無形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曰今之與楊墨辨者放豚旣入又從而招之孟子亦未嘗欲人辨也又曰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予乃今知孟子一書無非所以距楊墨也

掘井

凡學重本原知本原卽淵泉之出其出不窮若徒矻矻工力者是掘井九仞不及泉者也卽穿鑿之智日深而活潑之機愈隱故孟子以爲棄井凡學務平易求平易則庸德之進其進無疆若徒悠悠高遠者是爲山未成一簣者也卽添入之力日厚而峻極之體反虧故夫子以爲吾止然則其棄也不在九仞之後直在掘井之初其止也亦不在一簣之後直在爲山之初是故君子不可不慎所往焉易稱井通言其可自得也書稱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非言其不可竟也故孟子謂爲高必因丘陵記亦云然未嘗言爲山也井蓋不一二丈而可得泉亦有數十百丈而未得泉者亦全不在九仞也

絜矩

今之言絜矩者第以爲欲惡與同胥不言欲惡何事卽言財欲公不欲私欲擧賢不欲混不賢於孝弟慈絶不干涉不知矩從何生所謂絜又從何準的甚至仁親爲寶與定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而後知爲人上與爲人下者共老老長長恤孤之眞性皆于是在好者順此惡者悖此愼此之爲愼德不然不到爭奪不已用此之謂寶善不然不到用娼嫉與畜聚斂不已故言拂人之性菑必逮身好惡至此而後性可明性明而後矩可絜夫大學諸章未有外孝弟慈而稱明新稱至善者也盡性之謂至成性之謂矩說者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爲矩非也篇首三以上稱不將以上自居而視已之身有特出乎衆者耶苟視已之身有特出乎衆而其爲驕泰甚矣矩惡能絜夫惟乎吾之身設處乎儕人之中有時爲上亦有時爲下有時爲前後亦有時爲左右視吾與人毫無等差亦毫無壅隔而後謂之能絜矩嗚呼此君子忠信以得之之實也所謂得衆得國有人有財好義終事正與孝與弟不倍之明效也

不謀其政

不謀其政先儒以爲若君大夫問而告則有矣余以爲問而告非謀也魯論言政頗多羣弟子不暇論如葉公問則告以說近來遠康子問則告以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可謂謀乎夫謀者不止言其理而深與其事夫子固未嘗及其事也第言其理耳卽言之詳莫如荅哀公問第曰人存政擧五達道九經皆古今治天下大規模其見於禮記者不過成身敬親類耳曾未嘗一及魯事可謂謀乎大凡謀者深言其事如某人可用不可用某政可行不可行蓋無其責而以身擔其是非利害者也夫言理則我出之無心人聞之足誡言事卽聽者未必見庸而其究易生得失盡言取禍不密失身其爲危道多矣故曰默足以容往嘗疑夫子之諄諄言政而未嘗默今乃知其言而未嘗不默不謀故也然則顓臾不宜伐陳恒宜討獨非事耶曰夫子從大夫後不敢不告又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是不得以不在其位例且言不宜伐未必不伐言宜討竟不討蓋亦旁議之而非身親之明規之而非密畫之也是終不得謂之謀故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子貢直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聖德有五溫良之仁恭儉讓之禮僅居二耳夫不有聰明剛毅密察之足稱者乎第從問政言則博攬當世之

故與周知衆人情狀聰明毅察疑于有餘温良恭讓疑於不足夫惟夫子愈不足而人愈親就之此聖德之感通所以超尋常窺測萬萬也故曰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由此而言即必聞其政亦非夫子意又何況乎謀其政

未發解 癸丑

昔人言中第以爲空洞無物而已頗涉玄虚但言未發不及喜怒哀樂即所爲未發者亦屬影響故直謂人無未發之時謂纔思便屬已發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哀樂即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若今人物交私梏即發之時猶少未發而若發之時多矣然謂人無之則終不可今無論日用間即終日默坐清明無一端之倚着有萬端之籌度亦便不可謂之發也但所謂未發者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天地寥廓萬物衆多所以感通其間而妙鼓舞之神者唯喜怒哀樂如風雨露雷造化所以鼓萬物而成歲慶賞刑威人主所以鼓萬民而成化也造化豈必皆風雨露雷之時人主亦豈必皆慶賞刑威之日故說有未發之中正見性之實存主處今若以爲空洞無物而已是將以何者爲未發又將以何者爲中而天地萬物之感通其真脉不幾杳然無朕耶且所謂致中者又從何著力毋乃凡存閉目以求玄妙如世之學習靜者乃可耶夫唯君子知未發之非空虚方見性之實知人生未發之時多而所爲慎獨立本者無時無處不可致力方見盡性之爲實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但入門一法非中庸慎獨本指也慎獨者居處應酬日用間無在非是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心若靜坐觀中止是居處恭一義

六十五

浮海 甲寅

凡涉世則其途彌險濟世則其道彌艱夫子之乘桴浮海即易之利涉大川也易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又曰利涉大川乘木虛舟也此皆巽德之善而材之足貴者也若子路之喜正與相反夫浮海也而易視之是喜事之心豈建才之路哉故曰無所取材他日又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皆夫子達材之教也說者曰何以知浮海之非隱子路之喜非爲隱也曰以子路之言知之曰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若浮海果隱是所謂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而子路顧聞之喜乎又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則身之仕不仕固不係乎道之行不行也而可以道不行之故遂謂浮海果隱乎說者又謂居夷浮海總一意夫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亦欲道之行于夷而非欲身之安于夷也而謂居夷隱可乎然則聖人稱舍藏者何居夫藏特道之不爲世用而非心之遂忘世用也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此真識聖人之心者也古人稱陸海宦海滔滔皆是即海不過焉是以夫子特借義於浮海明闡義於取材

取與 甲寅夏日

今人說取予多援孟子交道接禮孔子受之之說以爲交際宜無不可受又有一種談學之人且援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之說以爲宜無不可受於世者曾不思孟子曾爲卿於齊終不受祿蓋守身如此其嚴也夫君祿且然况交際與其食於人者乎今之事君者必有不輕受祿之心乃可以商孟子之取予孟子又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然則其生平所受者必其不可不取而非徒可以取者也而彭更猶以爲傳食之泰萬章至此於禦人之貨蓋學於孟子之門者其守身之嚴類如此予以爲今之涉世者必有彭更萬章之心乃可廣以孟子之取予

順天 甲寅夏

世說以爲景公能順無道之天夫景公非能順天者且天曷嘗有無道時然而有道無道之役曰二者皆天何也夫無道正天之所痛也其相役以力至於小役大弱役強正天所以罰無道之天下也若小德卽役大德小賢卽役大賢正天所以命有道之天下也故曰侯服於周天命靡常云仁不可爲衆也於此見天之所與果在德不在力也夫唯文王而後謂之順天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所謂易無道而遂有道者也今若謂無道之以力相役亦天所當然然則尚德尚賢於無道之時其遂可謂之逆天乎夫景公者因循不立至涕出女吳直逆天而已矣若謂順天者不獨當順以德相役之天又須順以力相役之天則戰國倂吞五季干戈直亦謂天道之所當然而舉世之人不止瓜剛之搏齒剛之齒不止耳

困思抄

自漢以來治語孟者不下千百家其說亦不止億萬言矣而愚之說有不盡與儒先合者豈諸賢之有不備而待余言歟抑豈諸賢之反有不當而發余言歟余每懔然而思之終有慨然而不能已者夫所宗孔孟者宗其道而已所宗孔孟之道者宗其盡性者而已言性者非不盡宗孔子而獨疑孟子之性善若涉一偏多稱引三說以為全即其醇者亦未免借變化氣質之說而陰為之曲護夫心孔子之心者孟子也見孔子之見者孟子也言孔子之言者孟子也蓋毫末末之有異者也苟毫末之有異焉曾不足為孟子夫繼善成性夫子不嘗贊易乎秉彝好德夫子又不嘗贊詩乎大學言道則曰止善中庸言誠則曰明善是則善之說夫子以傳之曾子曾子以傳之子思而子思以傳之孟子者也孟子一書無非所以闡孔曾思之意而詳其不發之蘊者也今人多以為夫子止說相近未嘗說善曾不知唯善故近也倘有不善即不免黑白反矣而何近耶又多執上智下愚之不移以為不同曾不知所謂不移者乃其人之自不肯移而非性之果不可移也果性之有不可移則夫子又何以曰必明必強又何以云知之一成功一耶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夫世變江河新新無盡而唯是本真固有純粹至善聖人之所不能忽不肖之所不能忘故曰故也苟故之不同而又何所持以言又何所以一天下韓子謂今之言性者異言不異予謂今之言性者雜二說雜諸子百家言異而不異夫孟子之言原不異於孔子而諸賢之言乃獨自異於孟子吾終弗敢信也諸賢之言已不免自異於孔孟而欲使吾之言盡同于諸賢吾亦弗能為也故偶有窺涉輒寫為篇久而成冊名曰困思蓋困而思思而彌覺其困焉姑存之以俟正于世之知性者若夫知止之實在知人倫明善之要在明戒懼此皆經傳中明義世無能出入增減之者也而說者多不能歸一予即異而未嘗異即求為同而終有不能盡同者也

經義三章

驕泰者只我要順意怕拂意隨我做去誰能逆我便覺得心上快活不思人之要我順他亦猶我之要人順我也全不自家心上一打點過忠者固如是乎不怕心中自欺瞞過信者固如是乎以此為天下便只用聚斂之臣快心逞意聚斂不已必至妨賢妨賢不已定至矢衆菑必逮身豈曰虛語所以君子將心比心一動念便想天下人情盡如是得無我自快而遺天下了又得無因我自快而大害天下了兢兢業業堯舜以來相傳脉絡不過如此此之謂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我見今人親父子尚為財貨上情便乖離親兄弟為財貨上情便爭離以此為臣定是貪夫不忠信之臣以此交友定是賣友不忠信之友夫婦也成反目國人都是寃家若肯日日自省定要忠信我欲利人誰不欲利不期得衆衆無不得巳君子為天下大關節只一件財貨古今聖君賢相都從公利來暴君汙吏都從貪利來大學絜矩一章道盡

世間人做事無不是可見可聞的且無不是要人見要人聞的獨有鬼神視之不可見而實未嘗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而未嘗不可聞凡可見可聞之事盡屬鬼神主張即要見要聞之心無不為鬼神往攝使之齊明凜凜如在上在左右即承祭祀然而不祭祀時亦無不然詩言神格[illegible]格也不可度惟思知不可度矧可厭唯思之不可厭這个機緘已不是隱只微耳然而寔顯都是人心凝結默與鬼神相召相并故能顯不可掩如是揜者[illegible]若有來在中另加一重要人不見故說小人揜其不善[illegible]是胸中[illegible]慝或事中影響有雖不可揜而實尚可揜其[illegible]顯然在外何用更說不可揜惟神格由思他人莫覺似乎可揜已寔真覺曾何可掩故曰誠之不可掩世人學道須有此精神方工夫綿密一點真易結為鬼神無意必固我無畔援欣羨故曰至誠如神如者還其本體無不似也如人只在事體形迹上用功便是鬼神所惡子[illegible]為德其盛矣乎禮云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君子[illegible]曾有如見如聞處方為誠之者之寔

省身只見巳有過不見有甚麼好處方是聖賢真修小人但見巳有好處不見有過處所以病痛日多在巳則壞巳在世則壞世曰三省心只一忠信習無兩事也只存這心世上事何不可做何至與人紛紛怨尤性體若回便無此項煩惱孟子說自反全是這些意思要見得我能愛人人無有不愛我者我能敬人人無有不敬我者只見得人不愛敬不知巳未嘗愛敬人何苦獨厚我要見得我不愛敬

人因而不愛敬却是平常之事何該便生責望故横逆屢來定是我不忠若忠而横逆由是君子曰除非是妄人方有此却是禽獸一般了此亦決無之事人若肯待人以禽獸我亦是禽獸一般了有何難事所以君子終身有憂一朝便無患君子見横逆來都是我招取的更有何患只我不如舜之法令傳後未免爲平常之人不成人終淪禽獸是可憂耳憂到此何敢自謂能愛人敬人何敢自謂能忠於愛人敬人省之省之日日此念便終身此念孟子曾子豈不是一條心路我看世間人但責人不自省全要人做好人不怕巳爲禽獸嗚呼做人作事時時要存此心方不是禽獸

丁巳五月愼行書於玄晏齋

畏匡 甲寅九月

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顔子曰子在囘何敢死觀聖賢之心遇大難來只是一團敬畏古聖人無故遇難莫如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卒以免夫子之畏蓋惟恐巳之不得爲文王也夫囘亦惟恐巳之不得爲夫子也故云守死善道覩他日孔悝之難而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蓋聖人之不貴苟死如是死與沒不同記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故夫子曰文王旣沒孟子亦云昔者孔子沒顔淵稱死蓋傷天也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可見殺身成仁不得謂之死故夫子稱後死者若死之非所則誠死矣聖人安得而不畏古人死節往往稱死蓋亦傷其志之意或疑舜言陟方乃死禮云舜勤衆事而野死正傷舜也朱紫陽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晉處士陶潜卒卒與死曉然分別節張子西銘曰存吾順沒吾寧也所引舜禹頴封人申生等皆遭人倫大變者是真朝聞夕死可之一証

庶物辨 十二月十七日

予嘗以大學至善中庸脩道總無出人倫外倫盡卽道便盡而說者多謂人倫之外尚別有事其說以舜之明庶物察人倫爲據若謂人倫特事之大耳他尚有日用事物故稱庶物予久思之所謂庶物者從易首出庶物中來蓋指異類而言非謂人有此庶物也然獨何以爲明爲察夫物則稱庶故不如人人則稱倫故能勝物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只有倫與無倫之間耳故舜之所謂明者正明物之異於人所謂察者正察人之異於物不過有倫無倫幾希之間耳今人而一無倫也其不胥而物者幾矣故曰人之有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夫唯舜明之察之而急急教之也然庶物何以必首出夫當堯舜之治則禽獸逃匿當禹之治則驅蛇龍當周公之治則驅虎豹犀象故知不首庶物則萬國不寧萬國不寧則無以稱聖人之治也而說者又謂萬物皆備于我豈徒指一人倫遂稱萬耶夫所謂備我者唯備此明之察之之性故有首庶物寧萬物之功若以人倫論則堯舜禹之治當爲之君道之仁周公之治當爲之臣道之敬矣隨在而人倫盡卽隨在而庶物盡夫子言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正爲興觀羣怨事父事親資也非另言多識而以爲博也若必以倫外有事則大學知止曾不越五達道不知舍此之外更將以何爲善以何爲道然又謂萬物之皆備者何也倫有五而物則萬也朱子云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夫事物細微正所以爲君臣父子也故知庶物之非事則倫外無道便可一言以破

貳過説 庚戌秋七月

吾聞云吾心本自虛明動揺不得何遷怒之可言吾心本自平平壓捺無加何貳過之可言常人看兩重怒方是遷聖人看一重怒便有遷處常人看兩重過方是貳聖人看一重過便有貳處貳不必如重席之貳纔有壓捺心便是壓捺生于不受過不改過如聖人亦未嘗不自受過即一受過心何等平正若不受便有不欲下之意而強爲下是壓捺如曰過則勿憚改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即一不憚改心何等平正若憚改便有不肯去之意而姑爲去是壓捺吾心平正纔被大地過之來加加一物直須去却方平復認得心體如是即有過自復無過顔子好學直從無可動揺無可壓捺處便還本體若謂怒彼不移此過前不復後只是常人好處且後過不復前過尚存竟何時消融得去不從當下用工止乎後來不復恐雖欲不復亦不可得好學者必不如是况于顔子

下流説 丁巳正月十七日

下流惡歸註以爲人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夫詳其所以聚由涉世久靜看來世俗有事欲請屬者則必求之有力之人若事體重大則又必求之最強有力之人而後可是必爲人生平志義皎皎斯無從入若稍背一通融之人即以重大故不肯爲而求之者百計千端要于必入即求之者未敢堅而姻親子弟萬萬牢籠不入不已勢必至莫大之惡盡舉而湊之其人非其好爲不善也勢抝然也余因此則悟不善者爲一邑之長即一邑之惡皆歸然則爲一國之長便一國之惡皆歸爲天下之長則天下之惡皆歸況若紂之爲天下主哉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書云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又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於商邑是所謂居下流而惡之皆歸也夫天下之人情所以爲惡無極者不過兩端曰趨利曰辟害辟害者業爲大惡知王法所不貸衆怒所不容則必扳津要之援而人無柰之何而後惡日以盤踞不可問趨利者思縱大惡懼王法所不貸衆怒所不容則亦必借羽翼之強而人亦無柰之何而後惡日以蔓延不可戢然則據津要能羽翼之人而一爲不善豈不真設鵠中原矢所必射懸燈堂上蛾所必赴

哉是以自愛君子檢押其身珪璧其行寧爲方介寧至拂俗要使平生皎皎不爲不善之志信于人人豈惟求我者無從漬潤即不知我者無從影響如是惡可不來不然我未嘗有意縱惡而人且緣我以惡人人爭煽爲惡而默坐吾以惡吾即有心無從正吾即有口無從辨已是以匹夫徒步之人其事猶狹秉權借勢之人其關最鉅孟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衆也子貢專責備君子豈直惡聚惡之名兼亦防播惡之寔不然凡不善皆可戒也而何獨言紂

自致 五月廿一日

曾子說人未有自致者也此一自字便有天親至情自然而然使吾不得不竭盡其精處此一自字即中庸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即孟子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於此見性之善於此見天命之性一齊可悟人若事其親常思此親喪自致之情自然無不致若彝五倫常推此親喪自致之情自然都無不致無一毫夾雜無一毫滲漏何愚雖不能盡曾子說人未有自致可見天性雖存而此一點不昧者僅親喪時耳嗚呼危矣

斯立 五月十一日

夫子之得邦家以爲設言非也子貢之意以爲夫子未嘗得邦家而實得邦家即素王之說也立行來和榮哀便是夫子寔得邦家處四斯字以爲過化存神亦未盡古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人寔不能自立自行自來自和須夫子之立道綏動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生人之命脈全在於夫子之命脉無夫子則萬古無生人矣堯舜協和風動尚以有位而治者有位而行尚有時不行無位而行方無時不行故曰夫子之得邦家此之謂也生榮人得其所以爲生而榮死哀人得其所以爲死而哀即孟子所謂養生喪死無憾也唯合天下以爲榮哀方見夫子之得邦家處邦都從立道綏動中來

沮桀 十一月初五日

世說長沮桀溺輩與吾夫子出處不同若未免相非以余思之夫問津非徒接引也皇皇道途一生行履幾無措矣遇長者則就問之蓋自廣也即沮以爲知津眞覺爲夫子能開人而他人決不能開夫子是知夫子之深者也即溺以爲宜從辟世不宜從辟人止爲由發恐由之行行不免失身也其曰誰以易之爲由發不爲夫子發是亦知由之深者也夫子閔而憮然以爲斯人之與贊沮溺也曷常是已之仕而非沮溺之隱即沮溺亦曷嘗是已之是而非夫子之出哉即荷蕢之於夫子其曰有心可謂知其心矣鄙哉硜硜爲夫莫巳知而即巳之人說非爲夫子也深厲淺揭甚覺聖人之濟世深淺無之不是亦知夫子之深者也即夫子以果爲無難亦嘆深厲淺揭之難而不敢嘗試也可謂迹相異心相許者然則擊磬周流謂何曰直其心存濟世而非以爲必用世也夫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若是隱者則非出者是出者則非隱者而夫子於沮溺荷蕢輩動不免牴牾毋乃祗思用不思舍可爲行不可爲藏乎夫接淅何以去齊不脫冕何以去魯逸民何以追列師摯等去國何以詳書吾斯未信何以與開春風咏歸何以與點哉若所謂潔身亂倫子路蓋得用行之說而偏焉者雖

其見有所執故不免仕衛死衛身有所失真所謂與其從辟人之士不若從辟世之士者也夫志在爲邦而樂於陋巷唯顏子得之矣故曰唯我與爾有是夫說者謂楚狂趨辟終是不合曰今之從政者殆其言迫矣何復盡言乎夫子之欲與言愛狂也即狂之趨而辟未必非所以自愛亦未必非所以愛夫子也

求放心說 丙辰六月初一日改定

求放心以存亡論不以內外論卽存亡以仁義不仁義論不以懸虛有無論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此放心之說也又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爲失其本心此放心之寔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舍仁義之外別無求放心舍求放心之外別無學問孔子所謂操則存孟子所謂求則得之也孔子所謂舍則亡孟子所謂舍則失之也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illegible]以形體求心而不以仁義求心也若以形體求心便有出有入有時有鄉將如後世潛神默守之說而後謂之存唯以仁義求心則何論出入何論時鄉必如孟子居仁由義而後謂之存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是出入無時而又何有於鄉故心苟念念仁義則坐一室之中神通四海內外當斯須之頃慮周千百世上下吾正謂之存不謂之放也若心不念念仁義則雖潛神默守息息相攝約千里之馳歸之一膜之內正吾謂之放不謂之存也吾恐世之以懸虛視心以潛神默守視求放心卽終身學問徒成岐見不可以不辨

下學上達說三月廿二日

下學而上達中庸便是法程始由庸德庸言素位居易而行遠登高終至合鬼神格天命何其有漸而不易即至誠盡性能化如神矣而猶待不息久徵方悠遠高厚如天配天此豈可虛夸妄擬者也且夫子志學而立是下學不惑知天命是上達然前後亦且歷數十年之久今說者乃謂下學便是上達如此直捷其初不過虛見自悟入者耳其流至增茂見之高談而無益近理之寔用此有志所宜痛戒者也即洒掃應對進退子游以為末而無本子夏以有始有卒歸聖人而以為君子之道不可誣本末始終元自了然如曲禮内則少儀古人學術歷歷有次第少有少時學長有長時學所以大學之作特別於小學曰大學之道古人豈好迂滯必如是乃可成德達材若云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云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只看所以然如何朱子蓋以力為分疏而謂非便末即是本務其末而本即在此不啻苦心矣今猶祖述不已正與下學便是上達之病同今即不欲使十數歲兒童於洒掃應對時便悟精義入神之理然而凌躐無倫奇衺頗僻之意見已從此胚胎至欲老師宿學舍古人二十歲後學禮惇行博學無方之寔事而徒索影響之見解於洒掃應對間

自以為精義入神其鑿空駕虛尤為可慮

知之次說

竊嘗疑夫子至聖其知何止爲次以爲謙非也唯知之次所以爲夫子古稱堯舜性之也是堯舜眞生知若夫子而可稱生知則爲堯舜巳矣而所謂賢于堯舜遠者幾不可見矣夫惟有堯舜之心精而不有堯舜之面目是所以爲夫子世之人多聞多見夫子亦多聞多見世之人擇之識之夫子亦擇之識之坦坦平平共遊天下萬世之常而特立天下萬世之極是所以爲賢于堯舜遠也且夫子非徒自處學知而已曰發憤忘食困也又曰終日終夜以思無益困也必如是乃爲好學昔人有言孔叟非不[illegible]逸以[illegible]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不知而作孟子所謂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而不知其道者也

默容 甲寅十二月初六日

中庸無道默容觀魯論所載指言時事夫子不爲默也卽身厄困阨烏乎容由今而後知夫子果未嘗不默未嘗不容也夫自用自專生今反古皆裁及其身而夫子獨于時位之不得惟周禮之學惟周之從可不謂默容乎卽所謂不容者最莫如畏匡圍陳阨桓魋夫匡以貌陽虎非爲夫子也在陳曰君子固窮魋之難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猶畏匡之心也終微服過宋以免默之容也八佾雍徹祿去政逮三桓微要以共明不倍之義而非好盡言也終用孔子者定季桓子默之容也陳恒之討無如君相何春秋之作無如罪我何則亦默而已矣而何不容女樂之受三日輒行而去似燔肉君子之爲竟令衆人有所不識是默容之見諸實也當畏匡而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蓋死與不死聖賢實有所以自主而非故冥冥聽命於天者也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如東漢黃憲汪汪德度人比之顏子郭泰恂恂善誘雖與其名終不罹其毒庶幾聞聖門遺風者矣晉士中最稱陶潛善隱非止以折腰故也後賢有窺其深者以爲辟劉裕簒弒故考潛之歸在義熙二年而裕之禪代在義熙十三年可爲知幾最早者巳禮云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又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

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夫欲後無死亡莫若始之早量
此默容之本也

是心說 辛酉閏二月廿一日

孟子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illegible]大人之志也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明聖人之心也故曰是心足以王矣不忍故也若齊桓晉文仲尼不道卽無論其設施云何一則殺子糾於生竇一則殺懷公於高梁皆亂而後入爲利而戕至親心則忍矣何以及物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如二公之殺其兄姪所謂老老幼幼者如何而尚可以及天下之老幼哉故孟子所陳王道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八口無饑教之孝弟頒白不負戴此其事不過民生日用之常而所以安一家之老幼便可以安天下之老幼故曰推恩足以保四海王道之謂也如桓文者內政寄軍令執秩正官赫然旅爲霸王道非不轟烈然不忍之心已先失之卽所謂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者已無其寔故或以如夫人六七人而蟲出不葬或以懷嬴入侍而秦晉相戕無已故曰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桓文之謂也今之人皆知五伯之假矣曾不知其所失者何在卽所謂指其假者亦不明乎故推本之心心存則凡人皆可爲聖人心不存則雖伯功不免見黜於聖人入道之至易至簡也如是

立達說 丙辰二月廿七日

立卽中庸之柔必強達卽中庸之愚必明仁者公天下不過此兩端然全要已立已達上着力子貢說博施濟衆爲仁夫子提點只在已上且立達與施濟不同施濟從政事恩澤論故說堯舜猶病卽在上者尚有不能竟之時立達從道術存心論故說能近取譬在下者終無不可通之脉聖門學不厭教不倦教萬世無窮所謂賢於堯舜只在此處

問孝 辛酉六月二十日

夫謂父母養犬馬亦養人何至儕父母於犬馬而顧以誠游要思犬馬以能輕其身爲養君子以能重其身爲養敬者成身之本而孝之大也禮云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凡人以才能自用沾沾然謂足報效父母者不過防家代勞犬馬之養也故曰不敬何以別乎夫人至比於犬馬可不省諸而況古人有言魯犬馬之不如又可不省諸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便此比身於犬馬則更切

弟子入則孝章　丙寅八月十八日

說者無不以出入分內外矣夫父亦在外可言入乎兄非不內可言出乎若以爲居庭家養則所云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亦入孝出弟可云居庭蒙養乎夫人以爲已事而已能行之非知本者也卽以爲吾性本然而吾盡之亦忘本者也夫必反而求吾之所自本壹歸之親不敢有焉故曰入則孝夫旣以本歸之親而不敢有則必以順行之世而不敢拂忤故曰出則弟所爲謹信汎愛衆親仁此孝弟也是行之終身而無可一時不用力者也而何以爲有餘力朱子以爲猶言暇日非眞暇日也同[illegible]行[illegible]而[illegible]

有德行有行誼古人分之爲兩科如三老力田孝弟之類終身仡仡勵行見如是而止而曾不復有加乎其上此行誼也此行之無餘力而不可與文者也其上則進而賢人進而君子不以爲見如是可止而銳然高明廣大必深造至道之歸此德行也此行之有餘力而必學文者也如築垣墻者必先立根基層累而上之[illegible]成而削治而粉積而後謂之文而成室固有高卑廣狹之不同善學者亦必以孝弟力行根基層累而上之而仁義之寔智守禮飾文樂舞蹈優優深入而後謂之文而造就固有深淺利鈍之不同然皆不可一缺也故夫子首揭以教弟子又何以稱弟

子父在斯謂之子兄在斯謂之弟終身學則終身弟子矣言弟子正令先之以孝弟云

氣說 甲寅五月十八日

一則曰平旦之氣一則曰夜氣二者皆就常人身上說聖賢善養浩然之氣何止平旦與夜卽日夜所息亦就常人說若君子便是自強不息且平旦之氣與夜氣有辨平旦是人已覺之時做得一半主了至夜氣乃沉沉熟睡之時做不得主全是靠天的故有平旦之氣尚是清明一邊人至無平旦之氣方纔說夜氣可見人縱自絕而天尚未嘗深絕之也若夜氣足以存猶不失爲可與爲善的可見氣善是才善處然則氣終無不善者耶夫天地氛祲人身疾病若有不善時然疾病之來能中人形體終不能中人心術若其心持得定久之氣未有不清疾未有不回者也天地氛祲必不可以爲天地累何獨于人頓疑今人不反求仁義恣意戕伐何異長病之人淫湎酒色終令元氣日亡乃不罪戕伐而以爲氣稟之有不善是爲淫湎之人作解說也前說養氣從集義而推本慊心此說操心從仁義牿亾而窮到夜氣可見性善是氣善處氣淸濁厚薄昔人屢辨未定雖平旦夜氣觀戕伐少一分正氣便可培一分凡清者必厚濁者必薄于是始無疑

盡心 丙寅冬

孟子要人還本心其落實却在盡心一字卽集義之慊非盡則無慊學問之求放心能盡則無他求盡從幾頭之竭至言非從分量之充滿言若分量則一生竟何時可盡惟卽此幾頭處我之所以爲心者然正我所以爲性者不能不然天之所以與我性我之所以合天性者不容不然其幾頭直頃刻可通至事天立命方是滿此心之分量而存心養性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工夫所以求滿此心之分量夫分量則賢聖不能以終完若幾頭則凡庸皆可以自竭[illegible]後知性如何卽知天亦無懸空擬議也曾子三省終身只心之無不盡顏子一日克復只決不令心之有不盡精神踴躍而不煩塗路顯明而易赴千古此微要人自認孟子以盡心終篇而首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若一念之有遺有後便是不盡心處

知之 戊辰六月十六日

夫子於子路特呼其名曰誨女知之乎全在一之字上凡人知與不知自家誰不明白直須知之方是工夫日向進處如明德是知明明德是知之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知知皆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知之故又曰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此知當不得我知之處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不過點得一知字此又更引向進一層易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向進無窮更可以不知爲不知便自休歇

百步之外說 戊辰七月廿一日

凡射以百步爲率或進或退或左或右皆外也便不得謂之中故曰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者有其力而不用其力之謂也夫子之從心不踰矩是也若清則看道只一清任則看道只一任和則看道只一和儘着一生全力絕無委曲斡旋之趣安稱巧故孟子謂之不同道而又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然則夫子之聖之時所謂時清時任時和非也謂當清當任當和亦非也時者流行無間之謂也夫天之命人以誠流行原不思勉人合道以誠其流行亦不用思勉此則吾心自然之智便是天命本然之道巧相符合安用人力安排也故孟子言中不歸之力而直以歸之巧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其示人巧之路者不最深歟中庸天下國家可均伊尹任天下事也爵祿可辭柳下惠三公不易介事也白刃可蹈伯夷餓首陽事也三者以事準道即道未必不合而未必時時可合中庸以道揆事即道時時可行而未必一事可見故君子時中即聖之時之謂也曰中庸不可能[illegible]力之謂也

原缺第九八葉

有知章

無知無能夫子自道也不應引以爲虛無實也若是則所謂未能一與躬行未之有得者何稱焉卽如說鄙夫其胷中齷齪瑣屑已塡滿不堪言已卻要自認高明作一空空見其心原未曾空不過空空如耳卽使眞是空空吾儒不道况人是鄙夫又作空見立身于不彼不此之間託術于無非無刺之境令人莫得尋其端倪夫子所深痛故因其來問欲明告以寔處曰我叩其兩端凡人論做事不過一行一止論立身不過一出一處豈有兩端不着的故要叩知端在何處便不肯悠悠泛泛定須尋一究竟而爲之竭盡所告夫不遠如愚回也不愚是貴于不愚不貴愚有若無實若虛是貴于有寔不貴于虛無如何託之空空又是一空空如而牽夫子無知與空一様以自誤誤人正義云教鄙夫尚竭盡所知况知禮義之弟子乎此未嘗以知不好欲空之也至疏解空空虛心也夫以鄙夫爲虛心恐所不能回也庶乎章云賜雖非天命而偶富所以不虛心也夫惟顔虛心至賜便不虛心而及以鄙夫空空如爲虛心恐所不可故說亡而爲有虛而爲盈不足爲有恒此明空之說決不足以爲吾道而中庸之諄諄至誠並不着一落空見也若宋儒說屢空亦作尚空見若是則所云貨殖者又何稱焉必以貨殖作意見增積則夫子所贊簞瓢陋巷之爲賢者又何稱焉故舜執兩端務闘變化聖門兩端不涉空虛

所立 己巳九月廿九日

顔子如有所立之所卽夫子從心所欲之所也從者順而不違故曰不踰矩如者望而未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爲政章曰北辰居其所天道之于人心固不二焉

知生說 己巳十二月十七日

生者終身之生死者一時之死一時之死卽終古之死也夫子謂未知生焉知死縣前後兩章看子路行行如曰若縣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善終身之生方可以善一時之死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則知善一時之死方可以善終古之死也至子路請禱夫子以爲禱久此明告以善終身之生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夫子以爲行詐曰與其死于臣之手也無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此明告以善一時之死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明告以善終身之生則可以善終古之死與善終古之死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生死以道不以氣也以氣則氣之聚散便爲身之生死舉世誰不知唯以道則唯能反能原方可以善生死檀記曾子易簀此所以善一時之死論語記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夫至此而後知免則善一時之死方善終古之死矣未一戰兢而生死之道盡此聖賢之道也唯原戰兢之所來而以之善生方能反戰兢之所歸而以之善死此君子之所謂知也 啓手足非放下也亦非止無毁傷也足容重手容恭卽臨危不解欲人啓而視之

內省說 庚午正月廿四日

中庸落筭只一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上中庸之作教人平常也而中引大舜武周事夫舜以匹夫受天下武以臣子有天下周以臣子代天子制作若據其形迹最古今創見可駭可愕事而聖人直以爲平常要見得中者志也不疚無惡皆以中用者也舜見得我志在安天下卽可以代堯而受天下所謂大德之必受命也何疚惡武見得志在安天下卽可以代紂而王天下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何疚惡周見得志佐武安天下卽可以佐武而制禮作樂所謂治國其如視掌也纔疚惡[illegible]無疚惡而微[illegible]恭乎天下盡此矣漢儒說中庸以爲至聖至誠俱是贊夫子曰經綸大經贊春秋也立大本贊孝經也其實非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取經義一一明之若與中庸無關曾不知問政章曰親親爲大非孝經之謂乎曰爲天下國家有九經非春秋之謂乎而終以不倍從周爲凛凛乃知孝經言道術也春秋言治術也蓋聖人以二經分言之以教萬世治天下而中庸歸本至聖至誠究竟一內省之無疚惡直合治術道術歸之心術約言之以教萬世治天下而中庸不以刑迹繩人直以心術醒人也如是而小人之行險僥倖從何依託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蓋說中庸之精

者莫辨乎此矣吾少時卽聞人說小人無忌憚須當以禪讓篡弑証想其議論有所自來今思之殊確

說中 三月初二日

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此至卽中庸終始言至之至幾最微眇形容不得想像不得渾然藏容是之爲中若儒者說不偏之謂中夫不偏則着事矣何言中又說中者天下之正道則又在本立道行之後矣何言中是皆據中節之中言而於大本之中終所謂毫釐千里者也商書曰唯皇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性則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降衷云若有眞是形容不得像想不得而渾然藏容所謂不覩不聞而無聲無臭之至者也若有兩字便括中庸一部與指是中也二辨之而爲夷子之二本[illegible]本是無中也[illegible]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之謂本又辨之而爲告子之言性無善是無中也中庸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之謂善又辨之而爲子莫之無權無權是無中也中庸曰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是之謂權終辨之而爲鄉原之亂德亂德是無中也中庸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是之謂德

可聞 五月廿九日

人有示我者曰世皆知聲入心通曾不知心通方聲入也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惟可得方可聞得者心通故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既不可以言言又烏可以聞聞惟心通者得之又曰文章性道非二也心通文章者謂之文章所謂時行物生者也心通性道者謂之性道所謂天何言者也又曰言性而係之與天道此性不是向來常人各稟時之性却是當下聖人渾合時之性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

鳶飛 廿一日

鳶飛魚躍先儒贊嘆不啻詳矣吾於此苦無入處讀廖仲晦貽朱子書云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爲鳶魚者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不可已也於是慄然有開豁然猶未深得也因思易所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乃覺上下之察最爲明白夫鳶宜天而淵魚宜淵而天可爲上下之能察乎然則世間之類之宜從而後從者最莫如夫婦故曰造端夫婦其至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各有類宜從而從不宜從而不可妄從者豈獨異於鳶魚而何世之習焉而不察者之多也不察則將[illegible][illegible]亂俗而不可以訓其故皆起於恣私之便而不根諸天理之正也夫鳶魚之失上下者必不可以生乃世人之不察而貿然自以爲得生者不少故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一見鳶魚之親上親下而陰陽之順序民物之阜蕃其灼然明見而無可他疑議也決矣若是則儒者之所爲化育流行所謂吃緊爲人活潑潑地其皆有反身自得之妙而不可以明告諸人者乎余故特爲之說曰世無有鳶魚上下不知之愚夫婦而多有五倫不知上下之生人可嘆已

立大本

人有疑先經綸後立本者予以爲經綸立本原非兩事則先後亦何可分兩時唯戒慎以立大本則凡所經綸皆其不睹中實事也唯恐懼以立大本則凡所經綸皆其不聞中實事也此之謂隱微此之謂莫見莫顯卽擇執之時爲用恭贊之時爲合者並可擬來若欲先立本後經綸則先有一道以栖其心于寂寞之地復有一道以調其心于日用之紛是將以道爲二以心爲二而仁淵天不得還爲一也何名獨

見知聞知

夫古今之異治亂之更因革之宜其跡之不可必同也灼然矣將惡乎一一諸聖聖惡乎一一諸道然而聖與道之必不可一而同也又灼然矣歸之心之合也曰見知曰聞知以堯舜視湯則揖遜征誅異以湯視文王則征誅臣事異以文王視孔子則服事臣道栖栖之師道異然而孟子皆謂之見知者同乎心也同乎心而合則無不知以道也非必偏世之君而知者以異即當世之臣而知者亦未嘗不以異以舜之殛鯀而用其子禹則異以堯舜之如天好生而用負嚴之皐則異以湯之征桀而用五就桀之尹則異以文王之服事殷而用鷹揚之太公則異用左右往來之散宜生則異然而孟子皆謂之見知者同乎心之合則無不知以道也知以道則跡之同者自可勿論已若祇求跡之同則堯舜何不以稷契而必以禹皐陶以湯湯何不以仲虺而必以伊以文王文王何不以武周而必以望以宜生以孔子惟古今治亂因革世不見爲同而孟子獨取而同之以道又同之以心故曰見曰聞總歸之知而可以俟諸前聖不惑更俟後萬萬世不惑也若祇其跡之同而知也堯舜之揖遜可令子噲子之並稱知矣放伐之湯可令田常並稱知矣服事之文王可令齊晉秦楚迭伯並稱知矣栖栖之孔子可令公孫衍張儀希世並稱知矣世惡乎不日敗壞道惡乎不日泯滅哉故孟子又稱舜文王以若以臣之異不足而又一東夷一西夷而總之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歸於道之合曰其揆一者道之合歸於心之合之明証也至于揆之一而所爲知者一聖人執之于聖人可合之又何見與聞之有隔

瞑眩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從一國立壞之勢言也凡藥有從
治有逆治從治覺易逆治覺難五十里之滕而欲使為善
國其于治也不亦逆而難乎故孟子所為滕文告者一則
以齊景景當涕泣女強吳一則以舜舜齋祗若化頑嚚一
則以文周文從四里事毒適周用居東討亂逆其為力之
艱若何如也非重創之後勢終不回故以瞑眩攻身身固
不易受而終歸於愈以瞑眩攻心心固不易醒而終歸於
復此孟子所為滕文汲汲者也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此從天下久亂之勢言也凡人有一體之病有周身之痛

一體之病起之覺易周身之病起之覺難當戰國之天下
而頓欲成王者之業其于治也不更覺起之難乎故孟子
所為世主告者動則以湯武湯之行仁至以大事小而能
為征葛之非富方能為十一征之無敵武之行仁至遵養
時晦而能為孟津十餘年之退方能為牧野會朝之勝其
功之漸大又何如也非修積之久業不全昌故以積艾攻
身身方一大快而後可宿恚盡敵以積艾攻心心方一大
暢而後可休和頓治此孟子所為世主汲汲者也于是見
聖賢之憂世迫也真若有疾痌之在躬又若有重疾錮疾
之在躬而恨不急為之調治者然

養志

記稱大孝有三而孟子稱曾子獨舉而歸之養且夫子所
論養者一則曰敬養一則曰色養而孟子詳說曾子之養
不過以必有酒肉必請餘必言有是養道難而孟子舉之
若易夫子之告子路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而孟
子所詳曾子之養之委曲是養道易而孟子舉之若難要
于一志之養則所謂盡歡者繇志之養方歡而所謂能敬
能愉色者亦唯志之養方能敬方色愉也夫孝至於一養
志直以吾之志合親之志而無二而又何他之言故曰事
親者曾子者可也曾子蓋獨受孝經之傳而其離[illegible]貫也

直括之以忠恕要知舍一志而言道者皆緒餘之道也舍
一志而言德行者皆粉飾之德行也德行之於後世也多
不足而其求一貫也又索之渺茫馳騖而道何能為天下
一
三
吾又以養志之義思之夫以曾晳之春風童冠沂雩咏歸
此其志之大見道之真為人子者不知宜如何以養而後
能為養志如曾子之安貧三旬九食捉衿見肘曳縱歌商
聲出金石世將以為養志宜無加已即有明于深造者求
之曰三省身戰兢臨履應亦以為克踐無遲矣而孟子第

舉酒肉必請與必言有[illegible]知孟子之說養志更有出于他人之言養志者也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夫所謂道者日用之外無先也即所謂志者及求日用之外無先也此一必請必有委曲順承其與沂雩詠歸者真有彼不爲內此不爲外彼不爲宏此不爲[illegible]者也是所謂先其意而志之承者何如豈惟直養而已夫安貧以養一砥節之士能之即深造以養非聖賢不能然亦概成身之大而未及日用之細也思及曾子之養竟有終身迫切之至可涕可思一衷和樂之至可蹈可舞而外又何一言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論父母于道世以爲幾諫非也夫諭者心相然而諭非必親不然而諭也若不然而諭則亦他人之事而非曾子承曾皙之事

微罪

孔子去魯事讀孟子致爲臣而歸章方知以微罪行之意

讀孟子去齊四章方知不欲爲苟去之意

微罪罪以不稅冕臣可也苟去去以不用臣不可居也

達之所忍

達之所忍湯武征誅是也達之所為舜禹揖遜是也四所字皆從本心見非名跡見者也說仁義禮[illegible]此[illegible]前四端處所謂擴而充之者更是一番分量而不忍不為之心體充全

微子

魯論記夫子去魯詳矣春秋不書治術與道術異也其書者以吾道之興廢為吾身之進退其不書者不敢以天下之治亂係一身之進退也且紀柳下惠沮桀輩及諸逸民師摯等之去明魯治亂亦道與廢所關魯論益記魯者也然而紀殷首微子之去者道術也中庸一書專以表明聖德詡道為治亂大防而仲尼祖述章方明贊聖德前所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係於微子一事明夫子之道直接于微子即去魯之事亦直接于微子也夫子嘗云殷人也吾從殷從殷者其道從周者其事也問政章對哀公志魯也而繼之舜文武周之後明道之接于四聖也道可以承而治不可以承也蓋于哀公託之志焉凡篇首所提二字如上篇學而為政先體後用下篇先進問仁先用後體而鄉黨終體堯曰終用其終體也歎雌雉之時哉其終用也詳從微之美惡皆有然者也即中微有錯雜不可盡泥而潛心于是未必無可窺見蓋以微子之首紀知之記若曰微子之去知殷屋之不祀夫子之去卜宗周之無邦豈惟為魯而已哉即治術不用而道術終歸焉晉中庸先問政後祖述義亦如是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所以傷也周有八士所以志也

正鵠

中庸言射有似乎君子與孟子言仁者如射不同夫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此皆言其心非言其事也若中庸之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蓋寔有事焉記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然則鵠之所在道之所在也而又先之曰繹者各繹己之志也然則一命中而倫無不舉射之言正鵠非徒以象而已明乎倫之若何而射不則不能射明乎吾之志于倫若何而射中不則不可中夫言行之相顧而素位之無他皆射所以志而達道則其鵠也矣若之言中庸詳矣猶恐人虛求于遠而不執于寔也而特以正鵠示然則虛言義而無所事者辟如射影空中一無表的夫誰知其中與不中而名之以爲道夫所爲未發之中與中節之中固各有分數而不一秋毫爽者也求中于未發難即求中于已發之節亦難求中于達道之正鵠則不難試一反求之身而正鵠顯然明白所謂似君子者君子成德而射則求入德也孔子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彼不肖之人則安能以中

中立

偏與倚不可並言也凡物有二三於此而心旁撥焉則爲偏有一於此而心內着焉則爲倚中立則不患偏而患倚故君子中立則曰不倚至誠立大本則曰夫焉有所倚中在在無不是而實無一時一事可着也如欲觀中于已發之際者是有意中而不知其立者也如欲觀中氣象于未發之前者是有意中立而不免于倚者也夫中有可立立無可倚本無馳逐之足憂又何必虛寂之是尚故中庸之所謂致中者正慮虛寂之病而欲人之盡力以擴吾中後儒之所謂致中者祇懲馳逐之非而欲人之漠然無事以還吾中其求中愈至其倚愈深已豈惟偏于二三之爲患而已中唯能致方爲不倚致之功直有篤恭而天下平之應而倚之病不過一素隱行怪後世有述之徒

誠明

誠無可指唯有本心常明便是着着落實處故曰誠則明明則誠此一爲主之説非兩爲岐之説也致曲章明字貫在中間誠者章知字貫在中間此其明用首章以性教揭歸道字是世教事此以誠明統歸明字是心體事明常在即道自常在因此思言顧行行顧言行字貫在中間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字貫在中間即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學字貫在中間往吾聞此説于人者幾三十年只要人專心于一便徹頭徹尾兩者自貫若一彼一此徒作話頭分疏近益思兩行字從庸言上來兩思字從思學上來兩學字從巳仕上來寧可對待看至誠明作兩項人分疏更是千古膏肓不可解之病

公冶長

顏路請槨直以不與鯉者拒之奚之薄正所以爲厚其愛顏子也不啻其愛子也公冶之妻雖縲絏無嫌正以絶欈畏匡不諱窮之心刑家使之患難相安無境不可處其愛子也又不啻其愛身也聖人之愛以道不以姑息蓋如是

百廿

有恒 辛未正月

夫子之思恒再矣巫醫世外人也無恒自其所應何貴之要知其人庸下耶非恒則無以藏其身而防其慝其人高明耶非恒亦胡以明吾教而正之義故曰不可作巫醫所以醒而還之者切矣至難乎有恒爲道脉也彼不過爲世間諸有盡成敗壞唯虛無約乃能超天地獨存歷古今不毁自信爲聖人無上之道在是卽眞心向善應莫過此而于古聖賢經世道術竟裂冠毁冕不顧彼所謂聖非吾所謂聖卽所謂善非吾所謂善也聖人汲汲于恒恒爲正夫婦爲君子之不易方象人爲行有恒彼虛無約以[illegible]斷絶矣夫吾自天地陰陽男女父母鞠育方能保合精神以藏身立命而今忽欲逃之爲道使吾人當此能脫然不一動心否又况君子聖人德業不益愈修愈捷哉故曰難乎有恒蓋傷道磨乎斯絶也至乎說恒心恒產必使足養父母育妻子然後驅而之善聖人經世其爲道如此其經常不易也彼爲虛亡約之術者何所用之卽有好倡爲虛亡約之說者異從而聽之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蓋泰之也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豈其顓顓約之謂哉彼以虛亡見者則恒上便着不得一有字何况於盈又何况於泰

有恒二

吾嘗思夫子所謂攻乎異端者卽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之人也所謂斯害也者卽難乎有恒之說也虛亡約異端之道也有盈泰吾儒之[illegible]異端之心欲爲吾儒之事夫子所歎有恒之難卽所歎爲害 有也夫說攻異端便非異端也說難乎有恒便是可望有恒者也因是思孟子之距楊墨非謂楊墨眞異端也墨嘗爲宋大夫身非異端也又以善守禦節用之名聞 楊亦非眞異端也總之一横議之爲倡非我兼愛無父無君意見不已徵爲議論議論不已激爲風尚言盈天下至使聖道不著而害政害事遂無窮極故孟子直以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罪之夫說害政事便是身爲有政事者也由此而言攻乎異端難乎有恒言盈天下三者並學道人也而深爲大道害昔之爲異端也不過方外之教今乃溷中國之中昔之趨異端也不過頑愚世俗之人今多高明冠裳之列聖賢深坊力遏豈得已哉故能言距楊墨便聖人之徒彼之盈天下原以言故我之距亦以言行稱詖卽出入彼此間之明証也總之夫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儒與異端不辨可明已卽眞異端與攻異端之害亦不辨可明已

烏獲

世間力有勇怯知有巧拙然自孟子言性更無勇怯人人可以爲烏獲更無巧拙人人可以爲奕秋昔人有夜行見寢石者以爲伏虎也彎弓而射之石遂沒羽此用力而力必從之一驗先儒有病中懸一棋局于帳者數日看而思曰此河圖數耳因此遂無敵手此用智而智必從之一驗近見山東大行高其學易家者不仕三年而未得又三年而未得鼓勇猛遂絕食絕言欲以死自劇戶卧七日忽囬心中有通竅易要在第四爻因[illegible]變化無窮盡從此生遂健起瞬息中演十數通人[illegible]不消[illegible]日[illegible]涸我須臾又數十通[illegible]暑遍[illegible]方[illegible]飲食大約得之京房游魂說夫以一卦爲重卦變化自應無方第人不曉外卦本根機括在四耳至今所作圖數數十萬人聞謂爲鬼神之通余曰豈鬼神有靈吾心反是無靈夫名理猶然何況力行爲善更是吾性本真吾性至善原與聖人一體苟能盡心不二則從此向往即大而化之之聖非有限量聖而不可知之之神非有隔越孟子決不肯哄人以虛名而苛人以難能也余行之說專欲化虛憍爲強毅鴻鵠之說不過去馳騖爲深潛所謂有爲者亦若是

恭己

恭己者危微兢業聖人之篤恭而非勵容之可見之謂也正南面者心運乎天下而不已正如日之日運于周天而無息出震向離南面所以象也夫肆朝巡省誅四凶咨九官十二牧無一事不正無一人不正方爲南面之正而非居高無事厲令人可仰之謂也夫子不嘗云修己以敬乎以敬之爲恭己安人安百姓之爲正南面也又不嘗云爲政以德乎以德之爲恭己如北辰居所而衆星拱之爲正南面也故云夫何爲哉恭己南面之正乃其所以爲也然首云無爲而治者以別于妄爲而徵擁南面之尊而不知所以正者也而世顧云臣道有爲君道無爲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此道家之言直清靜民自正之無爲而非恭己正南面之無爲矣且彼方慨慕遂古至舜便以爲有盛德不稱無爲已禮云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唯以至正之守而爲故無爲斯又恭己大義歟

善信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故曰可欲之謂善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曰有諸己之謂信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此明示人善可欲之的也曰思誠者人之道也此明示人入有諸己之門也

成人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重傷當世之無人也前日亦可以為成人者蓋擯四人于禮樂之外而知其必不能為成也後日亦可以為成人者蓋進子路于三者之中而令其不可不亟為成也夫義命久要三者眞忠信立本事卽智廉勇藝之不足而為人之道未虧也若武仲之為後要君不臣之尤冉求之聚斂季氏無公家之極豈斯人也而尚可與之言禮樂乎而公綽止優趙魏老皆分晉徒也而卞莊之暴虎馮更可知已夫子謂不仁如禮何不仁如樂何故歷舉四人責之禮樂甚言其不可為成人也子路故以勇自負而稱二臣于季氏者夫子特舉以戒至結纓之死延于授命而夫子且以為不得死其思義也不忘平生也固不得不以相勉矣夫為人而博求之材品有譽于當世為虛人而專求之忠信無憾于本心為定子所謂何必然者不亦信此之得而傷彼之重失乎哉四人皆魯人蓋以叙也凡世有才者之多不足恃耳

無窮

夫天無窮而人見有窮有窮則不能不以漸增長增長一分便知一分及增長之極而後知昭昭果無窮故曰及其無窮象山云滄溟滴自涓涓水卷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此言可誦可思此處既明則前所云誠後形著明動變化是成巳的事至誠之久後徵悠遠博厚高明是成物的事及其脉絡始覺洞然到得不見不動無爲依然是天本無窮本體聖人合下郎知無窮景象唯于及其處着力故能合後所云純亦不巳義天地山川用四个今夫正是合下無窮景象更知及其消息之眞及其者致曲之謂也不息之謂也

無終食之間

夫子謂終食之間非泛然頃刻間也凡人所交世富貴貧賤之來其猶緩耳唯是飲食關切令人不能忍耐處心之一存一亡最可省念故謀食之妨謀道飲食之害爲心害常人視之悠悠而聖人誠獨切切且一終食間思飲食來得無愧怍否又思飲食知味能無迷昧否要于此處不違而後富貴貧賤不一動念貧賤淡泊不少喪節卓然自見吾不處不去之本心而要必得之以道乃謂之不去仁郎是以推如絕糧之厄子路慍見其顚沛如何而須安之固窮是顚沛之心郎終食之心也如簞豆生死辨蹴不堪其造次何如而終拒之不屑不受是造次之心郎終食之心也人世之顚沛造次經歷無可窮而終食其極至耳曰必于是者此心欲惡安頓處便是天理是非恰當處故去仁不去仁道無可準的而歸之以一仁仁猶慮無可憑據而歸之以一是君子終食無違蓋必于是之爲兢兢云

孺子歌

嘗讀孺子滄浪歌而知世間禍福未有不以清濁爲之取者也凡清者必明于志者也凡明于志者必明于事幾之將然與人言之可聽不可聽而福之來也一謹身節行中若挹而自取之濁者必惛于志者也惛于志者必惛于事勢之已然與人言之宜從不宜從而禍之集也一縱欲敗度中若羅而自取之繇是知亡國敗家豈真在天凡世之自侮自毀自伐攙所謂自作之孽非天之孽也今夫江海之險風波之浩人盡以爲此之孽猝不可逃而不知明者處之其行其止相度而爲[illegible]以清故也今夫庭除之近凡庸之娛此之孽也若決無可虞而不知惛者處之其得其喪漫然而不知所計輒至災患突乘者以濁故也此一水清濁之取聖賢所欲人急聽也夫涕出女吳人自爲惛吾自爲明三年求艾前自爲惛今自爲明兩章所証商周興敗非不切切危言即本章安危利災樂所以亡危切尤至惟是濯纓濯足言之若無心聽之最易曉者此不足觸不可言之鋒而反能動不仁者易濁爲清之一念聖賢牖世苦心於斯至矣滄浪歌屈子復以繫楚辭篇未有以也夫

明且哲

凡人心能戒懼則有主而強不則無主而靡知戒懼則有識而明不則無識而昏明強之爲用中庸君子國有道無道無不各宜者也強哉矯在依中庸之先明且哲在道中庸之後矯者易世情而歸之道術者也其持守甚難惟矯方依若以身負屏而終始不移者然是之謂以道卓立之君子哲者從高明而極之細微者也其權衡更難惟道方哲若大道蕩平而往來自如者然是之謂與道委蛇之君遯世不悔強之矯者可自主者也而次身不及直令世之爲道法則道之運用無方非明且哲不能此一明一強誠之者自能必之而誠明之後所爲屢贊高明也易自強不息君子以象天行而大明終始不惟統天繼以御天與中庸強明次第義最相發

爲人孝弟章 崇禎九月念九日

有子揭孝弟爲仁之本說者知重仁而於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處未覺痛切若以爲學道直須仁民愛物何至犯上又況作亂數年來見人爭爲犯上作亂又攘臂悯悯若中心好爲之者然此時而湧語之爲仁語之仁民愛物毋乃嚣然唾餘而何足一動其脛毛夫魯論一書不直絃歌樂道之爲空言也以八佾則名篇以季氏陽貨則名篇以泰伯至德微子三人則又名篇直不忍見有君無臣公室弱而私家強禮法崩而盜賊橫朝夕羣爲告語凡皆起世人禽獸之中而還之性情之正也何肯以人民愛物令人盜爲迂無當而已聖門稱孝曰曾曰閔其不事大夫之家蓋以身律也非徒高尚其道之云耳即孟子道堯舜不過一孝弟首章仁義便痛懲上下交征不奪不饜情弊而毋奈學道者反視仁義爲爲迂無當也其遺親後君貪祿利至父母死不肯奔喪種種疊見何足怪夫士人縱不必人盡學道縱不必人人忠臣義士然何至甘爲犯上作亂之好叶亦一醒已有子所謂言語似聖人者也乃宋人以有子言不若夫子入孝出弟章爲渾然者蓋犯亂事不身親見之之故

養一指

一指肩背非虛言也傳云今日之食指動必嘗異味染指嘗黿遂以速禍此養一指之患也易稱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凡身皆不足養也唯須止於背背者心之神明所聚而性命之元所會合也於此不養所謂舍靈龜而觀朶頤何稱善養此失肩背之患也狼疾者狼最貪飲食兩稱飲食之人所謂狼疾人也盎于背亦非虛止外象也盎者精之凝液易坎用缶是也唯止躬于盎而後鞠躬者真此亦孟子精言艮背處

躬自厚

遠怨蓋言道術也凡怨讟之易起者莫如道術夫子不怨不尤而下學上達其明訓也躬非身之謂也萬事以身爲樞身以躬爲樞記云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云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偨焉如不終日蓋躬之若是切也夫子自任一文眞道之大全而猶歉躬行未得蓋躬有握于文之先者也謂言之不出耻躬不逮躬非可以與人輕泄非可以出言摸寫者也首追一堯之在爾躬遞舜禹湯相傳之命何其淵源邃也即道術中萬事猶後而猶彊力于此中終身以守而無容少逸于片時所爲躬之自厚者也三記鞠躬如蓋厚之明驗也如是而可過責之人人乎哉薄責者非眞不責也欲其人自得之深造之餘而獨復于神明之境無可煩吾責也又何以知不知故置怨其間也哉日知我其天此躬原從天來此躬之厚唯有一天可對而已故省莫知之故益可以明遠怨之繇

無名之指

舉一無名之指即諸指之尤急切者更可知夫無名之指屈而不伸若世人盡然也則何言指不若人若眞止疾痛之害也則又何言心不若人嘗有人一年半前忽覺無名之指絕痛楚幾指及明年而左手足忽無歟若廢者然先者無名之指痛楚而諸尚無恙[illegible]廢後廿日餘諸詰斯能屈伸而無名之指獨頑蠢此謂之不害事不可然專謂疾痛之能害事非也凡人心有主宰而得所以持養方體能屈伸而無所以運用此指之不若人直心之不若人也知惡于指而不知惡于心孟子所謂不知類也秦楚蓋[illegible]秦勁[illegible]楚[illegible]輕俱[illegible]陽一邊失求彊陽之術于指而不知自强不息于心此所謂不知類也類者心指相連利害關通之謂也故體受歸全手足無敢毀傷是爲知類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自喻是爲知類

成章

成章非易造也易云大位而成章此道之大全也孟子云不成章不達達者化也成章而後達見其大全而未即造于大全此君子所貫達也然則論語稱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此亦見其大全而未即造于大全夫子所爲欲急裁也狂稱簡読者以爲志大而畧于事疑于責之過刻細繹之人之精神世情與道念不兩入也唯畧于事之爲志者方能深于造之爲德如鄉原名無非刺實溷世俗至衆皆悦之其嗜欲愈深則彌縫愈巧彌縫愈巧則操行愈卑終以不可入道徒爲德賊狂既云簡則一心入道爲事無能牽縛與古人爲徒與天地爲體所造就文章能涯量其斐然者規模之爲赫奕即底裡之未銷鑠夫子所欲急裁也中庸終闇然日章日闇而文文章一脉惟闇方能優入千古斯文惟狂方可擔荷惜此義不明而後世之論人才者多以曲謹不以志節纖趨勝而大道頽真自棄聖人之門者也由也升堂未入室夫子所云奚爲于門者蓋進之也恐其以門墻爲矜負也鄉原德之賊而夫子謂過門不入室我不憾焉者蓋擯之也恐其以門徑爲依附也一剛明一陰暗此古今道術之大介也

赤子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與赤子對言孟子蓋借象也夫子之所以爲赤者心非其形骸之謂也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誠與赤應此喜怒哀樂所自生而時時與天地相照徹處處合萬物相孚應古人謂之赤心是也其間汨沒有輕重便溷雜有淺深而本真之赤遂無從見唯是充養純者光輝粟可印證易卦乾爲大赤于斯知赤所從來坎爲赤于斯知赤所存主天地之所以爲大即人心之所以爲大秋陽以暴之以心之赤足對秋陽之赤方爲暴古人稱忠赤又空盡無物曰赤

重刻止躬齋慎獨義序

易艮之四曰艮其身象曰止諸躬象曰止其所明乎躬之爲止之所也而所是何處堯告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明乎中之爲躬之中也而躬是何物中庸雖不言躬而戒慎恐懼兩指其所即易之止其所也止其所而執其中雖不言慎獨可也而見隱顯微之必慎又諄諄致意焉然則獨與中有二乎孫先生曰從天命之初言先有中方有獨從率性之還言先有獨方有中言不戒慎恐懼則無獨無獨則無中而獨所即中所可知大學亦言慎獨而先生又謂大學以意對外爲獨中庸謂性命合道爲獨有始事終事之不同將無獨有二乎曰始以醒閒居不善之小人而終以明中和位育之君子要其嚴於獨而一於慎則無纖忽之不合者也故漢儒亦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誠意之要慎獨而已退而藏

之于不睹不聞之所進而達之于無聲無臭之至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一以貫之矣先生他日有詩曰戒謹恐懼是慎獨隱微顯見是面目又曰中庸須識中爲體誠明須識誠爲性欲知獨之面目中之體者止躬之所慎獨之義惡可以無三思

温陵乾所居士劉鱗長頓首拜撰

不睹不聞

所不睹所不聞者終日睹聞未嘗睹聞終身睹聞無可睹聞此是心體未是獨也唯君子戒愼恐懼一乎是所絕無他馳一敬爲主百邪不生一念常操萬用畢集眞覺有隱有微時時保聚有莫見有莫顯種種包涵繼善成性之所正宮有日新之所乃名爲君子愼獨此獨也其始之率性也與天地合者不以天地分神故名愼獨其終之盡性也爲天地用者能以天地還眞故名愼獨天之命我以一獨我之率性修道還天以一獨者道蓋如是人有傳戒愼恐懼訣者曰凜凜如對上帝六字此滌心於獨之言亦未必眞知所也又有說愼獨者曰莫作見乎隱解謂有隱見二見莫作顯乎微解謂有顯微二見此則一意掃除爲獨終非中庸心德渾全之獨也

莫見

有千萬其心思而不失爲獨有孤寂其念慮而不名爲獨是在戒愼不戒愼之間故云敬以作所又云所其無逸惟逸而心之擾擾也甚矣不問其應酬與靜居也惟敬而心之抑抑也甚矣亦不問其應酬與靜居也是以君子貴愼獨凡人不過妄聽寸心影響之爲獨君子直是終身率性保合之爲獨故知愼獨難也凡人一心之隱見微顯便是萬事之隱見微顯萬事之隱見微顯便是萬物之隱見微顯並從所不睹所不聞中流注獨也若不識戒愼恐懼眞脉者則何知有隱何知有見何知有微何知有顯此中多岐百出不可勝原而決防障源無忌憚其才已萬事萬物都無歸着我心亦捴無歸着已矣故知愼獨難也張子韶解中庸每處以戒愼恐懼貫穿不及愼獨非不言獨也不愼獨則無中庸不戒愼恐懼則無愼獨子韶可謂知愼獨之眞者已若必以若何戒懼若何愼獨分爲兩而並持之則一乘之以理欲之關而志意爲棼再乘之以動靜之交而精神爲漏幾之靡定而中之不獨也明矣惡乎愼胡文定傳春秋在在言復仇大義救時之急務也張子韶言言以戒愼恐懼闡發中庸修道之常經也

中和

中和之名可分也而中和之寔不可分也即致中和之功更無可分也總歸之一戒懼慎獨惟戒懼則不睹不聞之所而天地爲昭萬物同體隱見顯微之獨爲主持者明明矣此中和所爲致也故總言中和功用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在前萬物在後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其本來之體也詳言位育其象則曰至誠盡民盡物賛化育恭天地萬物在先天地在後聖人之道則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亦萬物在先天地在後曾萬物然後可以合天地其歸還之次也夫君子未有不實求之民物而徒曠而求之天地者也夫君子之喜以天下怒以天下哀以天下樂以天下豈虛爲見而已哉吾中心當有嘿覺其然而覺民之無不共此同然者是之爲大本達道是之謂慎獨孟子曰行有不慊于心　餒矣此中之的指也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致中和位育之明用也

時中

獨與中非二物也從天命之初言先有中方有獨從率性之還言先有獨方有中然則時中者以其能戒惧慎獨能戒惧慎獨者方爲君子故曰君子而時中若謂君子爲已成之德不繇深造中庸爲當下之事不必本來是君子先爲君子中庸別復爲中庸竟不知中從何來而所謂君子者又從何成就將人品道術幾分而二何言君子中庸

無忌憚

戒愼恐懼與忌憚未可並視也戒愼恐懼者操持之至性非君子不純而忌憚者天性之眞心雖衆人無不動者也然小人恣所欲爲偏從衆人所動者敢大決其藩籬而自託于聖人之道術如文仲武仲以聖人聞魯於陵仲子以廉士聞齊豈不儼然中庸耶而要君竊位敢于無君辟兄離母敢于無親偏于中庸相反一經孔孟剖破雖萬萬人心無不識已卽左氏書臧氏斬闕趙威后謂仲子可殺盡知之矣夫世所忌憚最是忠孝至處衆人之眞心便是君子之大道有忌憚方可徐而責戒懼能戒懼方可進而説中庸於此不畏他何復畏於此不眞他何復眞中庸首時中輙單以無忌憚對至聖至誠是君子造位時拼時出是時中實地何君子之詳而小人畧也夫無忌憚無可方物也詳于説君子是所以詳于正小人也

過不及

論語力不足者半途而廢謂世之有其人也中庸半途而廢者弗能已謂遵道者之決無其事也大約有遵道之心固無不足之力也此遵道之心戒愼恐懼之心也誠望道而趨之如弗給卽反性而无焉當自足而何至半途爲廢弗能已聖人之以身律者也其遵道于天地之位者其欽承天地之心弗能半途已也其遵道于萬物之育者其裁成萬物之心弗能半途已也自此爲依中庸之君子爲遯世不悔之聖人總一不已中出矣而何世道術之紛紛也不知味者茫不知道爲何事卽予知者俄而中俄而不中逐世巧而亡本心何一無遵道之心也胥不思吾中心喜怒哀樂中和一脉依之養生則爲正性依之安身則爲至命無可名言無可斷續卽此率性之眞便是聖修之極而何過不及者之不一反求隱怪者乃他有逃之馳求也夫于可已者不已而才知爲分卽于不能已者反已而本眞爲漏中庸歷詳道術偏正而歸一弗能已此所以不睹不聞要樞也君子讀弗能已章卽知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知味

知味以心不以口也以口則知不過易牙殺子進食其中和安在哉以心則夫子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孟子所謂無以饑食之害為心害即不及人不為憂是也故知味即是知道命真之絕續性體之昏明于是焉在一生之戒慎恐懼于是焉先此之知則中和條理自得天下無有精思妙義不可造者也便是入道之人此之不知則中和脈絡大乖天下更無有高行美言尚可飾者也便是悖道之人莫謂知隱知最莫見莫謂知微知最莫顯人鮮知味次民鮮能之後夫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之人安足責之知味哉學就學道者言故曰道其不行矣夫貨殖屢中夫子謂之不受命過也不知味者也不食嗟來死曾子以為微與嗟也可去謝也可食不及也不知味者也然則芻豢悅口與不願膏粱何以異膏粱求美知味以口者也芻豢養生知味以口知以心者也芻豢中庸之味人之膏粱非中庸之味也

罟擭

凡學道者多從空墮如鳥欲高飛而罟則網之獸欲奔趨而阱則網之此皆妄逐于空而不知道之有實也夫天實有是命故吾性實有是善吾性實有是善故吾道須實行是善善只有一更無他也有他即空心思百出而愈不可窮究則名為之累所謂名為身患者也欲誘多途而愈不可禁塞則利為之累所謂利令知昏者也夫子知者認罟擭陷阱為中者也擇中不守即世途罟阱何在可脫彼隱怪有迹巧以名高行險僥倖爭以利騖驕逃于道外者吾何責焉君子時時戒懼者惟恐好名好利之心未絕然無累即觸處成逃則隨在成墮夫一念不實則萬念皆空吾心又安復有獨故必知一善之為獨者方知得一之無可失遁世不見知不悔盡脫於名者也此之謂獨正己不求而壹於居易俟命盡脫於利者也此之謂獨夫獨又何過不及之有罟擭是過陷阱是不及為飛上察終不為過躍淵下察終不為不及

回之爲人
仰之彌高蓋言天也鑽之彌堅蓋言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蓋言四方也求之於天地四方而不得而所爲握天地四方之極者何中也此所謂擇乎中庸不睹不聞之所之爲戒懼也得一善傳文約禮也文王之爲文君子之崇禮蓋隱見微顯之會諸此也曰如有所立是夫子三十之立卽中立大本之立也曰欲從末由從固夫子從心所欲卽所謂從容入道也終以由自勵拳拳服膺弗失也蓋觀于喟然之歎而知其戒愼恐懼之潛心也獨深焉故直贊以回之爲人人之生孫中來立人之道亦孫中盡舜稱大知卽用中者廣回稱爲人卽成身者純故曰舜何人予何人此中庸以回繼舜之後歎常人多以無形無象索中顏子并以有形有象觀中故於高堅前後中指出文禮卽夫子亦決不欲以無形無象言中故曰不踰矩矩者方而不易卽文禮之可循循者也若虛圓彷彿豈惟不知從心之所亦不知卓爾之立之所嗚呼戒懼者方知所方能擇中弗失

回之爲人
仰之彌高蓋言天也鑽之彌堅蓋言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蓋言四方也求之於天地四方而不得而所爲握天地四方之極者何中也此顏子之所謂擇乎中庸也唯夫子之以善誘而後知爲博文爲約禮所謂得一善者也文固夫子之文莫吾猶人卽中庸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禮固夫子之言復禮爲仁卽中庸之君子敦厚崇禮也文禮異教而總屬之我卽文其精蘊禮其實履善之歸諸一者也至竭才之後曰如有所立是固夫子三十之立卽中庸之中立天下大本之立庶幾不遠者也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從固夫子從心所欲之從末由者雖未能從而終身以由自勵卽夫子稱語之不惰中庸所謂拳拳服膺而弗失者也直贊以回之爲人蓋觀于喟然之歎而知其戒愼恐懼之潛心也獨深焉爲人者人之生孫中來立人之道亦孫中盡舜稱大知卽用中者回稱爲人卽成身者純故曰舜何人予何人常人多以無形無象索中顏子并以有形有象觀中故特指文禮卽夫子亦決不欲以無形無象索中故曰不踰矩矩者方而不易卽文禮之可循循者也若虛圓彷彿豈惟不知從心之所亦不知卓爾之立之所嗚呼知所者知方戒愼方能擇中弗失

勿失

不遷者中有主而不遷也中也不遷者中有節而無可遷也和也故曰顏子好學益學所以為中庸者也說者謂怒易發而難制故好學處獨舉不遷夫喜哀樂之情皆非盡易發而難制者耶而何言怒也大約人有好修之志者每深嫉惡之情世之合道者少不合道而可怒者多卽怒之分數尤易為渝軼且簞瓢陋巷人不堪憂顏不改樂又至畏匡說何敢死則喜哀樂之無不正明矣聖人獨以怒處微窺顏子說不遷夫怒于此而不及彼者是情之不遷常人所難以怒用而不以怒動者是本心之不遷賢者所難故曰顏子好學此直擇中庸而勿失之一大驗也

可均

聖人樂與人中庸至無已也以過不及戒正不得中行思狂狷意也謂中庸不可能蓋進可均可辭可蹈之甚于中庸如上追逸民下列諸國名卿大夫士是也夫子路豈非均天下國家蹈白刃之人而當其問強輒以中和兩不變告意可知也他愚不肖夫婦未嘗不與之知能况子知人耶夫中者此心存主之中卽天命所默與之中天命所默與之中卽天地萬物所共受成之中也無一人不繇之陶鑄而無一人肯奉以周旋舍中庸外只有過不及兩途舍擇中庸外只各有均辭蹈一事戒愼恐懼非若之望而誰之望故曰聖人之樂與人中庸至無已也

和不流

和不流不逐于情而還于性也中立不倚不執于性而還于天也先和後中立爲問強也子路好勇即鈌于和故即南北之強又叩之抑而強所以裁也南方之強近和曰君子居之所以裁也北方之強不厭死之心正担當道術之心故曰強者居之不執強而又不欲全絀問強之心所以裁也矯者攖而能治正欲挺而致果戒慎恐惧所爲抑而強也夫贊舜用中於民未及和也贊顏擇乎中庸未及和也以和不流明中又以立不倚明用中足明大本之爲主宰也中者捻之有主運之無方此天命也而或者本有中而踈于先事執我中而不能周諸事事則率性之道不弘倚之爲病慎獨者所不敢出也故還中之体方不失和之用彼謂須已發求者即不知和自何來又謂求之已發之和不枉費心力者即不知如何允而[illegible]恐惧慎獨從何所用之

隱怪

[illegible]獨者合隱見顯微而獨者也素隱者外見顯微而隱者也素隱行怪直置其身世外而課之倫常日用則無有且素者從性而生者也怪者從外見而起者也素隱行怪未能見道性中而叩以素位中之心地又無有夫吾自有民物天地來惟獨主宰唯獨運用中和无滯位育昭然非虛焉而已君子以費隱費最竭力爲用君子以素位行位乃因時爲用彼素隱者終身着于隱者也着于隱便不全于行何名爲獨素隱者中和蕩而位育之原夫先自窒已安得與中庸共知共行于中國之間而據爲大道費隱章聖人以夫婦立教而隱怪者專以斷絕夫婦立教不遠人章聖人以子臣弟友立教而隱怪者專以斷絕子臣弟友立教若素位顧外不過涉世事其何[illegible]乎彼[illegible]苛責爲哉

遯世

夫道止中庸本無可見知爲道依中庸决不至聖人知故遯世便是聖人一生安身立命地易遯世無悶不見是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是也夫子疏水曲肱爲樂不義富貴爲浮雲唯顔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庶幾焉其於道如何也中庸上追堯舜文武周公而下舉一顔子直接道脉若他逐逐世途功能見者直朞月之不守耳半途之廢尚未及者耳此其于道必有不深知者何況于世大約君子遯世以道不以遇一心之獨便操天下萬世之獨操見知之心者卽匿影閉形不爲遯有不見知之心者卽事共睹聞日月行途而中所戒惧鬼神莫測誰爲知之此君子之心原自爲遯原無可悔也卽至聖尊親不過完一唯聖能之遯世不見知不悔分量公羊傳䕫麟曰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此中庸之志也若閔子辭費漆彫未信曾晳言志莊有不悔之思焉

遠人

漢疏說離道直云善道可離非道者極塞之處如邪僻難行此說善最明君子戒慎愼于爲善君子恐惧惧于爲不善所不睹所不聞天命之善統宗地也卽此善誠身便是孟子可欲之善便可獨善其身與無善天下而無二故既有可離非道之戒矣復有遠人不可爲道之戒離者以其不切于身遠者以其不切于治人治人之則不遠道不遠也道之不遠忠恕不遠也忠恕之不遠庸德庸言慥慥也若遠人爲道何名可欲之善竊意學稼圃之樊遲御賜之萬章當未免信禮義中庸之道也民莫不至何必離世之爲善所謂不遠人也交際中庸之道也際可公養可仕何必絕物之爲善所謂不遠人也不離道從一身言故提出中和不遠人從人之爲道言故推到忠恕非有中和亦做忠恕不出非身不離道亦决不能不遠人爲道君子讀不遠人章卽知能盡其性則盡人之性

忠恕

若以爲我心卽道道卽我心則執巳而不化其於道也不啻千里違矣此乃後世人之言道非夫子之視道也故曰不遠人人與道俱槪言其在人者也曰違道不遠唯恐有違專言其在巳者也至以爲未能一焉則豈直懼于違之而巳戒愼恐懼于斯最實豈得以一貫爲夫子之道忠恕便不足盡夫子之道而以勿施之戒安分安勉于其間哉思忠恕者之得是爲不思而得舍此別無思中庸之可得處勉忠恕者之中是爲不勉而中舍此更無勉中庸之可中處孟子反身而誠樂大焉修道之終事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不違道之始也

不願

凡言子者不在其爲子而在其能事父凡言臣者不在其爲臣而在其能事君父有諍子不陷不義所以事父善則稱君過則稱巳所以事君故曰道不遠人人者對我而言唯我能以人之心爲人方能以我事人之心爲道未有違于事父而可言之者也則責善不遇之匡章是也未有違于事君而可言臣者也則爲宰辭粟之原思是也道雖我不睹不聞處戒懼知人心卽道不見幾微間隔方爲不遠故以人治人旣各責之當人而不願勿施又直窮之本心所求未能又實體貼之當身此之謂爲道不遠人大學說爲人君爲人臣爲人父爲人子與國人交詳言人者見仁敬孝慈信非我自爲也是不遠人之義也

庸德之行

未能一焉者非真一無能也道有四而心則一一不能則盡不能也舍倫外無一舍一外無戒慎恐懼父母之順起於好合宜家獲上之道本自信友順親安得謂各能之各不相及即未能一之求更亟已也道始夫婦不患情不摯患義不正故造端而極之察道盡子臣弟友患情不摯不患義不正故求所未能而終之慥慥又曰庸德之行要在孝經庸言之謹詳在春秋祖述憲章義取諸是

不足

欲知聖人之庸者中而已矣欲知聖人之中者知未能之心而已矣未能則必自見爲不足焉得不進而中未能則必自見爲有餘焉得不退而中漢疏謂有餘不足即是過不及非也夫過不及聖人所決無也即有餘不足聖人非從言行參酌戒慎恐懼直從不睹不聞之所參酌覺少不合此心之中便不合人心之庸而性命垂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不足之爲深慮也言之不出耻躬不逮此有餘之爲深慮也夫世誰知躬謂何又誰知不逮與未得者謂何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此聖人終身以忠恕愼獨學道者所不能窺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方是聖人之無不足予欲無言天何言焉時行物生方是聖人之無

有餘

素位

戒愼恐懼兩指其所者卽易之止其所也素位而行不願
外卽易之思不出位也易六爻全以身諸體爲位而括之
一思君子不言身彖總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上下天人爲
位而括之一願願與思同出乎本心之中而合諸日用之
庸所謂正也前改而止欲止諸倫之正也此素位行者欲
盡正諸日用之當行爲自得爲無怨爲居易而不令願外
之叅其間如陵援怨尤行險之類是也卽易之止其所時
止時行一身之外無他求也然又須于身之內有顓求曰
失諸正鵠則反求諸身卽易之艮其身止諸躬者也躬之
所最爲身諸體之綫思躬則躬止躬止則於身無不正無
不止也君子以此反身戒懼卽前庸德庸言壹惟位之爲
履實後之行遠登高壹惟位之爲始基天下之至正又天
下之至獨也易旣以躬寫一身之獨之正鵠中庸又以一
素位之身寫率性時此心隱見顯微之獨之毋失正鵠言
言天地位此素位是天地人之爲三才

居易

人生涉世不過險易兩途知命者素之爲得視險都易不
知命者倖之爲僥易反爲險管思完廩則完浚井則浚因
里則因居東則東何險而居之以易易而終不失命也所
以俟命卽所以必受命易稱乾以易知惟一生物眞心又
稱易知則有親因材而篤其最易親處聖人大孝無憂達
孝天命合若符節捷如響應其致力本源家庭分內便有
無窮大業眞是戒愼恐懼精神奉天之易覺我之居易蓋
中庸之可依若是

俟命

今人視命不過遭遇爲命非天命之命也今人視性不過作用爲性非率性之性也唯能盡性方能率性唯已受命方稱天命之者性也已盡性而後唯吾所之直率其性爲道唯天命而後唯吾所之無在非天爲天命之性然則君子所爲俟命者何也夫性命原非二物受命盡性亦無兩時素位後君子戒愼恐懼一與天命心思不敢妄意其受與不受如何也但俟之而已命元在於我不已中無可窺測卽此所亦只不睹不聞中何容着念唯能居易方可俟命其于天命率性終當不遠孟子行法俟命從湯武反之說法是顯明布諸天下不敢不欽欽以行此從素位君子自得正已說易是淵默藏諸身不敢不坦坦以居同一俟也蓋有以窮以遠之異焉凡命只言受天未嘗不欲命人人自不能受也

行險

小人情狀無如行險僥倖一途明矣又隱怪所黜不存若也此壞世事之小人非直壞道術之小人也然則裁身與行險何異曰道不足成身卽謂之裁身可也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乃隱怪末流聖人揔目爲愚以別于君子之明哲未嘗加之小人也說者疑隱怪從無忌憚托根非也彼非不首言戒非不深言不睹聞慕戒非所戒習未嘗入吾中庸不睹聞者非吾所不睹聞又不免亂吾中庸故終謂之隱怪然則用專反古謂之無忌憚亦非也反古者道術自高於中庸直藐不屑何得比之爲小人中庸說者又疑愚之說夫聖人所兢兢戒愼唯一中庸曾未有加庸人之上乃隱怪之自用者若忽然高出聖人之上旣愚孰能逃之自者不通衆也以一人簇天下便明以一人藐千古然則自專反古之愚亦孰能逃之吾弗爲之旣戒其始裁及其身更絶其終是則處士横議其人也若行險僥倖則要君竊位其尤也君子居易一以防世內之行險僥倖一以防世外之素隱行怪以居易爲道如尺寸之於形像可目指而數也以居易慎獨如勾股之于當空可一揆而知也

正鵠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此以道爲懸而身趨之如不及者也以此修道何得不日進于時中的然而日亡此以巳爲懸而欲人趨之如不及者也以此名道安得不日肆于無忌憚古云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夫天命之中有常即吾率性之正鵠自有常諸庸德庸言素位眞昭然分寸之不可踰越而實雖爲湊合者也君子戒愼恐懼無時不兢兢懼失而何敢一之妄發然則行險徼倖如小人而道之的然者眞妄發而自命秋毫之中者也

鬼神

記云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此天命之性之說所從來也而先之以禮本太乙分爲天地則中庸所稱天地者便是既分以後而非其未分之天也至陰陽便不復列四時則辟如而已從齋明承祭如在羣寡微顯誠不可揜是亦明指人心而非眞着鬼神也夫人而自爲德也則淺矣唯以鬼神之德爲德而我心之微直還道心之微乃稱誠乃稱德盛彼隱怪者多好言鬼神以動民若見可執無忌憚者又逞私意以矯誣而未免謂鬼神可欺唯如在處方知不可欺更不可執故思及至誠如神見著龜動四體而知必稱聖人所謂齋戒神明其德者實自有所即君子愼獨所也盖不于見動中求也是之謂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思所謂質諸鬼神知天也者記稱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原我爲用君子愼獨之所便是天之命而率性之所也并不于鬼神上求也是之謂與天地合德夫道不可離即知鬼神之爲德時時無可離此達天要路也不然何聖人易行遠登高處而于鬼神之德獨諄諄焉人之爲道道行于世須盡合諸人八鬼神之爲德德搬乎心猶有鬼神可

合

大孝

中庸賛大德必受命首稱大孝爵禄名譽不過身外偶遭之事即成身成德猶是躬内應爲之事如視帝之遷天下與天下大悦將歸如窮人如草芥舜心如何也如窮貧而逃心又何如也獨説到孝此孝原非止爲父母之生我以身實爲父母之生我以德此以德生我之父母即以德命我之天也至性相通處有一毫志意不相浹洽上天之心當有惻然其靡寧者即我不睹不聞之處先自鑒其命真便是傷其性脉而見顯微之獨何能少憮此孟子所謂不可爲人不可爲子而夔夔齋慄戒慎恐懼之無時巳也此一念盡孝正天所因材而篤之心自天佑命之心也然則必受者非升聞師錫之命乃底豫而令天下爲化爲定之命大德者概其立極大孝者抉其本心中庸天命之性唯舜自遂之故於誠不可掩處稱大孝乃見中爲用之實受命者居祿位名壽之先未見尊富饗保之迹者也純亦不巳文之受命也配天其天至聖至誠之受命也

無憂

九天命之不齊亦聖人之憂也文王之無憂於遇蓋有獨隆於道者也以武王爲子此文王之道也不立伯邑考而立武王禮不嘗明述乎夫子曰立孫萬世之經也然則立武王者一時之權文王之善開周貽胼祚無窮者也史泰伯見西伯生有聖德欲傳位王季以及文王遂逃去然則以王季爲父亦文之道有以承之者矣曰父作子述安其常也曰武王纘王季文王之緒大業一派相傳文所自爲也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承文武之德亦非稱武周也禮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三焉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乃終疑惟不可信然古稱君相造命何况聖人然則年壽間文王㬇有權之矣不則武無以受命而周無以成德何能無憂大孝章大德必受命蓋處父子之變而寔還父子之常此無憂蓋處父子祖孫之異而實安父子祖孫之常達孝處稱武并稱周公蓋處君臣之異而寔還君臣之常安其常正以立之極所謂君子中庸也其一誠獨處足對鬼神天地可以息小人僥倖之心使無窺伺

達孝

武周稱達孝非措諸天下之謂達明諸一心之謂達也若措諸天下則前達諸侯以下者詳矣至葬祭則又詳矣而何達且春秋宗廟制禮作樂自天子而外無有擬者也而何達蓋達乎善也未孝善而已矣記天子有善歸德于天諸侯有善歸德于天子士庶人有善歸諸父母者也故繼志述事稱善人之志事無可準必進而求諸善吾之繼述無可準則必退而還諸善善稱人斷自祖宗始也春秋宗廟捴于敬所尊愛所親壹何孝之至也舜大孝躬純孝而大未及禮也武周孝之至心乎善之繼述而至禮至其成至也而善豈祖宗敢顯承之降衷自天而後因之成身成德不睹不聞之所性命之根源所謂戒慎恐懼者操無巳也故宗廟不巳極之禘嘗禘嘗不巳極之郊社郊社稱上帝壹意欽承明所以為禮不敢明所以為義也而禘嘗有義不唯是昭穆尊賢老幼廟中之為覓內象而巳尊其尊者未有不天下之為尊者也親其親者未有不天下之為親者也故曰如示諸掌初言善達孝之原也繼言至達孝之心也終言明達孝之用也至明而達無餘夫郊社禘嘗自虞夏殷來何嘗不共崇此孝而制禮作樂唯武周大嘗唯當代遵行夫子所為[illegible]贊武周之達也大孝蓋信由

人道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人以為寓言非也敏政之心即敏樹之心故曰夫政也者蒲蘆也蒲蘆于世無不遍政于世亦無不遍也而人之道乃獨詳于為政在人以下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人以分安勉非也誠之者之理即誠者之理故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天道無可思勉即中道者自無可思勉也而人之道乃獨詳于誠之者以下夫欲求敏之心則莫如坤之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其象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故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夫至習無不利敏則何如欲求誠之心則莫如乾之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其象曰君子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君德也夫至于利見大人誠則何如于此知戒慎恐懼所以為立人之道即所以立地之道而為敏立天之道而為誠凡作為于外陰一邊屬地道敏政極之剛柔順地道也主宰于中陽一邊屬天道誠身極之明強明強天道也達道達德久經有作為于外並稱天下誠者不思不勉尊于宰于中故曰果能此道

親親

孝經者聖人所謂至德孝道也問政章殊爲詳闡一日始于事親則親親爲大思修身不可不事親最明也二日中于事君則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者最明也三日終于立身則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最明也孝之所以爲終始即中之所以爲大本爲達道也中心之培植非孝不其又所謂誠之不思得不勉中者也夫中庸修道人猶苦爲難思難勉若以忠孝立身爲率性即欲不戒慎何得而不戒慎即欲不恐懼何得而不恐懼

知天

啓擭陷阱不能奪予知者過高之見祿位名壽常能動行險者僥倖之心中庸累言聖人之孝而説父母其順又説順親以是惕其眞心不可僞爲所謂誠也而誠之不可掩者獨于齊明承祭洋洋如在見盖生而事未足盡孝唯孝以事死事亡爲至而宗廟之饗賚于舜武春秋郊社之禮詳于武周非窮冥之爲鬼神而以天親一脉毫不容間隔之爲鬼神詩之屢賚思成誠成之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人而非仁則相戕相賊禽獸而已矣問政言親親則諸父昆弟父母一體也惟是尊賢之大親賢等殺之禮而道乃修故曰不可不知人不可不知天而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推誠于天而又責盡誠于人夫人道者不于誠着力不于天親一脉不可僞爲處竭情徒曰我能修道其爲道也虛焉而已矣縱紛紛于學問思辨行馳神是誠何歸結縱戒懼愼獨凝神是誠何根蒂故明善者明乎人與天所生成寔處爲道而知不泛用之紛紜萬緒而獨用之本眞而中庸之道能知能行始爲實事舜泣旻天曾子云愼終追遠仁人事天如事親孝子事親如事天此足悉戒懼愼獨者終始之誠

行之者一

凡世無形而運用之謂道有實而蘊藏之謂德故隱見顯微揔戒慎恐懼中心境而中庸未嘗不以道德分別費而隱說君子之道所謂無形而運用者夫婦子臣弟友世界常行之事非人意可造作其間者也係造端忠恕而極之爲遠是之謂道是之謂莫見乎隱夫微之顯說鬼神之德所謂有實而蘊藏者文武周聖神捺脩之業非凡情可矯誣其間者也係大德成德而極之受命作述治國是之謂德是之謂莫顯乎微揔之則道爲達道德爲達德達道有五達德有三而所以行之者一一者戒慎恐懼也獨之爲慎獨之有諸心也不論如何以知如何以行揔之一也凡世言道而不實事之達則道且散之處無而倫常幾廢凡言道而不終歸之德則德且流之孤寂而日用盡逃是既已不知所爲達又惡知所謂一而稱知之成功之一

生知

孟子形色天性善言天命之謂性者也世人看形色爲粗孟子指天性爲真天性即命也凡世之有形有色者誰非目可睹耳可聞者耶中庸獨就所不睹所不聞中抽出一點戒慎恐懼真心以成君子慎獨之實而謂之率性修道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夫孟子所謂踐形中庸所謂修身也形不踐則天性爲虛身不修則形色爲妄故曰孟子之言形色天性也正其善言天命者也因是知中庸凡言知者皆知性也所謂生知者乃心爲主而一見形色即知天性者也所謂學知者乃心不爲主而先求天性方知形色者也所謂困知者又追逐形色而苦苦求心乃還見天性者也揔以戒慎恐懼捺心則性自無不知世人縱有不易知之性命乃有不可捺之本心耶行道以達德行達德以一乃其知性寔事即其踐形寔事

力行

仁者人也仁非人不名即孟子所云仁也者人也唯從人而言方爲仁非沾沾自守之謂也合而言之道也唯合人與仁而言方爲道非默默内藏之謂也此乃言力行近仁者何夫力行者行其爲達道者也道既達乎天下即行自達乎天下而人孰外之仁自不睹不聞中我所以爲性命之元即人所共以爲性命之元而莫見之隱莫顯之微此爲端的君子所爲全身担荷一善凝承者舍力行誰屬耶夫行之力未有力于戒慎恐懼者也唯誠者爲成己之仁非力行達道則不及于人便多虧缺于己唯至誠爲能盡之仁非力行達道則不周于道誰稱惡至于心語能行五者于天下爲仁又一日用力于仁未見力不足力行正未易承當也

齋明

齋明盛服一以承祭一以修身夫盛服以正親即以成德無可疑也獨齋之祭祀則散齋致齋是有時齋有時不必齋者修身則固不可有時齋有時不必齋者也而齋明何以無異即謂修身者常如神明陟降日監在茲是直其理則然其事不必然也而何以一之齋明嘗繹論語必齋如也是不必有其事又繹曲禮坐如尸立如齋者是不必有其事更不必有其時也要惟慎獨乃爲齋明戒慎恐懼齋也不睹不聞而洞隱見微顯之幾明也獨者一也齋明者一而無他雜者也堯之欽明舜之濬哲文之緝熙式之明昭皆是也即道德九經之行以一者可以握其真使無散亂總其要使無缺遺記云齋者精明之至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致其精明之至乃可以交于神明然則承祭齋明原是以弗見弗聞之心合鬼神微顯之誠修身齋明直是以天命率性終身全用之工夫歸諸修道甚爲慎獨

[illegible]齋宿止禁酒不禁葷

前定

政而止止于庸也謂子臣弟友也前定于孫孫于道也謂君民親友也總是人倫性命根自不睹聞而握為隱見顯微無在不範圍曲成與大學止至善寧有二耶第大學從初入道言之曰知止而後有定止定合為一幾本原之地須洞徹無疑故其為見也直以提中庸從修道細剖之止定分為二義止于治人者即各自治之律令定于先事者即日用間臨事之精神本源之務須緒修無缺故其為道也深以詳足明君子之無時不止無時不定也

獲上

在下位不獲上事無可舉也以問政章在下位條思之獲上方可治民獲之為大用也胡可獲也至獲上在信有信友在順親在誠身又胡可一援直從戒慎恐懼操持求之一一有道而後一誠事業可坐握之潛修之獨此正已而不求于上一驗也因是則知在上位不陵下者義亦即在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中首修身次尊賢用人之為急務也胡可陵也次親親大臣群臣庶民百工無不令勸胡可一陵至遠人諸侯無不懷來又胡可一陵直從戒慎恐懼操持事事合中其經而後萬善張弛無弗周之密運之獨此正已而不求于下一驗也從庸德庸言慥慥後兩者便是周身涉世要樞况為政正素富貴中一大事照

順親

孟子以守身推本而曰事親事之本是一孝足以盡天下中庸以修道推本而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是孝固不足以盡天下如大孝無憂達孝明是孝足盡天下矣而順親有道要在明善誠身惟一誠方足以盡天下子部云豫者欲養誠于平日也夫君子之戒慎恐懼有事無事無不盡然其爲誠也豫已奚止順親云乎哉中庸又云立天下之大本夫焉有所倚夫前言中立者是立以一心故云不倚至誠立大本者立以天下故焉有倚孝經所引諸詩從戰兢匪懈無忝所生而極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孝以天下不以一人此正立大本于天下肫肫淵淵浩浩實地而中庸之極則奚止誠身云乎哉

誠身

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言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大學自天子至庶人壹是以修身爲本之說也又云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人者重所求已者輕此大學本亂而末治者否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之說也據此之謂知本則其爲格物最明據此之謂知之至則其爲物格而後知至也又最明矣而何近世之言格物者紛紛也往吾謂格物無傳散之諸章蓋嘗以諸章証之而無在非明親止郎無在非格物知至似可直信不疑由今思之而知修身爲本并所云治亂厚薄之際何其[illegible]而不煩也然則諸章之言格物者乃其大凡而此之言格物者尤其統要也則謂格物之未嘗無傳可也凡人責人偏明恕已偏昏責人倍詳治已倍疎以是求明明愈蔽以是求親親愈離以是求知止止愈散絲棼而欲整之不尋其理水涸而欲濬之不自其源聖經能不首諄諄戒漢儒謂大學之要在誠意誠意之要在愼獨據經文于知至後首傳誠意宗誠意者非漢儒之創爲言也郎次聽訟而以使無訟畏民志爲知本蓋以我合天下而其本如是郎終章不先有財有用而以愼德有人有土爲本蓋单以我平天下論而其爲本如是總不出一本亂而末治者否一言中

矣近譜子韶解中庸明善逑格物致知義曰內而一心外而萬事無不窮極其終始又云窮之又窮以至人欲淨盡天理廓然而性善昭昭一無可疑以此証明善則精矣即以印大學諸章中亦多有合而其于格物知至首爲提醒處未合也蓋中庸從戒懼論道故其言立大本者深大學從明新止論道故其言知本者約漢疏以來訓格謂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此亦本亂而末治者否之說也

明善

中也者五德所包涵而喜怒哀樂本之爲用者也妄意立本而不知其實見爲仁者中庸所謂修道以仁也見爲義者中庸所謂義者宜也見爲禮者中庸所謂禮所生者也見爲信者中庸所謂信乎朋友也見爲智者中庸所謂好學近知也是五者德之運用無不在即中之包涵無不在合用之而爲一即各用之而未嘗不爲一所謂天下之大本終無可指名者也而中庸合之以誠誠無可見慎獨乃誠獨無可言戒懼乃慎以是儒者遂有主靜之說便是立大本義夫主靜者依然存想別名耳而于中心之靜何如主也以爲常惺惺是一法毋乃涉于空虛無着乎是所謂妄意立本而不知其實者也嘗細繹中庸誠身有道明善終是入門又合之以漢疏五德于五行各有屬唯智土土所包涵者廣智所包涵者多則于明善誠身似暗相符然終非中庸本指也明善者全体爲明非偏智之明也誠身者全德爲誠非偏信之誠也故章中首知人知天修身處首齊明知之爲入門如是大聖人未有不以誠合道者也則未有不以明合誠者也君子戒懼即勤勤學問思辨行摠爲求明用其與抱一空虛無着之心而號爲常惺惺者不大有間乎況惺惺亦知覺之一途則何如明善之爲

確也易係乾以元亨利貞屬仁義禮信而知至知終猶疑
屬元直是大明終始其亭毒之明善歟天然之明覺定從
研窮之明覺而開研窮之明覺實蹈天然之明覺而融是
爲明善是爲誠身

四二

誠者天道

夫戒懼愼獨是一則誠豈應有二良知良能是誠者實理
四端擴充是誠之者實事必有事勿正勿助勿忘具從容
中道準的中非爾力是不思得不勉中機栝書文思安安
則其道有進乎思者矣詩勉勉我王則有進乎勉者矣弗
能弗措必明必強此非愼獨眞心所爲優入從容聖域者
歟從容與須臾相反以欲善之意姑待則爲須臾以眷擥
之心常操則爲從容須臾從容有敬肆之辨

四三

不思

知之行之皆言或者一時之見非一生之品也知之成功皆言及其一一者亦一時之就非一生之品也故思者未必無不思而得之時學問辨行者未必無不勉而中之時此則天之偶注而品之不可定者也惟是戒惧于思者必有不思而得之時戒惧于學問辨行者必有不勉而中之時此則志之獨捺而天之可自定者也

中道

中與道不可混言也平常之謂道在日用喜怒哀樂之未發爲中是本心未中既發則於何處見其過見其不及唯發之不中節而有過有不及乃爲不明不行謂道是過不及之衡則可謂中爲無過不及之名非也時中歸君子時便是以中常用依中庸歸君子依便是以中庸默用自是優稱君子之道至中與道合爲言者獨從容中道之聖人而他不得與焉中道者以天道爲人道也上天道下地道而聖人成位其中爲中道孟子所云君子中道而立者也不着形聲而是隱見顯微之無可分所云引而不發躍如者也從容者不倚之中以内不廢之道以外直一戒慎恐懼心時時操持時時運用其閑者也是之爲聖人于是見善即爲中道擇執即爲從容誠之者即爲聖人故世有君子而不全達道之用者矣未有凡人而無大本之中者也本是生意潜藏何人不有道如正路驅馳誰能不失故曰中與道不可混言也

擇善

擇中庸與擇善不同擇中庸從道術上說世間非道者多隱恠反古尚是道術中務內近理一邊須汰去之專吾中庸故擇善從本來性德中說小人與君子對立如反而無忌憚者如的然日亡者都是詐善櫽善必須汰去之還吾本善令到誠實地故擇擇中庸者可與共學也得一善者可與適道也拳拳勿失者可與立也至誠能化可與權也可與者當是及門諸弟子聖人與之朝夕群居肄業者也擇中庸如師商由求賜之徒是也謂期月之弗守聖人豈嘗守已無心為世者四代禮樂之取未嘗不與顏子言權也而勿失則難言化也于此見擇中庸之大凡夫子兩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即擇善亦聖人之汲汲也第從戒懼據心從不思不勉合竅者也若顏子擇中得善其守聖人從誠之擇善終去一間中庸之言擇善即孟子之言始條理之知也伊尹之任天下國家可均事也柳下惠之介爵祿可辭事也伯夷之餓白刃可蹈事也以一偏聖便不得謂之中庸由此而思即所謂擇乎中庸者以聖門依歸亦未嘗不見此也此孟子于夷尹直謂不同道而諸子謂姑舍是也第不可仕而仕不可止而止不可速而速不可久而久一念有自用之心則猶之過不及之見也便不得謂期

月之守何况擇善[illegible]善者[illegible]在心以[illegible]者也固執者精明[illegible]不[illegible]三者也非[illegible]之者誰能若是

中庸工夫只學問思辨行用力首戒愼恐懼愼獨只要捴此一心時時用力時時捴心原非空虛無實如世說戒懼是靜而不動愼獨是未動而將動遂若學問思辨行外另有一段靜存動察工夫方養得中和出不知是何時節又不知是何境界只緣看未發與發都在心上以爲有漠然無心時方是未發一覺纖毫有心便是發故說纔思卽已發實不于喜怒哀樂上指着實不知人生來未有漠然無心之時而却有未喜怒未哀樂之時如正當學問時可喜怒可哀樂者未交而吾之情未動便可謂之發不得是則未發時多發時少君子戒懼愼獨惟恐學問少有差遲便于心體大有缺失决是未發而兢業時多發而兢業于中節不中節時少如此看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愼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縱有之是虛寂存神隱恠之說非中庸之說也夫中和爲大本達道並稱天下正欲以天下爲一身不欲外一身于天下也朱子說程門靜存孔孟來無此教最足破後人養靜說弟將子韶博學處說戒愼恐懼者爲非此依然作戒愼恐懼爲養靜見故不能不辨

愼思

君子時時戒愼恐懼爲愼獨未必時時學問辨行也當是思之得力居强半而愼又最緊關凡涉于外者有尺度可循人不得渝越若思之窮乎要渺極乎支離汗漫者易爲渝越又誰從尺度惟愼思乃爲能思孟子述中庸明善條括出思誠謂人道之通天道者唯思一路非思則人道游而不神而天道亦隔而難合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親事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蓋言思也書稱思曰睿睿作聖卽從容中道之聖人當無不繇思來而說誠者乃特云不思而得此又明愼之原也思到事親知人知天方知不思而得寔處方爲愼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先立其大天下之至愼此又天下之至獨

篤行

或疑論語默而識之中庸何無明闇豈所謂不動不言之敬信不顯之篤恭即其義歟第此乃至德之成而非聖人日用工夫也中庸自擇執外別無工夫如學問辨行都只多聞擇善多見而識事想愼思之神明嘿成其義歟又恩君子不睹不聞戒懼豈思爲默而他遂不爲默歟如學問辨雖從見聞交接而此中有洞然得見聞之先者不可謂不默也即篤行有殫力實體之時而此中超然冥會實體之外者不可謂不默也中庸自擇執外更無無繇成敬信篤恭夫子所謂吾無隱爾無行不與孟子所謂生惡可已不知手舞足蹈者默識盖無時不到而篤行尤切焉若世之厭實行爲拘守希虛見爲圓融非知默之眞者也即以戒懼爲靜存默則有之未見其能識也默而識之不可分爲擇爲執而擇執實該盖聖人從容中道之大全也學而不厭是誠明之性誨人不倦是明誠之教

弗措

所謂弗措者要于性之得要于道之合乃以措弗措所以爲戒愼恐懼也易云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也唯學問思辨行隨在弗敢輕措而爲擇爲執更無知行之分之可疑己百己千必求其能祗求一措處得力而已惟此有弗措故後有時措弗措即不至妄爲所以爲誠之者時措即不至中廢所以爲至誠無息

已百

一十百千分数非真氣禀之局然也又非獨志氣之奮然也世間有無窮之道理人生無閒暇之日時祗覺人能已雖爲百爲千終不散承當一能字若開學問諸事一一爲自已已了惇審諸事種種便當下可措此常人誇能之見非君子戒慎恐惧之心也夫誠之者直以人道爲天道從不睹不聞之際無貫見顯而實之一機此豈尋常易覚事而輒旋然自諉曰能愈是大然愈好問察愈欲慥慥愈求未能其百之千之之謂歟

必明

顔子壹問克復輒曰請問其目必明之道也已問四勿輙曰囘雖不敏請從事於斯心弾之道也夫子所稱囘語之不惰其戒慎恐惧之心盖如此

明誠之教

天命之性修道之教此性教從一世終始言自誠明之性自明誠之教此性教從自成以成物一身之終始言前說誠身之道在明善擇善固執已百已千則自誠明之性無復可言矣此又說自明誠之教故云誠則明明則誠從教上言也凡實自誠者未有不明于人物者也凡明于人物者未有不實于誠之者也夫自成第誠耳惟此誠則明明則誠合而舉世無可遺之物終身無可雜之念而後其誠也爲至誠且爲天下之至誠從此一盡性而盡民盡物贊化育參天地隨所舉而措之矣致曲能化如神成物使天下無人不可爲至誠所以教也詳之形後者還說成已時盡性之法象也詳之徵後者推明成物時盡性之法象也故曰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凡人皆認自性爲性此性德却從成物處與仁並點出故又曰合外內之道也此成物是庶物君子所爲誠之爲貴者直是一戒懼爲慎獨之心乃完性德乃稱至誠之無息而在我者必無可分爲成之誠明在世者必無有偏爲成之性教往言間說中庸者自誠明後都主教一邊今乃知誠于性者必明于教者也爲民物者其爲身切已事也故誠明明誠並以自言不然徒紛紛于天命修道之剖無爲已

誠則明

道之不行我知之知其始也知其跡知愚之過不及生也道之不明我知之知其終也知其以賢不肖之過不及成也世未有知而不賢愚而不不肖者也亦未有先賢而後知先不肖而後愚者也故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其大分也又曰誠則明明則誠又其入機也問吾心之必欲還誠者何明也問吾心之必使常明者何誠也一操戒惧即自洞隱微既徹隱微即不能不益嚴戒惧一時念慮之循環者日相生正終身造詣之循環者還相成也若世以至誠至聖爲兩人必勿信也然則以誠明明誠爲兩人其孰信之

盡性

知性最提故盡心知天頃刻貫通而有餘養性最深故存心事天終身修詣而不足嘗以合之中庸知性其慎獨與慎獨者戒慎恐懼之衷坐握隱見微顯之幾所謂頃刻貫通而有餘者也養性其至誠歟操戒慎恐懼真心時時爲學問思辨行實事其盡性盡人物贊化育參天地盡人漸可合天所謂終身修詣而不足者也終身修詣無盡傾刻貫通亦無盡

致曲

中和曰致曲曰致致者推也中和全體無可加推之以位以育無不該也致曲[illegible]如也曲全體亦無可加推之能誠能化無不入也凡人方寸稱心曲行禮稱曲身曲能有誠不睹不聞也夫世有形者非形也形固根心生者也惟有誠則稱形形而著而明惟我自知之而動而變而化即我不能爲之有心性命之主宰即無心化育之原胎慎獨之合隱見微顯也致曲而化非致曲偏至誠全也誠孫擇執來其學問思辨行推到本　原有曲默爲主宰使有此曲潛爲流顯以勿道途火合至如家宅抵止邪子云千千之物爲匪物一一之物爲至物夫千千者誰不見爲物而以爲匪物[illegible]見其統宗者此曲即爲至之說也大一一者誰能見爲物而以爲至物有握其散見者此至即緜曲之説也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心是致曲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是形也著動變不容不爲達之所忍所爲是爲能化

如神

易洗心退藏於密若於窮索而無其所即戒慎恐懼于不覩不聞之所窮索者似猶覺於退藏義終疑影響繹至誠前知處直贊如神因知易之云退藏確有所艮之止所尚揭大綱而爻之止躬其實地也而中庸之所不睹不聞者始的有可據夫洗心者戒慎恐懼也心本純一愈戒懼則愈無疵者也退藏者所不睹不聞也心本內斂愈戒懼則愈不放者也心猶近前洗之而退以藏則後故云密艮止皆是則止躬也然必從著卦得之而吉凶與民同患於稱神以知來則與中庸前知如神者不極符合說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在者察也察之使常止也躬之所最隱而見微顯之真在焉致此者惟是乃爲曲乃可明致之精神而通變化之源既說前知又說時措凡人非一日而覩千百年者必不能萬舉而萬無不當也史伯說周室之衰齊晉秦楚代興瞭然指掌真神識也哉若至誠前知當更有萬此者矣

成巳

禮云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官正國治君之謂也能有君德之謂君子能宏其用之謂大德若小人者性非不足直自小也君子以盡性爲中庸即成巳成物時時須有試驗事事合有尺寸縱欲一毫不戒慎恐懼亦何可得若小人既自小其性不知有物只知有巳知有私巳不知有成巳直是無對據的學問任他意見高張氣力橫軼復何顧忌凡幾之起也甚微則患之伏也叵測唯性無形人看到此易生邪妄易至決裂益知君子不可不戒懼慎獨

成物

自成章何言物不及人説者謂物是人物揔名非也中庸建道達德人之性即我也致曲之誠形變化我之盡性即人也安所分人己于其間哉曰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曰非自成己所以成物盖我之與物爲關切也常人視物不関切多有玩棄之心君子戒慎恐懼真知物爲天命之化工爲率性之散見爲修道之極則無有一可鄙夷可弁髦者直以與物之心爲慎獨之心須臾不離而始有成物之知有時措之宜且提出一成己之仁與成物之知對成己爲仁是以人屬之成己之中故仁成物爲知是以物合之成己之外故知視物爲外猶覺其綫合外爲内方見性體方覺其切惟知至如神而凡物之能爲興亡禍福兆者從善先知處爲之增修導迎不善先知處爲之補救斡旋如龜食卜洛所以興周如鸜鵒来巢竟以亡昭君子誠之爲貴其成物也豈直爲物而已哉此唯单言物之性而覺人之關切也至矣覺盡性之關切更至矣君子讀如神時措章方知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性之德

大學首明德中庸從致曲之誠説形著到明此明方是我心着實戒慎恐懼既深心體光明自然透露即明德與明明德覺直提可通自是而動而變而化是明之鼓舞莫測至誠而前知而如神揔明之運用無方而成物乃天地同歸所謂明明德于天下者其分量如此首章慎獨詳隱見微顯即不言明而明已胚胎無盡從誠身處单説明善至仁之成己知之成物處纔寔指爲性之德惟德爲善惟善爲明誠形神化盡不出是故知明善者非求明之謂明必求明是擇執事直已造誠之者地位覺我明無不到者皆善無不明洞然所不睹所不聞之真而性德寔爲充滿大學之始在明明德中庸之終予懷明德一明字足攝兩書之約然步步工夫時時階級皆寔言德非虛言明也

無息

說陰陽者莫詳乎易而中庸未嘗言陰陽也說陰陽則有消息有相息而中庸只說一至誠不及二氣故曰無息孟子曰夜所息是於彼爲斧斤斬伐之終便於此爲幾希萌蘖之始而至誠本無有終豈復有始故曰不息則久所謂無息者何物也人生有性有命性有德可名德合道有時措之宜可名而命無可名也而章而變而成幾于見微之法象而終于不見不動無爲無能洞久之本來其立乎性之先而不並爲顯現也稱於穆其運乎性之中而不與爲對待也爲不已此處可容一睹聞否隱見微顯可分析否唯有戒慎其所恐懼其所爲君子愼獨從初入時若自外而歸還爲得一善從運用處若從中而分布爲行之者一未聞獨之爲一一之爲至誠而猶有時息者也易詳兩儀四象而推本易有太極太極者至誠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而卒無一可指者也不貳之後有不測此無息之説若太極之先有無極宋儒之説非易與中庸之説也

久則徵

説者疑中庸未嘗詳化育事夫覆物載物成物所以育也而化何在悠遠博厚高明謂之合而未嘗不有漸次謂之分而未嘗真有階級儼然一化境也唯化乃育化者物之自有而浸漬于無育者物之自無而滋生于有此徵象也凡物莫不相徵相逼而後化中庸變則化唯天下至誠能化不及育也萬物育焉洋洋乎發育萬物不及化也而化育並言者唯天地萬物並育不相害而推本大德之敦化化育之合爲功用者終歸天地而人不得有焉人之所能爲者人所不能爲者天至誠則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又曰知天地之化育而已贊者有爲之相助不必贊而定可以贊知者本心之潛通我知而無不可知此不覩不聞中戒懼所獨爲醖釀者也至誠無息其徵後德業即不言化育而化育在也不然則何以爲贊爲知堯舜贊化育人所易知也求所謂知化育者而不得其夫子之春秋乎書名書字書爵書人有人不自知生而夫子生之人自爲生而夫子死之一字褒貶一事筆削便範圍古今天地此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不特可以贊之而已漢註疏謂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是顯經綸事余謂其經綸者正其知化育者也君子讀無息章即知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

一文則徵　星

不見

不見而章卽所謂形則著著則明者也不動而變卽所謂明則動動則變者也無爲而成卽所謂變則化者也此何以有漸次彼何以無漸次也蓋至誠能化化者從變以前心境持之不有者也蓋至誠如神神者從章以後功用操之有主者也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化不有故云過神有主故云存爲化爲神原無二也至所以能化如神並非虛無不著者也中庸之道操自愼獨而運用于天下不越一政一教問政章詳列天下國家之治而一之以修身誠明之教後推極民物天地之成而合之於性德或者一人而正萬萬人者也教者一心而開萬萬心者也此致曲能誠之化便與時措至誠之神物我間交修並濟而君子戒愼恐懼之精神始無滲漏朱子云問渠那得清如許自有源頭活水來此可以識形後能化之景韓公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歛却神功寂若無此可以識如神能徵之景

一言

一言可盡揔乾坤獨也不二不測揔乾坤化育慎獨也君子切無以此之爲不睹不聞彼之爲隱見微顯而二視之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槪舉天下而約之一乃顯舉天地而歸之一者也即爲物不二亦非如諸子之言指天地以物乃推造化之原指天地所以爲物者也此之爲天地定有以爲者也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是也此之爲寧容有二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者是也子臣弟友俱着所求爲其有二故合之一至夫婦則云造端本無有二何得不一又云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察天地之道所謂可一言而盡者也察所謂不二不測者也

今夫天

君子時中時有二義有出乎中之本然而無時可息者則今夫天之今字可思宋儒所信堯舜其心至今在是也有牽乎中之當然而無時可倍者則今天下之今字可思宋儒所疑不信人間有古今是也今字都從戒惧合

斯昭昭

世間學道總不脫一明便終不能舍教自誠其明者明吾性之本來也自明其誠者明吾性之作用也往聞有詩二章一章戒謹恐懼是慎獨見顯隱微是面目中和天性本明明道教熙然成位育次章中庸須識中爲體誠明須識誠爲性如神能化別無他經綸大本繇心定前章蓋專言明也次章似兼言誠然兩識字依然明獨重說天曰斯昭昭君子讀一斯字乃恍然知明所繇來處

一勺

天地間功用之大爲天地效者莫如山川始乎一勺終乎不測始乎卷石終乎廣大其隱見微顯之尚可見者也而所不睹不聞者爲之中操則山川各持此一獨爲天地效而吾實操此一獨爲天地用者也所謂一卷之握堅不可移一勺之衍行無能過者竟何物耶唯是戒慎恐惧之心神宜率性之本然而天命之黙黙凝主其間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固不得謂天地真而山川雜天地常而山川暫也因是思論語之樂水樂山異一動一静異而以山川動静黙通天地動静者終不異又易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其見處各名而繼善成性之繇來原無可異也首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可分者也擧世間成象成形可名可見者皆陰也而中有不已者之嘿運其間是陽也唯是之爲道之不可須臾離即山川各象而聖誠至處則歸之淵泉擧一泉而山川之爲止爲行者于是總矣擧一天而天地山川不已之合者更于是總矣夫子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蓋擧世之運行天地間而涌漫皤除于天上地下者唯是故水之不測便是生物之不測淵淵之淵便是浩浩之天識此者方知天命之謂性

於穆不已

今人論天命者多以理義氣數並言夫首言天命而繼以率性修道謂理義也俟命受命疑兼氣數乃俟必居易受必大德成德謂理義也因材而篤栽培傾覆假樂君子保佑命之其明証也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疑理義氣數渾言而曰文王之德之純曰純亦不已則亦專言理義而未嘗兼氣數也夫所謂不已者何也理義立而古今旦莫相推相盪其間而莫之壅閼者氣也理義行而高下長短日乘日除其間而莫之淆混者數也故曰至誠無息謂理義之純而無息而氣數爲之用也不然何以同天不已君子爲善與授如是受成亦必如是是謂戒慎恐懼而不然者初以雜糅誣性而理義不能主持繼以叅錯誣命而氣數得爲推諉真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不惟不知畏之小人而已又嘗思夫子何罕言命夫中庸何嘗不終始言命也第以利與命並言則動心于利不利而爲命之盡不盡毋乃以氣數推諉而人心益肆是以利命並言替易無妄中時有而中庸無有故云罕也即論語中知者利仁間一言利與仁猶之罕也

禮儀

諸德皆有可對唯戒慎恐懼無德可對而無德不生生即喜怒哀樂聯之陶鑄是天命我我率性之獨也然則夫子不嘗云禮制中乎夫謂師過商不及而以制中之禮告此從過不及取中非從未發取中也詳繹中庸好合喜也兄弟翕父母順樂也壹戎衣怒也喪祭哀也此之性即未發時無不人人具者也此之發皆中節不制而無不中者也然則論語不云不以禮節亦不可行乎夫發皆中即所謂禮之用和爲貴者也正親賢學校禮所從生而禮儀威儀聖人之道惟茲爲大用君子學知人知天未有通明直捷于是者也非必知和不行而後思節也君子誠心心乎戒慎恐懼即何獨不中何中不節何節不和何和不禮而安得謂一制之節之之禮足當之乎

至德

中庸為德之至子思以衍中庸夫子言德而中庸多言道道者德所凝也至者一心之極則處萬世之極則處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諸子百氏言道者多知道者少虚言道者多實体中庸者少夫子所嘆知德之鮮也論語首志道而隨繼之據德隨繼之依仁凝則志據依之合也始以修道道不散屬之天下尊歸之一身繼以凝道道不顯屬之身嘿歸之一心志到内省始歸寔至者發念時之至即譜極後之至也則戒慎恐懼之無須臾離是也論語以三言示為略中庸以千百言闡發不為煩首君子而時中正有德而後道凝之意夫莊何嘗不言至道第謂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嘿嘿將戒慎恐懼一無可用則德為虚名而道毋乃為虚位歟

至道

世人於尊德性道問學紛紛致辨余謂是且不必辨直須識如何為德性如何為問學世人只言性不知言德性只言學不知言問學夫未識德而先求性則所謂尊者不過一空虚之性而非根實可據之性或言性惡或言善惡混何所不恣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繇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則以德為性方實見其當尊德固天之與我者也戒慎恐懼奉吾本來安得不時時凛也乃知前言性之德者從誠者已成後指性之應用此德性者從君子未入德初指性之歸還盡性着力全在一德字上夫世人言學者多好問者少則所謂學者不過一自足之學而非好善無窮之學或自用則小或居之不疑何能有進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吾友嘗從事於斯是則以問為學方真覺其可道問固學之先資也戒慎恐懼求吾日益又安得不在在惕也乃知前言學問者從誠之者一生見工夫之大全此言問學者從君子務學時見自謙之小心聖學得力又在先一問字上以尊德之性為德德有淵源而至以道問之學為道道無畛域而至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先後分合可較然無辨已

德性

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舍求放心別無學問也然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舍德性別無學問也朱子曰操存者不使旦暮所爲梏亡仁義耳非塊居兀坐守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夫欲無梏亡非戒懼爲慎獨不可此于尊德性最明而何必以主靜言德性又何必外是而單以致知言學問故以中庸求德性卽念念德性是爲寔凝道以中庸求問學卽言言問學是爲眞德性

道問學

子夏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學以求能非專知也博學繼以篤志志之篤處便是行之篤處切與審似近與慎似卽中庸之學問思行幾合矣獨不及明辨豈小道恐泥君子不爲其辨之道術者固已明歟至日知其亡月無忘其能爲好學則擇且執者又幾合以此稱學其於道宜優入有餘而天子何謂之不及也夫中庸擇執誠之者言所謂得一善者直從本心中得也一善得則隨博學五條中無非一善是所謂源泉放海若子夏從學志問思而後知仁在其中所謂中者從學中來也中非不是無如因流識源恐外成模倣未得率性中戒懼所不覩不聞眞體故曰君子學以致道是從學有仁卽從仁有道者也若中庸則直言聖人之道而君子凝道不以問學爲道而曰道問學不以中庸爲道而曰道中庸是則尊德性中道爲之主而問學直其寄徑中庸直其標指也若謂學可致道眞是坐井觀天自謂見天以此相提豈唯千里之謬始自毫釐而已夫非見中庸之眞者決不能洞不及之差也如四海皆兄弟說者疑爲過然以天親眞性既翕皝然其切至何如而邊欲以悠悠道路人當之此亦不及之之爲慝也

盡精微

是廣大無在不包卽精微無在不蘊者也虞書道心維微唯聖人方知道脉之要只此一微而又知微者何物微者何在方謂之維精唯中庸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切方知不睹不聞之所寔有此微能捴隱見顯之幾撑之乎微而卒未嘗言精直從君子疑道方知洋洋優優德性之深藏與問學之散見者一受命于此裹而目之曰精微而又目之曰盡精微廣大無遺精微亦與之爲無遺所爲盡也而不雜不滓其後巳夫此裹原無可雜原無可滓者也故費而隱之外未嘗言隱而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之合造化者惟此微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本心之還道德者惟此微若不戒懼則隱見微顯之獨若疑有若疑無而精微終涉想像能戒懼則不睹不聞之所爲常存爲常運而精微覺寔可操持此之謂盡此之謂疑何聖人之道非吾之道不顯者莫顯也兩不顯篤之德者微之顯也

道中庸

求中於地則南北之強一剛一柔盡地道矣又進之抑而強抑者剛克柔克之謂也唯抑乃稱君子之強爲和爲中立是我之所受中於地以生者至是始得實爲中也若求中于天則聖人之道所云竣極于天者盡天道矣君子凝之以德性問學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高明者此極實境而中庸所從來也君子擇之依之又道之依者依之性中而道者率之爲道道則洋洋優優者無須臾離而廣大爲廓精微爲骨故新爲神厚禮爲質是我之所受中于天以生者至是始得實爲中實爲庸也記云人者天地之心蓋天地分而人爲之會合然全天地之中者唯聖人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坤之文在中也天地之精英壹粹于中而後兩間爲之幹持爲之維護卽人之有心也亦然故云人者天地之心曰中立心之主宰不搖一戒懼之爲主宰也曰道中庸心之運用無方一戒懼之爲運用也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始確然實體非虛言理而妄測天也宋儒謂嵩高爲天地之中以中國論也晉書爲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極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合天地論也　文皇出塞至南望斗杓而還卽知極之爲天地中也中庸之中原合中國蠻貊論南方北方橫截南北以中爲

為際上下直截上下以中來及其至也極之際天地又極
之聖人之道曰峻極于天曰極高明故云北辰居其所而
衆星拱之所者中也知辰之所便知君子之中之所

陽不中爲過　陰不中爲不及
天帝所鑒　地帝所鑒

中庸

記云人者天地之心　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地者有形之質故屬以強天者無形之體故屬以明

涓故
故新無可執也天命之性爲故率性之道爲新率性之道
爲故修道之教爲新因是則知所不覩所不聞爲故戒慎
恐懼爲新戒慎恐懼爲故隱見微顯爲新慎一慎獨而故
之温者無窮時卽新之知者無窮時矣人何嘗不日望新
知耶但恐不識吾故引水不導其源則必塞植木不沃其
根則必蹶培造化生機祇有一温暢人心生理祇有一知
中生和有滋息之意焉中和生位育有克達之勢焉惟慎
獨爲温故爲知新卽故新無可執而温與知未嘗不可執
也故首曰時中此故新之爲不已也

崇禮

人唯即乎心之安者爲中踰乎中之節者爲道[illegible]見
便有過不及子夏除姊喪而琴未調子張除姊喪而琴調
自世論則子夏疑爲過而張疑不及從禮論則醲于情者
狗于見簡于情者摘于見故夫子終以爲師過而商不及
所以剖分過不及之條理者於是爲切至故有禮則中庸
之道明不知禮則中庸之道不明中庸爲虛禮爲寔游乎
虛者人猶得以似竊之託于寔者人不得以意逃之是以
君子凝道於德性問學無所不戒慎無所不恐懼而終之
以敦化崇禮之寔寓諸于以禮爲忠信之衰而道德之薄
故棄而不言惟聖門專心教惟君子謂忠信之人可以學
禮而禮乃始立降于天下而人弗敢肩越發育峻極盡繇
禮儀威儀中和非禮無從調也克巳復禮夫子以屬顏他
禮運等諸篇以分屬諸子子貢歎得其門者寡而孟子以
爲禮門也惟君子能出入是門也尼明致中和之的也夫
禮所生也禮之大也非禮不動禮之細也敦厚崇禮則禮
之所以爲全也

反古

隱恠之術其獘爲反古大約出世之教不庸者也無忌憚
之小人其流爲行險僥倖大約趨世之術不中者也不庸
則孤寂爲中非君子中立不倚之中不中則彌縫爲庸非
君子庸言庸行之庸蓋自戒懼愼獨入之無門一中庸之
壞分爲兩派而道術幾無歸矣夫子説中庸以隱恠險倖
誠而脅論又惡異端惡鄉原孟子又於異端中別爲楊墨
德棄鄙夫外抽出鄉原上篇終楊墨比之率獸食人下篇
終鄉原以爲邪慝害世要以獨承中庸于一線之眞而已
夫隱恠高標異者易走險倖陰圖似者難破此[illegible]兩派各
相祖襲截然大致若子莫執中孟子病爲無權無權則浮
沉一彼一此問若近鄉原而孟子列之楊墨彼鄉原以私
心阿世爲德子莫以意見互調爲道此賊德賊道之分又
於兩派外別作一中庸大蠹者也毋乃中而倚者歟

十

不敢

言行有餘不足則兩不敢是戒慎恐懼之爲持身者禮樂無位無德則兩不敢是戒慎恐懼之爲持世者中庸之道止于此矣愼獨可無他言矣

有三重

有三重者聖人從周戒慎恐俱小心見爲有也若用專反古三重雖在不見爲有也寡過者聖人從周能合天下之寡過爲寡過也若裁及身者救過不給何言寡君子之道本身徵庶民至三王後聖不能易天地鬼神不能違而知直貫天人想當時王天下者之精神如是正從周者能令人知上之有道揆也寡過者世法世道世則有望不厭想從周者能合天下人爲寡過益見當時三重能使人知下之有法守也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政在方册之謂也其寡過矣乎吾從周之謂也竝非有天子至德維持文武道脉則衰周之季誰不弁髦視之而人共將爲放恣横議之徒淪胥以溺而已中庸獨取無惡無射夙夜終譽詩以賛曰如此而早有譽如此者子部指庶幾夙夜爲戒慎恐俱蓋不倍愈至郎所以尊崇不驕者愈章明千古聖人未有不小心事上如此也此之謂明哲保身此之謂敦厚崇禮如此者本心也一誠不可掩是天命之性一至誠無息是率性之道一夙夜終譽是修道之教灾身之言如此者直跡本心亦所以爲教也性道一條直路教便有兩項提坊〔

寡過

凡達而爲道者施爲自擅患有身而不有親凡窮而爲道者學術自高患有己而不有君中庸修身事親所以修道即所以爲政不倍從周所以寡過即所以崇禮兩者皆蹤知人知天來于此見君子之戒慎恐懼于睹聞之地易明也唯是不睹不聞之所有洞握天人之輿而嘿司忠孝之原者未易明也蹤此推而窮之即大孝無憂達孝總無出事親立極此以孝慎隱見顯微之爲獨即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總無出不倍立極此以忠慎隱見顯微之爲獨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未有知天命之爲天者而命可離也未有知率性之爲人者而性可離也若合天人而爲道舍忠孝而爲天人則謂之可離非道而已矣索隱行怪專反古之徒是也

徵諸庶民

用中于民聖人之合天下爲道者也非戒慎恐懼烏知中本無方而民各有中者之爲恰當可行者也徵諸庶民聖人之以道合天下者也非戒慎恐懼烏見我無可執而民所共從者之爲經常不易者也此道所從來與民所共禀不睹不聞其本体不二隱見微顯其究竟亦不二唯我無私意見方能收天下之意見還性命之真唯我無偏操術方能用天下之操術歸聖誠之路此所以爲中庸

祖述

祖述憲章義即許中庸中大知用中大孝受命知所以爲堯舜即知夫子所以爲祖述無憂達孝政在方册於乎不顯文德之純知所以爲文武即知夫子所以爲憲章蓋自道統斷自唐虞三王遞承外是即隱即梽道術操自文武當代奉行外是即用專即反古聖人戒愼恐懼操心隱微獨幾見顯者人弟知中庸稱仲尼之言以始贊仲尼之德以終而不知蒲説中庸無非仲尼王德述者子述又追之祖一脉的傳夫子以宗堯舜而子思即以宗夫子不知孟子何以爲無有乎爾繼曰則亦無有乎爾豈生民未有至聖所謂賢于堯舜遠者非若自堯舜以來見知聞知一一有其人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嗚呼至矣

上律

上律天時如所謂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者是也曆数非止運祚也有曆数之行則天心在即躬亦非身也有吾心之曆数即天之曆数合而躬之中在中爲躬宰躬爲曆数宰此祖述憲章之所繇來也律者萬古常行而無易者也下襲者如所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是也五行以土之中而有王宰始有運行土以水之中而有王宰始有運行此祖述憲章實地也襲者依而不貳者也惟一戒愼恐懼之心思天地同流乃如是中持而後載覆中而有幬入中而錯行每季歸土土行四出爲錯繇中而代明日明之明並于中天爲代此中行天地間之象即聖人之心所以爲道中庸之象

辟如天地

辟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此始之進修以道行世者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此終之分量合世爲道者也繇兩者觀而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法程曉然明白首之以不怨不尤凢世唯道之不足合天故多怨天道之不足濟人故常尤人君子自慥慥以前所爲不遠人爲道者庸德庸言盡是世教立極事自素位不願外以後所爲居易俟命者不陵不援正已不求盡是道術正心事至不借從周安心下位又夫子不怨不尤中庸事所不睹不聞戒懼直與無聲無臭幾希宥容者同流並運反而觀之忘食忘憂我心天也覺學而達無爵也嘿而觀之時行物生天心我也不覺學而達有隔也始知莫我知一章真中庸所詳爲闡述者也道之不明道之不行則莫我知之義哉至聖配天至誠其天則知我其天之義哉他日子貢謂夫子不可得聞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中庸言性與天道也而終文之闇然然則言言可得聞者正其不可得聞斯又所不睹所不聞中精蘊也

並育

嘗思萬物並育不相害義物之相害最甚如夫婦之際一不正而害不勝言矣故須造端有造端方有究竟而至乃察天地次于兄弟友間便有有餘不足而言行爲之用心所爲之程不足有餘則必害豈唯自害兼以相害尋至陵援怨尤無不至君子所求未能要于一誠之慥慥毋失正鵠也而已始正且君子之道自卑自邇在妻子之好合好合者正也琴瑟以和亦以中也如是而後兄弟翕父母順而家之道正又合之以在下位之獲上治民信友而天下國家之道無不正以是擇善善乃明以是反身身乃誠此與行遠登極則也道以天地爲夫婦君子之道以夫婦爲天地摠歸中和保合中無相害也夫世未有相害而能爲育者道並行不相悖亦繇是又因思川流敦化叢夫概中庸之道其散在倫物不啻萬緒千端如川流矣而敦化者何中庸首揭之以戒懼慎獨定性命統宗地所爲敦化也而終詳之以並育並行所謂川流也川流可見敦化不可見德大小所爲分也唯慎乃有獨唯獨乃並而不傷爲並物無害而以育以行是又一川流也令物慎獨而歸之並育並行是又一敦化也如物之有鎖鑰然中庸之道爲大全如鎖戒懼愼獨之爲入門要領如鑰又如物之有權衡

然衡者並之爲用權者獨之爲用求衡以物則銖銖兩兩而較量之不勝煩而權終不得有權以衡則一捺而時與之低昂上下物無逃而權無窮于用

敦化

大之莫載小之莫破君子語道則然而道無可見也大爲敦化小爲川流天地之德則然而德亦無可分也戒慎所不覩恐懼所不聞爲莫載爲敦化者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莫破爲川流者也認一君子愼獨可合天地之德便可冒天下之道

天地所以爲大

中庸未嘗有動靜之說也世言乾動坤靜記云著不息者天著不動者地是明分動靜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是又實分動靜然則所謂乾之靜專動直坤之靜翕動闢又動靜合言者何說者以爲北辰居所是天之靜予以爲主宰之靜非運行之靜也中庸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運行之靜所以合主宰之靜也說者以爲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地之動予以爲運行之動非主宰之動也中庸曰地道敏樹是運行之動所以合主宰之動也總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所以爲大也未嘗分動靜也夫天地之德不分動靜君子戒慎恐俱原未嘗分動靜易曰艮止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夫動而不失靜之時是謂止其所中庸所謂動而變者正其不動而變所謂動而世道者正其不動而敬都從隱見顯微之心地中握天地之爲大也孰能加是

聰明睿知

孟子曰聖人之[illegible]天道何人不有而獨歸之聖人中庸[illegible]從容中道之聖人是也且仁義禮智[illegible]聖人者又何居夫稱聖人于仁義禮智[illegible]聰明睿智于容執敬別之先也聖惟一通[illegible]思勉不容矣道唯一通明故從容乃中聖人視[illegible]千步故特以天道屬聖人之心有天道矣道之外無聖人直截之爲指不必附麗之爲見矣若曰命有性疑于附麗者故終君子不謂命正依然天命之謂性之說所以[illegible]人附麗之爲見者也大約言道者[illegible]麗見便人自人道自道幾于隔而不合卽強名爲合而非眞合中庸凡名爲道者曰君子之道曰至誠之道曰聖人之道正是率性之謂道依然天命之謂性一條直截道路若命也有性焉名理之爲附麗見也前性也有命又是形器之爲附麗見也凡世人之不見道者多形器名理之爲誤也十人九之於處孟子直破之令人洞然于中庸直截之指而無[illegible]曰道不可須臾離凡物有附麗則可離命卽性性卽道[illegible]一戒懼所不覩聞外別無率性正是直截本來而又何可[illegible]所不睹聞者聰明睿知所繇來而容執敬別[illegible]具足者也所以爲君子卽所以爲至聖

淵泉

嘗以中庸合之八卦天地山川日月泉皆卦象也風獨言自自者中也巽爲風巽者君子以申命行事者也首言天命終言知風之自明有中也泉獨言淵又與天並蓋指淵之爲中藏義也既言如淵又言其淵見中之在聖心也又戾天於淵曰上下察見中之在天地間即中之在人心也乃獨不言雷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惧修省則戒懼不覩不聞之所象雷也復之四曰中行獨復復言獨愼獨義也復雷在地中而以隱見顯微爲獨即中行正退藏義也萬象皆天而雷之一振則化育乃昭蘇無外萬德皆出而獨之一撩則施爲乃運用日新故易言帝出乎震而餘卦乃布之周天凡諸卦之用皆爲雷用也中庸首戒愼繼修身終內省即不明言雷而一書之用皆爲戒惧用則其取義于震更深非震則陽德不伸中和無從調也大約易以象象中故其言中也顯中庸以義闡中故其言象也隱

聲名

中庸之道以名教重者也名在即人心在即道脉在也達則道行而共名顯所謂必得其名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也窮則教行而其名甚所謂早有譽與聲名之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者也此隱見微顯精神盡人盡物交相貫徹即作爲無所出而見之言行言行無可紀述而握之聲名聲名無可稱數而極之尊親至誠之配天地者以時措無息無乎覆載有博厚高明之可言至聖之配天者以尊親感動超乎形氣獨有一天命之性可還漢儒謂至聖專贊仲尼不爲他聖人豈不信夫而說者謂名何是汲汲也夫聲施不泯即戒愼恐惧之心思真萬古旦暮而小人不知有世間名教之復爲何事即一無忌憚處本心消威而中庸何在然猶竊據一小人之中庸直一蠻貊之知尊親不如豈可謂之有血氣者哉噫此真人心之一大惕也

配天

中庸以乾用者也見其不敬見龍在田也在日者人人無
不見也盲其不信庸言之信行其不敬庸行之謹以至聖
而不著施爲弟盲足臨足容執敬别時舍也如天配天飛
龍在天也中國蠻貊莫不尊親是德施而溥聖作而萬物
覩均所謂利是大人也如淵躍淵也乾之潛居初而中庸
潛伏追之入德之後乾之悔居上而中庸不悔揭之遯世
之初聖人無時不悔無時不潛也乾乾夕惕戒慎恐懼也
二見龍君德也五位天德以德論即不必居天位也二五
正中握乾之全而乾六位時成又提君子時中之全時出
者時成也曰其惟聖人乎非聖不能用乾也象自強不息
則戒慎恐懼之無已哉故曰中庸以乾用者也易曰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純奇
地數偶中庸所指數初得一善繼五達道三達德九經而
終歸所以行之者一皆奇也九即乾元之用九也即君子
道四而曰未能一是亦以一統四也故曰天地可一言而
盡曰其爲物不貳也不得筆削便範圍古今天地此所謂
知天地之化育不特可以贊之而已漢註疏謂夫子自言
志在春秋是謂經綸事余謂其經綸者正其知化育者也
君子讀無息章即知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而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

大經

世常以經爲大倫曲爲細目遂謂致曲爲細細周到非也世豈有求誠而先用力于細者是則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甚矣而烏能誠惟獨爲曲惟戒懼愼獨爲誠心之誠曲實有之易坎有險求小得象以爲未失中此率性之本也故曰曲能有誠卽以大經爲大倫亦非也世豈有綱常之大而待至誠始盡者夫率性之道舉世奉行爲達道爲政者布之爲九經至誠握之爲大經非兩物也唯誠至則經綸大卽達道九經之時措中能化如神妙用一掬而參兩儀之覆載一舉而成世世之法則超尋常思勉外所謂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莫者運量無形修道之終也經綸天下大經而獨歸諸天下之至誠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者原非指大倫也又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此則一言而經曲已該原未嘗以大倫細目爲分也然特以冠曲禮篇之首卽知功用之大未有不從曲出也

知化育

盡物之性中庸未嘗明言而核其實則月令所載毎歲所行之事各有節候毎月所紀之物各成變化者摠之則禮經所云日星以爲紀故事可列者也卽天地萬物之詳不出一喜怒哀樂間可以例已（月令不革述古未嘗自言也）非聖人戒愼恐懼時時體察豈能以我喜怒哀樂之眞性徧觀萬物各得之自性而合之爲一化育凡天地間人物得高明之性多者其生成造就便屬之過一邊得博厚之性多者其生成造就便屬不及一邊惟博厚高明全者謂之至誠無息覆物載物可分卽配天配地可分而博厚高明悠久之不可分者獨天地之道卽天地山川功用各一可分而獨天之命爲不已爲於穆然則有天命之性而君子貴愼獨者天命非至誠不合也大經大本人已合也化育天地萬物合所謂於穆不已也此不以知知以誠知者也匹夫匹婦精神亦爲感通一草一木祥異潛相徵應况至誠之知能涯之哉若徒以知知也而聖人亦有時窮已禮運云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餘也夫德至畜四靈而後能全民生之飲食爲化育明至誠之知化育非虛而盡物之性之爲不可緩也

固聰明

夫子告顔子爲邦禮樂而終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illegible]殆放遠則聰明所以固也告顔子克復而曰四勿終以勿動則聰明所以固也放遠則中庸之去讒遠色四勿則中庸之非禮不動以顔子而夫子戒猶若是足知聰明難固非至聖還至誠弗能也唯固而戒慎恐懼所不睹所不聞者合若一睹聞起念則聰明之漏多矣而隱見微顯之[illegible]弗可言獨已大約聰明不固處是賢處是智處是愚處是不肖處近世之欲固聰明者非不内歛心思而不知所謂戒慎恐懼直屏其耳目使不聰明又何固焉

達天德

天命之謂性天也卽人也在天合天下爲命在人則合天下爲性唯人合天下爲道方稱合天下爲率性然于不可離處不言性者恐人難爲尋也不言教者恐人易爲飾也唯是出入起居無時可離道故提一道字不睹不聞命宅也隱見顯微性地也獨道樞也戒慎恐懼天心也戒懼則有獨而道生不能戒懼則不有獨而道亡從率性後有道便有達道有至道從修道後有庸德便有達德有至德有天德人都看天德另是一種不思天既合天下爲命則率性豈應不達天下爲道既已達天下爲道安可不達天下爲德此庸德之行止天之命我處中庸終達天德蓋以天醒人人之意溥溥如天隱見微顯之境也浩浩其天不睹不聞之境也故曰天也卽人也

孰能知

固聰明戒愼恐懼愼獨之終始也誠也聖知達天德中和
以位以育之終始也聖知聰明之上有睿知則知固聰
明之後方有聖知聰明終耳目見者也唯戒懼愼獨固于
心思而超耳目見爲睿非睿不聖非聖不知非知則無能
達天德天誠德形以後著明動變化一心之中握萬心之
中者也達天德仁義禮知之教四達無窮博厚高明悠久
配天地無疆萬象位育之和合之一心位育之和者也故
合聖誠以觀出谿泉心精也泉谿天心所也先如天後如
淵者天闢而淵爲之俱闢是發用象先其淵後其天淵泉
不及泉浩浩不言溥溥者淵定而天爲之俱定是根抵象
聖之發用惟誠根抵孰能知之非爲知至聖至誠實爲將
來聖誠之知化育于無窮也如綏來動和位育光景子貢
第詳聖知達天德之用曾子以忠恕唯一貫從憧憧一路
日三省爲戒俱愼獨更洞至誠固聰明之真君子請問政
以前多言聖而繼之誠之者之道讀誠明以後多言誠而
繼之聖人之道聖與誠不二也讀並育並行處見天命之
性讀溥博淵泉時出處見率性之道讀經綸大經處見修
道之教而命性道無可名亦原不二也故曰惟聖者能之
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有聖誠而

命性道合有夫子而聖誠合而中庸之道所以常行常明
于天下毫不見須臾之可離者蓋如是夫

孰能知尾

尚絅

徃解經傳引詩者多謂斷章取義以余觀中庸諸詩殊不然夫鳶飛魚躍詠文王也文王以之作人於無窮中庸援之以覺人明道于無窮化育陰陽君子之立教最先也伐柯取則夫子思周公之志弔二叔之不咸而忠恕治人所求乎子臣弟友之間者切切即棠棣之言妻子兄弟猶是心也神之格思不愧屋漏武公修身行道戒慎恐懼内証之鬼神爲的奏假無言猶是心也庶幾夙夜則戒慎恐懼之明訓也明哲保身德輶如毛再言山甫者其致力匪懈永懷之地最先也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非祇喻潛也大夫遭世亂而變不得免其爲戒慎恐懼更何如唯衣錦尚絅君借以戒文著冐不知衣錦絅兮莊姜賢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詩以之首風教中庸以之先入德亦猶造端夫婦之心也夫至夫婦之間而以服美爲榮華涼德多矣諸如假樂君子維天之命不顯唯德不大聲以色上天之載終始于文王者常數數焉其于隱見顯微之際何如深切著明也中庸明道他聖人在上者不詳而以文王立極剖天命之真者唯中庸合中庸之至者唯文王君子誦諸詩而以玩索中庸其于戒慎恐懼能不凛凛也夫

闇然

大學慎獨以意對外爲獨中庸慎獨以性命合道爲獨不睹不聞有隱隱而有見見而有微有顯乃心路中遞相次第萬物未生爲隱初出爲見端倪爲微盛大爲顯實不睹聞爲骨子故揔謂之獨君子慎獨如物栽根時生意潛藏後來包蓄無窮景象中庸一書闇發皆從後來景象追到向來生意故知誠意之獨大學始事有君子之明戒小人故有獨修道之獨中庸終事有君子之嘿成至德故有獨以始故兩戒必慎以終故单賛慎其不同者也慎獨又見禮器篇彼以器名故一曰君子樂其發一曰君子慎其獨節内外不嫌並陳而中庸以中用名聖誠德業揔歸一闇然又其不同者也

的然

其的然者其日亡者也其無忌憚者其的然者也其小人之中庸者其無忌憚者也其反中庸者其小人之中庸者也終始一破可明至其行險僥倖行徑又昭昭在人耳目內絕中庸之根而外蔑小人之道之脉更不煩破而明已獨思小人于性命本來不覩不聞隱見微顯其于君子同耶異耶異則天有不遍之命而人有不善之性吾不信也同則何敢于無忌憚若是又思性命歸還內省處所謂不疚無惡者小人志與君子同耶異耶異則是人有不善之志即天有不遍之命而人有不善之性吾不信也同則何敢終無忌憚如是今不睹不聞猶可諉知性之難若其疚惡處豈不本心灼然易白如小人終始變態能無疚耶惡耶此中庸諄諄分剖以道歸君子者不啻數十言都是戒慎恐懼全力所凝而末于內省惕之嚴云

不厭

淡而不厭者菽粟也非是則外仁義而爲膏粱之頓而已矣簡而文者布帛也非是則外令聞廣譽而爲文繡之顧而已矣溫而理者耕鑿也非是則外古之制而爲宮室盤游侍妾之爲巍巍得志而已矣此之謂戒慎恐懼此之謂君子之道

簡而文

中庸首言道終言文而中舉文所以爲文曰純肯繹夫子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不言道而言文文寔道之生心者也曾子貴道曰遠暴慢遠鄙倍文也大學瑟僩赫喧爲有斐文也斯寔培植自中何曾一炫燎涉外故不顯唯純不顯即文所以爲文唯不已於穆即天所以爲天故曰純亦不已文之合天也傳厚高明悠久天地之文而至誠無息之徵合天地之文者也無息何來則一獨而提隱見顯微之幾文也而戒慎恐懼于不睹聞中者正不顯之純文所以爲文也夫者文同文世用之一節文理察[illegible]理之[illegible]德而純則文之不顯乃見道之不離矣末章惡文著推道到簡而文猶是文也簡爲壹德不務文爲經緯天地者也即太羮玄酒文之所從來三辭三讓文所以致用合淡簡温婦之一闇然日章而文乃足貴夫子思狂而舉一簡曰斐然成章今古道脉惟純造極惟簡始基總不由一文故夫子稱斯文非文則道且虛而無寔而何以完性命之精采于一身何以暢道教之光輝于天下

知遠

淡而不厭是天命之性簡而文是率性之道温而理是修道之教三者從道上言故繇天而漸合人知遠之近是修道之教知風之自是率性之道知微之顯是天命之性三者從入德言故繇人而漸還天戒慎恐懼遠始乎微慎獨中和淡終乎理

知微之顯

中庸終入德第言知微之顯不言知隱之見何也夫隱則費隱章所謂夫婦知能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不能行者也夫以聖人之不能者而必強之以爲可知可行則成過見聖人之不能者而輒姑諉之以爲不必知不必行則成不及易贊咸天下何思何慮詳往來屈伸而以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明言隱則將何處指歸何從印証直素隱之爲行怪矣夫隱怪者其力量其智識豈不更加于過不及而聖人弗爲其知之至獨持中庸爲教者也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故曰不見而章不及隱也又曰知天地之化育夫夫婦之際豈非化育本原而獨歸至誠之知曰夫焉有所倚卽至誠不見爲能知也其戒愼恐懼從經綸處立本從立本上知化育所在不睹不聞之隱決不倚不睹不聞之所以爲隱怪也因此知世間事卽常知常行不可謂之能知能行卽不能知不能行未嘗不知不行故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只以中道從容致力其中不用思勉若一涉思勉是爲五伯假之一不從容便是宋人揠苗然則不能知不能行之聖人豈卽非從容中道之聖人從容中道之聖人豈卽非無所倚知化育之至誠

潛伏

潛伏孔昭蓋言獨也夫使人心之畏孔昭而俱如魚之畏人知也則知獨矣不愧屋漏蓋言獨也夫使人心之不忘天而常如屋漏之在在見天也則知獨矣獨固此心存亡之關也世醫者以人生死在膏肓二穴獨疚正當之故前說不知味不知避明以生死動人而恐人不覺此復以疚醒之凡疚者必死疚于內省而惡于志者雖不死其心死矣詩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蓋以生死誓也天之賦于人人之承于天者必于是所非世人意見可入亦非君子功力可加故曰所不睹所不聞唯有一戒愼恐懼所合忘無致惡者方能合之所謂誠者不思得不勉中者于此乃潛覺幾緘之時透卽敬之爲德聚信之爲心通皆是所也無不聚方無不通君子之愼獨者蓋專力于所非苟一膜也潛伏屋漏此其闇然始基處正其日章漸充處

內省

中庸一篇戒慎恐懼終于省志孟子一生集義養氣先于持志直養者之塞天地正盡性者盡人盡物之參天地也塞天地則不餒參天地則無疚惡告子說性一杞柳一湍水一生之一食色皆無善無不善之說故兩勿求即居之不動心而中庸所戒慎恐懼日得一善日明善日擇善孟子道性善之所來也無疚惡即善養浩然之謂也

爾室

易稱乾坤易簡而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當屬天道曰簡而文當屬坤道乃本章入德方提一簡從聖知達天德後而始根極於此然則君子居易從不睹不聞中持修所謂行遠登高自卑自邇者其盡性於人事以合天而始爲聖誠之達天德一乾道也入德後約之省志又約之敬信直內之功要于方大戒慎恐懼心神獨淪無際直是至簡文章是一坤道也乃思前于命君子第俟之去耳不敢自必而此之潛伏地也爾室地也而孔昭屋漏所以通于天載無聲無臭從此歸還天命我撰如真可自必君子慎獨一功敎行實踐不肯騖空虛躐如此中間造詣如至誠傳厚則高明夫子所云坤乾之義也如君子敦厚以崇禮記所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之說也大約做盡家中事業方遂得空外精神從簡能之實還易知之乎豈不信然以來一章合一中庸雖詳略不同竟如一經一緯之相成一表一裡之賅合易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所以爲君子中庸

篤恭

嘗思夫子申申秋歛也夭夭春生也温而厲夏烈也威而不猛冬藏也恭而安則中也而餘四者之見則中節之和也夫子稱舜無爲象之以恭已而中庸從不賞不怒民勸民威後乃始約之以篤恭賞春夏也怒秋冬也不賞不怒則喜怒哀樂於是運用無痕捴之曰篤恭而表中和之情性者益深恭者戒慎恐懼之合也篤恭者隱見顯微之不分者也読者謂天地之位焉者位于我之所也萬物之育焉者育于我之所也此是寫篤恭之象吾又聞云篤恭則天以下爲乎從此方可尋上天之載之路

天載

戒慎尚有工夫可言若恐懼則純只心體更無工夫可言谿末章以言聲色爲末不大聲以色是不睹毛爲有倫德如毛是不睹不睹屬之乎德者也無聲不聞無臭亦不聞不聞屬之乎天載以上者也故以不睹戒懼戒懼有界限即不睹亦有界限以不聞恐懼恐懼無窮盡即不聞亦無窮盡捴於一率性中而其容而愈容更當如是故以不睹合不聞而於天命乃相符合此中庸稱至天載亦稱至執玉持盈戒懼慎從所見生故曰所不覩震雷驚[illegible]恐懼從所聞生故曰所不聞以三戒爲戒慎以三畏爲恐懼是居平愼獨以抑抑爲戒愼以怶蕩爲懼是臨事愼獨君子之道捴無時不與天載合者也

無聲

無聲無臭目今日用之景即最初未發之景也其安頓知在何處説上天之載乃是天以上事天以上無可名自天以下屬之人乃始有道有德可名一名道而爲闇然爲日章闇然者自我立極也日章者玄黄之中自我漸生見也再名道而爲淡爲簡爲温吾心之元爲淡故不厭吾心之神爲簡故文吾心之冲粹爲温故理唯吾心實有闇然方覺合天地之闇然能爲日章人心即道也故兩者皆名君子之道又何名入德夫道率性一而已矣唯慎獨者方知有遠近風自微顯遠之近如經微之顯如緯如相冢抱風行内外自爲中樞合之爲一太極爲獨象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風固天之所鼓舞者也而自何來獨即渾然太極知以剖分法象如是方可入德入德方于我不睹不聞定見其所而時時爲戒慎爲恐懼稱君子慎獨中庸一書詳説皆道德事也而無聲無臭則不可言矣首惡文之著正善寫無聲無臭者也小人的然日亡既不知有文著之惡而素隱行怪并後世之有述者盖妄臆無聲無臭之義而大誤焉者也上天之載吾思風雨雷霆皆有聲臭窮到霜露所隊處霜無聲然猶微近乎聲者也直是露乃無聲記云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而實從地載神氣以上所帝上之天而載者也即一露性便是合天地爲滋培真脉唯肫肫之仁心精凝液乃其本來而所謂結之重淵溢之九天者默可窺見於此知上天之載並不作懸空臆想而末世之以虚無求道者其非中庸之道也上字上聲嘗臆爲之説曰日用經常之德是帝王天子之德戒慎恐懼之時正中和位育之時於此能容得有聲有臭否

至矣
天載無聲無臭無可名狀惟有夫子勒躬如也屏氣似不
息者戒慎恐懼之至卽無聲無臭之至也聖人勒躬在入
門則如不容在執圭則如不勝動容周旋中禮之至鄕論
業巳模寫無餘而不息精神正至誠無息之難窺見處前
惟有天命可合此惟有天載可象蓋修道如是率性如是
天命元如是

論語言中莫明於末篇之堯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
中卽知中者躬之中也非虚無不着者也艮之四曰艮其
身象曰止諸躬也而彖曰艮其止止其所卽知躬者止之
所也又非恍惚難尋者也中庸未嘗言躬卽不睹不聞之
所亦未嘗明指其地而揭之戒慎恐懼因名愼獨卽知躬
之爲所便知獨之爲中也拳拳服膺默擬止躬依乎中庸
明象止所嗚呼斯足括執中之奥巳內省篤恭擬不出是
余旣作愼獨捌拾章弁記此其後晉陵孫愼行記是癸酉
十一月初五日也壬申二月初二日始論語上經終鄕躬
夫子一身至德下經終堯授舜在爾躬千古聖人相傳至

至德文王之詩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
自天而繼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躬之與命與天符合千
古相傳未有不以止躬爲至德者也論語所謂舜亦命禹
罪在朕躬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是也
崇禎甲戌八月復記百章史氏孫愼行著

葛震甫詩集十七卷

〔明〕葛一龍撰

明崇禎刻本

葛震父詩序

北吳范景文撰

向予讀震甫梅花詩神相訂也因其家震[illegible]蒼李聞念何日買一小舫蕩漾烟水至花深處對坐伊人以慰平生後在銓曹見選籍震甫名在焉又私念若高士何由到此及識之行冢中神采奕奕超然塵表人也不負向來模索心為甚喜尋授阜𨽻以去浮沈數年清音彌厲彌尔不斁吾素歸來惟餘詩卷一囊耳灤河相聚[illegible]文酒[illegible]酣經歲又復別去今守留樞則震甫亞攜家此地時事孔棘憂心如醉每對震甫未嘗不潸然嘗釋兩人相慕甚殷蹤跡乃多巧值蓋亦天幸哉震甫好為詩余好讀震父詩震甫詩[illegible]不使余讀者計知震甫詩莫余若今序其詩遍海內而余不一言矣其可余嘗笑文人多事壇坫相高其意莫不欲盡易昔人所為獨雄千古不知矯枉有過指摘適滋往者代生數人相繼以起其議如波如吳下之正用脩近代之轍王李之心非先沿為故事今則各[illegible]

庭同時並角其議於論擬古造新入途非一尊[illegible]右楚我洪堅持彼此紛囂莫辯誰是余觀震甫論詩入微顧其口中從不聞臧否一人以自位置而一時名能詩者指及震甫無不內自屈服然則震甫非唯才勝即其識度去人何止萬里譬之高會群賢辨難迭送中有真人安坐無言靜氣所挕衆義皆歸請問此一坐人孰為優矣今之耆宿並稱陳葛或謂震甫輸眉公尚在出山一着雖然詩以窮工亦以遊壯震甫家昔不貧索米長安故業乃盡而車跡間關動輒萬里九州奇險足目幾遍向使堅臥故山此味何曾得歷今其詩老而益勝安知不從此進造物與人乎秋何可恆情測也震甫既老于此得失寸心不言自喻于余是語宜有莫逆之笑而余序其詩不特詩是品第存今昔驪聚因緣與稱詩之槩于篇者蓋知震甫詩其傳可必無俟余言且欲後世知余兩人相知獨深有如此也

家震甫洞庭畸人也自幼工詩有十六集行世則其友本寧眉公李重鍾譚諸公爲之叙述余髮未燥郎讀其刻本亦竊有志廼以耑方務舉子業勿遑旁涉及廷對後有館選之役遂就學焉亦未有所弋獲一行作吏鞅掌於車轍馬跡焉然與家震甫相隨甚久古云斆學半故當焚香夜告之餘或杯斝唱酬少借風騷略消俗韻間嘗分題鐫燭捉鼻成聲朸覺滿志淋漓迨家震甫句出頓懸形纖詩有別才匪虛語也嗣後余僑居勾下家震甫歸洞庭陵谷遷流板册淪夷燼於燐發而四方来索者填委甚至倍直轉購應之有友人曰嘻是奚足哉難乎其爲繼也何不謀棗梨而新之可以不匱且廣厥傳此亦君家塾美事也余憮然曰命之矣初意欲再購吳門遺編新舊合刻有所去取乃勢不得待亟爲脩事是役也述舊也非楱新也故序論率遵舊本不敢臆寘一喙然家震甫沈酣此衕者六十餘年諸刻行世已久大方宗工襃之軒之亦既詳且盡矣余小子何敢蛇足以彼毋煩頰上三毫也

侄逢夏燮明甫謹記

葛子傳

葛子者葛天氏之遺也生於震澤生而靈
異甫就口食輒矢口成韻幼讀書見即了
解及長益肆力于古丘索墳典以暨瑯嬛
閟笈之文箋勿窺厥奥窔然志不在章句
訓詁謂制舉業僅一時名弗學日惟注坐
一室苦吟病心嘔血不已時攜茶具至高

葛傳一

山頂或大樹下盤桓終日又或探奇索幽
不避險峻投止野人家興盡乃返故不多
見人人亦不多得見惟同調者至則需接
綢繆疊疊不知倦下榻聯床積日累月雖
袍衲相錯而座無襍賓日傾北海之樽亦
嘗有所問贈一揮立盡且慷慨好施睦婣
任恤故譽日隆隆而突或不黔葛子栩然

也篋中惟圖書詩文稾本久之絫絫曰汗
湯鑠釜葛子嘗自謂避秦眉公笑曰桃花
流出何怪漁郎葛子同郭聖僕相視解頤
故人間世撚着片辮便馥馥作優曇香味
傳寫流布聞者若頻伽音名滿天下於是
海內第一流人馥氣相求嚶鳴鶴和或訂
雞黍之盟或棹剡溪之雪具區匡谷成蹊

葛傳二

猿鹿日面面與人狎矣紀事紀遊歲時有
刺皆詩莫不膾炙人口然千鷄一鳳耳嘗
聞葛齋明言家震甫詩以萬計所存什伯
之一然從未見若斯之專且篤者毋論食
息游衍即夢中喃喃莫匪此事文述其自
言三十年而後可以成詩又十年完得一
古字又十年完得一厚字今六十年老矣

而後可不愧於詩信斯言也葛子之為詩豈易〻哉不恃詩也余竊謂其詩字畫可擅三絕海内巨眼或不以吾為溢美噫若葛子者誠得豊之上九矣頤有老母在雖洗腆不缺彼捧檄而喜動顔色者何人歟且葛子之所寓自大江吳越齊魯燕豫閒每以閩粵滇黔窵渺天際匄克濟其為恨

值所善范質公銓次人羣葛子遂鼓篋餽光謁選得閩藩司李職如古供奉〻禮也未幾丁内艱讀禮起復滇南於是以宦遊以吏隱躋衡廬氾崑明攬金馬碧雞之勝苑牂牁夜郎之奇而其為詩益遒樸高澹閩通博大匄可彷物矣齋捧至都會范質公以司馬中丞填撫潞東禮敦就教誑勿

獲辭當事者議覓眞微垣議借翊藩轄葛子嚼然俱不赴其任樊明公成進士往就焉相與周旋者寂久竇明亦任俠磊砢所至殽望蔚起咸藉英〻濟美御李識韓應接不暇竇明弗厭苦不為疲也後以時事孔艱北山移文秋風蓴鱠各分飛葛子歸老于吳在蒼葭空谷閒或言其傈去者或

言其未死者見竇明知正命終于牖下矣嘗讀周禮職方揚州之域有大浸為覡旋五百餘里發原崑岷經涪黔出峽豬洞庭滙彭蠡三江入吳藪澤合而稽天是為震澤太史公曰登姑蘇望五湖蓋巨區云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葛子之生豈偶然也哉豈偶然也哉古貌健骨氷玉姿望之

若倭四子二文學葛子爲誰名一龍所稱震甫者是也震甫爲誰所稱震澤主人者是也惟震澤能生震甫惟震甫能有震澤

鑑湖麋史蔣應仔傳

男 延書

序

況詩有作者季風仲雅何也孫近序焉可哭而序森而序也百森求之康樂是也康樂祖風若也範而序沈而序也百沈求之淵明是也淵明祖雅者也柔而序鷙而序也百鷙求之去魏一門是也去祖慨者也森之化眾而焉眾森者姜沈之化朴而焉朴沈者枯鷙之化峭而焉峭鷙者將而悟學術以包務之鮮兼學陶以元白之易南學去以沿李之瑣鑄不已傷乎而學者不新

尺木齋原序

吳江沈[illegible]撰

詩不從三百篇十九首來者終不可言詩爲其遠於情而弱於格也葛震甫少時即沈酣學古其詩汪洋超忽横心之所欲之横口之所欲言靡匪金石其韻而雲霞其緣者近復刊落雕繢窅然覃思神理所至幾象帝之先顧不知視陰何沈謝何如而置之開元諸名家中或甲乙矣雖然予何人斯而評騭震甫詩哉於震甫詩則心誠向往之矣今年秋始交臂得

其近什若干首讀之[illegible][illegible]祖三百而祧十九誠淸廟之朱絃玄酒也震甫方與海內名家建旗鼓於中原不佞視之無異諸侯孱兵從壁上觀鉅鹿戰矣[illegible]

尺木齋詩選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侄孫葛旋　葛瑄
兄葛應乾元甫校　葛璘　葛璟
侄葛逢夏燮明　葛瑞　葛瑄
葛遇夏際明　葛球　葛琮
葛逵夏賛明仝訂　葛珙　葛琦仝輯

澗上

白雲飛澗出林樾挂崩湍觸石互相嚙到湖經幾盤

五月與六月不襦亦不冠來聽一片響高枕松風寒

懐能始聖僕

忽言萬里别書到驚銷魂歳晩遠來送下車西郭門客纜昨已解石頭空有痕五湖還獨往三峽正啼猿

旅病

但得就衾枕所投何暇論壁燈秋焆短蹐杵夜聲煩徒侶幸堪托寒暄聊與存病魂妻易斷不敢念鄉園

[illegible]水竹除

竹深溪水澗風吹白日冷盈盈竹下人自照水中影

山中人

山中有人不見人十年相憶乍相親松根汲水澗花落月下掃門霜葉新

舟過惠山不及登寄許裕甫

卧向舟中說前山輿可乘片帆從衆住忽已過毘陵風順翻愁客泉名也累僧掉頭烟霧起空憶與君登

夢陳幼謙

情人語終夕始覺猶自喜徘徊撫孤衾相去已萬里天清絳河滅明星粲何許起坐涼月中露下如秋水

答王元直落第見懷

落羽江頭客西風不散愁遥傳一尺素正倚半山樓歡喜空占鵲聰明亦類鳩妒銷眉自好莫問漢宮秋

水次聞笛

迢迢秋水上何人夜吹竹風斷聲不還月明江女哭

謝公墩

風流君不見遺士尚崚嶒歌酒來新妓雲山點舊陵林開江半席花映塔千燈只在都城裏有人還未登

燕子詞

燕子來來何處歲歲還從來處去江南二月三月春雙宿雙飛雙語親誰家少婦曉凝粧綺窗見燕春情傷郎因燕領封侯遠妾鬢空嗟燕尾長

潯溪對雨

市斷溪聲遠橋廻野色荒吹來數點雨相送一孤航

漲綠平官渡煙黃拂女桑隔花僧共語東去是錢塘

泊苕上

苕風吹綠雨入暮散如烟且宿此溪上不知誰墓前陰松寒鬼火水竹帶魚筌寺廢無鐘磬舟中堪晏眠

題養浩兄齋中蘭

幽人多幽情種花黃斗裡花開何葳蕤相對忘爾女出門風吹衣香從衣上起

晚次蒔山亭

五湖一片氣溟濛接昏曉舴艋散菰蘆神燈出烟島

穀雨日舟中卽事

風轉溪流逆行舟曲曲盤入烟穀雨日天氣麥秋寒
擁被看僧坐忘吟覺自寬好山啼鳥外及到巳春殘

舟泊處憶季昌穉孫同覺公凝丈

野泊原無定依稀識舊曾店開煙市柳船纜月溪藤
細雨生春漲殘尊了夜燈往時同泛客誰似一瓢僧

憶虯園寄李維節孔凡兄弟

敲月亭前花月寒花開留客到花殘曾同太守催然
飲殘盡春燈照藥闌

別時竹笋放烟稍箇箇亭亭百尺高屋後土墻遮一
半半將新翠與僧寮

月下覩妓

美人含態月含情此夜何須子夜聲似水生塵凌步
步與花分照闘盈盈看將酒後頻驚瞎來向人邊轉
妒明不見當時液池上至今猶說影娥名

湖心亭

湖心青一點亭子出孤根柳吹蕩晴瀲草烟生夕昏
人歸方見月舟聚卽成村片席歸光滿年年冷醉魂

夜

風雨空山夜孤燈照影寒愁來若春草厤厤自無端

尋隱者

山烟含九塢澗路入雙林問竹有誰見扣門知我尋
白雲幽意遠紅藥春情深接手各相慰幾年勞此心

別詩

一春無百日百遍醉芳菲春去客俱散家家空掩扉
帆前有啼鳥未發先催歸情人不柰聽雨淚含朝暉

寄趙凡夫

用晦林初闢移家歲幾徂剷烟安島嶼引瀑注江湖
俯澗懷神駿緣枝感孝烏一丘身自置丈室坐堪趺
貝葉翻將遍蓮花種不枯石苔摹鳥字山菓入猿租
偕隱寧忘漢連城已在吳人間雙樹別谷口片雲孤

湖水暮空澗山嵐時有無所思勞倚望蕭颯起秋菰

有客過訪集飲虎峰

短舟何處泊言訪此丘園粲然顧我笑相携同出門
林歌盤春雪空翠揺山尊無那石橋畔分燈投遠村

西湖

黛寫殘山帶郭遥鏡浮新水不通湖堤邊繫馬客投
寺花裏唱歌船過橋紅粉年年化香土春風處處長
蘭茗湖心亭子湖心月醉與何人度此宵

西湖晚度懐太白山人

落日徘徊處扁舟浩渺間春將流水去僧對野花開
勝地無恒主幽尋每獨還南屏看不斷一碧到孤山

卧

高枕長林下林秋葽不驚蒼苔積已厚黃葉落無聲

懐閫女用張後之

記得當時別勞勞歲暮人征衫臨霞薄貧斧出彊貧
酒佐江南曲花催薊北春十年通一札宵信嫩爲輿

泊赤石磯登雨花臺秋望

磯頭望不極騁目秋雲邊天入長江細城規列岫圓
早霜新柳色殘照寫茶烟與客遲遲下蘋花亂渚莚

傷陸不淄

水部栽花處憐君獨掩扉病來春已盡家别死方歸
蚤譽終爲累窮交信可依梁溪溪上月空照夕烏飛

清溪月夜訪程孺文

風定川光滿因知夜有氷且維溪上棹來指竹間燈

沽遠能淹客詩空偶和僧寒烟寒欲斷披月剪霜藤

懐斗一

客夜孤吟處如君蕭寺中一燈明滅照閉戶亦生風

城南僧舍送揚去奢還吳

栗葉滿霜地入林山氣寒此中長住客枯寂與僧安
欲話幾年別難爲今日驩歸舟已相待門外郎長干

然諾行

古人之交交以心一語不出然諾深今人之交交以

面然諾難深中易變古人不可作今人難重陳與君相見但飲酒酒盡俱爲行路人

過徐日方留贈

草堂在城市寂寞對蕭晨君住未云久我來應已頻歌翻生涕淚酒似寄沈淪種柳當高閣迷花失舊津野塘三百畝小艇一雙人湖月微波動褰裳白鳥親倘然隣可卜何異太湖賓

上巳日湖上對酒懷謝易之朱國蔚王元直劉

水鮮魚潑剌風滑鳥綿蠻杯洗花源上帆移柳浪間三年三日飲獨醉獨醒還爰憶如雲侶分飛幾處山

晚晴

雲濕飛不起半在湖中天高嶺下殘日青村浮白烟

孤山別墅弔馮太史先生

爲園埋玉樹亦借給孤名千古白雲意六時清磬聲人間悲後死湖上得先生烟水浮春去歌船空月明繫馬相過處湖山半入村垂楊猶無縷飛絮滿空園

野面不得語欲歸難出門安能廬竹下風雨共黃昏

澗戶詩爲金伯獻題

小構能容自擁青仍夭琴澗分山一半泉落樹千尋石鬪玉聲碎雨霏花氣深清纓不待濯醉臥恐難沈言傍龍宮井還連橘社林筆搖飛電繞篇揭斷虹侵地可逃秦虐人同老漢陰誰爲飲牛者來契樂魚心

哭楊道行

往事何須問江聲日夜流半生惟一病兩別向孤舟

明月西來意浮雲北去愁庵中沐居士還對石燈幽

送姚敬承還山葬親

秦淮水枯舟迫行洞庭葉下霜夜明楚歸湖上同妻子久住天涯有弟兄舊業半荒橙橘少短垣猶在薜蘿生寒烟宿草牛眠地慘淡家山風木情

花乳軒

所居惟一淡無甘不常醒花乳浮春盌松烟寫月楹何嫌濱寂寞自許味清冷亦有陶然侶相過載酒逞

介孺兄客蕪陰子客白門向有采石磯頭之約
茲病不能往作五言寄之
爲約竟何之年年九月時言沽采石酒同醉青蓮祠
秋遠鴈來盡水平霜落遲夕陽江上冷客病報君知
寄湯使君
倏忽兩年別殷勤三致書却看民命重轉覺吏情疎
聽政惟留鶴傳餐不廢魚風聲動彭蠡雲氣抱匡廬
木落空秋望天寒病索居芙蓉照江水言采獨躊躇

比隣
比隣冶秋色樊圃不施禁主人好事者一月幾相問
有酒輒對飲無錢只高論蕭然作重九却愁風雨盡
照鏡
今日看非昨明朝又未知誰將心上事寫出鬢邊絲
寶劍篇
冶山崩涪水決百靈死雙精結白日亭亭貫雪虹陰
風颯颯吹腥血天生神物有神用報恩報讐然諾重

酒酣拂拭起悲吟照見平生一片心
案頭梅
瓦瓶石几一枝疎冷色晴香浸不枯見說五風三雨
後林中如雪已全無
元旦孔先生園中作
浹旬湖上雨不作過年陰嫩色開風柳新聲换野禽
爲驢羨兒女得意語山林五畝居然老春來客又尋
偶作

山中春雪霽澗底寒泉響谷口無人行嶺頭明月上
雨中山寺看梅同楊伯羽金斗一鄭君燕
春山烟雨裏隔水悵微茫到寺方知路臨花即據牀
亂吹枝上點散作佛前香僧老有茶癖育泉留客嘗
徐朗倩過訪不值
出門多春戀酒伴與茶僧況乃梅花發前山雪幾層
君來問踪跡人語或難憑留得爾衙刺看將夜半燈
石坐

片石平楚間蒼潔復如洗遊人十數輩布席不得滿
年年灑餘瀝繡作苔花暖偶坐便終日徘徊白雲遠

梅下待酒不至

山晴花路迷沽酒冒深雪日暮人不還春瓢挂林樾

送卜伯符令昌邑

此別情何已迢遥寄一城就萊親得養因濮邑留聲
風動庭花落潮回海月生晏然百里內公事即琴聲

懷陳元愷先生

百遍相過處花扉帶竹房無勞問休沐每坐到昏黃
明月居心淨青山作意長養痾親藥裹乞假握蘭香
雪艇空江上春燈細雨傍送迎俱不及離聚亦何常
曲訣還誰顧憂來祇自傷未須看畫卷知在輞川莊

范穆其過訪明日渡江

師近無幽處聊爲閉戶人相尋已日暮明發又江濱
刱句投誰好逢歡置客貧飲從齋從斷孤負壚頭春

張孚時對雨懷張林宗同郭二賦

出郭雨如塵眼中惟綠新前朝四百寺吾祉兩三人
看竹常留宿聽禽每及晨此時空問訊春去洛橋濱

挽覺公

我欲從師老林深結一龕龕成師已去松月自參參

憶裕甫先生

長公棄我去寒暑互相催淚盡無餘滴空街客夜哀
青天孤月影曾鑒素帷來不忍舉頭看低頭步幾迴

寄趙孫唯化先生田居

青青湖上山乃在几筵開祇緣一水隔不得數往還
春鳩促田務村中無晏閒二子秉耒出力食承歡顏

桃花

花豔如儂面相看恐未真年年流水畔斷送薄情人

木末亭

到山山不見住處只孤亭栗蔭雲香葉松枯石作苓

夜泛秦淮

疎鐘出澗戶殘景漏江汀冉冉褰裳去烟空鳥路青

古渡愁初月輕桃蕩綠烟歌遨樓上和燈合水中然
去矣春如許因之夜可憐誰家猶賣酒花裏喚停船

郭聖胎嶺南歸即有北平之役夜過新居賦此

惜別

雪嶺歸來日烟花入夏初明朝還作客獨夜正懷予
剝啄驚離夢遲疑認卜居簷牙新挂月巷口不容車
作計迂踈甚爲憐涕淚餘千金將市駿一餅尚無魚
蓬瞎愁星散生寒覺露迦出門天上路行篋帳中書

綠酒呼燕市青藜借石渠彈冠入自老題柱看相如

湯平甫平孺奉尊大夫還自瑞州志喜二首

使君爲郡滿謳歌歸輿濃來奈爾何江水澄澄垂橐
照却嫌劉寵一錢多
匡家兄弟最相聞持贈峰頭五色雲製得春衣拜嘉
慶人間萊綵避郎君

張氏隱居爲希明兒作

老卧空山裏窮交幾箇存嵐吹春草長麋鹿到柴門

懷曹能始先生時聞貲捧將過白門

臨行不及一盤桓欲往從之蜀道難萬里魚書橋畔
寄半輪蟾影峽中看水平灔澦春帆斷雪積峨嵋夏
晝寒聞說星槎還北向此時應過使君灘

抵青溪客舍聞莊靜父已入楚中

聞君昨解維爲我行遲遲半面不相及一生空別離
渡頭誰喚酒峴首獨看碑愁入江雲暮悠悠何處期

送寶父弟歸便往嘉定因寄徐女廉龔仲和沈

風冷夜蛩鳴離愁相對生海潮黃歇浦江蟹石頭城
窮遇悲孤調殘秋送獨行舊懽傾倒日不減弟兄情

寄李孔凡

去年春去白門裏客舍相逢趣裝矣立馬躊躇能幾
時柳風騷動征塵起歸來獨卧山中雲雲深絕無人
語聞不但思君常看竹每於看竹更思君君家修竹
千餘畝冷碧砭人人欲走垂垂忽綴滿林花別來消
息平安否回首春風容去年虞卿窮愁君不然

舟次見楊花

點點送春去欲去還依依萍踪猶未定愁見水邊飛

出郭

聽鶯出郭早隔夜語比鄰寺裏初生日江頭欲暮春
剩花假傍水新竹半過人熟檢囊中有還堪醉幾巡

初晴過孔先生閑居得泥字

一雨百憂集好山空翠齊偶從樵採去言訪石林棲
屋角蜘蛛網簷來燕子泥留懽對新旭不道夕陽西

酬沈子勺先生晚過山居

亭亭殘日下疎籬有客入林人未知薄具不煩中饋
婦清談應媿穿簪兒風傳遠樹秋鳴早月滿空庭露
坐時門外烟波三萬頃解維何處寄相思

嚴氏池亭

岸匝烟波上池開葦荻中委虵一港入特立孤亭空
含筏度橫木采菱呼小童壺傾無處買留客對秋風

九日送客之湘潭

吹帆風初起那堪吹別離幾臨放鵠處已是聽猿時
楚服裁應短湘山望轉疑歸期指籬落莫比菊花遲

靈巖山下尋黃二丈不遇

開戶見山如見君渡湖相問不相聞籬邊野水淡秋
色屋上老烏啼夕曛鄰人為說携家去更入青山最
深處溪寒路狹難獨行短棹空維烏桕樹

別曲

具區橋下水悠悠具區橋邊郎發舟郎舟好載青山

去免使蛾眉相對愁

寶光寺同張子明胡彭舉韓中散郭聖僕賦

落日投山寺蕭然有一僧分燈向古佛對客煮寒冰
夜築虧難蔽花龕宿記曾門前幾株樹猶掛六朝藤

得山中梅花消息

蒼翠寒山裏疎梅綻幾株及時探未得何夕夢能無
忽有人如玉遙將信渡湖春才露一點光已奪三株
雪澗流香冷籬門弄影枯隔鄰俱絕俗儲酒待歡呼

歸計殘年逼愁心片月孤題詩聊自蔚終不似江都

觀別者

似欲相從去躊躇還入門臨行不忍見背立拭啼痕

憶雪

客路晴雖好其如見雪難幾時三尺許數日一冬殘

虎峰蘭若夜別吳居士

腮月黯無色簷風空作寒梅花何處發憔悴別江干

酒病乘春入詩篇窮日刪雖云離家好終莫及僧閒

王孟禮雪後過訪

聚會不能數繾綣於其間寺門燈照遠獨來雨中山

早春春興好行棹綠川平借寺看梅住尋予踏凍行

忘言對終日把苦勞平生記別路相半雪村燈夜明

東殷叔宅

靈巖山下水浮春君家對門楊柳津來日渡湖移艇

子尋君同與採香人

將出門寄姚珮張卿張有光周端卿

大湖渺渺春一片湖上好山愁不見遠吹嫩草綠光

濕橫攪飛花復如霰山南故人知未知此時已是出

門時春將過半泥相約及至出門空寄詩

懷養浩介孺二兄

回首遨歡日依依入夢幽百壺花底散片偈竹間留

月晦轉相憶春明還獨愁夕帆烟皮沒芳草遍長洲

花朝行

春到花朝花滿烟烟花催人渡湖船行人欲渡且回

首送客路歌似勸酒酒闌似覺別離輕醒却復牽兒

女情兒女情愁春好好歲歲春從客邊老

上巳春日行

舍北舍南風雨散青天無雲叫春鶴閉門一月酒中

眠門外離帆疊江岸江頭春水綠深深岸上春山半

出林誰家芳草不傷目誰家楊柳不傷心傷目傷心

合自傷山廻水繞度橫塘橫塘兒女踏春去日暮無

人來問郎去

送春

花雨盡榆錢落綠酒未臨岐紅顔不如昨䳺䳺一聲

愁殺人憑誰相送出東郭

夏初溪上送莊靜父之吳

再見已戍翁重離感慨同況玆吾郡去未及趂孤蓬

待渡桃花水舉杯蓮葉風吳王銷夏處只在五湖東

古意

美人在中州躑躅寡其儔桐心結素絲蕙質含清秋

手把珊瑚枝欲贈悲無由盈盈水中月亭亭天上樓

新詩原序

閩中孫昌裔撰

友人郭聖僕從洞庭過茗爲予劇談巖壑烟波之勝搜奚囊得詩一帙則山中葛震父所著也游洞庭者以不交震父不成游震父之名幾與兩峰並私怪何以得此聲人人讀其詩良然不作楓落呉江之恨予每歎盛唐諸家最爲人所描畫者無若王孟摩詰禪誦輞水浩然棲隱鹿門彼皆烟霞其韻氷雪其心故所爲詩清澹曠絶有天際眞人想如徒就音調字句求之所謂王之學華桓之似劉即事事逼眞去之所以更遠震父所居當湖山最奇處而開其名風淸氣疎神情散朗飄飄然有高霞孤映明月獨舉之標此編寥寥雖不足盡震父而亦時見一斑兩斑政如葉脫波澄山骨盡露風鬟霧鬢自然蛾眉震父雅未嘗顑頷王孟乃世之效顰學走者顧未必如震父之得其神闖其室也偶偕聖僕惟泰汎舟黄龍登絶頂望太湖銀濤雪浪黏天無際時見颿影燕痕隱現于虛無縹緲中大叫奇絶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因出震父詩共賞之亟呼子墨草數語以當乘葦且戲語聖僕日食馬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予雖未獲游太湖然已攬其色雖未識震父然已序其詩亦何必濡足褰裳拍肩執袂而後愉情乎聖僕復大笑謂予自爲進賢解嘲吾當問之靈威丈人及賀震父

新詩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莆田郭天中聖僕校

秋渡

一水窅無際五湖秋不分飲虹懸入望來鴈斷呼羣
人坐背落日帆飛領孤雲已是吳江上蘆中夕語聞

棄燈 有引

霜梧敗葉凡為剞劂所餘輕納其質與友人取以
製燈光明洞徹新異創覩同社賦之媿不得其形

似也

梧凉葉不縮無風亦颸墜棄置霜露間陰蟲蝕肢骼
掇拾乃伊誰剞作出新意而以數片秋默與九枝會
籠燭疑受風光明撤幽閟蜘絲罥空屋蟬蛻遺寒趣
照我林壑人胸中無芥蒂

題李象先浮家閣

天地浮家者淸淮小搆宜所臨無不可隨遇若相期
樹月嬿娗客船花礙壓枝子猷桃葉渡山簡習家池
往事東流去高情復在茲竹分連宿土柳唱入新詞
燕雀初飛處蛟龍競渡時淋頭傾甕雪波上卷簾漪
雨色凉堪把潮痕暗忽移余家五湖裏來此憶鴟夷

曉行

日出巳杲杲西月還相照農婦餉晨畊牛衣覆霜草

杜蘭香下嫁張碩

雲海茫茫誰指南風鸞翼翼陸鸞驂雙鬟凝綠春烟

擾岸玉生香曉露含芙止有繩難繫足山中無草不
宜男月明人去松花白空咽清泉落鏡潭

舟中九日

九日渡頭人迎風倚孤棹江空落日遠入夜生餘照
無菊亦無侶開尊自相勞紅葉點鷗波青煙出魚竈

野橋懷郭聖僕

白板斜飛曲岸通朱欄照見綠波中故人別處猶堪
憶楊柳西邊蓮葉東

訪吳逸人不遇

知君三十年還住石城邊投策問隣比出門相後先空庭半殘葉野興惟孤烟咲指松根石幾時來醉眠

白門逢吳淳仲爲題濠上居

吳郎之居在濠上席門正對西南開長堤踈柳半塘去短堞流雲閒閾來家藏清閟恣盤礴隨意看山復登閣卧游不学宗少文自有胷中好丘壑憶昔訪子正月春亭亭梅萼照丰神别來忽漫六七載一日自秦

淮逢故人故人相對問幽居雲山烟水近何如我買扁舟侵曉發與君濠上達家書

丹灶

石上僊人竈正對煉藥洲相距百餘武湖水中悠悠水寒烟自起擊石火不滅僊人何時來烹雲煮明月

送范東生之滇南

相念亦已苦卻於離處逢江殿撼獨往客路起殘冬天盡山忽起瘴開雲復重館人蠻語接計日給新春

黃雲

巖巖壓秦塞望望極胡天落日飛鳥外高秋殘戍邊草荒沈一色陣冷減孤烟賦罷山中客因懷湖上田

送雪公之天台

本是吳門人結廬廬山住忽寄湖陽書復向天台去天台之高不可望赤城瞰海標霞光寘僧夜誦聲琅琅雷轟澗底開龍堂瀑飛濺沫散空霧半濕緇衣石梁度石梁東下瞿塘路

錦鳩峰

地絕絡繹外林開碚磊中一螺青入遠半面白涵空寺雨聞啼鳥江晴見落楓拂衣斜日影僧梵起墻東

病

閒居了無事頗與病相宜卧久客來問門前舟亂維藥泉通細脉松雨滴高枝設説臨秋健涼風不耐吹

湖上

幽侶過湖上持醪倚沙渚對面坐相悅綢繆以爲語

壵楊園若蓋濃陰沃如雨隔浦掉頭人扁舟亦來艤

訓劉師蕃過訪

有客罹呼入山童識舊知相逢還自憶為别幾經時

露白酒香早橘黄書到遲僑居隔林巷一過一如期

莫釐峰

莫釐峰高幾許白日濵濛散烟雨襟領崔嵬七十二

何異桓文蒞郛莒振衣獨立春風生春風揭地波濤

傾將軍戰骨化為土湖上青山空殉名

俞仲茅園池飲泛十二韻

為園非辟疆奉母似河陽别徑通幽墅中林半野塘

雲山當小閣星渚遶迴廊橋折藤牽纜亭欹葦蔽航

乍生荷葉小已散柳花香鷗點溪光淨龍腥雨氣凉

樹間明熠燿城裏泛瀟湘徙目驚殊遇浮家即醉鄉

傍花疑待渡擊節和鳴榔岸接重携具更闌且滌觴

露清聞鶴警光定見魚牀不易三公日留懽一夜長

知君方送客問寢又登堂

贈杜君潤

清淮夜霜落進艇候潮平幽居在渡口獨樹臨軒楹

相對若空谷烟雲隨意生子歸感君贈山雪照江行

葛洪宅

吾家抱朴子以令求丹砂一朝棄民社攜手美青霞

山中有廬背高嶺門外烟濤數千頃鷄飛出雲犬吠

石石立如人敢虗井井浮丹花迷村移家之圖今尚

存豈若遼東丁令鶴歸來無處訪兒孫

懐沈生子先生

舊業吳門外新聲淮水聞才非百里用恩許半生閒

聽雨夜對看花春不還别來無一信凝盼每登山

樓頭月

滿月不易上忽在高樓西光動兎霜白影臨簷樹低

脉脉轉相向盈盈如可携闌山客萬里夢斷烏驚栖

舜五過别酌酒蕉下廻甚送之

皷棊薇軒楹照人如水明憐君好肌骨不以坐來清

澗露石常沐無風秋賁生巷苔移返景一碧送將行

縹緲峰

五湖一勺水涵毓皆名山龍翔鳳翥曷勝數唯是縹渺特立難躋攀莫釐據其東對拂雙烟鬟兩山之靈伯與仲日跨飛虹相往還下有空洞不測禹特穴玉書金撿藏其間靈氣秀結芙蓉瑱千盤亙磴擘空上躍靈倒掛藤蘿閉側身倚石壁揮手排天關菡萏人世在何處恍忽渾沌未始開荊蠻

哭孫慥化先生

平生不善病吾老更加餐未果山南住聊遣隴上安信來青墓草人去白衣冠渡口空津筏詩中失考槃貧應甚殯死慟莫及憑棺骨冷誰收駿骸秋憶嘯鸞水郎浮漿淡雲岫隔瀰漫瓶或萊蕪後盤猶苜蓿殘及門從此散岐路已無端

舟夜懐張叔發

短髮促行路向晦無晏閒水寒乘霧起空響觸雲還搖漾槳前月微茫城外山使君為郡去誰念客江關

泊京口懷鄭翰卿

同在客邊無處問却臨江水寄江聲寺前潮落鐘催渡城下帆收鼓報晴歸去猶存三畝宅別來唯見半生行秦淮烟月留君住莫向當年夢子名

郭伏生訪山中晚眺壇上

身景下遠水荒壇散餘暉山羽若相接野帆猶自飛漸濃蒼翠色已冷薜蘿衣豈唯初到客予亦轉依依

范蠡宅

越人已雪會稽恥吳國佳人盡從死西施獨趁五湖舟少伯功名付流水湖心浮黛出雲端縹緲曾於石室看卜築應先變名姓往來無復舊衣冠衣冠黯淡好丰骨名姓雖殊有人識寂寞丘墟亂石間猶得相傳范家宅此公蹤跡厭匏瓜幾處雲山幾處家他日還問相齊去年年空老宅前花

至後二日孔先生伯仲張希明蔣昌過晚香亭

看餅梅

正覺閒關寂忽焉來故人四之踸坐相昵別遠情逾親
花枝動山雪餅水儲江春日共亭下酌殘冬還幾旬

靈源寺雨宿可南上人房

山中有此寺今為乍來客入林風雨生未夕已昏黑
佛光能照人僧而乎寺識一夜坐相看松泉響空壁

得海陽謝易之病中書

會面轉難不年年離夢孤書從行脚至病以半身枯

海日無多路蠻天盡[illegible]隅不須復嗷嗷清淚易成[illegible]

龍女祠

黛絲髮髮烟霧鬟月明何處天珠還桐花落盡閒門
掩空對徐俟丁片山

雪夜懷沈子句先生

雨止雪方受須臾沒人脛夜半開門出抱甕汲冰井
四顧何寂寥山空樹無影有懐將語誰被月止高嶺

肅衛永福山房喜陳懋功至

歲杪百為集偶逃山寺中不分朝與莫相對雨和風
吾友郡城到蕭條情况同清談竟一夕燈照石牀空

哭吳徙甫

嗟君急予會唯恐有今日今日詣君前一語不能出
浮生果胡為雲烟散飄忽願持明月心耿耿照幽骨

臘八日雪始集清瑩社

數子盡余好邀懽如乍逢社開當蜡飲花散自晨鐘
石岸冰膠楫山厨飯屑松願言此期會頭白以相從

飯石峰

山僧咒食峰頭坐山下衆生皆不饑灑飯諸空雨為
石至今粒粒猶堪數峰頭高並雪山看試問山僧已
涅槃飯顆先生老無恙相逢此地說加餐

吳凝父唯一齋成寄題

葺茆臨港水路折橋之東将有式閭者而無應門童
雲寒積臥內風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更何事此心寺或洞

寒圃

玄冬泱陰沍霜風摧灌莽寓目鮮幽覩一〻鹵亦云廣
日出亦簷間雲生泥壁上偃仰足昕夕親朋息來往
空林如有人互荅斧氷響

雨

春來將一旬雨止無半宿白日擁衾卧將迎屢違俗
溪壑已知厭郊園一廻綠慚負梅花心牀頭酒空蓄

喜聖僕至

爲約每無憑今宵喜得朋片雲波上宅殘雨夢中燈
春冷花如病齋清客當僧看山不待霽把臂入烟層

聞舜五歸往訊已行

爲别雖未遠無時無念君及歸余不見行矣始相聞
往訊信何益躊躕下斜曛松風荅人語聊以慰殷勤

煉藥洲

波間一席地漂泊如枯槎浮烟釋畋氷卧石爭鷗沙
前山綠片片飛出雲中花欲問僊人居僊人久移家

月夜虎跧石上荅凝父明生諸衲見遲

明月出遠水光動梅花間懸崖莫廣石可數莓錢斑
緇素四五人盤遊意閒閒相期忽相失余到唯空山
絕頂無風聲松陰寫潺湲寓目百里外嘯坐以怡顏
始爲居後歎終喜得追還

聖僕宿永福寺同賦空字

蕭然何所有瓢笠與青童住可爲山長來先問石公
梅遲若待客松嫩巳知風一宿東林社花龕對雨空

梅下送君徵

去年君未歸梅花爲君折今日花間賦那知有離别
深林欲雪寒番雲酒醆入手生微醺花香滿船送君
去重到看花重憶君

送楊伯羽之六峰兼寄孫伯覩

薄游曾未慣迢遞涉風湍津柳吹新碧依依誰耐看
江魚阿母嗜苜蓿先生餐好借殘編照東家雪正寒

蝦蟆嶺

山勢互向背山嶺自横絕鱗次山下居居人阻難越

相去不數里勤煩五湖楫何年此開鑿磴道幾千折一折十餘武一武一回歇行者固知險其如徑趨捷子昔何矯健褰裳去超忽今來筋力苦仰止戒傾輸春雲壓松頂蒸蒸氣堪躡臨巔忽復坦晴景木西揭

酒家桃花

桃花村中花已無一株開傍吳姬壚喚郎下馬看花去花下有酒任郎沽

春游阻雨山寺同聖僕伯傳得晴字

客舟元載雨只說到時晴安得杖藜出空聞鐘鼓鳴香洗花晝冷簷湊石泉傾爨濕烟相鬱雲驅山欲行雖然似寒食猶喜未清明

合掌石

僊人謝拍肩懺佛幾何年願喚夾山棒不受秦王鞭

送周端卿

草烟浮綠漲浮藍春釀離愁客未諳樹杪疊帆風過五水邊脩禊日逢三花迷海燕遲歸信酒濕山衣和滴嵐相送莫教頻顧曲落梅早已怨江南

封山亭戲呈郭二

孤亭出窅靄洪流在其下落日倒空影憑闌轉生怕主人飲忽醉微風一帆挂莫咲我先歸奇觀在中夜

賦得春水綠波送別

春將渡江北雨未足江南灔灔新愁動差差遠思含爲君持此曲歌向百花潭

寄錢叔達

向時肝膽盡會復共誰言芳草忽滿地春風吹幾番佛前身易捨難後業無根苔水碧相望空招離別魂

海眼

靈泉溢雙竅肩消應潮汐一從渾沌鑿至今人莫測

當壚曲

臨邛酒香花氣和壚頭鶯語春風多遠山着黛脂凝膚調笑爺轢滌器奴千千不滿郫筒沽

晚香亭斜燈看餅中杏花同聖僕伯傳得扶字

不教風雨妒拜貯野亭孤放早疑催燕含瘖可當妹
艷將烟暈助根借水神扶看處人俱醉村中酒易沽

五浮

誰着烟空青五點任瀾東下何曾轉奎壢歷歷應浮
洮河漢迢迢帶清淺山祗舊是匡廬翁幾年來借馮
夷宮落日中流棹歌起春風一片桃花紅

客有約看角里梨花于不得與賦此寄懷

海客迷花渡何如剡曲行樹頭高浪蹴雪裡亂山晴

素艷吹烟濕春魂冷月明舊家來白燕新調叶鶺鴒
迤邐翻龍渚參差帶鹿城千林空晶晶一望皿盈盈
寂掩荆扉卧愁添片雨聲

五女墳

君不見五女墳墳頭蒿艾俱蘭芬父死不能以身代
一齊殉骨西山雲山雲結不散千秋骸殘燐居岷感
激重生女緹縈有姊安足云江之娥湘之君往來環
珮聲相聞吁嗟丈夫鬚眉豈易得却使湖山靈氣鍾

叙帚

送聖僕遊西洞庭

酒船西渡客微醺碧雨初收長縠紋到岸拂衣先拜
石登峰投策易乘雲林巖曲度懷商皓洞壑燈燒辨
禹文海日湧濤將夜半嶺花填雪過春分霽芽暖茁
嘗新荈水葉香生摘短芹舍館還尋勾漏宅山靈解
識武夷君烟波渺渺愁予望麋鹿悠悠媿爾羣飛夔
十年夸獨往幽深窮得幾朝曛

柳毅井

山根一泓碧中有龍君居柳生落第客傳得涇陽書
事去井還在徘徊空[illegible]影不見風鬟人居人亂垂綆

雨夜喜施正甫再宿山齋限韻

纖纖雨絲長簷花細細香山含洮水霧月滲屑雲光
昨喜占燈綵前期締橘黃石淋寒不寐酬對兩眉蒼

索解集原序

雲間陳繼儒撰

余所遇畸人二曰吳鴉子曰郭聖僕二君皆好奇癖山水鴉子所携多木瘿几杖聖僕長齋二十餘年以管王古研秦漢篆隸碑碣震父詩自隨震父家洞庭孤吟獨賞影不出山聖僕乘小舸犯風濤求之留輒累月靜噤叫嘯樵牧呼駭不識爲何如人聖僕曰吾妥矣彌生廉刺不若井大春未嘗修刺候客震父曰然則汝何以過我聖僕曰吾甚憐汝詩耳震父詩以

陶韋王孟爲宗如空中清谷中響無可擬議惟孫真人之嘯倪處士之畫庶足以當之負時調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解也卽更有解者震父亦不復索索之聖僕足矣震父曰吾詩爲聖僕初刻之若止再刻之吳閶正如避秦人爲漁郎徧傳人間不無小恨陳子曰君當從桃花流出不當從漁郎饒舌也聖僕曰善予爲題數語以謝震父

索解草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都人潘士彥仲美校

銷夏灣

衆山胡蜿蜒迴合空其腹片水從中滙陰森翳叢木雲痕抱石來曦影沉煙綠五湖分一頃四序缺三伏君王昔游止氷壺沁寒玉迎風揭飛構裁波製輕縠翠輦去不返漁舟暮來宿往事成偶談猶然凜肌粟

新柳月

芳柳新開凍斜懸月半規流黄一意照盡染麴塵絲徐畔索春緒樓頭惜夜離楚腰爭怙寵莫遣素娥知

過周公瑕園林

絲還接紅橋橋迴還轉遥泉香吹復聚百舌語相調人去空江左花開憶小喬石樓春不蔽山翠隔城邀

悟道泉

泠泠下石雲滴瀝芙蓉蓋山人不出山但飲山中水

清明日百花洲送聖僕

寒食寒猶在新煙拂柳斜城中應罷市水上遍開花
生聚且爲樂遠離寧弗嗟空洲春寂莫芳草送浮家

舟中觀妓送客

美春川上女載雨花間船最是多情處猶爲未別前
並頭雙玉嫩半面一生緣歌罷愁無那江空路入烟

林屋洞

大禹定水土藏書決鴻濛一竅入地肺上與天門通

懸壁互撐壓錯翠皆芙蓉白鴉惟人語亂撲如蝙蝠
始行二三里傴僂屈子躬前往漸開暢高宇復深宮
石牀聊一憩石碓有餘舂神鉦時或鳴聲在波濤中
握炬屢更燎幽闕詎可窮亟返顧徒侶一一失所從
靈威乃何人後先不相逢造化戒宣洩願以泥丸封

送疑父之白下予將游武林

我向西陵去君先向秣陵草衣黏薄絮臺笠挂枯藤
野水花間渡香臺雨後登游人不到處一問六朝僧

游絲曲

柔風暖拂游絲起美影輝輝駒隙裏亂將花片逆蜂
媒細逐萍踪散魚餌萍長花摧春未知青天無處不
絲絲若教繫日扶桑外轉覺如年白晝遲遲閨闥
酣春困潛向佳人換嬌鬟歲歲愁添明鏡中玉臺塵
掩愁難近萬里飄颻蕩子身一絲牵斷故園春憑誰
爲染啼鵑血鄉與當時月下人

桃花源

一澗入蒼烟千花繞澗邊花開與花落流水送流年

雨中懷愚公

十日九日雨乍晴還早霞出門多水宿寄食半漁家
津樹低浮鷁城雲若聚鴉思君不一見開盡山中花

雨店

作客轉愁春春殘愁殺人山村惟一店風雨以爲隣
馬病空知路裝泥自煬薪殷雷行麥甸雊雉當司晨

送春

憶昨喜相見秋深來較遲三何當季月今別又何之
雨綴薔薇刺風牵楊柳絲不知風雨意可得阻臨歧

西子塢

挾貌自無倫呈身却爲人猶憐太湖水曾渡苧蘿春
舊國存亡後新櫳寂寞濱前由女烟黛學得向時顰

茅山作

入夏息游鶩幽探任獨往野𥨊交暢木流泉荅空響
旭生積雨後綠泛重雲上卯首睇高峰懸崖突相抗

臨巔俯曠野碚礨豈皮泿千里一披豁二氣互升降
日月闞金宮風雷肅羽仗十載九登涉筋力漸非曩
靈異遊何時兀兀坐惆悵

聞范穆其已到白門不及一會

游與一何遐遠昔誰與爲送客易水上擁媚秦淮邊
相訊乃如此所聞猶不然别恨芳草亂獨下五湖船

甪里

雖非秦人虐漢高一何倨雖非不死藥紫芝聊可茹
留去了無心孤雲識其處

懷滄如

山居五月盡涼冷知深秋况兼風雨聲颯颯來高樓
樓高丁無限綠滿蘼蕪洲美人望不遠一水東南流
水流何時還相思日悠悠

雨中問姚長卿病

屢向山中問獨眠江上春歸來榆燧改還與藥王親
日氣鬱爲雨午晴難及申相憐不易見同病乃何人

練瀆

陣雨陣雲空作陰水犀應散五湖深斜陽不改當年
照照見波間臥綠沈

擬王仲宣懷德

亂象彌中原白日横氛霧奠關蕩爲墟泰川阻難溯
漂泊離本根躑躅委行路木鷂知天風候蟲弊昏暮
客子懷百憂涕下忽如澍窮身日已遠詎謂澄清遇
神武開鴻基六合擴其度駕出鄴都城蓋拂漳河樹

從待宴游樂嘉禮稱興敷惭類孤生蓬流轉非一處
感私結中腸金石豈逾固榮名自有實耶垂竹與素

過適適園

人烱移茂苑山水拓平泉只費游盤日何論卜築年
軃靈棲海樹雲氣鬱峰蓮懸級臨飛構遥虛俯大川
未晴先報鵲寂甚始聞蟬空洞渾難測谽谺復在前
廻飈傳谷響高溜激松紋露冷漁歸寢溪殘鶴待船
引槎支斷壁栽竦曳長壓緝譜煩花史圖棋隱橘仙

藤稍穿屋裏筠籜解牀邊望遠如相失奇窮返自然
辣扉通別圃芝石供枯禪禮數園林蕳過從刺不傳

鷄山

吳王養鷄如養士絳幘崽崽金以距一時關氣薹鄰
敵築城半入蛟龍窟至今湖上立空名但見殘山不
見城驅鷄入雲乃誰氏結廬猶傍山中樹

孫子長先生敘予新詩賦此寄酬

所思苕水上獨在太湖西未接中郎屐乎傳幼婦題
芙蓉新結佩桃李暗藏蹊渺渺情何及月明空自攜

雙鶴

兩兩雲中禽來自東海隅特立向人群允非耳目娛
皎潔恒自好亦豈易為汚飛聲啼空裂寓目秋雲孤
日于山澤癯骨立眞與俱他時舉修翮導以游清都

將軍墓

莫釐峰下故將軍戰骨蕭蕭瘞白雲大樹不凋前代
葉垂陰連葢幾家墳

避暑虎峰蘭若

朱檽通岵渺碧殿倚嶙峋腥雨過龍陣陰霆護法輪
禪衆放午寂佛骨砭寒新却笑同來者長齋是酒人

月下觀白蓮

寂寞銀塘窈窕灣月明花淨夜開開何人解佩遥難
贈幾處踏歌空自還幽意不勝京冷後澹然相照有
無間波光渺渺行堪溯拳採年年損玉顔

莫釐渡

岸勢奔欲赴山根忽如劃東西各萬頃於此控喉舌
海風一日起驅水下江浙既晚客歸盡鐘聲度輕楫

賦得皎皎河漢女

揄槩千花綴天長一帶分織成機上素演漾波間文
無語竟誰待結思空自殷人間飛片葉消息幸相聞

陰城湖雨泛為許元發賦美人白眉

煙橈蕩轉城湖北湖水生陰雨光白水上娉婷美影
人花前婉孌鍾情客幽意相看不自持若眠初起病
心時微風飄拂蕙蘭畹冷月照出梨花枝薌澤襲人

人欲醉酒政寬儂默相會輕綃霧捲衣若無鬖髻風
吹綠將墜小字稱來昔最艮白眉今屬校書郎不勝
弱腕堪支枕豈但新聲能斷腸腸斷應須五絲續枕
支詎此雙鴛玉廻舟雨散風氣寒葭菼蕭蕭何處宿

懷范東生

南雲一萬里別路正悠悠聞道青陽節纔登黃鶴樓
望鄉應見馬去地更無舟物色窮荒服炎蒸入素秋
新聲聊自和敝刺向誰投瘴樹愁相鬱寒星覺易周
因過茂苑問一月酒人游未有歸來信瞻烏屋上頭

石壁

半壁入湖如削成北來山勢截雲平漁舟夜夜泊其
下貪看落日波間明

病中喜張有光訒公見訪

習懶既成性微躬易為勞寒暑遞相運偶予失維調
一卧踰三旬以藥代飲醪忽來平生友復攜方外交
味且至晷昃瞻對如繫匏于時積雨散幽鳥鳴園條

會意非一端暢焉舒鬱陶

謁徐廸功祠

哲人不可作遺貌若平生落落存風雅蕭蕭起樹聲
井來窮巷汲碑作斷橋橫斜日躊躕下空傷薤韭情

玄墓山寺同黃伯傳孫子真作

閣面浮湖出松根見日斜向曾思結夏初到已如家
石立披[illegible]宸藻鐘銘盡法華殊知鄧尉勝不獨是梅

花

聞實父弟爲漁海上寄訊

見說爲漁東海頭水天無際一孤舟網收慣趁落潮夜酒醒不堪明月愁樓船將軍有高児坐索題詩致龍藏須叟風定濤色開綺錯樓臺出煙上

仙人石

何來石上雨但見履綦濕青膚日夜長千年不能没

七月廿四夜同伯傳子貞虎山橋看月三首

孤塔刺平川飛梁亘遠天秋剛三宿到月借十分圓児有會心客借來維酒船四山青翠斷爽氣散如烟獨艤無人處高涼浸月規水明雙崦合山缺半虹垂嘯遠秋相激情生夜忽移徘徊空影照風露滿鬚眉宛然一水上對面皆青山儲酒行盡挈拍浮當此間不知零露下但見孤雲還漁舟滿載月散泊藕花灣

明月灣

巖壑爭驅曲曲盤水西猶掛一重巒不知明月他山照只合孤舟此夜看宮㕙玉沈無暑氣樓開珠躍動波瀾游人莫漫乗秋興葭菼生愁未易殘

錦帆涇上逢聖僕伯傳夜酌聽歌得燈字

此水經行慣因君感舊稱夕帆收片影秋響動荒塍不遠垂楊市誰家細雨燈相看有娭變歌向酒間徵

憶昔行寄王元直

憶昔別君君别予君方白皙未有鬚臨風顧盼動光釆任意揮霍皆璧珠湖海茫茫不相見見書豈得如君面一失交懽十三載別無屢遭名不賤人事參差詎可量白門同舍有徐郎徐郎墓木今已拱一劍未詶空斷腸西風昨夜吹菰米聞說君將渡湖水水上柴門日夜開帆陰直到柴門裏

錢堆山

山盤若聚緡秋氣鑠烟紫中有蒼精出得非鑑樹千錢神能羽翼胡爲止於此相對卽西山曾無餓夫死

十七夜看月送客

秋懷唯耐酒酒伴借輕離且共此宵坐月來猶未遠
絲流呈露菓香散出輪枝好記秦淮上徵歌一棹維

懷柳陳丈

幽尋屢不見行路忽相接慷慨平生懷欲語反成結
別向山中卧惟對山中月明月亦何常如環復如玦

賦得秋鴻送鄧孫

颯颯寒意動翩翩征羽邁離離渡鶴關嗷嗷辭龍塞
關塞防秋劍戟森橫天殺氣結玄陰雪邊曾送孤臣

目月下還催戍婦砧砧斷何時得授衣目盡難繫帛
書歸湘江水闊呼群疾衡陽峰高相背飛飛飛影帶
吳楓落回首黃雲暗沙漠客子少年輕渡江渡江始
信江南樂

青白泉

兩泉同一寺青白各自好幾寒人汲稀寂寂山花照

可惜

出門即是客况已渡湖遥可惜藤蘿月看人卧寂寥

水西龍渚石崦上虎山橋夢去渾無着秋殽集夜絛

夢覺公

旣知生是夢轉以夢非真一別爲長夜相逢忽又晨
渾雲滅寒影山月下秋輪攬照明光裏空悲有髮人

望湖亭

望湖亭中人望湖望湖人去亭亦無荒磯貼水蛋長
蘆寒雨蕭蕭落雁孤

送沈予令先生之官嶺南

老成殁主眷三命下菰蘆離鉞催星使郵籤遞海
大性成崇簡淡驂擁戒闕呼頌橘先經楚攜尊共出
吳帆征秋似馬猿聽夜如烏倚重當關鑰便宜假漢
符嶺雲連百粵島日挂三珠燕子去時去梅花無處
無縮情偏在野臨別且傾壺好憶空江上霜楓紅幾
株

虎丘月夜尋聖僕

自有此明月酒人猶未開最憐今夜好人盡月初還

雲陰石上水霜氣寺中山襆被尋君處龕燈照一灣

看菊田家作

城裏秋爲市花船半入官田居人不到只種自家看
近垮防鷄援分頭插棘攢阿翁見女共無酒亦成懽

太湖石

陰精結玄寘鬼怪百千狀淪沒洪流間一出甲天壤
好事疲民力椎鑿元氣喪所存悉神物鉤帶不相放
鷙霆宿幽隙仙雲接高曠昨游九月盡水落石根剩

覩止無吝奇更得陟其上古蘚深一尺垂藤十餘丈
谽谺磐積土隱隱蓮花相何當盡洗剔高央湖心浪

送梁元珍還嶺表

闔閭城外樹才見幾朝紅伯通橋畔雨相送一帆東
家近嶺頭出海寒烟市空劇憐交臂日已是別離中

靈源泉

一源何處來却向此中出一歃疲瘵起方知是靈物
梵搆自天監泉名已先立山僧廣上善世與人人汲

雨中九日賦得遍插茱萸少一人

蕭蕭颯颯動秋菰風、雨登臨事有無佳節又來催綠
酒故人相問隔黃壚氣昏山閣僧鐘冷影斷江門客
雁孤滿著茱萸不堪把只看霜色上頭顱

十日莫釐峰會集

岩嶤峰路出叢林濕氣猶含橘柚深自許幽期移節
序那知絕頂與晴陰茱萸短鬢看如昨風雨高吟攏
到今天浸五湖空蠡宅地俯三郡砥鰲簪波間集下

聲相觸石面雲生席半侵望去轉憐無處斷老來消
得幾廻臨全收返照秋光淨忽送輕寒酒力任細素
兩忘聊一笑飲中誰不是齋心

夜

未黑月先到閉門秋在家亭亭壁上影種種籬間花

李長蘅將之武林見訪吳門客舍同過半塘賦
此爲別

面對不相識許心幾何年共此脫粟飯赴君西郭船

秋殘半塘上日落阜橋邉無能淹適越還向酒壚眠

訪王德操隱居

得共曾來者移舟逕到門短籬分碓舍幽菜亂雲根
晚食禽雙下秋風榆獨存任春子亦可交誼與君論

虎丘與包彥平會别

湖海聞君名已老把臂那知比子少城外青山明月
生一留一去皆同照照處花開鐵樹高茶烟片片由
僧寮榜人醉卧客相送獨自解維斟酌橋

燈下看菊

日日問花去歸來空醉眠那知好秋色只在小亭前
幽賞恐不足明燈照孤妍來朝深閉戶但送酒家錢

同伯傳晚酌元熒水亭因懷郭二

山亭半在水列岫正相當鳥路田間去帆雲樹杪翔
懷人隔秋渡開酒話斜陽有待看紅葉應遲幾夜霜

籬落

巖棲容慵慢卒歲少逢迎所喜籬落間亦多山水情

風吹木葉萎的的孤花明尊罍置卧側起坐還復傾

郭聖僕紅絲石研歌

漢武射蛟蛟不起蛟氷片片凝紅髓伊誰斧取作君
研拭手還愁化爲水水霧重重浸月痕千年殘墨繡
雲根素絲不斷繞三匝又若組織須天孫君藏寳研
幾盈櫝下巖青紫羣昌綠一朝得此堪盡廢赤帝發
靈鬼神哭神物由來好事傳連城巳享中和年吾家
仙令務高識中心好之不能得願擲丹砂一百斛更
乞青州二千石

懷張子明

老去慵題書逢人常問子以爲湖上卧亦似溪中漁
一衲支寒早雙林踏月徐别時吟五字風韻自蕭疎

薄暮放舟湖上卧看秋色

漲平霜降後日落烟開際山葉照深淺江霞攪空翠
扁舟蕩無偶殘秋獨相對言從水上來却向林中睡

初冬月適園看菊同孔先生得春字

季月已更朔始看時菊新兼之霜後暖花氣靄如春趣得竟忘我酒開應待人竹間書屋裏一種淡無鄰

聊城箭

魯連先生高潔人寧蹈海波羞帝秦燕齊兩鬪事旁午先生不得冥不顧一箭如從天上來將軍泣死聊城暮暮色蒼蒼陣烏呼城中芳草幾荒蕪尺書千古懸日月世上空傳金僕姑

博浪椎

祖龍毒焰熾海宇六國縱横無一旅子房儒怯如婦人壯士金椎力能舉博浪沙中一擊時遂令千櫓起畚畚大索乾坤不可得唯有老翁潛識之之人以前亦何有五伯之功屬屠狗

邯鄲枕

邯鄲之客同舍居爲語困阨多嗟吁囊中一物忽探與所遇悉從心所如遇極其榮未生隙主人巳索囊中物茫然相失不知處彼復何來此何去由來枕上尼平生高枕何必邯鄲名

虎丘尋陳仲醇昨日巳行

委蛇衍澗道復上生公臺欲攬孤雲住偏逢一日來空香水浮出野色風吹開竹裏尋僧語送君猶未回

鐵佛山房夜會姚百雉君左賦別得疎字

山氣入寒初披烟摘短蔬兩逢一姓客同借雙林居水滴蓮花斷星搖竹樹疎若非看竟夕明發更何如

別郭之寺居

住久若安禪山花開一年中林忽到客行丠幾無煙寂夜此相對別懷俱黯然題書應自慨歸信口能傳

偶贈

楚服蕭蕭無綺塵幽懷耿耿寄雙鸞曾緣五字知名媛巳是三年避酒人奁月影揺江上練瓶花香動臘前春只今市道論交日媿殺蛾眉一片眞

送羅廣文季珍計偕北上

賦價應先貴上都一氈離色動霜蕪江岑寂寂湘靈

瑟波月盈盈海客珠白野風嘶朝秣馬濁流氷合夜
聽孤鴬花對酒當三月山水諭交隔五湖相送莫言
予獨後心旌揺曳出王途

寒夜泛秦淮

枯柳不垂烟蕭疎古渡邊寒生霜落水光動月明船
客夜獨乘興倡樓多醉眠衆聲歸一寂空擲買歌錢

別濟如

歲晏客愁侵君能慰我心霜晨或共出月晦亦相尋

幾聲牀頭甕頻驚巷裏砧明將理歸楫欲語更沈吟

宿吳門

市聲喧盡寺風淵寺火青青照夜寒歸到吳城猶是
客雨山殘雪夢中看

渡石湖

風攪帆陰亂法幢山懸塔影墮吳江白鷗慣聽橫塘
曲來往飛飛自一雙

日暮山寺問梅花消息

月落水浮氣山寒應乍回獨居恒簡出生事及尋梅
但有僧知得曾無客到來幾枝雙樹外一歲兩廻開

聞松風

山香氣若鬱忽然吹復開人烟四野寂唯有松風來
謖謖滿清聽蕭蕭生暮哀於茲慨所性嘯咏臨高臺

聖僕伯傳看梅還虎丘因寄丁南羽秦京姚百

雉君左

鄧尉山中五十里蔡仙洲畔一千家春風作意橫吹

雨湖水蹴浪高於花三客乘春發春渡梅花落盡空
舟卧香魂招得寄情人白雲窅窅真娘墓

贈德操

無日不懽然客來猶自眠會當修禊後詩在永和前
花氣薰爲酒山光冷壓船到門幽草遍一徑踏春烟

送伯傳游黃山

此別有寄攀君行我閉關帆前一草遠衣上落花閒
雲懶應堪托春忙莫共還問岐雖白叟恐未識黃山

孫熙隣壁上畫松歌

徂徠山中曾見汝一箇壓枝千尺許忽向孫郎素壁間夭矯生風作龍語畫師老筆胡共逍神奇不數張僧繇他時煕舉恐飛去蒼藤纏縛拿雲臂

湖中別聖僕

春湖一胡滿春蒲一胡短時烏鳴嚶嚶新楊綠苑苑日半帆陰直風柔浪花暖相對自生情將離復誰綰雙艫忽向背行行入煙遠

懷張林宗

憶爲雲水別幾度春風生有客尋南舘知君去北平高霞空旅燹殘雨動交情一出思玄賦無人學長卿

花落

花開儂不見花落儂不知儂來花落盡看作未開時

寄懷曹能始先生

別時蘋鶩渚望處極蠶叢字折三巴水書迴萬里風編氓得司馬屬郡有文翁雖在煙霄際不離山水中雪殘岷樹綠雲出廟花紅曉轍初還北春帆又指東何由爲楚客相與醉郫筒

答周公美

春來何處看春山知我春眠在此間遠寄一牋雲裏膀未移雙槳月初彎廬中草暗空原暮水上花飛獨樹閒風信作寒頻中酒不堪啼鳥自關關

吳六

幾晨披海霧幾宿傍江霞投止難容寺歸來不住家

血枯書貝葉戒破飲梅花相訪何曾見入雲歌采茶

王百谷先生挽詞

子然一病叟貴屈千乘侯居然四壁立名在天上樓多士善家法小郎亦孝獻孝生後二世且越湖之洲不但借齒頰心神每相求哲人今已去胥江水空流懷中有敝刺來從九京投生交固易定如新悲白頭既死結志年千秋以綢繆

過金德父墓

相送心曾到言詩路不迷草齊封鼠起山趺浪痕低片石看人拜孤花奈鳥啼夜長誰慰藉應有鹿門妻

哭沈子勺先生

臨别那曾祖路闊相思頻得夢相呼養痾寺裏官何事渡海舟中石也無一片發歌風動遠三聲猿唳月明孤青楓碧柳迎丹旐昨夜江頭幾樹枯

雨中懐訪公

詩人無定所行脚遍他山歲除空一鉢獨自雪中還我欲遠相訊春來曾未刪不如風雨意日日到禪關

雙燕離

雙燕飛雙燕棲一去西家東一去東家西柳風吹香花自迷花自迷不相見春愁冷閉宜春苑

范東生自蜀遊楚還越將過湖上

雪流隨處滿帆掛楚山低一聽鷓鴣唱何如杜宇啼江草春相遶江雲莫不棲遲君五湖上幾宿在苕溪

送鄒舜五游茅山

於此曾懐汝寄聲空外聞遇游今過我獨自握靈文花月明春澗松風屬隱君短笻無不可觸處即仙雲

獨往篇原序

河南張民表撰

往予游迴瀊十日而返人曰子亦問飲酒及茶者乎酒雖美一飲就醒則裴倚同味矣茶雖甘一飲沃渴則斟協清品矣予之游也得無類是乎夫片石之峪峴半泓之澆濟也鑄门之爐錘不飛一斛經心之纂組不斷一絲然後悉冰石之狀盡水石之情得水石之趣也予曰罔象拾珠為不用明焉飛衛學射為不用巧焉呂梁汨泿為不用力焉商丘礪石為不用智

焉遊於水石者安知水石者也化人中天四夢王氏夜雪還舟予以十日猶覺扶搖非遠汗漫非久矣清暘旭景長鏡牽光螢絮蔽花開靚朗艷吾之游心和以暘也鬱儀裁娩馮夷洗練萬籟消停孤明獨湧吾之游心寂以澄也細雨奔波蕩雲罨樹沿深洞熠擊汰空寂吾之遊心閑以冷也欹枕啓牕周旋劉攬碕迴天谿萬頃淼溟則鴉爽之五湖也浮雲横紫玉色滲人則湖上之洞庭山也縹渺無垠若來若往蟠紆

成象乍顯乍微中似有句而未呈口似欲言而未肯及於白下得葛震甫閱其詩吾知之鄉者洞庭之上矣葛震甫洞庭人

獨往篇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上谷張　居如磐校

雪夜懷秋潭上人

幾家驚瞻早開門幾處人歸失舊村白卷屋茅風獵
獵樹凍連雲花夜發吾師此時宿未曾䙰褷破衲挂
殘氷一鐺折足寒無火聽盡啼烏獨吟苦

響屧廊

君王得越女憐貌復憐聲爲廊帶別舘花裏出盈盈
冶步揺春去文楸雜珮鳴後塵誰得躡空窺至今生

一月

一月閉門臥似與酒人絕春風不曉事吹落花上雪

壇上與刖生實甫寓目因懷女廉仲和

日夕幽思起野雲歸未曾歘來同踞石險處已懸燈
片影擲輕鷗雜花粘古藤美人春共遠烟浪碧層層

[illegible]細雨

絲絲織織殢朝陽相識東風欲斷腸吹上酒衣春一
片半和新綠半新黃

送羅季真宰霍山

數載未一識溯懷唯好音又爲民社寄終負水雲尋
背雪移青舫乘春抱綠琴只看桃李樹迢遞接棠陰

題蔣昌肆壁

女年未三十淩落竟無此昔交盡婉孌多半爲情死
肝膽曾幾人按劍忽相視子身更誰與一肆正臨水

雖之當壚姝已得垂簾似時維春夏接家家燕新乳
園空桑樹白風卷楝花紫鄰蠲獲與禪自好足安此

寺中梅花

一株移取傍松寮月出東林不待邀客況似僧花似
客歲除相與到花朝

立春雨雪正交加自折枝頭供佛花別後看花好相
憶今年今日在僧家

徐朗倩諸子過余家園之吟壇眺飲日暮

往跡唯豐草幽情尚宛然會知開日好春覺酒人賢積水下空影孤村明遠烟歸舟渡不可風攪落花天

香水溪

窈窕一溪綠流出吳宮裏郎莫浣春衣殘香膩流水

郭三聖貽游燕不歸放歌以招之

秦淮夜半傾離酒君歌北風我擊缶縱横意氣荆聶間落魄行藏牛馬走幾度花開客上林上林春色厭春心當時同舍已歸盡唯君賣賦堆床金沐金散落

風吹雨那得音書擲牛渚蓟醪潔裂如井梟越兒冶容若燕女一飲一歌無旅愁肯念故人湖水頭故人久謝彈冠禹掀眉每自登高樓樓高不見邪王築燕南三月蘩蕪綠蘩蕪綠偏水烟荒戴勝將鳴陌上桑

舟暮與濬如飲別

引纜垂楊細傾罍躍淚平開情亦自得離况與君生春去不多日鳥啼無一聲指看歸路半山缺野橋横

客至

童子喜相報客來湖上村湖上雨新歇斜陽同入門

李維節梟先兄弟城南新居作

移居不出郭問路轉生岐雨白村杏遠烟清門柳欹為山因壁壘疏澗引潢池嫩葉初生蔭新流未斷澌風傳虛女曲絮舞謝娘詩二仲背余好孤標每自持聽鶯乘曉過詎報主人知

翠峰山居訪陳眉公

山開積雨後行拂翠氤氳未到客投處已無人語聞

閒鳴松偃瀑花盡鳥啼雲片石澗流上結茅知待君

采香涇

吳宮種香香滿山旁蹊直入山之灣美人嬌酣朝未起采香已到吳宮裏薌澤應隨美人歇城上啼烏復啼鵜只看一水劃山烟風吹野花香可憐

訊唯心和尚

短榻一燈照五湖雙樹幾自然開得計何莫病非禪澗鳥啼春雪山花出暮烟隔川將遠信因以誠名泉

再過眉公山居

遥看一片雨來始覺青山自與夏相得豈惟僧獨閒瓢笠雲水外語嘯松風間泉聲會送客珍重出花關

獨愁

湖上獨愁客雨山相對昏明朝出山去愁復與誰言

煉藥洲懷蔡仙

仙人或可學到此空茫然一方散白葦萬頃浮清烟雲車渺何許風帆忽來旋冉冉日西下躊躇湖水邊

望柳陳甫墓

昨臨楊子渡痛哭聞君訃今踏長干路未得拜君墓古墓新墓相爲隣野雲絮絮粘荒榛詩名難掩一抔土生前已是千秋人

雨宿土橋懷元熒

出郭披朝雨絲絲到夜昏但看燈一點不問幾家村倦客易爲宿主人聊與言予歘曾借此新竹兩三根

周郎橋

江左風流盡郎名寄野橋水流車馬度今日又明朝

歸湖上

久爲江上客諳得風波性今從湖上歸白髮對青鏡

寄龔仲和

濤撼秋廬霜葉乾美人西渡海雲寒欲爲地主空難骨不媿山祇自竭冠花舫具區橋畔宿苦編林屋洞中看別時纔繙猶堪憶踈雨吹香解佩蘭

寄汪無際

帆渡忽入遠遠雲猶自閒空思剪夜燭相對寫嫏山書去或未達別來唯掩關氷霜正如此能不摧心顏

同許元熒青溪夜泛

客夜及幾年共如不醉眠再開燈下酒同放溪中船霜柳難侵黛風花易失姸橋迴城礙月半影落湖懸

旅夜送吳六

行李何曾挐無人共去來客居秋補借歸路夜帆開江寂寫聲遠月殘霜氣催石門松影落先爲掃蒼苔

臘八日訪公訪不值

前年今日會坐客何紛紛把握正集霞飄散亦如雲今年復今日空山掩蓬華師還訪余來寻若爲師出天寒風色緊四顧愁人心邂逅不相值白花開滿林

送百先

無日不□見見即語依依捉臂忽生别骨驚心亦飛山雲暖蒸雪瀾風吹浪微還家有慈母先已縫春衣

待雪同黄伯傳龍伯英得埋字

開園雪意滿況與幽人偕炙酒坐相待攬衣時歷堦簌簌鳴亂篠亭亭立高槐今夕莫漫醉醉看籬根埋

過姚佩卿隱居

瀨淺維舟遠山紆引路徐相尋恐不見相見喜何如積雪村村斷斜陽樹樹疎門人共宿酒中饋炙枯魚歲事將歸客衰遲漸及寻松聲動高閣風葉亂飜書

升父元燮過訪虎峰石上

山晴丞借暖消息到梅花有客石上坐見我林中家空水動遠影野衣生片霞吟榜獨維處夜火明江沙

送徐朗倩

雨雪催寒盡林香漸漸還憐君别今日帶酒下青山野棹無人渡烟扉獨樹灣春眠何處問應只在花間

寄周公美

君來苦炎熱我衣正如雪且不知有生那知攬芳潔忽忽今歲暮蹇蹇丘中卧遥遥一片心日日江雲渡

寄蓮儒師

山笑水之涯林開帶遠沙每從居士出亦到酒人家相望忽新草所期猶繫瓜江春雪後渡因致佛前花

月夜衲公林中看梅歌

飲客不醉夜不眠打門驚起東林禪林中明月散如水冷澈倒侵梅花天梅花已放幾朝白客欲問花花笑客老僧曾寄雪中語長至之邊有消息消息沉冥臘復春却從月夕較花晨花月得兼兼得酒不妨來捨佛前身

出門

百日止酒慵出門一日出門携一尊何處花開不看
去何論山寺與湖村

夜泊長橋同斗一君照作

虹梁亘一里半入溪花叢縣郭浮居繞江門照影空
月冷春剩雪漁集夜無風語謂同舟客前年過此中

舟中寄養浩

一帆若鴛鴦一帆若飛鷗相望忽相失明月照獨愁

獨愁風夜起再宿蘼蕪洲羨爾先驅者何曾知石尤

弔楊烈女墓墓在澱山

楊家女唐家字郎面未識心先矢一朝不得同棺死
委曲三年畢終始山合抱樹連理三姑之祠是隣比
雙魂悠悠適於此青楓愁絕露筋耻

答舜五孝廉泖上見遲

月白夜難午風欲浪如屋我舟不敢渡且向蘆中宿
知君雖不遠置酒來高燭忽復開門出臨流一舒目

春渡懷郭二

片舸乘春去春禽語正繁偶經曾別處猶自黯銷魂
雨度隔花塢濤來平柳村漫游知已倦誰共老衡門

過眉公佘山別業十六韻

度水分枝曲飛梁接岸斜田頭起茅屋路口折籬笆
地稅先移竹雷鳴試摘茶午容傳木簡旋拉看梅花
磴歷從魚貫亭窺匿兔罝霧香迴冷氣雪艷染餘霞
納野疑逢遠山刑猶姓佘俯身親鳥坐徙步覺風遮

落日照人下入門如自家濕烟清澗爨香飯山仙麻
戒莫煩供具真偏陋咄嗟縱權過一石分踞得枯槎
醉墨邀雙玉春燈艷九苞碎聲調濩索溫語及蘭奢
披寫能相盡汪洋詎有涯還聞數里外小築帶鷗沙

舟夜憶梅

白石山中三百樹一樹一杯曾徧看今夜孤舟練川
雨尾瓶篝火折枝來
歸夢到家幾月上滿衣春雪帶香苔山妻詰問客猶

醉知看梅花何處來

至婁江追感劉先生

先生舉河南歷官嚴州司馬卒於官

一把入林臂如泚納於海一失桃李時春風不相待
偶從東郭饑百雉沉烟霧欲問先生盧空廬復誰在
欲問先生墓墓隔數里外雨哭下孤舟北面舟中拜
月且寄女南淸風滿嚴瀨

儀亭曲

侯潮館前風夜催潮不來時船不開不是儂船候潮
度潮頭會約報郎來

南湖夜望懷孔先生希明兄實甫弟不違姪

家在此山上纖纖如翠眉乍離渾不覺相望轉與思
月淨水還濯樹踈烟或披一春曾幾會已過梅花時

寄贈眉公高齋慧解上人

先生事法王客有緇衣郎鳥路盤危棨魚磬出上方
雲蒸山骨暖花落水田香記得留余住風巢對雨床

獨夜

春好偏爲客浮家獨夜情過婁潮月滿入越路花平
水棧僧歸影風村犬吠聲數峰新漲裏看去轉盈盈

烟雨樓同君熈作

烟雨樓頭春乍晴鴛鴦湖上鳥嚶嚶中浮片席空三
面斜抱千家截半城漁網晒來風柳變酒船搖出浪
花生夕陽慣照憑闌妓一抹遠山紅袖明

百先雨宿齋頭

一日晴未足十日雨如瀉勢央太湖水翻我松下屋
君來始開門未夕舉燈燭留懽何所有有酒十餘斛

稚孫歸

林中相送去曾賦秋鴻詞花下此携手恰當春艷時
病得我偏念遠歸僧獨知園池久不到魚沫濺鶯枝

雙姝吟爲戴君賦

鴛綠翩翩不單宿邪溝妻冷蘼蕪綠得逢君子結情
絲合盼昊艇當金屋泛泛西湖花月春西湖花月盡

生塵昨向雙扉門外度傾城爭識再來身

曉色

新鶯喚客起宿酒尚盈尊原野不堪望遠烟猶自昏
紅淡西牕燭白來東郭門門前楊柳徧離緒轉難言

秦以德湖上答詩

每懷千樹橘中有幽人居忽接數行字是君前歲書
春湖豈難溯橫棹且躊躕浪頭花信起二十四番初

江行見燕

燕子歸來我挂帆江頭暫見語諵諵愁緘遠信村將
寄香雜新泥莫浪拈萬里烟濤春去國故棲門戶晝
垂簾卻憐送別無多日風絮毿毿雨鬢粘

、徐日方水亭雨酌

結宇蕪煙際披紗柳浪間新鶯同客到微雨挈春還
呼取隔籬酒看他何處山重來須蕩槳荷葉已斑斑

在澗齋

幽人住南澗澗水屋上竝濺瀑雜嵐氣清冷沁山骨
問為考槃詠抱膝對暄日客以飯芹到松烟正炊濕

舟臥

塵勞委支體買舟如買宅舟中只合睡忘語亦忘食
截天風雨來驚我夢驅策起視菼不知朝暾已昏黑

聖僕客舍喜會林二茂之出示鍾伯敬詩

自卜城外居兩度客城裏雖為一城隔無日不來此
飲矣復將夕得我林叔子叔子數年別把握具悲喜
朗誦鍾期詩移情海波水露坐天風下空涼酒門起

抱關警客散擊木響無已戲語此關設豈為我與爾

寄雨公

以爾願初畢一瓢行脚寬那知出世法不及避人難
雲月千峰寺香花五戒壇微吟雖自好或得寄余看

苦熱

苦熱不可釋却來樹下坐日落潭水中精光射如火

送陳徵君歸四明

秋風戀徂暑吹動水烟熱與子結新歡孤懷耿將別

言從若耶去路指鏡湖月散疑蕩扁舟荷花櫓前折

濟如過別湖上

早來湖上棹莫是散秋暑呼酒斫霜鱠樂此菰蒲渚
忽言將遠離風吹白鷗起今日與明朝相去五百里

山中秋夕懷弟實父

日月上高樹光滅巖中燈草蟲亂無緒忽焉鳴裂繒
酒氣散清露露坐偶良朋念爾飄零者一如雲水僧

姪子九素軒成時喜舉子

豁然高樹下一舍啓秋夕阿季善居此繪藻謝皆斥
予言太皎皎無寧守其黑待看襁中兒翻鴉滿空壁

寄東生

抱夢尋君君不知夢殘無奈轉相思伍胥門上夜三
鼓十畝園中星一池

秋陰

西爽忽自晦不知朝與昏井上半殘葉湖中無遠村
桔槹幾日罷晨飲相過存雲淡一如水野風吹到門

寄懷李九

思君夏之日日在東園東泉漱松根下石搖潭影中
睹恭來木客司果有徂公昨夜秋聲起帷褰栗葉風

為茅止生悼亡

佳人可再得再得寧復佳愛流亦易斷并刀難入懷
仙去豈留裙燕化無遺釵如能九幽照明月終當埋

秋夜坐雨懷孔先生

湖口雨將夕人家栖水禽一燈相向說兩月未曾陰

忽復散空響自然生遠心隱居知卧早門掩秋花深

翠峰山居眺眺臺上有懷

日夕井氣上臺荒莽烟翠懸棧出重屋諸峰盡平覜
晴雲瘳作雪青松蹋如薺寒暄稱衣袷風氣屬秋季
坐與藥師偶痾瘵得無累徘徊寫深情孤隼落山背

登句曲山寄友

春霜頻雨厲花晨絕頂生寒綠未新孤眺劇憐無處
斷昔游多悔未成旬林中木客吟山月石上先生記

海塵松寫野絃泉寫玉不堪遥寄賞音人

送女衡截郁登泰山

全魯植一山東以海為沼天地直相接日月無間道曾封七十君亦復禪云云漢端既洽德泰碑獨無文行行杪秋去一路巉巖裏風舞松栢林白雲如浪起

明月篇

明月明娟娟未已忽盈盈朝朝却向閨中落夜夜還從塞外生生處那知落處愁閨中塞外一輪秋狄風

陣急雲爭度秋影無端帶流火昨日蛾眉人今宵面如土古人不我待今人自成古今古何人不照來人間何處不徘徊徘徊當素魄脉脉空沾臆豈無一夕歡但有向隅看歲月離鄉遠關山行路難路難行不息鄉遠無歸翼石上千推搗練聲機頭一片流黃色搗練復流黃年年枉斷腸腸斷年年君不見只看明月如君面

閣夜懷姚珮卿壽卿僧可南

小閣似漁舟濤聲閣上頭有懷空竟夕何况對窮秋雨磬沉雙樹烟燈照五浮不知啼去鴈曾下白蘋洲

寄懷金伯獻澗上

在澗足幽偏秋聲共一泉慣喧松雨後亦繞菊籬邊微瘵堪為適孤吟得自然度湖曾訪處帆影拂茶烟

、月下看寺中芙蓉

艷艷拂烟新相看或未真何來蕭寺裏一似楚江濱根淨終皈佛粧成不嫁春月明霜落夜空憶采涉人

登翠峰新閣懷眉公先生

新閣已歸然來登日子早如在深澗中倏忽天地表振展躡空翠憑闌俯腾鳥太湖開一面直可見三泖憶與先生別於茲藉幽草

湖中

日沒烟霧深湖中山水黑挐舟出菰蔣兩棹互相擊問予何處來同是浮家客

賦得雨中紅葉送鄒舜五之泖上

雨晝接霜晨山山秋色新獨憐搖落樹偏管別離人
冷路吳江上孤村潑水濵臨岐題一葉沾濕奈情親

遂園雜詠

石影池

片片青芙蓉出自仙人掌日照滄波間倒挂珊瑚網

柳幔橋

烟縷麴塵色織織覆朱闌彼美過橋人風吹春不寒

敲月亭

踈鍾敲月落聲在月明間月向空亭照幽人獨自閒

薇柴

綠刺引晴絲紅香蕩輕霧主人欲留春障斷春歸路

斷香徑

一徑出花塢委蛇通夕陽花開香不斷斷處始知香

松墩

甃石亂無次高高積寒翠一鶴懶應門每來松下睡

篁塢

塢深唯種竹見竹不見人中有新鶯啼始知今日春

趙侯幢

我欲訪糟丘還來問趙侯一幢如併借銷盡此生愁

明生至

憶別泖湖上獨行愁過橋傳聞歸幾日把握自今宵
寂寂遠香度微微空露飄無言惟勞苦白月在山瓢

賦得秋帆送端卿

宵宵向空碧飄飄誰與同天長一萬里是處侶漁風

忽復片鴻外獨明殘照中離魂曳遠影愁入沚花紅

雨亭對菊懷仲和無際時一公衲公至

去年開菊處得得引烏藤忽又見秋色竹關空自凭
短籬寒寂夜疎雨濕孤燈蕭瑟無端意賴茲來舊僧

送恬公東渡

出山何草草曾對幾黃昏落日照行脚白雲空寺門
挂瓢半死樹乞食三家村只在太湖上水田吹浪痕

月下對菊送弟賓甫

澹然延莫色不厭菊花叢秋盡疎籬下露溥明月中
在家無爾我出門有西東更深賭又促愁殺嗷離鴻

十月十日看菊孔先生家

重陽過一月看菊此軒楹幾頭皆傲色多半未知名
轉覺主人好兼之風日清余家籬落下尊酒負平生

晚香亭月下懷聖僕

霜輪一何姮皎潔出庭樹樹孤光滿地寒水不生霧
吾輩兩三人各以影回顧顧影復躊躕豈不恐衷素

清淮夜潮上宵宵月中路知君神亦馳來往或相遇

俞仲茅舟次喜會李本寧先生

冽冽城上風湯湯城下水水風自相激散作吳閶雨
吳閶塞舸艦余舟泊如蟻不與故人別何由會夫子
夫子百世師奔走天下士大不失須彌小不遺碚礧
幾時渡江淮幾日在於此欲為少盤桓後期良有以
或將長干雪負瓢從杖屐

送無為

一身多難後皮骨盡皆空況此沍寒際遽然離別中
辟林如片葉度月帶孤鴻莫作廬居夢松門夜夜風

哭愚公

去年七月誄吾父今年二月誌千古我痛君痛無兩
情君病我病異死生訃聞忽度太湖水天地半壁東
南傾有書克樣子能讀有母龍鍾為兒哭素帷黯黯
一燈親遺貌仙仙寫得真世上易為長別苦莫來重
現宰官身

、送衲公之彭門兼寄寶甫

落葉滿風寺亂禽號雪園獨持空鉢去何處乞朝昏
野何荒殘燒河堤積凍痕倘然逢阿弟已是到彭門

鳩峰送萬二之泖上兼寄朗倩明生舜五

特地一坏起宛然泖中央與君別於此對酒情如傷
寒水照荒路夕風來寺香平生三三友相憶在鱸鄉

冬至夜

至日明朝是孤舟此地逢恠他燈對[illegible]照我衲龍鍾

踅出關親扈長征昧所從打水誰急渡寒響答村春

至白門懷介孺兄

莫以君爲長子衰覺更殊向同愁一綫今各有三雛江寓那堪飄山田不稱租來從白門飲又說過蕪湖

逢雨公

廌亭亂如髮薙却無一粘物累苦如茶嘗來同一甘已除世間籍猶在世間住放脚白雲生回頭山鳥去對面不相識居然行路者昔朔非夢乎今逢亦夢也

陳志玄挽詞

相失知何地風吹滿面塵自騎燕北馬不見淮南春脫家百口累從死一官貧積雪高新塚啼烏感夕隣鴻泥留跡處鷄絮泣江人泉壤無朝日厭厭得醉民

入山詩爲圖南宗侯賦

入山惟恐不山深深入山山難得尋拂衣花滿霧香濕抱甕松根雪澗臨草芳春莫未寧倦蓬户朱門無兩心一自白雲招引去手栽青桂已成林

鷄鳴寺送周六端卿朱十四文台還山中

山開城畔寺聊寄客中餐樹落湖心影堪從枕上看相尋幾日見爲別一年殘奈我還留滯氷霜獨自寒

謁談季會先生賦投

宇滅懷中刺投君許見之仙曹在天上何異入林時溫語從頭問清風滿面吹鍾山高積雪相對碧簾披

小除夕七里岡店宿

歲杪還行役投栖野店空牛衣夫婦對旅况主人同

爨壓危簷雪燈吹破壁風一冬更漏接都在此宵中

鄭翰卿挽詞

一拇窮交淚臨風爲爾揮白門無日見烏石幾時歸越客初逢晏秦廷轉妬非才名是何物終累薜蘿衣

馬上逢徐日方

脩坂入河氷枯楊挂山雨此地却逢君匆匆不多語馬上雙玉童光輝動眉宇明日到秦淮羞殺秦淮女

半塘懷李長蘅

廢刹斜陽樹葉吹風滿田不堪蕭索裏曾是別離邊
去去且游越行行還入燕雲寒雪意苦何處孝廉船

看劍歌

風颼颼天地愁練水一條凝不流寧為熱腸死不受
冷眼覷千秋之物有於此千秋之人幾知已

安小范先生訪湖上不值留詩見贈次韻奉答

翩翩綠鵝似樓居飛渡湖西即問于路入野蕪山雨
細樹殘秋葉水門虛未能炊黍先廻棹不待籠鵝已
得書若弔仙人舊棲址銀房金竈冷丘墟

丹陽作

江流河流決如矢曲防新築巘巘起雲連粉堞雨垂
城風嫋絲楊三十里小時行遠不知勞毎向長安過
此橋衰鬢還騎欵段馬春泥滑滑雨飄飄

牧童詞

牧童不識字卩投田中曲一唱柳絲黃再唱草根綠
日落卧牛背雨至滑牛腹雖日不須歸村村有茅屋

燈夜張有光諸子會周端卿家得君字

啓筵燈閣裏到客已醺醺鸚哵半嶺發雞號如晝聞
花枝歷酒甕春絲結空雲此會誰年少周郎却是君

范穆其雨中渡湖見訪

春寒草未綠寂掩山中扉湖口一帆落是君疑或非
坐來無所問別後可曾歸風遠雨香細隔花吹濕衣

雨坐空響齋喜八公至

素壁有雲氣二燈明遠烟樹暄生夜寂花冷折春前
衾枕若臨澗尊罍半飲泉子然方外友來作雨中緣

吳居士招同金斗二虎峰石上看梅

一春將過半今日看梅花花杪石堪踞松深陰不遮
風來泉香國雪落幽人家巳夕何曾覺酒邊新月斜

賓父弟訪寒山因寄趙四凡夫

數里無鷄犬一山藏曲池到來花事過只覺春風遲
供石千燈裏存松六代時髯郎于阿弟相見可論詩

郭二得舊竹杖甚奇把玩賦此

先輩何人倘黃玉圓澤子癭古而樸冷光如水濺人
目落君手中心愿足或尋花去闖深曲剔破春雲幾
層綠或看殘碑倚摸索竟日不坐夜不宿百年過四
尚餘六五岳三山此相逐惟君加重我為易君不見
葛陂之龍鄧林木

柬等慈 有引

等慈師曾約看梅菴中予不得往師復出山來會
郭居士家予過居士師已早去時風雨生寒把盞

竟日臨別賦此聊寄所懷

侵晨出郭門底夕對風雨不見素心人緣尊空自舉
曾聞明月中寂向梅花語客將襆被來幽期無負汝
梅花落已盡明月復如許春事何蕭蕭山行獨踽踽

得卜伯符昌邑書

使君臨海邑詎少簿書煩何事廬居者猶然得記存
山深寒夜火江碧斷春魂欲作匆匆報平安不忍言

雨夜同聖僕長干寺送鄭四君熙

柳色明朝滿愁生隔夜新同君遥出郭行路已無人
把握在俄頃盤桓才浹旬奈何方外雨又是客中春

過魯波臣淮上居因乞小影

雨中曾別去今復雨中過已覺歲時遠轉憐丘壑多
置予堪在此問爾欲如何不然湖水上隨意攬煙蓑

過國華王孫園亭尋梵僧因會孫伯覲伯觀

交數年於此始面即有宣城之行

帝子園林花木新居然舍利國中春過從得所元無

想邂逅逢君卻有因隨意盤餐同餉午及時風雨在
江濱敬亭山色愁相望明日清明客路人

送徐日方北上公車

山人不識燕山路每看雲氣天邊起今向天邊一送
君燕山去去三千里風吹柳色過江綠染卻春衣似
春水明春此時歸未歸歸時應換別時衣

冦園再送日方同生予聖僕肇禧

祖筵開向阿誰家門掩春風幾樹花曲巷小園斜影

照鷂鴿飛出半窓紗徘徊轉折幽房側天上人間此相隔博山沈水裊輕烟煙霧中人半于識如酣如夢復如迷竹肉和作新鶯啼使君陌上桑初緑公子天涯草未萋酒後却嫌燭不滅日成無那人將別脉脉閒情片片愁秦淮流水盧溝月

贈楊校書

十三埋長袖十五厭高髻問名知行幾於世豈能雙鬬草向南郭折花臨東窓微風動秋水初月漾春江

雨公寄松花酒

予家茅屋松陰中花巻黄霧空濛濛年年此時熟烟火飽却儘意還春風何爲城市日奔走日暾馬頭塵數斗山僧忽漫寄松花愁殺春殘未到家

來燕亭爲湯使君賦

宛然村落中半出杏花叢花開新燕到相與爭春風晝影斜翻紫晴泥濕綴紅江頭有消息來報阿家翁

梁園讀李孔凡遂園集

昨日醒君酒今日醒君詩詩中何所有盡寫園林奇園林之奇不可盡石色古蒼水色嫩花光的的蕩春目松聲颯颯驚秋鬢我不願爲客願得爲園丁除却犁雲與鋤水一編細和松間亭

三月三十日留別張子明溪上

幾重溪上綠一雨一看新奈與丈人別更當今日春氣寒先麥候風苦足花旬對此益堪老已緜那得龔

得園尉書因感易之

睽孤十九載顏鬢不可索但看吾鏡中應得爾相若忽寄遠書到讀之淚雙落感念潮陽君生死竟誰託

送景如上人護藏還蒲田

白馬西來後人間貝葉開汗牛東去日海曲蓮花栽行路出雲木護法持風雷無論幾千里到即是香臺

細字詩贈鄧君彰甫

羲畫以前未有此羲畫以後此亦無閉目養明數日始得見只覺秋毫易數春芒粗我有八角扇半寫五

吾滄洲圖願取一角爲我書三都

春暮白門聞新鶯懷孔先生吳居士鄒六郎萬

次君蔣甥閔大訥公舞弟

出門柳絲黃漸看柳花白韶華曾幾何奄忽盡虛擲陌上新鶯聲却於今日鳴身藏不可見宛轉客中情客中情最苦青山有安土一一故交親爲予愁暮春

稚孫病寓勝公房寄訊

汝病今何似予憂未減前去家頻借寺積日易成年

芳草獨行藥野花相對眠床頭春甕淺莫惜畫叉錢

別郭二

客游五十日所作者何事將欲與君別爲檢篋中字一日不相過計有一歲至

哭張後之

赫赫上蔡公吾道久尸祝長君世其業藝苑張之鵠結交豈無因世短別何促昨聞西州訃來自東林足此生無再期贈語空在握出門浩茫茫北向野雲哭

出白門諸故人送之別復登土岡上相望良久

悵然書懷

客子將出關昧爽集親故携手與行行行行拂春霧春霧濕春衣去住各相顧相顧摧中腸既別登崇岡遠近可十里霧開塵復揚僕夫向予說前路一以長繾綣乃如此恐非還晉鄉

舟中懷王元直二首

別君之日君有言今年三月會都門開歲芍藥不見

而空棹一舟歸舊村

柳絲千尺掛江頭肯放殘春送客舟不是我舟牽不住恐君先已到蘇州

四月八日經堯峰觀英湛川師

不見說法時猶及涅槃日自此閟山龕誰爲進佛骨

睡香菴詩小引

菴爲孫伯觀供佛處中有花俗名瑞香伯觀按廬山記以定今名名其菴自爲記

曉渡

人語沙中起曉光湖面開草帆風不飽緩緩看山來

惠山僧寄泉至

空明一甕泉來自梁溪船隔雨動秋聲閉門生野烟可從白石供可結青松緣不問何人汲無非水月禪

送寶父弟入燕

春風日送別春盡別未盡此別非他人他人別俱近迢迢幾千里城闕互相亘巍巍聖人治遠法堯與舜

洗耳飲牛徒翻然以思奮予志女所知女學予所遜從此兩分張努力自爲信

藤架

引藤聊作架樹空恰能遮亂影掃危石碎香吹白花酒眠重一幕村落過三家自許來幽約無妨晝雨斜

舟夜獨酌

吳江明月出照我烏程酒酒盡無處沽明月空在手

對竹吟 有引

[illegible]危夫山中産一竹歧尾雙秀若張公瑞麥然由中百歲翁未之見也聞宣和間有對竹亭亭即此耶朱髯公過而奇之肯以筆墨傳世上予爲此君擊節歌詠

雲傾山迸雷轟起新篁秀出如連理稱兒雙雙脫錦棚仙鳳翩翩搖翠尾翠尾搖風生夜香錦棚脫玉帶春霄欲同一醉龍鍾看五月十三來舉觴

飲石榭

聚石坦一席剷雲橫作梯樹頭漁罟濕花下釀房低

杯舉竹香洗枕衾嵐翠携斜陽扶醉客徐下水樓西

金伯子過訪

別遠無書至傳言未可憑歸來即相見枯寂果如僧但許留齋飯居然斬葛藤惠山方寄水手自爲君烹

竹山

山名大小竹石上生琅玕影翻雲日翠聲戛波濤寒除却五湖叟誰來尋釣竿

題朱季良湖上草堂圖

三四楹鷗畔起片片雲帆來屋底波添柳汁幾千斛山抹黛煙拖燕尾朝傾沐夜不燭山光波光眼中綠我亦有廬湖一曲年年不見長新蒲憔悴征塵空羨圖

杜鵑花

山花何自苦却以杜鵑名見即春魂斷無煩月下聲

雨日

陽光不可掩倏掩倏復開一月自爲序半山多菑雷晒帙收莫及出門行且回園丁相謂說已過熟黃梅

墻陰

築石斷樵路遠泉惟暗通青山十步內白板半開東枚脈怖夕鳥雷留愁夏蟲幽人便來住不獨王君公

思夫山

此山郎所住嫁郎如嫁山郎去山不移結思湖水間

雲深閣此宇一遷何其迂樹木借隣有賓朋曾到無洒撲雨香細人同山貌癯尚勞培坎力不及愚公愚

懷公美朗倩

引望無方遠勞思益夏長兒當捕蒔畢雨綠滿江鄉戒受惟容酒書來尚累糧裴生往還處寧獨輞川莊

送葉茂卿

五月江船少榜人多寓農蘆中自風雨水面爭蛟龍夜語向諸弟客衣添幾重遠殷來玉珮川女或相逢

短簷

霜芽自剪拂短短帶松垣炙背只在此隱情聊復敦雨斜燕壘濕花亞蝶衣翻樵牧乃吾友日西來扣門

見月

夜夜空山雨淙淙攪醉眠那知月無恙還復向人懸地白光欲來火青陰獨然所思千里望惟恐不同天

雨後過孔先生不遇歸過諸路班荊籬落各賦

四 詩

求及熟梅候陰晴五朝昏適值雨點欹來扣先生門
應門語方出不遠人家村解衣向前路果得如所言
斜日正相照班荆籬竹根

綠石山

湖上春水波洗出雲根老東風着意吹無隙生芳草

張山人碧螺峰社集雨中

簑雨綠蕭蕭山溟水復樵誰非不遠住會却待君招
海樹忽開霽地雲如湧潮此中無夏日高眎酌天瓢

東村

曾聞東園公住此不復出年年開白花猶是漢初橘

毛公壇

此公得道處山骨何其清草木日與習毛羽自然生
不作子孫計因削版籍名世上多仙塚登壇空復情

觀蒔

計戶各成區開塍直到湖桔槔旋老悴簞食乏童烏
綠自歌邊起雨為勞者蘇穫穡從此日饑可一年無

曲溪軒對雨追感舊游張伯子明父舅世中兄
章夫表弟化卿

開軒出尊俎瀏瀏來相親高柳半天絮小桃何處津
當時飲中伴盡結泉下鄰妻風愁雨對多病獨吟身

雨後登虎峰惜別

對雨已覺暝雨歇仍遠躋濕氣出雲上斜光來竹西
山分翠欲接鳥悅喧不棲花房一甕滿明日為誰携

姚珮卿過訪夜宿湖齋

雨際泊溪船青簑落照懸兩人相對語五月半晴天
風竇通蘭氣山禽下竹煙夜濤喧酒後寒枕太湖眠

聞舜五將歸志喜

喧鵲起簷際聞君將到家未為相勞苦已失遠離嗟
五月盡時雨一帆生處霞林陰人不覺開到海桐花

陳文林志玄捐賓客之館于盧先人墓未敢東
匆會賦五言當哭令子文學復枉書乞挽詞以
一絕遠答來貺

一夜秋風客散門黃墟誰識孟嘗君江南江北迷荒
草無處無人哭墓雲

烹雨

積陰仍閉戶所事若爲忙槱火凋泉上滌鐺箸溜傍
芭蕉分却熟梅子帶來香此味悠然得與誰同一嘗

食楊梅憶郭二

入薦催盧橘論交可荔枝壘雲塗一色朱火爵三時
西子塢中好鄧尉山北遲空教氷碗對轉渴故人思

訪公病自越中歸寄訊

曲曲三溪路行行不可窮田方足秧水帆亦趁莙風
病得歸來後開生坐卧中松陰空丈室結夏與誰同

哭稚孫

十三年前返女魂天憐女父未有孫十三年後魂不
返天何苦毒喪吾門竟不顧親老痛妻孀孤又存斬
却詞源一泒來崑崙自閉陶齋誰開茗園素帷塵流
燈晝昏巷哭野哭波聲吞

越舟吟贈張七

越舟摇摇輕渡湖舟中人非越大夫藕花避色藕絲
斷桃葉絕響桃根枯夕風吹動凉堤把明星歷歷河
流寫不美天孫許嫁牛郎憐公子何須馬

七夕張七西齋會集得衣字

土屋茅墻碧四圍美人攜處客如歸秋因月閏應難
早夕到星期自不違枝露泣蟬聲未歇葉風翻鵲影
全稀樓西片片疏雲縷莫是天孫遺嫁衣

納公房對雨

一月飛炎煙生植半枯稍一雨四屋下自酉泐于卯
如煩沃金灌如病值金草況在東林西秋氣襲人早
物我兩無言所得不爲少

聞東生病起寄懷

相尋常不見各以此心通有客來湖上知君是病中
枕書過暇日開逕邑秋風明月今年好無能一酌同

溪南夜泊

秋晦舟中夜相看獨有燈隨緣聊寄宿寧道不如僧
溪對橋雙影雲低水一層踈踈風柳外蟲響亂漁罾

潘昭度過訪山中不値

日日苦煩熱散髮松下臥偶乘雨凉出君亦乘凉過
水雲浩漫漫邂逅不相覩雖曰山中人曾以繭爲幕
獨往勞心神神交且如故還聞走隣剎待我日將暮
龍陣橫空來扁舟乃西渡

中秋後三日兩過凡夫俱不及宿

一年秋半後兩度客來時路熟不覺遠月明如有私
微言松麈會塊石蕀門支且住復辭去莫令吾輩知

偶過城東隱居

墻藤絡晩瓜砌葉翳秋花人事城中滿寥然自一家
青山來處雨白露降時茶窄逕才通客林西散早鴉

東生苕園秋夕二首

二三十樹青梧桐葉脫未脫餘秋窄客留一飲不得
醒醒却忽來何處鐘

主人病骨何稜稜秋氣漸高衣不勝且眠且飲夜如
許照雨照花同一燈

秋晩石湖作

豁然十數里一帆生雨西蘋花如欲語日暮不堪攜
漁戶偏新郭僧田帶越溪依依爲別處橋畔柳陰低

風雨舟中同吳六夜話

小舟期赴月不道雨黄昏數數問前路家家多閉門
神燈遥數點秋冷只孤村促膝飲相勞半生今夕言

郡回挹舟渡水菴懷端卿

半渡浮烟磬平蕪上酹臺十年前此住八月聞初來
舟撼山根泊樓凭水面開有懷僧不解只問郡中回

過懋公墓

滿城相送去隨復滿城還留此淚澆土陰陰平楚間
春風乍吹綠秋葉又摧斑絕筆雖然在脩文恐未閒
欲爲通雨夢今夜宿寒山

閏八月十五夜郡中看月寄懷東生凝父虎山

橋上

兩盈秋半月，却似一宵看。坐亦俱到曉，覺於今更寒。

水城開進艇，花歷醉披䘲。不及山樵識，白翻松露盤。

霜降後一日同八公曉渡湖上

水白烟荒荒，坐中生曙光。無地限四表，有僧同一航。蟹釣上風逆，橋林吹渡香。行行新鷹過，猶帶夜來霜。

吳門別周六

江滸悠悠路，城西井井烟。為君三過夜，還少一延眠。

蜀注篇 四十三

月出降霜後，酒開新菊邊。旅人醒不得，帶夢上淮船。

日暮

相去覺甚遠，寥寥無一村。欲尋投止處，下馬登高原。落日對面照，行塵隨路昏。過來人不見，聽得同鄉言。

王元直過宿白門客舍

菊花高一丈，照影上屋梁。留君花底宿，被短覆衣裳。夢共各鄉縣，語來同感傷。年年愁秋夜，今夜幾何長。

倚竹編原序

太泌山人李維楨撰

梁沈約有彈甘蕉文其略曰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言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臺西階澤蘭萱草爲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請以見事徙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此以文滑稽當自有所指必曰姑蘇臺或其人產於是耳今天下詩人莫盛于蘇郡畹蘭背萱不多得而類甘蕉者寔繁有徒余所見葛震父詩凡數

種披之約所謂輿會標舉體裁明密浮聲切響輕重悉異以情緯物以文被質清辭麗曲時發乎篇非震父孰當此者乎閒嘗即倚竹以擬震父之詩其遵用古法初終一致如竹箭之筠貫四時不改柯易葉也其嵩和中律如嶰谷箭金門管柯亭椽笛慈母鼓吹也其觸景即事因應無方莫不相肖如荆之箘簵楛楊之篠簜少室之甑釜邛之扶老篔簹之布葛戴凱之譜六十有一各有取裁適宜也其色明秀如粉苞赤箬彤竿綠筒爲斑爲蒼爽爲黃金斐然成章也其氣骨健舒穎銳如觔任矛筍任杖篾任甲沙麻任弓林㮋任刺擊也其清脫如玉潤碧鮮崖憐拂石神貫掃壇也其姿致如椏欒夾池便娟受月倚壁從風也其細緻如貲如苞其圓滑如流黃如桃笙其雋永可餐如越駱之筍練實之資鳳食也其變而多奇如化龍栖鸞連理紫脫和氣感而甘露降也蘭可服媚萱可忘憂舍此兩者誰爲作對彼其之子哆口談詩

若吳亡時姑蘇之臺荆棘縱横麋鹿狐兎所栖托不足望甘蕉萬一而況可與震父較清濁長短耶人亦有言草木臭味愛惡同之欲屏除甘蕉爲蘭萱地自是情理之正然而蘭蘐力不能勝甘蕉雖有百甘蕉曾不能勝一倚竹故惟倚竹然后可以庇蘭萱杜甘蕉之口則莫若貴重竹比于戶侯而引蘭萱同升之爲得也鍾嶸品沈約詩見重閭里誦咏成音余以震父詩傳誦吳市家喻戶曉洗濯里耳還歸大雅庶幾

佩國香而帶宜男者知一日不可無此君休文彌事
收功百世之下九京可作當爲姑蘇吐氣矣

脩竹編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雲間陳繼儒眉公校

歲暮渡湖

出門不敢望一白數千項杲日無暖氣霜鴻遞高影
椎冰取船路半渡却愁暝歲事復何如勞勞去郭并

靈巖山下尋殷叔宅不遇伊姪留宿

帶湖仍負郭隱處一峰青薄暮寺中去遠舟門外停
地荒風走葉雲裂水摇星小阮醉山客曩曩空數瓶

黄四夜過湖上

小舟撑入門前港君在病中予夢中打門聲急躍然
起月明光光霜地空此時懽歌忽淚墮此時沈飲復
醒坐世路悠悠將奈何一散晨星隔煙霧

再題湖上草堂

小堂自君起覆草亂不葺水日摇壁上東溜融以濕
空鳥獨飛來主人杖藜出歷數門外山近遠五六十

晚次丹陽道中

枯楊根下凍痕交斜竹陰連姊妹橋殘照半村村屋閉短轅驕馬路遙遙

月夜胥母山南望

山木亂漁橋墟煙入混茫肅肅月寒氣搖搖冰夜光神往亦不遠目窮徒自傷遲遲若有待落遍草根霜

山行

前山白雲起忽復失其處却看過來人曾與雲相遇

除夕巢飲閣遲王元直不至

開樓舉殘燭照見菱湖樹樹影曳雲帆東來復西去不知江上客守歲對何人縱然明日到又是一年春

送張伯子遊武當山

五岳之外更有山特立在天上下垂一棧通人間今君直欲躋高頂雲衣飄飄美懸崖春水春山春雪中春燈豔雪梅花紅我醉君家送君去神鴉飛出湘南樹

花朝見新燕

花開正賀花生日燕到還尋燕主人雙燕喃喃話花影主人無恙又逢春

浮家美人

薄衣新綰苧蘿紗映水飄飄帶晚霞妬婦津來怯波浪使君灘過洗鉛華廻風燕子嬌歌柳啖影魚兒逐棹花郎馬自嘶芳草去儂愁春艾繞天涯

登金山

孤根不可測下插空半透巉翠削鬼斧旋颷發神溜江雲南北行於此或相湊黿老不應呼龍馴解聽呪每眺契山祠將游禱川后盤盤歷磴閣面面啓窓竇既得審天險其誰信坤厚月出潮欲來風號石真鬪煙雨作空濛還如菹頭叟

寄周公美

溪雲載屋鶯啼晝溪漲浮花柳着綿門外小舟如意去清齋人臥起茶煙

病中得元直書

白下君送我雖別不攖念以爲十日後衡門結氷纜坐聽除夜鷄臥見花朝燕一書何處來已過錢塘縣

送明生

還山幾多日分日共留連笋觸長林步花欺野寺眠別生初霽䑲情重暮春天婉孌舟中語茶香潑泖煙

折花

折花人折却花枝損却春春從明日去風括初飛絮

愁殺臨流送別時柳枝不折折花枝

水中髑髏石

妖狐藏髑髏寂照碧千頃誤突馮夷宮化作雲根冷浮煙寫生氣觸浪發機警夜肅枕天空月來弔孤影

新月

朔雨移三宿初痕露半晴纖纖朱暮霧遠遠帶秋清西水泛恰好北窻眠未成藕花香數里猶自晴中生

送實甫弟之彭門因寄吳昌侯

送汝行行勿苦汝有故人在淮楚出門雖是不如家家住深山只環堵湖船載酒夜帆飛醉臥船頭一布衣使君門前五株樹到時正落粘衣絮

蔣生季昌得古鏡寶之予爲賦之

一片秦時月半開雲霧新曾悲堂上雪曾殉墓中春燕小翻臺玉花寒溜水銀姸媸今莫辨將以照情人

雨中

也知無一事更覺雨中閒滌研就簷下掃雲淸臥間

科頭長夏日得意半煙山已晚憑誰報松窻燕早還

長干秋和東生

長干秋秋風起葉落長干寺前水客舟如葉寄秋風飄忽長干西復東

懷張先生

雪照燈前酒春肥澗底芹爲驩難再宿相問數頻君百里只見水一丘空臥雲月明橫棹好將已及秋分

放舟龍女祠候月

偶來祠下泊笑語煙冥冥客薪露花白神移秋火青
湖光衣着冷積氣樹合腥斟酌看山具今宵付月汀

子夜舟中聽吳歌

交加樹裏移高岸秋水如空秋夜半客眠已是酒醒
時百轉離腸爲誰斷越舟吳女竹枝歌唱過埘山月
不多

甘露寺

幾多城外路一面江南山墮石斜撑岸奔湖怒觸闘

艖煙沈楚碧禪誦帶吳蠻洲渚年年長秋生蘆荻間

浮家

秋色曳浮家五湖非一涯漫游君不見爲樂此何加
雨纜山根樹煙燈寺裏花幾從鳧雁宿霜氣上蒹葭

遲東生

日跡曾寄書情兒近何如幾醉秦淮酒一年蕭寺居
夜長人別後秋好月來初倚棹碧天暮溪中間打魚

曹吉甫徐克勤同沙美人宛在訪予湖上酬以

短歌

微風暖吹雲水香柳霜半染春枝黄何來解珮波間
女混作垂鞭馬上郎下馬尋予蘿逕裏蘿蔦牽衣行
且止山家不識五侯鯖瓦缶惟供二泉水酌水拈花
秋葉傍曾聽月笛叫清霜也知花月情多少山水之
交情更長門外雲分山處處馬嘶促别那能住細語
徘徊向夕陽夕陽正照吳江樹

夢聖僕

春來夢君處多在百花裏花落香吹衣水田波浪起
昨夜秋鳴小院風梧黄蕉綠委叢叢一年將盡不相
見空向夢中言夢中

焦山懷古

險觸無安流孤懷緬高蓬言尋處士山因舍寓公筏
漢詔懸日星隋搆隱松桔天闕駕靈鼉風巢墮鷙鶻
岸勢對若剖江面此爲狹人去轉風厲僧貧懼洲塌
雲還洞簷濕日躍海門豁鶴銘埋浪中霜後始堪搨

問元直重到白門

居停非一處處處有棲鴉欲別每遲我重來如到家病攜霜柳色愁抅秋棠花日落天更遠青青湖水涯

許元燮招過漁莊看芙蓉

隔水芙蓉美影寒一枝分作幾枝看花間亭子亭亭小只許幽人自倚闌

路入漁村處處花半欺霜葉半攙霞佳人罷釆挐船去寂寞横塘第幾家

張先生挽詞

風美尊菰饌交忘蒲柳年寄聲三伏後為約五湖邊忽爾將浮世悠然等逝川赤貧應到骨素業秖餘遺旅櫬那能舉官逋尚待蠲獨來寒宿莽飛淚濕蒼煙

不然

不然今夜宿江村風雨聲中竟斷魂誰道解維還艤棹綠窓紅燭對花尊

寄遂園主人

為園無百畝百雉列前楹嘉樹半臨水好山多在城樓頭臥花影雲裏聞鶯聲每坐夜星落每來春草生幽情如可托自把秋雲英

哭卜伯符 洞庭人流寓金陵官菜圃卒于官

幾廻相訊幾蹉跎澤國江天帶海波千里蕭條迎養薄一官辛苦救荒多空囊剩有文通恨野哭應翻叔度歌花下壚頭舊游處可堪乘月再經過

訪張子明溪上

秋響落高雁早寒生敝廬清流帶郭遠黃柳傍橋疎獨契竟誰與一貧無不如隔年相念苦曾得幾行書

周處臺秋望

一坏臨睥睨曾以孝侯傳霜下江流去秋還滯客邊

尋莊靜父于長干寺

青溪溪上別不記乃何之霜草獨行路雨燈殘對時寄聲無到處得病念歸遲秋滿南朝寺相尋喜在玆

許章甫以周服卿畫松贈眉公命予作詩

長松歷落青氤氳垂蔭之下多芳芬古石盤根潑香
瀑歷枝閑日日不曛巖壑丰神自表表人間桃李何
紛紛有時蒙茸挂僧衲有時綽約來仙裙峨眉雪色
太山雨九際雷聲七嶺雲白雲不出山清風惱爲君
寒齋靜抱月明臥松子打窗誰共聞

題肇禧水湄居

所居居水湄結搆簡而素不侈充棟書野史兩三部
不藝百雜花石竹三四箇醉臥看山雪清吟攬月樹

亦有秦淮姬夜歌此從淛

鶴林寺

戴公山下路迢遞入荒煙背嶺夕陰早薄江林氣鮮
蕭然前代寺際此季秋天不是春游者還來問杜鵑

呂家莊聞笛

石立却過松樹長水流遙帶水拌脊望江亭上秋風
笛吹裂吳天疋練霜

訪宋比玉答贈

心聲謬相信遠托蘿薜親一面始于此五浮曾問人
後霜籬外柳早艦江南春來往蹔爲記久居須買鄰

斷髮詞爲楊麗人賦

鴉色盤雲雲欲流朝朝阿母教梳頭自憐影好常臨
鏡未許人看髻下樓樓上盈盈非昨矣一半春雲鏡
中委寄語情癡莫延前剪刀快似秦淮水

秋末俞園夜集同鍾伯敬諸公賦

霽新前約好閒勝悉林幽復此露霜夜宛臨雲雁洲

水客鮮傳序花事冷延秋石罅風搔葉廊陰燈在舟
彌令性情遠誰暇理清謳

莫愁湖

一水石城邊名借盧家婦一歌石城曲至今誰得和
酒樓出高柳艇子適輕霧人去幾年年年年愁日暮

得聖胎燕中書

不知易水畔幾浼客衣塵昊說薊門外又生榆葉新
悲歌誰擊筑垂橐似游秦未盡書中語匆匆馬上人

孫照鄰夜集蘭亭亭隔上得酒字

阿閣啓初夜爲懽集賓友賓友非一方如期獨予後細聽盧女曲復醉孫郎酒籠燭豔重花隕星蕩疎柳

龔長安挽詞

學仙豈諱死死乃換其骨聞君病革語諄諄恐無及生者以情誤奔號蓋棺日是日滿城雨縞素盡沾濕蓋棺亦何爲或郎空棺去文心與熱腸置此於何處何處問鄉園海空天一寓散落蔣山雲綢繆幔亭聚

十五夜聖僕比玉重集齋頭賦別時比玉病不能飲

十五城中月家家開夜窓寒生偏射客光動若浮江闕近雞聲早羣離雁影雙平時不飲可今夕負春釭

雪中別白門諸故人 九月廿二日

驟來江上雪催發遠歸人帶葉千枝響先花十月春寒新衣未絮風揭面無塵積素知多少前車沒半輪

雨夜舟中懷實父弟

風急雨聲亂颯來愁滿天不知飄泊處可有故鄉船歸路闕前夢殘更枕上年半生兄弟念多負看山眠

臘八日對山僧舍

一歲兩八日臘于今日逢客來同儼佛帆度各迎鍾新築侵雲水虛庥掩雪松及齋予且問米汁乃誰供

黃伯傳自皖城來守歲晚香亭得醒字

酒白燈熒熒此時那可醒故人千里駕殘夜一周星溫語各勞苦春風誰鬢青疎枝猶半蘂合凍倚山亭

人日雪永福山房送王先民還揚州

旬日尚餘三春從雪際探雲垂兼絮絮風定轉鬖鬖曉色先雙樹離愁入半酣梅花歸處路相見憶江南

朱季子白雪齋宿別

呼盧夜雪錢爲酒襆被春雲宿似家曉起恐予留不住門前遮却萬重花

包山寺閣夜看勞維男餅中古梅得開字

纔爲夜到客便得共看梅彬怪月難寫枝枯春亦來

東瓶分碧澗香雪挂蒼苔自爾山中臥山花幾遍開

賦得春草綠波送凝父

春倩何可奈春色更如何細雨帆前賦東風柳半拖
將離傷獨遠相送恐無多明日苕溪上看山挂一蓑

過澗戶傷金仞獻

春來人已去夢短夜何長澗上閒花落山中流水香
未寒雲臥處已老雪衣郎鷗鳥飛還下看子到野航

病目

山家籬落梅花雨酒店橋頭柳絮天病目閉門惟課
藥一春佷藉過今年

上巳日

鳥語快未足花晴氣如醉窅窅天際帆叢叢水邊稧

莊靜父訪山中

來擕海上月遠訪山中春月滿未三宿春歸還一旬
相逢覺自老且住愛吾貧小酌茅檐下閒花亦可人

八公房雨夜送春得春字

山客到昏黃山僧有石房樹枯藤借綠花謝草能香
莫及來朝語須教此夜長年年風雨別多半在孤航

山夜與賓父殆別賓父之徐州予之白門明日
同發

寒燈不照遠光在青蘿瀞促膝坐相語寸心離別間
彭蠡里有井秣陵城半山去路各芳草齊看同日斑

題畫

梅花何處開開向月明處照影落空江江流流不去

會王日常於水湄居醉歌相答

君到山中二月春春風作寒花尚貧何曾向我飲半
日却復爲誰眠一旬出山之時亦草草白門柳市聽
鶯早不見能成得見懽相知已被相思老小閣月上
風簾開花壓歌船蕩槳來主人留君郎拉我水湄主
人賢矣哉

包山寺閣聽泉同勞維明楊伯羽蔣季昌

一息數百轉氣秋山不昏全收衆籟響冷入孤松根

閣上堪獨倚醉中如與言幽人能棄此夜夜宿雷門

再過毛公壇同王扶搖作

徵路更深入好山重數圍昔游如不及今到亦空歸
氣結白雲古雨荒朱菌肥毛公誰得見松葉滿人衣

寄何玉長

別時往眞州亦復向吳下有客蘇堤來見君醉倚馬
太湖天爲防山雲出高浪君來乎山中逕渡莫相望

避暑金光菴

入門不知向面面松風清重陰空中落如水地上行
于此置一箪悔前勞半生斜陽在山背棲鳥已無聲

七夕送丘無爲之彭城因寄張七乙卯七夕張
七曾攜越姬寓湖上同賦七夕篇

移家之後未曾見見郎別予千里行况是人間七月
七空雲不動秋盈盈梧桐碧葉風吹下劈葉爲牋對
君寫寄語留矦山下人前年此夜何爲者

七夕飲明月軒

客亦有情癡停杯在此時漸多雲作態那更月如眉
凉意動初覺秋聲來不悲欲從靈鵲問竟夕但空枝

村中

棘門低掩漏燈光隣舍無人古廟荒風雨滿村秋冷
落栢條鷄宿草鳴螿

蒔山亭納凉

湖上孤亭對遠天夕陽分雨水横煙乘凉客到香齋
散一半開船與攏船

山下雲生山上青南湖龍挂北湖腥雨來時候天應
晚猶得從容盡酒瓶

過戴顒隱處 在泗州獸窟山中 顒父郎安道先生

數峰深百折一谿際江天想象爲園處行吟繞寺邊
因貪獸窟險不顧雪溪田身隱名奚取時非代幾遷
向來元寂莫何况此其然老樹生秋鶴餘花照冷泉
小亭空七二亂石半題鐫游日偏易與買隣誰得錢
獨尋還獨去衣帶縮松煙

同眉公父子雨集伯彭園池

園開霜樹碧蕭蕭樹杪滄波拄飲巢客坐雨深通夜
氣花憐秋淡繞塘坳寒暄以後孤舟別山水之間兩
世交情況幸同風味好蓴絲菰米出行庖

茅止生攜僧携妓訪予湖上時予客游他郡越
一年未報今復出山寄懷以詩

太湖秋漲綠平沙照影籬門竹半遮遠水忽來高士
問夕陽空下野人家兩山相待俱堪酒一葦同浮不

礙花今日題詩寄茗上隔年芳草又天涯

月渡

湖平不見水惟見此明月以月載孤舟遙遙向天末

將出門得舜五書

湖中欲雪雲皚皚樹呂撒冰船不開客遊正遠歲云
暮白酒鱸魚空寄來

臘月十七宿土橋夢林宗

野曠不知曉草霜連月明冷店無雞樓遠風收樹聲
使我足夢寐與君接神情河洛幾千里關山縱復橫
恣然衾枕間記憶如前生

勞維明乘月與江來訪予篠園因訊周公美

遠舟何處泊一水月澄澄未識相尋路因同每到僧
影清行傍竹中熱飲宜冰幾就溪翁宿心言續舊燈

騎驢雪中懷乍別故人

恐予行或早照夜過予眠把手出關去寒星猶在天
常年相送處冰憂枯楊樹見此各銷魂行還不能住

住即路之岐歲除無幾時自吟驢背上風雪正離離

元旦煮仙掌茶對雪同貫父季昌

元開猶是臘雪瑞滿山家冷欲全欺火清惟可鬬茶
仙人掌上葉高士林中花頭顱已如此隨意着年華

雪夜獨酌懷莊靜父

飄颻雜花新山寒雪照春勝情於酒近單飲覺燈親
不負此良夜倘能來故人白舁湖水上東掩忽經旬

吳門夜宿送吳六朝海

自去如行脚空雲無定因一湖八百里茫訴五千人
草綠島根雪邁開洋裏春吳門今夜宿離夢巳無塵

三月二日看梅吳家園

入春惟雨雪早巳負花期欲折且三䫉未開無幾枝
正當山僻處將近月生時清影同予照冰澌泮綠池

送王純甫還朝

相送復相送滿城風雨聲開船是今日啼鳥報新晴
水綠草無色月香花有情江南春幾許半與使君行

答徐與公閩中見寄

家居轉與懶相親或得經年不見人鳥散日高清樾
下草芳天遠綠愁新書通海國三千里語芙山房一
半塵香絮滿衫頭自白可堪重問酒胡春

懷宋比玉

東合青溪路君來我出城何曾一邂逅同是雪中行
意況自然冷鬢年誰不驚相思又三月花落始春晴

夜泊松江聞笛

海氣生春濕江鄉受月寬幾行新柳樹一帶落湖灘
客夜頻移枕誰家尚倚闌北風來萬里通作吽雲寒

哭陳元凱先生

誰得擬前身酒香頭上巾一丘還一壑長病亦長貧
別處思芳杜交情重野人傷心聞訃日五馬正駪駪

初夏登君山山在江陰城外爲春申君葬處

地傾雲湧出樵臺海色陰陰潤一坏故國江山向誰
是楚天愁思爲君來繞烘子觧櫻桃賣正語鶺鴒芍

藥開懷古莫論兒女事及時珍重夕陽杯

靈谷寺松下別聖僕郎都

萬松園一色堪把亦堪餐游目盡生碧客衣常不乾
霽淹春暮雨響作午時寒於此以爲別君知予所難

龍潭道中值雨

因過曾飯處轉憶向時晴水石迎人立風帆並馬行
江瞠赤岸盡村遠古楡平一路淋漓去看山且聽鶯

哭東生伯傳

寒盡吳門夜年開白下旬後先同一信生死更何人有骨存香俠無家置老貧彌天芳草色淚處不曾春

野樓爲宼尊生題

高情不可寄於野結重屋四顧何荒荒千里但一目斜光蕩平楚寒聲吽枯竹日晚戒歪簾孤雲方投宿

明生攜金陵姬歸湖上七夕發舟

天孫渡河君渡江人間天上一雙雙遠山書出學新黛船隱芙蓉開小窗歸到五湖仙亦羨雲水重重誰

得見得見應須明月來月明人在百花臺

等慈師訪山中不值

飄散巳如雨忽來成獨游蕭蕭水邊夜落落山中秋以我不相値無人知惠休還將一笠去啼殺空林鳩

懐鍾伯敬先生

相期未可必相憶過秋中野水明殘照空烟響片鴻游多因勝住官豈爲詩窮寄語長干柳留絲繫雪蓬

秋夜東睡翁

夜永秋入深落月挂巖背日注窓隙明心探葉聲碎滅燈復舉火觧裪仍擁被履迹過成妄愛端集如蝟安得好睡方來從睡翁睡

聞有從軍四十年歸者因以志感

劍立千峰外身當萬里行去時曾負氣歸日敢言生家在多天幸親埋罹土平年年戍婦哭曾見幾崩城

送張仲美之篯城兼寄丘無爲

九月起霜風客鳥滿南中就地卷殘碧延籬拔淺紅

車枳亦復出飯蔬誰與同丘爲在徐泗相見慰秋窮

九日登吟壇

壇荒不欲上寓目百慨生況此季秋月風氣淒以清山坳片雲坐天遠孤鴻征落葉不到地互觸自爲聲當時徙一石百夫并力行當時鑿一塹千日未有成先人棄此去亂草雜榛荊尚有舊根菊葳蕤吐其英聊取適時序濁醪相對傾

寄王元直

水氣作寒山出雲風林葉下日將曛此時憶別別三
載三載音塵隔烟海海客昨來湖上村說君草臥桃
枝根廬中日月自昏曉黙然之毅皤然老破涕相逢
定幾時恐予不識問君誰

得潘昭度新蔡書荅訊

故人宰一邑鳴琴事官守飛書致予問可繼林頭酒
予亦問使君曾似春風否春風若不阴吹花復吹柳

孫子長先生分摧吳中喜賦

芙蓉結佩握分蘭象緯應先吳會開一路清塵秋擁
傳千艘明月夜開關飲甘惠水符堪調吟落吳楓句
獨門游内詞人天上使好將公事付寒山

寄勞維明

秋山宛新沐冷翠滴空水中有匿照翁短髮被長耳
園荒不復問任橘化爲枳善病販藥王松寮半傾圮
氣肅夜霜降泉響漸如始澗邊高閣上一日幾廻倚

入山

蹊蹊夕陽外疎疎黃葉中漫從生路去或有人朋通
短杖曳秋色酒衣褰野風童心自丘壑不覺已成翁

張孟孺爲伯傳扶櫬歸葬靈巖感贈

槧槧惟此骨猶自帶窮愁野草烟生際陰燈水盡頭
行時莫弃日歸處不堪秋媿爾交情古荒山見首丘

看菊睡翁家

秋老看花伀攜僧挈酒郎喜兹籬竹下猶有未經霜
淺淡新鵝色參差暮雁行燈移坐漸媛杯照影能香

明發更何事幾人堪睡鄉此間云勝日不必是重陽

將曉

山深夜氣足鷄犬驕不鳴淡月流霜花東白互相生
所事又一日於眠猶半醒呼兒抱甕出早汲寒泉清

雨宿山寺

片雨屏羣動吾亦安所止于中豈無營及此一如洗
葉脫樹聲潤燈宿火光死幾僧有兩人供具足蔬水

聞王日常已還楚中却寄

將離曾復住相送幾無悉楚税方徵橋吳歌罷釆菱
此時過側牘前月去金陵累重攜家口程兼療瘦輿
不知歸隱處可近虎溪僧

董明允過別齋頭山僧偶送菊至

過寸聊一憇相對有荒園霜氣蕭籬落石瘢交樹根
幾從游處困難共別時言晚菊山僧遺偏當舉緣尊

隴上作

癸田悠不光亭亭下松檜野雲吹莫起沽濕兒女淚

是物悉有歸吾人亦無類今古何寥寥黃壚一都會

送李百可討倩北上

語別自生情何論賦已成三千里許路十二月邊行
雨雪春瓢耐關山暮燹驚去看新柳色如水玉堤平

明發

冬近夜彌遠千緒詎可一行李縮山雲早與雲俱出
陰晴决燈焰吉否古鷄骨慈母軫兒念戒愼拜晩捍
中頰餉遠人煨芋濾米汁平居有所慕所慕非外物
如何舍此去徂歲且汲汲坐待東方照稱子啟蹉韮
峭寒乘間來霜颸正蕭瑟

楓橋夜泊懷趙凡夫

離况亦匆匆舟維雨正逢去家幾百里行旅入窮冬
江夜橋邊市山寒樹裏鐘伯鸞偕隱處春斷水煙重

聞滇南王中鳳先生見訪山中寄酬

官冷惟游稱情高所事閒來尋林下賞遍歷水西山
野泊洞僧飯雲眠待我還題詩太湖石可似照茶間

贈張子明先生

自來家郭外誰共老溪中把釣延湿月憑闌下海虹
寶光常覲佛玉貌已還童詩思蕭然得詩神象罔通
瓶花朝興水簷草夜斷風所立元無異於人未許同
子身全氣骨萬化等虛空祝噎辭鳩杖來朋啓雀籠
四公宜益五西漢任移東

舟夜懷伯羽升一君熙

野宿不問遠自力娛有窮傍人乘夜發牽月背孤鴻

谿入水天際樹搖山影中所視應念念老至轉西東

立馬

立馬躊躕日已斜村中亦有賣漿家水痡不入三人市桃李新開十月花

石子澗

細竹離離古木疎石間淺淺水平鋪負暄老子橋邊說此地從來夏日無

歇馬吟 至白門會郭二作

歇馬嘶翔雁佐淮水落日風淒淒入門見君如飫饑君亦粲然爲色飛淪茹倒清江鐮蔬理中饋細語燈前三十年幾夢寐歌幾愁醉不有年年別那得年年會不記去年今日君送予秣陵岡下觀音寺

陳幼謙別三十年一夕訪旅中恍然夢寐同聖僕賦詩

陳牖斜窺月半規客衣新浣素香吹忽然面對翻驚骨未及心言且察眉多少寒暄成一別二三見弟恰相宜知君每出因山水水意山情在在詩

會等慈師明日又別 有傳師已物故見益發悲故云

傳言豈足恠成得會時奇師到我亦到所知猶未知舊蓋新稍飯湖上山中詩匆匆一歲暮窅窅孤雲期

寄姚珮卿

山雪未成雨江風將渡春無聊偏作客多故轉懷人松下寒棋局杯中老葛巾歲除應懶賦妻子不嫌貧

投楊邦隆司馬

聞君騎馬向長干未顧尚書問舊帷風條翠翻發晷醉雪山晴挂小窓寒仙同舅倩朝堪隱賦比相如姓是官一面十年多少夢雨時花夜月明灘

憶遂園寄維節孔凡

烟霜拭高柳風影搖輕絲氷沼俯寒花晴光媚幽姿高步石凌厲曲房雲蔽虧香繞挂幺鳳塵流辟文犀園中致足樂如何輕別爲微陽一以動百物皆含滋日予匪稿木豈不縈情思

宋比玉過飲客舍待雪懷聖僕玉長昔游不偶

前韻

爾汝漫相値所懷猶恍然向時雲雪態今夜酒杯前
蕭斷聲還怨創新畫可憐年年爲情苦飄泊任花船

送王忘機赴南宮

片言卮酒即成懽客舍如舟泊歲闌昨日梅花羅谷
寺幾時楊柳使君灘驛過寄信雲垂暮馬上逢春雪
不寒前路正長無可念蜀山行過未曾難

過程孺文塘上居答贈

門巷巳西東蕭然只此翁重來廿載後無盡五言中
是日好天氣鄰家多洗紅半塘幾樹影如照隔江楓

寒夜同宋比玉催郎蔣美人集蓬禪隅園得書
字

欲雪亭宜客惟憐我到初及肩雛轉折寫意樹清疎
政美歸司酒情高出校書園西花照夜莫是宋郎居

臘月十五日同伯敬聖僕子丘茂之集虛野王

[illegible]孫潭上山居

最得林中趣何曾隱立名路深來問木山半借爲城
疏圃先春綠蘿窗待雪明一年今夜月微露轉多情

舟中立春

不是厭逢新防催未變筭誰堪一年內消得兩迴春
在路物情異換舟鄉語親梅花曾夢見舍東待歸人

歲暮夜歸湖上

夜夢湖上有青山歲事相催客夜還帶雪花香吹冷
落隔溪燈影渡潺湲

元旦曉香亭即事

人事不可盡昨日今日間新來一番雨生却許多閒
留客已深坐折花曾未還瓶中貯春水門外繞春山

聞何玉長度歲吳門即往武昌二首

知君守歲吳門舟念我見春淮水頭易地未能芳草
遍一番新碧兩邊愁
楚鄉風物勸登樓黃鶴樓前鸚鵡洲詞客傷心一杯

酒桃花時節醉江流

興福寺

山中有九寺九鳥藏其一草色雨吹來松聲水流出
皆新掘泥笋代餉剝枯栗春遊酒船渡常住唯古佛

早春獨坐對瓶中梅花

使神靜默中嘘咈巳春風門掩公香度瓶歎來蓝融
自晨將及莫非惟亦無同山水雖予適何能外此宮

東凡夫

城中有屋與雲平爲買青山護阿兄一斷世緣高臥
穩少年豪舉似三生
石作籓籬樹結都家生春茵與秋蕈偶遺書法呼兒
子未定詩篇詔孺人
亂山曾役五丁開滿地遺花石上栽清磬一聲飛鳥
下問奇人去仮僧來
㕔鍰能存十八公清風無恙滿山中山霧報雨千年
物琥珀纍纍照地紅

答冠尊生

雲出苔砌山水流冰雪間平居悅視聽即事生幽閉
念我亦人外措書因余還遞遲行路日春邇近江關

與季明來游洞庭止于永福寺中見訪有贈

春山不易覩其變倏如烟到此爲初客因之得畫禪
時從雲氣出或聽水聲眠小圃無多逕花開值雨天

燈下對瓶中紅梅水仙

於時不後先賦性亦林泉盬東愁春化齊温覺夜眠

一花勻寫照雙逕得稱仙以我能無忝安之恐未然

草生寺園惜落梅

草去天將綠花來地作香承之惜綦履藉亦稱衣裳
僧話偏長晝人烟外短牆三春一巳度游日定須忙

清明日雨與吳居士言別

花落柔開懶春無且森晴來朝又離別今日是清明
破屋埋松瀑平居老菜羨主人雖不飲別有醉爾情

春泛漁灣同郭二

幽情忽自放問說是漁灣新水柳相得夕陽城作閑
逬方因曲曲轉亦帯山山綱戶何曾見君家近此間

泛舟赤石磯同程孺文黃明立曾波臣洪仲韋
郭聖僕鄭虞臣黃允修黃飛卿劉師潞倪瀘伞
韻用開字時三月廿六日也

春夏之間水石隈鶯鶯燕燕語相催船頭不遠孤霞
落城角才離片綠開生事借閒修會起野香無度逆
風來停杯若個能先歩多看新鐫字幾廻

送鄭虞臣之北雍

春謝雨中客愁多江上生柳絲衣帯水帆影馬嘶聲
記此會離日或君先後行一瓢燕市酒相挈弔荊卿

三月晦日送春郭居士家看波臣寫照

慧鳥龍山來學得吳人語客去每啰啰何不留春去
寫照以今日含情自容與雙髩百衲衣傷須吳花女

登雞鳴山

却從登歷盡得此渺無涯樹斷流餘綠天垂貼漠沙

人烟似寒食官舍即漁家日暮鐘聲遠徘廻落寺花

送與和尚還支提

一杖一笠子到山千萬程不知天更遠似覺海無聲
筍撑就雲落榕陰如水清石林荒刹爽無恙古先生

題比玉霜林夜別圖

別意何蕭蕭風吹明月冷月照霜林中低回一雙影

喜林二茂之病起

平生三三友暮暮朝朝來見得新詩好因而幽抱開

茶香方替藥桐蔭已生苔小舫青溪上相將蕩幾回

再題節卿小幅

有無山色江邊路多少春情馬上郎記與故人前夜
別一天明月滿林霜

題黃節卿馬上圖

恠乎奇哉邊風颯颯紙上起神駒蹀躞天閑開玉花
噴雪照耶面英雄氣色神仙胎橐中明月匣中水笑
指絕漠飛烟埃一如市駿行將築黃金臺又如椎秦

匿脫身大索來良工筆意妙若此使我暫見無疑猜
麟有種龍有媒一日千里與萬里按圖莫問誰家子

廣平宋玨撰

震父有道之士也其文與行皆吾師而震父謙抑不居但許余爲友余因得縱觀其詩凡已刻未刻震父每出共商余亦時效狂瞽震父不惟也其詩自索解獨往迄于今新綠凡七變每變輒自遠始猶哀梨入口爽然回味今則天水天酒望之非人間氣色矣矧飲食之耶始猶鳴球尚須戛擊今則風絃之自韵露籟滿耳非十指所爲也大都歲月深而陶汰出性情

定而耳目空憂樂遷而感慨與筆墨靈而鬼神入即震父不知所至也人能定震父之所止乎宵雨中集客客分賦鼓吹詩無不手一篇沾沾喜及見震父作又無不亟欲焚去者此既一事矣然而震父不必敏捷一字未安枯搴而哦至丙夜非如他人甫脫手便快意故其思深其語化每變而自遠如此也夫震父奉母洞庭游兩山者以識面爲幸歲一來白下輒寄身閭閻喧填中牙籌肉簿交于左右而震父處斗大一室席門繩牀名香亂書客入者如遇深谷如對古人語坐不欲去此其胸中非大過人者烏能然耶世思識震父而不得者讀其詩可以知震父矣嗟乎震父有道之士其文與行皆吾師世或不盡知而知震父者爭以詩乃猶有不盡知震父之詩者余於是乎有感

新絲齋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莆陽宋　玨比玉校

登崑山

未到先見山到城山不見舍舟入城去城頭路如線
路窮一突起丹碧半空嵌陽洞啓屈蟄陰巖走雷電
海色連深松江流遶孤甸白雲結爲石石出孫與賦

訪友詩已未夏仲嬰城作

龔仲和

花村白如雨得君懷我詩秧水綠生浪是我訪君時
計程三兩日爲約一再期出門蹔若此遠別奈何之

唐叔達

所思東海上寓目未有涯偶爾乘潮去偏當君在家
銜門一尺雨冷爨幾朝霞春事尋常度人人誦落花

婁子柔

望見駟馬橋到惟乘夜潮神情始一接聲氣久相邀
海曲應堪老城居不礙樵綠香飛醉墨幾雨在芭蕉

徐女廉

山船繫淺水起步獨委蛇逐路問幽隱到門猶未知
潮落潮生處兼晴兼雨時定交因阿弟其實乃吾師

李長蘅

湖上幾停棹尋君之六浮還開北平去曾宿宋家樓
今當梅子落雨氣生高秋相逢知病好早已不勝裘

汪無際

過橋穿小巷見說此移家物覓先爲瑞梅開門月花
我來將暮矣君亦遠歸耶可記湖中別雙帆背影斜

曹忍生

載客載名花花船白奧驅按圖搜古迹枉路過貧家
坐即就頑石飲無嫌舊茶別來凡幾夏重會海之涯

吱脐催敉

小姬七[illegible]齊肩戲道先來不論年鸚鵡從中分併
說去年生日我同船

粧靚奚堪照影斜曲房西面搭棚遮牽枝帶葉無情
緒只問曾開荳蔻花

不穿茉莉當花釵不着長裙没鳳鞋日課乍完翻曆
看明朝五月是清齋

聽詩朗朗復低低嬌怯新鶯羽未齊雙髻半欹持一
酌醉來濡墨借爲題

茅止生招同諸子雨中夜泛秦淮作

四月淮水大吳船半南國長公始邀宴自此罔虛日
日暮雨如綆千盌雨中出上下交一光烘燎夜不濕
樓榭亦縹緲竹肉相緩急葵榴發豔梅麥應秋律
掉艫傍高柳柳以酒爲汁

新綠齋　三

出都門十餘里望鍾山寄酬葉肇禧

小閣水邊起山在簷之端和雲飜靈氣入夏生高寒
常將獨客往不問主人肴今復遠相送似君爲別難

投詩贈汨羅

忠憤塞天地不以日月磨年年此端五在在皆汨羅
精靈黙相感蕩彼清淮波飲者各自飲歌者各自歌
歌飲既不廢懽樂亦已多投忱向冥漠悲來如奈何

雨夜仲和宅喜會諸子

秉燭照清冷莫知爲夏間風雨止不止主賓閒更閒
瀑響簷外樹雲生堂上山半生心向者今識好容顏

酌恐生齋中夜雨復作

比隣啓清燕分日會斯文昨夜夜將徹厭厭猶對君
酒白髮甚照語香蘭復薰留懽不獨雨門湧水如雲

同賓甫弟雨集長蘅榴園時長公在坐

海雨到先客客止雨未止漸看園沼平已浸石齒齒
幽花濕更香老樹枯不死所居即空山所味亦如水
團坐無他人兄弟與父子

新綠齋　四

繡鞋

絲絲線線簇鴛文半捻難量寸幾分筍苗未成先解
籜花香生就不須薰曾經洛水渾無影若過湘山只
見雲肯許着杯相勸飲敢言一石始爲醺

坐凡夫山南竹林留題

林中千百人可坐竟日不會逢一人我與此君先借此卻於三伏臥三旬

吳楓別有引

予與端卿雨泛婁江同起居者半月還至吳楓置酒高會會予將之北平是日新霽夕陽在山江水登岸慷慨悲歌一飲通夕別之時俱不知也行三四十里始聞鷄聲喔喔從柔櫓間出枕上作詩豈

非醉人夢語

半月牀頭共雨聲一尊留意與新晴斜陽入寺寒山對野水通江遠岸平珍重故人憐小草幾多幽緒亂長衢也知欲別難爲語夢裏開船未五更

露坐

庭虛受天廣入門接物幽細花落香素叢樹生先秋晏然舒四體脫矣如重裘屐篳待明月牆陰螢暗流

東客避暑翠峰

松陰一寺掃風藤澗瀑飛來點點冰懶掛寸絲三夏臥尚嫌諸有不如僧

寄李茂承

一隔二十載五湖三泖間會予別後見幾處意中山舊客似秋落同官雖星聞尊風起涼思小謝寄書還

赤觀師禪栖高峰寺聞予遠行出山來會

太山山本不斷處復生路路若天末來人從谷中出叢叢鈴樹無本間崇窓露出則雲同出默與佛俱出

六時擊木磬三十載散花課知予將遠別竟日相對坐道氣銷妄心靈光照泡痛

寄譚友夏

君到白門我到山相去四五日之間若教人事兩俱湊恐以作合爲難朋秋風涼涼葉上起客心夜夜湘江水出山中今將復來莫似從前嘆行矣

同尚湖主別萬太兄

自小與君老無同無不同忽生萬里別只在菰蘆中

樹影背空水引愁當緒風前期那可竟莫此仰高鴻

舟中聯句同朱大朱季周六

龍女祠荒桐樹花徐侯山帶夕陽沙兩船各載離愁
去一望天涯一望家

哭金伯子

昨夜秋風生吹折青桐枝所栖鶯散去啼殺覆巢兒

七夕鄒舜五招同諸子飲餞湖中

年年瓜果宴喧喧兒女樓今夕緣何事所親同一舟
烟荒澤國水露洗明河秋欲話人間別恐生天上愁

獨飲紫薇花下明日出山

行人日日見花愁首更看看及仲秋明發秋風今夜
月酒杯扶影上離舟

題美人畫蘭送節卿

飄飄欲輕舉仙仙欲爲語翠袖掩秋風紅心啼暮雨
誰將淡墨寄濃愁知是秦淮送郎女

李孔凡過訪過之橋上

長虹吸青溪返照攝秋雨曳策方悠悠逢君下車語

八月十八夜雨中林茂之過宿同賦

無能共君處幾負好明月一路往來心都向雨中合
雨氣壓燈燈借光移燈數近胡牀牀陰自不關人
事試問從前何夜良

秋雨多

秋雨多一日二日三日過九日十日轉滂沱田家盡
說耳生禾哭之不得聊且歌歌以問天天若何秋雨

多或收烽燧洗兵戈

秋晦日鳳凰臺作

路改已無憑行行導一僧荒秋悲老樹崩土戀垂藤
重九日不遠二十年再登陰雲滿城內江照返鍾陵

九日雨花臺飲會時予方止北行

杖策提壺誰不然年年今日又今年一番陰霽成高
會滿地笙歌若聚船江面細開南鴈路堞雲寒翳北
風天出門倘即從于邁愁背芳花何處興

隔雨聽鼓吹

林堂喧客醉無語鼓聲吹聲雲時舉閧閧相得不相奪只隔簷前一垂雨雨初織絲復縻緶織成未成障秋冷忽然有若揭而入雨聲翻受鼓吹領聽則孰疏將孰親所見惟雨無其𨻶水水從中合振激一籟難分天與人人不外天天作喜有聲妙在無聲裏此意應先得之耳鼓吹來時耳應洗

九月十日贈俞仲茅司馬

昨日黃花今日看野瓢山供就君懽童時爾汝還如此世上雲泥不隔難思許家林敎所好秋將風物勸加餐年年勝事登高後久雨乍晴天不寒

重陽後二日爲沈雨若生日同比玉過訪柳花店夜醉聽歌明發移居天界因寄此詩

秋客亦常醉醉於君可止歲開陽節後月在水窗南顧飲志爭雄因辭許時藏來朝携菊往應只傍松龕

白日掩荆扉爲鄒滿字賦

花衙過午蜂猶鬧花壘生香燕始歸而以性情能自箇不綠人我故相違鉼穿破壁沽𨻶酒竿揭中庭晒浣衣客有新詩似君畫題將白日掩荆扉

贈鍾太公

正値菊花天初開松栢年五雲曾謝誥千里獨携瓊太伯城中館梁鴻溪上船往來二三子分日送山泉

答咬臍對月見懷

一方空水不生烟秋滿中庭月半天對影懷人惺亦

菱澤湖應在白門邊

林叔鳳送弟叔辦就婚比玉與予偕行丹陽道中兩日不通姓字及會於比玉始爲之奇今叔鳳先歸贈送以語

兩日肩輿路參差到白門黙然心共許曾未與之言炬列夜堂晝馬嘶秋客喧從中一握手酒後復開園顧此菊花影奈他霜月爽難兄寧獨紀快婿亦如耄遽爾先歸志應將慰所尊經過吾故里好問水雲村

答雨若萬松菴見寄

入寺深復山山風松樹間移情於䙡聽亭病以高閒數客豈不厭與僧同掩關還開前夜酒送月野塘灣

秦淮圖

秦淮渡口王家妾一去千秋名不歇春風遍滿綠楊枝寒雨離披紅樹葉波間樓榭影娥娥半揭花簾顧盼多來往游人自朝暮前船歌接後船歌

題比玉畫送別

遠舟將發柳絲牽五兩風吹綠半天指點壚頭送君處當時曾醉李青蓮

年年潭上春水波年年潭上桃花歌歌聲不逐水流去送到情人情幾多

大寒天氣半烟山亭子空空樹樹間不是無人堪入畫最傷情是別離間

春魂秋色淡烟粧南國佳人似海棠萬水千山送君去別時先斷憶時腸

秋杪看菊虛野王孫山園 時聖傑杖先至

最憐朱邸有蓬門一歲精神菊數根俠骨俠腸幽冶色寒香寒影艷腸魂許誰載酒花奴解放客開簾杖者尊巳得分頭彌日看再邀還乞主人言

茫漫翁畫山水歌

我家七十二峰起耳目觀記惟山水山兮水兮於我兮一日何曾爾爲爾自爲草莽山山悞漁服樵巾路塵路今見老迂山水圖久客天涯故人遇人言此老

前十年笑言咳唾皆雲烟十年以後得畫禪鞭撻虎頭奴鄭虔大幅小幅用力全如獅捉象捉兔然千緡片紙不肯購築贈何嘗論一錢贈我過于贈家口寒山寂寂松雲走石根漱出百花澗茅屋半間安獨叟問叟是誰多得閒山共彷佛五湖間願操艇子輕如葉暮暮朝朝往復還

憶聖傑齋頭鸚䳇

綠衾靈慧得人情我復來頻識姓名幾度恐傾留架

絮趁他幽夢熟時行

游賈氏園林同比玉肇祎諸子將美人

閣開秋色滿城斑細路荒荒亂篠閒雨洗石根來處遠煙空潭影照人間高天忽落冬青子小鳥爭銜夢綠鬟蔭閣草亭應特勝醉予還有夕陽山

寒夜雨若水上閣偶成七韵

倘或非三徙何由得似歸閣虛無不茹夜好肯相違臥柳全然影枯荷未了衣烟能生月夢地恍受天飛

四顧一於寂此間聲亦稀茲茲者寒水泛泛乃荒磯我欲為漁老唯君是所依

贈巖閣為黄飛卿賦

特立而巋然君家有此閣閣中得所贍非岫復非壑名之以為巖巖亦非真有即在恍忽間贍之或前後天氣一氤氲有如巖出雲風聲乍淅瀝有如巖泉出巖月下閣西巖日生閣東悠悠贍碩心日月不可窮

黄伯元為予寫照贈之

看君寫影子一筆亦千古攬鏡以相印覺我非真我真我真於一胡為有其對萬心在谷喜麋性入市畏其中自坦坦所履無艱艱不必益三毛勉唯承一問

客夜雨窗聞雁

醉薄坐能醒窗寒紙破櫺數聲羣斷嗚半夜雨中聽去去若相念勞勞殊未寧客愁難寄汝自照一燈青

哭王亦房

君見湖上山即棄城東宅卜居雖未成心鏤石公石

酒香歌艶中與君一把臂豈知千歲期五日虎丘寺人間無肉骨地下有名根逢君先子問別剏一家言豈惟予弗信君亦信之乎既死不復作斯人斯世無

雪夜懷孔先生

去年無雪一冬暖山中十月梅花滿先生拄杖我負瓢細踏煙香入雲遠客心搖曳似江帆欲趁北風風又南今夜梅花去年夢小窗寒對雪毵毵

寒

朝寒不能起夜寒不能睡苦憶湖上山幾點雪中翠

寄亡

山客匆匆發不及寄書問書中亦無他只問梅花信

開汝兩三月不到我園亭應念浙柳姿怕見冬葉青

舟中紙榻和顧孝直

雲層層一疊水坦坦俱平寢與雲水上爾汝楮先生

以紙承衾枕孤舟旅夢溫別時留影子知是虎頭孫

懷朱園蔚

念唯兒分在獨處不言孤一自遠書遠各愁無日無

江分衣在右歲換立須臾倘亦聞歸討霜邊橘數株

寄王元直

一方應萬水多壘復驚魂知爾能無事在家惟杜門

白如霜雪酒紅是荔枝園待守山中歲思之語尚溫

歲題小詩示虛伞

竹石枯枯壘不澗猶花蘭葉共秋風問祂名姓千年

後崙上曾無此畫工

聞聖貽將還南中喜寄

歲歲愁蘼蕪蘼蕪今復枯聞君出燕薊送客有屠酤

寒獄應南服書迎或半途殷勤澠埽處曾為我留無

曉步城南諸山

久作城中客見山如見家況頻過寺冷亦漫入林斜

風葉翻春燕霜苔繡曉花最奇高頂上步步有紅沙

題畫蘭送石生師歸香谷

言師香谷去贈以谷中香墨露夜深滴寫經明月房

長至日沈雨若社集郭聖僕宋比玉譚友夏葉

聖禧汪閣夫諸子王慧生寇貞秀蔣子芳三麗

人送友夏還楚予還吳中　同用飛字

客逢長至偏憐夜別有佳人尚可依香盤幾多生顧

盼荒寒一片隔簾衣酒如春雪歌邊照火作朝花水

上飛情滿湖山分不得兩鄉俱指洞庭歸

冬夜期聖僕比玉雨若友夏肇禧集渤海王孫

溪園同用溪字

間花香步晚東西冷葉枝枝落未齊更轉籬陰曾戶
啓半沈山霧女墻低水歸月入能爲漲雲東風吹不
出溪渡酒短舟何處纜小姑祠畔柳生稊

夜酌沈君禹城南山居

熒熒塔中火照見幽人適客坐席巳暖酒催傳不訛
一年年乃爾今夜夜如何居然方以外只是曉鐘多

欲歸翻旅遊爲友夏賦同用明字

出門無久暫到日乃歸程似鴈春南度如帆風轉行

怕談今歲暮爾重故交情勝處記不記家書更不更
夢靡花潑洗酒夜雪天明倦色看童僕愆期恨送迎
試歌湖上曲可是越中聲

送鄭幼達還莆陽

我游君未到今復送君還鄉路三千外幾冬一月間
何處見春草與誰行夜山豈無氷雨雪暫霽別時顏

宣懿冲劉師藩將別同聖僕夜話齋頭因懷幼

謙元直

欲寒先作暖風雨在其中巳是渡江客爲予維夜篷
談親燭不剪飲快杯如空有美各鄉縣去留相念同

肇禧邀同北王公武伯繩彥仁與美人郝清一

蔣子芳看雪結霞閣得風字

飄忽亂烟空無風似有風遠歸高閣上情起大寒中
曲按棋偷響杯飛袖引紅也知天女散花不藉春工

題秋棠代贈

嬌難分面誰能畫弱不勝秋豈耐寒今日驟寒應懶

起帶酣和病待郎看
憶他幽意與幽姿强把秋花寫一枝總是未能相彷
彿斷腸呵凍染毫時

聽雪齋爲張隆父作

輝輝似有托簌簌未有窮寒林無花葉飄颻今夜風
未敢啓窓看自覺天生聰應須記此響消炎三伏中

嚴延甫之楚復留泰淮數日別難爲情送以情

曲

不合君來先喚船黄頭十日坐江邊怕他聒噪聽歌耳私自頻頻與酒錢

雪裏看花花裏眠莫愁飛雪到新年愁人只有湘山路漫入寒蘆苦竹烟

雪後登城懐山中親舊

一城無内外羣動若相安絮柳江南盡金莖天上看井烟浮疊浪僧路投長干目去神難攝晴來望不完鴈過低附影雲活漸生端久客非初念窮冬各自興

處去詩同比玉和貞秀遥寄友夏于竟陵

客船何處宿宿向猿啼處啼莫待三聲便可開船去

城中三日雪失却分岐處恨雪不前來遲郎三日去

傳言郎復返窗覗居停處夜寒空閉門月照江流去

衆中歌向郎寂若無人處一聲牽一縷風吹不能去

幽房只半間他人無坐處惟待有情人情來與情去

一段筆壘綠生長無聊處願取海棠花分些薜澤去

幾壘楚山雲攔却魂飛處一帶江水波盈盈眼中去

畫得幽蘭花吹香非一處勿惟花無心心在筆先去

旅聲原序

公安袁祈年撰

予之都門於衆人中得一客美髯長指爪苦吟有一字肯唐軌韡㸌或經宵不瞑期得當然後巳都門之爲詩者必質於客客言佳始定否則他人稱其佳受之者不快予曾與譚梁生于司直及吾鄉譚友夏走碧雲窮水源泉濺衣裾各踞石而坐聽爽籟俍客未偕選一石取酒卮列其上謌歗語默若客在焉遊侶雖四人類五人也客所著成帙行於世者甚多新所

著有旅聲近數百首删就約如雪經解雖消未損如絲經練雖小未減大率不屑與羣言爲伍不屑與時賢之浮談相敵不屑與汗牛充棟者相頡頏獨往獨來自出手眼所謂眞龍一滴之水與溝澮谿澗者不同予何人也乃獲與客作延津之合此亦北來第一因緣矣客姓葛名一龍字震甫姑蘇人

旅聲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寒河譚元春友夏選

勞勞亭故址留別

金陵送客處遠過水西橋亭廢名猶苦岐分贊巳凋細吹風若語枯立樹無聊不及從客顧江船趂一潮

宿浦口酬過江二三友人

行者昏昏去應知殊與酣城新知浦口月出是江南

別詎忍同衆情難爲再三滁陽亭上酌留以待歸驂

過梁溪不及訪鄒彥吉先生因寄

順帆輕棹渡斜日遠烟村數里坐超忽片言難共論人儀此瞻仰吾道有司存上坐衣鷄結中林擬馬喧聲歌發金石經濟托丘園一剩懷將散孤峰望益尊堞雲空戀戀溪水落霜痕

新豐曉行

土塩暖北睡主人燈在門爰循疲馬路漸入遠鷄村

山猶乘霸氣溝深凍月痕隔彊兵燹地一邑幾家存

謁閔子祠

廣路列豐碑高墳貌古祠塵邊下馬客枝上哺烏兒
必汶辭他復同顏發聖思三千年以後孝治有餘師

徐州寇退喜會諸弟姪

弟姪客邊親生存亂後身寄書通不報覿面始爲真
卧起燈三滅悲懽酒數巡故園同此念長至乃明晨

河上與弟寶甫[illegible]

萬里湯湯天盡頭幾年衣帶古徐州無風忽自起神
淵欲渡應先溯逆流險阻氛祲當十面功成保障說
諸侯弟兄徒倚蘇堤日歌笑重聞燕子樓

發彭門寄冠尊生

到即問樓居猶在百里外我車逼歲暮僕夫急征邁
既爲小草出行止自無奈十年空寄書一日不相待
西望砀碭山雲氣結成蓋

[illegible]沛止宿[illegible]

路長寒日短晝夜著征衫霜地平於水風樓列似帆
循聲向雞犬宜土少松杉一度鴻溝月高皇舊里閭

濟寧公館喜會俞大光祿

語及多奇喜復嗟路偏晴不動塵沙坐呼看膝娛千
里拜起焚香看五花酒畔霜移近牀月簾前雲散隔
林鴉難忘帶醉題書別北道郵亭濟水涯

微雪

微雪飄能遠關山度幾何塵中看不辨陰處覺存多

若爲江南客奚堪沛上歌居人云年見冬至一旬過

臘八日鄭州雪後懷郭聖僕

白沙如雪雪封沙步步思君樹樹花夜半塔薰清曉
粥與誰同在朗公家

盧溝月夜東聖胎

十年離夢隔盧溝溝水年年入夢流今夜踏霜橋上
過月明還照兩邊愁

禮旃檀像

夫禮心心見光客等一慈住持從得地遷次已知疲
照月乃初鏡飾金非故緇學人誰可語孔李亦同時

都門除夜

豈惟冬盡夜已覺路通天蒿酒苦不厭雪燈寒亦然
爲親寬自老同客讓他眠長樂鐘聲遠因愁聽獨先

出都逢立春

出門行李似歸人誰道歸期未即真馬上客愁愁計
日一年爲客兩逢春

春夜再飲生共

春酒融春雪春歌復夜徵坐中誰不飲外我無能
風入閒嘶馬月來催上燈影移花傍客相顧若爲矜

正月十六夜同法幢訪蘊璞師於金剛寺

禪燈一晝夜夜續上元春花外無明種光中不壞身
居然般若地原是石頭人塵夢年年異今看面目真

我青齋與李聖度會別

近遠客初年相遺仰是緣春風生馬上春雪照花前

氣與居難似情多用得專今宵忽語別況乃落燈筵

寄曹元巽

行行湖上別忽忽酒間夢既別復致語惟恐世爲用
東風二月吹桑乾未開凍憶曾期此時君歸我來送
詎意身許人何由得輕動倘躡廬山巔遠寄雲一甕

夜過陸晉侯新居

固是緣隣徙菴居適對門不知誰遠客先共此黃昏
眉月生簾絲情歌役酒魂春雖無一半花事也須論

二月十二日重過愚公

斜景蕩陰翳餘寒生寂寥曾同過月夜今復對花朝
石上雲松立籬根雪菜挑懶因成禁足送客到門遙

京兆王公招同張法幢侯若木

客能來不次坐亦許頻更一日飲相對五湖心復生
春山着色遠鳴鳥悅枝榮門外天星亂行燈滿帝城

倪不滴至

門前忽下馬猶未信君來對面轉無語得詩翻怕開

草芳初客遠月上獨行催母老應同我離腸日幾迴

郭聖胎佛骨齋梅花

梅花今日見不是故園春一舍爲香國孤雲結化身
晨昏應得所淸冷更無鄰以我頻頻過何曾厭酒人

春日張林宗寺寓賦得天欲今朝雨

翳翳四雲上寘寘一氣勻滋芳應有待消凍得無因
草色天邊路杯香寺裡春晴陰卽時事莫悞看花人

夜看侯太史瓶中桃花

絲雨坐來歇折枝舒小紅水神扶豔夜春面受微風
酒對光相暈燈移影不同可勝烟裊裊復那月濛濛

清明日高梁橋看新柳

喧喧出塵路春向郭西尋千樹舞千態一絲牽一心
帶黃初照日雖綠未成陰小酌聊相命風光醉客深

任丘孫茂先訪予病次贈送四絕

鬖亂而玉氣翩翩供奉才情洗馬年巳中千人萬人
避如何只欠一人緣

出外經年病一身不知吹過柳花春倏從枕上傳名
姓四五年前夢見人

談時巳勝韓康藥坐處還留荀令香風雨驟來燈燭
換爲君今夕下匡牀

客中送客自生憐二麥青青四月天握手算歸同一
路君程三百我三千

都門病後送吳于達赴曲周

龍城路繞五雲通駿市塵喧十丈紅我居數月病亡

據旅命如絲繫千慮得君队次予未知花好江南春
雨時自此過從無閒日予草從君懷袖出信乎有道
交不同死生可托傾蓋中三朝詩藥應金馬美業不
在師保下如何垂老只一貧蕭然入口出疆晨國門
冠蓋爭攀綰香絮任吹愁思滿

瓶花

折應煩素手來許帶初烟一見如相語頻移得近眠
景光春可駐夜色曉猶憐香蝶依依處誰知是客邊

寄林宗

客到燕山盡一年六年前夢此依然也知行路分南北相見如期不後先夜放雪蹄城浸月春眠花寺酒搖天小郎未語能娛膝學得鷄鳴向客傳

雨

昨雨夜聲急撓上初不知夢回芳草路將及到家時

窓月

非不愛眠夜夜眠轉輾惻虛窓面廣除片月掛如璧

明明入孤懷淡淡守東白何時約歸裝爲我帬驅策

懷六親

少壯任馳騖每結山中鄰垂老信空寂且爲行路人蓼蟲不知甘氷蚕不知暑驚颷颯秋魂把誦別時語

寄凝甫

衣緇與衣素同是出山伴燕山五月雪歸鴻一聲斷聞君壽阿母爲母留僧飯感念勞心神相揆獨慚汗

樾館貽吳仲脩

別館在山縣旅居仍借名題如蕭字古老甚越吟情日月資盤礴肝腸擲友生醉歸常得晏朝騎許同行

西山

西山只隔此城墻日日惟看駐夕陽却笑在家游以臥今來爲客頗如忙烟萋路草天涯綠風擊林花雪片香得到定然歸不遠好持明月問支郎

送李元鎮祠部册封楚藩

沖聖敦姻睦分圭出九閽王程開碣石天派遶荊門

湖泊樓前俯嵩當嶽外尊風烟勞駐節木石解承恩晋接皆隆準披揚足大言樂張魚鳥避襟擴水雲吞望氣猶龍至還朝錫馬蕃躊躕爲此別難臥使君軒

六月十六日再與于達酌別

久客望歸路遥遥天外雲故人將別語耿耿病中聞斟酌杯雙進虧盈月一分平生重恩怨不負灌將軍

林屋洞中送客六月廿五夜夢作

苑爾在深巷不知天地空石響簡爲雨草光搖若風秘却此中語信於何處通殷勤送君去一路桃花紅

御苑牡丹次葉少師

開依日月寵光新自有微風蕩綺塵不敢衆顏非是禁似難程品獨富宸循臺艷炙層層玉迓𩗗香先步步茵　聖主濟無妖冶好賞同魚藻樂惟眞

西方庵訪潘寒汀

亦知非郭外所處自幽遐屋角提青蔓庭心樹紫茄

更裘郎御葛搓髮便籠紗細語予歸日經過一問家

七夕同周虞卿雨飲姜神超四寄法幢城外

客心忘節序語及自然驚點滴燈前雨有無機上聲秋能深夜坐天亦近人情倚醉遥相望星河隔一城

種松詩爲聖胎賦

移得孤松帶石苓雨中辛苦役山丁千頭直上細烟霧一臂欲拿深戶庭擁書不眠夜聽肅把酒仰看秋眉青今君有此復何慕木榻惟堪置管寧

又　秋夜同武仲宿呂公堂

草木自烟翳居壓半水周帝城偏一角仙路入高秋月晒地霜起風翻天漢流如期同襆被清極夢難游

乘月過聖胎看竹

明月忽又滿不眠眠復驚出門無十步看竹已三更寒墮水雲碧秋搖風露清主人亦暫寓灑灑客中情

善果寺訪法幢

出城三里樹陰陰及到林中路轉深半啓白雲僧識

面乍飛黃葉客驚心酣餘似可憑秋葬約再應須抱夕衾不雨不晴閒一日幾分齋飯下幽禽

林宗許飲松下不至寄之

未醉與將別諾言無異同彭亨携樹底欵段出城東高蔭落秋翠斜光銷夕紅坐寒衣謖謖惆悵寄松風

將別吳文中作相送行贈之

北風蕭蕭雪滿驢尋君官舍城東隅見予驚詫別許又面何老皺斑髭鬚予謂勿驚且爲撿所遇從前爲

予說　先帝知名未召見中官挐賜歲除𥁞是時聖
躬省朝儀特許天顏一見之荳屣山衣御前脫恩波
沐浴鳳凰池傳宣供奉無朝夜篋中脣札龍光射侍
班稱嘆宰輔奇先後之吳有江夏忽成軒冉冉湖深
墮地禁髯慟不禁人人冲齡嗣聖稱大孝節在彌加
先帝心金縢幽秘千秋櫝鈇衮其間備實錄錄成一
代誰得觀落盡眉毛筆花禿還聞坊表表先人有子
桓桓扞衛臣孝義並門天語載肖貌五岳坤靈神記

曾夙昔相期許何如蔡澤逢唐舉彈指彈冠十五年
今復高歌歌爾汝

秋懷

一葦稱先達滄洲披布衣獨慚將暮景匍匐眛知希
風雨自朝夕邊疆多是非出門鄉路在日日看人歸

送李果卿宰龍南

楚越一琴孤山川不盡途停舟傍月石鳴雁出霜蘆
文釆行中秘神明子大夫經過彭澤里秋色未曾枯

六月七日石燈菴

今日猶爲客惟僧香火親低頭雙眼淚失怙十年悠

九月十四夜看月道上人菴

白月臨初地空涵一水寒圓時先隔夜近處卽長安
蔘影牽風弱茶烟觸露溥棲棲者誰子亦共懶僧看

送劉念徵還吳

上書非得已天語幸相欽別我當萸節還家有竹沐
西風吹葉脆南雁入雲深去住難爲夢關山夜夜砧

送王大中丞出鎭山東

菊蕋初黃梨葉丹上公專鎭擁桓桓九重推轂天威
寄一鉞當秋日氣寒自有淸新開府句人將依倚太
山看陽春利用凋殘後小隊從容訪杏壇

寄劉虛受兼訊王先民閔百先

山園好風景爲別兩年懷閣樹探巢鷇蹊花掛舞釵
星多池上落照可飲中埋自不離蓬戶何曾廢草鞋
羊求非速客鷄黍間淸齋信托孤雲寄愁難一日排

欲知予病骨衣表見如柴

送張文弱署教象山

邑館孤臨海山溪細入烟門開通駿市郭負有蚶田家口携初臘旌心曳遠天春風隨意滿吹在百花前

佛骨齋爲聖胎兄賦

是佛原非骨因齋得此名諸空能萬卷一日可三生立地雲初起離山雪未晴酒徒爲護法念予當垂瓔壁素延花照窓紗格樹聲以予頻過宿虛榻傍長明

送許巖長還莆

萬里擔簦客各尋僧舍居幾番期爲我曾不顧尚書及此歲時暮行將氷雪俱仙人家鯉潹因托夢何如

送陳季琳叅岳豫章

國門傾葢卽傾壺官全渾如一事無奈此別時開夕鴈念予歸計負秋鱸烟雲屬部神仙吏風雨淋漓瀑布圖公楽好憑高閣了挪搖春浪綠平湖

次答林二茂之見懷兼呈俞大先生

雪帆氷渡別經年秋燕春鴻信可憐病日苦多難屈指畏途趨捷致垂涎也知莊舃容吟楚却恠山公未秉銓夜酒每同應念我梅花亭下月明前

雪中答蔡以寧

北風凄緊凍花飛寂掩松寮客到稀家在兩山同一望不知寒盡可能歸

贈張侯

張侯骨奇髮怒指七尺磊砢出九死血戰蠻雲瘴烟

紫街放鶴唳風聲起上將論功不私已姓名得報

聖天子會如隔世添悲喜少年舊事歸統綺

雪夜喜華孟宣折梅花一枝過訪

荒除雪欲滿旅况亦孤危愛有江南信憑將馬上遺冒寒開酒夜如夢到家時簷落簷氷碎神流燭照移也知當病起猶恐借春爲破屋先生老孤山處士誰飄零歲復晚得見轉興思

除夕雙河菴

旅人相對夜眉色動年梢酒滿天爲壽爐寒火再交
早花歸禁籞生菜理春庖莫放鄉心渡船水一路膠

夜看佛骨齋梅花

昨歲花重發薄游人未還來因乘好月看即在深山
爭攤燈生慧寒凝石共閒醉憑誰寫照烟水屋梁間

薛曾隣還毘陵徐伯傳還馬跡山

倦客厭芳草不知行路春春邊忽送別別乃是何人
立命西州下五湖東郭鄰相期應萬里珍重濟時身

俱泛湖中宅各分湖上峕夢游驚一見心送越千帆
時事誰堪語山靈易受譏路南春自暖烟綠洗輕衫

曹元甫衕齋夜飲聽歌

雪鹽燈紅夜不成明朝還卜上元晴花簾只透含香
氣竹肉難分隔面聲客以江南當一坐漏從天上落
三更九鶤杯淺盈盈綠銷盡春魂醉語生

李水部折紅梅見寄

情人易春感爲我剪輕紅欲贈猶自把此心先已通

氣淑冱寒際豔滋枯淡中旅燈孤照夜還許對司空

送虞興宗

旅爨幾朝虛如僧比屋居歸期問行李心事出家書
春近百五日歲經三兩除未能君送我鄉望是青徐

過黎無求不遇

曲巷行不了白扉相對斜似先安客坐留且醉君茶
故紙盡奇字滿瓶皆野花弟兄誰得問劇孟魯朱家

[illegible]長安見新月

緩緩待黃昏低低可與言客邊愁易滿春上攬無痕
有美但西望將期猶北轅眉纖多見嫉莫度漢宮門

送楊修齡先生開府南贛

薊北新烟上柳條虔南晴雨散花朝月高鳥府形方
瀟潮湧青城玉馬驕江派九分憑四履風聲十樹格
三苗還知不淺樓頭興禮接詞人是下僚

與孫茂先夜話因致劉戶部伯仲

去年風雨宿相憶每生寒此夜香燈坐因雖不及[illegible]

壺中家是月書後藥爲養待我春園酒憑君報二築

清明日報國寺松下送姜神超

奇攖不可狀此樹江南無何當折柳日來挂踏春壺
離色寒初地風聲響上都送君深坐語香翠滿衣濡

見歸鴈

嚦嚦自爲驚天荒草未生隔年秋萬里幾夜月三更
遠影塞雲盡片愁南雪輕故鄉書不寄只說離青城

送道上人還檇李因寄秋潭師

無日不相見夜還乘醉過漫然方外別其奈客中何
海路通詩遠邦畿施藥多寄言相念者黃葉下庭柯

蔡以寧游西山十月不歸寄訊

四月西山寺寺香酒邊行路竹間牀阿誰公子離家
早能主司空出郭忙嘶馬落花當曉瀑問禪枯樹立
斜陽舊鄉孤旅應堪念橫卷鄉心一片茶

筑語原序　　寒河譚元春撰

予友葛震父在都下日苦吟不意都下有此苦吟人也題曰筑語而誦其詩則有曰悲歌今已矣歡笑且從容其意似不欲為筑鳴乎悲歌之意厚矣天涯久住觸物悲思忠孝不暢心有所鬱震父之所為筑也然震父幽緒在棲埋照於乞米典衣之中長安日月有光鄉人消息不斷都中人士但見其往來市上馬頭塵厚即僮僕亦以為吾主人翁有所營於此而予與震父交最深能知其不然也有營者所以度日久住者所以忘情偶入山中嬾至州郡與偶過都門嬾歸湖山皆詩人之息機任運似趣實舍而苦吟終日以為一快者也予故曰意似不欲為筑使其意欲為筑也鈍如予亦得而和歌之矣

筑語

虞澤葛一龍震甫著
潭淵王　㒒種愛校

種竹

目塵何所見一草一木奇况乃數挺玉敢惜千緡為搜索既若洗欲貸將焉之得購亦云苦厚植志我疲新梢掠窗素眼光綠離離好雨西山來滋土如未移因思太湖上百畝蕩風漪裸袒吸冰卧不知今復誰

會陳振狂

烏石山中客荆卿市上逢悲歌今已矣懽笑且從容病起見秋草酒醒聞夜鐘有兒能荷杖曾不媿龐

王子春南還不别

聞君歸念中夜起駈車曉度蘆溝水情親如我不及說尋向空廬笑無見蔡邕亦是平生人遠去西山百餘里每寄書來問予歎離聲應到松風耳

送吳聖初司馬鄭州

共此不盡意别時難具論中天分北斗六月向西秦

草疏懷將敵明王憂有神近秋無物色君到滿城春

送林仲長之任溫陵

郡從泉上立泉響訟聲閒愛我兄兼弟之官雲復山

王人二千石恭舍兩三間送送空勞結何時放白鷳

午日飲顧太史衙齋

不必論荆鄉何須懷屈平盛遇樂明良舉世無獨清

坐見陣雲作殷其雷一聲醉客相領語甘淋當如傾

物亢卻沾溉日佳忘晦晴珎重九節蒲餌之身可輕

送曹元甫觀察杭嚴

蓮葉西邊蓮葉東去分吳越路香通起居半是魚梟

外勾當不離山水中西子湖平幾船月嚴陵臺挂一

絲風愴予未得從公遊六月燕天叫雲鴻

復公至

三十年前雨荒秋野寺深三千里外月燕市酒家尋

詩老惟存骨情空只問心還閶丞相閣能覗遠公林

訪譚友夏于萬福寺

幾雨抑途半未秋多病端言尋亦不遠得到始知難

一寺野香寂六時幽意安樹光浮夕景如水照人寒

六月六夕袁田祖王子春張應君張龍生蔡以

寧小飲寓齋

晚客如歸到解衣花竹香輕颸飄露氣初月養秋光

未許雲山别都忘吳楚鄉情來惟有醉燕市即高陽

送施沛然別駕廉州

路入炎雲萬里迂一行分刺海東隅郊勞梟使爭投

爲珉隸斂人莫問珠夜氣早能生赤日秋聲先不到

青梧而翁舊有甘棠在隔郡遥陰兩世扶

見庭中紫薇心動同友夏作

吾家曾手植初亦如許長連月照書屋數間同一光

此花如久客一開開不了君來喜見花翻覺主人好

答吳元翰

道衣禪悅自由身味盡山中草木春此地忽驚來遠

訊對君猶未信伊人正聲一輩還存幾獨詣千秋不

借鄰疎雨送凉堪問酒共看山翠壓城闉

送玉道遠署教崇德

相見各憐衣上塵耳中應老少年人一官再補無他好桑梓陰連桃李春

聞說脂車復借舟潞河水滿急星郵凡過一驛須題字可當此君風雨秋

張筵淸夜幾招予曲奏琵琶掌弄珠偶出青城不曾到佘持宇盞立須臾

杏園春早要來看今去匆匆別不難倘見念予游况者謂能今藥貴長安

出東直門望昌平諸山寄以寧

幾年不見山幾日不見君今見此山問知君椎㔫雲雲濃山淡雨初歇山忽變雲雲變雪諸陵松栢怒秋聲可念城中飲氷熱

孤村

斷橋磧路水流沙沙上孤村一兩家門掩綠陰秋滿地阿翁携幼掃槐花

檀城道中

雨氣散空磧忽來何處寒萬山盤九塞一背托長安隼過當秋擊驊停未午餐行邊有相國人不厭儒冠

白檀書院雙松下開鄰笛

互影收奇戰分頭寫翠空向來戎馬地誰植此淸風濤枕欹三伏冰叢濯五中何須怨關月秋在隔墻東

漁家再宿半閘山下

猶未歇鳴蟬幾炊青遠烟野荒行侶後鄉念主人邊輪晚才離呂瓶春偶到船屋居一甌脫五日兩回眠

次答周安期

有廬山水處所幸與君同相念各在外相逢猶熱中家音言笑得秋感性靈通塵几埋殘草烟窓冷細叢茗泉香入淡花露碧成紅問我長安日壯來今已翁

張同覆移寓報國寺寄之

出郭多名刹因松此幽尋空秋結古秀日氣銷寒陰

雷神破壁走木客吹燈吟予病臥一月過從須抱衾

隣砧

旅人惟藉夢不甚到家難何必此聲苦急催今夜殘隔鄰秋萬里當撓月孤寒珎重山妻莫霜前芟製完

讀徐日方留山草

病客晝欹秋蔓蔓發函忽自來吳楓青天繚繞飛烟缸裂石迸泉流撓中一字一洗雕繪窮鼓吹白雲賡木公此聞綃縠高秋風毋使慕者收冥鴻

送侯郡伯守鄖陽

渴雨生晴溢月流一天離色近中秋白雲出守符分虎赤地來畊劍易牛寒水葉飛江北樹夕陽山在郡西樓題書好問瀟湘鴈可向氷霜作置郵

吳元翰邀宵飲賦

見君如昨別如今秋雨秋風悔出林仙履不知家路遠絮袍應奈野寒深山中玉液師無恙海上金飛燕可尋我未得歸偏送客燕歌慷慨變吳吟

李水部使楚楊廷尉使蜀

兩歲比鄰千古心曾無一日不相尋未承天語秋風起難緩星期夜雨深酹酒弔湘驅水族停驂逢阮說家林歸程未必分吳楚好記梅花杖雪臨

蜀天高踯雪峯寒未到能先十日看　聖主命將應念遠使臣行矣不辭難猿聲訴月更三轉馬首分雲棧幾盤滿着郫筒春萬里相邀須傍百花闌

懷王元直

十年書不報幾便負霜鴻神去此身病行長吾力窮覆盧榕葉暗潑酒荔枝紅猶記脫驂日相期雲水東

寄林宗

風吹寺門掩星挂空林秋昨日此時別一年人獨愁山中自爲侶衣鳥生空香小憩便一月花間流水忙

八月十五夜看月

空凝露綵冷輝輝香散風花酒滿衣隣杵不知聲外怨旅人都向望中歸乍離邊塞雲霄近未轉梧桐烏

鵲飛莫話去年秋更好昨宵先暈數重圍

友夏田祖安期聖昭晉侯夜過

月出夜如失氣寒秋乍分永懷披朗照高影墮空雲壺語不多遠鴈過非一聲最奇纔到客猶帶邨時醺

于司直雲上園同安期友夏艮季公亮彥琢

樹樹帶霜色不知秋幾深地宜生獨見人事得幽尋降衲送香茫茫渉窺宿禽吾家荒逕在於此寄歸心

次艮卿覯米仲詔憲長所移奇石

塔窪村北野草荒草間突兀孤雲蒼欲行不行氣若鬱將雨未雨天無光云是米家鑿山出百步千人移數日到此躊躕不肯前泰鞭無技楚力詘大木縱横倒一林相爲枕藉歲年深或需天手妙神用或斧山祇前故心我與之言叱之起幾時得渡渾河水嵚岈空洞宿陰霆鯨脊鰲磐立奇鬼主人好禮尊石公神物亦豈甘牢籠不如就此樹高閣居處日對飛來峯

甲子九日集茅孝若邸中同賦入韵

九九節爲陽新晴覺雨香爾林吹帽葉昨夜授衣霜時地同千載天人會一方年須傷燕玉列印據胡牀絃綺生泉響蘺金散酒光渚鴻方刷羽沙蟹正輸芒風氣東南至心期日夜將𦂳酣當盻倩銷得鏡絲長

客夜送周虞卿

冷風吹壁月在窓夢人醒對酒滿缸易水無情夜歌起洞庭巳掛秋帆雙何論先到與先去茶戶慕心同一趣期君訪我梅花時家但梅花數千樹

送周安期

北風沙漠來新寒中吳紵零葉墮馬首一愁相對茹予游困日月用閣化洲渚黯淡眉上色躊躕意中許歸期托君口欲語不能語

送倪封公

度支迎養意何如辛苦收租日不虛一着朝衣先問寢夢中猶課五更書

長安騎馬當安車挈得歸心慰笋魚夾路秋紅楓柿

蘖北徐州過望南徐

送胡子延

十月大風作寒鳥鳴枯枝久客豈無家中夜不敢思
斧斝屢遷次爾我朝夕斯賞識寓貞諒敗闕多所規
忽漫爲雲星天淵眜前期各勉山中業志力尚可師
三復謝公語吾常自敎兒

歌送譚友夏

長安五月六月間塵汗濯衣人土斑此時此地一把

握相視不語何蕭閒舞鸞寺裡午鐘黙落葉園中夜
邀匿文心應手自爲命砍地劈天當不得西爽招邀
輕策理山問草木生愁喜僧飯出雲泉水香馬蹄踏
翠烟霜起曾約同游我未知歸來索我倦游詩傾婁
倒篋得殘草剔抹鴉塗皆導師只今友道在巖邁念
念食貧酤價多别似昔年歌處去一天江雪向寒河

寄聖俟

昨見金陵客知君客維揚落落破寺中風吹庭草芳

太守潔供具粲白蔬水香隨身惟研硯丹翠生古光
止仰懶于動不問星與霜懷人轉心款素書無一行
但愁明月凍寒在西北方

送曹公振

菴居歷春夏共此鐘磬聲把握一二語古今千萬情
仲冬天地寒客子苦長征戒裝車且枳引酌杯難傾
淚落海波水飄散如雨萍東望若雪間雲昏霜雪朔

答許元蔂花下見憶

十尺庭心片石傍梅花一樹賓脾黄開時正及大寒
日香散滿天明月霜花底尊罍日日埘醉歸還剪插
瓶枝看花念我燕山客雨歲花開兩寄詩

史滄如至

一出黄葉林不聞山水音未必背塵俗何之無悔心
故人若行脚萬里能相尋及見邪作禮爲我彈鳴琴

得譚梁生西山見憶詩

杖底下斜驃衣邊掛蘚文搜奇如不及何暇念離羣

樹卽枯禪禮泉將裂布瀑題詩散風葉飛共出山雲

寒夜喜開美無卿過存病起

一寂斧氷響衆寒歸獨居相過無且挽爲念復何如
燕筑堪娛酒吳庖解炙魚日歸誰得早勿藥報家書

大雪日雪山陰余望之載酒寓齋適西方僧持
潘獻明書至

風發走簷壁蹤處何其寒之子履氷滂餉我林中餐
是日大雪日大雪飛長安長安盛宮闕嵯峨入雲端

筑語　十二

光耀發明曜四照皆明玕緇素後先到共此旦夕懽
傳示故人語秉燭洞肺肝

于司直雪後過訪不值

子方踏雪出門去君亦出門踏雪來去來數里不相
見孤負昨夜梅花開梅花苦憶江南折香山十月能
姤雪今年花早雪較遲再雪好結香山期

紀別　甲子九月二日盧溝逆揚師大洪作

湯湯一帶水濺沫皆水骨亭亭數株樹看人此離別
西峯寒不流東光淡如雪驢背客衣輕風沙吹片葉

入山

雪枯雲困石林疎幾處生烟磬木魚不帶姓名誰得
問山中一日兩移居

冬至夜

出門三度夜寒深此夜空山烏烏林耿耿佛前光一
點分明慈母憶兒心

[illegible][illegible]得君熙書頻

筑語　十三

江陰六月片雲裁封寄燕山帶雪開知我倦游才已
盡夢花飛按二君來

石上有懷

孤根齒齒嚙氷槎氷底泉聲繞去斜想見昨游虛坐
處曾將雲袖拂苔花

任卿別

來此何聞去何見塵凍裂衣風削面執馭仍呼辯髮
奴挐裝猶有如田斫欵段出城嘶曉鴻行知到卽是

齊東念予十日五日內猶傍碧雲僧藥籠

山居閒倪撲臣使南挈同吳翁甦還金陵遥送

五言四解

車駕已轔轔天星猶歷歷行亟胡其然使君銜命出驂驔孰與俱躞蹀秘書老相顧說江南春流綠應早予有賁漿家亦在金陵市垂楊着地垂門前馬堪繫今日東郭餞允爲西爽快折贈松樹枝生風可清路

山中寄于屯

山翠蚕空層復層日氣不煖松濤氷來兹彌月只枯坐自照一如黄面僧開君昨夜會賓友虹飲雪缸花壓燈獨往無由卽雲上遥擲挂瓢千歲藤

別寓君

雖非乍交與面對宛如初聲影互相借寒暄移獨居自來無俗客耶可當家書別意滿幽抱清風吹短褐

客夜

獨臥酒不醒夜帳風吹開燈影雖離夢梅花香自來

除夕柬以寧

此夜三在此此復徙居三動心隨星杓揺揺指東南積慮如縋綵續續吐吳蠶豈無同懷子傾懷相與談明膏鑒默坐返顧生獨慚久負湖上春兩山交翠嵐

元日同以寧醉宿梅下

開歲一日春四日客掩半扉曾未出對君各數出山時百轉腸枯指難屈詹鵲罷喧雞欲棲酒榻移傍梅花低冷香吹夢夢不遠不在城東應在西

蔵元長至

幾見春江綠勞思不能渡詎知把握時渾河且南溯東風吹薄寒新草承幽步君馬自軒翔歷塊空烟霧

尋鍾毓甫不得寄之

湖上詩成病客眠烟波香火至今傳那知老去纔相識醉倚紅兒說少年

樓頭拿酒夕陽低城外東風散馬蹄曾問所居今不記誰家門對井闌西

春夜集寓齋送顧湜明 得深字

促席傍花陰餘寒客易侵君方問行李誰不寄歸心遠棹趂春水疎星在曙林未離猶此夜珎重酒杯深

早過余望之

拂曙尋君君尚眠書聲滿屋起茶烟樵青灑掃春雲綠風落瓶花硯水邊

探月樓

高樓出雲雲在天天風不動春無烟花簾盡揭海東面夜白如水杯如船不知明月落吾手長吸清光當天酒銀宮雪窟羽衣人一曲醉君君醉否

與張龍生夜別

離酒難不祿與花相對飲檻風乘間入孤檠落餘燼假笑向雙玉分宵於半寢所期湖上尋春波弄舟穩

題邵僧彌蛺蝶圖

芳園霽春日花處皆香寢戲蝶不单飛飛飛墮新粉

韓孟郁熊羽人夜飲寓齋賦別

紅燈炙酒花氣泚細雨細風香濕簷春殘復作有情別官冷得於高卧堪一片沙黄分薊馬千家柘綠養吳蠶知君不問中人産何處好山無半龕

草橋圖

烟空無際野橋橫橋上盈盈一點情我出春明應是暮不知誰向夢中行

美人水中景

風生春欲動溯洄皆豔香却怯水無情照妍不並郎

坐見楊花

東風已倦吹似憑餘力送一點一年心心心是歸夢

雨中僧送花

幽花非一香種種盡奇絕帶雨帶烟春無情有情折

送譚梁生

薊門三月盡春與別如期衣畔挪無色馬前風有絲白雲遵海路芳草到家時柝憶慢亭上出君遥贈詩

送顧仲從

草色不分天不知春去邊落花香店酒荒月野橋烟

且住無多話兼程一半船逢八訊歸日今日已三年

夜飲余望之庭中惜別

幽戀得君情客心無此營引花同避席留月到開城

露酒散空瑱風經生夜淸僕夫相顧語明日可能行

留別于司直

早雨吹寒淺餘紅入夏新徘徊當別路猶似未歸人

蝶趣園開酒鶯催馬踐茵故心遥在望天地不生塵

美閒草原序

嘉定汪明際撰

詩之詞句詩之粕也詩之意味詩之漿也取粕而登之于床漉之而得漿焉粕則旋棄矣此辭與意之況也今夫取米而激之服炊然則有之矣以言乎人之熏騰而若有物憑焉茂有也或者遂欲取其粕而究轉懸之世必以爲愚而可笑矣凡詩文之爲道皆然詩爲尤甚詩之字句不多非若文之可以鋪張也故貴有一唱三嘆之旨焉苟取若人之詩而讀之一或

咀味而泊然無有此如既過之粕不可以再陳其能徘徊於喉吻之間而不能去耶今天下之名能登壇者不知其幾有才有學者不知其幾至於較趣味之久近咀嚼之多寡則吾友震父而外指不多屈焉震父之爲詩也使食夫之腹則不足芬道人之口則有餘然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試進橄欖于不知味之前甫到口而即棄之于地矣其能姑忍耐之以須其回味乎噫此震父之詩所以爲妙也

美閒草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景陵鍾　惺伯敬選

投土橋店寄聖僕

送客一年盡爾與我爲別別老送彌長殘陽挂林雪念爾未到家我已止行轍意況風萋萋窮簷火不熱

送王伯玉歸吳興

不及山中雲先子能識君其如白下酒幾設未成醺

人事冬春際江天雨雪分隔溪樵凍響夜客到家聞

觀宋比玉漢玉麈柄歌

古玉一尺交雙螭磨稜倒角不可持潤如美人面上色枯如禪客手中枝何年出土復入土幾見山精化水母傅物應須張茂先匈人不特王夷甫以我得觀非偶然奚况居然君有焉

咏美人畫蘭停筆

蘭心廻淑腕心到腕徐徐未藥生香早將芽帶雨初

濡毫深結想臨素轉蹄踏所以尊幽級何曾異法書

芳聞如谷邃佳夢倩郎背顧語傍窺者于中自不疎

送許令則還雲間兼簡眉公先生

去來於杪冬少綴亦憧憧有意各難盡也勝句未逢

江帆引山照郷樹開春容笛步高齋下憑君問雪節

紅鸚鵡

隴族通西極於南得氣全近移朱雀里遥溯赤烏年

一正形他賽三還度爾仙物靈應有變我見更誰先

腥可蹉葵竹飯須火宅蓮惟中能見素常得語君前

逢求仲先生投贈爲別

白門一月游誰曰了公事幾日雪中山幾日城南寺

僑齋已自冷膂水欲番地客如井大春亦間懷片刺

閒林啓清宴夜滿過三酉燭照瓊樹光生花散天瑞

平旦即有別無能從後轡期掉春水湖苕青兩峰翠

夜過常州不得徵伯先生消息兼懷林二茂之

沿路訪居停兼程及晉陵長年偷夜柵風寂恐堅冰

樓成傳三鼓鄰船照一燈太湖山雪滿乘月好携朋

賦得朗月分林露

以夜爲太古俯月開天荒微微若有待脉脉遥相望

山鈌已明豁林深猶莽蒼起步平地上影藻流煙霜

除夜

湖靜凍未堅予歸渡將黑不然窮一歲隔水苦今夕

十年百二晦點歲半行客少小樂經新變遷轉追昔

爲爺頻責子慰母强筋力春先何處來眉端可察識

立春雨晴聞百舌

雨挐春來春挐雨辨之不得空延佇出門問柳問梅

花百舌嬌嬌向人語語新多轉轉多情今日今年第

一聲爾舌不私吾聽早一聲無處不春晴

殺日任夫梅花樓看雪

霏微吹凍塵漸漸可花茵酒暖春魂托樓高夜望匀

享天全春客計日已逢人蔭映清輝裏高酬咏再晨

魚燈

來應從丙穴翟許借咸池水火衙難代人天不可知
勞頳寧獨尾照素有相思藻采芳春夜誰非美兩時

夜坐

止足豈不樂出門皆有因得此深坐夜放了多累身
居然方丈地恰受一隅春月以香爲霧花將影傍人

風雨日日不及一醉梅花

年年正月二月邊積魂盡落梅花煙春風無聊酒無
賴吹眠不醒花在天今春春雨連晝夜花事酒情歸

一舍兎毹空對未開枝惘然春光風雨時

夜晴寄珮卿瑞卿壽卿

春霽無再宿賓賓今夜中星光不藉月山氣自爲風
暗篠幽花路孤村半畝宮所思棊一望水處覺天通

折得古梅一枝寄靜甫

入林着意遲欲折且徐徐不獨難于讀真堪當以書
寄君燈下看知我雪中居剩蕊含春細開須二月初

舜五席上賦松江鱸送別得青字

涼風追故美鮮雨賦春腥蓴豉空千里花醪可數瓶
山家豐水饌江路繞鄉亭明日看君發誰堪楊柳青

吳家池看未開梅

孟月盡來時梅花欲待誰幾家飛雪點一體受風吹
憐是山之僻難言氣不私自憐遲暮色臨照帶春澌

山夜懷公美

竟日何營營於夜轉多想反側坐爲臥躊躇假而仰
彼美素心人厚得山水養溪中春正寒酒醒月未上

枕上聞風雨聲惜梅

陣陣與聲聲歷邊枕上生不知花幾信又是雨三更
夢淺難移聽春寒强定情數株吾所有偏植未開晴

餘雨

餘雨散爲霧春風知未知客心芳草色何事一齊吹

二月朔日孔先生諸子偶遲篠閣飲別得文字

步步引蘭茗吹香薦野庖不期今日會已是仲春交
情與文生別風先綠在郊花時復淚出誰爲解花嘲

篝燈獨坐看餅中梅影映壁上書梅

香吹壁上塵雪照火邊春對黙生雙背相思化一身
分知合是偶我覺爾為真坐到平明者應難語向人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天氣發春冷不行冬夏戕風前蒸熱雨中
氷氷底轟雷雪初雹南村北村多閉門梅花杏花交
鬬魂村翁今年五十四五十四番同一視風俗猶傳
晉陵事家家凍盤修獄祀

同觀公瀹茗看籬落梅花

積陰無可奈籬落自為天嬌屈安其拙幽含任所先
薔薇分露洗茗葉鬬香煎相視諸絲𥁞惟茲得見前

花朝胥江舟次與實父弟別

今日花生日如何不見花時禽闕別意歌出柳風斜
曉郭暾相負春江綠是涯同來一宿處臨別指為家

咎月

漲水漲雨耐陰寒忽照孤舟野水灘一度在家春幾
夕梅花開了不同看

六日雨

出門拜慈母把衣問所去見言晴五日可以達其處
既發慎風涉舟莫多乖睽六日雨來沛行人猶路匯
籃筍無遮幄蹇築涔涔淳淋滴村中花頗笑僕夫病
尚有百餘里步步遲與廸私計母心慰見雨須天仁

路半

路半止行客何曾待夜昏携得桃花雨投須楊柳村

句曲道中寄比玉

予發丹陽西君出茅山東相期入縹緲相望空溟濛
蒸蒸浹衣澣飄飄生腋風枯林上微綠高花舒早紅
同此一雲霧不知雲霧中

石馬冲

楊𩦉春田中相怒不相前彼壁戲爭躍拂落青連錢

白門客舍古梅一株予不見花二十年矣今年
盛開偶爾相值喜作四絕命童子連環歌之

每來惟見蘂離離今復看花滿傳杈行李便將花下
頓坐賦歌飲在于斯
坐賦歌飲在于斯喜不來先與到楚兩鬢未須輕見
妒花曾見我少年時
花曾見我少年時花外經營總不知尚有未開三五
蘂明朝歸計且遲遲
明朝歸計且遲遲細語梅花說會離二十番春一回
夢幾多明月照相思

哭張子明先生

父執惟翁在生平得見之此番成一哭以後更誰尸
簡遠遺音載清靈屬續持香燈司老僕托夢我來時

芙蓉山看杏花

山以秋爲勝今來獨不然數家屆稅地一望可名天
花淡經初雨村寒遍禁烟城中有好事就飲只携錢

清明日城南即事

節好春之季嬉偏性所存城開爭若赴類聚各成喧

綺錯山容冶風靡酒氣渾祠前舍利塔人外李花園
江照分洲鷺天飛闞紙鳶尊爵猶滿地燈火漸生村

懷王永啓先生

城坳萬絲隱樓紅滑滑鶯聲細雨中養療儘堪銷暇
日歸心不待起秋風茶香東道須名衲山水西泠得
寓公過嶺梅花開一遍喜無他訊累書空

毘陵夜訪陸愁乎

讓王祠畔路東去幾何遥轉巷隨他火維舟記此橋
到猶防已出見乃是良宵知有心神合應先貯百瓢

越來溪

草烟緑湊柳弄低橋對斜陽墮影西聽罷情歌聽啼
烏吳船揺過越來溪

四月一日

細風入紅羅曉夢吹不覺覺來春已去燕語瓶花落

塘上

石面坐壓雲離褷水心照見人伊誰春歸一日雨愁

盡渡出半帆烟影追百年再百酒斟少先子以先文
在[illegible]晚風寥寥午時起陰却綠陰無可吹

落紅鋪地看玳瑁猫撲蝶

軟翠作茵紅繡貼晴絲不礙撩花蝶春猫睡足眼光
生撲捉翩翻滾香雪香雪斑斑體色互若爲輕迅若
爲進蝶飛忽起墻風逝月影一簾春在地

牡丹

自應生愛自矜持自倚朱闌影綠池造物也難工藻

繪旁人空說費胭脂相偎欲有春心托寂對如閒夜
話私最喜客歸逢穀雨淡晴天好乍開時

孔先生餅中古梅奇幻可愛而生意都盡復以
象生生之首夏爲賞儼然氷雪間初折枝賦此
爲贈

殿色盡歸綠初芳得所因天應私可問日以見爲春
付物裁新意忘形待故人即真元在我餅水換須頻

蒔山亭作

到此一諦念宵然何處通消息只見水漁出篺因風
南陸月長午東偏天盡空越帆先匹鳥飛落草齋中

嚴任夫以東山花月主人自命命予作歌

花氣生陰月生霧陰霧相生花月膩問花問月主人
誰主人亦有東山妓山夜夜似春江春夜月可花花
可賓賓主忘情一天酒月照花眠香滿身

過獨柳居

碧柳再再只一株到門因此得相呼先生賣藥歸來

早枝上斜陽挂酒壺

風樓

重屋從中起槐棟百畝餘太湖見八表徐風飄四虛
當之炎炎日有此高高居帆影在花篺秋聲歸亂書

寄贈蔡孟銓

東方美人居有竹一蔡自能當二陸種魚之法習邑
熟數畝崔田那不足留客每從雲上宿樓開潑翠寒
如潑幾時來餉桃花粥我家隣僻亦名族煉藥洲地

太湖曲 湖中有蔡仙煉藥洲

美人圖

無聊聊復掩輕羅花學含顰月肖蛾替人書圖終是貌繹將愁緒強成歌生烟送淼春天遠艷水埋香晝雨過芳訊不通簾半揭喃喃雙燕語何多

八龍引 有序

承夏見從郡西渡太湖雲霧間八龍蜿蜒而下水沸山躍葉舟飈舉徘徊瞻顧左右前後皆是物也

乃有天幸交臂神物得以無恙告予予記短引

澤淵神物之淵蟄時出時沒時無有庚申六月二十九羣然掉尾驤其首崩雲倒傾山負走立水上闢天爲吼千霆若出左右手親見渾沌陰陽剖兒歸以告予日否汝非苟見莫騰口

夏夕涼坐懷仲和

日乃苦煩熱所思氷雪顏伊人隔一水宛爾在孤山秋近蛩私語雲忙月故閒桐陰清露下滴滴小庭間

七夕前一日孔先生園中作

未覺星期潤前來話晚涼自交揮汗日俱以屋爲棠墩竹侈霜色遲蓮遜葉香秋還在何許幽思滿林塘

初秋日送施善長之北地

秋爲初到客即便送離舟路逼三韓地衣先七月裘不知他日會何處酒家樓去矣還相戒邊烽夕未收

紫薇花下坐月

低罩庭心數尺多露秋涼沁月婆娑去年亦似今年

別斷盡花魂酒夜歌

許元燮招同金斗一納涼臺上

復熱思新爽君家有露臺相邀一夜坐儲釀十年開秋綠憑雲瀹秋聲待月催欲分還自語無而是先雷

爾熱過曹去非山館

爪探井底切紅氷莖種籬根紛綠䕷相對儘忘秋暑晧出門䄂藏在家僧

八月十五夜太湖泛月同元燮斗一

明月在水上青山行酒邊孤舟一萬頃明月五更天
情者自無那影人相顧憐倘非初拭雨秋得此爲然

中秋後任夫以忠季昌實父飲別晩香亭

得酒以爲得山人將出山會當離夜好醒覺醉時朋
傍水板扉白出烟花月斑秋聲一兩樹凄切奈何聞

井上月

是處堪秋月如何向此明露淋梧翠滴陰發草虫鳴
照影深深愁期圓脉脉情汲時剛就手綆斷轆轤聲

涉江采芙蓉

遵渚聊褰碧迴棹恰傍紅比容雖自悅欲贈可誰通
暮起人喧處秋歸女伴中偏多憔悴易不待鯉魚風

懷比玉因題其畫

風雨在孤舟推蓬見虎丘漫然爲昨夜聊已過中秋
即事寫懷抱於時爭夫留飛鴻復點點鳴葉正颼颼

顧默孫兄弟同溫遺民訪于湖上即有石公龍
渚之游期以數日復來不果賦此寄酬

不獨耳能熱所聞常醉人已云無把臂猶恐是交親
山引雙溪棹霜爲十月春林中白石磴門外野雲身
欲別曾三訂重來可一旬燒燈幾夜坐耿耿到清晨

紅葉

幾許可憐色見時江雁飛半山殘照裏相送一僧歸

答沛上寇尊生見寄尊生予弟實甫友也

天波匝地澤湖深山氣成雲硓砌陰芍藥贈來人隔
面梅花探去月通心開樓倘亦因玄度好俠應先得

季任所約屢移寒欲盡草青青看馬駸駸

月夜登吟壇懷吳居士

杖屨自爲朋荒壇閑夜登遠烟生處水寒月照來冰
梅意若爲動酒情非有恒空林擊木響知爾課香燈

夜飲劉虛受山園

一隅將一畝山水以爲家城夜孤村犬樓巢老樹鴉
因情能入澹於想自生遐究醉石公石烟中明渚花

首先偶會郡中夜話

不記別之年一寒長至前店家燈下酒江渡雨中船
母壽各爲賀客衣誰着綿此時還此地情夢黯生憐

冬至夜同任大斗一歸自郡中口號

日歸南至喜相將舟到雖遲渡已忙稚子啓戶客待
火猧雛吽寒天滿霜一百五日平旦起三十六旬今
夜長情話幾多深醉坐草芽花蕋動微陽

葉仲衍養痾南菴寄訊

雖日方忘外舊居斜對門寶光寒怯照鈴語夜相存

半臂漸花霧雙池濬藥源窗間一樹月帶雪引清尊

積雪

積雪在林端最宜樓上看恩應能自遠神覺未相安
疎處孤烟起一年今日寒松風亦無賴吹得淚聲乾

小除夕雨憶季昌

寒霖不作雪滴滴在簷牙如此晨昏際伊人天水涯
傳言常病酒或對有瓶花莫使東風疾先將春到家

元日與寶甫賓甫客歸一日

竹實寒生煮雪烟草簷低瀑洗香泉陰晴氣候占新
稔師友家庭借汝賢詩和催梅多急就禮謀于野得
從先春遲半月休相訝昨夜人歸是去年

適園對雨正月四日賦

歲兼新舊雨如未厭無端益霧非初響滋芳不甚寒
老情兒女近私賀杖藜安香潑松花甕青歸菜甲盤
也知春欲渡待歸在江干

人日喜百先君治訪雪湖上同得遊字

渡客邀山雪催然過草堂寒暄先及酒昏暮轉生光
自此雙扉掩從新六日忪小庭歆獨樹花不待催粧

雙缾梅

折枝俱當意因得置朋尊雪破枯林凍春分滿月痕
無人能自好隔水是同根不忝吾兄弟中宵與晤言

客去

矮屋埋深雪風聲一何緊客去酒剛來燈勸梅花飲

史滄如携琴過訪

模桃花開仙而紅有客乘舟雲水東舟空秖餘三尺
桐仙人氣骨林下風姓名不署神相通別云訪我若
不過自彈三曲出門去

桃花曲 四首

杏不遲梅梅不先桃花爛熳亦同天艷陽無賴氷霜
苦顛倒春心過二年

花開未了已生愁懶逐羣嬉不下樓啼鳥數聲風幾
信可憐枝上五更頭

湖上爭妍千萬重如何怨只怨他紅也應命薄能相
似難道春風面不同

日日看花紅雨村落花天氣易銷魂虎丘山下真娘
墓若箇游人爲掃門

王修微期會菰蘆中予已出山悵然答意

聞說麻姑訪洞庭太湖雲袖拂烟星木西人去空洲
遠一片參差荻笋青

別詩有小引

泰淮楊美人宇纖纖載生花之筆泛太湖越月游
歷兩山名勝歸志决焉風波作矣予家畋寞之宿
以瓢泊得至信宿盤桓悲歌爲別

誰謂風波起風波最有情花船雙彩燭柳夜一聲鶯
幽爲分鄉澤圓期給月明片雲從此夢無處不盈盈

夢徐惟和

生死定交交臂前詩篇已作古人傳夢中無處堪頭
白每每相逢只少年

葉肇禧還朝

天氣方炎際公家有事時兼程來日去若此若爲遲
梢擊江雲起服微開月知鳳皇需翰染鳥爲答情私
傳館誰堪主先鞭我導師

送王公武

燕客會期我待君今潮先我渡江雲虹收急雨遠天
豁炎炎氣作秋風發時當多事戒裝前昨日安車詠
不然

六月三日比玉過飲白門旅舍符雨齋竹因有
昔年待雪之感遥酹玉長賦呈聖僕
大筒璘璘挂簷木酒星淋漓風滿屋雨氣寒迫待雪
時當時已失吹簫玉一暑一寒離會間何耶俠骨塵
湘山寄言城外早眠客迸淚荳花籬落班

聖僕招泛瀰滑觀濕期比玉不至
六月清涼水盡益巴川流數曲一城外小泛如登樓
日來風氣變朱炎為素秋柳煙鷗浸中江鵲摩橋頭

齊盤潔水玉瓜洗李能浮羊豕非堪客即吳無他求
醉我猶待君暮山頻掉舟

舟過凫藻閣
曾為閣上客開領一尊鷗柳色如新水城陰含早秋
於特只且暮此外巳山丘俛首孤舟度殘陽與逗留

至白門不及訪伯敬先生
出門當溽暑流汗到於今竟日惟揺扇清風自隔林
何能容懶漫何以答高深獨有憧憧往船開雨外陰

天界寺逢一雨
兩山相對住多不在山時于此一為語偶然如有期
空先文字立老未杖藜知餉午松齋雨因風細細吹

兩過茂之新居俱值他出
近遠居新徙尋求路轉微詎知連一巷依舊掩雙扉
傳語經旬出曾期昨日歸寒雞在林樹盤帶夕陽飛

行路 六月十七夜作
驕陽冶天地當午息徒衆瞪瞪星河生喧喧車馬動

僕夫促就路行矣尚為夢數里偃林木幽黑若深洞
既出見遠火雨忽倒千甕淪浹膚與髮衣襦上新凍
感此一晝夜迭為寒暑用子生亦何為甘受物玩弄
歸將事吾友吾友於陵仲

舟中立秋
執熱亦云苦自為行路吟快搦秋巳疑更值柳之陰
不盡水天意漸生冰雪心故山窮巷裏到夕可鳴砧

吳門七月七[illegible]天寺作

吳門七月七與我山中秋稚塔崇沙礫神[illegible]䨞次牛
風凉寺裏樹月淡城西樓一段明河水何年截愛流

哭孔先生

万日曾題絕命辭鶺鴒聲亂雨絲絲別經累月緣何
事悲又清秋尚未知恩義兩歸無不盡古今應負幾
相期藥房廿大燈帷冷吹殺西風獨樹枝

施正甫雨宿山齋話舊因感道行先生次韵

蛩親螢熠稀由氣鬱松扉廿三年前宿同然夜雨微

幽花香不見碎葉暗爭飛再昇嚮興訪嗟吾願已違

水宿弘濟寺同玉扶摇擁衾待旦

舟泊半山寺水生殘月天雞聲不在听潟影乍離烟
路曉發於此心秋歸獨先隣留高擲火竟夕照無眠

鄧舜五泛太湖採蓴見惠湖中向無蓴採自舜

五始

啖霜鮐鮂蓴芽柴採者年年擅其美二七重封寄到
時洞庭山下秋風起山下秋風曾未知湖中巳自有

絲絲參差縮帶多似是膩滑晶瑩能獨私菱湖湖湖
物靈接千里儲羨非浪說六郎好奇發此端日弄小
舟風露寒

題比玉畫

雲去冷石氣樹撼搖山風幽人有茅屋坐對秋江空

端卿徃潤州予往白下舟行相失寄之

把手無多語各人催發裝所期於鐵甕相失自金閶
一路初寒色兩船明月光君懷予得似只隔水微茫

仲茅露臺成招飲月夜十月十四

臺生新閣外山不隔城看風葉交飛弁霜鴻度倚闌
萬聲都沈寂一氣自高寒平地多明月如斯會意難

揚州夜泊即事

江空城夜冷高樓有美鳴琴樓上頭只此柳窓微月
照似他花凋暗泉流幽音彷彿因情寄遠聽其如不
見愁誰訓廣陵絃也絕巫山巫峽在孤舟

送伯徵先生督學閩中

星郵未曉催路起石城隈雀舉遲江箭鼉鳴股雪雷
門墻因地峻霜氣得陽回四字昭天秩全岡絕楚材
聲開國雅作噓動物靈開相送先春草相思即夜梅

雪夜懷無邪兄

胼氣對孤檠有無窓外聲未祭夜何謂可勝寒不輕
之人所縹緲於我勞心情來歸即歲暮披東理榛荊

臘八日出都門寄聖僕

一冬寒旅食今復履嚴凝蜡畢應遲我齋祿已詎僧
遠青殘雪襯荒落古雲悉只是難爲語情人別未曾

寄懷葉中秘時奉使出塞初還金陵

無數江南樹蕭蕭待綠吹春將歸信及星比使君遲
夜火明高壘邊風裂東旗閒關出塞意惟有雪鴻知

立春夜夢中作

萬蘂千花嬌綺羅歎紅人少踏青多春來只覺山林
小樹樹鶯聲到酒窩

一[illegible]初雨

好雨來何許若隨人賀年減寒方抑徵將曉尚爲媚
喜下三農後滋能百物先晴陰亦常較今日始知天

歲首和陶

開歲倏五日曾未啓籬門雨雪互相代水泉生石根
鄰舍息往來但聞兒女喧昨從少者後令列丈人尊
返顧此日月所事詎可論架上故紙落盎中新酒渾
爲樂亦何之溪山常在園

風[illegible]春雪中舜五諸木茶蘼藻園同用心字[illegible]

風雪不相泥與春同入林樹榮花借貌泉便石爲心
客許分清享天應詠苦吟還悉數片葉消得夜寒深

十八夜看燈元燮家燈既奇盤有古梅一枝橫
絕奇戲出最當予意因作此歌以醉諸子

月[illegible]醉客客三五踏月看梅看燈火及到君家夜當
午如晝高堂雪蛟舞觚尊翠湛商周土隔紗調語紅
[illegible]秦蛾漢燕救楚楚禁柳宮花碧煙鎖主人氣骨
自[illegible]古置予獨揚梅花坐一枝惟寫春心苦影香不

[illegible]山譜

寄贈雪郎

芙花香豔玉精神，顧盼生秋笑可春。好問使君新出塞，後車千騎擁何人。

娥娟弱質强名郎，曾向天山犯雪霜。千腋狐裘輕不御，隨身自有辟寒香。

雪中看梅吳家池追感道行先生

歲歲年年地，家家樹樹梅。杖携從每後，瓢棄此空來。

春雪無三尺，春風又幾回。獨吟池影照，不忍踏蒼苔。

楊無遠訪山中不數日即還雲間送之梅下同觀公輸公

獨自維舟客，因予興乃乘。小談消夜夢，半醉落春燈。野水烟香淼，晴山雪豔蒸。同來送別者，一二看梅僧。

題白民畫竹

髯郎好竹好神仙，收拾清風自昔錢。白紙小窓茅屋裏，夜吹蕭颯曉生烟。

江樓看雨中梅聞笛

故是來看好，千花在一窓。氣寒移晚爨，香濕委春缸。何處傳遙響，伊人怨隔江。見聞俱有意，高淚自淙淙。

三月一日聖僕夜日堂與陳刻謙飲別

清明後雨傷花神，一雨半旬晴未真。紅香可惜在今日，白首相逢非別人。秦淮水新酒船動，皖城柳綠歸裝貧。欲行不行天欲暮，北風吹冷江南春。

費節卿招集雨堂出張鳳姬度曲同比玉賦

春堂雨寂燈熖銷，美人按曲情緜飄。新鶯之聲不敢驕，坐客相對俱魂搖。莫愁家傍城西橋。

林中草 有序

予有林中草二百六篇，失去三十餘年，已無可記憶。一日，予丘茂之伯仲購得金陵市上，質諸俞鴛部謬以正聲見賞，予聞而索觀，有若探環兒手中物也。且向時酬對諸子存無十二，感慨係之，因賦五言以報伯仲，并呈鴛部公

少小慕結撰往往付蕉鹿憐才有二子行市偶衛賄
故紙與陳言得似蛾眉贖持歸質吾友乃識初面目
夢人恍隔世交臂多兒錄感嘆如見之再誦以當哭
春風吹秋聲空烟散江綠

月好東望僕比玉

春應如夜過三更春月無如今夜明乍見不知爲客
遼獨眠還起踏花行影邊之我聊相顧照裏伊人乃
一情以此清光閑未得抱關胡早閉重城

延陵道中

二麥青黄雉子斑棠梨花滿夕陽山山村接望無烟
火寒食寒猶在此間

登茅峰有懷

路出靈峰幾折盤杖藜因勝險而安四民俱到惟三
月五嶽將游此一端氣結仙雲泉刷玉歲占豐穀樹
生丹曾同歡窟山頭望眉列東南黛色寒

惠山二泉亭見比玉題壁詩喜賦

亭以泉立名泉以亭爲表既日有其一二詢不可少
一泓靈氣泄天地亦易老甃砌與瓶罍轉注無昏曉
傳施豈不厭所達窮陬徼吾友百越來更値歲云杪
乘閑嗽芳潔題詩見懷抱松風走蒼壁陳烱悉如掃
誰知古釵脚石室之鴻寶

聞滸商城改高陽李崇安改德淸因寄

見說移花去春風到巳先依然百里內得近五雲邊
事簡堪眠晝憂深在補天高陽有地主多謝酒人賢

我憶神仙令承明謁帝還新隣鏡湖水舊治武夷
山奉薄曾分寄風淸得卧閒喜茲迎養暇一日往來
閒

送春前一夜雨中永福山樓聞笛同端卿賓父
端卿方安葬兩尊人

豈勝春草草那更雨沈沈苦竹三更籟慈燈一點心
砭寒來自遠即事聽難深早巳無花落樓頭空積陰

送春

相逢殘雪蚤梅邊相送淒風細雨天自小鍾情今老
大又看明日是明年

新夏山中懷沈雨若

楚色烟中暮山情水次寒奈春將別賺分日共游難
客路棠梨雨誰家芍藥闌愁邊如慣歷佳處不曾看
絮欲游絲懶梅青酒病捹燕齊新竹刺蝶飛葵香殘
遊素雲空劈茄盆草未安所懷聊自寄觀漲會江干

傳公訪山中有贈 公善易善青烏術相合同有奇中云

慧生應有根用易乃周身念若不同世見無非甯因
水遶山下地心上眼中人於此感相示吾師唯一真

送賓父 有引

賓父弟歲往彭門必於春夏之交以爲別情景相
值人何以堪茲行先一日雨如綆不止乃與掀髯
促膝小酌細談日一別一回老矣既深處仲擊壺
之嘆復銷江郎南浦之魂爰有是詩書歸懷袖

只此雨聲內其如爲別何曆情山業淺老娩旅情多
淚月春衣酒愁霜曉鏡呵離根看弱絮隨遇用懸河
硯硯平城岸田田遍地荷水防非末議阜處看行窩

蒔山亭送傳公還桐溪同蔡浩孝真

見水即有別舍舟如放鬪幾盤溪上路一碧寺前灣
風晚先聲潤雲晴獨照開小亭同傲處明月隔湖山

寄聖僕 有引

聖僕二兒以壬戌之五月五爲五十四初度端四
日予始至京口望石頭盈盈一水遥往未能聊寫

此心因風遥寄云

望去二三百里遥思君五十四明朝倘然無客自飲
酒亦復有聲能倚篇長命曾投黃玉杖放生瓶待青
溪潮奈何時地不相及雲曳片心江上擢

後游 小引

潤州城南十餘里有獸窟山即劉宋處士戴顒高
卧處也向曾携家相訪夢想不忘壬戌夏五直爲
一瓢一笠之游時山靜泉清恍若千古亭開寺冷

問無一人快拂前題漫成斯咏

永夏清和後高尋寂寞濱詎論閒歲月能寄此精神闡處微嘉樹山窮見古人寒泉不照日幽鳥倘啼春練影松開度風聲虎穴鄰題求曾記否顏厚半生塵

甘露寺

坤靈用不慳勝處着江山此有若僧待我游成老頑龍宮鐵塔下麟冢玉浮間五月風秋氣千檣日暮灣蘆青將斫去雲濕美潮還石爛唐人字岡雄楚客關褒裳卽壺嶠分服帶荆蠻殿背螺雙髻樓寬豹幾斑叓塵那得到謝塵竟須閒松偃飛蒼鼠花籠放白鷴亦知城近遠烟火自人寰

伏日江上懷曹元巽

聒語無多便出林栩曾許可宿藤陰而今兩地過三伏以上千秋契一心脉立浪頭風圻岸躡鳴城脚雨埋岑相思正苦還私慰雪色麻衣暑不侵

聞凝父薙髮雲棲感賦

持心作慧劍撒手斷恩眷遠投虎穴中虎亦爲君善一髮視一染薙去明光現想此薙髮時對佛了洪願所恨遲十載不及大師見

一夜雨

一夜淙淙直到明何其蹔作夢中聲不知此夜長多少愁滿江頭鐵甕城

題梁昭明讀書處

猷窟山荒石案平松風吹斷讀書聲蕭梁日月千年後獨自高懸太子名

多景樓

來登此度三茹勝飽猶饞煙海潮頭日風村樹裏帆天聲引清籟秋意着輕衫洲斷江雲起金焦影半銜

砍橋店題主人壁上

山烟昏諠雨風斜岸引江觴入店家閒只主人忙只我石榴花底飯桃花

李孔几別二三年薄暮相訊旅中不值

雨葉半爲烟出門皆雨前得開留語語因託別年年
復以此相失愴焉誰不然明燈銷夜氣初伏冷秋天

過師藩新居

移居委巷中未許隻輪通我到即相許謂西今在東
桐陰下閒聽蟬吸飽涼風事事歸幽懶知君善此宮

寄懷朱國蔚

結思空半生爲望轉盈盈天若水相代雲將風便行
寒瘟芳草歇且暮熟梅晴亦復壚頭臥因君作楚聲

漫公茂之伯彭公亮訪予客舍因同雨泛青溪
暮酣分棹各有所賦

偶爾豈無意極歡非意求坐呼淮上酒轉溯溪中流
柳雨自生暮蘆禽先聒秋換舟吾醉甚錯謂下高樓

崔公超將赴登萊招飲

炎景下屋角爽然空一庭微談即時事小具乃候鯖
客半乍相識別臨何可醒秋應待君發聲去梅波寧

俞鴻邵園池之上九華仙墅成初宴諸子賦呈

蘇長公伯彭

已是一江上所營都不經雲行全在地風起若因汀
置客眼光綠露山頭髻青昇空松雨霽晚失柳烟寞
懶石通鷗性閒藤骨鶴狎初移東浙箭亦種太湖蓮
從倚出歌月拍浮當酒星魚龍秋入夜筆墨醉能靈
眾壑收餘浸旁巖啓半扃緣廊兼閣道漁子即洲汀
此見煩多訊看花第幾亭

同游秉孔凡回周雅集同眼彥先得秋字

開此及春夏我來猶未秋循臺得幽路出郭見高樓
業以飲爲事自非天可憂四煙鍾後起松翠帶聲流

退翁宗侯自洪都走梁溪爲其先公孔暘先生
乞銘鄒彥吉學憲會別白門賦此贈送

支病冒江熱路沓寔水窮天家尊孝子隧石重遇公
討日梁溪上逢秋楚夢中知君聽不得泉雨合松風

夏日子丘茂之青吭閣即事同聖俟昭質

云爲都物外高搆乃城中山翠若根起塔光於四通

繞經一晝且如聞幾鴻濛雷雲風日雨亦復挂烟紅

胡服圖小引

費二節卿爲卿相家子而天生俠骨將種弗如也目睹時事髮上指天志欲擣胡一洗國辱乃作胡服圖以自見屬同志友人題詞壯之予言不多亦當繞朝鞭贈

誰爲誰家美少年張之結束黃之貌奴即崑崙女燕趙復倚宋郎添一笑寶刃半躍魚皮鞘龍雖權奇雅色耀氣壓天山山欲倒挈鞭將轡烟霜曉顧看今事何草草力駈膂骼填荒徼關門一閉輿圖小拊髀天子憂心悄郎君有骨侯能蚤肯守章句牖下老見志服胡膻羯掃貂貉蒙茸非自好

京口立秋十絕句

江雨易爲秋秋應先到舟僑居卽舟寓城裡是江頭

出湖逢競渡約歸采蓮子此際白頭人開門望秋水

病目畏明豁枯坐黑室中不知秋至未心嚮在梧桐竹事亦易處鎮定聚不開水城今日閉秋從何處來

山妻亦善病寄信訪醫王曾說新秋好晨昏驗藥方

一月金陵去秋還會此間問兒行樂處獨未到焦山

庭中紫薇花花開此時節三年別不成只恐今年別

小郎爭夜課莠語避炎蒸今夜螢墳畔應添竹屋燈

比舍如藥籠起卧苓朮裏秋思轉生親交相問有喜

昨日送歸人寄言歸有伴不及秋風前相將月之朱

苦熱龍潭道中憶張隆父聽雪齋因寄

張郎雪居在何處簷底芭蕉屋頭樹空空四壁聚寒水簌簌有聲能不住留客分題許亂拈曾云記此以消炎今欲從之那可得朋夫疲馬汗漸漸

南徐蚤秋寄程孺文

我昨尋君塘上家柳蟬聒翠夕陽斜頭白傴僂自結襪惟我北轅何不發君亦能來問酒人酒人一出便經旬却從此地動幽想張翰黃花秋壁上壁有故人張子明詩故云

舟中秋夕懷馬北部其嚴

隔年相念已無端此日催逢別易難片葉又飛江上樹一星還在客邊看秋心入夜因聲動時事多艱仗法寬最愛白雲堪吏隱出門山脚藕花灘

別南徐寄談季曾先生

別記衛寒歲欲闌到今曾得幾時閒六橋烟夢西湖柳一寺江聲北固山病暑却千秋吏懶氣霜非是近難攀歸心急暮蕭蕭雨尺牘空題艤棹間

遇雨憶賓甫弟

陣雨偶然作亦非因我舟共閒有神物身世與之游雷出杝邊際水喧天上頭阿髯歸亂後相見說同愁東汪無際 時在白門

歸到南中未到家牛頭山色後湖花幾尋君說出城去祠畔有僧留餉瓜

介郎殷殷話懶尋弟兄逃酒是前年四更秉燭猶聽雨五里衝泥不見船

今事紛紛脣舌間有心人復使空還相逢此地惟搔首貨酒當壚小綠鬟

行時贈我玉搴幾曾記宣和第幾年珍重不妨秋數筆小窗疎樹落山泉

此夜

此夜客孤征天遲不肯晴渡星雙脈脈零雨一聲聲事可知無謂情多累有生回看百餘里猶是潤州城

石木魚

在洪都雙領下長二丈餘凸鑿六十八孔傍有古彌陀佛石五字

即木魚不眞又以石相代受記南無佛煦沫西江派嶺下石木魚說有二三丈曾經一棒打六十八孔響

枕上

五日之程十日行雨蠻風惡許多驚秋來枕上無他夢機杼聲中絡緯鳴

五憶

養浩介孫：

結髮雁行人已半墓拱木徐行最後者亦復髮將禿
生能通我心假可剜伊肉昔羊非一哀今劬有二叔

雲伯斗一

丁年氣方盛通夕共燈火出山亦何爲蓬累非一所
事去不可說餘力尚須鼓返顧三十秋依依爾與我

明生季昌

狂有所不爲狷有所進取二者能若斯非斯復誰與

斯既不能得雖偏亦可喜所以聖者心寄思非得已

孝真舜五

二仲氣節俠持養都不淺可披五月裘肯從一杯酒
微塗有餘意瑕疵亦高邈落落眼中人岬岬後來彥

覲公輪公

所居山水半中有半區竹籬兇東西分同餐雨煙綠
我適稀褻游困憊舟與陸因之一作想五內轉氷轂

白門逢唐仲言賦贈

海客天游氣蕭颯胸中另具一日月神光內照五蘊
徹自有之明用不竭况於視聽得兼攝萬卷通心聲
應捷亦不停披筆在舌嚼餘皆是名山業我熟其書
始相接白門握手飛秋葉

見虎丘

迢迢見虎丘催換渡湖舟致語千人坐除于半篷秋

送曹元巽虎山橋看月

處處有明甚醉秋如何特放太湖舟太湖之北山面

面兩翠夾流虹一線月來山靜秋搖壓酒光冷浸波
中天此時憶我我未醒亦自拍浮三萬頃

八月十五放舟湖中月飲通夕

地光天水平月直露舟橫秋乘一年夜氣含千種情
唯隣得空濶無指不分明抱甕枕杯杓由雲雞犬聲

艷雪集原序

吳江周永年撰

文賦有之曰詩緣情而綺靡夫情則上刀風雅下沿詞曲莫不緣以爲準若綺靡兩字用以爲詩法則其病必至巧累於理借以爲詩餘法則其妙更在情生於文故詩餘之爲物本緣情之肯而極綺靡之變者也從來詩與詩餘亦時離時合供奉之清平功教之金荃皆詞傳於詩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勝屯田之以柔媚取妍皆詞奪其詩者也大都唐之詞則詩之

裔而宋之詞則曲之祖唐詩主情與故詞與詩合宋詩主事理故詞與詩離士不深於比興之義音律之用而但長短其詩句以命之曰詞徒見其不知變耳吾友葛震甫挾洞庭震澤之靈秀以游於人間其所爲詩業已登峰造極可謂境兼與曠致合騷雅而當其推襟送抱倚月臨花須酒厥色則往往以詩外之別傳爲詞中之妙趣試取其艷雪集一再歌之綺不傷骨靡不傷氣而追風入麗沿波得奇蕭灑婉孌之情無不備寫蓋舉樂府方俗之詞玉臺工艷之語香奩嫵媚之調一一寄之於詞而得其詞者知其深於詩愛其詞者并忘其工於詩也要而論之真至之情必本於性奇逸之情必乘於才震甫至性不雕雲才自舉其自漢魏六朝以還周秦諸家而上隨所位置各占坐席此其根蒂所在固有異乎今之詞人者矣

盬雪篇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鑑湖蔣　埏埴之校

風入松　燕

道番相見又經年故壘重簷舞衫一剪紅襟小幾多綽約蹁躚楊柳曉風殘月杏花春雨江南　忽從平地忽從天忽爲𤆬簾主人卯酒醒還倦把香泥莫汚殘編過眼豪華何在舊時王謝堂前

憶王孫　草

東風吹後滿天涯繫馬高樓春日斜歸夢離披隔柳花不如他一路青青直到家

桃源憶故人　送春

落紅點點春應少況是一些無了那管惜花人老枕上聞啼鳥　入春未足㬠春曉爭說送行須早門外綠波芳草天接孤帆小

過澗歇　聽澗戶主人

自傍斷石齒雙夾上通銀河下接奔流三峽放天闕不雨雷轟虹挂雪點松風括宛轉處曲屋斜關半張榻　瓠一瓢在手冷帶花香綠浮春淺茗牙纔掐鵝黄酒新壓要我頻來窄路羊腸小橋龜脊肯憚雨暮霜晨滑

搗練子　春別

將欲去且逡巡耐雨禁風一日春橋上花飛橋下水斷腸人是過橋人

點絳脣　閒居

家住湖心山障幾重青得好無人知道吾愛吾廬小腔子雖空不着些煩惱聽鶯早枕花藉草一春閒過了

天仙子　雨中有感

楊柳欲眠鶯喚起晴絲亂拂花驄尾酒狂詩興冶遊情誰付與天付與紙上功名嬾不取轉眼韶華殘夢裏歌斷鳳梁杯斷蟻愁紅愁綠巳無端今日雨明日

西村隣西舍啼兒女

鳳凰閣 春思

去年春早似今年春早柴驄別處還芳草無奈輕烟細雨黃昏清曉醮不盡鶯愁燕惱 太湖空闊鯉素浮沉多少可憐人面如花好相見也是何時見也應老寒食與清明又到

玻璃淡月 芭蕉

芝田新玉誰切作輕紈擺青搓綠潤通流蘇冷浸簟紋波皺多情碎裂湘裙摺欲題詩亂縈心曲東君去也匆匆留下油幢幡蘸 夜短愁長眠不足奈雨瀟瀟兼風簌簌何處天涯巳斷夢魂難續從前世事中間底沒來由幾多翻覆好障腮紗莫教明月照人婁獨

柳梢青 荊山亭作

湖亭高敞見那茗雪水痕平長雲鳥鬼帆來來去去三三兩兩 夕陽時候堪憐且獨自盜甌半晌背日

同游飄零何處倚闌空想

[illegible]何香子 送別

奈此花晨相送情親更兼風雨到北隣滴殘紅淚飛盡香塵剩幾多愁幾多酒幾多春 淹留客趣憔悴游秦久已厭車跡馬輪不堪回首渡口江濱正草萋萋烟漠漠水鱗鱗

憶秦娥 有懷

纔識面旁觀笑我恣相看恣相看與人同別也如[illegible]見[illegible]香散柳花江上店夢中記得題紈扇題紈扇飛來春曉情雲一片

江神子 寄湖上

蘇堤楊柳綰絲鞭艷陽天共留連纔逢蹴踘又過打鞦韆落盡辛夷啼鳥怨枉抛却買花錢 春隨人渡浙湖邊恨綿綿水如烟一場離夢回首便經年記得去時生怕見風雨後五更船

清平樂 愁

如棨如織悠悠還脉脉風雨一天江夜黑此際有誰
禁得　也知方寸無多倘中能着幾何放出千絲萬
結滑歸秋發春娥．

風流子　午日入蜀友人生日有懷

浪蹴飛花起龍舟競雲斷楚天青樹杪樓臺水邊亭
館櫚裙葵扇點綴盈盈曾記取端陽佳節也吾友交
脐生屈平忠憤曹娥孝行四文俠氣劉阮風情　一
齊付杯酒泛昌陽痛飲不讀騷經歲歲纏纏長命詩

祝岡陵奈泰淮楊柳要人攀折那管人間蜀道難行
此際此時此恨天氣陰晴

更漏子　梅雨

一天星一天雨欲定陰晴難語早巳熱復生寒爐薰
被未乾　青葉底金丸小挾彈王孫去了簷溜急淚
痕多看看月半過．

武陵春　獨夜

深鎖樓臺何處裏烟帘雨宾宾花動風枝犬吠聲疑
是有人行□今夕不知何夕也添却許多更□倍秋
天不肯明愁從酒畔生

虞美人　海榴．

君莫信綠肥紅瘦是綠舒紅縐灼雲然雨向陽臺說
遊張騫槎上帶將來　欲折一枝愁日暮血色羅裙
妒錦葵學得蜀宮粧強相依倚熱鬧過端陽

青玉案　湖上

泛泛□氣恒相接天與地難分別搖曳小舟輕似葉

蔴蔴朝朝汎離人合斷送鄰休歇□遠淺芙蓉青疊
疊昔曾闔館娃眉睫霸國烟銷空見說依稀殘照無
恙明月鷗浪還飛雪

長相思　春愁

風一村雨一村風雨蕭蕭獨閉門梨花也斷魂　怕
黃昏又黃昏濕透春衫冷不禁啼痕共酒痕

春從天上來　夏日訪僧作

膺日當空何處有清涼一國堪逃舉手如炙流汗成

膠輕放棹小漁舠問情親湖上去不遠鶴渚虹橋啓
巖扉對松風謖謖坐失炎蒸 當時竹林兄弟說我
似劉伶阮似山濤醉裏乾坤忪中日月回首半已蓬
蒿幸相逢相勞人强徙天惠窮交且共嘯歌今日休
管明朝

鵲橋仙 七夕立秋

月眉新畫雲衣初剪無暑香肌似洗七襄機上帶秋
來借一葉梧桐報喜 星殘炎光河增金氣烏鵲橋

成還未人間只說隔年期天上是隔宵而已

念奴嬌 秋棠

柔情冶態慣棲幽宅蔭廿同遺逸如此佳人應絕世
不染一些春色珮委珊瑚綠衣紅裏翻作秋風蕊霜
前雨後暗垂鵑淚嬌泣 任那花史董狐再編新譜
直秉風流筆頓與羣妍爭最殷早附桂香仙籍說斷
人腸人腸易斷只爲多情識牆䧢增媚倩誰喚起無
力

瀟湘逢故人慢 友人過訪作

黃梅時候新晴剛半日風雨仍兼棘門掩山居傍泉
石相觸珠濺風簾簷花蹴燕枕雲生榻上苔錢茶香
後且摹殘帖手探小樣花牋 方將倦鶯剝啄水雲
鄉有人來自東南轉首別三年看無礙情懷瀟灑修
髯藿飧麥飯忒粗糲共飽儘然隨綠好佛言食蜜中
邊一樣皆甜

帝臺春 留別

秋氣漸慄秋聲砭人骨憔悴綺年添却無端風騷情
逸怕送扁舟還浦去不曾問紫蓴芽茁又誰知雨尚
羈留吾先行役 歌鐘急急吟袖濕雲樹綺暮帆出
正是練澄江月來時也領略一天蕭瑟故苑池臺撇
下了露冷芙蓉暗香泣莫笑我踈狂把別離輕忽

傳言玉女 壽陳先生

小小山莊占却泖湖一曲矮籬疎樹兩三間茅屋亭
可代笠榜揭老人山谷高齋相望野雲投宿 壁上

龕中有西來舊面目冷香風外動梅花疊玉幽龕二

盤正值酒香茶熟年年此會看眼中筋綠

九

矯禍吟原序

山陰王思任撰

作詩如寫照不當求其形而求其神看詩人如看所寫之照第望其形是而是矣一曰求則巳大謬而必曰求其神則更謬之謬分金一線幾千萬里矣天下豈有離形而又別有一神者高手寫照只數筆水墨亦可不肖者千描萬染何益人面事然有三説人有遠趣不近看有空趣不實看有生動趣不傳喜神羅者看解此者能寫照而即可以知葛震甫之詩即可

以知王季重所以知葛震甫之詩若必曰若而首爲唐爲盛晚若而句爲漢爲魏是必數髮折髮量體料肉幾何始爲葛震甫也而震甫出此乎否也

矯禍吟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金陵劉敬脩惺心校

出都

綠洗輕寒自掩門春殘只在雨黃昏年年芳草年年客及有歸期未敢言

未盡歌邊酒數行便騎羸馬出春明何人不怨東風裏楊柳飛花雪滿城

再別

登車復下車顧語相錯愕諒苦今作離悔復留示昨烟光生滅際日氣曉來薄路入野香深風吹棗花落

[illegible][illegible]早過鄒滕

微月隔雲照行將東曙拂細細雨光動霏霏與夢入青火不出地荒雞咽幾一殘邑兩三家陰風吶枯骨

望岱

[illegible]自元氣分歸然福三五公且食報功衆取爲疆土

遂令天下望至今域東昇風聲𤄃海水日氣熯赤鹵
積翠去着天來青不數武欽哉玉笥封仰止白雲古

雎陽雨

亂山忽不見萬馬橫空來金光爍其中冥晦時一開
四野闊無際髑髏向人語如何西北塵化作東南雨

蓼花

末殘梅雨蓼花風風雨相催一路中三月歸心今五
月又看秋色渡江紅

還山拜母

久客今來歸喜極涕交泫入門拜慈母白髮被于面
是兒身上衣結結臨行線是兒足下屨業業春冰踐
塤篪既寡和竽瑟俱不善謬以曾縞矢亦備東南箭
升斗乃君食七箸幸親健毛義果何人茅容有餘羡

立秋前一日讌飲元燮親家荷花池上達旦賦
此

花間松閣雨凉吹海底珊瑚鐵網開況是水天空處

坐正當風日晚時來燈燈照出千頭供面面粧成七
寶臺風雅酒人蘭棹倚踏歌游伴藕衣裁如心默自
寒芳許照影堪誰比貌猜露冷墜紅銷艷妒月明邀
素躧珠胎橋廻鵲影傳秋急村遠雞聲覺曙催帶醉
帶醒何處別只看殘魄掛榆槐

喜程孟陽劉長孫至予將出山

暝烟湖上渡山起得漁村遠客初傳姓離帆已在門
園荒埜蔌苦天旱井泉渾炙盡燈前酒明朝不可言

出山拜母

暫歸如旅宿行止亦貿貿厥身吾母身於養未能就
斂涕飾好容再爲膝下壽中婦前致詞吾門忝天厚
君無念晨夕婦能力左右黽勉登脩途忝前屨行後
畧影戀車隙山光浣衣垢一觧未敢請三橋徐懷袖

吳江別蔡以寧張漢卿

有家爲別累無奈是今朝客路送不盡君舟歸已遥
秋分紅葉渡雨照白龍橋淚落相思寄錢塘第一潮

雨渡錢塘同公武

山氣鬱生雷斜風舵後催岸青秋雨足天白夜潮回飄泊同吾友艱辛一酒杯錢塘君若問橘社里中來

舟夜有懷白石山寒山練川諸舊

積雨溪中黑秋天試一晴月來猶半照寒起近三更水勢憑魚立風聲導虎行夢輕江海濶來往見潮生

登釣臺作 八月十五

子陵負高節動則星宿干長揖謝故人一簑江上去高卷百尺絲下垂不及灘草木有傲色幽光貢巖巒秋滿四無翳天空明月寒

行適

烟雲行李去匆匆山水相驅日力窮過此又嫌先一月千林紅葉未曾紅

江山道中

路出峽中天山拖竹下田不聞人語處只在水聲邊野飼珍魚婢風巢撼鳥禪勞勞相顧者負戴半雲烟

夜過仙霞嶺

衆山趨百粤一嶺控中原烟空掛脩磴屈曲如蛇奔真宰相扶掖間風時見存落日下高頂斜光流遠村倏忽嵐氣合面對生幽昏雲吹咤鬼火烱啼招客魂四宇無一瓶歷歷星可捫五游非向子九折乃王尊

汴梁村

南渡相從此蹔安數家村落水雲寒如何不復深深去怕過前頭踏淡灘

為戴元長題吳文中畫山水

煙水煙山煙樹昏茅齋深住米家村先生懶惰將迎少不管陰晴只閉門

建溪舟中寄王元直

目奇不敢瞬一瞬百奇過鯨鯢岸上立牛羊水中臥泱漭拂神風噴薄天地怒行舟鬬石角所去無一步空翠翳中日崩崖撐獨戶狙公劈皴栗螺女搴香杜霹靂焦峻壁壑阻絕四顧忽于一轉折片葉生雲霧

如是五日往未及半程路鄭重致書語彷彿後先候

七月荔香盡八月橘猶酣

十月十五日同元直伯衍登烏石山尋高賢祠拜徐唯和主歷平遠臺夜宿元直家明日出閩

十里烟嵐截半城苔鑴斑剝古雲傾殘秋氣色悲朝暮窮路交情感死生橘叟荔仙臺榭出雨師風伯海天晴燈前落盡明朝淚乙夜聽猿到五更

水次聞猿

急歸難與逆流爭一日郵籤五日行腸結泪枯無夢斷冷猿何必許多聲

仲冬十二日

去年今夕燕山寺今年今夕桐溪船齟齬作事每廿九來往計程應八千攬照不孤臺上月躬耕久負丘中田捫心自語了無謂白鴈一聲霜落天

夢中題畫

誰爲此山水獨往排烟苔偎路從中出秋聲非外來凝神三日看惟見一花開天末風帆下斜光在綠槐

雪後乘月登吟壇明日以寧西渡

二氣膠不流孤光照穿地稍立一無親高臨悉如棄了了窮物先疎疎動梅意明發渡湖人椎冰送將去

秉燭 同明生舜五

酒醒只堪坐與君云所思半秋過月望殘響落風枝調苦今難變情癡老未知向爲曾別夜亦是雁來時

洗石

雲蕊英英纈古斑曾經衝擊太湖間不嫌更費淋漓手消得山居一日閒

舜五夜別

離堂今夜酒不飲值君齋相對惟空坐獨歸非本懷水葬香白袷山薜泥青鞋江狹天長路風帆一字排

江上

秋窮江客怨徙倚柳枝黄岸北啼霜雁帆西淡夕陽

音聲多斷續衣帶轉微茫渡處年年別潮痕落夜霜

欲雪

雨雪未然天四低水木黯慘風淒淒野老出門卜陰
霽愁人指路無東西躍翻白兀凍雀夾叫裂黃雲哀
鴈迷却憶長安夜不醒滿城明月放霜蹄

刪竹

培護積寒暄青翠可方幅魍魎不下照好鳥盡來宿
雪態壓書棟風聲空釀屋時當四九臘凍倒五千牘

惟清苦屑細于盛戒繁縟割情遵古法鼓勇受明勗

登渡頭閣 予少時讀書處

地力抗長烟山聲落大川憑軒哭于國流涕賈生年
烏失歸雲寺帆孤戢雪天一僧持晚餉新穫自開田

雪中看鴈懷施中行

朔風南下雪彌天朔烏南來客自憐低送影聲消狹
續亂無行次寫荒烟兩家兄弟年衰裏萬里王臣目
斷遊草草一緘那得寄海西烽火正同船

歲朝對孤菊 爐中作

植爾元非晚移之亦易安帶秋遲度歲得氣獨持寒
伴苦惟偃雪交疎豈握蘭東風曾未識莫作待吹看

早春渡湖訪以寧拜太公百歲翁

雪後放舟烟火新石公山外水之濱漁樵出入雙扉
遲杖屨婆娑百歲人尚有寒花開未足儘多嘉樹接
爲降穿雲度酒携清供狼籍君家一月春

蘆葦聚漁舟

叢叢自蕭颯宛在湖之央漁族無定居偶此以爲鄉
炊烟隨風飄散影青一方躑躅兒女親偃仰鬚君光
地遠水平樹天空山立防極言制網罟樂業從羲皇

雨次寄林宗獻明

一雨生夏寒積氣四壁垂風起松柏窗響折拏號枝
二子天壤間願見以時時緘素寄此心此心無不之

山中懷長公

我與長公別如水落天上百苦以營命于人不堪想

一羽東南飛空山發秋響知君誕佳兒風氣日開朗
泰篆宗德符言佩金犀襁

白門別寶甫

只此以爲別一愁分兩身途窮多問鬼恩重少依人
細雨江天暮孤花埜店春已叢芳草怨莫更白鷗嗔

問滿字病

我病聞君病多妨筆墨禪一旬無月夜獨坐兩更天
已信情當遣難教念不專床頭風雨在勿藥且須眠

戲題松菊園爲宜本敬

漳海人歸秋滿園儘堪清晝掩籬門樹無樗散花無
襍山不灰堆水不渾消得好朋常說鬼養成窮癖自
居尊庭心丈許一竿日日費晒書兼晒褌

荅張元震

同居松風間翠響荅孤嘯就此浮一山關寶開圓照
忽然爲我出心神肅言貌空返路不熟斜光雨邊導

深柳讀書堂爲禹卿宗侯賦

種柳不曾兒垂垂直到根碧空千箇浪黃鳥一家村
有月際春曉無烟生晝昏香吹飛絮起風雪滿梁園

白門再會虞興宗

窮路驚相問歸雲帶急流情懷一燕市居止半楊州
榆葉陰邊晝桃花醉裏秋不知從別後幾上看潮樓

石城晚步

地仞雲根城壓山山情得得杖藜閒憑陵半摵龍江
水形勝全歸虎踞關落日倒懸天脚紫陰風寒掃石

頭斑井留名在猶香艷寺捨身堪破老慳烟路細分
林影外踏秋人共鳥飛還

白鷺洲觀潮

放舟復適渚滉瀁不可適聲于萑葦生忽走半天白
一目盡江海二氣含動息元䟫非古人縹緲若相覿

六觀師示寂

出家以出世斷滅生死義一病謝百藥立言罔思議
大化肎秋音驚飈度湖至學人乃何心嘩笑爲賢涕

病起看梅吳家池因感舊游零落

池冰綠泮撒魚鱗一鳥啼烟不露身斜景入林歌酒亂泉香埋逕屐綦陳冥心觸物皆成感微察生開獨悞春徙倚自吟寒尚怯瑠璃屏照雪中人

送俞文猛赴淮陰鄧帥軍中

一鐵如秋水寒光受血侵以爲離別贈可託平生心漂母知還在王孫報未深海風吹大樹相望是淮陰

洗研

片石有雲氣神髓盡皆墨寧涩千年纊不耐一日積澄懷役無涯蕩滌臨不測鳌斅破玄卵游沫掩烏賊苟非貞堅心失手蛟龍得所以硜硜者爲能守其黑

掃梧葉

曾輸一葉天地肅忽散滿園能不愁帶黃帶綠送懸景非疾非徐穿過樓聚來惟許楚人踏自掃亦爲童子謀當夜暗蟲爭覆露半簾疎雨獨垂鈎好留數剪輕綃質粘作霜燈照暮秋

江眺同明生仲衍仲衍明日入楚

江日不欲落江楓能自寒亂帆分影照新鴈一聲乾送遠忽復邇忘情于此難湘烟滅沒際山向九嶷看

水邊看落雁

水冷生烟白天長落雁荒念羣如顧語追影得相將沙際深葭菼江南少雪霜乍低還復起凌亂不成行

芟菊蕊

種菊一歲心何曾問朝暮及秋懼不蕊及蕊復多故因繁而致簡用損以爲護萌念近于忍觸手且防悞細細向新抱纍纍帶清露自笑籬落人蕭閒有餘謀

觀瀑

怒劈青山走白虹散爲神雨復神風半天忽有陰晴異絕頂豈無江海通冷氣襲林秋葉脫濕光吹面凍花融夕陽不倦枯藤倚人在石橋空翠中

彭帥副室韋氏死節詩

仙人有家家有婦仙人不死死非故斂手日月既已

頑翻覺此身堪厭惡翩然揮手謝高足白雲飛天風出谷寄書忽自遠徹來筆墨淋漓濕烟綠韋娘向是閨中秀見定死生爲天壽君落黃泉總不論相依性命無先後多勝多賢脩大夫奇文奇節絕然無綱常烈烈人間事却向神仙借力扶

訪姚珮卿

白雲起牀下高枕杏花落入門莫敢語立待自然覺蕭寂意何遠一生無不樂舟中有壺酧偕往爲余諾

雪中試新茗

凍木初芽別空江勺水傾竹烟風娟弱花乳雪光盈春涵新香碗山寒折足鐺試嘗驚節候半月乃清明

風夜宿塘橋

茫然山北水之東忽露斜光下飲虹燒燭坐堪銷夜酒望家如隔妒津風不禁是草傷心碧何處無花薄命紅悃默一春多半過每當風雨在舟中

寄董遐周

相信應千古未然交情初病根同一慧目外已無書柳庄茅草屋松飯桃花魚谿艇先飛鳥今堪縱所如

葉研

一片溪中紫分爲木末丹鴝能留眼溼蟬覺抱秋乾洗滌慎所處洞庭波正寒

夜牡丹

淡紅宜月紫宜燈靜夜相看兩不勝名姓有年能再少艷香守晝若爲增鵝黃杯淺春千斛蝶寢樓高夢幾層莫向鍾情驕作態石欄長袖冷垂氷

觀舜五所藏王右丞輞川圖

王皇香吏古金仙日日清齋日日眠物外不妨閒勾當象先多得好林泉棲尋何處非蓬戶快足平生是輞川漫售肯珠三百乘善藏難寶一千年如新粉本無完地不落精神化冷烟信有因緣當適値未由呵護豈能傳看須屏息平心戒展必焚香拜手虔四壁無風雲木動衆山皆響瀑花濺前身我輩呼堪出裴

送丘爲孟浩然

三月三十日

夕風朝雨送行塵行未成行過一春綠酒散爲楊柳怨紅顔銷得海棠顛匆匆馬首還車隊歷歷山前更水濱啼鳥數聲三疊唱明年今日對何人

白門留别王將軍

半閣帶清溪溪光洗眉髮揖客坐不喧鶯聲梛深滑蓄酒自充棟離憂豈能豁中夏猛作寒江船候潮發

黄河曲

天上黄河水江南白板舟渡時頻宰割虔作鬼神謀

二

出口受明戒面對不得語地底發雷霆日中驟風雨

三

不敢捲簾看水色紅一半明月已在天斜陽未離岸

四

昨日發星宿今日開滄田星宿幾萬里滄田無百年

五

沙岸曲如城城頭挂遥纜無風忽有風神棲復神澗

六

水逆上如山數篙支一灣異姓篤人倫安余父子間

七

魚蝦賤如土水土同一色土餐及土飲所感厚坤德

八

三日三百里一里百千愁水濁人難照照人新白頭

舟中寄蔣十

凉月照人遠客衣如有霜早知行路澁何苦别時忙作念百千轉空題三兩行竹窗風自好切莫負羲皇

登臨清塔

鼓勇受佛力緣級可登天平平沙磧中崛起百丈蓮氣屏心益下置身于極巔神光發舍利慧照通幽泉千里無蔽虧高鴻沉井烟泰岱揖尼父東溟懐魯連

登清微閣望海

一間當津口空空絕四隣自寡天半地黃霧海中塵
東燹收殘壘南車送遠人褰裳未可卽山處乃鰲身

舟月

幾度看明月勞勞行路中此時淸切對眞與性情通
光滿溢爲水暈先徵有風家書非一紙言到可如弓

翁參戎薙髮入山

亂雲深樹覓無家碧海青天自有涯結客少年空易
氷散金如雨付恒沙秋尋路入殘峰雪香坐風吹寂

晝花許國一身仍許佛須防獸錦奪袈裟

入西山尋翁伯子

幾旬盡青山重重虎豹關冐寒殘雪後尋路夕陽間
野色沉沙曠風聲鬪石巉興人能出世燈照一龕開

送田長公

風霆決霾驟霽旭未當午埜荒疾鳥亂木落投猿裸
歌娣渭城短別厭河梁苦余隊罝弗長先心達君所
舉步皆天恩無往無不可

送鄒舜五先還洞庭分得章字　長至夜

不必論先後歸心共一陽寒宵難卜醉離日易爲長
北道誰恒主南音非一方出門時種石斑駁已成章

樹介

非霧非霜雪滿城人未知藉茅能片片得樹轉離離
亘暮曾無間稜祥敢致辭客行將萬里催鬓易成絲

梅花社待月得先字

春淺未殘年客來明月先喧然爭坐次無不愛西邊

光滿亦易上照初偏覺鮮南歌薊北酒雪夜梅花天

十二月廿六菴寓夜酌賦得共此燈燭光

寂寂夜如歲歲殘氷雪天四三千里外一百八聲邊
生事煩窮鬼行藏問懶禪無端不可盡同照且催然

穀日梅社再集共用飛字

忽上月已久聚來星不稀亦知妨後到幸未有先歸
王巳開春正人難謂昨非政寬容臥聽歌雪當花飛

咏梅花燈

蒴蒴出寒林明明不待尋報春應火速寫照若烟沈何處江南夜之人別後心酒醒殘月上只欠語霜禽

探春張園

芳園新著姓猶自說金張春入應還淺花開亦漸忙性情同一適風日況相當樹有殘年雪不寒生暮光

題倪幻霞畫

却從何處訪清風一片雲山遠近中小路不平人不見夕陽疎樹草亭空

題郭元父竹石圖

鐵篠横斜瘦不枯臥雲閒懶要人扶若言東郭無穿履誰信西山有餓夫

將發滇裴米仲韶先生餞飲古雲山房次韻留別是日預有他約先去

一諾似難分兩身半筵已作通宵賓山水之間發高響古今以上無同人月照雲孤夜郎夜馬嘶草碧春明春百千萬里隔尊俎莫怪臨風相顧頻

清苑縣寄張林宗先生

君馬春明出我馬春明入春明楊柳枝枝枝挂心臆今日過清苑東風扇花㬊高登寶稽樓中望不遠病瘦帝王師佯狂誰得知器重愼用舍造物還獨私酒潑眠雲起和雲緘此紙有夢到南荒一夕九千里

既別清苑滔獻明際明兄弟送飲境外予醉矣復舍陸登舟沿洄數里

郊酒淋漓日已斜東車且枳溯西涯春眠楊柳將飛絮寒食棠梨盡落花岸隱轆轤聲隔水橋分衣帶影流沙他時憶別燕丹地只記同浮范蠡家

劉玄兩東園得登字

昔園東郭裏幽勝逐年增可攬松上月可供山中僧爭逝履防觴酒狂狀許登留春三月盡多買結籬繩

夜過滹沱

逐逐自晨興中宵猶未寧荒茫數十里無有一孤燈曠宇迷星海崩橋掛土塍客衣春未換寒怯漢時氷

河間別茂先是日長公入秦

軒軒紫髯客落落青袍人十里五里酒桃花梨花春意滿語未達形留神不親夕陽生馬首更有向西秦

過東阿

民厚復官廉土風予所諳謳歌非有爲豐稔不須占聽訟空庭與輸租隔歲兼地將連汶上山亦似江南

新嘉驛見會稽女子題壁詩和以弔之

心血含啼化碧塵生生不壞有情身柳花風送梨花

雨省識曾逢夢裏春

只堪雲女月娥游悞落人間總是愁想見題詩空壁夜剔殘燈累指尖頭

和愁脣怨我爲誰天若有聞天亦悲荒落郵亭殘夜月海棠絲斷影垂垂

醉翁亭

重滁釀泉白半枯梅葉青就荒江北地不替山中亭名載日月古醉通花鳥靈倦游春暮矣得意好居停

枕上聞雨聲

初夜逢蠶月南人盡憶家有聲來枕上不遠自簷牙社禱郊相接塵行路半遮明將候雞犬絲可問桑麻

江浦雨中懷許元燮親家

麥秀江皋秋蒲城黃茅屋底濕雲生閉門十日無聊坐雨字家書寫未成

落照青山漲水湖小舟時復向菰蘆吳姝未嫁王昌

婿羨殺樵青賜釣徒

題畫寄滿字

雨絲絲織養蠶天手劈吳綾當蜀牋數筆不成倪處士與愁同上過江船

桃花亭子爲紀伯紫賦

山下花開山上看恨無流水掛林端情人送語年年在明月孤亭夜夜寒

吳聖初池上閒即事

水禾骈浮秀荷香來上頭相尋不出郭相對若同舟

衣濕春闌雪眉歛楚獄秋無端六月別重理昔年愁

元變親家保和堂夜觀女劇賦

夜堂十月春烟膩明燈星布千花綴主人蕭客客唯我五色無妍八音廢艷陽飛動羅幃開嫋娉忽下裘王臺蔦肩公子綠雲髩燕頷將軍紅杏腮轉眉轉盼皆光綵一犂一笑千金買改粧改度鏡中疑風氣風情林下醫問名一一畏人知玉雪生香明月粢鞭墮馬前楊柳翠袖捌枝上海棠垂海棠楊柳俱無力放

出新鶯啼不惜風吹弱縷嬌欲斷雲引癡魂銷未得水流花送有情春已是橫塘邂逅人洗去殘脂羞面面坐來情語語頻頻飲予不醉醉還飲歸去豈能眠得穩平原十日布衣交邯鄲半夜盧生枕

鷓鴣集原序

西粤楊繩武撰

竊聞詩之能窮人也太白僊矣走夜郎子美聖矣旅蜀川是豈兩先生剏萬古之靈造化妬之愁苦倒之使以憤慨之氣吐悲壯之詞致後之人益疑詩之果能窮人也楊子曰是不然造化有深情焉中原之地光惟久闕詞人韵士雲興搬舉若岱宗若洞庭及岳陽黃鶴諸名勝題咏累百千萬言山水精華發洩殆盡惟幽遠之區落落天外最甚者莫如半壁西南非

極大手筆恐不能爲山水開生面也此造化險阻詩人意也姑蘇震甫葛先生豎登壇赤幟三十有年吳楚燕越之集已與今古名家並驅中原猶謂不窮天際目未盡大觀爰以蕭然一命作黔滇萬里遊耳目所記感觸所形一里一程吐奇咄咄題其集曰鷓鴣噫是集也豈徒紀湯遊哉有山月歌而峩眉生色有草堂諸什而濯錦留春有先生行稿而後碧鷄金馬太華點蒼滇池洱水諸靈秀方得擬破混沌也豈曰詩之能窮人也獨惜先生以大雅之音不作梧岡鳴鳳而響鷓鴣知己者不無餘憾然厥韻清厥聲遠叢林幽草間翔集自如則鷓鴣儘饒詩趣寧直寫恨長途也哉有探春者問春何在應之曰春在杜鵑聲裏有覓先生之詩者問詩何在應之曰詩在鷓鴣聲裏鷓鴣多韵寧謂不佞武可與言詩

震澤葯一龍震甫著

廣陽蔣文運際開選

發舟

今日雙帆掛眞為萬里行不圖鴻雁信只怕鷓鴣聲

江上別鄒舜五

送抱推襟指異邦臨行那得去雙雙一如挺拜青山墓忽爾空過采石江楚色易寒分兩棹鄉愁難暱捲

簾窗日南花好冬春際繞樹紅雲待碧幢

蕪陰七夕與介孺兄飲別

江客為秋別更當星夜期天孫不賣錦何處剪相思

望廬山

允矣廬山高山半懸倒景不遠舟中望恨莫見其頂頂上生白雲平田數千頃瀑水飛欲出孤帆破秋冷

舟中蟋蟀

飄泊幾千里淒清猶故吾暗驚牀下早難道水中無處晦因三老催寒向二姑轉憐相別夜露語覆青梧

泊琵琶亭

亭子挂城角宛然流寓情秋風上絃急涼露濯衣清異代孤舟夜空江九派聲勞歌自相慰不是少年行

潯陽江對月

楚月見人愁無端今夜秋溯光廻照裏殘壁斷磯頭

西塞山贈周鍊師

蓮花撐半壁竹箭下空江住可辭三詔游須引一幢

樓臺不見地巖洞自開窗風動魯公筆林香吹酒缸

舟過黃州陳使君邀登赤壁亭

爐餘殘壁截城闉眼底風檣役鬼神百感易為生獨夜九愁應可寄高旻倒懸鶻樹秋相擊近長鷗沙水不親莫是臨皐亭子客再來江左少年人

夏口

石尤當夏口多謝主人情紅偃廟花濕碧疎川樹晴野炊羣畫牧傖語變秋鶯落魄從于役江山過此生

登黃雀樓

江樓推第一飛構落虛空生聚東西郡帆檣來去風月凭仙路近山鑿楚疆通欲爾禰生酒荒洲沒水中

江行口號三首

不斷江流不斷洲葦黃蘆白杜蘭幽月寒𡂿女搴香夜風動蛇神擣藥秋

湘江麓黛怨斜暉檣杪神鴉飽肉飛我友何郎埋玉樹烟波香火屬緇衣

夜漁爭月美江烟舉網多收縮項鯿只換白鹽并赤米從來不會數青錢

臨洞庭

地維傾不泄安注古今流帆度孬追雁魚吹氣若牛半蒼猶帶曉一碧盡爲秋芳杜思公子桃花署邑侯登臨殊未極賒却岳陽樓

武陵

一樹秋紅繫小刀欲尋花路[illegible][illegible]溪邊何處無流水洞裏于今不種桃

桃源道中懷宋明府

沙磧斷江漬人烟苦竹分有隣非宋遠深路入秦雲問訊誰漁父神仙即令君茜紅湘楚碧洗出女兒裙

桃源洞

嶢嶫壁上路滴瀝松根泉躋蹻不易及問津何處邊經营一世日宣泄太康年洞口鋼靈石能爲風雨天

雨發鄭家驛

行役連朝雨晴如望酒泉石梯欹赭壁茅屋放青烟馬度谿花落鷄飛樹榖懸居人無一惰畊植到山巔

山館

已到復如登寒栖不異僧黃茅嘄虎藉黑樹土神憑月送谿家酒雲昏葦壁燈晨炊先夜給杵臼只三升

次辰沅

地少白雲多輕嵐細雨和百迴爭厲揭數武即平坡斷續人言鳥艱難鐵脚騾晴光有時動獨照一山阿

泉巖

曉青覆夏屋餘滙半成陂寂晝行雷部晴天宿雨師花寒鷓鴣廟藤挂猢猻枝一氣溟濛裏羣靈有所爲

白霧洞

靈氣不可遏地肺開天竅日月下雙匿林巒匝數抱不孤重隣比第進分堂奥仙人無定居羽蛻墟銀竈今惟白霧生冥冥養全豹

八月二十三日沅陵道中

馬踏殘秋鳥路微憶嬢今日罷縫衣孤臣涕淚孤兒血風雨千山瀑布飛

[illegible]過大西山

西山無恙古西室幾時開劫以秦灰避文先義畫來神仙行亦蝨金玉嵌蒼苔簡較空陳迹英華萃楚材

[illegible]霽

路難軏不欲泥滑豈堪聽忽然雲處處散作風泠泠猿人着洞錦毛女膏嵐青領語同行者無令空酒巵

宿羅舊

未必衝煩地新刊節省碑此來成旅宿不欲使人知家貝多雙尸身脊乏五皮明將渡瀘水先拜武侯祠

[illegible]至便水

壁立萬山根齒齒椎鑿痕下空百折江淙淙傾雪溢馬行灘一線少措即鬼門名輕骨自重目怡心不存我而安樂鄉片烟生遠村前去問何如西南無厚坤

山[illegible]山雨[illegible]八日

山氣易爲雨九日八日陰滑滑紫泥坂昏昏青髩岑徒侶托疲騾進止惑鳴禽左右數重瀑練疋垂高林浣却耳根熱險夷通一心

[illegible]次平城

言從擷香芷五日瀨江路傾危赴偃仰偪仄謝回顧深林雨濯濯隔水山箇箇亦有不畊人木末營茅蔀自謂巢居尊悶卯夜郎犬

犇狗路

雨苦風淒淒頑雲墮惡溪警柝響荒壁束薪防夜踩
路從虎穴出家媲鹿門携僕夫欣涉水一洗沒脛泥

衛宿

危城邇山椒睥睨覆斜屋虎視雄千夫雞開啓半宿
哆哆秋鵲呌哀哀夜猿哭新寒鷹孤枕風檽倒巖瀑

昨日

昨日度牂牁神竒應接多漆城新化石碧牖下懸河
山鬼嘯風去雲君乘雨過晚從晴處宿暖酒趁苗歌

中元洞九日

無地不高凭深溪引一繩難忘籬落想得共礧砢觴
秋氣後蕭索雲痕饒壓撐洞中為九日風雨亦何能

油榨關

千山萬山起險矣亦危哉絕頂雲天接何年霹靂開
西南一綫度荷擔五金來過此名相見誰當叱馭才

九月十日懷余仲芽先生

信宿巒烟裏思君樂在家飲甘惟菊水觴節有松霞
湘碧臨書几蒿高上晝乂遠人心則邇難寄日南花

金鳳山懷蔡以寧

沅江曾有一書封寄到應知雪滿松金鳳山中今夕
雨鳴泉閣上去年鐘

逢貢象使

乘傳安南使文靴裂布冠猙獰伏大力度索下高盤
恩許承雙闕儀能肅百官程多難刻日天近始知寒
邂逅投荒者何時虎拜看

九月望日清平對月

久不見明月見時收雨天城規數家照山抱一輪圓
喧櫪斷芻秣頹樓生爨烟有家應萬里相向各潸然

葛鏡橋 有引

黔之平越府北五里兩崖插天淵深沈黑下有異
物宅焉每渡仆舟烟雲飄忽出沒鬼神居士葛公
名鏡者目擊心動亟伐石山中為津梁計厥功兩
成兩崩壞之公矢天日曰破家從事弗成弗已積

日月以三歲費銖兩以六千落成之日汝陰張大
司馬移鎮三邊儼然臨過物色訪公公已化去乃
爲詩爲文極口贊嘆且碧九尺碑題葛鏡橋三字
不死公云
插壁下千尋寒潭不測臨惟風喧日晝溺鬼哭天陰
目擊思駈否功垂枉費金再申專力誓不退破家心
此老既徂落此橋成古今辭碑三字勒禹牒九龍沘
夷險元相待人天亦互欽下車非異姓慷慨發吳音

平越山中
不見鳥飛還只愁天壓山泥行穿谷底火食到人間
澗影否千惟秋光花一班偶聞譚遇虎色變戒前攀
平霸
雖是山之窟居然城郭中昔年殘破地今日主人翁
飲沃供椒水盤羞炙草蟲荒堆撐白骨薄暮慘陰風
客況
客況亦何常陰晴互愁喜中夜滿樓星平明四簷水

出門猶莽蒼塗人已櫛比山輿覆一席遠若緬戶徙
出普定
惟哉兼日路坦坦無迍邅居人不着土結搆山之巔
舉燹煨烽燹辟穀餐雲烟久處弗自異行者目爲仙
四序一氣候常此黃花天
自關嶺至查城卽事
駈山叢一會玄默下那垂有據難爲象無窮不可知
借跟羅鬼域受禱漢臣祠用夏天心苦勞師物力疲

荒寒餘爐礫殘鉄啞泉碑風雨皲犀鬪氷霜草木疑
有途分阮哭似我媿劉凝峽度雷傾地橋飛鐵作維
御題通四裔委命屬三危雖日前期邇終嫌見事遲
半秋從陸夜六月出門時應馬符虛驗焚魚斧待資
館人凡處處失記姓名誰
鸚歌嘴至普安作
磨刀石畔水鳴咽送斜陽戰骨碑前艸陰凄被早霜
蹲鴟紅芋子鸚鵡綠衣嫩止宿多温語窮途可飫腸

候人應到久指此作桐鄉

谷雲

谷底白雲生瀰瀰滂潮洄山板數點紅綱漏珊瑚種
我車沒雲中冥行不知恐混漾玻璃盤巋然巨靈捧

隣笛

隣人夜吹笛只隔破籬笆不裂山風苦茅寒露月斜
近情皆有悠遠擲豈無家起坐紅衫濕孤檠自落花

白水作

所指爲天上程之亦有涯茶窮堪問蕪霜落正開花
館役重呼馬家人學數臥地高山不覺息稟日初斜

至交水

所經兵火地難得此完全鱗次編籬戶棋分放水田
當關一夫敢抱郭四山圍歌者勞勞去居停與喫煙

及滇

于役多負心言從西山過不讀萬卷書却行萬里路

漢武侯平南會盟處

武侯碑板樹遮陰崩土壘縈財一岑憶自南人言不
反攻心之法未傳今

望昆明

萬壑赴淙淙全滇茹一腔神仙出雞馬漁子雜羅麗
曉氣腥烟樹天儀挂月艘還嫌疏鑿少未許達川江

歸化寺

初地匝重巒肩擔築未完殿開僧不見佛受海風寒

小憩過唐大來精舍

小逕延三折中林敞一亭雪團花不冷松落子猶青
得所携家口全神負酒星白雲幾兩屐紫氣五千經
把握還於此山衣胥鶴翎

出郭

三日五日出郭行非曰祠寬藜杖輕寺前芳草芳不
欲雨淚滋青厭人洲寺爽山茶芍藥能紅深紅淺炙
千燈盤桓適與茶僧語官長一來長揖去

二月

得到險都忘平添一月坐曉餐中夜給冬日看春長
梅夢舒藏葉批杷熟月霜家書勒馬寄作字不成行

見雪

此地全無雪相聞自客歸懷先納春煦行不絮寒衣
忽見慌慌異因推事事非月南花信早紅白互生輝

明妃圖

漢宮如海春深深國色不滿君王心明妃自信工第
惜白璧之用須黃金入門容易蛾眉老出塞可令麟

閼小馬上琵琶血淚右海西明月寒青草

滇南田家

亂後存餘喘溫飽在生物府縣責田荒畊牛負銅出

滇遊草原序

宛平于奕正撰

震甫先生詩稱海內四十餘年晚乃裒滇遊往返之作問序于余余袖與卧起囘環讀之者數日乃作而嘆曰余何敢序先生詩也余識字十年始知讀書讀書十年始知學詩今又十年未嘗過秦漢之故都歷吳楚之雄藩仰嵩華顧河海以自壯筆墨余何敢序先生詩也唯余數接先生矣先生舟車徧天下所至人物驩迎先生喧靜不一興居無恒無不發爲詩歌

以自達其中所有得人或以爲先生之詩在此而余獨以爲先生四十年來讀書養氣既厚其本則舟車之偶寄烏足見先生哉雖然太史公好遊遊且竟文頓益奇降而夔州詩永州記無不得於遊者胸無萬卷足無萬里文累百千語同兒女余今且青鞋布襪從先生學詩舟車間先生其許我

佛客齋集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古燕林有本道生選

枕瀑

客枕常獨歆竟夕寐而寤淙淙西澗水橫倒復沿迴宛在家林中千松激寒怒此響性所怡胡爲簿書悞

土驛即事

荒程五十里茅屋兩三間左右啼青兒高低任黑蠻

就門籬脚轉支案石頭頑火耨新開地昏烟盖一山

南橋

康莊鰲背幾時成我未曾過巳署名南去北來多少別柳枝常挂疊歌辭

姜儉伯園中古松歌

嘗于兩都看松樹靈谷報國俱見奇豈知去天一萬二千里又見此樹參天委地夭矯而褷褷薜蘚碧囷古錢大藤倚翠縛叟胡垂姜侯分茅裂斯土數百年

前先有之壽崩涨閫已經多少晦冥作神驚鬼怪亦
費往來雷雨師閫中硯礧不勝數當盡斥去空落羅
獨留草亭一個置其下嘯咏坐眠無不宜君不見西
川太史先生客滇久曾得品題爲淨友兩字蒼然大
如斗我勸先生一杯酒

聞周庾卿復至燕中旋歸苕上

垂老出山尋故人索然歸去滿裾塵即心可想豈無
謂何往而非如是貧趂船客衆薄神胙過邑虜殘多

鬼燐一面溪光數家照巷杯酒盞青茗春

夜過白馬橋

夜靜轟轟霹靂長哨南燈火照垂楊橋名好是吳門
馬馬過橋頭憶故鄉

宿湯池

天地若覆釜水火用相半二以濟爲一炎汪而燥灌
沸渭滙滿屋蒸蒸氣無涘艸木榮冬秋日月炙宵肝
過客多振衣居人寡晉燮我宿憩再三鷄鳴起嗽盥

上元後五日夜宴楊念爾觀劇歌

眠柳風吹燒杏烟上燈燈火落燈然楊子宅深春寂
寂庾公樓嚴月娟娟娟娟月轉流黃幞寂寂春生七
香路錯綺筵開卜夜長撒銀花迸流星度梨粧呼出
漏三加謌失新鶯贊失鴉簾衣霧卷紗披扇樹玉風
臨水照花奚但聲希影亦好遶帷書帶皆香草坐上
誰爲萬里人鯨尊海吸狂瀾倒情以文生文以情上
元前後浹旬晴千山簇雉州如斗一片仙霞照赤城

聞虜警懷健軒兄燮明際明侄

羽書西南飛當事寢不報靜默啓帷幄星火發徵調
事定始有聞邊塵薄京鎬一人赫斯怒天地爲震暴
死士幾內出千城四隅到吾宗華轂下立待金門詔
父子與君臣敦倫克忠孝旦夕看天山石落旄頭照

廣西石洞

一穴下林莽廓然天地開雲屯金花石風出互行雷
幽既不可測明從何處來古佛自爲相側坐蓮花臺

詞懷陳茹連太守

去年六月二十四吳閶泛集蓮花市使君五馬何駸駸白下橋邊渭城思別時曾許會春前吹倦東風春可憐彳亍一方相念苦鷓鴣聲斷又啼鵑

寺宿

破寺千山裏僧單古佛多林前下則水樓角上天坡且宿人相戒來朝路幾何酒慳酬不及聽偈答苗歌

憩村廟二首

柿葉青青蔭不疎絕聞鍾鼓吽鷄哥誰言村落三家少自覺蕭閒半日多

古木村中冷廟荒隣鷄飛過矮茅墻鉄衣半濕桃花雨蠨蛸絲絲網夕陽

見古樓次贈念爾

靉靉春氣和曈曈曉光霽寂寂開衆妙冥冥養玄契雲凍充郛俟樹簷虢望帝之人樂搆止隱几象先憩虛生川谷茹實處丘墳際天瓢進天酒岱綠椎烟髻

海陸楊海塵風行把仙尊所見今亦古所親兄與弟大造未有生何暇爾我計世代更僕多一剖天人藝

寒食日行次陸梁

寒食南中不禁煙煙紅煙綠自爲天夕陽何處先人塚開盡棠梨哭杜鵑

王君宜讀書處小憩春暮

不遠深山不遠城翛然離徑自相生種成老樹隣僧見落剩孤花穀鳥鳴壁上石泉衣浣翠林中風雨帙開晴經過正及春天暮一坐堪遲百里程

春去夜

落盡庭花掩月扉却從何處問春歸淚行已趂啼猿下魂夢猶隨苦雀飛

彌勒寺 在彌州

一宇嵌山骨重重開曉煙客愁方外別僧坐樹頭禪接水斜穿壁新秧綠上天不知州與寺名立竟誰先

午日楊念爾招宴適夕

五月五日寒氣森積雨忽晴晴復陰不讀騷經仰空
屋白據敗絮縈愁心美人念我客天末置酒高堂飲
虹泻歌聲嫋出琉璃屏暗落梁塵凍雲遏何處榴裙
血色驕誰家續命五絲妖去年前年兩淮水三十燈
船廿四橋

澗中作

一擲千山竄冥行突數圍忽然當瀑布靡及換油衣
天草吹光活歆桃綴實腓怒風咆虎作創壁捷猱飛

明晦看時變寒暄覺互非泥深㨖牛淖石厲刃交揮
身到應如拾心之毋故違何期窮絕澗有厂啓斜扉
叟白童青見雲怡鳥亂歸詰吝頻絮絮炊割欵依依
謾說將公事今堪了翠微引藤相送出回領失煙霏

聞虜退後寄王禹肩

去春春季月曾過王褒家我駐孤征馬君栽一路花
天南飛羽檄畿內動吹笳安撥賢臣事誰同作頌嘉

星回節 六月廿五

家家生割膾盤豐膝比相呼醉一叢色喜上眉今有
據松明攢燎炙天紅

懷王季重先生

會日巳匆匆離時夢幾重滇黔不在地秦洛可登峰
海泛孤亭月城居十里松五千如未立柸下老猶龍

六月

滇南無六月挾纊過炎蒸作意全歸雨流言可釋冰
後先金粟界高下玉禾塍洛象經頭使駈龍赤脚僧

褰帷疎利蚋留炙飽頻蠅火節占光善牛叢執耳兢
去年茲境歷百日萬山登溯往真無謝推來未有徵
兒拋黃髮拜青嘶白雲層委命關民瘼存勞藉友朋
寨留租佃王烽報館夫能氣候偏如此涼秋恐不勝
寂聞梧翠落吸斷轆轤繩

送楊念爾北上春官

日南開到刺桐花氷井初浮内苑瓜路出夏雲嘶亂
馬服成春柳換輕紗經過好問巢枝鵲止宿應須有

竹家一日臨軒賦湘瑟四郊應已靜胡笳

禹門寺秋別

微路山腰落嶠枝路口低水窮能自激人別塹相携
陰洞開書樹中林𨇗馬蹄擲杯澆剩瀝法土淖成泥

施正甫書至

山中有高士白髮被兩肸拄杖領松風結茅臨澗流
一書遠相訊滿字如蠅頭手額讀未竟見前林蟄秋

懷鄒舜五

蕪陰牽暱發渙隔交沾袂所指大江流明春遡艮會
春去復春來望君如望歲昕夕戒行厨蒸炊及炮膾
少出且躊躇必然失擁篲君信重山岳君懷有涇渭
或戀湖中蒓或酬松下曬疲勞恬就逸勇銳輕于退
傾耳還剝啄欣攬須眉翠

喜錢文青分較至演

特喜到情親妨嫌不介人勞勞乘百傳落落過三旬
楚使能千象周經重獲麟日前秋季月桃李豔陽新

八月十五盤龍寺二首

歷歷三年看月愁燕山楚水白門樓不知何處明年
夜更憶盤龍寺裏秋

古佛能存現在身肖來金像儼然真法輪夜夜中秋
月香火年年渡海人

得黃直指先生書

厲臣啼不到窮邊有語春溫特地傳况是雷霆行部
日正當風雨送愁天高寒幾處飛仙墨末路崎人拆

俸錢珍重北平秋寺夜借騎驄馬醉遺鞭

竹園村夜夢張子明父執

照影臨清谿盈頭戌古雪忽見忽不見自語自爲悅
松月孟襄陽菊花陶靖節一夜萬山中百年千歲別

秋盡夜作

入山山復山去日來之始雖云星聿周實乃坎而止
塵憶萊蕪甑臥媿淮陽理舉火卽勞薪署名多故紙
維時炎沍一何待秋風起老鶴咳夜啨孤猿哭月死

明發遵遠天悠悠路傍子

題滄浪洞圖 爲歐觀察先生

洞中紅對不經霜洞口白雲秋渺茫一水五山曾未
見却從懸企寫滄浪

發北裴先寄潘獻明際明兄弟

㡬南美兄弟矯矯雙雲鴻日奉白頭人若母而若翁
憶自登堂拜母也病初霍㳕𧉘出冰厨是母手中作
別來不數月聞訃萬里餘于時予秣馬北首捧天書

亟行兼日夜還過安仁里慟哭向慈幃酸風眼中起

出疆

于役遵遠途前山集如蝟輿馬窮日力髭髮沐嵐翠
不知衣裾上沾濕父老淚既守河陽拙復濫阮公醉
何啻造一福躬責多謬戾別當失怙悲捫心轉生媿

來鳳亭

叢篁影素壁旧高風更清小憩孤亭中寂聞嘰嘰聲
世次遞黃虞旅况非蕭疏相遭豈不與絕域侈文明

南林

虛寮蕭居處南林對明月月白夜如水水冷和衣溪
藤花採香碎竹影曳風活酒淺夢不深家山半爲越

十懷詩 有引

十懷者懷數公也分誼雖曰星淵意氣曾無畛域
或一言知遇千古銘心或百念周詳九天伊邇或
節槩足爲楷模或風猷不可一世適當暮日遠途
况復四郊多壘舉步躑躅觸目荒寒效王仲宣之

懷德媿未能也當阮嗣宗之痛哭其庶幾乎

吳若木顧瑞屛二先生

上天文命寄巍巍兩夫子允矣辰嶽望信哉南北史
春暘一煦動樗櫟皆桃李重譯超海來窮髮聞風起
于非投荒別贈言各數紙頭白許來歸河清豈難俟

楊修翎先生

神仙家武陵起居桃花中勅爲玉皇使高揖羊裘翁
漁樵起幽色吳越彌清風大雅挐襟袖噌吰鳴巨鍾

都門兩晉接入憲出元戎謬承夙好敦所媿仍舊業

范質公先生

曾未見君子厠名君子林見時雖識面未及接徵音
嗣逢南銓使致念何殷渥于時在廬居耳之泪空落
出山秋氣悲凄風滿岐路山公禮舊客酒間讀書素
適從荒徼來公晉左司馬感心懸日中低頭拜風下

邢舜玄先生

先生河洛英圖書發先耀出世得心法及門被身教

純懿篤有母執直不阿詔瑠熾未灸手灑血予其告
鼎任荻水娛聽避花輿導破盧茅弗掩隙漏下天照
仰睇邈星嶽長嘯寫懷抱願赵明月光一問十年貌

俞仲茅先生

得君三十載奉母居其半乃視金紫勲不以丘壑換
著作貢名山意氣薄高漢享賜洞天福藉註列仙案
紫芝與黃獨代食而餠餠旋處亦旋出一一有明斷

米仲詔先生

賢哉北道主不二國之老虛懷一世士茹納未嘗飽
上坐有鵷結藥籠無小草餘唾響金石微嘘發枯稿
天健日月㠣海大鯤鯨小古人不及見見必焚梨棗

黃長倩先生

楚對悲秋風楚水契秋月月出湘岸高風起雲夢濶
之人秉霜憲日氣凛鈇鉞以我孤飛雲流離在天末
一書鈸百慮遠慰飢與渴恩重行負山行亟屢防蹶
歸念詎敢萌夕路草芳歇

張子襄先生

巨源謝修竹一出即秉銓海内稱知己豈日日九遷
折節遵上禮醴設胡床邊卵翼去萬里鳥倦今來旋
適當六月息躑躅不敢前拭目看扶搖洒雪彌高天

王玄珠先生

卿月照天牧驪黃各待遐下駑受物色歷塊而追電
伊予領陬役得從馬曹見拮据貧遠力役溢河東薦
天上有情親明時可貧賤

潘昭度先生

燕市布衣飲湖中山水情駒目無四海操觚臨五兵
自爲雲漢別天盡一羽征十載不通字四遷飛遠聲
冰霜偪歲暮竭歷趙王程楚豫雖涉歷咨訊不敢輕
勞薪已供爨翥鳳昭文明

馬具巖先生

萬頃湖一葉訪我蘿薜深信宿話雲水傾懷無古今
星光動清曉繾眷湖之陰鳶魚乃飄忽天飛與淵沈

今從沅湘問騑牡將軾臨兼程苦于役寄此平生心

曹能始先生

仙隱以南署憲出亦西淸性靈發正始山水膠平生
帷雲寨玉壘杖雪履金竹談虎屢交脅臨蛟幾濡足
流攬盡奇險收入山園中怪樹一千狀瀑泉三十重
闕誚予乙丑蜀游君癸亥先後不相値祇向石公拜
古字乃心法授受者別時用之枯蘙皆未有報吾師

袁靑霞先生

袁公不可當意氣橫炎海功銘伏波柱書捧夕郎拜
偶會荆卿市酒向文君買起舞一聲雞臥着三重凱
寧處若臨敵兢兢二十載語竟拂衣去飛驄踏花靄

許同生先生

長孺離禁闥官守淮陽郡直氣銷邪萌臥理開尚論
貂繡謁豸史狐虎叱猾倏解綬歸舊鄉錢塘候潮信

四孝廉詩

張林宗

仲君百世士一世未能識精光迫難覗心體盡皆易
掞藻剔幽秘眞宰避揮斥狎狂托沈酒所以養龍德

戴元長

天長去笠澤相望七百里心神日交往累世卽孔李
北平一把握覺我淚如雨品以眞孝廉得之眞御史

潘獻明

長公慧根宿振響一何早汗血卽千里汗牛悉深討
師友得王張衙官可謝鮑果敢截應滿榻房子能兆

李長衡

東海大仙李子昔常見之上拂出輪桂下蔭若木枝棟柱謝廷廟辟易走工師盤根盛元氣自榮天植私

黔陽道中憶于司直園

風雪離離盼遠村輪蹄蹇蹇只銷魂行知客路無殘歲憶到若家有故園寒雀不喧多施食暮花相向可忘飧冰池石鏡圓間照漁服樵巾品外言未小幾時明月待自携春酒自敲門

新興石洞

環山莫各險險盡開一門歸雲若爭赴奔水亦互吞七聖皆迷象五丁初鑿痕草花外無種笋石倒巑根陰寒自爲氣幽黑倏生暾造化愼蓄泄鬼怪營精魂我欲投陂能别歷西南坤或云百里許別有人間村

宿蜡茆王家 王耤秣陵子士可十餘齡吾屬文

百程茲曰始家戶已如棄自分孤征蓬止泊得無意儼然桑梓人王道胡殷至炊剖罛山庖文談洽哲稱夜火明復滅野滋茶亦莽拂瞖披寒星鄉愁起天際

痙猿 南寧縣

孤猨去荒服轉于猿鳥親蒙茸幼捷者得爲呼嘯賓頻習跪拜熟能記命名與酒夜斫雷息三聲愁殺人奄忽就物化露果空百陳雖曰遺一累寧無傷廣仁劍雲寄靈慧荷揷秋嶙峋

關將軍飲馬處

將軍飲馬處不是長城窟巉劍壁磪下峩峩古碑立

陰勢扼天險涓流吐山骨得附英雄人猶存漢時物

鐵索橋 有引

盤江之水來自蜀西崩崖走石作怒千里至此橫決勢不可當舍梯而航顛覆十七先有輿梁木石所爲不數年而敗來者咨嗟去者眩惑黍知朱公分蒞茲土傾囊倒篋費有不貲成不計日鈎連鎖結延袤六十餘丈南北相互虹施龍現天實爲之非人力也庚午冬仲予以齋捧再過經制刻畫無

所不備且兩崖護法梵誦晨夕怪厲俱屬皈依民

命生全已不勝數鴉塗百字聊托千秋

鐵索鎖江沈為橋異古今天荒十萬里山斷一千岑

木石窮無技鬼神通此心多煩百煉手大費五丁金

鈎帶緪緪結水淵步步臨雷轟餘爍火虹見帑重陰

難易同年語安危獨力任疊身周道孔熬足禹功深

相見始相信載歌還載吟壽龍皈護法鐘梵起高林

疊水河

懸河天上落下復少平地梯棧百餘疊疊疊生烟氣

分瀾匊溪壑驚霆抉陰翳縴垂碎雨襍簾卷飄風曳

中有綠水潭神犀躍霧岡

長至夜清平旅宿同婁孺子小飲懷王元直父

子

耿耿一燈照栖栖羈旅臣酒沽長至夜人別去年春

出輅悲歌市通家坐立親觀雲殿北向無語待雞晨

飛雲巖東坡

飛巖若雲搆即以飛雲名偃蹇夏峰亂氤氳春蠶生

大士宏願力獨立持將傾折枝洒清溜古藤垂紫瓔

天地一開闢混沌為聰明螢烟宛莽中豁然移我情

枇杷洞

每因奇險夠山阿奇險無如此一過呼吸海音生梵

唄鐫鏤石骨鬪詩魔垂垂旛蓋風吹定對對枇杷雪

撼多頗笑老頑猶汗漫空懸丈室待維摩

鷄鳴關

山郎插深谿門開石半梯客從黃葉下鷄在白雲啼

廉泉

一泓吐幽鋅冷冽而香君不逢渡海人獨載壓船石

入楚疆懷崔明府徵仲

此地復來過相懸路幾何雲平峴首石天束洞庭波

公事閒花治民情入棹歌衡東書鴈斷心遠夕陽多

夜渡

寒水不深星滿溪短篙長纜引東西月生山半窺魚

穀霜落舟中印馬跡

鐘鼓洞 題自陽明先生始

響石兼金華眞非浪得名江邊欹古洞城外報新晴

隔岸風傳梵孤舟月渡更題詩誰作祖吾代一文成

辰溪雨宿懷譚友夏袁田祖

石根安古堞山口落空江風雨寒燈夜波濤撼驛牕

夜漁初罷市臘酒未開缸室邇思吾友公車已在邦

雨愁

平長瀘溪水猶掩積日陰浪言夷客路已出不毛深

妖石鳴鐘鼓寒冰貼枕衾更堪一夜雨滴碎十年心

舟夜

旅泊一如鷗寒更古渡頭服雖微過宋行未賦依劉

城鋤魚窺鑰船隣火照樓老妻頻夜語莫對楚天愁

馬頭巖

千里驅鴻來勢欲飲千彀立止周頑叩怪生泰晢角

電掣神雨收風嘶怒濤作歲久失驪黄錢蘚自斑駁

沅江舟中懷寶甫弟

金陵酒樓夜把苦迸淚西風滅燈火平明上馬不相

顧我向燕中君向楚楚澤及燕山那知去復還半月

殘年底王程四千里欲委愁心付水流水流恐繞彌

衡洲

穿石崖

岌嶪摩天挂珠斗下照清江懸碧牖空明噓噏巨霧

口洞見此中何所有白雲西來化蒼狗出入爲寶風

雷吼大力若蓬扛鼎手綰結長繩負而走

臘八日舟次桃源懷郭聖僕 家有白鸚鵡

箬舟輕一羽江源撤高溜雨風不自來水石互相鬪

歷險每呼佛佛日喜云遊因憶素心人年年爲佛壽

壽佛原非日月爲人間離鬚雪霜催雪嬢靜對參禪

夜九品蓮花頂上開

武陵雪次留別宋明府

夜氣忽凛冽酸嘶黎鼻駒横吹一片雨散作滿城花

瑞出謳歌里淸歸寒素家使君相送處前路望爲涯

雪行書所見

細竹籬笆獨木橋隔谿流水入山庖閉門人臥無烟
火屋上青松雪壓梢

雪後鰲山道中懷若予楊念爾

池白暗江天山輿若泛船悠悠信窮路汲汲傍殘年
[illegible]好巴陵近詞新鄂客鬬無論後先別應共一寒憐

江樓

人坐高樓夜不昏烟江相對只消魂城頭今叠更三
鼓雨隙斜欹月一痕

憶晚香亭梅花

屈鐵鎸苔一樹枯埜人籬落自相扶花時記別花時
夢冷月枝頭挂酒壺

飲酒

途窮唯仗酒酒外更無權今夕陶然醉陰晴明日天

山雪中懷李維節孔凡湯平爻平孺伯仲

積雪未晴山匿險風斷寒鼪足重繭不語躊躕行路
難生平肝膽車輪轉紫裘沽酒白門狂紅杏花邊絲
竹房十年離別趁五斗兩姓友于同一堂

順林聞鴈

衡南南去萬山愁今到衡南又北輈夜半忽聞題雪
鴈雨年家信一聲秋

酒醒歌

酒醒雨聲絶屋梁有明月明月亦何常照喜照怒同

一光一光只在人情裏人愁則愁喜則喜今夜愁應
萬斛多不知喜處照如何

孫黄夜

天地亦大矣我處何其窄委命泥塗間寅行無顧愉
駈車急前邁徒侶盡相失黑夜望門止少蘇殘氣息
酒對唇吻枯篝寒火光碧跏結擁牛衣百念付禪寂
旁有從軍人絮諜苦終夕無計濯耳根淚雨四簷滴

渡江

游子困征轍含陸發長喟梢帆逼迴風東西忽向背寒日淡無色積陰聲方退哀鴻叫雲入追飛急殘歲高岸立枯楊正與沙壂對沙壂十萬家煙中一都會

過荆州 有引

王粲作賦荆州樓予弱冠時夢語記而不忘者四十年矣庚午冬杪以使事過此足成三韵重到何年問作登樓客也

王粲作賦荆州樓城上樓空漢水流四十年來幾多

夢夢人今日過荆州

宿龍背橋

埜橋疎對一家村流水聲中半掩門篝火主人眞樸甚夜篘呼婦走兒孫

建陽驛廟山晴憩

村中起一突廟貌今巋然北帝發玄額銓公開祀田霞翻鄂渚日風走荆門烟坎壈有神遇結想蓬山巔

望路

臥搖床足折藥短火明滅魂斷詎可招目瞤不交睫恍聞蹙步遠謬訶更鼓欹窗白起來看低覆一天雪

旅雪

旅雪不作寒暮來唯益愁早簷燎薪束鬱烟[illegible][illegible]裘途崩折馬骨驛倒逋罟鄉妻孥擲湖滸自買渡湖舟見葷各散處猶念客彌州杪歲三見雪一見一綢繆

夕霽

逼歲哀窮路三旬雨雪連幸逢今夕霽陰不到明年

市鼓喧新景村槽壓綠泉寘然垂橐去通塞信高天

青塚 有引

在荆門州昭君死于胡胡有青塚土人哀之招魂而葬亦以青塚名

不見昭君村猶聞青塚存蛾眉死絶域縹緲有歸魂土人視青草芳潔比江蓀黍淵復漢月肯肯照荆門

石橋驛

橋崩石在水踏石如履冰古驛閉無人隣家懸一燈

投止不問誰脫粟同飯僧晨興獨占候春鳩將化鷹

杜康臺 宜城縣

城隅拂古石勒作杜康臺想象稽丘築埋憂待我來

至襄陽懷孟浩然

柳條青拂楚烟披古道斜陽立馬時淚墮巳枯羊祜石歌生誰問習家池高懸日月三閭後獨有先生五字詩得意平生偏失意鹿門偃蹇是吾師

望夫石 新野縣北

陽臺雲沙偃石雖然同一化彼此不相易蕩子歸來若有時點頭爲語長相憶

南陽風雪夜懷唐大來

風雪止行塵南陽五日春燈鳴窓紙碎草宿野蕎貧獨客無情夜思君善病身藥泉生竹澗松子落花茵

早過裕州追感許伯倫

月好夜行足平明從此過使君歸去去赤子半髑髏淚落河循潤思存石不磨風聲愁立馬城外白楊多

有斐亭 淇縣

路出朝歌里疲驂此一停似聞風瑟瑟爽帶水泠泠君子能爲國詩人自有亭三千年後竹猶爲武公青

鄴中

天際日杲杲河柳搖春線牆公有故國幾變新州縣割據心不滿英雄氣交煽父子盛賓客南金與東箭擐甲方突圍操觚復登宴園西芍藥花臺上歌姬面銅雀倒漳流今古不相見還聞漁罟中每出殘瓦片好事揮千金爭購以爲硯

邯鄲道上作

此是邯鄲道還稱古趙州平原不可作十日爲誰留買酒空澆土炊粱足夢求田修循故步看綠上沙洲

豫讓橋

國士心不死死以報忠竭毀貌事行乞狙伏枕古鐵襄子如意來馬警智機泄至今橋柱礎瘢繡砍衣血

栢鄉縣南望金陵寄俞大光祿李封公宋太學

葉中秘

新題掉揳古封疆南望金陵此栢鄉片片野村收薄霭依依新柳照初陽鍾雲不亂孤鴻影江塹能廻萬里腸清燕自當分日好勝尋何待入春忙

滇茶百韻詩 有引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汝南黄　鉉玉鉉校

余從菰蘆中讀鄧遠游先生百韻詩神色飛動謂詞人綺語未易即真也巳巳冬携以客滇正與花遇始信先生詩史思一追和披對匝月未有隻字偶語揚念爾孝廉孝廉請假一日許之歸則洋洋纚纚珠璧相輝映矣見獵喜心愚者不免且獲催租之暇而寨雨淋漓頡石清潤放情敷衍亦復成章然得失寸心終有媿于先着鞭者

是奇私造物必藉品題名洵美開荒度雖云繪藻輕朱方徵土著赤縣麗星精酒日千爲律芳時三歷正變容侈粉本剛骨峙瑤楨不受水霜厲能高日月撑分頭承蘇藹一蕊報春萌舒卷重重瓣交加細細莖繁陰滋宿厚元氣得全亨逃水埋烟柳依山邏雨檉寒應回煦煥昏覺更分明隱隱飛蒼鼠離離炫早鶯

莪莪猶聊聆假假待扶傾曳曳來周舄纍纍截楚纓微微香遜艷冉冉素爲頳衍派珍黔蜀無心計甲庚仙人厭紫府名媛在京棚倒景懸楓珀真陽貫水晶澄鮮㵶露掌的歷綴雲瑛脈脂傍流茜餘潤漬瓔溫鄉專屬燕金殿可辭鸎夏摺燒帬幅秋痕逆石罌錦旄連步障錢撒洗兒綳影子無明種光天自照珵象生誰絕技學剪幾將成夜繞無枝鵲群離俾火鶄孔麟祥紱角商皓茹芝英賞挈青絲繫停嘶玉鼻騂

棱棱多邁種含笑足傾城脂口旋凝鳳檀心黙點猩鈿飽遺裙席釵粱吐燈榮衰盛存年譜隄防發曉鉦葆真乘海瘴委質向霏霙節從嫌淮枳鄰吝重國珩貫無摽獨約不害兆多禎塵騎騰仙荔雕盤捧賜櫻禪皈知得所佛供墜抒誠寂感虛觀槿同科不散萍寄將驕隴雪寒贈失江蘅松也兼稱石邀乎未識荆王從巫藥姮弟友鶯㩦兄甦用難裁服炎興畢代麁好經仙令植背襲夜郎榮晨憒纓鶏樹行庖切蟹橙

熟聞伽葉梵曾見武侯盟蹀趄因鬚脊腸喉噴血鳴
似喧臨上午有喜及新晴程寶三珠詘牽絲百丈縈
比兒空着意拭汗却多情老再還皮少穠無礙骨清
酒沈初入夢歎會若平生臺上嫣恭吳池邊侍許瓊
寵靈持愛護嗔妬啟紛爭好事滋繁縟拘攣致苦儜
賓孫賓各稱圖與貌俱呈遥指當消渴相假易解酲
泉枯麗華出炬列夜來迎市過連聲賣街趨十字橫
洞烘迷漢晉山赭恐皇娭最殿寧無次安排信有營

色斯窮到五道可問于盲古質文而理欹槎崢復嶸
七襄需樣織六詔降天京下燭然犀渚飛塡落象坑
婆娑觴自斂條達肆中閎幾處甘茅部誰家歷麗甍
鞦韆宜並架茵簟藉垂軿髩滑簪交緊童頑把或盈
霞裾天半掃火傘日高擎綠俠潛神七綃輕墮耳瑩
捧心疑托病解語得呼卿岐泣亡羊子隅悲在孜嫈
人方殊類聚天亦握苛嬴魚啖橫波彤麞斷折角崢
衙墻徐杖屐苛政急籌觥嗟咈姨前導丁寧使再偵

桂輪修月斧花陣卷風箏肉攤輕抽拂心搖不住旌
得求通反側張樂互鏗鍧海種移安石曇根進永平
吝靡豪地主奔走賤官伶紗扇披窺婿瓏瑜坐遣伻
破除芳草怨斷送踏歌聲廣漠游迷聖玄冥熖撲瀛
顛狂終日事公子少年行有地皆添稅何人不乍驚
洗紅思到日屆指悞歸程極口無多譽移情奪怒瞪
鄣亭出鷄馬鄉望作桑并後我爭趨蹶先容一慰怦
膏妍新刷沐苔厚穩鋪盛偶爾遺騷選巋然見辟楹

月氷千里駕風入滿林兵傳食煩東道操觚企北征
耆瞑曾抱旭宵對忽殘更獻則孤芹媵幽偏利女貞
日將成誘士丹許就懷嬰里和終懸郢方言豈定衡
懷春非宋遠唱斷卽虞賡寄語風流史稱都朔旦評

附元詠滇茶百韻詩 并引

滇茶甲海內種類之繁至七十有二其在省城內
外者尤佳予以辛亥歲按部事竣駐省候代時值
冬末春初此花盛開名園精舍間獲寓目爍日蒸

霞摛文布綴火齊四照雲錦成幃信天襲之奇觀
品物之鉅麗也昔人謂此花有七絶余以爲未盡
厥美有十德焉色之艶而不妖一也樹之壽有經
二三百年者猶如新植二也枝幹高竦有四五丈
者大可合抱三也膚紋蒼潤黯若古雲氣罇罍四
也枝條黝糾狀似麈尾龍形可愛五也蟠根獸攫
輪囷離奇可憑而几可藉而枕六也豐葉如幄森
沉蒙茂七也性耐霜雪四序常青有松栢之操八

也次第開放近一月始謝每朶自開至落可歷旬
餘九也所入瓶中水養之十餘日顏色不變半含
者亦能自開十也此皆他花所不能全者因考唐
人以前此花獨不經題詠以僻處故不通中土名
賢又無蹤親歷其地遂使奇姿艶質淪落瘴鄉泯
泯無聞余甚惜之近代稍有作者率淺俗不稱揚
用修居滇最久聞有宴賞之什亦不能爲此花傳
神暇日因戲爲百韻詩一首牽綴比擬未免見態

庶幾爲茲花吐氣傳之四方好事君子或有採焉
徧簡古人句山茶未得名形容應有待品價也難輕
此地本炎德在天疑火精芳菲迎暮序爛熳及元正
宜壽如山木經霜似女楨柔條牽百丈老幹倚孤撐
美蔭團松蓋新甤嫩竹萌重葩翻薇葉岐蒂總依莖
接植人工巧開先品物亨光華分若木肌理細般檉
壘萼爭承露豐苞獨鬱明業深疑避蝶春淺未聞鶯
次第開偏久交紛壓恐傾巨于璙碧醆圓若紫繁櫻

轂綬交垂綵綃紈乍染頳紅膚時綻甲赤象合居庚
按譜遺金谷邀歡即錦棚流雲相點映射日更光晶
篋起紅羅纈餐分紫石瑛摘鬚嫌斷線接蘂愛連瓔
覽德冠稱鳳能言喙屬鸚火齊銜粉壁舍利倒金罌
道士霞爲帔佳兒錦作綳枝枝經纂組朶朶薦璣珵
陳閣徙云結隋宮剪不成深宜藏翡翠艶欲眩鵁鶄
步障褰華薄氈能展絳英影懸金校帶汗落錦斑騂
似睒噓丹竈爲霞燒赤城深玄同爽爽紫血類猩猩

纈羽懸雕籠朱輝發短檠霜林搖翠葆海日浴金鉦
錦水除鄰涙脣雲不作斑紅毬分綵索朱芾間葱珩
柳絮空傷媚芝房詎足禎稱名根野猝奪色妬山櫻
蓮或羞泥汙葵空向日誠珠離酒泉奈盜剖楚江萍
質本堅蒲柳香無取杜蘅道傍徒樹李庭院枉栽荊
乍可蘭爲友誰言棣是兄猗萎憐縟組憔悴惜朱羸
逾月遲萁落終朝惜蕣榮詎稱霜挺桂何事雨移橙
嘉種雖分部茲花合主盟杜鵑殊不類鶗鴂敢先鳴

的皪披林影菲微散曉晴後彫仍早放霧繞更烟縈
閟姘空慚趙楊妃別有情寶珠光自溢磬口韻尤清
枝愛垂絲軟心憐卷瓣生蝶翎看墜粉鶴頂似銜瓊
一種皆稱美羣芳孰與爭嬌姿長似竊姱質更如停
露下啼妝泫風前舞態呈施朱嫌太赤頳玉未辭酲
倏似羅容歛逢當笑靨迎口脂香澤傳眉黛遠山橫
令德偕宜主娥皇儷女媖令人疲應接有客更屏營
猗處慚形穢看時恐目盲每當春澹蕩及此歲崢嶸

節候佳南詔繁華匹上京深紅間淺紫布谷復彌阬
擢本深蘭若低枝映閈閎紛敷彌繡野徙植延雕甍
竊意霜威入思將下屋栟窺垣恒寂寂隔水更盈盈
早沐緋衣賜偏宜素腕擎助嬌斜寶髻克耳當瓊瑩
賞玩須歌伎吹噓借畢卿招搖多伴侶感愴易發娉
天女貪分供園丁貴賈嬴出門逢綺麗曳杖陟嶢崢
婀娜隨烏帽飄颻墮兕觥杯盤狼藉列車馬往來偵
曉駐浮雲蓋宵移玉柱箏佳人理釵釧貴客往千旌

競作巡花使寧辭醉酒觥夷謳徵穆護曲調擬清平
舞袖淹同坐纏頭費從伶攀留思遠道折贈付來伻
不遇神農錄空留姚聲聲紅顏銷瘴癘珍品失寰瀛
安得移中土猶堪慰此行僰僮應見慣楚客易心驚
幾樹臨官舍三年慰旅程有時還獨倚竟日但空瞪
盛極憂衰至憐深與恨并物華虛冉冉此意自怦怦
坐撫琴三弄聊消酒一盛瓶須攜枕簟狂或繞簷楹
相賞無知已餘酣對老兵何心思北土有賦侈南征

感處人千里吟當月五更未須愁歴落終許洋溢韻
暗覺鄉園近身嗟世綱嬰稍舍狀草木桂海志虞衡
逸史猗應續新詩暇自廢屬辭深北與從此定佳評

豫章鄧　渼

附山茶私詠詩 并引

老杜不作海棠詩千古遺恨予謂山茶亦然嘗擬
作短篇爲花吐氣恐雅俗不稱花神笑人庚午春
適震澤葛震甫由鄧虛舟侍御所著山茶百韻示

予且屬予和予竭一日之力扯湊成篇時將整計
偕之裝別思與花神俱樂故語多離去然皆緣資
弱力卑不能文固陋也幸進而教之

異種畸天末春銜恥署名奪將山品重分得茗香樫
侶桂含金粟儕松吐珀精水嬉端日午燈鬧上元正
昔印膚紋滑雲封骨幹楨惜深鈴作護防齧檻爲撐
背後梅仙發寧輸桃女萌拒霜餐玉屑浥露飽金莖
繪決天王巧紅開物色亨芳幽偷晩遯條軟笑河樫
細類披霞燦丹衷貫日明舞嬈將學燕語澀暫教鶯
石嵌根相錯枝繁勢若傾啼腸乾血舌游騎妬朱纓
宮剪裁氷赤吳機謝錦頳蓝開松縱甲焰熾火融庚
浸水珊瑚網張筵玳瑁棚茜帬拖幅浪書帳透籠晶
乘照明珠顆藜輝琢玉瑛玲瓏仙嶠珮歷亂佛龕瓔
丹頂塗霄鶴荷衣襲隴鸚羞容脂入鏡醉意酒澆觥
唇啟排緋齒心分脫錦綳圖成筆上綵瓶供掌中珵
颦處看眉語歡時送目成憑欄頻喚起濯影惧鵁鶄

占候先堯莢敷榮邁舜英光流血汗馬斑綴錦毛騂
實地侈華藏金蓮列巨城采苞分穴鳳艷質點交猩
促放春迎爆醒眠夕照檠藥爐翻鼎耒毬海掛銅鉦
煖爐忘冬冷炎手破晛霙綵繩牽毳板紫緞曳瑲珩
施蔕稱家瑞殊方毛歲稹肢柔娜綺郁口磬琛樊纓
披影芬山氣開顔見野誠堅凝差類菊飄泊豈如萍
蝶翅飛仙羽纖香憐細徹網閒穿慢襖今袁補籬荊
照影宜天姊臨芳喜露兄輕溫迎淑氣潺暑避長瀛

霧散看晨賦春歸慶晝榮鼓妖懟並芍記景漫勞橙
卉譜遺芳字詩壇訂麗盟攬勝百舌語破悶一鳩鳴
倦意星初落濃妝雨乍晴枝喬飄韻遠瓣卷注思縈
秋夏逃名赫西南重物情繁華宜上苑瀟灑稱西清
莞爾羣姬會嫣然萬倩生觴催勞羯鼓傳戲勝明瓊
好共優曇賞肯同桃李爭風輕姿欲躍雪重體如停
巧向天孫乞矜將國色呈楊妃亭北睡飛燕漢宮醒
倩女含羞折檀郎帶笑迎帽簷垂髩拂妝次冰釵横

金谷憐珠綠沉香倚玉姨園亭堪千丁臺砌費經營
午憩神偏蕩宵看目不盲綴堦非錯落照壁影崢嶸
植本遺中土分根上玉京紅甜浮楚目清雋侶曾阮
寄遠煩梅驛懷人倚竹閣近窗粧玉牒當戶麗簷甍
娃屋春嬌貯紗籠暮靄觧百千樽漾漾十五月盈盈
展簟終朝臥撩衣盡日擎淺深花間色瑰異寶交瑩
蕩子憐娟女王孫妮愛卿宜時烘調咲靜處耐孤娉
獻俏邀人顧追歡厭賈嬴險探穿虎豹奇選步嶢崢

寫照重調粉揺鮮更洗觥秖堪織素摘未許役頑偵
急管江城笛繁絃夜月箏遊人齊勝具賀客旆詩旌
舞袖垂緗紫歌鍾動曉鎗披紛宜次第標格喜和平
艷骨培香土丹顋並簡伶快傳驚海市早買囑家伻
頻洗敲窓葉閒聽落徑聲未宜韜下里端擬植蓬瀛
夢遶關山月魂驚出塞行開將家萬里物侯客偏驚
結綺凌虛望春明送遠程掀髯徒自哂有目為他瞪
不作迷花陣年來多難并北行人去去南浦悵怦怦

代謝誰張主傾筐入滿盛丈夫羞牖下兒女戀家楹
宿塢留知巳行厨走步兵破愁悲蟻迭揮涕寄鴻征
佳尊年常放青春日漸更啼鳥鳴曲怨別鶴淚琴貞
行路方伊始癡情半似嬰芳叢珍遜品風雅定騷衡
短喙應難置長謳不易賡衆中須第一夥付化工評

晉西楊繩武著

客雲吟原序　　大觀阮漢聞撰

旃然張林宗昔貽余一編乃吳門葛震甫先生詩余讀竟曰吾從詩得其人㦤修潔以自好雅亮以謝囂慷慨以立槩自好故謹娖而幅錚謝囂故蕭寥而氣肅立槩故聳削而骨峭斤斤其明謖謖其響落落其姿世所自詫釣天海若正詫大自蕃而窮必失所居廓必底於裂者也已已至日吾邑掌固潘君仲美觴余昭車適屆仲美顧人笑稱神劍合良玉珏矣先生

即出近製謂予不鄙吾詩幸敘之敘曰古今論詩援剔無剩然詩言志一語總挈其凡此礼薰颺拜所務自也厥后田夫紅女私矢關治忽列國命卿趨舉固聯援匹庶是采成說無拘此物此志爾然則無端之撫敍無疾之呻吟或有托之媟贄所貴不同爲務則一轍斬戾止抑中三百五篇何等湧治既葬音調轉藹杰者自闢門庭猥者逞奉旗幟蟲而華華而蠱渝而漸漸而渝何以故猥之焦訢不足言杰亦止篇章所有堅陘則四顧滿志何莫非乘高之呼也哉至云恭起而振其付而承不知軸新紕始陶淨䆒蹊此必帙必叢之喻也惟使文繡若逸玄黃可捐飛華等塵丹臒可移在志不渥出好不朽即不廢玄黃丹臒也謇於不得已翔於有所靳何不足忻夜哭之鬼活文陷之毫不然自則自黑則黑夫貴亦何好焉子不若是推也故恃觚翻易世而思持之名心串習孰灰滌焉世未及持我先受轉人美影影寔美人嗚呼斡元

會吐元聲轉易而上主復有主奏假之理相協之權恐疾呼者且爲逆風之視先生名綴下士志擬先民劬悲修羅猛洶俚顛其文死之狷夫儔徒之景柱乎滇郚叱馭不廄亦懷黃龍清酒何旦旦也尋對有方授政已逵宜林宗與籍蘭亦欲余爲比竹先生亦首肯否

客雪吟卷上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北吳范景文質公選

雪對 玉河邨舍作

芳對玉茸茸林長御氣通水臨交不淺月到影如空吳馬分遥練隋花剪上宮寓公貧好事看借鑿坏中

報國寺送譚友夏後盤桓松下同于司直鄒舜五倪不滴得先字

怪哉兩松對愁客又今年不及青門柳春風只受憐薄寒將服楚餘瀑散歌燕賴此故人酒醉于離别先

米仲詔先生漫園成招同諸子飲眺時予方自滇來

人地原相待經營儼宿成會心無落落抵掌即盈盈若赴東南汪難分內外城空青緣鏡入烟翠拂裙生一畝藏千折重臺表上樽酒胸波面溢詩目岫眉横落日中流下春風細草迎成泓妨種藕移植遲遲爲金馬滄洲意銅龍漏水聲漫游予已倦不敢問園名

脫劍行贈陸漢聲

我有古冰三尺乾冷結精魂爲血瘢會倚吹簫客離楚會衛擊椎人報韓埋塵蝕土暗星斗牀頭夜夜真龍走時當有事未能用脫贈平生向君手殲虜會銘第一功還須烟掃北庭空天生神物天生汝霹靂青天會風雨

陸敬身新居夜飲得風字

買鄰應不遠西東只在酒街歌市中漫爾雲山如隔世儵然木榻自清風金門覗草身堪隱蘭若搴花棹未通莫共當杯嘆無月炙燈春雪卷簾紅

送楊敬存還滇闈

風草綠初天烟塵黃未消爲君難此别兼日坐通宵路熟驚談虎天長見射鵰車聲流水上春度赤闌橋

左司馬范師衙齋夜看陳元凱先生壽松感賦

高齋日暮松風起翻動崩崖一簾水古根盡露嵌鐵

石撼勢欲翔持霹靂二十年前燈燭寒曾照䚬䚬吹
毫端圖成唯恐破壁屋重見夢人醒眼綠

拜李卓吾先生墓 在潞之迎恩寺西

宇內無不同所傳亦以異先生老奇骨撐立此天地
隻語破鴻濛旁求亦眞諦世法局手眼孰得窺涯際
道窮見定力味一空茶薺佛土讓六尺緣心託千祺
白楊與青檜亞陰濕肩屭曾讀五死篇了了一生義

偶題

驟驟斜陽古木撐疎疎寒篠掠烟青空空亭子無閒
坐面面秋光帶遠汀

送陸無榮之淮陽

三月春衣五月裘青袍四月上征騶路花香散誰家
酒海封晴窺傍驛樓風美自生毫上綠氣寒先凜賦
中秋清談入幕非無事卧理淮陽是汲矦

送四明陸秘書予告歸養

驚見語邊飛花飛中路春曾過戡亂日猶記絕裾晨
遠役無如我寧家美有親告從池上子渚乃潞南遊
石齒重重礪山交面面眞脊溯來意氣禹穴正居辰
孝筍多遺籜嘉蔬漸及蓴盤桓海鷗鳥懷抱石麒麟
劒氣通書譜魚租足酒縉大年恩所結高譽實之賓
庶雪同音少褰雲製綠新接隣芳四姓登望入三秦
有別魂俱黯茲行快飲醇一人郊禱出 上方步禱于郊
看雨送清塵

端四日林使君守易邀宴通夕飽啖茘枝

翠卷界恩風露侵綠分隣樾戸庭陰五綠先繫明朝
臂一渴能消未雨心客夜何其生婉變官寮如此卽
高深楓亭久謝紅塵騎三百誰知飽上林

送楊日補還長洲因訊邵僧彌虞山卜築

細雨細風生遠秋香人又上江南舟行邊拂照此分
影病後歸心難寄愁青岸烟平暮山淺紫畦露滴香
茗幽致語移家陸墓客水巖紅封幾時樓

贈阿雲 素翁小史

懽喜從來不見嗔嗔時更覺可憐眞相携莫共親花
月花月之妖妒殺人

二

玉性溫溫林下風憶他難似畫難工只須見後焚香
坐冷噤清泉灌熱中

譚洯生病起適予遠自滇來燕邸相過互談苦
趣不覺移日枉寄三詩倚韻奉答

巳是投荒別重爲昔地人懼多存骨老奇過覺言陳

見蝎眉光動聞鵑血字眞澤湖駕水棹搖曳可長貧

二

見說賢勞甚司存物物新雖然初病起曾未棫手神
相對可無語所經多徃罔道窮何以信交態此時眞

三

攬照先憎我胡爲强物諧有年皆累積何地可憂埋
白法容投體靑山好乞骸故人三致語冰雪沁秋懷

送倪樸臣司馬時苦旱

赤土荒荒物力枯郊圻聲接仰天呼曾千象域爲羈
旅更值蛇年送大夫眼底浮雲通把玩車前好雨未
來蘇君恩不淺應須念勅與西湖似鏡湖

夕拜傅右君先生庭中雨竹數竿蒼潔可愛移
席就飲同孫伯觀賦

挺挺不孤植戞戞流清音宿土帶山寺幽光移石林
此君此時對巳雨未雨心展席就盤礴傾壺煩斟
從傍立嘉封愛護比朋簪橫照隱斜下露吹煦無侵

香夜生細細醉日綠沈沈騷屑感秋氣栖鳴來夏禽
分咏合淇衛鏤筆眀玕深

葉太僕女質衙齋雨宿

虛寮隱官對居處古苔裏尸鳩飛欲下蟪蛄鳴不巳
雨副積月所一瀉可千里屋上百瓴建庭中五泄水
晩氣際清冬新香潤烏几飲徒互親就舉燭吾醉矣
主人臥讓客匡劃走蒼史支枕登高帙理續發篋綺
閤者忽相告且勿鷄鳴起三日罷朝參郊壇修報禮

樓居感興八首

小樓閒敞四窓開窓外平平十尺臺東月白連金水照西山青過女墻來

二

北地陰晴苦不齊渴塵如許淖涔泥秋聲惠我樓居好酒病經旬懶下梯

三

蓮紅的的葉青青賣過樓頭偶一停不論數錢惟得

意兩三莖插宋磁缾

四

中牟江夏兩名齊窮路相憐脫舊綈報國寺松濤撼馬春明門柳月殘鷄

五

幾人同舍獨留予行李漂零數卷須斜雨趂風穿牖入帳中枕裏盡沾濡

六

處居難道往來無白足黄冠與酒徒空日未能消遣得劈牋聊寫谷香圖

七

出雖踽踽策無驢日踞胡牀念友于如此殘年如此別幾行清淚幾行書

八

不知一葉下梧桐亦復雙星會碧空北道主人南阮氏晒裈傳得舊家風

觀倪盧牟所藏玉爐歌

地不愛寶崩崑雲璠璵委質商周君玄工刻意鬼力竭大樸渾渾生至文千年會劫咸陽火九京復殉長陵土百摺綢繆一線維萬全呵護羣靈苦我胙槊魑逃瘴來胡沙拭面眼眉開見之大怪叫奇絕世上鼎彞何有哉閟櫝重重纏古繡光汗津津濕將透願致上清香案前爲祝吾　皇一萬八千壽

宴楊太史念爾梅市衙齋因憶去年是日會別

濵之禹門寺

夾衙青李褪荷盤杯斝淋漓洗不乾萬里一天情把苦雨年今日會彈冠禹門寺裏雷霆瀑梅市橋西斗嶽壘冰水自調歌醉雪問君何似玉堂寒

客夜憶南還諸子

北地同瞻雨西郊只見雲雨應遲後客雲亦去如君鄉語生凉坐船燈落夜分柳陰青一路蟬響逝相聞

茶燕范師獨對軒

夜氣乘涼入軒開茗事修洗鐺燔竹翠汲甃碗爪浮品異先名立香新豈意求就簷低送月瑟瑟暗生秋

送施叅軍之泉州慕因寄葉秘書白下

松寺將迎非偶然雨驂來惠亦從天不辭黃綬行越府且喜青山貌入禪海薄溪深恒霧雨榕陰花氣一絺綿白門共學應相見爲語陳遵倦劈牋

送王悟州

畀從將別復銜觴明發蕭蕭馬上郎路去九千唯挈子年過五十始賓王嵐香作癖持紅玉海氣生炎化綠霜才大急公趨莫慚夜堂分燭照桄榔

米仲詔先生伉儷雙輓

文于斗象仰司存壁剖東南氣亦呑三疏黙行銷國靑一環先賜特　君恩園林幾處同修竹伉儷平生比鹿門天現宰官居士相石爲兄友丈人尊探灰邃鑿空前刼秘業靈山發後昆阨過龍蛇兼閏歲客如風雨散平原高懸明鏡祕分照不返仙香合斷魂雙

旋拂雲之海淀聯帷褰雪上賽殞竺西貝葉非無字華頂蓮花並有根四海及門先後哭墓廬芳草待黃昏

過蓮花庵懷陸敬身秘書

水綠門無地槐黃葉似花寘然聞鐘梵宛爾泛蒹葭來我空趺榻問君將到家秋前半月內幾待月痕斜

林使君衙齋籬菊遍開日從諸子持螯對飲

秋光已狼藉收拾在官衙坐臥此籬落神情皆菊花

月寒霜後夜酒熟山中家况我平生友惠然來一涯

聞夷陵先生轉任南司馬兼寄茂之

曾向夷陵過正悲行路貧豈知賢太守是我平生人照月空鸞枳聲秋到雁臣同歸有仲子詩思滿江蘋

送陳月生之崇安

無時不歸念及歸屢愆期客久自情生轉爲情所持一命無甲崇片心酬父師表表神仙尉遠在江之湄讀書了公事匡山青入帷

送陳綠蘿署教吳江

無數霜酣散落楓幾多烟翠吸長虹魚堪入供先生餌花自成蹊聖者宮掃洒應門通月且琴歌爲政席西東吾家寒水湖相望乘輿扁舟葦荻風

懷湯九式

與君懽會日一一是前因火閤星回夜年殘花落春念茲風雪裏無恙亂離人瀼客應相似愁多句轉新

和周廷吹先生千古快悻 存六首

普救寺鐘催鶯鶯

十二時初百八聲一聲聲向枕邊生後先緩急雖聽慣此際方知緩是情

魏武贖歸蔡琰

馳金辛苦向黃沙贖得文姬到漢家多少遺書付王粲獨傳胡語拍霜笳

李三郎憑肩私語楊玉環

片玉溫柔倚不勝一光如水漾秋屏當時夜半閣私

語唯有雙雙牛女星

西楚霸王別虞姬

半壁天傾可奈何帳前烏鳥盡號呼江山不界無情別多謝君王授鹿盧

單于閼氏王嬙

雲壓天山吹黑風徹人夜火炙天紅琵琶百撥葡萄酒鐵馬冰車出漢宮

墜樓侍兒綠珠

花碎名園一片塵樓高雲上不留人明珠十斛抛成淚哭向青天送暮春

左司馬范師生日賦呈

自南眞氣北開吳蘭幕文章上大夫來挈金湯風雨疾過收焚溺鬼神呼忽傳溫語屯營柳未得長駈拖塞榆今始一陽回百肅雙眉忻挂九邊圖

二

展坦衆輕語笑間路南春不遠天顏氣嚴月帳焚香拜夢帶霜鍾問寢還得士儘堪心作障籌邊奚用來爲山傲枝骨立寒相向杯進桃花古玉斑

三

詞臣出鎮玉軒軒國雅王風目擊存底思獨抽非有象明成不借轉爲恩儀槍落處空南牧鎖鑰留中重北門敢向衆人同獻頌也知桃李自無言

一 夜半踏雪過蓮花菴四明師止宿

積素詎忍踏滿城誰獨閒與清無酒夜路熱斷橋彎一封寒凋後千花寂照問老禪惺有法門扣印開關

二

窓几何曾夜茶香也辟寒不燈遊影對于坐可心觀猶記窮陬哭難消此宿安稍遲鐘梵起林凍鳥聲乾

禮禿翁象同希伯用韻

山秋石骨自巖巖天入空潭月得兼心血幾多焚欲盡又何須此托生縑

送湯尊宿之任膠東

忍虛司馬席將暖書眉茜家督名千里官之磬一身借樓觀市客編戶織綃人令長懽相語門閒柳待春

松風圖爲孔德

業在亂山裏路微猿鳥通種松十萬個疏澗繞西東衆響雜相薄晴光冥晦中分榻半誰許草閣常自空

送楊太史乞假還眞因寄莫若子唐大來湯九式 時以土酋陷彌勒

才子寧親假木天金書香帶九重烟國身自許何辭

遼家尸全嬉不問遷馬首亂山烘夜燎花深融雪鬱
春泉故人爾我同爲念隔面三生是去年

書松

山中有人曾見栽石上巳生三尺苔欲爲高枕飽秋
聽須抱青天明月來

路河守歳賦呈范師質公林使君守易

相識春風月下弦寒炊斷續舊新年師儒未坐虚今
夕童僕低頭說去年兩守作書家隔夢一波平掌濟

同船既醒復酒鷄三唱以晦而明雪滿天燭剪未遑
仍攬照察眉應得霜華先

元三日異卿公衞陛譚壽如肎雪過訪小飲同
賦

未晴三日雪寒倍一冬嚴色喜酒生面春微花入簾
語無鄉土異交得友師兼坐許瑕兒近低聲側帽簷

人日京寄同游諸公

盈耳鳴聲七日年四郊殘寇未收烟撥戈每借將軍

宿扶醉還登公子筵司馬俸錢時自與司徒秩米煩
筐筥骯髒膠轇更有人頗存冷落多温煦春滿長安
二十街故園芳草待芒鞋即當長揖謝知巳門外雪
輸三尺埋

春分前一夕同李子山得長字

春猶寒此夜一半委冰霜燈語花無賴歸心草未長
窓明天傍枕夢遶土爲牀無事何如飲瓶壘耻不妨

月夜聞鐘憶山中梅花

見月每携筇看花繞雪峯與僧通一訊待我倚孤松
夜氣香堪把林光着不濃步簷空作念心碎北樓鐘

贈周美生 有引

遼卒叛走南薄吳橋城首難作矣孤城無備
長吏傍午弟子員周美生與其友王生亟縋
城諭以利害卒唯唯感泣輒鳥鵲散去一邑
遂全美生一言力也予切相如之暮適遇范
師齋頭賦此爲贈亦所以寄野史云

城外一聲呼動地城頭走馬城門閉萬石君家清白吏静以鎮之鼎不沸子大夫惟擁單驅日中未決爲今計儒生恂恂忠作氣縋城片語生靈繫力折渠魁默垂涕豈止千人皆自廢忽若長風扶霾翳能不居功席還避功雖不居事當記魯連之書令公騎

灣中

灣中二月盡不見春草色應待雨來催血新未化碧

禮然燈塔 有引

塔在潞河城北孜峻多級外刹內文中空下實非十丈梯不能上藏有古冊爲成周時建貞觀年修實西來未有東土歸然釋迦師然燈有自來矣

雖復李唐與周文猶足徵宗孫五六祖天步十三登時代銷金碧封疆護法乘空空照萬國明月以爲燈

看隣家桃花

今日今年客未歸將別春一花初識面獨倚短簷貧地憶劉郎觀牆窺宋玉隣門前流去水門內斷腸人

寄滿字

爲問三旬內曾猶幾日齋帶花收退筆簡藥得生柴損病厭春盡爽愁向雪埋眞雲携萬狀直欲罷君懷

寄文環惠新茗

一草何曾見心心只自憐不知春底恭猶謂雨初邊紙前將軍印錢分驛遞泉當新思手焙臨潤起青烟

東郊即事

柳青碎點水浮香蝶綵雙飛燕乳忙五里出城三日約一年爲客幾逢場林晰鐵色連錢馬井汲銀餅素綆娘醉倚東風春面面桃花亭子送斜陽

送月

旅月最相親孤光冷浥塵柴門村落裏花事水流濱形影難分我肝腸可見人西清應不遠行過小橋春

望西山寄汪未央

明月出東海照見西嶺雪雪壓千潤花陰冰夏初結

結思東海士遥聯莫可越著書深扃戸巷口隘車轍
十年不見人眼中綠光發

落花

巳從游女踏初回難寫王孫日暮哀有別儘教相送
遠無聊如未見他開酒埋香濕平原土歌罷風高泗
長臺秉燭也知情是累幾家猶費剪刀裁

題水仙寄司直

冷淡風神潔素懷冬春之際薄羅裁空齋如谷夜如

水江上美人秉月來

白燕

皎潔翩躚去國身路銜鵬雪辨難眞鏡中秋水空懸
夢衣上春風不化塵貴姊洗粧新賜號舍人歸壁快
離秦素懷誰共喃喃說開殺梨花小院春

夜聞歌

白苧江南客紅兒塞上音沉寥無度夜淒切奈何心
風細疎簾入墻低小院深不知何處下和淚濕花陰

快雪亭雙鶴

朋行相向或相尋一聽圓吭醉不深亭下早花鮮雪
色天邊芳草暮雲心

晋研齋鸚鵡

申雪襛褷夏晝寒頂花開亦怒人看聲聲獨自阿彌
念梧影移窗月寢安

萬壽寺隻鷺

庭圓如鏡朗斜暉隣翠生陰拭舞衣碧客素仙霄漢

侶一時同任不同飛

佛客齋鸜鵒

㲉靈能解語相親暮暮朝朝萬里人今日但看池水
上一光流注眼中春

送春潞東

蹋踘空塵草滿場半仙流影冷垂楊新牽百丈游絲
白未聽一聲啼鳥黃兒女情懷杯酒勸寒暄消息置
郵忙十年淚落非吾土今復燕雲憶瘴鄉

寄懷山中百歲翁姚佩卿施正甫

吾山二白叟眉覆眼如漆所養就所樂不仙亦不佛
軀幹山聳寒姓名天壤立翼儲何必四遮道可無一
予未皤皤老荷杖後趨及睽曠幾十霜諄諄勸歸骨
長喟復遥聯白雲乃何物

婆羅葉子歌 有引

盧牟好佛好古多蒧三代鼎彜宋元名蹟會
必索觀以爲眼食飽也今觀及婆羅葉子不

尤奇乎如影如繪蜘綴蟬脫無風欲飄吹氣
可活又云優曇葉來自竺西博物君子不能
辨統非中土所有物無爲貴購以一甕錢不
多也

如水匣中秋片片縝膩而文如不見剪様纔分七襄
織成陰曾覆孤眠殿又聞拈自瞿曇手實相鉢羅同
植厚西來四萬八千里到日始爲東土有東有西來
幾超劫澤腴剝盡無生滅相向何須影問形飄飄風

送空濛月

懷聖僕二兄

曾向秋風寄短吟一天空濶萬家砧仙人痤崔霜根
揭江女淩波日課臨蕉卷綠開花寢隘豆棚香落茗
甌深衡門倚杖清齋暮雲出溪灣片片陰

夏佛日送林陸譚司馬宿州

淮水遶于東江花照夜紅雲龍與此地湯沐比新豐
持以平爲政儀方肅在公青門四月入離日被慈風

送李子山還閩兼致徐輿公

一綠滿城外不知春去時好風無暖氣應向別離吹
蚕月江南濕鶯枝馬上垂到逢徐孺問銷渴荔枝詞

游西山始至玉泉覔小憩亭上同 燮明際明
子衡

石骨玲瓏水噴花上玉覔亭襟高下柳吹浪濕山眉
壤僻天非遠游初老未遲鳥齊香女散魚樂故僧知
空洞逃趲劫危安護法慈碧雲斜照外襆被十年期

宿雲外師慈慧精舍

投策未昏黑入門何窅窔一爲金鏡照多媿鬓頭青
水滴蓮花瓣香酣芍藥瓶語游無可盡籠燭向林亭

石景山

巨靈分一指懸級度千層雀上來蓬客雲窩供竺僧
空青鑿不了封禁守難恒沙雪流渾水天花級塔楞
烟清鰲足見風鬪石頭崩穿穴藏金筒栽榆麗玉繩
瓶身危倚摵看鳥下飛鷹虎繡磨崖字龍啣照海燈

太行應迤邐茵蔚乃諸陵

酌高梁柳榭

鐵柱高梁水平添柳汁濃金城西直路蹀躞玉花驄
樂事矜將後歌聲奈有終邪筒携日暮斟酌且從容

兩都督詩

一李名國楨萬全人一張名可大南羽林人
死于亷死于節皆可風也恐監記者有遺筆
之未草

玉圍金未肘石碩砰從口嘗能飯斗粟每糴不滿斗
事定于蓋棺一棺復何有
人孰無其死將軍死何烈叛入發不守全家手一鐵
輒復火此爐烈焰澆頸血

客雪吟卷下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中牟張民表林宗選

西齋病起示盧牟

因君此閉關衾枕即家山櫛沐人爲瑞心神客乍還

雨月

雨徵三月白花了一庭斑相見秋風語翻憐臥日閒浹旬不再見見於縻綆中宛激天漢水一洗覔裳宮

因辭却顧影離濕自能空照我何能寐陰窓語候蟲

立秋日訪汪司空孺石

塘上垂楊幾攬舟燕南芳草慰尋求敢同漫滅人懷刺或似盤桓客賦樓騎馬急公頻戴雨開軒留我正逢秋風流水部梅花韵相對能寒六月裘

雨中過于司直竝句圂不遇因懷譚友夏正則服膺兄弟盤桓待霽而返

衣濡出郭先履坦過簾邊已苔印相見豈期猶不然風颯秋韵遠水木霽華鮮吾友居亭去幽房宿楚烟

送陸漢聲出鎮沿河

袁公劒術石公書一日離家十載餘肝膽向人無不盡聲聞駈虜入孤虛豈徒肘印纍纍鵲莫問傳餐頓頓魚甲舍面山山列戟西青繚繞太行初

黃六五兩惠雪泉

收拾幾多寒泓澄一器安憶花飈霍素然竹碎龍團賦客中偏熱文園吻欲乾惠存煩至再炎夏役冬官

贈別虞白摯兼訂匡山之約

骨老才名大裝貧歸路長北風嘶易水南月候維揚相送苦不及有懷期莫忘祇與輕檝舍看瀑濺衣裳

七夕雨

砭骨早秋聲人天風雨爭強爲中夜坐空憶去年晴機上鴛鴦濕河邊蠕蝀生老來兼病起彌重會離情

寄懷朱羅青太守

憶捧瑱函致所安大年堂啓拜南冠國恩兩世移忠

孝家眘分身有易難渤海月通昆海照栝蒼雲借點蒼看曾聞砷口傳舟楫水鑑持平權政寬

秋笛

苦竹叫雲碧楚天人正愁城頭半夜月城裏一家秋氣肅陰相感聲飛火不流西風木葉下誰倚隔江樓

鴈南

賓來應趂月臣代動經年頠我如相念將歸却後先遞秋家得信落影渡無船塞北江南路寒暄亦一天

秋夜懐舜五

切切暗鳴蟲離離遠度鴻寄思將杜若分影向梧桐月洗寥天碧氷懸丈室空去年秋際此橫棹鯉魚風

送吳均公還吳兼寄周云治

澤國涼颷起烟開碧數重君家城裏住船渡水西鐘夜火明孤戍秋眉挂兩峰爲懐江左潤晤語際清冬

雨過金申之寺居不遇寄之

借僧因借對忘我未忘情小酌邀隣比何常負月明無絃枯雨壁孤咏入秋聲每過當行藥青山話不成

八月十五夜再宿于司直園中喜會其倩李二公酌葡萄酒同賦

幽處得清光叢邊啓素房十期仍信宿今夜豈尋常露蓝紫頗酌月枝香滿牀坐移衣再益波散一天霜

伯宏南樓待月得明字

雨餘不作晦微光能趂晴掌杯分露洗簾鏡卷花生空籟寒初起秋心感獨清樓高且此夜坐可到平明

送席光祿歸省

漂泊幾周星今來會海萍承　恩司鼎蒸休沐有池亭別是明朝語情難一夜醒霜風急南雁先喜報趨庭

送萬孝直還山兼訊其尊公大兄岳翁三兄

明月高樓上青尊碧露盤畸人無賴盡幾夜得相看語次卽春煦何曾知早寒及歸書不作心寄兩承懽

送張明德

路南重見月江近漸離塵一曲將歸咏掀髯對所親
憶來子病起會日喜無因今別予還任秋風愁殺人

黄六五舉子喜贈

雖然懷抱中風氣豈凡同我友今爲父猶稱江夏童
金錢撒香水文綉出深宮來歲還生弟應知是次公

石介臣園中作

秋風丹市客名酒綠珠園借菊過霜節牽藤接露軒
古今相及見兄弟一家言不用深投轄都城早鍵門

九日看菊石淵子家得心字

亭亭數本菊細細一年心氣骨傲然好友于交爾深
籬下若可起江東非獨吟扃戸自佳節不知晴與陰

陸舟爲張爾唯賦

水流清蔭落雙槐無纜虚舟喚不開擁帙自豪漁獵
隱搴花將渡棹歌回泛仙頭盖亦須瓦盃我餅罍多
着酩十度訪君纔得見烟空雲遠雪皚皚

次題周端卿浴景閣

高搆雖借天勝遐尚得地日月俯出沒更當巖壑聚
如是足所生對可忘寢味燁燁金在冶溶溶雪融汪
兩照互相代一寫以爲意賓友如意過晥晩自忘去
除却象外觀此中無不異長謠寄寥廓落筆有雲氣

紀夢二紀游也紀歸也俱夢中語醒足之也

移晷亦不覺聿成清夜游兼之好明月况復有高樓
空影照一水古香吹滿頭人寰渺何許天上幾多秋

夜夢得歸開晨與有笑顔遊花餇雞客眠柳喚鶯巒
楝宇太湖石戸庭銷夏灣舊題難記憶雲繡幾重斑

孝感詩爲六五賦事在陳大士先生記中

黄郎有父父有子子孝竭心父不死萬里幾南去天
咫短墻環亘肱堪倚手土成墳眼血洗月烏啼殺霜
風起前年星出旄頭紫虜薄金城三月止膏塗草野
髑髏語拍塚釁骨愁風雨一城堅隔等千里魂氣可
之恨非鬼夜半城頭鼓聲已忽傳虜渡渾河水踉蹌

奔赴仰而跂若見阿翁親杖履墻根殘灶集封蟻蛩
內雁翅無半逊左右纍纍不堪視歸然靈光實天庇
壓門老劼留弓矢卻會孝子攀號此

題書

縹緲烟雲對淺山山東秋在對聲間道人枯坐性情
遠落葉打門門自關

二

鴉搭鵝離舟不繫兩烟風雪醉糊全有人與載青山

去打點山歌唱過湖

真如寺別孫伯觀汪希伯金甲之

衎矣復逡巡因抓借對攤至于相送去猶是未歸人
獨馬三鴉路離鴻九月賓都門黃柳色看作故園春

題盧雪園寄范師質公

素合穹壤九原通血誠山枯淚草活風折手枝驚
飛起天扶掖深愛　帝股肱盧前虎有跡澗底水無
聲細路縈千折寒號湖五更斷崖艱入處添我杖而
行

酬陸叔度有引

叔度兩年同客燕不及一見予發河內裴攀
轅爲別別贈以言因賦此答

曾于姚變挹高深垂老相將入雒尋交臂正當青柳
色贈言都是白雲心兩山業在空思橘九月衣成只
聽砧馬首未分啼雁過却憑嘹嚦寄南音

畫竹

狂翠如翻瀾撐砥亭亭玉夜半酒醒人颯驚秋滿屋

報國松下再別爾唯伯生盧本六五聖衣

情親難此別滙洒倒狂瀾各贈出懷袖掀眉投幘看
松枝挂落日惟影騰秋蟠征塵寺門起嘶馬北風寒

朱仙鎮謁岳武穆祠

碧殿對聲中南枝吹北風盡人天莫挽抵死報難窮
戶獄成三字歸魂斷兩宮大星不墮地生氣凛摩空

顛橋

爲考叔故里隧猶在焉
重來非乍客瀏攬得從先渡馬爭投市飛虹斷吸川
窮生難轉石錫類起重泉孝跡依然古不隨陵谷遷
尉氏雪夜喜會阮太冲先生於潘搏士齋頭太
冲與予神交三十年矣
雖曰城中住彌年一到城獨持經國老不賣救時名
柝月敲氷聲鐺煙煮雪清冷齋今夜酒初面故交情

皁筴菴 有引
菴在汴之相國寺東北隅爲張武仲先生思
孝作也先太翁宮保公八歲時就傅于此戲
植此樹及今九十年合抱有咫參天拂雲若
幬若盖覆護白衣大士度一僧守之歲壬申
冬仲予從武仲先生拜樹下敬賦八韵以志
高山之仰云
未兆白衣來何心皁筴栽時當聖者作天豈偶然哉
先氣應先物嘉禎目育材八齡開八座三世奕三槐

忻謝荊州數尊堪漢廟脩擎空標上柱影日正中臺
噎嗒潮音度雲仍玉質胎猥予從仲後贍拜咏南陔
寒夜張子襄吏部宅爲達旦之飲飲同張法幢
孝廉張畢心廷評張子簡太令歌美人郎事
賦呈十韵
巖風裂舊綈相訊即相携一醉拍浮酒三號起舞雞
坐環無別姓占聚亦東奎歌翠温燕玉明宵代火齊
觥稜呼再洗房曲到初迷凍蕊新融蠟流塵遠壁犀

幽深如地肺盤礴盡天倪啓事承休沐鴻名覩雪泥
門墻原峻極雲棧與烟梯
徐君墓
荒草無烟處委蛇路幾深偃枝枯不盡因劒到如今
許可酬其骨懸將見此心古龍神莫測夜夜作吳吟
哭從弟賓甫六絕句
有信來河內斯人殞斗南道應窮自雅才不老於髯
謬言俱任俠生死不相聞今日荒齋裏空飛白日雲

寓內知名士知予必及君幾通黃海訊三致白眉云
我欲收遺稿相睽路幾何散爲春雪墮歌變哭聲多
大運無通塞長眠一煦寒黃壚相會者不作世情看
白下樓中別東西一夜眠詎知臨別淚落盡是生前

立春前一夜懷山中

四日新年一日春新春還是舊年人山中有屋何常
任逢着梅花便結隣

癸酉春客河裏河裏故栽花地爛熳當前觸物興

感因拈生平之所閱歷而最關心者作四億賦之
情見乎詞也

法海寺杏花

山深古寺大業來寺裏石樓樓外臺臺根仙杏倚雲
出幽閒無人花自開正月已盡二月始紅入樓窓飛
燕子一綸讐對發咿唔風葉翻翻雨香滓別時三日
醉花前彈指春風四十年今日河陽花一縣最銷魂
是杏花天

醉翁亭梅花

滁陽太守醉山中曾結孤亭着醉翁亭邊手植一株
銕月寒雪老烟玲瓏年故年新人代變半死枯枝發
翁猜我見盛花開過時風香蝶舞魚鱗片片片魚鱗
撲酒來酒衣不脫臥蒼苔一番江北江南別幾淚黃
昏玉笛哀

新嘉驛梨花

清明以後梨花白昨日風光不如昔驛亭一樹何離

披冷着朝霜夜蕭寂花神猜作美人粧入我夢中春
渺茫驚見壁塵蒙滅字嘔人心血斷人腸腸斷年年
芳草綠東隣歌笑西隣哭玉鳧一雙何處來繞花尋
向釵頭宿

昆明池茶花

對可將軍花可王花時海底蝕霞光神飛惧入明王
夢照見洗頭盆水傍詔移萬里煩乘傳禁籞百靈皆
娣嫂天寵天培雨露親三年不霽冬春面上怒責遣

歸其根不死復榮皆主恩我向昆明訪神物盤錯尚留金棒痕

竹六言三咏

我與此君相對眉色眼光俱翠備却淋頭斗酒五月十三同醉

將君攜至茅齋閉戶風生雨作俟於婚嫁畢時截取杖游五岳

寂寂自然生韵疎疎從不受憐若遇白民老子收拾清風賣錢

夢蔡以寧

我夢尋君明月灣月波滉漾孤舟閒養成山中草木性照見水中氷雪顏懽笑夷猶擷芳芷半語何曾及生死龍枝欲動島烟生天海菘菘拂衣起

寄陳應侯有引

余將出都應侯邀醉菊籬間兩日疊詩爲贈文以情生隔年如昨也留滯周南輿懷渭北韵言依寄心莫能宣

薊柳無烟塞草霜絮雲吹斷雁行長天分馬首高秋氣入醉籬根沃晚香行李又從河內外有家如棄水中央思君贈語歸堪當南望金陵是故鄉

春寒

擁褐向朝曦頹然臥起時聞催時候早春斷雪霜遲宿酒無餘力煞花勒半枝北來人不到河洛正流澌

春曉

窓白燈猶在香殘酒尚温似難春睡足何惟鳥聲繁柳月初生魄花風第幾番汀南芳草外歸路不曾昏

見新草

十番相見處九是別離中并歲爲燕客清明覓潞東燒痕回帶雨烟色斷迎風望入還家路江天一水同

寒食

寒食年年不在家家山開遍石楠花別時上冢携稚孫今解牽衣問阿爺

清明

今日還留昨日寒一年春又客中拚太湖石畔柴門影魚吓飛花上釣灘

游乾明寺

日聞啼鳥喚游聲九十蹉跎此出關石古自開僧面色花飛曾貼酒衣斑裹雲擴野曾迷聖穎水分羅不度山山半小亭看鬪草採銅人去幾時還

寄于司直

冉冉春將暮亭亭日正長不忘風雨夕同借弟兄牀草遠天愁綠花深酒夢香寄書須達地三月在河陽

懷四明師

門前水綠草陂平對裏鴉鶵叫五更借宿昔年如昨夜十方燈照兩心明

寄泰京

湖上梅花何滿飛自虎丘燕南芳草客今已到中州謬謂同天喜寒瘟必借郵幾爲乘月往贈湖復停輈

瓶花落

春惠扳名姿貯嬌將宋磁禁通圖使報安借水神持鏡照看相寫衣香坐不知風開豈風落雷辯當胭脂

送春日再游乾明寺

振策未遥鳴午鐘始知城外即山中青郊秀麥飛斑雉紫邏漣甍上碧空佛與日長居北道客當春去拉東風勝尋侈說芙蓉澗流盡桃花水尚紅

枕上聞鶯

簷柳綠絲絲當窗着意垂鶯來何不早春去已多時懶惰容針砭綿蠻費口脂耳空無一物日上枕還支

寄懷曹能始先生

園成足偃仰外視俱天㝮曾經蜀棧易可却盧山高移植非所見著作忘其勞好記吳船艤言尋杵臼交

午日裏中留別樊明子衡時有旱禱

竹下草生陰籬根遲鬪深更煩長命縷將繫欲歸心父子相看淚黎元可作霖秋風嘶馬動五月阮家林

乾明寺留別諸子

寺裏青山疊幾重已曾三到此憧憧情多却借登臨別喧甚能爲靜默容筑語和歌寒汝水嘯林分日與臨邛斜陽亦戀躊躇彳亍只挂亭亭石上松

中年訪林宗先生泛舟南浦同張曰唯文愷先

言從城外步扯上江南舟遵渚忽已暝潞朐但是秋杯尊月皎皎荏葦風颼颼轉棹見遠火隔溪開細謳

旅宿

晡日炎炎若曉暾未沾涓滴氣昏昏天還可問人將老途不終窮客自存草軟驢翻方解轡簷低燕駡早關門遼然一枕江聲遠綠樹陰中野谷村

經池河爲張孝節題冊

漢節歸時失所天矢心相見卽幽泉風堂護老孀燈黯月祿存孤弱線懸機斷流黄宵漏孛戶無乾血晝啼鵑百年　宸翰新如昨氷蘗詩書啓象賢

曉過關山

不盡路盤盤入門林氣寒月殘吹笛外馬渴望江干西笑空雙鬢東封可一丸啓晨今靜者香火自相安

江館

假館何須問主人盈酒缸宜迎東近郭涼就北開窗晚氣先歸樹晴嵐欲過江舊家新燕子相對語雙雙

渡江作

又從江北渡江東燕洛滇黔象罔中憐我不多今父老問他誰是有兒童趁帆烟影蕭蕪日觸髩秋聲葦荻風望去五湖三畝在禰邊閒井傍龍宮

妙喜山三十題爲潘司寇朗士賦存廿二首

選言堂

爲堂引南樾餘築帶西滸日氣滉在壁湖光潤于礎中有選言人清綺法其祖祖範與宗風一慧自千古

音文閣

二氏不後先兆峙聖尼作所以法護深吾儒性根覺實函若大海涵滙一高閣欲知靜者靜言從學人學

畫山樓

亭亭樓上山見山不見樓人在樓中居雲來如盪舟
俄而米南宮俄而董北苑捐之可千狀收之可一卷

盎和館

小搆亘巖谷叢叢花晝陰片片厚青膚有時橫素琴
彈琴向寥廓寄此寥廓心風廻衆山響草木皆知音

憇寂巖

陰巖繡古石盤屈松樹枺老衲憇寂寞大造無晡暾

跡其聊坐處鑿鑿尚有痕痕既不可滅何如廣長舌

雪枝菴

一線入雙壁委虵復委虵結搆對空碧擴然鳧雁陂
鳧雁得所止止予予勿疑舉手招白雲低凝松雪枝

城書樓

水斷山分處樹梅一萬樹中位白雪樓揀書如鄴侯
花作百城擁香能發書種樂此高高居南面應不如

秋樹灣

天特永于秋地以秋不物秋皆用天地靜者坐超忽
光氣既澤澤更見草木骨悠哉此一灣秋心自相悅

曉閣

六時無不宜所得在清曉柳月尚娟娟竹烟先嫋嫋
閣上作開帆捎雲帶飛鳥閣下打魚人夜歌醉于卯

魯公泉

浚泉乃得硯泉遂以硯稱規模出淤磔渟泓結玄氷
兩竒志一喜九字炫百朋物靈非苟求於焉文足徵

寶瓻菴

菴中何所有異書卽名酒不必借荊州不必求二酉
闔扉爲淨土居然一仙盧求解意何如莫知難字過

佩林

自起飄飄風衆香雜無類幽人獨往來搴之以爲佩
佩解香不歇鉏雲復掀雪高揖謝時名林中有清業

古帆亭

地湧綠水潮帆勢不可遏古藤蔓[illegible]纏縛幾千刦

誰當截慧刄使之如兔脫徃趂扶揺風爲君拾海月

珂月堂

明月在水底見月不見水水向月中淼見水不見月水月本無二只在白毫内因此面作堂人坐琉璃光

縮春亭

欲行春莫縮縮春春自爲春非無情物情者得無私况乃百花窗鳴禽俱在玆玆弗居盤桓更于何處宜

穗書草堂

山中鮮曠業業乃生生古不獨讐書契而能法田祖華黍兆和豐陵巔無不播玉燭應自光祈年元在我

暢寉亭

暸亮九皐禽所止無不暢暢以此林亭亭水烟上草遠天盡綠葦長風自響若待仙人駕不累畊耨養

塔照亭

渟泓泉山窩亭子一面開四逈青螺旋塔從何處來道峰廿里外㫄空烟影落舍利善慈光燈夜轉燦若

石葉齋

國以衆香設去來信有人齋以石葉名常住居士身居士佞古佛所供非烟霧絪緼爇半銖一夜蒲團坐

話雨軒

陸舟牽傍對新陰蕩爲水晴好足嘉樂雨况更無比故人不速來情話孤篷纖一片空濛秋何似巴山裏

文尊館

截竹以爲尊文之可無忝不恤衆軍訴常從長公酒

有蔣踞一榻落落自引滿或許漁樵人擊門來日晏

韵閣

枝宇薄香林翳然得幽韵韵士多應求主人習相近紅棲夕影亂繚照晨光嫩頡石解親人晴雨自能潤

蓀雲集原序

汝南胡 演撰

往歲巳巳別震甫先生于都門蓀先生巳改官滇南云今年冬癸明明府宰固陵先生與俱余猶謂先生在滇南也燈下晤言都如夢寐舉杯相屬驩焉平生因徵先生近日詩隨出一編示余曰此拜官後寓牛首山中作也余讀旣卒業避席而謝歛容而前日昔之奉教于先生者詩也今而後奉教于先生者非詩也皆性靈語也夫披羅抉剔者之巧于思組織刻畫者之妙于物靡不家隋珠而戶趙璧然竭其思而攻之則思弗勝彼也徵其物而造之則物弗勝窮也何也凡取于外者恒不足取于內者無之而不足也性靈得失之辨也茲先生自道性靈何與人事余中心好之是余之好之也非悅先生悅自性也人人自具性靈而不能道先生道之令人性靈勃勃動先生之有功于斯道匪細也明府聞余言而韙之曰有是哉爲存其說以質天下後世之具有性靈者

卤堂集

震澤葛一龍震甫著

文登楊彭齡商賢校

山莊秋夕四首

山氣恒作秋氣秋益蕭爽況及風雨後四壁松泉響積水自蓄月光在牛背上幽人寂晝眠于茲足偃仰

二

移晷入清夜日下始巾櫛假雲石骨嬾茹瀑澗腸渴牀前挂塔火窓裏補天闕桂花落如霰自掃一庭月

三

門開廣場圓面面生幽清雲從月邊度影在地上行野步不必遠所得非可營山鬼自躑躅嗒焉鐘簴鳴

四

山村少聯絡一村三兩家枯松燎幽壑照見東林花新雁飛欲下月坡疑渚沙頗念湖中天蒹葭凝露華

雲穴山隱者

林末野雲淡鳥邊幽路深眼光生暗坐股力致高尋
節養草木食雅娛泉石音人間刻名如望處空秋陰

初過滿字塘上居聖僕已在節霞嘯咏

柳塘灣抱菜畦新烟淡斜陽冷寺隣對水如臨剪秋
女隔墻先見倚樓人乍來幽韻生生待長任多情面
面眞開到芙蓉桂花落野橋籬逕話逶迤

枇杷

垂垂大葉着簇花香可投膠亦可茶憶我故園書屋

在一般窓裏摘枇杷

沽酒

賣酒村中衹一家每從沽取夕陽斜亦知引滿無人
對不是看山即看花

月明夜好繼步林麓倚杖盤桓述以書壁

月出我亦出行行澹相挈既謝耳目域靡不神情接
衆影自歷亂二氣始嚴冽塘深水蓄聚木落風棲孑
烟椒碧火動谿广玄誦欣含策乃扶幼緩蹋任凹凸

冥然入太古客與此幽絶欲循故步返何暇理周折
斷續雞飛村衡苾打霜葉

野橋

誰見此橋成誰見通車馬傍對蕭寒鴉近廬無片瓦

山神廟

古廟荒烟中幽晦不可測木客自種火山君每祈食

山夜懷范師質公

潞河春草不曾芳天闕秋林又及黃山以任深如固

有地經愁處豈能忘南音幾斷孤鴻雪北斗將飛二
鉞霜寂掩薜蘿窓戶啓坐眠看月度清光

曉望

出門纔一步四眺若予待片片雨中山面目盡凋瘵
雲烟自飄忽石木互湃湃憨鐘度不遠颯羽去無外
農牧絶過存抱犢守墟寨各言早雨急晝茅于弗迨
詰旦須百身播植理溝澮

呼童

山童亦好晒呼之不肯起林風夜相擊開門拾松子

橡腐

任來安木食亦自傲饕貪況以有爲貴更於無不堪

隣人送菜

人遠野能餉山窮滋益茸松火茅柴酒此宵當一酣纔見雨中青又當霜後熟隣叟含腰鎌卽手爲予束

涉隣園

園林不擇主惟野自能安舉步忽已到一區殊改觀

石危幽草藉封怪古藤皤有處堪題竹清風鎖暮寒

寒

林色慘烟翳草簷生暮寒有聲知是雪不敢啓窓看

月步憩草亭

酒後更深夜村中山下田大寒成閒寂小步得夙旋只覺氷生屨不知霜落天草亭人影外月照水塘穿

寄雲伯 有引

少時同席兄弟楊雲伯金斗一與予三人嗟乎斗一巳矣予復流落不能歸惟吾雲伯脩然故吾不以貧爲累也間移家舜五里中而梅烟竹雨日佐清談談亦必及流落陳人今舜五遠存千里窮山冷谷作橡腐相餉留三月別衆山皆愁絮雲爲結因賦五言代書以寄雲伯近况爾爾知之免憂

巳是皤皤叟翻爲蕩子身故愁皆得意今夢也知貧獨鳥流烟暮寒花迸雪春惓懷吾伯子山任買山隣

仲冬夜

建子動微陽梅花入夢香開窓問消息明月醉登牀

送仲衍

點簡篋中語五年三送君君猶經半楚我更入南雲江雪漁相値天荒鳥不羣徊懷椒酒夜何處獨成醺

題畫

淡烟疎封夕陽山倒瀑奔霆鬪雪潺雖是有廬扃石上却愁無路到人間

綠牡丹

碧花未然初返魂玄工摽異國無倫香能不斷縈靑帶膠若堪投向驩尊璚妒萼稊離阿母珠嫌金貯鎖名園春當雨後來烱客看倚蓬山杖一根

方巢爲劉今度

昔有巢居者擇木如良禽破觚而法天規劃多苦心之人用其法所異無因循廉隅稍或露以律君子身詩書作戶牖綢繆一宵晨淸聖可援止讓伯願爲降鳶鸞類相引鳩鵲非其倫

允閭爲平無諜

閭立豈人外但非他所安居諸急相代偃仰胡其寬萬應在掌上無極爲造端內照得空盡所破皆疑團三冬片席煦三伏孤樂寒善哉此元氣奚須封一丸

古栢

臥烟嘯雪深山中日暮無人問老龍丞相自能存漢祀媧皇何必效秦封天后嘗封古栢

抄歲送大函

何雪荒荒野寺陰背城雲雪意何深任山不泼還家累趙日無多隔歲心借指斷橋欹沍水鳥隨寒蹇出枯林故園冷落梅花月爲語相思病瘦吟

江左兩妹行爲聖僕賦

非游燕豫滇黔楚蕭姝入耳傾江左或云是我仲君姬聲量珠轉求我我渡江來卽覓君亟需方幅慰前聞娉婷只在屏風裏縹緲忽障于峰雲俠朱仙李從來遠珏美南雙宏願滿妒堪天壤王郎媼抹煞湖

州趙家媛厭却繁花鬬色香幽清默契水仙玉神凝便欲凌波去仙乎風起裙飛揚北宋南唐好東絹粉本何嘗晨夕按嫣然潑墨有無心點染不多靈氣貫有時停筆向齊紈天藻分奇奏合歡花語和香相顧笑米紅雪綠迴春寒明月有情常得見窗花不掩娥娥面雙髻衲衣供洗研情奇乞食歌姬院

補和胡子延枉寄滇雲之作

梅花吹散客春明天指炎方六月程爾爾念惟踶跂

老哥哥行背鷓鴣聲官貧可笑無衣賣計拙眞同問
婢耕誰調萬山兼萬水一絲長繫故人情

田間坐

山眠起獲妥飽飯罷摩腹信步慊所往冉冉出林麓
菑畬一胡廣界域細分曲農事各有歸二麥苗以緑
孝烏羣拨羽翔集覆如屋岸草軟而厚可坐卽趺足
後晴炙我背前䉼拭我目竟日無一語冥神向空谷

登流憩臺

林深無日涉墻角下松精石疊朱闌繞空臨碧雨生
澄懷衆響滅搔首四山平剝落青膚字惟存舊史名

山橋待月

山腰挂碧霓立待美人兮月曆將微露烟鬟盡向西
離離見遠尌冉冉印前溪無客柴門送徘徊影自携

雪中病起

一月臥中了何嘗知月盈忽驚窗紙白復許枕書鳴
起卽歲云暮長猶寒弗輕人情不厭雪累日未須晴

除夜同滿宇守歲獨秀軒得情字

丈室方之內人烟隔雨聲宛然空谷友相對閉關生
不有尋常語都忘新故情餅花開一莛篝火照三更

獨坐

風雨無端冷結跏擁綿裀牽了南華蹉跎兩展自郊
翠剝啄一聲誰餉茶忽下庭陰二三鳥半開窗裏忝
差花幼安木榻已曾破頭白匡山歸夢遐

花開

春風不出林惟恐花遲遲忽夜風無聲朝花開滿枝
各種自爲容一香誰和之我與造物叅造物通莫知

南澗作

片席深澗底可眠仍可跏與客自挈酒無人通問花
天雲駐斷木岸土嚙枯槎野火殘陽照林喧歸亂鴉

早春入山寒甚煨火擁衲書寄滿公

春風作寒草木駭山關放雲雲壓柴村中落落幾人
家碎裂凍旂無洒賣雪奴掘得枯松根帶土帶水生

火盆燎烟出屋私自喜明日必晴君扣門

山夜對瓶花

此外更誰親瓶花與客身記看初放蕊相向守庚申
飲勸非孤影寒同耐半春坐忘空谷夜寂寞以爲賓

紅梅盛開獨飲花下寄五觀居士

一日不寒蓓蕾紅兩日三日花蓁蓁始知嬌女郎貞
士權謫王人今寓公對眠病起黯七發照酒醼深香
五中欲寄相思折枝去却愁容易惱春風

二月九日雷雨大作紀異山中

仲月未成旬二氣互鬱塞橫作風雨來白晝天地黑
屋茅卷波浪對火燒霹靂蠶蟄悉有知鬼神不可測

贈今度

江左才名接鳳游霞餐相憶在高樓晨昏香梵唪無
着縹緲新聲溯莫愁目慧已將空玉軸腕神常得護
銀鈎一從塘上移家住近水桃花盡姓劉

酌酒杏花下懷計偕諸子

春騎二月晴日喜一尊盈尌下同芻牧江頭憶友生
雪烘恒借旭燕到不先篤料此催呼散花應無嘆聲

三宿佛窟寺　同肇禧聖貽王長者周伯子稽生王生

日日開門見山高列髻雙既窮雲上地還倚雨中窓
翠落千松瀑情生一線江六朝鐘磬在聲杪出烟幢

山帶樓

一帶青山一帶溪溪光山色互招携春風醉我高樓
上聽盡林梢百舌啼

春陰

春將五十日多半是陰天曾未見新月如弓而上絃
夜消酒醒坐寒重鳥啼眠獨有傷心草又青歸路邊

三月三日修禊南澗同滿字

柳旭與花烟山間復水邊未須當巳日亦莫記庚年
野供窮新簌田衣卸舊綿細商同調者多在永和前

懸燈杏花林中待季昌不至

月照杏花白數燈懸樹間風來送光影雪蓋與容顏

艸坐寒相守籬門夜復開明朝有消息應許芙蓉山

杏花下看新月

花約春之半今當季月彡坐通宵夜始奩發素痕函
信美無多看忘情兩得撓娥眉人不遠應着杏花衫

王家園

環山無盡水無涯籬落人烟四五家不礙兩間恠日
月似多方外一袈裟松根石欲懸成壑藻影魚翻亂
咬花展到未周春已暮醲房歌謝綠陰遮

黎庄

春出行不足步步踏花恠到我爲前度居人自一方
犂烟多種石畬雨可名堂堰上松如蕣陰生晝日蒼

秦孃墓

秀麥生寒枳着花夕陽留樹亂啼鴉情人置此情人
墓香火山中二十家

春去

愁與春俱盡春愁今日多送將行未遠歸也訂如何
南國新黃鳥東帆渺綠波再翻楊柳曲當哭不成歌

留題饒士駿衆外園

負廓有高尋依然把臂林夏雲千障雪晴日半天陰
外物新常目羣書載古心欲爲須見待坐換幾鳴禽

光甫別贈之

江頭涓望雨雨氣作凉吹潮引桃花漲浸迤楊柳陂
雲山垂老別風雅片言持爾汝烟波長行藏不可知

張甫至

送春方出山會君於此間蕩子得家信愁人生笑顏
草青騎馬白花死與鶯蠻語入可憐夜一弓窓月彎

半山園新夏作

城角山椒竹樹亭石頭雨墮瞬天星啼鶯向午移深
綠列雉浮空帶遠青禨藏易生秋瑟瑟洒沈消得水
冷冷寢園禁籞東西望日下鴻濛一氣靈

題桃花贈今度

欲語東風醉一枝留懽相向坐題詩花前晝日春堪

繫飛下青天百丈絲

雨夜話故人

不厭雨中眠君來是雨前夜窗三跋燭涼意半秋天
謝客江邊渡蘇生郭外田曰歸都計拙拋撒酒胡錢

送雲伯

君行予且住相對各銷魂昨日與今日欲言無一言
交情諒天地生事負田園五月高秋氣孤舟江上村

秦淮舟夜再送雲伯

水上繁華地城根燈火天已無空閑闊猶有未開船
盼盼雙娥月生生六代烟送君今夜酒不醉聽歌眠

燕磯舟中作 五月十二夜同肇福親家及次君維穎韞生兒尚友

江月洗烟綠江秋生夜清石根千纜結天塹百奇爭
氣上珠林濕潮吞鐵鎖鳴關侯遺貌古香火是千城

山中雨次得林宗先生中年書問

去年五月十四日與君握別旃然水水西風雨截天
來我別未行三十里今年今日寄魚牋天闕山中客
一年滿紙蠅頭書不盡更于書外一言傳

莫愁湖上作

西水橋西一水周溢烟艇子夕陽樓氣求曾莫孤名
飲波寫猶能送眼秋蓮葉扇風香隔岸蘼蕪收雨絲
平洲重為載筆人應老不似當年供奉游

節霞閣觀水

支節秦淮水乘潮得潮洄掩扉漁釣隱登閣雀艫開
灔灔生秋盼遥遥待夜來月澄風不動看取碧裙裁

送為腹

君馬蕭蕭我馬羸北幾分歡又南幾十年易地家為
客一望如天去是歸業付童烏玄草宿橋通江令夢
花飛故心尚爾誰年少歌柳風吹凍酒衣

寄葉倩君錫

送我燕陰夕孤舟萬里人生還真意外流寓且江濱
潮汐頻魚素風雷守永州已知兒女長隨俗了婚姻

哭介孺兄

忍痛過三夏今君眞死耶視予非有二喪我復何加
月晦鴿原夜花空蝶夢家白雲歸路出來種墓田瓜

偶作

大暑十餘日一吸無氷井丈室懸日中百徙却移景
涼風颯然來如酒得初醒四顧無可名松翠落高嶺

枝昌入燕話別山雨中作

江烟江雨弄陰晴八月涼催六月行問駐馬先誰北
道送聞蟬始自南京青山莫賣工眉尹白壁須投摹

藺生老我借林眠未穩松巢時與客雲争

雪憶詩 有引

甲戌之歲予還結夏山中時梅雨鬱寒發而爲暑
炙灼燔烈山中人咸以爲數十年來無此酷也旦
就松深澗曲散髮箕踞殊不能解作雪憶詩狂歌
百遍解之因書以寄同病相憐者

吾廬卧小結松澗邊萬松偃雪濤拍天周遭百里無人
烟裂膚風折三種擲偃僂抱膝雙聳肩氣息屏絕窗
繭縕俯仰冷素匪黃玄床頭横索無酒錢有奴竭歷
枯林穿斫枝數束温一炊此猶昨爾今不然玄冥使
者大握權當午一撤羲和鞭

田歌

田問無律呂勞者以爲聲彼此遞相答古今通一情
村犢柳陰臥水龍車鬪鳴夷歌曾夜聽頭白九溪行

露坐

孤坐四牙澗綷然坐夜闌微風蕩餘暑肌髮秋珊珊

僧鐘百八響數出雲外山鬼火二三點青熒松樹間
西月若初上塞弧懸一彎流雲等逝水江箭急東還
草蟲默且語枝鵲高可攀籬犬睡方熟柴門通不關

立秋夜山莊口號

怕春歸去望秋臨兩事分明一樣心如解睊裘將赤
裸更移波簟入清陰鯨鳴佛窟山齊響蠡測天河水
不深憶下薊門千尺湲蝶飛騷動萬家砧

月下酌

山中無不可更與月相宜偶爾竹尊滿舉隨花影移
秋情孤客善雨兆老農知縹緲歌聲細因風緩急吹

書別

樹隱千峰水接天有無人處有無船非關醉墨糊塗
甚酒潑離愁化作烟

秋眺木末亭拜正學先生墓酬諸子飲餞出山

山氣肅高褰風聲盤曲阿飲巢殘樹杪江線夕陽多
烟處沈鐘磬離前得嘯歌不辭歸路繞忠骨覆寒莎

秋泛得秋字同陸無榮林陸談 閏八月九日

易酒泰淮水今年獨耐秋棹移天坐客簾卷目成樓
柳翠歌殘落菱紅雁到收重陽遲一月風雨不生愁

蔣子才士白詩

我未游閩日君曾訪洞庭仙家雷澤水處士斗南星
長物皆三代貽謀只一經園開多壽色冬月樹青青

題菊

已是驪駒催發裝閉門猶自寫重陽黃花數梃酒半
甕白雁一聲天滿霜

宿江館夢陳眉公徵君

活遠浮矜滿行勞枕易安夢魂隨路熟風氣隔江寒
月黑夜初定雁親秋向殘東佘山下水清可過嚴灘

寄黃若木

畏別當重九行逢風雨前幾曾桃葉渡一泛菊花船
道氣高秋岸文心養本天洛橋書可寄涯不到君邊

寄黃孝翼

昨向城隅訪初陽上麗譙到門煩應者云已蚤穿朝
自此不一見秋風生泬寥相思渺江水臨涉寄詩瓢

看菊賣漿家

看菊賣漿家十停黎面駢蕭閒自籬落絢照如江霞
屈指到九日重言須半遮主人私異種二月許分芽

四愔詩 有引

向與髯弟實甫受知練川諸名碩真道義文章生
死骨肉也自予飄泊十年跡踪萬里寒暄一念動

若三生汝廉最先棄我長蘅次之子柔又次之郎有所聞未忍輕信甲戌秋在白門客有弔仲和長蘅夫人來者語得其實嗚呼人壽幾何曙星易散仲和於數月前曾以兩書慰存奄忽爾爾阿髯最少亦從于邁一匆〻一絮獨往何痔因賦四詩遥唁臨風灑翰淚與俱飛

婁子柔

高骨陶弘景清光管幼安松風長臥聽木榻幾年寒

以我飄零盡從公一〻再難掩暱開秘篋隻字百城看

徐女廉

文章詎伯仲斗嶽盡生徒地峻門難及天憨道轉孤阿髯拋素業占籍已黃壚相見勞相問窮愁尚有無

李長蘅

雨篝談夜酒關鍵寄春山似覺夢猶夢恍游還未還千秋雖世上一語豈人間得信南翔寉梅棲接笑顏

龔仲和

數數書郵至何嫌別路長急難心一點翼我去投荒喜有生還地憐非老是鄉晤言終莫及于野哭斜陽

九月十一夕會黃玄仲于固始縣齋菊飲道故因感木菴元鎮二先生

相逢重話客燕丹今昔悲懽對菊闌吏部醉仍祠部醉玉樓堂比玉堂寒

月夜懷山中

白月滿地踏有聲落葉被霜同〻一明山中之人讀書

處桂樹蒼蒼烟霧生

雨窓

夜氣生寒黯壁燈一聲聲雨滴成氷獨醒獨坐書空者雲水雲山未了僧

梅

一鋏撐烟瘦骨香曾經鍛鍊古水霜年年剩水殘山畔不待春風自主張

雪帳

謝孃教織郢娥裁素手相成不着埃風避折綿光冽
冽氣消中聖夜皚皚孤清無忝空山臥物色休傳大
令來故國梅花十年別月魂揺曳隔窗開

冬至夜

明日為長至桐鄉是固陵家書投渚客行李宿山僧
霜木傳三警餅花照一燈廻環心轂轉與寢數相仍

于衡來一月北轅送此

相對為燕月其加月再團來先縈別緒懽亦隱愁端

見雪方知臘寧家通不寒南中衣布友絲繡想烟巒

待雪追感北玉

臘九如春脫舊綈一變莫可窺端倪仰空雪片在頭
上白日欲暮寒淒淒沽酒不來醯甕倒對詠悲思昔
年好故人歸骨葬仙雲應傍天風醉花鳥天風仙句題石在九
添間

臘八日懷聖僕

懷君八日語五見十年中險沮貧兼病西南北又東

兩鄉侈各健一粥喜遥向木末臨清暁應披看雪紅

雨中懷五觀

到此百五日四當明月圓最憐今雨夜相對故人天
隣爽銷餘潤塵勞滌舊年酒寒無賴坐窗白影爐烟

憶裹梅

前年作客梅花裏客與梅花相爾汝不須月好雪未
消醒醉每於岸夜起默移風氣此停輧一插瓶枝莫
可求空亂鄉愁甃何處影窗香屋是并州

題中白畫帳

不妨長日臥羲皇一帶青溪繞石床山外小舟如意
去載將歸夢渡錢塘

胡子延自浮光來訪同爕明夜話縣齋

曾賦雲山別應難問此生詎知相見夕不外爾鄉評
偃室懸氷照陳車荷杖行燈花大如盞天作豈人情

相逢喜不禁官舍復幽添我以為蓬戶君應視竹林

燭揺眉上絲杯閣語中心今夜有新月隔簾生遠陰

予寓固陵以斗室爲息痠自葦簾之外諸不與聞但與舍人約有雪須報報至喜作

默處不聞雷新寒上手杯憧憧將臘盡忽忽看簾開黄耳懽騰出青鞋竭蹷來報云非但雪枯櫟糝成梅

微雪

相傳三九臘雪係一年豐今喜微微見方言處處通旋融猶帶旭輕颸不禁風底夕應堪掃支鐺傍碧叢

雪中懷今度無謀塱泥與洽

朔風吹朔雪着意在江南勝集文之友高尋木末酣一寒應念念雙鬢且毿毿相去雲千里因之抵面談

斐仲侄至志喜

通名猶未信見面始爲真已作無家別今來有主人問關存氣骨風雪露精神且共看花在集冬滿縣春

斐仲別兼寄彭門諸弟侄

來此卽云旋何曾暖一氊欲言無可盡相視秖生憐雨霰冬春際關河烽壘邊到應椒宴啓莽季飲誰先

寄王師臣

君曾索我六朝墟不得其鄉未荅書及見浮光故人説矦芭門對子雲居

二

遠寄江南蓓蕾枝江南春未渡河澌清芬拂袖凡到手人臥雪窓如見之

歳内立春東寄張天放

憶昔尋君戲馬臺小船撐過水城來桃花盡落漲初滿草閣臨照鬚眉開笻箨萬程門外起歸未到家曾百死窮年忽見雪中春遥寄春風半張紙

聞于司直以九日發北平裝南下金陵旋入楚中訪友夏

聞君萸佩遠登登予亦乘秋到固陵片羽背飛天作意一般相念客如僧雲來水上遊風笛塔注城頭看雪燈名勝也須臨次第寒河膠檝早春冰

潘昭度先生寄南贛書至固陵

一書飛到兩河春不敢開緘恐失真別後頗多新氣色語中如見舊丰神螢天波潤延章貢仙屬廬高拔地垠落落數年衣布念慰君歸計有長貧

馬具巖先生分憲汝南家固始屬焉每於公見卯以流落陳人爲問渴一遇之予來固始不敢以布衣上謁長揖而已早春東發寄呈此詩

戴笠步行成美談褰帷憑軾馬驂驛不辭尸腹留楚

邑數得行藏問汝南壘察未清郊日四嶺鴉分岔々應三晴新雪草從蓑綠臨溪通心只一函

固陵除夕懷滿宇昨得滿字寄友夏好音

還對一花新紅燈照影親未央今歲夜不醉故心人江左山摹洛荆南雪艷春遠音來昨喜恰恰語諄諄

壽州人日懷王扶搖許元癸二親家

人日人逢行路人寒春寒甚去年今春西郊東草埋鈿翠南陌晴絲上麴塵市過日中獨俗耳語難經外慰情親家山無恙紅燈書巳照花前綠酒濱

宿定遠夢施翁正甫訪予山中讀書處投詩與僧不見而去

癯癯百歲翁訪予深山中韵語獅枯衲倏往如飄風相聞已不見把字淚横霰懺悦而躊躇雞聲起霜店

雨中梅答中白

贈我寒枝古路傍對伊如坐雪晴窗年年望到江南信今載梅花北渡江